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一一三冊目次

荆楚歲時記一卷（梁）宗懔撰　明萬曆二十年刻廣漢魏叢書本　〇〇一
北户錄三卷（唐）段公路撰　崔龜圖註　明文始堂鈔本　〇一二
桂林風土記一卷（唐）莫休符撰　清初鈔本（四庫底本）　〇四五
武林舊事十卷（宋）周密撰　清初鈔本（四庫底本）　〇六二
徐霞客遊記十二卷（明）徐弘祖撰　清乾隆鈔本（四庫底本）　一七八

荆楚歲時記一卷

（梁）宗懔撰

明萬曆二十年刻廣漢魏叢書本

荊楚歲時記一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舊本題晉宗懍撰。書錄解題作梁人。考梁書元帝本紀、載承聖三年秋七月甲辰、以都官尚書宗懍爲吏部尚書。又南史元帝本紀、載武陵之平、議者欲因其舟艦遷都建鄴。宗懍黃羅漢皆楚人、不願移。此書皆記楚俗、當即其人。舊本題晉人、誤也。唐宋志皆作一卷、與今本合。而通考乃作四卷。考書錄解題載懍自序曰、傳元之朝會、杜篤之上巳、安仁秋興之敍、君道娛蜡之述、其屬辭則已洽、其比事則未宏、率爲小說、以錄荊楚歲時風物故事。自元日至除日凡二十餘事。然則必無四卷、知通考爲傳寫之譌。又檢今本實有三十六事、幷知陳振孫所記懍序、亦以三字譌爲二字。然周密癸辛雜識引張騫乘槎至天河見織女得支機石事、云出荊楚歲時記、今本無之。則三十六事尚非完本也。其註相傳爲隋杜公瞻作、故多引開皇中杜臺卿玉燭寶典。然唐志宗懍荊楚歲時記一卷下、又出杜公瞻荊楚歲時記二卷。豈原書一卷、公瞻所註分二卷、後人又合之歟。

荊楚歲時記

晉　宗懍著　武林徐仁中閱

正月一日是三元之日也春秋謂之端月鷄鳴而起
先於庭前爆竹以辟山臊惡鬼[illegible]按御覽引作山魈
按神異經云西方山中有人焉其長尺餘一足性
不畏人犯之則令人寒熱名曰山臊以竹著火中
烞熚有聲而山臊驚憚玄黃經所謂山獟鬼也俗
人以爲爆竹起於庭燎家國不應濫於王者
長幼悉正衣冠以次拜賀進椒柏酒飲桃湯進屠蘇

酒膠牙餳下五辛盤進敷於散服却鬼丸各進一鷄
子造桃板著戶謂之仙木凡飲酒次第從小起
按四民月令云過臘一日謂之小歲拜賀君親進
椒酒從小起椒是玉衡星精服之令人身輕能老
柏是仙藥成公子安椒華銘則曰肇惟歲首月正
元日厥味惟珍蠲除百疾是知小歲則用之漢朝
元正則行之桃者五行之精厭伏邪氣制百鬼也
董勛云俗有歲首用椒酒椒花芬香故采花以貢
樽正月飲酒先小者以小者得歲先酒賀之老者

失歲故後與酒周處風土記曰元日造五辛盤正
元日五薰鍊形五辛所以發五藏之氣莊子所謂
春月飲酒茹蔥以通五藏也敷于散出葛洪鍊化
篇方用柏子人麻人細辛乾薑附子等分爲散井
華水服之又方江夏劉次卿以正旦至市見一書
生入市衆鬼悉避劉問書生曰子有何術以至於
此書生言我本無術出之日家師以一丸藥絳囊
裹之令以繫臂防惡氣耳於是劉就書生借此藥
至所見鬼處諸鬼悉走所以世俗行之其方用武

都雄黃丹散二兩蠟和令調如彈丸正月旦令男
左女右帶之周處風土記曰正旦當生吞雞子一
枚謂之鍊形膠牙者蓋以使其牢固不動今北人
亦如之熬麻子大豆兼糖散之案鍊化篇云正月
旦吞雞子赤豆十枚辟瘟氣又肘後方云旦及七
日吞麻子小豆各二七枚消疾疫張仲景方云歲
有惡氣中人不幸便死取大豆二十枚雞子白麻
子酒吞之然麻豆之設有起於此梁有天下不食
葷荊自此不復食雞子以從常則

帖畫雞戶上懸葦索於其上插桃符其傍百鬼畏之
按魏議郎董勛云今正臘旦門前作烟火桃神絞
索松柏殺雞著門戶逐疫禮也括地圖曰桃都山
有大桃樹盤屈三千里上有金雞日照則鳴下有
二神一名鬱一名壘并執葦索以伺不祥之鬼得
則殺之應劭風俗通曰黃帝書稱上古之時兄弟
二人曰荼與鬱住度朔山上桃樹下簡百鬼鬼妄
搰人援以葦索執以食虎於是縣官以臘除夕飾
桃人垂葦索虎畫於門效前事也

又以錢貫繫杖腳迴以投糞掃上云令如願
按錄異記云有商人區明者過彭澤湖有車馬出
自稱青洪君要明過厚禮之問何所須有人教明
但乞如願及問以此言答青洪君甚惜如願不得
已許之乃其婢也既而送出自爾商人或有所求
如願並爲即得後至正旦如願起晚乃打如願如
願走入糞中商人以杖打糞掃喚如願竟不還也
此如願故事今北人正月十五日夜立于糞掃邊
令人執杖打糞堆云云以答假痛意者亦爲如願
故事耳
正月七日爲人日以七種菜爲羹翦綵爲人或鏤金
箔爲人以貼屏風亦戴之頭鬢又造華勝以相遺登
高賦詩
按董勛問禮俗曰正月一日爲雞二日爲狗三日
爲羊四日爲豬五日爲牛六日爲馬七日爲人正
旦畫雞於門七日帖人於帳今一日不殺雞二日
不殺狗三日不殺羊四日不殺豬五日不殺牛六
日不殺馬七日不刑亦此義也古乃磔雞今則不

不殺荆人於此日向辰門前呼牛馬雞畜令來乃
置粟豆於灰散之宅內云以招牛馬未知所出剪
綵人者人入新年形容改從新也華勝起於晉代
見賈充李夫人典戒云像瑞圖金勝之形又取像
西王母戴勝也舊以正旦至七日諱食雞故歲首
唯食新菜又餘日不刻牛馬羊狗豬之像而二日
獨施人雞此則未詳郭緣生述征記云壽張縣安
仁山東有[illegible]會人日望處刻銘於壁
文字猶在老子云衆人熙熙如登春臺楚詞云目

極千里傷春心則春日登臨自古爲適但不知七日竟起何代晉代桓溫叅軍張望亦有正月七日登高詩近代以來南北同耳北人此日食煎餠於庭中作之云薰火未知所出

立春之日悉翦綵爲鷰戴之帖宜春二字

按宜春二字傅咸鷰賦有其言矣賦曰四時代至敬逆其始彼應運於東方乃設鷰以迎至翬輕翼之岐岐若將飛而未起何夫人之功巧式儀形之有似御靑書以賛時著宜春之嘉祉

正月十五日作豆糜加油膏其上以祠門戶先以楊枝插門隨楊枝所指仍以酒脯飲食及豆粥插箸而祭之

按續齊諧記曰吳縣張成夜起忽見一婦人立於宅東南角謂成曰此地是君家蠶室我卽此地之神明年正月半宜作白粥泛膏其上以祭我當令君蠶桑百倍言絶而失之成如言作膏粥自此後大得蠶世人正月半作粥禱之加肉覆其上登屋食之呪曰登高糜挾鼠腦欲來不來待我三蠶老則是爲蠶逐鼠矣石虎鄴中記正月十五日有登高之會則登高又非今世而然者也

其夕迎紫姑以卜將來蠶桑并占衆事

按劉敬叔異苑云紫姑本人家妾爲大婦所妬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作其形迎之呪云子胥不在云是其壻曹夫人已行云是其姑小姑可出於廁邊或猪欄邊迎之捉之覺重是神來也平原孟氏嘗以此日迎之遂穿屋而去自爾著以敗衣蓋爲此也洞覽云帝嚳女將死云生平好樂至

正月可以見迎又其事也俗云溷廁之間必須靜然後至紫姑雜五行書廁神名後帝異苑云陶侃如廁見人自云後帝著單衣平上幘謂侃曰三年莫說貴不可言將後帝之靈憑此姑而言乎

正月夜多鬼鳥度家家槌牀打戶捩狗耳滅燈燭以禳之

按玄中記云此鳥名姑獲一名天地女一名隱飛鳥一名夜行遊女好取人女子養之有小兒之家卽以血點其衣以爲誌故世人名爲鬼鳥荊州尤多

多斯言信矣

正月末日夜蘆苣火照井廁中則百鬼走

元日至於月晦並爲酺聚飲食士女泛舟或臨水宴樂

按每月皆有弦望晦朔以正月初年時俗重以爲節也玉燭寶典曰元日至月晦今並酺食度水士女悉湔裳酹酒於水湄以爲度厄今世人惟晦日臨河解除婦人或湔裙

春分日民並種戒火草於屋上有鳥如烏先雞而鳴

架架格格民候此鳥則入田以爲候

社日四鄰並結綜會社牲醪爲屋於樹下先祭神然後饗其胙

按鄭氏云百家共一社今百家所社綜即共立之社也

去冬節一百五日即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禁火三日造餳大麥粥

據曆合在清明前二日亦有去冬至一百六日者琴操曰晉文公與介子綏俱亡子綏割股以啖文公文公復國子綏獨無所得子綏作龍蛇之歌隱文公求之不肯出乃燔左右木子綏抱木而死文公哀之令人五月五日不得舉火又周舉移書及魏武明罰令陸翽鄴中記並云寒食斷火起於子推琴操所云子綏即推也又云五月五日與今有異皆因流俗所傳據左傳及史記並無介子推被焚之事案周書司烜氏仲春以木鐸循火禁于國中注云爲季春將出火也今寒食準節氣是仲春之末清明是三月之初然則禁火蓋周之舊制

陸翽鄴中記曰寒食三日醴酪又煮粳米及麥爲酪擣杏仁煮作粥玉燭寶典曰今人悉爲大麥粥研杏仁爲酪引餳沃之孫楚祭子推文云干飯一盤醴酪二盂是其事也

鬬雞鏤雞子鬬雞子

按玉燭寶典曰此節城市尤多鬬雞卵之戲左傳有季郈鬬雞其來遠矣古之豪家食稱畫卵今代猶染藍茜雜色仍加雕鏤遞相餉遺或置盤俎管子曰彫卵然後瀹之所以發積藏散萬物張衡南

賦曰春卵夏筍秋韭冬菁便是補益滋味其驗亦則莫知所出董仲舒書云心如宿卵爲體內藏以據其剛勢彌鬪理也

打毬鞦韆施鉤之戲

按劉向別錄曰蹴鞠黃帝所造本兵勢也或云起於戰國按鞠與毬同古人蹋蹴以爲戲也古今藝術圖云鞦韆北方山戎之戲以習輕趫者施鉤之戲以緶作篾纜相罥綿亘數里鳴鼓牽之求諸外典未有前事公輸子遊楚爲舟戰其退則鉤之進則強之名曰鉤強遂以時越以鉤爲戲意起於此涅槃經曰闘輪骨輪索其秋遷之戲乎鞦韆亦施鉤之類也

三月三日士民並出江渚池沼間爲流杯曲水之飲

按續齊諧記晉武帝問尚書摯虞曰三日曲水其義何指答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而三日俱亡一村以爲怪乃相攜之水濱盥洗遂因流水以濫觴曲水起於此帝曰若此談便非嘉事尚書郎束晳曰摯虞小生不足以知此臣請說其事昔周公卜成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流又秦昭王三月上巳置酒河曲見金人自東而出奉水心劍曰令君制有西夏及秦霸諸侯乃因其處立爲曲水二漢相沿皆爲盛集帝曰善賜金十五斤左遷摯虞爲陽城令按韓詩云唯溱與洧方洹洹兮唯士與女方秉蕑兮注謂今三月桃花水下以招魂續魄祓除歲穢周禮女巫歲時祓除釁浴鄭注云今三月上巳水上之類司馬彪禮儀志三月三日官民并禊飲於東流水上彌驗此日南岳記云其山西曲水壇水從石上行士女臨河壇三月三日所逍遙處周處吳徽注吳地記則又引郭虞三女並以元巳日死故臨水以消災所未詳也張景陽洛禊賦則洛水之遊傅長虞神泉賦乃園池之宴孔子云暮春浴乎沂則水濱禊祓由來遠矣

是日取鼠麴汁蜜和爲粉謂之龍舌粄以厭時氣

四月也有鳥名獲穀其名自呼農人候此鳥則犁杷上岸

按爾雅云鳲鳩鵠鵴郭璞云今布穀也江東
穀崔寔正論云夏扈趣耕鋤即竊脂玄鳥鳴獲
則其夏扈也

五月俗稱惡月多禁忌曝牀薦席及忌蓋屋

按異苑云新野庾寔嘗以五月曝席忽見一小兒
死在席上俄失之其後寔子遂亡或始於此或問
董勛曰俗五月不上屋云五月人或上屋見影魂
便去勛答曰蓋秦始皇自為之禁夏不得行漢魏
未改按月令仲夏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可以

升山陵可以處臺榭鄭玄以為順陽在上也今云
不得上屋正與禮反敬叔云見小兒死而禁暴席
何以異此乎俗人月諱何代無之但當矯之歸於
正耳

五月五日四民並蹋百草又有鬭百草之戲採艾以
為人懸門戶上以禳毒氣

按宗則字文度常以五月五日雞未鳴時採艾見
似人處攬而取之用灸有驗師曠占曰歲多病則
艾先生

是日競渡採雜藥

按五月五日競渡俗為屈原投汨羅日傷其死故
並命舟楫以拯之舸舟取其輕利謂之飛鳧一自
以為水車一自以為水馬州將及士人悉臨水而
觀之邯鄲淳曹娥碑云五月五日時迎伍君逆濤
而上為水所淹斯又東吳之俗事在子胥不關屈
平也越地傳云起於越王勾踐不可詳矣是日競
採雜藥夏小正此月蓄藥以蠲除毒氣
以五綵絲繫臂名曰辟兵令人不病瘟又有條達等

組雜物以相贈遺取鴝鵒教之語
按仲夏繭始出婦人染練咸有作務日月星辰鳥
獸之狀文繡金縷貢獻所尊一名長命縷一名續
命縷一名辟兵繒一名五色絲一名朱索名擬甚
多青赤白黑以為四方黃為中央襞方綴於胸前
以示婦人蠶功也此月鸜鵒子毛羽新成俗好登
巢取養之以教其語也
鑄鏡且鑑
周處謂為角黍人並以新竹為筒糉楝葉插五綵

繫臂謂為長命縷

是日取菊為灰以止小麥蠹

按千寶變化論云朽稻為蛬朽麥為蛺蝶此其驗乎

六月伏日並作湯餅名為辟惡

按魏氏春秋何晏以伏日食湯餅取巾拭汗面色皎然乃知非傅粉則伏日湯餅自魏已來有之

七月七日為牽牛織女聚會之夜

按戴德夏小正云是月織女東向蓋言星也春秋十運樞云牽牛神名略石氏星經云牽牛名天關佐助期云織女神名收陰史記天官書云是天帝外孫傅玄擬天問云七月七日牽牛織女會天河此則其事也河鼓黃姑牽牛也皆語之轉

是夕人家婦女結綵縷穿七孔鍼或以金銀鍮石為鍼陳瓜果於庭中以乞巧有喜子網於瓜上則以為符應

按世王傳曰竇后少小頭禿不為家人所齒七夕夜人皆看織女獨不許后出有光照室為后之瑞

七月十五日僧尼道俗悉營盆供諸佛

按盂蘭盆經云有七葉功德並幡花歌鼓果食送之蓋由此也經云目連見其亡母在餓鬼中卽鉢盛飯往餉其母食未入口化成火炭遂不得食目連大叫馳還白佛佛言汝母罪重非汝一人奈何當須十方衆僧威神之力至七月十五日當為七代父母厄難中者具百味五果以著盆中供養十方大德佛勅衆僧皆為施主祝願七代父母行禪定意然後受食是時目連母得脫一切餓鬼之苦目連白佛未來世佛弟子行孝順者亦應奉盂蘭盆供養佛言大善故後人因此廣為華飾乃至刻木割竹飴蠟剪綵模花葉之形極工妙之巧

八月十四日民並以朱水點兒頭額名為天灸以厭疾又以錦綵為眼明囊遞相餉遺

按述征記云八月十日作眼明囊盛取百草頭露洗眼令眼明也續齊諧記云弘農鄧紹嘗以八月旦入華山採藥見一童子執五綵囊承栢葉上露

皆如牙絳囊絹問用此何為答曰赤松先生取
以言終便失所在今世人八月旦作眼明袋此
其象也或以金薄為之遞相餉遺
九月九日四民並籍野飲宴
按杜公瞻云九月九日宴會未知起於何代然自
漢至宋未改今北人亦重此節佩茱萸食餌飲菊
花酒云令人長壽近代皆宴設於臺榭又續齊諧
記云汝南桓景隨費長房遊學長房謂之曰九月
九日汝南當有大災厄急令家人縫囊盛茱萸繫

臂上登山飲菊花酒此禍可消景如言舉家登山
夕還見雞犬牛羊一時暴死長房聞之曰此可代
也今世人九日登高飲酒婦人帶茱萸囊蓋始於
此
十月朔日黍臛俗謂之秦歲首
未詳黍臛之義今北人此日設麻羹豆飯當為其
始熟嘗新耳禰衡別傳云十月朝黃祖在艨艟上
會設黍臛是也
仲冬之月采擷霜蕪菁葵等雜菜乾之並為鹹菹

有得其和者並作金釵色今南人作鹹菹以糯米
熬搗為末并研胡麻汁和釀之石笮令熟菹既甜
汁脆亦酸美其莖為金釵股醒酒所宜也
十二月八日為臘日諺語臘鼓鳴春草生村人並擊
細腰鼓戴胡頭及作金剛力士以逐疫
按禮記云儺人所以逐厲鬼也呂氏春秋季冬紀
注云今人臘前一日擊鼓驅疫謂之逐除晉陽秋
王平子在荊州以軍圍逐除以國故也玄中記云
顓頊氏三子俱亡處人宮室善驚小兒漢世以五營

千騎自端門傳炬送疫棄洛水中故東京賦云卒
歲大儺毆除群厲方相秉鉞巫覡操茢侲子萬童
丹首玄製桃弧棘矢所發無臬宣城記云洪矩吳
時作廬陵郡載土船頭逐除人就矩乞矩指船頭
云無所載土耳小說孫興公常著戲頭與逐除人
共至桓宣武家宣武覺其應對不凡推問乃驗也
金剛力士世謂佛家之神按河圖玉版云天立四
極有金剛力士兵長三十丈此則其義
其日並以豚酒祭竈神

史113-010

一按禮器竈者老婦之祭尊於瓶盛於盆言以瓶爲
尊盆爲盛器也許慎五經異義云顓頊有子曰黎爲
祝融人日祝融爲竈神姓蘇名吉利婦姓王名搏
頰漢陰子方臘日見竈神以黃犬祭之謂爲黃羊
陰氏世蒙其福俗人競尚以此故也

歲前又爲藏彄之戲

按周處風土記曰醇以告蜡竭恭敬于明祀乃有
藏彄臘日之後叟嫗各隨其儕爲藏彄分二曹以
校勝負辛氏三秦記以爲鉤弋夫人所起周處成
公綏作彄字藝經庾闡則作鉤字其事同也俗
云此戲令人生離有禁忌之家則廢而不修

歲暮家家具肴蔌詣宿歲之位以迎新年相聚酣飲
留宿歲飯至新年十二日則棄之街衢以爲去故納
新也

荊楚歲時記終

北户錄三卷

（唐）段公路撰　崔龜圖註

明文始堂鈔本

北戶錄三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唐段公路撰。學海類編作公璐，蓋字之誤。新唐書藝文志稱爲宰相文昌之孫，則當爲臨淄人。學海類編作東平人，亦未詳所本。歷仕始末不可考。惟據書首結銜，知官京兆萬年縣尉。據書中稱咸通十年，知爲懿宗時人而已。是書當在廣州時作，載嶺南風土，頗爲賅備，而於物產爲尤詳。其徵引亦極博洽，如淮南萬畢術、廣志、南越志、南裔異物志、會要、靈枝圖記、陳藏器本草、虞翻、郭緣生述征記、臨海異物志、陶朱公養魚經、名苑、毛詩義疏、船神記、字林、廣州記、扶南傳諸書，今皆散佚，藉此得以略見一二。即所引張華博物志，多今本所無，亦藉此以考證眞僞。條下註文，頗爲典贍，題登仕郎前參軍龜圖撰，不題其姓，似爲公路之族。然唐書宰相世系表不載其名，莫知其審矣。唐書藝文志作北戶雜錄，疑傳寫誤衍一雜字。其作三卷，與此本合。學海類編所載惟存一卷，凡物產五十一條，不爲完本。曹溶所錄古書，往往如是，不足深詰也。

北戶錄卷第一

萬年縣尉段公路纂

登仕郎前京兆府參軍崔龜圖注

通犀

通犀 山海經云犀似水牛而豬頭腳似象有三蹄大腹黑色三角一在頂上一在額上一在鼻上鼻上者小而不橢音妥額一又云鼻者食角韓詩外傳曰太公使南宮适至義渠得駭雞犀獻紂犀角二在頂上一在鼻上鼻上者食角也今人呼為胡帽犀是也抱朴子云犀解於山中人以木如其角代之犀不覺也後年解角也又南州異物志云犀曰有犀處自林花食惟棘刺林薰而有又合精照望之若火燭置之荒野禽獸莫觸置大霧重露下終不沾濡又堪為釵簪事見吳均續齊諧記蔣滑得通犀簪後投豫章王江夏太守以為釵貴名遠花又云宋孝復通犀簪與霍陵王義真又元康末婦人以犀角珻瑁為笄釵之戟蠻用也撓蕁酒湎生沫若貯米飼雞雞見輒驚故一呼為駭雞犀駭雞犀出大秦又有辟水犀行則水為之開或中尚荀刺於創中立愈蓋犀食百草毒棘刺故也愚重譯於蕃人事皆不盡廣志云犀角之好者稱鷄駭白郭子橫云又犀角表裏一作遠有光因名明犀置闇中有影色今廣州有毒理犀者能補白犀東觀漢記曰章帝元和元年日南獻白雉白犀補時以鐵夾夾定槊水煮而柏之膠為一骿刷衣梳掌多作禽獸隨意匠物論其妙至於鑄玉者方之蔑如也又有玳龜甲或作蠵蠵音攜戶圭切臨黑玳瑁為班點者亦以鐵夾煮而用之者為腰帶襯棟子之類其婕一作娭淨真音不及也玳瑁切韻字從玉文選字從虫歐陽詢飛白從甲愚以甲為是字詁亦從甲也凡瑇瑁甲王取者治毒第一其力不下婆薩石愚嘗取解毒立驗南人神之亦甚辟惡與符拔甲相類廣志云符拔如蘚皇皮有蘚甲中可以辟惡也

孔雀媒

雷羅數州收孔雀雛養之使極馴擾致於山野間以物絆足傍施羅網伺野孔雀至即倒網掩之舉無遺者或生折翠羽珠毋刀毛編為簾子拂子之屬藥然可觀真神物也又按魏書龜茲國孔雀群飛山谷間人取養而食之字乳如雞鶩其王家恒千餘隻一說孔雀不必疋偶但音影相接便有孕如白鶂雄雌相視則孕或曰雄鳴上風雌鳴下風亦孕見博物志又淮南公相鶴經曰鶴六十年交止雌雄相視目精不轉而孕千六百年形定也又稱至誠豪取自為雌雄鈌鼻異曾無批牡即雌兔舐雄而孕是矣又周書曰成王時方人獻孔鳥方亦戎別名山海經南方孔鳥郭璞注孔雀也宋紀曰孝武帝大明五年有毋獻白孔雀為瑞者噫象以齒而焚麝以香而死今孔雀亦以羽毛為累得不悲夫愚按說文曰率鳥

者蔡生鳥以夫名之曰圖字林音由今獵師有圖也淮南子萬畢術曰鵄鵂致鳥注云取鵄鵂折其大羽其兩足以爲媒張羅其旁衆鳥聚矣博物志又云鵂鶹 休留 鳥一名鵄鵂晝日無所見夜則目至明莊子云鵄鵂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瞋其目而不見丘山言性殊也人截手爪弃露地此鳥夜至人家拾取視之則知有吉凶凶者輙更鳴其家有殃矣也陳藏器引五行書除手爪埋之戶內恐爲此鳥所得其鵂鶹即姑獲鬼車鵄鵂類也姑獲玄中記云夜飛晝藏一名天帝少女一名夜行遊女一名隱飛好取人小兒食之今時小兒之衣不欲夜露者爲此物愛落其衣爲誌即

取小兒也又云衣毛爲鳥脫毛爲女人昔豫章男子見田中有六七女人不知是鳥扶匐往先得其所解毛即 一作取 藏之即往就諸鳥諸鳥各走取毛衣飛去一鳥獨不去男子取爲婦生三女其母後使女問父知衣在積稻下得之衣而飛去後以衣迎三女兒得衣亦飛去兒車一名鬼鳥今猶九首能入人屋收䰟氣爲犬所噬一首常下血滴入家則凶荊楚歲時說夜聞之捩狗耳言其畏狗也白澤圖云昔孔子子夏所見故歌之其圖九首今呼爲九頭鳥也毛詩義疏曰鴞大如鳩惡聲鳥入人家凶其肉甚美可爲炙漢供御物各隨其時唯鴞冬夏施之以其美也禮內則曰鴞

胖 一作判 莊子云見彈求鴞炙陳藏器又云古人重其炙尚肥美也又按說文曰梟不孝鳥至日捕梟磔之如淳曰漢使東郡送梟五月五日作梟羹賜百官以其惡鳥故食之蓋謂古人尚鴞炙是意欲滅其族非爲其美也又淮南萬畢術甑瓦止鴞取破甑向梟擲之輙自止也

鷓鴣

衡州南多鷓鴣鮮嶺南野苗可諸蘭毒及辟溫瘴前聽文爲白圓點又一名鵻 音述 多對啼一母帶連尋數音其䫉甚高唐志言連姑鳴云但南不北 如逃同謀 懸壺覊繫頸 古今注云其鳴自呼 常向日一作南向日飛

畏早晚稀出夜即以樹葉覆其身是也南越志云鷓鴣鳥也雖復東西迴翔然而命翮之始必先南翥其鳴切但杜薄州飲之云瘴此三說啼聲皇同於牛屋雅哉唱本草說鳴云鉤輈格磔 竹爹反 小歎

鸜鵒瘴

廣之南新勤春十州呼爲南道之鸜鵒 字林鸜鵒書此鵒字 又江表傳曰孫權曾大會有赤白頸鳥集殿前權曰此何鳥諸葛恪曰白頭公張昭自以坐中最老疑恪戲之因曰未聞鳥名白頭公請使諸葛復求白頭母恪曰鳥名鸚母未必有對請使輔吳復求鸚父也又說文鸚徒鳥裴氏曰鸚徒鳥母声又曲禮鸚鵡能言不離飛鳥又山海經云數歷之山其鳥鸚鵡又云廣山有之舌似小兒舌 膱

指前後各兩指扶南徼外有五色純白純赤者翡翠衿丹嘴巧解
人言有鳴曲子如候轉者但小不及隴右每飛則數千百
頭扶南史云天竺迦毗利國元嘉五年獻赤白鸚鵡各一頭又漢獻
帝傳曰興平元年益州塞外夷獻鸚鵡三枚各食三升麻子焉
鳥有損無益復詔歸本土食不棄榕實凡養之俗忌以
手頻觸其背犯者即多病顫而卒土人謂為鸚鵡
瘴愚按鸚鵡之感通十年夏初有三木一作大船持五色
鸚鵡至者 南方異物志鸚鵡有三種青者大如烏臼白者大如
鴟五色者大於青者 五色者出杜薄州也 雛離羽翻衣而病
其喉詣普天監一年交州有獻能歌鸚鵡者詔亦不納
又按華有白鸚鵡辛卯年遂邸説書史書悉俊辞能無言華
側其鼓鳥云見歲氣中何由得知華在外今此鸚鵡聽我曰所
夜當忌不宜出户華猶強之至庭為鷹所獲人教其喪側彼
而得免又按實録晉司空張華在荊州有參軍周章青月五日鴝鵒
善教令學語遂善能效人語笑聲司空大會吏吏佐令悉效
四座語無不絶似有一佐鼻齆語難學學之未似因內頭於
甕中以效鳥逐不異也後主典人盜牛肉鴝鵒白參軍參軍
曰汝云盜汝為當應有驗鴝鵒曰以新荷裹著屏風後檢之
果獲而盜者悉患以熱湯灌殺之參軍為之悲傷累日遂請
殺此人司空曰不可以禽鳥故而枉之於法令止五歲刑也又淮南萬畢術
云寒皋斷舌可使語寒皋一曰鴝鵒

赤白吉了

某一作昔年番寧有廉州民獲赤白吉了各一頭獻於
刺史者其赤者身赤白者白頭而能言凡語笑悉
皆效人斯珍禽也 吉了身黑而赤首黄冠音與人笑
言事明於鸚鵡搏食鷄子飲也 愚按靈物上瑞鳥獸
中瑞草木下瑞天聖人至德所臨則嘉祥必見故前有
引赤雀白雀赤烏白烏一作烏赤雀白鶴之流衆矣
瑞應圖曰赤雀瑞鳥也云云 又孫氏瑞應圖曰王者奉
己儉約尊事耆老則見奉繆公出行至于咸陽曰
稷庚午天震大雷有火下化為白雀銜綠丹書集
公車公符取其書言繆公之霸訖胡亥奉家世
事文韓詩命徵曰得礼之制澤谷之中有赤烏焉孝
經援神契曰德至鳥獸則白鳥下文熊氏瑞應圖曰
王者八方有守經緯不差應時之性命則赤雀銜丹
書而至白雉鳥事略同也愚又見顧野王以遠方所貢
赤白鸚鵡為瑞者今因録赤白吉了亦請附焉吳
記曰文帝元年嘉禾湘州獻赤鸚鵡蕭梓結晉書曰義熙中林
邑獻白鸚鵡也

緋猨 一作蝯

公路咸通十年往高涼程次青山鎮 鎮府設以備他盜也
其山多猨有黄緋者緋者絶大毛彩殷鮮真謂奇
獸夫猨則狙玃 猨五百歲為玃抱朴子曰猴壽八百歲為
猨猿曰玃似猴大而黑長前臂所以壽者好引其氣也 猿猴

也犺（似狒）之類其色多青白玄黃而已（小說云猛者為文）
（州縣有巳王之說或青白黑色曰山海經云玄基多玄狒今三派有）
白猿狒按禽經云鳥有四千五百種白虎通云
羽虫三百六十有六鳳為之長毛虫三百六十有六麟為之
長今則豈可射其鳳鞭其麟能伏鼠論衡曰虎
之角足以觸犬之牙足以搏鼠然而能制於犬猿伏於鼠
（亦如淮南子云猫使虎中蛇令豹止物各有所制也）多羣行
云者蛇啼（雖黃而確是也）啼聲數聲則衆羣呼（牆鳥部）
如相呼焉其音達入肝脾能食白微方羣尖部
鼓吹堂獨往來羣者我過因召獲者摘而養之
（目為已）捷極則不貧食於樹杪間呼之則至但臂

長身不便於行而未見遁時者也後一歲曰潘州迎猴
歷仙墟（潘泥真人遊世之墟南人呼市為墟今言一墟按據表）
（以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
以之（…）市人之所聚異方之人今手閱旧
山狒啼不食而卒噫其為獸之性何其仁耶是知
鄧艾（或作芝）處事捉弓發連處諸且梁翹猿卒責
食更達置方是鹿心啼四賓及責玄因養猿
吏云殘林猶養其子堪乎復引雞家飛現狗蓋
馬惟之事燧之文陸機快犬黃耳能解人言常
傳書西洛至吳然半月而返及死機為葬於桓柳
墳之村人呼為黃耳塚思遂毀其（…）之以禁

獻之以鼓
蚺蛇牙
蚺蛇大者長十餘圍可七八尺多在樹上候獐鹿過者
吸而吞之至鹿消即纏束大樹出其頭角乃不復
動男人伺之方竹簽簽殺取其膽也其蛇食
象三歲而出其骨（金樓子王褒詞云蛇有吞象之大何如故）南
裔異物志云蚺惟大蛇既洪且長采色駁犖其文
錦章食豕吞鹿腴成養創賓享嘉食是豆是登
屬言其養創之時肪腴甚肥美持之以婦人衣
投之則蟠而不起（擢俗音云蛇肉食之辟瘴氣）元和更
實覓引嶺表志云蚺蛇牙長六七寸土人尤重之云辟不

祥利遠行者貴一枚置手數為患按古方刮虎牙塗笑
咬瘡神妙無比未聞蛇牙（…）何者抱朴子云
參證入山避家云被蛇（…）吞（…）昆蚑蛇
長百餘里口中牙皆三百斛（…）笑（…）何（…）此廣州海
南縣每年端午常取其膽供進蛇則諸郡採進錄
事參錄看出之按晉中興書曰顏含嫂病困須髯
蛇膽不能得含憂嘆累日有一童子持青囊授含
乃蛇膽也童子化為青鳥飛去以此驗之真膽不
可得也近勅令桂賀白水廣恩州輸次進焉其青
俗傳不利人其皮可鞔鼓今荊州和縣為之聲
絕鳴與象皮鼓相類善虹上交以象皮鞔鞔鼓長而

豨夾如棗枝謂之椒殼廣志云家性少别身其子度俗注
殺車千斤南越志云開寧縣多吳公大者皮可鞔
鼓 注本草異物志云東南海中吳公長數丈取牛性人秋冬間過之
鼓与其肉宜過之暴曬之

紅蛇

公路主雷州對岸倚欹候風勢見尾竿不見篙丈一巨
蛟各長丈餘一如孔雀猿毛色金碧奪目一如真紅蛇
色鮮明若血又有十餘白蛇前後相次若道子從俱入一
榕樹穴數中內竟不復出故知蛇有草木水土四種其
類不可窮也又歸化縣有兩頭蛇一名越王蛇南越志云無
毒夷人餌之兼名飛云兩頭蛇俗一名越王約髮俗占見
之不祥然論衡引楚相孫叔敖天祐者何也合采取
又云渾夕之山囂水出焉名曰肥遺見
則大旱管子曰涸水之精名曰蟡一頭兩身以其名
之可使取魚鱉長八尺蛇也近中今
類西蜀時有蒼一樹方熟忽數唯樹
抄一帶藏存其實如桃枝葉滋茂異於常者園吏
具白郡令郡令親視之見此奇果也非臣下宜食議
欲表進令去蒂數八餘折之其實從蒂自落
有善醫者智敢侍立曰凡木實未過時蒂脫者
乃實之病也請針驗之郡令每三方許智敢引針
就蒂刺之其實應手而轉數刺從下一刺血濺盈掌

全大驚爲旧命破之乃兩頭蛇也異苑又云河內司馬元
元嘉中爲彭澤令表官月旦祭祠化爲而飛又
何怪也

蛤蚧

蛤蚧音如蠐蝶背淺綠色上有土黃斑點若古錦文長
尺 注 尾絕類其族或作蚧則守宮博物志云蜥蜴以器養
之食以丹朱體盡赤重千斤杵以點女人支體終身不滅淫
則點落故號守宮漢武爲之有驗也刺蜴搜神記謂之刺
蜴蠑蜓音云山東謂之蝀蟥音七蜴名蠍及下
簡子見說苑謂之壁宮蝀蟥集又說文云曰在
壁曰蝘蜓古今注曰龍子善於樹中捕蟬食之五色者曰蜥蜴
短大者爲蠑螈一曰蛇師大者長三尺其色玄紺善魅人公
虔又云蜥易蝘蜓守宮別名又蛇醫也多居
古木竅中自呼其名聲絕大或云一年一聲驗之非
也嶺南大廳有蛤蚧州吏云有來多年至今每鳴或三聲或二
聲不定也又有十二時亦蜴其類也大者一尺尾長於身
皆生髭行疾如飛傳云自旦至暮變十二色
色傷人必死常獲一枚閉於籠觀之止見黃褐赤
黑四色一云其首隨時輒作十二屬形乃言之過
也

紅蟹殼

儋州出紅蟹類之文或作郎蟹證俗

音璫蜯大蚌也音在候草侯反又古今注云玉擁劍一名執火蟄
蛑也蟛蚏物志云擁劍狀如蟹但一螯耳異物志俗謂之越王劍下
劍避詩云擁奐如擁劍是不介異蟹也蟛蜞 蟛蜞俗音元寄
毛者曰蟛蜞無毛者爲蟛蜞蝟 俗呼彭越訛耳世說云蔡司徒
渡食蟛蜞吐下謝仁祖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爲勸學死蝟
音胥倚望 臨海異物志倚望常起顧睨西而東其狀如彭
蜞大行塗上四五進輒舉兩螯八足起望行如之青色也招潮
蟹文殿御覽招潮小於彭蜞殼白依潮潮長退者出坎外舉螯不
失常期俗言招潮子也竭朴 臨海異志曰竭朴大於彭蜞殼
黑斑有文章常以大螯障目在其螯取食也沙狗 臨海異
物志云沙狗似彭蜞擁沙爲穴見人則走曲遽不可得也蘆虎
臨海水土異物志曰蘆虎似彭蜞兩螯正赤不中食也數丸
蕪名施曰數丸形似彭蜞競取土各作丸滿三百丸而潮至大
小殼上多作三點深紫色文色也亦如鯉之三十六鱗
耳陳思王云五尺之鯉一寸之鯉但大小殊而鱗之數等其
殼與虎 虎蟹殼堪作器宜 子 虎蟹殼有黃色文如虎首
斑至竹鸚危螺杯不可司乎而語也 鸚危今名之
右見吳均集鸚鵡兩鳥也螺大斜一只黃赤色受二升堪爲酒
杯南越志曰一名越王鳥法眞登羅山疏曰鳥狀似鵝口句可
可受二升南人以爲酒杯珍於文螺鳥不餌生果惟啖木葉
糞似陸香按蟹一名蛫 音詭 廣雅云雄曰蜋蟣雌曰
博帶抱朴子又云山中辰日稱無腸公子者蟹也古

今注云小蠏一名長卿廣志云蜅 音輔 小大如貨錢
又蠏奴如榆莢在其腹中生死不相離 博物志云南海
有水虫名曰蒯蛤之類也其中小蟹大如榆莢蒯則甲食
則蟹亦出食蒯合蟹亦還入始終生死不相離也山海經千
里蟹 郭璞注云天下之大物有北海之蟹 異洞記有貢
蛇蟹長九尺四螯者今恩州又出石蟹其類則零陵
蟛馬湘鄉奧蓬寧蝦綿谷蟹也 零陵石蟹遇雨則飛
又庾穆之湘州記云湘鄉縣有石魚山石色黑而理若魚開發重
疊有魚形鱗鰭首尾若刻畫燒之作魚膏臭亦如水經云郡
射郡西山有石蝦蟆南越志云建寧出石蝦也又年代錄云石李
離時利州綿谷縣山北溪中有石蟹龍數千頭登岸累田苗蔡軍
殘毀至今蟹無頭也

蛺蝶枝

公路南行歷懸藤峽 峽即富春界也 維舟飲水曾觀綠附
崖側有一木五彩初謂丹青之樹武陵記辰州嵩溪有丹
青樹直上龍雲下無枝條上有五色花葉圓如䔢又云案
在辰陽縣也因命童僕採之頃獲一枝尚綴嫩蝶凡
二十餘箇有翠紺縷者金眼者丁香眼者紫班者黑
花者黃白者緋脉者大如蝙蝠者小如榆莢者 沈佺
期賦云二角六足蟠腹狀蛾緋縷以玄斑點赬珠以細葉也憂
困登岸視之乃木葉化爲是知蝶生江南柑橘樹
中 古今注蛺蝶名野蛾江東人謂之撻末其大黑色或青斑者

名鳳子一名鳳車一名鬼車是也其變為蛺蝶鶡足之葉為
胡蝶此皆造化使然豈虛語哉以蛺蝶常畫見外雜說
捉得粉蝶如兩手大上有紋綠點丁香眼前翅頭兩畫翠色
後翅為燕尾令奇蝶之異也又會要云大食西国隣大
海常遣人乘船經八年未極西岸中有一方石
石上有樹幹赤葉青樹生小兒長六七寸見人皆
笑動其手脚尻着樹枝其使摘取一枝小兒即
死也異苑云太元中汝南人入山伐見一竹中央
蛇形已成上枝葉如故吳郡桐廬民嘗伐新舊
遺竹見宿見化日半化為雉頭頸盡就身猶未化此亦
竹為蛇蛇為雉也

紅蝙蝠

紅蝙蝠出瀧州皆深紅色唯翼脉淺黑多雙
伏紅蕉花間採者若獲其一則一不去南人收為媚
藥與家果蟲珠璣蝙蝠龍眼為比象果蟲
有異長寸許而紅其翦翼黃塵色副翼斑紅色多在
龍眼樹處無珠廣州記云狀形如蛾蚱郭璞云形如惠文
冠青黑十三足三足一作大二尺雌常負雄取之必得其淮又如
麻子甚為糟即螢子皆首也其珠如栗黃南人或帶其珠號之云
利市蠟特生於樹攬樹上自呼其名聲音若咨諸龍雌雄
出瀧州水族至其前者即跳躍自置諸龍取而食之多至
嶺表錄異具記之子年拾遺云有五色蝙蝠異物

志鼠化為蟲因風南入空木而化為蝙蝠其肉甚美
靈異之圖說白蝙蝠古今注一曰仙鼠五百歲則色白腦重
集物則頭垂故謂倒掛蝙蝠食之神仙水經云禹道水
運寺亦有石穴穴中有蝙蝠大者如鳥倒挂於玄中記說略同
服之壽萬歲又媚藥載數全鳥辟寒金三国時
昆明国貢魏嗽金鳥鳥形如雀色黃常翱翔海上吐金屑
如粟鑄以為器服宮人爭以鳥所吐金為釵珮謂
之辟寒金以鳥畏寒也又宮人相嘲弄曰不服辟寒金那得
帝王心龍子事具於布穀脚脛骨媚男也男左女
右帶之置衣領中能使隨逐不離又名謂之鵋鳥令人云布穀在
牝牡為媚以為相愛又作數子云鳴鳩拂其羽鵲腦淮南萬
畢術云令人相思砂棲一名苟子能倒行置枕中令夫妻
相好事見廣志本草姑婦山帝女死焉其名曰
尸化窰草其葉萋萋萋萋一作胥或言葉相重者亦還夏年
黃或作華服之媚於人不見夫草此女是也苟草青要之
山有苟草狀如葌葌茅也方莖黃花赤實其本如藁本本名
曰苟草或曰苞服之美人色令人更美艷也左行草使人無情
范陽當進大業雜記云貌好異花似左行草花葉纖長而
多毛花赤甚美香也獨未見錄紅蝙蝠異似出豆蔻
戴勝又有無風獨搖草亦出嶺中男女帶之
相媚頭若彈子尾若鳥毛兩葉開合見人自動
故曰獨搖草本草拾遺宜以之做也又陳藏器云楹

子蔓生取子中人多食之主蟲毒帶於衣令人有媚
迷人子如豉無毛秋熟色赤形如酒樽也

金龜子

金龜子甲蟲也五六月生於草蔓上大於榆莢細
視之真金帖龜子行則成雙類壁龜耳事見酉陽
異記其蟲死則金色隨滅如螢光也南人收以養粉
云與衣粉相宜按豈笑法登真登羅山號曰金
光蟲大於蝨苗形色文彩全似金龜余偶得之養
玩彌日疑此是也又南羅紀曰石橋水經南陽
縣蒼池出靈龜色如金瑞也 玉篇亦異論衡又云龜
三百歲大如錢春七十歲一生此神物故生遲也

乳穴魚

金華之西南有山曰盤龍山有乳洞斜貫一溪號曰
靈水洞山曰靈山水曰靈泉出而有靈是以名也輿地志
山經所不載又出魚無大小修尾四足丹朱其腹浮泳自若
鄉人不敢釣之昔有人窮其源至數日者冒炬多為
白蝙蝠所撲若中風雨聲習習然皆毛戰不敢進
蓋神仙之窟宅豈與腥膻者擬容易造乎天下
名洞三十有六而洞庭林屋當其九也按洞庭林屋吳
即吳王使龍威丈人得禹書之處禹書曰靈寶經三卷亦曰
靈寶符吳子竊發之不解其詞乃遣使以問孔子孔子不發其
迹而言昔聞之謠曰吳王出遊觀五湖龍威丈人名隱居北上包

山之竈乃造洞元窮禹書大禹受之不可舒今強取之今國
遠及年陽洞是林屋洞之右則也其小者不可勝言得
非名在九嶷志中世俗所不聞耶其洞有金沙龍
盆魚皆四足修尾丹腹大君守宮游泳水濱人莫
敢動犯按御覽云盤龍山大穴穴身改為龍蟠山
山有石洞洞中有石床石盆以丹來蜀遊者常見龍
騎洞中小水水有四足魚皆如龍形人鼓之即風雨也
然唐韻云䱱魚名四足山海經云人魚如鯷音啼
四屬山丹洛二水有鯢大者謂之鰕音暇爾雅注鯢
似鮎四足聲似小兒但未見言其可致風雨耳
公務因思道書說五頭魚鱗天時四魚治且之

三足鹿 翔法師云四明山有白鹿二頭三足即葛仙公相
相所化皆神化所致不可以類而稱也若以魚之異
者則醴水之魚名朱鱉六足有珠 呂氏春秋 吳江賦云
朱鱉喃躍而吐璣是也又歷洞潭有五色魚俗以為
靈莫敢捕因謂是水為龍魚水 水合漸洲水
又丹水出丹魚先夏至十日夜伺之丹魚必浮
水側赤光上照赫然如火網而取之割血以塗足下
則可步履水上 出酉水陽抱朴子 其南越志稱魚名
鵝色黃味美夜則有光一如燃燭又翔法師云赤魚奧
一首十身其臭如蘼蕪 山海經柯羅魚一首十身皆如犬
吠食之已癰也初學記引魚鰓其身上有斑文腹下有純

青海水將潮及天將雨毛皆起潮還天晴毛則伏
常數千里外可知海潮亦如博物志云牛魚也又
金魚腦中有麩金狀如竹頭魚出邛州婆塞江
一名江魚常食麩金又吳王江行食鱠有餘弃
江中為魚今江中有魚名吳王餘鱠者長數
寸大如箸是也又魏武四時食制曰望魚側如刀
可以刈草出豫章髮魚戴髮形如婦人白
肥無鱗出滇池又郭延生述征記曰城陽縣城南
六里堯母慶都墓有一池魚頭間有印文謂
之印頭魚非告祠者捕不得臨海異物志又曰印魚
無鱗頭上四方如印有文章諸大魚應死者印魚先封之又臨
海異物志云鰕鰕一作指長七八寸但有脊骨好
作美滑美似餅大者如竹竿竹竿舊誤竿字膘作燭極
有光明又比目魚一名鰈音蝶一名鰜音兼狀似
牛肝細鱗紫黑色一眼兩片相合乃行沈懷遠
南越志謂之板魚亦曰左介亦作鰜唐韻鰜
皆魚也吳都賦云雙則比目片則王餘陳仲弓異
聞記東海池有王餘魚池決魚不得去將死以鏡
照之魚看影謂有雙於是比目而去異物志南方鏡
魚圓如鏡也又異苑云鰤音鮨魚凡諸魚產鮨
魚鰍以頰銜其腹世謂鰍魚之生母又鮎海水上
異物志銜魚頭上有兩角如鹿又云鮫又魚

背腹皆有刺如三角菱又神異經云黃公魚長七八寸
尺狀如鯉魚晝在石湖中夜化為人夜舊作古刺之不
入煑之不死以烏梅二七煑之即熟食之治邪病
若此之類豈勝言哉

海南諸郡魚種

海南諸郡郡人至八九月於池塘間採魚子著草上者
懸於竈烟上魚九月多於水韭上收子水面茅上收子
水面茅即水草也土人呼之未詳至二月春雷發時
却收草浸於池塘間旬日內如蝦蟆子狀悉成細
魚其大如髮土人乃編織藤竹籠子塗以餘粮
或遍遶蠣灰魚餘粮也蠣灰即異物志古賁灰牡蠣殼又
南越志蟹殼甲也收水以貯魚兒鬻於市者號為魚
種即鯇鯽鱧鯉之屬鯇魚其鱗如鏡肉白如雪腦宜
作餅傳官作餅比中無也故異物志曰南方魚多不脆美唯鯇
魚為上鯇作灸尤香美又楚詞注曰鱝鯔魚說文作鯔求
嘉記作鯽諸係音曰吳人呼為鯽魚也於池塘一年
內可供口腹也愚按陶朱公養魚經曰朱公謂威
王治生之法有五水畜第一水畜魚也以六畝地為
池池中有九洲求懷妊鯉魚長三尺者二十頭牡魚
四頭以二月上庚日內池中令水無聲魚必生至四
月內一神守六月內二神守八月內三神守神守者鼈
也魚滿三百六十則蛟龍為之長而將魚化飛

去內鼈則魚不復去池中周遶九洲無窮自謂江
湖也至來年二月得鯉魚長一尺者一萬五千枚三
尺者二十四枚至明年得長一尺者十萬枚長二尺者
五萬枚長四尺者二千四枚留長二尺者二千枚作種所
養理不相長也又欲令生魚法要須載取藪澤陂湖
饒大魚之處近水際土十餘載以布池底三年之間即
有大魚此由土中先有大魚子得水即生也又南史云始興
盧度字孝章有道術隱居屋前池養魚皆名
呼之次第來取食乃去也又拂林國有羊羔生於
土中其國人候其欲萌乃築墻以院（一作護）之防外獸
所食然其臍與地連割之則死惟人著甲走馬擊鼓
駭之其羔驚鳴而臍絕便逐水草煬帝欲通之
竟不能致貞觀十七年其王波多力遣使獻赤頗梨
金精等物又博物志云取鼈剉如棊博赤莧汁和合
厚以茅苞之六月中投於池澤中經旬則臠臠成
鼈矣也

水母

水母蕉名苑云一名蚱一名石鏡南人治而食之云性熱
偏療河魚疾也其法先以草木灰退去外肉中有一
物或紫或白合油水再三洗之雜以山薑荳蔻煮食
過其瑩𧎥不可名狀至貫珠紫玉無以比方此物須
以蝦醋食之蓋相宜也按博物志云東海有物狀如
凝血縱廣數尺無正貝名曰蚱亦無頭目腸藏衆
蝦隨之趣人食之稽聖賦云水母東海謂之蛇音蜡
正白濛濛如沫生物皆別無眼耳故不避人常有蝦
依隨之蝦見人驚此物亦隨之而驚以蝦為目自衛
也亦如視肉有眼以物摘之則其眼移處山海經曰視肉聚
肉也形如牛肝有兩耳食之盡尋復生也

北戶錄卷第二

萬年縣尉　段公路纂

登仕郎前京兆府參軍崔龜圖注

蚊母扇

端新州有鳥類青鵁而嘴大常在池塘間捕魚而食每一作聲則有蚊子羣出其口今謂吐蚊鳥按尔雅曰鷏鳥似烏鷏(鷏音剩)而大黃白雜色鳴如鴿聲廣志云蚊母此鳥吐出蚊也土人云其翅甚為扇唯辟蚊子與陳藏器說同又云塞北有蚊母草嶺南有蚊母樹木此三色異類而同功南越志又云古度樹一呼椰子南人号曰椏日亞交不花而實實從皮中出如綴珠璫其實大如櫻桃黃即可食(不食久)中化為飛蛾幽芽子飛出愚驗之亦有蚊子者

鵝毛被

邕之南有酋豪多聚鵝毛為被(毛取頂上及腹下軟毛)雜治之如稽畦衲之其溫軟不下綿絮也(一云甚宜小兒愚記陳藏器云鵝毛主小兒驚癎癎一作痾鄰手者盖為)此也按上古十二紀有合雒紀教人完衣白食鳥獸衣其皮毛豈遠夷尚敦古之遺風耶愚憶會要載女國毛皮都構国𦐂鳥羽以為服洞冥記云董謁聚鳥獸毛寢其上家剝米膚飢即吞紙寒則抱犬讀書亦事較著者也

紅蝦盃(或作鰕)

紅蝦出潮州潘州南巴縣大者長二尺土人多理為杯或鈿以白金轉相餉遺乃玩用一物也王子年拾遺云大蝦長一尺鬚須可以為簪洞冥記載蝦鬚杖(烏丹常折丹蝦鬚為杖後弃杖為丹石於海傍也王隱晉書云吳復置廣州以南陽滕脩為刺史或語脩蝦鬚長一丈脩不信其人後故至東海取蝦鬚長四丈四尺封以示脩方乃服也)然無名死云廣州獻蝦頭盃踏文煖酒無故自躍乃不復用愚又按毛詩義疏其大者有一尺六七寸今九真交阯以為杯盤實奇物也(六韜商王拘周西伯於羑里太公與散宜生以金千鎰求珍物以免君罪九江之浦有大貝百馮詩作明也)廣志曰海大蚌有大者受一斛南人以為酒盃又搜神記謝端候官人少孤為鄰人所養年十八恭謹自守後於邑下得大螺如三斛盆將置瓮中早至野還見有飲飯湯火疑端娶之於鄰外竊見一少女從瓮中出至竈下燃火便入問之女答曰我天漢中白水(一云或作白水)素女天帝哀卿少孤使我來相為守舍炊烹使卿後得婦當還今無故相伺不宜復留今留此殼貯米可得不乏忽有風雨而去也又陳祈暢異物志蒼鷹螺江東人以為碗也

鷄毛筆

番禺諸郡如𨽻右多以青羊毫為筆 韶州擇雞
毛為其覆鋒亦有圓如錐方如鑿可抄寫細
字者 昔溪源有鴨毛筆以山雞毛雀雉毛間
之五色可愛 又徽其事得非江淹夢者手且筆
有豐之毫 傅子云漢末筆非文犀之楨必象牙之管
豐狐之毫必秋兔之翰 虎僕之毛 博物志有獸緣
木以爵名為虎僕毛可為筆也 蚼蛉鼠毛 蚼有蠟庚
志云可以為筆 鼠鬚 漢均州出 殺雞羊毛 邛州取腕
下旋毛 麝毛 貍毛 鄭公虔云麝毛筆一管寫書
直行四十張 貍毛以管界行寫書八百張 馬毛 嘉州
羊鬚 陶隱居燒丹封鼎際用羊鬚筆 胎髮 串

㛰多以小兒筆髮為柱筆 鄭虔云茵峯酒常用之
又韋仲將筆方云筆柱或云墨池亦曰承墨 又有柳筆
皮筆 鐵筆也 龍筋 金陵拾遺具為之 然未若
兔毫 其宣城歲貢青毫六兩紫毫三兩次
毫六兩勁健無以過也 今嶺中亦兔但纔大於
鼠 比北中其毫軟弱不充筆用 是知王羲之歎
江東緣兔毫不及中山 又煬帝取滄州兔毫食
於揚州海陵縣 至今勁快不堪全用 蓋兔
食竹葉故耳 然次有鹿毛筆 晉張華常用
之 不下兔毫 按博物志云筆蒙恬所製 未世有
短書名為董仲舒答牛享問曰蒙恬作秦

筆管鹿毛為柱羊毛被 所謂蒼毫非兔毫也
夫有筆之理與書同生 具尚書中候云 龜負
圖 周公援筆寫之 其來尚矣

雞卵卜

邕州之南 有善行禁呪者 取雞卵墨畫祝而
煮之 剖為二片 以驗其黃 然後決嫌疑 定禍福
言如響答 據此乃古法也 神仙傳曰 人有病 就茅
君請福 責雞子十枚 以內帳中 須臾茅君悉
擲出中 無黃者病多愈 有黃者不愈 常以此為
候 風土記 越俗性率朴淳而未散 至於有疾 不下問所請
言天生天殺 歸自然 及其意親和 或作好合 即脫頭上巾幘
酬報五赤刀以厚結之為交 親覩 跪拜定交有禮 俗皆
當於山間大樹下封土壇祭以白犬一丹雞一雞子三 名曰木
墅 雞犬在其壇 地民人畏之 不敢犯也 祝曰 上白天地父
母 某年某日某甲與乙為交 善上下四旁 盟不並見 鄉乘
車我戴笠 後日相逢下車揖 我步行 鄉乘馬 後日相
逢卿當下 如此者數千言 蓋南人重雞卵也 愚又見卜
人流 雜書傳 虎卜 紫姑卜 牛蹄卜 灼骨卜 鳥卜
雖不法於耆龜 亦有可稱者 按博物志曰 虎知衝
破 又能畫地卜 今人有畫物上者 推其奇偶 謂之
虎卜 異苑云 世有紫女 一書紫姑 古來相傳云是
人妾 為大婦所嫉 每以穢事相役 正月十五日

感激而死故世以其日作其形夜於門側間或
豬闌邊迎之呪曰子胥不在是其婿名（四字或作注）
曹夫人亦歸去即其大婦也（夫字或作注）小姑可出戲
捉者覺重便是神來奠設酒果亦覺貌
輝輝有色即跳躍不住能占衆事卜行（行作休）未
蠶桑又善射鉤好則大舞惡便仰眠又魏略曰高
句驪有軍事祭天殺牛觀蹄以占吉凶蹄解者凶
合者吉夫餘国亦爾又云倭国大事輒灼骨以
卜先告令如中州令龜視坼占吉凶也又會要
曰東女以十一月為正每至十月令巫者賫酒餚詣
山中散麥於空中大呪呼鳥俄有鳥如雉飛入
巫者懷中因割開其腹有一穀來年必登否有
霜雪必有異災其俗因名為鳥卜武德中
其女王遣使貢方物也○公路又按子路見孔子
曰豬肩牛膊可以得兆何必蓍龜孔子曰取其
名也夫蓍者耆也龜舊也狐疑之事當時
問耆舊也（又有蠏卜見下遺或作又有蠏卜路遺之）

鷄骨卜

南方逐除夜及將發船皆殺鷄擇骨為卜傳古
法也（漢書郊祀志云越祠鷄卜如鼠卜也今南人猶之頗有神驗每取雄鷄一隻以香禾祝之後即撲其腿剖去皮肉或其股之下男左女右看之其骨有二穴或七八穴左為）

人右為鬼取陰陽之理也乃以竹簽插於竅中而究（一作看）其兆
如在人在上鬼在下為吉人在下鬼在上為凶如人鬼頭相背
事遲疑相戰事急疾速占古即以肉祠船神呼為孟
公孟姥其來尚矣按梁簡文船神記云船神名
馮耳五行書云下船三拜三呼其名除百忌又船
呼為孟公孟姥劉思真云玄冥為水官死為水
神冥孟聲相似又孟公父名憤母名衣孟姥父名
板母名須或云冥公冥姑因玄冥也異苑云船人
曰孟公孟姥利涉之所處奉商賈之所崇仰也剡州
送迎恒享牛為祭植官帝武始鎮陝西不依旧法祭
皇洲州中東中江而澤捎挽其制呪請立止公路感通
辛卯年從茂州南海陸盡東口往淡程舟人
具牢醴以祭請愚為祝詞曰歲在單閼時
及朱明柳絮風老桃華水平倚蘭檝兮凌
岸張布帆（帆同）長汀粵有舟子請禱玄冥孟家
遂即達高檣聞左郭列胖祠呼着作召靈肩
邀海若對蛟螭（一作九角）而直煮牢當鹿床而命爵
於是具六味羅八珍羽毛咸備鱗膏以陳剖蜆
（音顯）陸兮合雜割博帶兮繽紛螃（音旁）玉色巢
錦文嘘鵝餅朧騂駒鏑新無非可口菓乃看人
果則獨根橄欖焦核荔枝三節甘蔗細腰處
容罯頹森蒼青素鵝高捭䖝螁盌宜泰之饌辯之

東越方之傳解恪之章或衣朱裳或塗翠黛
奏曲擁綺燦爛藝蕙初叙詞而迴膽 叙詞一作斜倚
遂傳詞而連噓詞云神下降兮龍驤巫歌喜兮易
態駕雷電兮熒煌擁烟霧兮蹁躚又曰舡容與
兮何在櫓撇安穩兮緋細絶駕波兮此去隨
駛潮兮謁來

象鼻炙

廣之屬城循州雷州皆產黑象牙小而紅堪
為笏長亦不下舶上來者 陶貞白云凡夏月治
華亦宜以象牙置其上 土人捕之爭食其鼻一云
肥脆偏宜為炙瀜味小類而含滑 今之炙也亦
不知一割牛心猩猩脣之美也愚按鰌魚被
森爽兩味肉有五肉象有十二肉其膽隨月轉
耳陳藏器云唯鼻是其本肉諸即雜肉凡象
白者西天有之 五真臘有戰象五千頭會要云又
供御隨國有青象皆中夏無也梁翔法師云
象一名伽耶古訓云象孕子五歲始生山海經
云性妬不畜淫子西域記云有一僧行遇群象
上樹避之象隨倒樹負之至林中有一病象足
瘡而臥引沙門手至所苦處乃竹刺沙門為
拔去之列衣裹與果餞頃一象持金函授病象
轉授沙門發視之乃佛牙也又萬歲曆曰成
帝咸康六年臨邑獻象一知跪拜博物志曰日南
四象各有雌雄其一雌死百有餘日其雄泥土著
身獨不飲酒食肉長吏問輙流涕有哀狀

一本此段甚詳

鵝毛脡

恩州出鵝毛脡乃鹽藏鱊魚 鱊音聿 其味絶美
其細如蝦郭義恭云小魚一斤千頭未
之過也 西州有魚大如針蜀人以為醬也 又有嘉魚出
邑江石穴中魚下至梧州戎城縣水絶美亦堪
為脡左太冲蜀都賦云嘉魚出於丙穴注云丙
穴在漢中沔陽縣北有魚穴常以三月八月取
之丙地名也魚鱗似鱒細 才本切 魚博物志說同或
云魚以丙日出穴故陳藏器云嘉魚乳穴中小
魚能久食力強於乳兩者向陽穴多生此魚魚
復可能擇丙日出入耶議者以陳言為是鄭善
長云穴口向丙又引柏枝山山有丙穴穴方數丈
水有嘉魚常以春末游渚魚 只作入穴故
知丙穴之魚不獨在漢中有也愚按水經中之
穴通者謂之逵據山海經云半石之山合水出其陰其
陽多鰧魚其狀如鱖居逵逵水中之穴相交通者逵

青鱗

枕榔炙

桄榔莖葉波斯棗古散古散堪為柱杖椰子
檳榔小異其木如沙樹皮或有如字樣楮出麵
可食廣志云莎樹出麵華陽國志云興古郡出穀取桄
榔麵以牛酪食之異錄地志云交阯望縣有穰木
皮中有如白米粉者乾搗之水淋似麵可作餅臨海志
桄榔木作鋤重子盈鋤鋤重之利如鐵中石盈刊唯中蕉
撰牧數物之相似如此皮中有如米粉者中作餅餌會
最又曰云都句樹似栟櫚木中出屑如麵可以啖出交州
洛陽伽藍記云昭儀寺有酒樹麵木得非桄
榔乎南史云扶南國有酒樹似安石榴採其花汁停
着甕中數日成酒醉人也木理有文理堪為握槊

十番四十二

局蕉名錄云其戲兩首王弟善容造梁天監中
始奉中土然以六賦云諸首馳馳館走有分曹並
戲此則吳時已有賦內警句云若乃位占列星城分偃
月或七縱而七擒或百犯而百伏又崔令欽六博云握
槊胡戲後魏書術藝傳云胡王有弟一人遇罪將殺
之弟從獄中為此戲以上之意言孤則易死其後遂入
中國世宗以後大盛於時有趙國李幼序洛陽丘何
奴皆善之梁武帝謂之婆羅塞戲胡謂六為條
數曰二為嘷嘷為令握槊之名皆將數也或妻云曹子
建為之蓋以俱魏同得罪於兄事迹相似因此誤訣
其心似騰心為名又溢䐈極矣其點油為香

泗絕勝擬栟山海經曰一名栟櫚也賢豆書云縛
唱國納縛伽藍唐言新也有佛帝迦迦作伽奢
草作也郭義恭又云醍尉史可為帝陶勝力
集記說帝一名豐舞奢

紅鹽

恩州有鹽場出紅鹽色如絳雪驗之即田
爐時染成差可愛也公路記鄭公愛云琴
湖池桃花鹽色如桃花隨月盈縮在張掖
西北隋開皇中常進焉一云十五日以前鹽井月
半以後苦也按鹽有赤鹽紫鹽黑鹽青鹽
黃鹽書抄云沈約宋書曰虜主彭城與張暢

十番四十三

語送白蓮赤鹽又郭璞鹽池賦云爛然漢明晃
赤霞赤是也又虞世南書云琴苦從朔方赦羊月
書云幸得無恙遂至徒所自城以西唯有紫鹽也
續漢書云天竺出黑鹽又北堂書抄引博物志云北
胡青鹽但以味色淳雜為不同耳黃鹽安西北涸
中有色如蠟燕菁草者鄭虔亦述成之自然國
之寶也夫鹽本草云牢肌骨去毒蟲明目益
氣戎鹽即方畢術所謂是也亦有如虎周官如印
博物志其又通典云九源歲貢印成鹽五屏貢鹽山一
本無上五字四十顆又水經云龍城池廣千里皆為鹽
而剛縣南大鹽方如巨枕者又南史云大同中外國有

獻鹽枕者如織荊楚記曰如石如水精狀者尚
史月支恒水下有真鹽色正白如水精鹵取蓄生又
非莫海所致者也

米䴵

廣州俗尚米䴵合生熟粉為之規白可愛薄
而復韌亦食品珍物也按梁劉孝威謝官
賜交州米䴵四伯屈啟其言屈豈今之數乎且
前朝短書雜說即有呼食為頭梁元帝謝
賜功德淨饌一頭或入啟字云瑤器白蒲金鼎流味蓱
含甜蕭味資石蜜又謝孝功德食一頭云天廚淨饌
菴羅法果又劉孝威謝賜屣僧餘福果食一頭云五
杏七桃靈氏仙棗 以魚為斛 梁科律生魚若干
斛 茗為薄為夾 溫貢若二百大薄又梁科律
薄若干夾云云 筆為雙為床為枚 搜神記云
益州西有神祠自稱黃石公祈禱者持一百錢一雙筆
一丸墨先聞石室中有聲便具吉凶不見形也南朝
呼筆四管為一床 梁簡文帝答徐摛一作摛書曰
時設書幌一作幔筆置筆床梁令云寫書筆一枚一
万字 墨為螺為量為丸為枚 陸雲與兄書曰今
送墨二螺 婦人集 殷夫子妻李與夫書云致尚書
墨千螺梁科律御墨一量十二丸皇后妃一量一百丸
蔡質漢宮儀曰尚書令僕丞郎月賜隃麋大

墨一枚小墨一枚宋元嘉中格傳書墨一丸限二千方
字 帋為番為幅為枚 湘東啓上荊武帝方幅箋
四百枚 簡文帝集 緗啓謹奉 紅牋二十番 陸倕有
謝安成王賜西蜀牋啓一万幅 梁簡文帝又云將送
紙三万枚答湘東王書也 會最云晉宋間有一種紙或一
幅長丈餘言紙如上抄之世謂傳帝又云張載帝銘
並称紙為番一作幡紙字從糸蔡倫作紙從氏巾
布為端 梁祖傳布五丈度曰一作四取薄布二十足
為一端 錦為兩 王儉曰其錦二兩端為一兩一兩足二
丈為端也左傳云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注錦以二丈雙
行故曰兩三十足是也 衣為裁 陸倕謝安成王賜衣一
衣二裁 沈約有謝葛衫二裁也加衣衫 衣為緣 梁湘
東王啓云蒙賚持金涯細衲袈裟一緣忍辱之鎧
安禪九種功德之福顙悅全生 奴為頭 簡文帝書言
安吉王餉胡子一頭云方言吳俗相有可觀山高海
深寵在其兒梁科律會文云奴一頭婢一頭 麝為子
蠟為鋌 麝香如千子蠟如千鋌齊建武四年事
檳榔為口 胡桃為子為口 陸倕謝安成王賚
檳榔二千口又謝胡桃一千子又沈約謝賜臣交
州檳榔千口云龍編嘉貢爾包遐遠 其事
不可備論今高州多採諸為麻新絕冒
冬味極芳美方言云大謂薯蕷為儲是也

又有都揺国土多百合亦有取根以為粮者事具會要本草云署蕷一名山芋山海經云景山名藷蕷異江南單為藷諸有輕重也其法揉擣去外皮磨之曝乾為粉臨用時亦取諸處取濾者澄之如麪法瓊州溲為湯餅類之推又云葛苋今去黑皮以為粉作湯餅甚光滑 一本此段在上文麻麪下

食目

韶州菜有蕪菁郡人採之為菹脆而且甘不失其中味也 方言蘴蕘蕪菁也陳楚之郊謂之蘴齊魯之郊謂之蕘關之東西謂之蕪菁趙魏之間謂之大芥 郭璞注蕪菁蘇 江東音嵩 又云紫華者謂之蘆菔 俗呼溫菘 菘花大根俗呼為雹葖 按顧啓期婁地記曰薛山昔有薛伯道居此山不知何時人好稼植緣海散蕪菁子今海邊尚有此菜云伯道所種又按司馬相如凡將篇謂菁當門 證俗音吳小學篇曰芴 音勿 菁會家云以子種江南種變為菘菘子黑蕪菁子赤也又據南朝食貨中有芥子醬盧菔根菹菘根藏之類是江南為菘驗也證俗音云小學篇作菘 今番禺唯韶州産蕪菁林檎木瓜 廣志云一名黑琴似赤柰 齊人要術曰林禽堪為麨 尒雅曰楙木瓜也 賈思協云凡書厨 一作櫥 中安麝香木瓜即魚蠹無 韶州出栗子 形味俱劣一年栗方熟群雞鴨主吸食俱尽 賓州出梨梨大如拳有類浙東成家梨可蒸而食乃皮厚而硬又非哀家梨也 緖陽成家出此梨因以為名 世說云桓南郡玄每見人不快輒嗔曰君得哀家梨當復不蒸不食 旧語秣陵有哀仲梨甚大如升入口便消言愚人不別味得好梨而蒸食也 廣之人食品中有團油飯 凡力足之家有産婦三日足月及子孫晬為之餅 以煎蝦魚炙雞鵝煮猪羊羊雞子羹餅灌腸蒸脇菜粉餈粔籹蕉子薑桂鹽豉之屬裝而食之是也 䘓 音 說文云羊凝血也 音口紺反 今廣人主以五味酢食之 按證俗音云南謂凝牛羊鹿血為䘓以鹽鼓之消酒也 蟻子醬 蟻醢也 今山源間有蟻子於茅根下為窠者收卵為醬也 老鹹虀 採老菜以餅和鹽藏之一如常法有入蕉心者其甕埋於池塘間至三年菜色如金土人所重 蛤腱 埋如常法 韶蛙也周書腐草為蛙陶注本草青脊者曰土鴨黑者南人呼為蛤子南史下彬為蝦蟇賦云

吉芬堂

文芸堂

紆青拖紫名為蛤魚以諷令僕漢書言鄠杜
之間水多蛙魚人得不飢又宋書張暢弟為猘
犬所傷醫云食蝦蟇可愈而弟有難色暢先食
而弟食果能愈疾即知前古之人食蛙久矣又
衛汝傳蝦蟇無腸龍蛇屬也抱朴子云万歲者
頷下丹書八字南史丘傑列傳又云蝦蟇有毒
夢中得三丸藥後服之下科斗子数升博物志所
謂東南之人食水産有蟾蜍蛤螺蚌之為珍異不
覺其腥臊今按蛙惟性熱甚補人人有折其足於
瓶中以水養之不三五日其損如故亦有以之蘇適
食者是也 犢牛頭 南人取嫩牛頭火上燂
過 證俗音燂去毛為燂似廉反 復以湯毛去盡

作重根再三洗了加酒豉葱薑煮之候熟
切如手掌片大調以蘇醬椒橘之類都内
於瓶瓮中以泥泥過煻火重燒其名爊會愚
曾於衡州食熊蹯大約滋味小異而不能及
又按南朝食品中與肉法與即寒也先以猪
肥者臘月殺之以火苐燒之令黃煖水梳洗削刮
令净剔去五臟猪肪爊取脂觸方五寸令皮肉相
兼者水令淹没於甕中炒之肉熟水盡更以向所爊
肪膏煮肉脂一升酒二升塩三升令脂没肉緩火煮
半日許漉出甕中餘膏瀉肉甕中令相淹食時

水煮令熱切 云齊民要術 調和如常法肉尤宜新其二
歲肉未堅爛壞不堪作 又有洭 音經 入江字 脂煎
肖法 方言熬聚炒備火乾也 熙字崔寔四
民月令作 史妙古文可字作 模備火字詁訓音 平力
反 聚又書此爈字 脂炙 糟 骹炙毛法 戶戟反 魚
白藥 蒲脆法 音藥 煮也 顏之推云瀹白煮肉
爾雅注作灼字合豐鵝合豐白肉寒出毛煎
魚臆臉 盧減反 臆臉法用猪腸經沸湯出三寸斷
之決破細切熬之與水沸下豉汁 米 薑椒胡椒
又小蒜下塩酢蒜子細切血倂莫與之早與血則變之
下淩蕈有燂臛 乃古人所鶏鴨 之類也 薄

夜餅用鶏臛 曼頭餅 齊人要術書上字束晳
餅賦此撫頭字 雀喘餅 用酢 稼丸餅 渾沌
餅 要術書上字廣雅曰餛飩也字苑作餫飩
顏之推云今之餛飩形如偃月天下通食也 夾
餅 安寒食也時 肉夾負心羅脂麦者 糖蟹蛋法 田
礼蟹蝟音敕九月中取母蟹著水分令湯損
及死一宿腹中淨久則吐黃吐黃則不佳 先煮
薄飴 飴餳也 著活蟹冷糖中一宿煮蓼湯和白塩
極鹹待冷甕盛半汁取糖中蟹内著塩蓼湯
汁中便死 蓼宜著少多則爛 泥封二十日出之舉蟹
脐著薑末還復脐如初内着甕中百箇一器還以

前塩豉汁澆之令沒密封勿令漏氣便成矣忌風出
則壞而不美 蒸炙牛脏 戶埋反老牛脏厚而
脆刬穿痛蹙令聚逼火急炙令上劈裂然後刬
之則脆美若撥令申舒微火遂炙則薄而且肕不
堪矣 經云 骶丸炙 如彈丸炙煮之 皮腩馬腸
鹿尾尺炙筒炙衡炙法 鹿角菜 菹也 紫菜
菹 爛腪 盧龍時舒云云 葛鑽 說文云鑽今呼
美和飦為之 水波飥 要術云立秋毋要食煮
餅及水波餅 餅唯酒引餅入水爛沒得水雜滴
也 又果贏合子有寒具 證俗音麵麵肉圖呼為
環餅亦呼寒具鄭玄注周官有寒具未知是麵

一茹堂

麩 盂力田反力走反 百支壹反 𪌉 餅黃芳 鐵
急 乾糒 餡餳 說文云熬稻餦餭也音散專但反
廣雅粰梳也 證俗音云今江南呼饊飰已煎米以糖
餅之者為粰梳也者浮流 曰炓脆赤䭃寒果
胡麻糖 雀頭糖 糜蕈 兒目 蜜槓柳 周成雜
字曰槓柳果也似螺可食 益智 甘蕉 甘欖根
緣海蕃今理文崖高潘州以糖煮嫩大腹檳
柳辯州以蜜漬益智子食之亦甚美 按
字苑雜蔵果也音素感反顔之推曰今以蜜藏
雜果為糅 又有都念子花似紫蜀葵實如
軟棗拾遺云甚甘美益人隋朝植於西

苑中印度出那核婆果大如冬瓜熟則果赤
剖之中有十小果大如鵝卵更又破之其汁
黃赤其味甘美或在樹枝如卵果之結實
或與樹枝君伏苓之在土又波斯那果葉
長五六尺果堪食狀如人手樹高丈五葉
堪作食草又類那婆果生擲後大如石
瓮味甚甘食之便醉九日而蘇見會稽也思
又思東晳餅賦 餶飿 當青部飿 餣爛頭
之推云今內國餶飿油蘇者之江南謂蒸餅
為餶飿未知何者合古也 餗 餅 國語云主孟
啗我餗字林曰餗肴也音大濫反之推又
云今內國猶言餅餗方言江南有鹿餅餗
及臛之類又韓肉本注出韓國為之如羹
而少汁加酥也 嬾 女字林曰饡女也音乃管
反證俗音云今謂嬾也後三日餉食為
餪也

一茹堂

膳菜
膳菜五六月生於田塘中葉類茨菰根如
藕梢其性冷土人採根為鹽菹食之或
云膳郭子橫云五味草初生味甘花時
時酥食之不使人睡亦名却膳草又神異
云四味木一名如之何其實有核形如棗子

長尺五尺（一作寸）金刀割則苦竹刀割則飴木刀割則酸蘆刀割則辛此說小類五味草也（又御覽引顧凱之啓蒙記曰如何隨刀而改其味也）

水韮

生於池塘中葉似韮有二三尺者五六月堪食不葷而脆得非龍介蘿乎郭子橫云龍池苑有長七赤者字林云發（音嚴）水中野韮也又芩（音吟）見字林似蒜生（水中）鄭虔云蕟辛陰國河西長二尺塞北山谷間●多孝文韮軍人食之（周孝文帝所植）如渭水源諸葛亮韮亦諸葛所種也（鄭虔）善長又云平樂村五六里至東亭柱北山甚高峻上合下空東西廣二丈許高起如屋中有石床傍生野韮人往乞者神許則●風必從之方可摘也如過越不經而摘者有咎盛（發之荊州記亦具大小異）

蕹菜

葉如柳三月生性冷味甜土人織葦簰長丈餘闊三四尺植於水上其根如萍寄（水）上下可和畦實也陳藏器又云蕹菜味苦平無毒主解胡蔓草毒胡蔓即冶葛也（本草云鉤吻又名冶葛用蕹菜汁解之南州異物志俚獠呼野葛為鉤挽鄭廣文又曰人自殺求死者取一二葉手挼汁出飲之半日死羊食苗大肥亦如巴豆鼠食則肥乃物有相伏如此）者先食蕹菜後食野葛二物相伏自然無苦取汁滴野葛苗當時萎死（廣州記曰菜水中生以為筏土人重之）愚按廣之菜有掉（芋林擗辛菜也）東風（廣州記菜陸生置肥肉作羹味如酪香氣似馬蘭又左思吳都賦東風謂狀是也）苽（音義風土記苽香菜根似茅根蜀人所謂蘭香也越絕書載山越王句踐種蕺）蒟（音●●也荻苗也東觀漢記王莽末南方枯旱民餓群入野澤掘鳧茈而食）之類無足奇者是不復遍錄吳志曰孫晧時有賈（人）買菜生高四尺厚三寸分如琵琶形兩邊晧以為平慮晉安帝紀曰義熙二年有苦蕒菜生揚州（中興書曰草●是後識歲征伐民人稍苦苦蕒苦也）國初健達國獻佛土菜一莖五葉葉赤中心（黃）正黃而葉紫色泥婆羅國獻波稜菜葉類紅藍實似蒺藜火熟之能益食味醋菜狀似慎火葉闊而長味如美酢絕宜人味極美

雞皮竹笋（竹籜●子●）

湘源縣十二月食斑皮竹笋，滋味與此中七八
月笋筍小類，但甜脆過之，諸笋無以及之。
吳錄云：馬援至荔浦，見冬笋名曰苞笋，
其味勝於春夏笋也。即鷄脛竹笋。博物志
曰：斑皮竹，洞庭之山，堯帝之二女以淚揮竹，竹
盡斑也。爾雅曰：笋，竹萌。說文曰：笋，竹胎。詩
義疏云：笋皆四月生也。巴竹笋八月生，篃音媚
竹笋冬夏生。永嘉記：含隋竹笋六月生。篃
竹譜：棘竹笋，食之落人鬢髮。愚按：山海經：竹
生花，其年便枯。六十年一易根，必結實而
枯死，實落土復生，六年還成町也。竹譜曰：竹

十文蕃堂

不剛不柔，非草非木，箭以必六十年復䌹亦六
年是也。凡種竹正月斵取西南根，東北角
種之。竹性向西南引也。齊民要術曰：諺云：東
家種竹，西家治地，故也。南中有以竹為刀錯
子者。錯子即篦愚䈪力刮切又音串。竹皮為之
錯指甲，利勝於鐵。機巧李衛推助云：如
小鏡，復以特水洗之，如初刀子。竹裴淵
廣州記云：石林竹勁利，削為刀，切截象
皮如截芋也。公路按：襄州宜城縣木香村
有莊，咸通初忽生異竹，第一年生九竿，第
二年生七竿，今來歲藏有也。作深梔黃色

每節及枝上並抹綠斜錢，其笋甚美。按
顧凱之譜中亦無說。處異苑曰：東陽留
道德元嘉四年於竹林忽生連理，野人
無知，輒野人無知謂之為禍，伐殺之。公
路乾符初經過夏口，時有人獻合歡笋，於書
公尚書著自一本分為兩岐，長二尺餘，乃
竹笋之瑞也。公命公路為七字句歌之，詞繁
不載。愚傳聞貞元五年秋，番禺有海舡
鹽禁者，逃罪於羅浮山，深入至第十三嶺
山有十五嶺，四百三十二峯，九百八十三飛泉，水洞府
也。遇巨竹百千萬竿，連亘岩谷，竹圍二十
一赤，有三十九節，節長二丈，即由梧類也。海

文蕃堂三

戶因破之為篾，會罷吏捕，遂逃之而歸
時有軍人獲一篾，以為奇者，後獻於刺史
李復。復命陸子羽圖而記之，亦資耳目
之事，一也。舊記云：李公嘗謂門生廣州
桑亭翁羽曰：夫視聽之外，經籍未錄，不合有
而有者，不知其極，況茲竹載在圖記，不足
奇也。漢太尉許慎說文有長節竹謂之
䈺音鍾，一本作䈺。得非羅浮山龍鍾之義
耶？桑亭翁前席而言曰：頃天寶末有韋
長史虛舟寓於廬山谿，布泉時夏月多

雨見瀑布之中流出一桃葉闊五寸長赤
二寸至德初徐正字凝於海鹽縣白塔山
沙渚之上得一桃羹核片可貯一升米則知
草木在山海之間有瑰形殊狀者多矣又
若决明愼火在中原為蘇蔡葵莧之
屬若生嶺嶠南山澗無非高樹蔽有
千歲者經二赤圍彼不異

北戶錄卷第三

萬年縣尉段　公路纂

登仕郎前守京兆府參軍崔龜圖注

無核荔枝

南方果之美者有荔枝段用擺支衛洪七開曰
蕭姚龍目椰子檳支作此字梧州火山者夏
初先熟而味小劣其高潘州者最佳
五六月方熟有無核類雞卵大者其肪
瑩白不下水精性熱液甘乃奇實也又
有蠟荔支作青黃色亦絕美南越志
云荔枝洲有焦核黃蠟者為優故廣
州記曰荔枝如雞卵大殼朱肉白五六月
熟核若雞舌香陳藏器曰荔枝樹如
冬青實如雞子核黃黑似熟蓮子實
白如肪甘而多汁百鳥食之為肥極宜人
廣志云焦核胡椐此家美次有鼈卵焉
其樹自合抱至數圍大者材中梁棟其
堅即怯一作去隨性等本無以加也嶺中荔
枝纔尺龍眼子方熟大如彈丸皮褐肉白
而味過甜俗呼為荔枝奴非虛語耳修
文殿御覽云龍眼子一名龍目左思蜀都賦云
旁挺龍目側生荔枝也又西京雜記曰尉佗

獻高祖鮫魚欐枝高祖報以蒲桃錦四
疋

變柑

新州出變柑有苞大於斤者但皮薄如洞
庭之橘餘柑之所弗及傳云本自高要移
植不數百里形味俱變因以為名論其美
真所謂厥苞橘柚精者曰柑見郭璞讃又
馬援好事至葛浦見冬筍名苞筍上言禹貢
厥苞橘柚疑即此也亦如踰淮為枳乃水土
異也愚按呂氏春秋果之美者江浦之橘
箕山之東清馬之所有櫨橘焉說文櫨
橘柚也又郭璞曰蜀中有給客橙即櫨橘
冬夏花實相繼風俗記曰柑有黃者赭
者赭亦謂之胡柑今之多引江陵千樹橘
為木奴事比漢書云其人與千戶侯等㠯
襄陽記李衡為丹陽太守衡密遣十
人於武陵龍陽洲上作宅種柑千樹臨死
勑兒曰汝母惡吾治家故窮如是吾州里
有頭木奴不責汝衣食歲上一疋絹亦足
用耳吳末衡柑成歲得絹數千疋據此非
橘明矣據韓詩如蘇林要海御覽貫思協皆
列在貴柑門中愚又按諺云木奴千無凶年

要術云蓋言果實可以市易五穀此即木
奴之號果之都稱者也

山橘子

山橘子冬熟有大如土瓜者次如彈丸者皮
薄下氣晉宋多之南人以蜜漬和皮而食
作虎珀色滋味絕佳豈比漢人之吳合皮
咲橘以為笑也其葉煎之和酒飲亦療
氣神驗愚憶王壇臨海異物志曰雞橘
子如指頭大味甘永寧界中有之又[illegible]淵
廣州記羅浮山有橘夏熟實大如李又云
羅浮有壺橘十種豈其一歟廣州記又云荔
枝豈柿球果之上今有枸櫞皮實椰子實皆
奇味也異物志枸櫞實似橘皮不香椰子去
其外皮及殼有白膚食之如比中生胡桃味又有白
漿如乳人亦食之謂之椰子醬異物志曰椰子有如兩
眼俗人謂之越王頭南人取為瓢子杓子等
晉拘櫞子即交州黃淡子橘柚類也

橄欖子

橄欖子八九月熟其大如棗廣志云有大
如雞子者南人重其真味一說香口絕勝
雞舌香詩義疏梅亦可含而香口又廣州康董
亦可香口亦堪煮飲之能解酒毒法剝去兩邊

煨過黄之甚香美其樹聳抜其柯不喬有
野生高不可梯但刻其根方數寸許內鹽於
中一夕子皆落矣今高京有銀杭樹槐
子生於銀坑之側相傳是為蠱之家昔掘地
遇錫於此細長文味美於諸郡產者其價
亦貴於常者數倍也愚按南越志博羅
縣有合成樹樹去地二丈為三衢 山海經云
四衢東向一衢為木威南向一衢為橄欖西
向一衢為文王 與徵廣州記云木威高大子如橄欖
而堅削去皮以為粽 廣志書此橄欖字南州異
物志作此橄栢字陳藏器云其木主鯢魚

文始堂 一

毒此木作楫撥著鯢魚皆浮出其相畏如
此人中鯢魚肝子毒必死也

山胡桃 一名白楊梅以

山胡桃皮厚底平狀如檳榔其人如扶容頭
味次陰次陰平樂遊胡桃別作杏膏香
但不耐停耳廣志云陰平胡桃皮脆急投
之即碎其瓣蔓皆見柳州陰謝樂遊胡桃
云胡羯奔逃吉之先見者也鄭處又云山胡
花無穰實心磨之可為印子攝說即非南
山中胡桃也

白楊梅

楊梅葉如龍眼樹冬青一名杌 音求潘
州有白色者甜而絕大鄭公虔云越州
容山有白熟楊梅莱名苑云東興縣有
大雞卵楊梅博物志云地有楊梅章
名則多又作生楊梅得非誤耶南越志安
章縣 安章一作安 白蜀多楊梅求之曰
白蜀去章矣 吳興記曰故章縣北有石蓹
山出楊梅常以貢御張華所謂地名章必
生楊梅蓋謂此也

徧核桃

占畢国出徧核桃形如半月狀波斯取

文始堂 三

食之絕香美極下氣力比於中夏桃仁療
疾不殊會宗云徧桃仁勃律国尤多花
敷紅色郎中解忠順使安西以羅蔔
摔接之而生桃仁肥大其桃皮不堪食離
忠順郎中使安西以異木枝挿蘿蔔至一此皆
活又吐谷渾有桃如一石甕大者貞觀一千
一年十二月十一日以遠夷各貢方物其草木
雜物有異於常者詔所司詳錄焉葉
護献馬乳蒲桃一房長二赤子亦稱
大其色黃紫康国又献金銀桃詔令
植於苑圃

紅梅

嶺之梅小於江左居人採之雜於豆蔻花漏蔻花白色穗尖微紅南方草木狀作漏蔻樹子大如李實二月花七月熟出興古書此字又引欣期交州記蔻實廣志作豆蔻高字也枸櫞子朱槿之類顏之推云枸櫞子似橘大如飯筥筥音呂字林音矩櫞音全又按梁朝上饌櫞萸合子內有粮櫞是也又朱槿四月開時常有炙可食比蕣一名槿一名櫬莊子云朝菌又張華云君子國多蕣花之草朝生夕死和鹽曝之梅爲槿花所染其色可愛今嶺北呼爲紅梅是也又有選大梅刻鏤瓶罐結帶之類取棹汁漬之棹木葉也烹煮其葉爲煎南人呼爲棹汁按梅有紫花梅同心梅麗支梅品第絕多亦稚甘脆按鄭玄虞云婆弄迦木出烏萇國發地叢生葉大如掌花白而細絕芳香子如升大花披之時人即雕畫莊彩承花候其子長將薄中即破而取之丈彩粉煥與畫灌相類便以獻王亦猶中國鏤梅諸國所無也

五色藤筌蹄

瓊州出五色藤合子書囊之類花多織走獸飛禽細於錦綺亦藤工之妙手也次盧亭盧亭即盧循之苗裔也紉白藤爲茶器新州作五色藤筌臺皆時之精絕昔梁劉孝儀謝太子五色藤筌蹄一枚云炎州采藤麗窮綺縟得非筌臺歟筌蹄語訛歟按侯景篡位着白紗帽而尚青袍或予杭揷髻於牀上常設胡牀大業記帝九月自北塞還東都賜文武各有差改胡床爲交牀改胡瓜爲白露黃瓜改茄子爲崑崙紫瓜也及筌蹄今海豐歲貢五色藤鏡匣一筌臺一是也又本行經云河龍女名足連奈耶上太子寶筌提太子坐之食乳糜已擲鉢河中天帝取以供養以立鉢節佛經又云太子第七日日筌蹄坐受牙輿耶輸施指印環云云

香皮紙

羅州多棧香樹身如柜柳其花繁白其葉似橘皮堪爲紙土人號爲香皮紙作灰白色文如魚子牋今羅辨州皆用之三輔故事云衛太子以紙蔽鼻前漢已有之非蔡倫造也蓋蔡倫善也不云創也又和熹鄧后貢獻者斷歲時

但供紙筆而已然則其用久矣但不知何物為之按
王隱晉書曰王隱荅華恒云魏太和六年河間
張揖上古今字詁其中部云紙今帋也古之素帛
依書長短隨事截絹放數重沓即明幡紙字
從糸此●形声貧者無之●故路温舒截蒲為牒
也和帝元興元年中常侍蔡倫剉擣故布●網抄
作帋字從巾又是其声雖同糸巾則殊不得言
古帋為今帋又山謙之丹陽記曰平準署有紙
官造紙古以縑素為●書記又以竹為簡牘其
貧諸生或用蒲為牒也瑤山玉彩亦其小不及云云
桑根竹莫紙 桂州出之 松皮紙 日本國出 側

理紙也 側理陟釐也後人訛陟釐為側理即
昔之事見張華又爾雅曰苔石衣也又名石髮也江
東食之又瑤山玉彩載隋薛道衡詠苔紙詩
云昔時應春色引綠泛清流今來承玉管布字
轉銀鈎又晉謝康樂山居賦云剝芨 音及
巖椒言芨皮可為紙未詳其木也又扶桑國
在中国之東二万里其土多扶桑木故以為名扶桑
葉似桐初生如笋国人食之實如梨而赤績其皮
為布以為衣亦以皮為帋齊永元二年其国有
沙門慧深來至荊州者 其香即會最沉香青
木鷄骨馬蹄棧香黃熟香同是一樹如一

木五香根檀節沉子鷄舌葉藿膠薰
陸也 金樓子云衆香共是一樹又俞益期牋曰衆
香共一木又諸經云屡燒香左右令人覡正
故隱居云沉香薰陸夏月常此二物梁簡
文時扶南信有沉香一波羅丁云婆羅丁五
百六十斤也案梁湘功德經云牛頭旃檀
芎藭鬱金龍腦沉麝丁等以為湯置
淨器中次第浴之及旃檀云王有疾醫
須旃檀汁旃檀枝葉根莖除一切疾 本草
云白檀消風熱腫又無名詩集武舍之中行云
氍從何等來氍毹氍毹 衢樓榻登四音 五木

香罽 俗書云罽毛氍也毛布也音此字又通俗
文織毛褥也[illegible]云大秦國五色毛罽織成青黃
白黑緑紫紅絳金黃縹留黃十種氍毹又通俗
云白氍毹細者謂之毾㲪又漢書曰毾㲪施之承床
之前小褥之上也又異苑云 沙門支法存有八赤沉
香板林有八尺氍毹作百種形象体勢 迷迭 迷迭
香大秦出魏文帝曰余種迷迭於中庭嘉其楊條
吐秀馥有芬香又陳琳賦曰方碧葉之阿那錯綠
葉之蜿蟺 艾納 艾納出縹國此香燒之斂香氣
能令不散直上似細艾也 及都梁 都梁香荊州記
都梁縣有小山山上清水淺中生蘭草俗謂之都

梁即以縣名焉唯交州異物志云蜜香欲取先斷其根經年外皮爛中心及節堅黑者置水中則沉是謂沉香次有置水中不沉與水面平者名棧香其最小麤者名曰槧木香佛經所謂沉香者也又南越志謂之香木出日南也

抱木屧

抱木產水中葉細如檜其身堅類柏雖根軟不勝刀鋸令潮州新州多刻之為屧或油畫或金漆其輕不讓草屧齊民要術[illegible]著並堪為屐師長者皆著木屐嫁女始嫁漆畫為屐五采為系又案梁武小說介子推逃祿隱跡抱樹燒死文公拊木哀嗟伐而制屐每懷割股之功輒俯視其屐曰悲哉足下足下之稱將此起也按翻法師書云櫟一名水松生水中無枝形如笋亦曰松抱今為屧者是也又陳周弘正謝賚漆松抱屧啓曰比蒙此惠錫使得輕舉

紅藤簟

瓊州出紅簟一呼為笙或謂之籧篨亦謂之行唐方言曰簟宋魏之間謂之笙或之籧曲自關而西謂之簟其粗者謂之籧篨行唐似籧篨直文而粗自關而東周洛楚魏之間謂之倚佯佯音陽也南越志云桃枝竹南人以為笙郭璞曰簟以為寢枝以扶危又簡文帝集有謝桃枝笙竹席梁沈約謝敕令仲文秀橫訂吏黃法先輸六赤笙四十領其色殷紅瑩而不垢或云染藤所製衣編織精華又不如溪鶒紅席

海中溪鶒山去餘桃岸千餘里上有女冠道士四五百人學道梁時遣使獻紅席此草者紅鶒居其下故以為名耳笙散卧簟簡文帝謝啓云菊茵笙多品藻湯雜名椰子笙席亦有卧席具吳均集又沈約謝賜大甲笙卧簟竹帖蒲褥筍席王儉贈宗測見南史巾卧簟月支毛席陸倕集有流黃簟象牙席西京雜記會稽供御竹簟世號為流黃簟神仙傳淮南為八公設象牙席以為優劣數

方竹杖

澄州產方竹體如削成勁健堪為杖亦不讓張騫邛竹杖也其融州亦出大者數杖正聲集云南方有方竹杖白蟬噪其上隙有節箨錄之又海晏地名出方竹體堪為杖高潘州出手杖[illegible]柱杖小類其多通有疎節竹丘宗[illegible]傳道多以為杖皆奇物又按會宗

云漆川通竹直上無節簡空心也

山花燕支

山花叢生端州山崦間多有之其葉類藍其
似蓼抽穗長二三寸作青白色正月開土人
採含苞者賣之用為燕支粉或持染絹
帛其紅不下藍花作燕支法採花於鉢中細
研着少水以生絹摝取汁於通油瓷瓶中文武火煎
之候花浮上旋掠取於生絹中瀝乾用如常燕支法
云云博物志有作黃藍烟支法通典云今漢中
歲貢桃花百斤燕支一升 習鑿齒與謝侍中
書云此有紅藍足下先知之否北方人採

大畜堂

取其花染緋黃挼一作案其上英鮮者作烟
支婦人裝時用作頰色作此法大如小豆許
而案令遍色殊鮮明可愛吾小時再三過
見烟支今日始睹紅藍耳後當為足下致
其種閼叔名妻閼氏言可愛如烟支也閼音
烟氏字音支想足下先亦作此讀漢書也西
河旧事歌曰失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
支色山使我婦女無顏色 又鄭公虔云石榴花
堪作烟支代国長公主睿宗女也少嘗作烟
支棄子於階後乃叢生成樹花實敷芬
既而嘆曰人生能幾我昔初笄嘗為烟支棄

其子今成樹陰映瑣闥豈不老乎 鄭公虔云
塗林花有五色黃碧青白紅如杏花漢東海都尉
于吉獻一株花雜五色云是仙人杏今嶺中安石榴
花寔相間四時不絕亦有紺色 古今注云燕支葉
似薊葉花似蒲公出西方土人以染名為燕支
中国人亦謂之紅藍以染粉為婦人面色謂
之烟支粉 博物志云張騫使西域還得大蒜安
石榴胡桃蒲桃沙葱苜蓿胡荽黃藍可作燕支
也 紅花亦出波斯疎勒河祿国今梁漢家上歲
貢二万斤於織染署

鶴子草

大畜堂

鶴子草蔓花其花麴塵色淺紫葉蒂如柳
而小短當夏開南人云是媚草甚神可比
懷草夢草以蒲畫緇入地夜乃出亦名夜懷
草傳之則懷夢之吉凶立驗也漢武思李夫人
東方朔乃獻一枝帝懷之夜夢夫子因改此名為
懷草也 夢芝 習鑿齒襄陽耆舊傳曰楚王夢一
婦人曰我夏帝之季女也名瑤姬未行而死封於巫山
之臺精魂為草摘而為人之媚而服焉必與夢期
家在宜城縣 採之曝乾以代面靨形如飛
鶴狀翅羽觜距無不畢備亦草之奇者 草
蔓上春生雙虫常食其葉土人收於奩粉間

飼之如養蠶法雖老不食而蛻為蝶蝶赤
黃色女子佩之如細鳥皮號為媚蝶郭子橫
記勒畢國獻細鳥以方尺玉籠盛數頭形
大於蠅狀如鸚鵡聲聞數百里之間如黃鵠
鳴也國人以此鳥候日暑亦曰候日虫帝得之
旬日飛盡明年有細鳥集於帷幕或入衣
袖一作或人承之以袖因名蟬衣宮內嬪御有鳥
集其衣者輒蒙愛幸至武帝末稍稍自
死人服其皮者多為丈夫所媚余訪花子事
如面光眉翠月黃星靨靨[illegible]其來尚
矣面光無名詩序集月黃星靨[illegible]
[illegible]月見花後[illegible]口註[illegible]也
然事之相類者見拾遺孫和悅鄧夫人常
置膝上和月下舞水精如意誤傷夫人頰流
血染袴和自舐瘡太醫曰得獺髓雜玉及
琥珀屑當滅痕下購百金有富春漢人言
獺神物也敵則逃之伺祭魚時有鬪死於穴
者枯骨可合玉舂以獺髓和乃作琥珀
太多痕未滅而頰有赤點細視之更益其
妍諸嬖妾要寵者以丹青點頰而後進幸
又宋武帝壽陽公主人日梅花落額上成五出花拂之
為梅花粧也又[illegible]書曰以丹注面曰的的天子諸侯

有群妾者以次進御有月事者止御不口注此於面
一說上官昭容自製花子以掩黥處昭容儀
文孫名婉兒天后時忤旨當誅惜其才不殺而黥
之又云天后每對宰臣令昭容臥於床裙下
記所奏事一日宰相李[illegible]對事昭容竊
窺上覺退勅怒甚取甲刀劄於面上不許拔
昭容遂為乞拔刀子詩有集二十卷詩在集
中玄宗時收其詩筆集之命張說為序據集
賢書事云舊書宣宗書皆進副本無副本者則
促功寫進後亦不能守其事如上官昭容舊無副
本因宣宗使進正本庫中今闕此書矣後為
[illegible]以花采裝也
越王竹
嚴州產越王竹根於石上狀若荻枝高赤餘
土人卯其色用代酒籌又有沙筋產於海
島間狀如蒜菜春吐黃花其心若骨可為
籌亦勁直採者須輕步拔之不爾聞人行
聲則縮入沙中了不可取陳藏器云越王餘
算味鹹生南海如竿子長尺許異花云晉
安有越王餘算美白者似骨黑者似角昔
云越王行海中作籌有餘棄於水遂生
焉臨海水土異物志曰越王笑如竿[illegible]長赤

餘生海邊沙中見便取之即可得心中存者後來
取則亡沖沈懷遠云東海中筋洲洲上故筋
無極連艇取之不盡世中好失筋言天下筋
悉歸於此乃驚耳之說也

無名花

廣州之南數百里有蔓草生一葉白華片
大如掌子亦有小片者葉綠色初夏開說之
爲褥媆花恬然特異過問土人莫有知者惟
普華堂主樓法師山居時法師慧約字德素
華國海也有一野嫗手持一樹植之於庭云是
積雲樹也 所植樹歲久紛芳盤踞花有一鳥身亦
[illegible]上騰北道里記云木龍寺寺有
三層磚塔高丈餘塔側生一大樹縈紆至
塔頂枝幹交橫上平容十餘人坐枝杪四向下
垂團團如稻子帳經過莫有辨者梁武帝
曾遣人圖寫樹形還都大体屈盤似龍因
呼爲不盡龍樹又謝惠連日奇草曰仙人草序
云余之中園有仙人草焉春穎其苗夏秀其
英秋百身實冬無凋色可謂四時而不改者也
既嘉其名而美其實聊筆于有詠焉以擬述
大業記又龍人莧如長樂萬歲蕭許蔣葉羅花
花似鷄鶩而大者徑五六寸交梁伍安貧武陵記
云巴陵郡西有寺寺房廊沐下忽忽有虫象僧
移屋避之晚更滋茂莫有識者外國沙門云
是波羅蜜樹常着花細白永嘉四年忽
生一花狀如芙蓉推其靈異未詳是也 又金樓
子云孔子家中有樹在魯城者百數皆異樹也 然小說
云簡文初不別稀余今不分此亦何恥矣

指甲花

指甲花細白色絕芳香今番人重之但未詳其
名也又拘耶悉弭花白末利花 紅者不香 皆波
斯移植中夏如毗尸沙金錢花也本出外国
[illegible]大同二年始來中土今番禺士女多以彩縷
貫花賣之是詳末利乃五印度華名佛書
多載之貫華亦佛事也又扶南傳曰頓遜国
有區撥花葉逆花狗致祭花各遂花摩夷
花燥而合香末以粉身蘇唐初罽賓国獻俱
物頭花丹白相間香氣遠聞伽失畢国獻
泥樓鉢羅花如荷葉缺圓其花色碧蕊黄
香聞數十步皆中国無者

相思子蔓

相思子有蔓生者 本草拾遺云相思子樹高丈
有文字赤黒間者佳又羅浮山記增城縣南興溪之
側多相思樹号相思亭送行之所贈也其子切紅

葉如合歡依蘺障而生合歡傳物志蠲忿古今
注云嵇康之合前一名合昏亦名夜樹與龍腦相似
宜能令香不耗南人云有刀瘡者血不止痛甚者
取其葉熟搗厚傅之即愈干寶搜神記云
大夫韓憑娶妻美宋康王奪之憑怨王囚之
憑自殺妻乃陰腐其衣王與之登臺自
投臺下左右攬衣衣不中手遺書於帶願
以屍骨賜韓氏而合葬王怒弗聽埋之令冢
相望宿昔有文梓木生二冢之端根交於下枝
錯其上又有鴛鴦雌雄各一恒在樹上宋王
哀之因號其樹爲相思樹 詳見本文

睡蓮 一作瑞

睡蓮葉如荇而大沉於水面上有異浮根菱
耳其花布葉數重不房而蘂凡五種色
當夏晝開夜縮入水底晝而復出於水面也
與夢草晝縮入地過夜即復出一何指背
夢草似蒲色紅即方朔獻武帝者 孫容嵇思容
當遺水仙花數本如橘之於水器中經年不萎也

北戶錄卷第三終

桂林風土記一卷

（唐）莫休符撰

清初鈔本（四庫底本）

桂林風土記一卷、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唐莫休符撰。休符里貫未詳。作此記時、在昭宗光化二年、休符以檢校散騎常侍守融州刺史。其終於何官、亦莫能考也。此記新唐書藝文志作三卷、今存者一卷。卷中目錄四十六條、今闕火山採禾二條、蓋殘闕之餘、非完書矣。朱彝尊曝書亭集有此書跋云、閩謝在杭小草齋所錄、傳藏徐惟起家。跋稱獲自錢塘沈氏、是洪武十五年鈔傳。此本小草亭題識及洪武年月、與彝尊所言合、蓋卽彝尊所見本也。彝尊跋又稱中載張固盧順之張藂元晦路單彝璀歐陽祈李渤諸人詩、向未著於錄、亟當發其幽光。今觀諸詩外尚有楊尚書陸宏休二首、亦唐代軼篇、爲他書所未載。今全唐詩採錄諸篇、卽據此本。則其可資考證者、又不止於識民風記土產矣。

桂林風土記目錄

古今事跡

舜祠　雙女冢

[illegible]氏[illegible]廟　東觀

越亭　巖光亭

訾家洲　灕山

[illegible]桐[illegible]　東山亭

拜表亭

夾城　獨秀山

靈渠　歐陽都護冢

海陽山　會仙里

甘巖　隱仙亭

嚴州牂牁水　賀州張天師宅

如錦潭　象州仙人山

遷鶯坊　進賢坊

菩提寺道林　開元寺震井

延齡寺聖像　宜州龍開江

蒼梧火山　宜州龍採木

徐氏還魂　石氏燈藥祟

米蘭美績　李太博長歌

顏特進名延之　李光祿名襲志

李衛公名靖　褚中令名遂良

張中令名九齡　陳都督

袁恕己　張鷟

桂林風土記序

銀青光祿大夫檢校散騎常侍使持節桂州諸軍事守桂州刺史兼御史大夫莫休符撰

前賢撰述有事必書故有三國志荊楚歲時記湘中記奉天記唯桂林事迹闕然無聞休符因退居粗錄見聞曰桂林風土記聊以為叙時唐光化二年九月二十三日序

小草齋抄本

桂林風土記

銀青光祿大夫檢校散騎常侍使持節桂州諸軍事守桂州刺史兼御史大夫莫休符撰

古今事跡

桂林

按地里志桂州禹貢荊州之域春秋時越七國時服於楚秦始皇二十三年發適亡貿（古者未有年號至漢武帝方紀年名故云始皇二十三年）賈人掠取陸梁之地為桂林吳時文士薛綜言昔帝舜南巡蒼梧秦置桂林南海象郡南越志漢武改為鬱林郡以桂林為縣吳書孫皓鳳凰三年分鬱林象郡為桂林文按圖經云吳甘露年分鬱林象郡為桂林今以魏書證之甘露乃高鄉貴公曹髦所紀年號非吳書也古有名人張衡詩云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從之湘水深是則桂林為郡久矣漢祖命周竈擊南越南越王趙佗據險為城竈不能踰今靈川全義嶺有越城漢紀有周竈為泗水侯是呂后時非高祖也地里志云周竈未知其實

小草齋抄本

舜祠

舜祠在虞山之下有澄潭號皇潭古老相承言舜南巡曾游此潭今每遇歲旱張旗震鼓請雨多應中有大魚遇洪水泛下至府東門河際有停客巨舫往往載起然終不為人之害舊傳舜葬蒼梧丘在道州江華縣九疑山也

雙女塚

在府城北十里俗傳舜妃葬帝卒而葬於此塚高十餘丈周迴二里餘

伏波廟

伏波廟在郭中之東北二里是東漢伏波將軍馬援之祠也

東觀

觀在府郭三里隔長河其東南皆崇山巨壑緑竹青松峒崆幽奇登臨險易不可名狀有石門似公府之狀而隘秉燭行五十步有洞穴坦平如毬場可容千百人如此者八九所約略相似皆有清泉淥水乳液葩漿怪石嵌空龍盤虎踞引燭緣涉竟日而還終莫能際相傳云昔有人好泉石多束花裹糧深涉而行還計其所行已及東河之下如聞棹櫓湍湍之聲在其上又有山外高峰舊有亭臺近已摧壞前政張侍郎名固大中年重陽節宴於此從事盧順之贈固詩曰渡江旌旆動魚龍令節開筵上碧峰翡翠巢低巖桂小茱萸房濕露香濃白雲郊外無塵事黄菊筵中盡醉容好是謝公高興處夕陽歸騎出疎松張侍郎和詩曰亂山青翠郡城東爽

節憑高一望通交友會時絲管合羽觴飛處笑言同金英耀彩晴雲外玉樹凝霜暮雨中高詠已勞潘岳思醉歡慚道自車公咸通年前政張大夫叢遊東觀詩曰巖岫碧孱顏靈蹤若可攀樓臺煙霧外松竹翠微間玉液寒深洞秋光秀遠山憑君指歸路何處是人寰

越亭

在府城北與聖壽寺接連有巖洞庭臺高峰碧峰山穴透出北面因名北牖洞遠眺長江極目

煙水北人至此多軫鄉思會昌初前使元常侍名晦捜逹金貂鄭翔翰林楊歷臺省性好巖沼時恣盤游建大八角亭寫其真院砌臺釣榭石室蓮池流杯亭花藥院時為絶景于時路冠初平四郊無壘公私宴聚較勝事先美節良辰尋芳選勝管絃車馬闐隘路隅金貂從此府除浙東留題曰紫泥遠自金鑾降朱旆飜馳鏡水頭陶令風光偏畏夜子年衰鬢暗驚秋西隣月色何時見南國春光豈再游莫遣艷歌催客醉不小草齋鈔本

堪回首翠娥愁副車路卑與金貂同年及第和詩一首謝安致理逾三載黄霸清聲徹九重猶擬珮環歸鳳闕且將仁政到稽峰林間立馬羅千騎池上開筵醉一鍾共喜甘棠有新詠獨慚霜鬢又攀龍越亭初成金貂有六十韻長詩曰乏才叨八使徇禄非三顧北闕頒詔條東隣證迷誤未聞述職効已見脫煩趣灑氣與衣巾嵐颸輕杖屨其餘不省記

巖光亭

在北羅門外臺亭巖洞亞於越亭亦是元常侍新置有石碁局爛柯石嶂金貂有五十韻詩云石靜如開鏡山高若聳蓮筍竿抽玉管花蔓綴金鈿餘不省記

訾家洲

在子城東南百餘步長河中先是訾家所居因以名焉洲每經大水不曾淹浸相承言其浮也元和中裴大夫名行立四子歸之歸聞歸禮廟因獲朝奬也歸剏造亭宇種植花木迄今繁盛東風駘和衆卉爭妍小艸齋鈔本

有大儒柳宗元員外撰碑千餘言猶在前汴州楊尚書宴游題詩云桂林雲物盡漫漫兩裏花開兩裏殘唯有今朝好風景櫻桃含笑柳眉攢前政從事陸弘休詩云新春蕖綻訾家洲信是南方最勝游灑滿百分殊不怕人添一歲更堪愁鶯聲暗逐歌聲艷花態還隨舞態羞莫惜今朝同酩酊任他龜鶴與蜉蝣

灕山

在訾家洲西一名沈水山以其山在水中遂名

之右老相傳龍朔中曾降天使投龍於此令每歲旱請雨潭中多有應前政元常侍以其名與昭應驪山音同故遂改為儀山近歲於此置溫靈廟廟中時產青蛇號為龍駒翠色或緣人頭項手中終無患害

堯山廟

在府之東北隔大江與舜祠相望遂名堯山山有廟絕靈四時公私饗奠不絕北接湖山連亘千餘里天將降雨則雲霧四起逡巡風雨立至

每歲農耕候雨輙以堯山雲卜期

東山亭

府之東門有大亭枕江與望月樓接連近子城建豎多年不記歲月

碧潯亭　去思館是

亭館大中初前韋舍人瓘剏造在子城東北隅十餘步接近逍遙樓甫近大江館宇宏麗制作精緻高下敞豁冠諸亭院去思館舊名青桂館前政吏部張侍郎鷟除替餙裝於此遂改為去思館韋舍人年十九入闕應進士舉二十一進士狀頭牓下除左拾遺于時名重縉紳指期直上馬相為長安令二十八度候謁不家一見後任廉察桂林纔半歲而馬相執大政尋追懷舊事非時除賓客分司悵望留詩於碧潯亭曰半年領郡固無勞一日為心素所操輪奐未成繩墨在規模已壯閑閎高理人雖切才常短薄宦都緣命不遭從此歸耕洛川上大千江路任風濤

拜表亭

北接碧潯南連望月東甫長河西隣雉堞前政山北盧尚書巨源建置

夾城

從子城西北角二百步北上抵伏波山緣江南下抵子城逍遙樓週迴六七里光啓年中前政陳太保可環剏造三分之二是諸營展力日役萬人不時而就增崇氣色儼若長城南北行旅莫不嘆美

獨秀峰

在郭中居子城正北百餘步高聳直上周回一里餘迥出郭中下有巖洞舊有宋朝名儒顏延之宅讀書亭後為從事所居往往見靈精居者少寧前政張侍郎廢毀焉

歐陽都護塚

府北郭松逕盡處有國初安南都護名普讃塚墓普讃靈川人其宅今為聖壽寺有廟在寺之北下殁後殯於北郭時有識地勢者言奕所有

天子氣由是官掘斷至夜又有陰兵填平如舊既而再掘復平不已時有効役者人偶宿其所夜聞鬼兵相語曰能以青布運土投江則我等無能為也及明至吏聞宿者言遂用青布袋運土投河竟免陰兵填築今墳所掘處猶存有石人石柱皆在松楸百餘株近為樵者斫伐無餘子孫自千數年湮沒無聞或云嘗家洲因運此土流下成洲有歐陽膩者詩絕句曰舊業分明桂水頭人間業盡水空流春風日暮江頭立不及漁翁有釣舟

海陽山

在全義縣北及漓湘二水源也流至全義北三百步分流北去作為湘南下為漓山下有廟前政陳太保奏錄詔封廣潤侯

會仙里

南去府五十里舊有群仙於此翱翔羽駕遍于碧空竟日而去里人聚觀狀聞因名會仙里

隱仙亭

本名盤龍岡在府西郭三里與延齡寺南近寶曆年前使李給事名渤開置亭臺種植花木有池沼巨巖水深無際有嘉蓮洞白雀峒石盆大亭有慶雲亭在山頂有朝陽亭夕陽亭連理橋秉燭巡遊時見龍跡大如椀水有靈魚龍腹四足人或誤採風雨立至山河秀異皆入畫圖作屏障為信好之珍有從事皇甫湜吳武陵撰碑碣三所給事徵起山中一表薦九賢皆居顯貫給事為考功郎宰相皆書下考以天子巡游躁

禾稼無所獻替故也除桂林有歎鳥詩曰三朝四黜倦遐征往復皆愁萬里程爾解分飛却回去我方從此向南行又題隱仙詩二首常嘆源泉去不回我今自去更難來欲知一一留心處手種巖花次第開隨雲不厭蒼梧遠似鴈逢春又北飛惟有隱仙溪上月他時相望兩依依

靈渠

右全義縣漓湘二水分流處相傳曰後漢伏波將軍馬援開川濬濟水急曲行回牙用遏其節節斗門以駐其勢有伏波廟在縣側又按後漢鄭弘奏交趾七郡貢錢從東冶海多沒溺請開桂嶺靈渠後御史史祿重開闢又按前漢武帝元鼎五年命伏波將軍路博德樓船將軍楊僕戈船將軍嚴助擊南越呂嘉戈船出零陵下漓水此則前漢嶺首已通舟檝明矣焉得至後漢馬援鄭弘始開靈渠於理未盡言馬鄭重修則可云創闢於義有乖 仫符取

甘巖

在府南八十里大江傍其源出靈川縣界思磨山自水下湧出巖方十餘丈大如屋室莫究其深淺盛暑到彼凜冽增寒

張天師道陵宅

天師舊宅在賀州道籙以為玄中大法師今以宅為廟廟中有美異果實有人食之無患唯不可採取必致禍也

牂牁水

在巖州州門長河其源從牂牁流下八十餘丈

本州圖經所載

如錦潭

槃郡述昆州有如錦潭水深無際近歲有人伐潭邊巨木樹倒入潭中逡巡沈沒莫知所在潭中時聞音樂如大府廣筵移時而止

仙人山

象州武仙縣多有神仙聚集聚高山羽駕時見如建州武夷山皆有仙人換骨幽覩之跡

遷鶯坊府郭

遷鶯坊本名阜財在市西門因曹鄴中丞進士
及第前政令狐大夫改為遷鶯坊在府西門進
賢坊長街因趙觀文狀頭及第前陳太保改坊
名

菩提寺道林和尚

往年中桂州人薛公元常供養一僧法號道林
如是精心供養十有餘年忽一日其僧辭去云
貧道歸去撓潰多年更無可酬今只有龍轉經
一函且寄宅中如至遇歲不間即可開轉讀如

此經一歲開鎖有經滿函可數千兩後賣一半
買地造菩提寺并建道林真身供養今儀像見
存薛今見有孫為寄在桂林効職

開元寺震井

隋曰緣化寺後因紗燈延火燒燬重建玄宗朝
改名開元寺有前使褚公親筆寫金剛經碑在
舍利塔前西有觀音寺井貞元中有李氏因左
遷寓居僧院屬暑月以食餘聚羊脾懸井中遂
迺雷震驀作羊肉置於隙地而烟氣薰灼犬不
食蟻不附至今僧俗中言井有龍致之愚以理
裁有異於此夫龍嗜血食肉重牢醴人有享祭
必選良肉醇酒潔饌珍羞然事精禮寧有一羊
脾而延雷震蓋以伽藍井水奉獻諸佛衆僧而
遽以肉味羶汚神祈之所是以不容乃致雷擊
去理必然矣其井終亦堙壞先令狐相從事當
府因撰震井記然以羊微事曾未移時天鑒已
知則人之善惡或愈於此又豈藏遺於陰報乎
昔董卓恣為呂布殺而曝屍其亭後有故吏

收其灰以小棺殯於郡城又遭風雨漂流失其
所在楊國忠以貴妃因椒房承寵綰三十二使
印綬天寶十二載二月拜司空冊命之日天雨
土霑朝服未幾族滅於馬嵬關西楊氏遠四知
去三惑歷千載而慶延子孫則禍福無門唯所
召矣故孔明有言勿以惡小而故為勿以善小
而不為苟能佩服斯言以神祇為證則終身不
居有過之地

延齡寺聖像

寺在府之西郭郊三里甫近隱山舊號西慶林寺武宗廢毀宣宗再崇峯巒牙張雲木交映為一府勝游之所寺有古像徵於碑碣盖盧舍那佛之所報身也此地元本荊榛先無寺宇因大水漂流因材至時有工人操斧斤斫伐將欲下斫忽見一梵僧立在木傍有曰此木有靈爾宜勿伐既而罷去又有洗蔬者於其上則浮濯薰辛於其上又沉雅契梵僧之言由是咸知有靈遂刻削為僧佛當則天后臨朝之日夢金人長一

丈六尺乞袈裟及詔大臣問其事皆莫能解旋奏陛下既有此夢乞依夢中造袈裟懸於國門以俟符驗明早大臣奏懸袈裟忘收已失遂詔天下求之已在桂州盧舍那佛身至今尊卑歸敬避邇欽崇時旱請雨皆有響應如竟

宜州龍開江事　四下缺大山採木二條

桂之屬郡有宜州其河如桂州楊江水岸深斗形勢異於衆水古老流傳近岡上俄頃夫還妻以告之夫疑是惡人尋至岡所求不見但見百斗既夜乃還家至明遂遇水漲流水蔽江合蒼梧耆老盡知之

徐氏還魂

昔西漢武帝有神通之異南朝有于寶述幽府冥祕之言泉蘇韶崔亦紀靈怪牛丞相著三卷妖録及徐氏還魂皆鄙夫隣居在咸通末莫非目驗方證不誣陽朔居人蘇太玄妻産三子徐已疾終既殯忽一日還家但聞語而不見形云某年命未終冥司不録今且暫歸隣撫其子補

綻其衣一切如在稍經旬月隣伍旋知占卜吉凶遂善惡一一符驗有鄉人在府充職染疾甚其眷屬請卜之俄頃刻云去至涼風館南地名柘木林遇虎當道不敢過遂却回卜者情追堅請再往俄頃曰至府見疾者已痊疑其不實遂問其所居初曲疾人形貌徐氏不曾至府又未識病者一一言之無差異方明其實又有人求卜了謝曰無物奉酬深為不足徐氏曰汝家有三斗粟子在西房何得稱為無卜者請取之遂

廵負栗子至其前衆皆愕然卜者尤所慚耻如此不一難備書述一日言舜帝差人討蠻有人求至近驛助備熟食更一兩日當還如期而歸將得冥司一分細飰致夫前曰此飯昌若人間遺者夫視之品饌則倍珍於他食又一旦泣告曰無端洩陰間事獲罪當追此去難再還好看兒女又泣別遂絶音響太玄由在

石氏射樟木燈檠祟

開成中桂林裨將石從武居在子城西壕側從

桂林風土記　十六　小艸齋鈔本

武早習弓矢忽一年家內染患疾長幼罕有安者每至深夜常見一人從室出來躰有光燄居常令疾者痛苦稍聞若此物至則呻吟聲加甚醫巫醮謝皆莫能効從武心疑精邪為祟至夜操弓挾箭映戶潛形候其來儀聞精復至稍近遂彀弓引滿一發中焉見彼焰光星散而滅遂命燭而看視之乃是家中舊使樟木燈檠中箭而倒乃擗為壓粉焚爇為灰送長河於是家人患者皆愈大中年前政張侍郎名文規三代台相之家嘉貞弘靖延賞廉察桂林從武時職司通引他聞此事曾召問具以實對乃為石氏射燈檠傳從武子昴在職近方去世消謂嗣亦效畢職得金貂傳聞

朱蘭美績

長慶中前政李給事名渤字濬之自給事中除桂林奏請名儒吳武陵為倅故事副車上任具櫜鞬通詩文數日於毬場致宴酒酣吳乃致詞云奉約同游山水柰何以紅帛縶予首仍命婦

桂林風土記　十七　小艸齋鈔本

女於看棚聚觀相耻既彼我醜顏各爭意氣吳為臺盤坐褰衣躶露以溺給事怒命衙士拉送衙司梟首時都押衙米蘭知其不可遂引而寢多遣人護衛給事扶歸寢堂夜半而覺聞家衆聚哭甚悲驚而問焉乃曰昨聞設亭喧噪又聞命衙司斬副使不知其由憂及禍是以悲泣給事大驚亟命遽問之米蘭具啓昨雖奉嚴旨未敢承命副車猶寢在衙院無苦給事達明早至衙院畢詞引過上下俱自克責益相敬奉時未

有監軍於是乃奏米蘭牧于象郡以酬勑下允從遂又以使衛儀衛送上本任

李給事長歌

李給事名渤為太學博士長歌喜弟淑再至歌曰前年别時秋九月白露吹霜金吹烈離鴻一别影初分淚袖双揮心哽咽别來幾度得音書南岳知此下闕廬山峨峨倚天碧捧排空崖千萬尺社牓長題高士名食堂每記雲山跡我本閑雲此山住偶為名利相縈誤自負心機四十

年羞闘社客山中篇憂時魂夢憶歸路覺來疑在林中眠昨日亭前烏鵲喜果得今朝爾來此吾吟行路五十篇盡說江南數千里自憐兄弟今五人共縈儒素家尚貧雖然廉氣各不一就中揔免拘常倫長兄年少曾落托拔劍沙場隨衛霍口裏雖譚周孔文懷中不舍孫吳略次兄一生能苦節夏聚流螢冬暎雪非論惡疾志如霜更覺臨泉心似鐵第三之兄更奇異昂昂獨負青雲志下看金玉不如泥肯道王侯身可貴却愁清逸不干時高蹤大器無人知倘逢感激許然諾必能萬古留清規念爾年來方二十夙夜孜孜能獨立卷中筆落星漢摇峒裏丹靈鬼神泣嗟余流浪心最狂十年學劍逢時康心中不解事拘束世間談咲多相妨廣海青山殊未足逢着高樓還醉宿朝走安公棚上駒暮偷陶令籬邊菊近來詩思殊無况苦被時流不相放雲騰浪走勢未衰鶴膝蜂腰豈能障送爾為文殊不識貴從一一傳胷臆若到湖南見紫霄會

須待我同攀陟

宋顏延之

宋顏延之字延年琅琊臨沂人曾祖含父顯延之少孤貧居附南郭空巷甚陋好讀書無不覽文章之美冠絕當時好飲酒不拘細行年三十尚未婚起家豫章公世子參軍累官秘書監宋太祖文皇帝諱義隆宋氏第三主昵愛僧惠琳常獨占一榻延之因醉白曰昔劉盆子尚同參軍乘輿袁然正色曰此三公之座豈可以刑餘

之人居延之性方直言無所迴避居身清約不求財利布衣蔬食獨酌郊野與謝靈運以詞彩齊名而遲速相懸嘗敕俱入擬樂府上篇延之立成而靈運久而方就帝問其優劣於鮑昭昭曰謝五言如芙蓉初發自然可愛顏詩鋪錦列繡彫繢滿眼尋為始安郡經過潯陽日造淵明飲焉每遇一佳景必酣醉而還臨去留錢二百萬與淵明悉送酒家及淵明卒延之為之誄以孝建三年卒年七十三贈特進自潘岳陸机之

桂林風土記　廿　小艸齋抄本

作文士莫及顏謝焉

李襲志

李襲志金州安康人也仕隋歷始安郡承大業末江外盜賊尤多襲志散家財召得三千人以守郡城高祖受隋禪降璽書勞問編入屬籍授桂州總管前後任桂州凡三十八載政尚清簡嶺外安之後上表請入朝拜右光祿行汾州刺史致仕卒於家

衛國公李靖

李靖字藥師雍州三原人也姿貌瓌偉有文武才略武德二年同趙郡王孝恭至江陵破蕭銑四十萬擒銑赴京承制度嶺至桂州分路招撫大首領馮盎李光度等懷輯九十六州六十萬戶詔充嶺南道安撫大使檢校桂州大總管武德六年征輔公祏於江淮平之又領兵出塞屢著大功拜右僕射平章事封衛國公薨年七十九桂州子城自衛國公所製號曰始安郡名矣

中書令褚遂良

桂林風土記　土　小草齋抄本

令公散騎常侍亮之子仕太宗啓沃聖心恢弘帝業歷官中書令高宗將廢王皇后立武昭儀為后令公受先皇寄托之重極諫以為不可由是忤旨貶潭州顯慶二年又貶桂州時李義府許敬宗傾巧曲佞附託皇后重貶令公愛州明年卒於貶所年六十二死後二年又追削官爵子孫並流愛州高宗崩遺詔復爵

中書令張九齡

一名博物韶州曲江人也以文學進士及高第

與趙冬曦齊名俄應制以明皇嗣位久在南郊
上表抗論由是名價益重與燕國公張說同姓
以詞學親洽時括田使宇文融干預朝政說惡
之融所奏論多見抑挫不行融與臺丞連表訟
說帝令說藉草辨對高力士密奏以說有大功
於國不宜挫辱乃落下平章事坐家九齡連坐
貶趙州又以家鄉不便乞換回近嶺南一處遂
出江西俄轉桂州都督兼嶺南按察使薨年六
十八

桂州陳都督

國朝呂才博士博涉群書該通衆藝為太宗皇
帝所知著陰陽吉凶地理要訣五十餘卷行於
世今之婚嫁占刻多用其言又别著駁陰陽数
千言以為行年塚宅五音皆不可信愚以為呂
氏多才多學博古辨今不欲世人曉達陰陽輙
恃年命因拘慎博前知遂立斯言以節逾僭若
吕前史焉得稱無昔甯氏起宅相者云必出賢
甥魏舒由是甚顯遇羊祜少時有占地者言墓
合出天子祜惡而掘之占者云猶出折臂三公
祜因墜馬折臂竟位三公陶侃微時種瓜有老
人求瓜侃厚惠之其人感此因指眠牛岡可貴
侃用葬母位至太尉吳主孫氏家世富春葬於
城東岡塚上常結五色慶雲齊主蕭道成先塋
在武進縣其上結慶雲宋明帝命獵人以五尺
鐵釘釘之又柱忽作龍吟驚震山谷皆福昆嗣略
據所聞以為證議陳思應本名聿修富州龍平
人也少居鄉里以博學為志開元中忽有異人

求寄宿聿修觀其容止稍異乃盡禮延之明日
將告去謂聿修言曰某久攻地理頗有十全一
宿淹留厚沐情禮思有所報遥見此洲上五里
地形當附貴不可言用為殯岡必福昆嗣聿修
忻然相感遂同詣其處視之客曰若葬此處可
世世出郡守又指一處曰若用此處可世世為
都督聿修敬謝分袂而去居數載喪母親遂以
所指都督處為塋他日拜墳忽見其地產金甾
甚衆默追宿客之言又覩金鼎斯驗益以自負

遂採而歸既再至金筍又産三載服闋所獲多矣因攜入京以求遇素鮮知己茫然暗投見晦朔及吊慶公侯相府侍兒通傳有憩于民舍者聿修厚許其直求税一榻為之逆旅俄而節朔貴門侍者復至聿修悉以金筍衒其目果異而問焉頗亦敬奉粗蒙善遇因以金筍為賂居數日又遣人覆檢聿修得以所業文詞經斷綴之金筍獻遺未幾朝貴咸聞或有引達者又以文業干進凡諸要地盡知其名稍得岐路進取益切于時有同姓名思應者亦以昭穆情昵乃以前任告牒相遺因易名于執政遂特除桂州都督令府署大廳廳壁記具列名氏亦有子孫職于本郡故鄙諺有云良宅吉冢緣者遇之信然矣

崔豹見上記

廿四　小艸齋鈔本

袁恕己

恕己滄州東光人也長安中為刑部少卿與張柬之崔玄暐敬暉桓彥範等五王建議時則天不豫張易之與弟昌宗入内侍疾將圖不軌恕己等與左羽林將軍李多祚率兵五百人就宮中斬易之昌宗梟首天津橋廢則天迎中宗即位重興大唐社稷功格天地武三思用張 計潛與中宗韋后私通帝雅信后言計無不成行意流貶五王於嶺南尋發僞制使周利正盡殺之恕己流懷州利正逼令服野葛汁不死以手爬地取土而食爪甲皆盡至骨乃擊殺之睿宗誅韋后方雪其冤恕己孫高貞元中歷給事中謇諤雅傳家法憲宗制追贈左丞高父建官至太府卿

崔豹見上記

廿五　小艸齋鈔本

張鷟

張鷟字文成深川陸渾人也後魏右侯賓之後少聰敏過人其祖齊王文學以當時儒士多稱鷟之才莫不嘆異因曰我孫為人所知如天以鷟鷟為鳳凰之佐五色成文因名鷟字文成弱冠應舉下筆成章中書侍郎薛元超特授襄樂尉遷監察御史司門員外開元中姚元崇為相誣其奉使江南受遺賜死其子上表請代父死

黃門侍郎張廷珪刑部尚書李白等連表稱寃
遂減死流嶺南數年起為龔州長史卒年七十
三文成凡七舉四叅選皆中甲科正諫大夫貟
半千謂人曰張子之文如青銅錢萬揀萬中時
號青銅錢學士父視中太官令馬仙童陷突厥
中默啜問曰文成何在此人何不足用又新羅
日本國前後遣使入貢多求文成文集歸本國
其為聲名遠播如此著雕龍策帝王龜鏡朝野
僉載二百卷文成以五為縣尉因著才命論以
推求及上乞
十六
小艸齋鈔本
適志盛行於世有李李孫者注才命論言是燕
公詞蓋不覽唐史率意紀文大惑時人一向紕
繆休符駁議

桂林風土記終

洪武壬戌三月傳錢塘宜齋沈易義庄忠父藏本

小艸齋鈔本

武林舊事十卷

（宋）周密撰

清初鈔本（四庫底本）

武林舊事十卷（内府藏本）

宋周密撰。密字公謹，號草窗，先世濟南人。其曾祖隨高宗南渡，因家湖州。淳祐中，嘗官義烏令。宋亡不仕，終於家。是書記宋南渡都城雜事。蓋密雖居弁山，實流寓杭州之癸辛街，故目睹耳聞，最為真確。於乾道淳熙間三朝授受、兩宮奉養之故蹟，敘述尤詳。自序稱欲如呂滎陽雜記而加詳，如孟元老夢華而近雅。今考所載體例，雖仿孟書，而詞華典贍，南宋人遺篇剩句，頗賴以存。近雅之言不謬。呂希哲歲時雜記今雖不傳，然周必大平園集尚載其序，稱其上元一門，多至五十餘條，不為不富。而密猶以為未詳，則是書之賅備可知矣。明人所刻，往往隨意刊除，或併六卷，或不足六卷，惟存故都宮殿、教坊樂部諸門，殊失著書之本旨。此十卷之本，乃從毛氏汲古閣元版傳鈔，首尾完具。其閒逸聞軼事，皆可以備考稽。而湖山歌舞，靡麗紛華，著其盛，正著其所以衰。遺老故臣，惻惻興亡之隱，實曲寄於言外，不僅作風俗記、都邑簿也。第十卷末恭待詔以下，以是書體例推之，當在六卷之末。疑傳寫或亂其前後。然無可考證，今亦姑仍之焉。

[illegible]兩宮奉親古昔所無一時
[illegible]祐豐亨豫泰至寶祐景定則
[illegible]家遺老得其梗槩及客修門
[illegible]朝舊事輒耳諦聽如小兒觀
[illegible]曳裾貴邸耳目益廣朝歌暮
[illegible]正復若此初不省承平樂事
[illegible]憂患飄零追想昔遊殆如夢
寐而感慨係之矣歲時檀欒酒酣耳熱時為小兒女
戲道一二未必不反以為夸言欺我也每欲萃為編
如呂滎陽雜說而加詳孟元老夢華而近雅病忘嬾
惰未能成書世故紛來㥯終于不暇紀載因攝大槩
雜然書之青燈永夜時一展卷恍然類昨日事明遊
淪落如晨星霜葉而余亦老矣噫盛衰無常年運既
往後之覽者能不興懷我寤歎之悲乎四水潛夫書

武林舊事目録

卷第一
慶壽冊寶　大禮 南郊明堂　登門肆赦
恭謝　聖節
卷第二
御教　御教儀衛次第
燕射　公主下降　唱名
元正　立春　元夕
舞隊　燈品　挑菜
進茶　賞花
卷第三
西湖遊幸 都人遊賞　放春　社會
祭掃　浴佛　迎新
端午　禁中納凉　都人避暑
乞巧　中元　中秋
觀潮　重九　開爐
冬至　歲除　歲晚節物
卷第四

故都宮殿　乾淳教坊樂部

約齋桂隱百課

卷第五

湖山勝槩

卷第六

諸市　瓦子勾欄　酒樓

歌館　賃物　作坊

驕民　游手　市食

諸色酒名　小經紀　諸色伎藝人

卷第七

乾淳奉親雜録

卷第八

車駕幸學　人使到闕

宮中誕育儀　冊皇后儀

皇后歸謁家廟儀　皇子行冠禮儀

卷第九

高宗幸張府節次畧

卷第十

官本雜劇　張約齋賞心樂事

武林舊事目録

史113-065

光宗即位尊孝宗為壽皇聖帝

武林舊事卷第一

四水潛夫

○○慶壽冊寶

壽皇聖孝冠絕今古承顏兩宮以天下養一時盛事莫大於慶壽之典今摭錄大略於此淳熙三年光堯聖壽七十預於舊歲冬至加上兩宮尊號立春日行慶壽禮至十三年太上八十正月元日再舉慶典其日文武百僚集大慶殿各服朝服用法駕五百三十四人大樂四十八架鈞樂直一百八十八人及列儀仗鼓吹於殿門外上服通天冠絳紗袍執大圭恭行冊寶之禮鼓吹振作禮儀使已下皆導從上乘輦從至德壽宮俟太上升御座宮架樂作皇帝北向再拜奉起居致詞曰臣某稽首言伏惟太上皇帝陛下壽同天永德與日新典冊揚徽華夷賴慶左相宣答曰太上皇帝聖旨皇帝迎陽展采纓牒榮親何幸吾身屢觀盛事次皇太子已下稱賀致詞宣答訖並再拜舞蹈禮畢次詣太上皇后殿行禮如前候辭嚴訖皇帝入宮進奉禮物行家人禮御宴極歡自皇帝以至群臣禁衛吏卒往來皆簪花從三日百官拜表稱賀于文德殿四方萬姓不遠千里快覩盛事都民垂白之老喜極有至泣下者楊誠齋詩云長樂宮前望翠華玉皇來賀太皇家青天白日仍飛雪錯認東風轉柳花春色何須羯鼓催君王元日領春回牡丹芍藥薔薇朵都向千官帽上開任斯菴詩云金爵觚稜曉日開三朝喜氣一時回聖人先御紅鸞扇天子龍輿萬騎來霜曉君王出問安寶香隨輦簇朝寒玉雲深處三宮宴九奏聲中二聖歡

○○四孟駕出

先期禁衛所閤門牒臨安府約束居民不許登高及袒裼觀看男子並令衫帶婦人裙背仍先一日封閉樓門取責知委不許容看來歷不明之人殿步三司各撥統制將官軍兵六千二百人擺截諸巷大禮則倍此數至日五鼓地分頭項沿門驅逐雜人外儀衛節次如后

○地分約攔○○諸廂約攔○○緝捕使臣

○都轄官約攔　軍器庫從物　內藏庫從物

武林舊事 卷一 二

御酒庫從物　御廚從物　祗候庫從物
騏驥院御馬兩行　御藥院藥架　引從舍人兩行
諸司庫務官兩行　捜視行宮司　行宮殿門
控攏親從二百十五人　前驅親從兩行各二十一
人　贊喝舍人兩行各八人
天武兩行各八人居外　都下親從兩行各八人居內
駕頭閤門祗候乘騎捧駕　引主駕首兩行各五人
閤門提點內行　御史臺知班兩行　尚書省錄事
客院副承旨　珠子御座　御馬院馬喝御座
閤門簿書兩行　宣贊舍人兩行　茶酒班
環衛官　帶御器械　攔前等
輦官人員　遮迾輦輦官十六人　御輦院官
閤門承受兩行　御燎手頭籠　翰林司官
御綵鞋所　御服所　御座馬兩行十疋
馬院總管　御軍器庫　膺恩殿庫
閤門庫　閤門覺察官兩行　長入祗候兩行各二十六
人　茶酒班殿侍各二十一人
快行親從各三十二人　擎鞭兩行各七人

殿前指揮兩行各三十一人居外　茶酒班殿侍兩行各六
人執從物居內　編排禁衛行子　三十一人于內往來編排
等子人員十將兩行各四人居外　御龍直共八十二人執從物
居內　知閤門事乘馬行圍子內
親從方圍子兩行各一百四十人　步帥乘馬行圍子內
圍子兩邊各四重　第一重內殿直已下兩邊各
一百人　第二重崇政殿圍子兩邊各一百人
第三重御龍直兩邊各一百人　第四重崇政殿圍子兩邊各
一百人　水手并觀捕等子兩邊各五人
攔前崇政殿親從十七人　殿帥乘騎行圍子內中道
主管禁衛所內官等子兩邊各[illegible]十五人居外
中道第二日并恭謝教坊樂人迎駕念致語口號等并教坊樂部分此排立
快行親從兩邊各三十人　麈谷拂子
水晶骨朵　香毬二人　打燭快行兩行駕回不用
編排官二人　執燈籠親從兩行各七十四人列至衆安橋去燭駕回
先行　行門兩行各十二人　當食官
聽宣官　輦官人員　平輦輦官一十六人
黃羅御繖二　黃羅御扇二　扶輦御樂

幕排外御帶　帶排閣下官　閤門覺察舍人
攔後圍子　扶輦指揮使(各二十一人)
輦後樂(東西兩班各三十六人第一日不作)　天武(兩行各八人居外)
都下親從(兩行各八人)　扇筤
扶輦內殿直(各二十二人)　宰臣
使相　執政　宰執從約攔親從
(各二十二人)　閤門覺察宣贊舍人
侍從後約攔親從(各二十二人)　從駕臣僚分東西
班(東班係尚書侍郎兩制等官西班係正任宗室遙郡)

輦駕所經諸百官司皆結綵門迎駕起居俟駕頭
將至知班行門喝班到排立次喝躬身拜再拜(駕回不拜值雨免拜)班首奏聖躬萬福唱喏直身立(邀卷畢兵時呼萬歲)

大禮(南郊明堂)

三歲一郊預於元日降詔以冬至有事於南郊或用
次年元日行事(明堂止于本年前降詔用是歲季秋上辛自)先于五六月
內擇日命帥漕及修內司修飾郊壇及絞縛青城齋
殿等屋凡數百間悉覆以葦席護以青布并差官兵
修築泥路自太廟至泰禮門又自嘉會門至麗正門
計九里三百二十步(明堂止自太廟至麗正門)皆以潮沙填築其
平如席以便五輅之往來每隊各有歌頭以綵旗為
號唱和杵歌等曲以相兩街居民各以綵段錢酒為
犒又命象院教象前導朱旗以二金三鼓為節各有
幞頭紫衣蠻奴乘之手執短鑁旋轉跪起悉如人意
市井因競飾繪塑小象以餽遺四方又以車五乘壓
之以鐵多至萬斤與輅輕重適等以觀疾徐傾側之
勢至前一月進呈謂之閱試及駕出前一日縛大綵
屋于太廟前置輅其中許都人觀瞻先自前一月以

來次第按試習儀殆無虛日郊前十日執事陪祀等
官並受誓戒於尚書省(宗室赴太廟受誓戒)前二日百官奏請
皇帝致齋于大慶殿是日上服通天冠絳紗袍結
佩陞高座侍中奏請降座就齋室次日車駕詣景靈
宮服袞冕行禮(禮從並同四孟)禮畢駕回就赴太廟齋殿宿
齋是夕四鼓上服袞冕詣祖宗諸室行朝饗之禮是
夜鹵簿儀仗軍兵於御路兩旁分列間以籸盆費燭
自太廟直至郊壇泰禮門輝映如晝宰執親王貴家
巨室列幕櫛比皆不遠千里不憚重費預定於數月

之前而至期猶有為有力所奪者珠翠錦繡絢爛於二十里間雖寸地不容間也歌舞遊遨工藝百物輻輳爭售通宵駢闐至五更則禁稍先驅所至皆滅燈火蓋清道祓除之義黎明上御玉輅從以四輅（金象革木）導以馴象什官百司法駕儀仗錦繡雜遝蓋十倍孟饗之數聲容文物不可盡述次第出嘉會門至青城宿齋（明堂則禮入麗正門齋殿齋宿）四壁皆三衙諸軍周廬坐甲軍幕旌旗布列前後傳呼唱號列燭互然往來如織行宮至暮則嚴更警場（太廟齋宿亦然）鼓角轟振又有衛士十

餘隊每隊十餘人互喝云是與不是眾應曰是又喝曰是甚人眾應曰殿前都指揮使某人謂之喝攔至三鼓執事陪祀官並入就黃壇排立萬燈輝耀燦若列星凡獻燈皆自為誌號如抹粗官則書一人為棒組之狀等類蓋燈多不容不以此辨認亦有好奇可咲者洎丑時一刻行事至期上服通天冠絳紗袍乘輦至大次禮部侍郎奏中嚴外辦禮儀使奏請皇帝行事上服袞冕步至小次升自午階天步所臨皆藉以黃羅謂之黃道中貴一人以大金合貯片腦迎前撒之禮儀使前導殿中監進大圭至版位禮直官奏有司謹具請行事（宮架樂作自此升進止皆作樂）時燎壇內外凡數萬衆皆肅然無譁天風時送佩環韶濩之音真如九天吹下也大社令升煙燔牲首上先詣昊天位次皇地祇次祖宗位奠玉祭酒讀冊文武二舞次亞終獻行禮畢上詣飲福位受爵飲福酒（登歌樂作）禮直官唱賜胙次送神次望燎訖禮儀使奏禮畢上還大次更衣乘輦還齋宮百僚追班賀禮成于端誠殿黎明上乘大安輦從以五輅進發教坊排立奏念致語口號訖

樂作諸軍隊伍亦次第鼓吹振作千乘萬騎如雲奔潮湧四方萬姓如鱗次蟻聚迤邐入麗正門教坊排立再奏致語口號舞畢降輦小憩以俟肆赦登門肆赦丹陽老人有詩云黃道宮羅瑞腦香袞龍升降佩鏘鏘大安輦奏乾安曲萬點明星簇紫皇又曰萬騎雲從簇錦團內官排立馬如飛九重閶闔開清曉太母登樓望駕歸李鶴田詩云嚴更頻報夜何其萬甲聲傳遠近隨梔子燈前紅烱烱大安輦上赴壇時

〇郊壇天盤至地高三丈二尺四寸通七十二級分

○○四成上廣七丈共十二階分三十六龕午階闊
一丈主壇升降由此階其餘各闊五尺
○圓壇之上並設昊天上帝皇地祇二神位及太祖
○○太宗配天十六龕共祀五帝太一感生北極北
斗及分配從祀三百六十位
○儀仗用六千八百八十九人自太廟排列至青城
○玉輅下祗應人共二百二十一人
○○呵喝人員二人　教馬官二人
扶捧輪將軍四人　推輪車子官健

八人　駕士班直二百三十二人
千牛衛將軍二員　抱太常龍旗官
六員　職掌五人　專知官一名
手分一名　庫子八人　裝掛匠二人
諸作工匠十五人　盡讀儀鸞司十
一本[illegible]監官三員
金象革木輅每輅下一百五十六人
玉輅青飾　金輅黃飾　象輅紅飾
革輅淺色飾　木輅黑飾　並依輅色（輅下人冠服）

革輅備儀仗騎導
騎導官　左壁文臣　右壁武臣
六軍儀仗官兵二千三百三十二人
左右諸衛將軍十三員（中道五員　左右八員）
金吾街仗司
執擐精八十人　押將軍八員
仗下監門二十六員　鼓吹五百八十
三人　導駕樂人三百三十人
○○登門肆赦

其日駕自文德殿詣麗正門御樓教坊作樂迎導參
軍色念致語雜劇色念口號至御幄降輦門下閤門
進中嚴外辦牌訖御樂唱捧簾上出幄臨軒門下鳴
鞭宮架奏曲叢捧扇開樂止撞右五鐘黃繖繞出門
下宰臣已下兩拜分班立門上中書令稱有敕立金
雞門下侍郎應喏宣奉敕立金雞〻竿一起門上仙
鶴童子捧敕書降下閤門接置案上太常寺擊鼓〻
止捧案至樓前中心知閤稱宣付三省參政跪受捧
制書出班跪奏請付外施行門上中書令承旨宣曰

制可門下參政稱宣付三省遂以制書授宰臣跪受
訖閤門提點開拆宣赦舍人捧詔宣制位起居舍人
一員摘句讀舍人稱有制宰臣已下再拜俛讀至咸
赦除之獄級奏脫枷訖罪囚應喏三呼萬歲歌呼而
出候宣赦赦訖門上舍人賫樞密及中書令曲賀兩拜
門下宣制舍人捧制書授宰臣宰臣授刑部尚書尚
書授刑房錄事訖歸班兩拜致詞三舞蹈三叩頭知
閤稱有制宰臣已下再拜知閤宣答（云云若時大慶無御筆同之）
又拜舞如前門下中書令奏禮畢扇合宮架樂作降

降樂止撞左五鐘門下禮部郎中奏解嚴上還幄次門
下鳴鞭舍人唱奉敕放仗宰臣已下再拜退次宣勞
將士訖乘輦歸內至南宮門教坊司迎駕念致語口
號如前至文德殿降輦舞畢退升陽翁詩云換輦登
門擁御座侍中承制舍人宣鳳書仗既金雞口一派
赦聲下九天
金雞竿長五丈五尺四面各有百戲一人緣索而
上謂之搶金雞先到者得利物呼萬歲（一纈羅襖子一領絹十疋銀碗一隻重三兩）
一、諸州進奏院各有遞鋪腰鈴黃旗者數

人俟宣赦訖即先發太平州萬州壽春府取太平
萬壽之語以次俱發鈴馘滿道都人競觀
樓下排立次第
青龍白虎旗各一　信旗二
方扇二　方圓罩二　旛四
劍二　將軍二　僧衆居左
道衆居右　玉輅居中　太常宮架樂
宣赦臺　招拜紅旗　擊鼓
三院罪囚獄級居左　御馬六疋居

右　宣制位居中　樓門
扶行　承旨　三省官已下
○○恭謝
大禮後擇日行恭謝禮第一日駕出如四孟儀詣景
靈宮天興殿聖祖前行恭謝禮次詣中殿祖宗神御
前行禮還齋殿進膳訖引宰臣已下賜茶畢奏事
訖還內
第二日上乘輦自後殿門出教坊都管已下於祥曦
殿南迎駕起居參軍色念致語雜劇色念口號樂作

駕後樂東西班則于和寧門外排立後從作樂將至
太乙宮道士率衆執威儀於萬壽觀前入園子內迎
駕起居從法事前導入太乙宮門降輦候班齊詣靈
休殿參神次詣五福十神太一次詣中佑殿本命北辰
殿通真殿聖佑順福殿太后本命延壽殿南極火德殿禮畢宣
宰臣已下合赴坐官並簪花對御賜宴上服幞頭紅
上蓋玉束帶不簪花教坊樂作前三盞用盤盞後二
盞屈卮御筵畢百官侍衛吏卒等並賜簪花從駕縷
翠滴金各競華麗望之如錦繡御前樂都管已下三
百人自新橋橋西中道排立迎駕念致語口號如前

樂動滿路花至殿門起壽同天曲破舞畢退姜白石
有詩云六軍文武浩如雲花簇頭冠樣樣新惟有至
尊渾不戴盡將春色賜群臣萬數簪花滿御街聖人
先自景靈回不知從前花多少但見紅雲冉冉來是日
皇后及內中事爲先
還宮卽時步爲聖節
□□□聖節□□□□
其日侯宰執奏事訖退班上坐垂拱殿先引樞密院
并管軍官上壽東京分爲二日今只併爲一日禮畢再坐紫宸殿上

公已下分立候奏班齊生公詣御茶床前躬進御酒
跪致詞云文武百僚臣某等稽首言天基令節聖節名逐
換朝臣等不勝大慶謹上千萬歲壽下殿再拜樞密宣答
云得公等壽酒與公等內外同慶又再拜教坊樂作
接盞訖跪起舞蹈如儀閤門官喝不該赴坐官先退
樞密喝群臣升殿閤門分引上公以下合赴坐官升
殿第一盞宣視盞送御酒歌板色唱祝堯齡賜百官
酒歡聲起舞三臺後並準此供進肉鹹豉第二盞送御酒
歌板起中腔供進雜爆第三盞歌板唱踏歌供進肉
鮓候內官起茶床樞密跪奏禮畢群臣降階舞蹈拜退

此上壽儀大略也若錫宴節次大率如夢華所載茲
不贅書今偶得理宗朝禁中壽筵樂次因列于此庶
可想承平之盛觀也

○○天基聖節排當樂次正月五日
○樂奏夾鐘宮觱篥起萬壽永無疆引子　王恩
上壽第一盞觱篥起聖壽齊天樂慢　周潤
○第二盞笛起帝壽昌慢　潘俊
第三盞笙起升平樂慢　侯璋
第四盞方響起萬方寧慢　余勝

第五盞觱篥起永遇樂慢楊茂
第六盞笛起壽南山慢盧寧
第七盞笙起戀春光慢任榮祖
第八盞觱篥起賞仙花慢王榮顯
第九盞方響起碧牡丹慢彭先
第十盞笛起上苑春慢胡寧
第十一盞笙起慶壽樂慢侯璋
第十二盞觱篥起柳初新慢劉昌
第十三盞諸部合萬壽無疆薄媚曲破

武林舊事 卷十 十五

○初坐樂奏夷則宮觱篥起上林春引子王榮顯
○第一盞觱篥起萬歲梁州曲破齊汝賢
舞頭豪俊邁 舞尾范宗茂
第二盞觱篥起聖壽永歌曲子陸恩顯
琵琶起捧瑤卮慢王榮祖
第三盞唱延壽長歌曲子李文慶
嵇琴起花梢月慢李松
第四盞玉軸琵琶獨彈正黃宮福壽永康寧俞
達 拍王良卿

觱篥起慶壽新周潤 進彈子笛哨潘俊
杖鼓朱堯卿 拍王良卿
進念致語等時和
伏以華樞紀節瑤池先五日之春玉扆發祥聖世啓
千齡之運歡騰薄海慶溢大廷恭惟
皇帝陛下濬哲如堯儉勤邁禹躬行德化躋民壽域
之中治洽泰和措世春臺之上
皇后殿下道符坤順位儷乾剛宮闈資陰教之修海
寓仰母儀之正有德者必壽八十箇甲子環周申命

武林舊事 卷一 十六

其用休億萬載皇圖鞏固臣等生逢華旦叨預伶官
輒采聲詩恭陳口號
上聖天生自有真 千齡寶運紀休辰
貫樞瑞彩昭璇象 滿室紅光裊翠麟
黃閣清夷瑤荚曉 未央閒暇玉卮春
箕疇五福咸敷斂 皇極躬持錫庶民
日邊鸞旆音聆舜樂之和天近鵷墀宜進齊諧之伎
上奉天顏吳師賢已下上進小雜劇
雜劇吳師賢已下做君聖臣賢爨斷送萬歲

聲
第五盞笙獨吹小石角長生寶宴樂侯璋
拍張亨　　笛起降聖樂慢盧寧
雜劇周朝清已下做三京下書斷送瑤池遊
第六盞箏獨彈高雙調聚仙歡陳儀
拍謝用　　方響起堯階樂慢劉
民和　　聖花金寶
第七盞玉方響起獨打道調宮聖壽永余勝
拍王良卿　　箏起出墻花慢吳宣

雜手藝祝壽進香仙人趙喜
第八盞簫起萬壽祝天基斷隊
第九盞簫起縷金蟬慢傅昌寧
笙起託嬌鶯慢任榮祖
第十盞諸部合齊天樂曲破
再坐第一盞觱篥起慶方春慢楊茂
笛起延壽曲慢潘俊
第二盞箏起月中仙慢侯端
稽琴起壽爐香慢李松

第三盞觱篥起慶簫韶慢王榮祖
笙起月明對花燈慢任榮祖
第四盞琵琶獨彈高雙調會群仙
方響起玉京春慢余勝
雜劇何晏喜已下做楊飯斷送四時歡
第五盞諸部合老人星降黃龍曲破
第六盞觱篥獨吹商角調筵前保壽樂
雜劇時和已下做四偌少年遊斷送賀時豐
第七盞鼓笛曲拜舞六么

弄傀儡踢架兒盧逢春
第八盞簫獨吹雙聲調玉簫聲
第九盞諸部合無射宮碎錦梁州歌頭大曲
雜手藝永團圓趙喜
第十盞笛獨吹高平調慶千秋
第十一盞琵琶獨彈大呂調壽齊天
撮弄壽果放生姚潤
第十二盞諸部合萬壽興隆樂法曲
第十三盞方響獨打高宮惜春

傀儡舞鮑老
第十四盞箏琶方響合纏令神曲
第十五盞諸部合夷則羽六么
　巧百戲趙喜
第十六盞管下獨吹無射商柳初春
第十七盞鼓板　舞綰壽星姚潤
第十八盞諸部合梅花伊州
第十九盞笙獨吹正平調壽長春
　傀儡群仙會盧逢春

第二十盞觱篥起萬壽花新曲破
祗應人
都管
　周朝清　陸恩顯
雜劇色
　吳師賢　趙恩　王太一　朱旺　趙豬兒
　時和　金寶　俞慶　何晏喜
　沈定　吳國寶　王壽　趙寧
　胡寧　鄭喜　陸壽

歌板色
　李文慶
拍板色
　王良卿　張亨　謝用
簫色
　傅昌寧　朱明俊　李允信
箏色
　陳儀　袁輔文　吳宣　袁俊賢
　徐顯祖　張慶

琵琶色
　王榮祖　俞達　袁俊民　袁俊邁
　段繼祖
嵇琴色
　李松　侯端　孫民顯
笙色
　侯瑋　葉茂青　任榮祖　董茂
　張理　潘寶　姚拱　范椿
　孫昌　吳正　周琳　馬椿

姚舜住　陳保

觱篥色

俞汝賢　周潤　楊茂　王恩

王榮顯　婁師賢　劉昌　楊彬

王福　杜明　喻祥　周忠恕

夏福　徐珏　周喜　閻澄

沈壽　丁禎　鄭亨　周佐

楊瑾　沈康　鄭聰　莫壽

潘顯祖　時潤　胡倚　周信

李圭　李潤　史顯　金壽

笛色

楊德茂　潘俊　盧寧　彭俊

賀昌　賀壽　胡師文　壽椿

姚寶　張茂祖　崔興　朱琮

張茂才　金貴　潘顯祖　沈壽

周興　李大用　董大有　金明

趙喜　莫及　張春　葉茂

胡寧　杜顯　張椿　孫寧

彭俊　李榮　全寧　金彥恭

董喜　王佑　來亨　王喜

顧和　顧松　金顯　董寧

杜松　李椿　張椿　何福

管思蕭　朱喜　花椿　李拱辰

方響色

余勝　彭先　劉民和　黃桂

姜大亨　張榮

杖鼓色

朱光卿　馮喜　時忠　施榮

朱拱辰　周忠　李顯　姚寶

葉茂　李榮祖

太鼓色

王喜　鄧玲　王宣　顧榮

舞旋色

范宗茂

內中上教

張明　倪椿　潘恩　石琇

張琳

弄傀儡盧逢春等六人　雜手藝姚潤等九人
女廝撲張椿等十人　築毬軍陸寶等二十
四人　百戲沈慶等六十四
人　百禽鳴胡福等二人

武林舊事卷第一

武林舊事卷第二

四水潛夫輯

御教

壽皇留意武事在位凡五大閱乾道二年四年六年淳熙四年十年或幸白石或幸茅灘或幸龍山一時儀文士馬戈甲旌旗之盛雖各不同今撮其要以著于此

先一日諸軍人馬全裝執色於教場東布列軍幕宿營至日殿前馬步諸軍先赴教場下方營并親隨軍排列將壇之后曾明三衙管軍官並全裝從　駕上自祥曦殿戎服乘馬　太子親王宰執近臣並戎服乘馬以從護　聖馬軍八百騎分執槍撲弓矢軍器前後奏隨軍番部大樂寺並見后御教儀衛次第　駕入教場陞幄殿帥執撾躬奏諸司人馬排立齊舉黃旗招諸軍向　御殿獻掛子一鼓唱喏一鼓呼萬歲再一鼓又呼萬歲疊鼓呼萬萬歲又一鼓唱喏殿帥奏取　聖旨鳴角發嚴　上御金裝甲冑登將壇幄殿鳴角戒嚴殿帥奏取　聖旨馬步軍整隊成毛以備教戰連三鼓馬軍上馬步軍起旗槍分東西為應敵

之軌擎白旗教方陣黃旗交圓陣皂旗交曲陣青旗
變直陣緋旗變鋭陣緋心皂旗作長蛇陣緋心白旗
作伏虎陣殿師奏取 聖旨兩陣各遣勇將挑戰變
八圍陣疊鼓擧旗左馬軍戰右步軍右馬軍戰左步
軍再疊鼓交旗擊刺混戰三疊金分陣大軌馬軍四
面大戰三疊金分陣數師奏教陣訖取 旨人馬排
列當頭鳴角簇隊以俟放教諸軍呈大刀車砲煙槍
諸色武藝 御前傳宣撫諭將士射生官進獻獐鹿
上更戎服 賜宰臣以下對 御酒五行殿師奏

取旨謝 恩如前唱喏訖 駕出教場是日 太上
皇於都亭驛設簾幄以觀 駕至邀 上入幄宣喚
管軍官 賜大金碗酒於簾外都人贊歎以為盛觀
時殿司旗幟以黃馬司以緋步司以白以道路狹促
止用從
駕軍一萬二千四百人分為二百四十八小隊戈甲
耀日旌旗蔽天連亘二十餘里粲如錦繡都人縱觀
以為前所未有凡支犒金銀錢帛以鉅萬計悉出內
庫戶部不與焉

御教儀衛次第
文物儀衛並同四孟 駕出今止添入后項
彈壓前隊侍立使臣都轄
執黃團龍旗使臣 執繡龍旗使臣
帶弓箭汗胯豹尾使臣四員
帶汗胯員騎劍使臣十員
彈壓後隊侍立使臣都轄
黃羅戲珠龍旗 黃繡龍旗二
豹尾使臣四 員騎劍使臣十人

供進馬四疋 帶甲御馬
御前全裝甲馬 管押使臣幕士
內中正供馬 獸醫押槽
黃繡龍傳宣旗二 小黃傳宣旗十
邏逐迎視官 馬院禁衛官
引馬監官二員 供馬監官二員
聖駕供鞭通管二員 擾捎提轄二員
日烏獨腳旗 扶駕指揮使四十二
人 銷金龍旗二

犀皮御座椅　鈐鎚刀子左
匙筯刀子右　青氈御笠
褐氈御笠　金鳳瓶
絲鞋篋子　御鞋篋子
玉靶子闌刀　馬瑙子闌刀
水晶子闌刀　金洗漱
皂白御靴　通犀子闌刀
角靶子闌刀　酒盞子杌
白犀皮杖檯　白豹皮杖檯

梳刷馬盂袋　黑漆套盤
圭木套盤　銷金弓箭葫蘆
犀豹皮弓袋箭葫蘆　飲水角
拍板二　哨笛四
畫鼓二十四人　禪壓樂器使臣
管押訓練官　杏黃龍旗二
戲槊二　札子九
大鼓十　龍笛四
從駕官宰臣已下並如常日

臨安府彈壓官屬

燕射

淳熙元年九月孝宗幸玉津園講燕射禮皇太子宰執使相侍從正任皆從輦至殿門外少駐教坊進念致語口號作樂出麗正門由嘉會門至玉津園賜宴酒三行上服頭巾窄衣束帶絲鞋臨軒內侍御帶進弓箭有箭人唱有御箭教坊樂作射垛前排立招箭班應喏皇帝第一箭射中皇太子已下各再拜稱賀進御酒并宣勸訖皇太子已下及臣僚射弓第四箭

射中上再射第五箭又中的傳旨不賀舍人先引皇太子當殿賜窄衣金束帶次引射中臣僚受賜如前再進御酒奏樂用雜劇次賜宰臣已下十兩銀碗各一隻上賦七言詩丞相曾懷已下屬和以進上乘逍遙輦出玉津園門教坊進念口號至祥曦殿降輦招箭班者服紫衣幞頭叉手立於垛前御箭之來能以幞頭取勢轉導入的亦絕伎也

○○公主下降

南渡以來公主無及嫁者獨理宗朝周漢國公主出

隆慈明太后姪孫楊鎮禮文頗盛今摭梗槩於此
先是擇日遣天使宣召駙馬至東華門外見使賜
玉帶靴笏鞍馬及紅羅百疋銀器百兩衣著百疋聘
財銀一萬兩對御賜筵五盞用教坊樂併畢謝恩訖
乘塗金御仙花鞍轡狨座馬執絲鞭張三簷傘教坊樂
部五十人前引還第謂之宣繫進財物件並照國
朝會要及常寺閣報有司辦造
先一月宣宰執常服繫鞋詣後殿西廊觀看公主房
奩

真珠九翬四鳳冠　褕翟衣一副
真珠玉佩一副　金革帶一條
玉龍冠　綬玉環
北珠冠花篦環　七寶冠花篦環
真珠大衣背子　真珠翠領四時衣服
累珠嵌寶金器　塗金器
貼金器　出從貼金銀裝檐等
錦繡銷金帳幔陳設茵褥地衣步障等物
其日駙馬常服玉帶乘馬至和寧門易冕服至東華

門用雁幣玉馬等行親迎禮用熙寧故事
公主戴九翬四鳳冠服褕翟纁袖升轎其前
天文官　本位從物從人　燭籠二十對
本位使臣　擡釵童子八人　方扇四柄
圓扇四柄　引障花十　提燈二十對
行障坐障
皇后親送乘九龍轎子皇太子乘馬圍子左右兩重
其使太師判宗正事榮王榮王夫人及諸命婦至第
賜御筵九盞筵畢皇后太子先還公主歸位行同牢

禮（用閣會禮）然後親行盥饋舅姑之禮（閣贊通禮）謁見舅姑用
名紙一副衣一襲手帕一合粧盝藻豆袋銀器三百
兩衣著五百疋餘親各有差三朝公主駙馬並入內
謝恩宣賜禮物賜宴禁中外庭奉表稱賀賜宰執親
王侍從內職管軍副都指使已上金銀錢勝色子有
差（依熙寧式）駙馬家親屬各等第推恩
○六、唱名
第一名承事郎　第二名第三名並文林郎
第一甲賜進士及第　第二甲同進士及第

第三甲四甲賜進士出身
第五甲同進士出身 武舉第一名秉義郎
特奏第一名同進士出身
上御集英殿拆號唱進士名各賜綠襴袍白簡黃襯衫武舉人賜紫羅袍鍍金帶牙笏賜狀元等三人酒食五盞餘人各賜泡飯前三名各進謝恩詩一首皆重戴綠袍絲鞭駿馬快行各持敕黃於前黃旗雜遝多至數十百面各書詩句于上呵殿如雲皆平日交遊親暱相迓之人或三學使令齋僕輩若執事之人

則係帥漕司差到狀元局祗應亦有衍人相士輩自衒預定魁選鼓舞于中自東華門至期集所豪家貴邸競列綵幕縱觀其有少年未有室家者亦往往於此擇婿焉期集所例置局於禮部貢院前三人主之於內遴選所長以充職事有糾彈牋表主管題名小錄掌儀典客掌計掌器掌膳掌酒果監門等後旬日朝謝又數日拜黃甲敘同年其儀三名設褥于堂上東西相向四十已上立於東廊四十已下立於西廊皆再拜拜已擇榜中年長者一人狀元拜之復擇少者一人拜狀元又數日赴國子監謁謝先聖先師訖賜聞喜宴于局中侍從已上及館職皆與知舉官押宴遂立題名石刻凡費悉出于官及諸闈饋遺云

元正

朝廷元日冬至行大朝會儀則百官冠冕朝服備法駕設黃麾仗三千三百五十人（視東京已減三之一）用太常雅樂宮架登歌太子上公親王宰執並赴紫宸殿立班進酒上千萬歲壽上公致辭樞密宣答及諸國使人及諸州入獻朝賀然后奏樂進酒賜宴此禮不能常

行每歲禁中止是以三茅鐘鳴駕興上服幞頭玉帶靴袍先詣福寧殿龍墀及聖堂炷香（用龍涎腦子）次至天章閣祖宗神御殿行酌獻禮次詣東朝奉賀復回福寧殿受皇后太子皇子公主貴妃至郡夫人內官大內已下賀賀畢駕始過大慶殿御史臺閤門分引文武百僚追班稱賀大起居十六拜致辭上壽樞密宣答禮畢放仗是日後苑排辦御筵於清燕殿用插食盤架午後修內司排辦晚筵於慶瑞殿用烟火進市食賞燈並如元夕

○○立春

前一日臨安府進大春牛設之福寧殿庭及駕臨幸內官皆用五色絲綵杖鞭牛御藥院例取牛睛以充眼藥餘屬直閣婆（罷當人都行首）掌管預造小春牛數十飾綵旛雪柳分送殿閣巨璫各隨以金銀錢彩段為酬是日賜百官春旛勝宰執親王以金餘以金裹銀及羅帛為之係文思院造進各垂于幞頭之左入謝后苑辦造春盤供進及分賜貴邸宰臣巨璫翠縷紅絲金雞玉燕備極精巧每盤直萬錢學士院撰進春帖子帝后貴妃夫人諸閣各有定式絳羅金縷華粲可觀臨安府亦鞭春開宴而邸第饋遺則多效內庭焉

○○元夕

禁中自去歲九月賞菊燈之後迤邐試燈謂之預賞一入新正燈火日盛皆修內司諸璫分主之競出新意年異而歲不同往〻於復古膺福清燕明華等殿張掛及宣德門梅堂三間臺等處臨時取旨起立鰲山燈之品極多（見后燈品）每以蘇燈為最圈片大者徑三四尺皆五色琉璃所成山水人物花竹翎毛種〻奇妙儼然着色便面也其后福州所進則純用白玉晃耀奪目如清冰玉壺爽徹心目近歲新安所進益奇雖圈骨悉皆琉璃所為號無骨燈禁中嘗令作琉璃燈山其高五丈人物皆用機關活動結大綵樓貯之又於殿堂梁棟窗戶間為湧壁作諸色故事龍鳳噀水蜿蜒如生遂為諸燈之冠前后設玉栅簾寶光花影不可正視仙韶內人迭奏新曲聲聞人間殿上鋪連五色琉璃閣皆毬文戲龍百花小窗間垂小水晶簾流蘇寶帶交映璀璨中設御座恍然如在廣寒清

虛府中也至二鼓上乘小輦幸宣德門觀鰲山擎輦者皆倒行以便觀燈金爐腦麝如祥雲五色熒煌炫轉照耀天地山燈凡數千百種極其新巧恠〻奇〻無所不有中以五色玉栅簇成皇帝萬歲四大字其上伶官奏樂稱念口號致語其下為大露臺百藝群工競呈奇伎內人及小黃門百餘皆巾裹翠蛾傚街坊清樂傀儡繚繞於燈月之下既而取旨宣喚市井舞隊及市食盤架先是京尹預擇華潔及善歌叫者謹伺於外至是歌叫競入既經進御妃嬪內人而下

亦爭買之皆數倍得直金珠磊落有一夕而至富者宮漏既深始宣放烟火百餘架於是樂聲四起燭影縱横而駕始還矣大率倣宣和盛際愈加精妙特無登樓賜宴之事人間不能詳知耳

都城自舊歲冬孟駕回則已有乘肩小女鼓吹舞綰者數十隊以供貴邸豪家幕次之翫而天街茶肆漸已羅列燈毬等求售謂之燈市自此以後每夕皆然三橋等處客邸最盛舞者往來最多每夕樓燈初上則簫鼓已紛然自獻於下酒邊一笑所費殊不多往

往至四鼓乃還自此日盛一日姜白石有詩云燈已闌珊月色寒舞兒往往夜深還只應不盡婆娑意更向街心弄影看又云南陌東城盡舞兒畫金刺繡滿羅衣也知愛惜春遊夜舞落銀蟾不肯歸吳夢窗玉樓春云茸茸狸帽遮梅額金蟬羅翦胡衫窄乘肩爭看小腰身倦態強隨閑鼓笛問稱家在城東陌欲買千金應不惜歸來困頓殢春眠猶夢婆娑斜趁拍深得其意態也至節後漸有大隊如四國朝傀儡杵歌之類日趨于盛其多至數十百隊天府每夕差官點

視各給錢酒油燭多寡有差且使之南至昇陽宮支酒燭北至春風樓支錢終夕天街鼓吹不絕都城士女羅綺如雲蓋無夕不然也至五夜則京尹乘小提轎諸舞隊次第簇擁前後連亙十餘里錦繡填委簫鼓振作耳目不暇給吏魁以大囊貯楮券凡遇小經紀人必犒數十謂之買市至有黠者以小盤貯梨藕數片騰身迭出于稠人之中支請官錢數次者亦不禁也李篔房詩云斜陽盡處蕩輕烟輦路東風入管絃五夜好春隨步暖一年明月打頭圓香塵掠粉翻

羅帶密炬籠綃鬭玉鈿人影漸稀花露冷踏歌聲度曉雲邊京尹幕次例占市西坊繁鬧之地曾燭糝盆照耀如晝其前列荷校囚數人大書犯由云某人為不合搶撲釵環挨搪婦女繼而行遣謂之裝燈其實皆三獄罪囚姑借此以警奸民又分委府僚巡警風燭及命都轄房使臣等分任地方以緝姦盜三獄亦張燈建淨獄道場多裝獄戶故事及陳列獄具邸第好事者如清河張府蔣御藥家間設雅戲烟火花邊水際燈燭燦然遊人士女縱觀則迎門酌酒而去次

有幽坊靜巷好事之家多設五色琉璃泡燈更自雅
潔靚粧笑語望之如神仙白石詩云沙河雲合無行
處惆悵來遊路已迷卻入靜坊燈火空門門相似列
蛾眉又云遊人歸後天街靜坊陌人家未閉門簾裡
垂燈照樽俎坐中嬉笑覺春溫或戲于小樓以人為
大影戲兒童歡呼終夕不絕此類不可遽數也西湖
諸寺惟三竺張燈最盛往往有宮禁所賜貴璫所遺
者都人好奇亦往觀焉白石詩云珠絡琉璃到地垂
鳳頭御帶玉交枝君王不賞無人進天竺堂深夜雨

時元夕節物婦人皆帶珠翠鬧蛾玉梅雪柳菩提葉
燈毬銷金合蟬貂袖項帕而衣多尚白蓋月下所宜
也游手浮浪輩則以白紙為大蟬謂之夜蛾又以棗
肉炭屑為丸繫以鐵絲然之名火楊梅節食所尚則
乳糖團子䭔拍科斗粉豉湯水晶膾韭餅及南北珍
果并皂兒糕宜利少澄沙糰子滴酥鮑螺酪麪玉消
膏琥珀餳輕餳生熟灌藕諸色龍纏蜜煎蜜裹糖瓜
蔞煎七寶薑豉十般糖之類皆用鏤鍮裝花盤架車
兒簇插飛蛾紅燈綵盝歌叫喧闐幕次往往使之吟

叫倍酬其直白石詩亦有詩云貴客鉤簾看御街市中
珍品一時來簾前花架無行路不得金錢不肯回競
以金盤鈿合簇飣饋遺謂之市食合兒翠簾銷幕絳
燭籠紗遍呈舞隊密擁歌姬脆管清吭新聲交奏戲
具粉嬰鬻歌售藝者紛然而集至夜闌則有持小燈
照路拾遺者謂之掃街遺鈿墮珥往往得之亦東都
遺風也

舞隊

大小全棚傀儡

查查鬼（查大）　李大口（一字）　賀豐年　長瓠斂（長頭）
兔吉（兔毛大伯）　吃遂　大憨兒　粗旦
麻婆子　快活三郎　黃金杏　瞎判官
快活三娘　沈承務　一臉膜　貓兒相公
洞公嘴　細旦　河東子　黑遂
王鐵兒　交椅　夾棒　村田樂
男女竹馬　男女杵歌　大小斫刀鮑老
交衮鮑老　子弟清音　女童清音　諸國獻寶
六國朝　四國朝　穿心國入貢

孫武子教女兵　遏雲社　緋綠社
胡賣女　鳳阮嵇琴　撲蝴蝶　回陽丹
火藥　瓦盆歌　焦錘架兒　喬三教
喬迎酒　喬親事　喬樂神馬明王　喬捉蛇
喬學堂　喬宅眷　喬像生　喬師娘
獨自喬　地仙　旱划船　教象
裝態　屏風　鼓板　踏蹺
撲旗　抱鑼裝鬼　獅豹蠻牌　十齋郎
耍和尚　劉衮　散錢行　貨郎
打嬌惜

其品甚夥不可悉數首飾衣裝相矜侈靡珠翠錦綺眩耀華麗如傀儡杵歌竹馬之類多至十餘隊十二十三兩日國忌禁樂則有裝宅眷籠燈前引珠翠盛飾少年尾其後訶殿而來卒然遇之不辨真僞及爲喬經紀人如賣蜂糖餅小八塊風子賣字本虔婆賣旗兒之類以資一笑者尤多也

燈品

燈品至多蘇福爲冠新安晚出精妙絕倫所謂無骨

燈者其法用絹囊貯粟爲胎因之燒綴及成去粟則混然玻瓈毬也景物奇巧前無其比又爲大屏灌水轉機百物活動趙忠惠守吳日嘗命製春雨堂五大閒左爲汴京御樓右爲武林燈市歌舞雜藝纖悉曲盡凡用千工外此有魫燈則移鏤犀珀玳瑁以飾之珠子燈則以五色珠爲網下垂流蘇或爲龍船鳳輦樓臺故事羊皮燈則鏃鏤精巧五色粧染如影戲之法羅帛燈之類尤多或爲百花或細眼間以紅白號萬眼羅者此種最奇外此有五色蠟紙菩提葉若沙戲影燈馬騎人物旋轉如飛又有深閨巧娃剪紙而成尤爲精妙又有絹燈剪寫詩詞時寓譏笑及畫人物藏頭隱語及舊京諢語戲弄行人有貴邸嘗出新意以細竹絲爲之加以彩飾疏明可愛穆陵喜之令製百盞期限既迫勢難卒成而内苑諸璫恥於不自己出思所以勝之遂以黄草布剪縷加之點染與竹無異凡兩日百盞已進御矣

挑菜

二月一日謂之中和節唐人最重今惟作假及進單

羅御服否官服單羅公裳而已二日宮中排辦挑菜御宴先是內苑預備朱綠花斛下以羅帛作小卷書品目於上繫以紅絲上植生菜薺花諸品俟宴酬樂作自中殿以次各以金篦挑之后妃皇子貴主婕妤及都知等皆有賞無罰以次每斛十號五紅字為賞五黑字為罰上賞則成號真珠玉杯金器北珠篦環珠翠領抹次亦鋌銀酒器冠鋜翠花段帛龍涎御扇筆墨官窯定器之類罰則舞唱吟詩念佛飲冷水吃生薑之類用此以資戲笑王宮貴邸亦多倣之

○○進茶

仲春上旬福建漕司進第一綱茶名北苑試新皆方寸小夸進御止百夸護以黃羅軟盝藉以青蒻裹以黃羅夾複臣封朱印外用朱漆小匣鍍金鎖又以細竹絲織笈貯之凡數重此乃雀舌水芽所造一夸之直四十萬僅可供數甌之啜耳或以一二賜外邸則以生線分解轉遺好事以為奇玩茶之初進御也翰林司例有品嘗之賞皆漕司邸吏賂之間不滿欲則入鹽少許茗花為之散漫而味亦漓矣禁中大慶會則用大鍍金甌以五色韻果簇飣龍鳳謂之繡茶不過悅目亦有專其工者外人罕知因附見于此

○○賞花

禁中賞花非一先期後苑及修內司分任排辦凡諸苑亭榭花木妝點一新錦簾綃幕飛梭繡毬以至裀褥設放器玩盆窠珍禽異物各務奇麗又命小璫內司列肆關撲珠翠冠朵篦環繡段畫領花扇官窯定器孩兒戲具鬧竿龍船等物及有賣買果木酒食餅餌蔬茹之類莫不備具悉倣西湖景物起自梅堂賞

梅芳春堂賞杏花桃源觀桃粲錦堂金林檎照妝亭海棠蘭亭修禊至於鍾美堂賞大花為極盛堂三面皆花石為臺三層各植名品標以象牌覆以碧幕臺後分植玉繡毬數百株儼如鏤玉屏堂內左右各列三層雕花彩檻護以彩色牡丹畫衣間列碾玉水晶金壺及大食玻璃官窯等瓶各簪奇品如姚魏御衣黃照殿紅之類幾千朵別以銀箔間貼大斛分種數千百窠分列四面至於梁棟窗戶間亦以湘筒貯花鱗次簇插何翅萬朵堂中設牡丹紅錦地裀自中殿

妃嬪以至內官各賜翠葉牡丹分枝鋪翠牡丹御書畫
扇龍涎金合之類有差下至伶官樂部應奉等人亦
霑恩賜謂之隨花賞或天顏悅懌謝恩賜予多至數次
至春暮則稽古堂會瀛堂賞瓊花靜侶亭紫笑淨香
亭采蘭挑筍則春事已在綠陰芳草之間矣大抵內宴
賞初坐再坐插食盤架者謂之排當否則但謂之進
酒

武林舊事卷第二

武林舊事卷第三

四水潛夫輯

西湖遊幸 都人遊賞

淳熙間壽皇以天下養每奉德壽三殿遊幸湖山御
大龍舟宰執從官以至大璫應奉諸司及京府彈壓
等各乘大舫無慮數百時承平日久樂與民同凡遊
觀買賣皆無所禁畫楫輕舫旁午如織至于果蔬羹
酒關撲宜男戲具鬧竿花籃畫扇彩旗糖魚粉餌時
花泥嬰等謂之湖中土宜又有珠翠冠梳銷金彩段

犀鈿髹漆織藤窯器玩具等物無不羅列如先賢堂
三賢堂四聖觀等處最盛或有以輕橈趁逐求售者
歌妓舞鬟嚴粧自衒以待招呼者謂之水仙子至於
吹彈舞拍雜劇雜扮撮弄勝花泥丸鼓板投壺花彈
蹴踘分茶弄水踏混木撥盆雜藝散耍謳唱息器教
水族飛禽水傀儡鬻道術煙火起輪走線流星水爆
風箏不可指數總謂之趕趁人蓋耳目不暇給焉御
舟四垂珠簾錦幕懸掛七寶珠翠龍船梭子鬧竿花
籃等物宮姬韶部儼如神仙天香濃郁花柳避妍小

舟時有宣喚賜予如宋五嫂魚羹嘗經御賞人所共
趨遂成富媼朱静佳六言詩云柳下白頭釣叟不知
生長何年前度君王遊幸賣魚收得金錢往往修舊
京金明池故事以安太上之心豈特事遊觀之美哉
湖上御園南有聚景真珠南屏北有集芳延祥玉壺
然亦多幸聚景焉一日御舟經斷橋橋旁有小酒肆
頗雅潔中飾素屏書風入松一詞于上光堯駐目
稱賞久之宣問何人所作乃太學生俞國寶醉筆也
其詞云一春長費買花錢日日醉湖邊玉驄慣識西

湖路驕嘶過沽酒樓前紅杏香中歌舞綠楊影裏鞦
韆暖風十里麗人天花壓鬢雲偏畫船載取春歸去
餘情付湖水湖煙明日重携殘酒來尋陌上花鈿上
笑曰此詞甚好但末句未免儒酸因為改定云明日
重扶殘醉則迥不同矣即日命解褐云
西湖天下景朝昏晴雨四序總宜杭人亦無時而不
遊而春遊特盛焉承平時頭船如大綠間綠十樣錦
百花寶勝明玉之類何翅百餘其次則不計其數皆
華麗雅靚夸奇競好而都人凡締姻賽社會親送葬
經會獻神仕宦恩賞之經營禁省臺府之囑託貴璫
要地大賈豪民買笑千金呼盧百萬以至癡兒騃子
密約幽期無不在焉日糜金錢靡有紀極故杭諺有
銷金鍋兒之號此語不為過也
都城自過收燈貴遊巨室皆爭先出郊謂之探春至
禁煙為最盛龍舟十餘綵旗疊鼓交午曼衍粲如織
錦內有曾經宣喚者則錦衣花帽以自別于衆京尹
為立賞格競渡爭標內璫貴客賞犒無算都人士女
兩堤駢集幾于無置足地水面畫楫櫛比如魚鱗亦

無行舟之路歌歡簫鼓之聲振動遠近其盛可以想
見若遊之次第則先南而後北至午則盡入西泠橋
裡湖其外幾無一舸矣弁陽老人有詞云看畫船盡
入西泠閒卻半湖春色蓋紀實也既而小泊斷橋千
舫駢集歌管喧奏粉黛羅列最為繁盛橋上少年郎
競縱紙鳶以相勾牽剪截以線絕者為負此雖小技
亦有專門爆仗起輪走線之戲多設于此至花影暗
而月華生始漸散去絳紗籠燭車馬爭門日以為常張
鎡子詩云帖帖平湖印晚天踏歌遊女錦相牽都城

半捲人爭路。猶有胡琴落後船。最能狀此景。茂陵在
御。累無遊幸之事。離宮別館。不復增修。黃洪詩云。龍
舟太半沒西湖。此是先皇節儉圖。三十六年安靜裏。
棹歌一曲在康衢。理宗時亦嘗製一舟。悉用香楠木
搶金為之。亦極華侈。然終于不用。至景定間。周漢國
公主得旨。偕駙馬都尉楊鎮泛湖。一時文物亦盛。髣
髴承明之舊。傾城縱觀。都人為之罷市。然是時先朝
龍舫久已沉沒。獨有小舟號小烏龍者。以賜楊郡王
之故。尚在其舟平底。有栊製度簡朴。或傳此舟每出

必有風雨。余嘗屢乘。初無此異也。

○○放春

蔣苑使有小圃。不滿二畝。而花木匼匝。亭榭奇巧。春
時悉以所有書畫。玩器。冠花。器弄之物。羅列滿前。戲
効關撲。有珠翠冠。僅大如錢者。鬧竿花籃之類。悉皆
縷絲。金玉為之。極其精妙。且立標竿射垛。及鞦韆梭
門。鬪雞蹴踘。諸戲事。以娛遊客。衣冠士女。至者招邀
杯酒。往往過禁烟乃已。蓋效禁苑具體而微者也。

○○社會

二月八日為桐川張王生辰。霍山行宮朝拜極盛。百
戲競集。如緋綠社雜劇。齊雲社蹴毬。遏雲社唱賺。同文社耍詞。
角觝社相撲。清音社清樂。錦標社射弩。錦体社花繡。英略社使棒。
雄辯社小說。翠錦社行院。繪革社影戲。淨髮社梳剃。律華社吟叫。
雲機社撮弄。而七寶濠馬二會為最。玉山寶帶。尺璧寸
珠。璀璨奪目。而天驥龍媒。絨韉寶轡。競賞神駿。好奇
者至翦毛為花草人物。廚行果局。窮極肴核之珍。有
所謂意思作者。悉以通草羅帛雕飾為樓臺故事之
類。飾以珠翠。極其精緻。一盤至直數萬。然皆浮靡無

用之物。不過資一玩耳。奇禽則紅鸚白雀。水族則銀
蟹金龜。高麗華山之奇松。交廣海嶠之異卉。不可縷
數。莫非動心駭目之觀也。若三月三日殿司真武會。
三月二十八日東嶽生辰社會之盛。大率類此。不暇
贅陳。

○○祭掃

清明前三日為寒食節。都城人家。皆插柳滿簷。雖小
坊幽巷亦青青可愛。大夫家則加棗䭔于柳上。然多
取之湖隄。有詩云。莫把青青都折盡。明朝更有出城

人。朝廷遣臺臣中使宮人車馬朝饗諸陵原廟薦獻用麥糕稠餳而人家上冢者多用棗餾薑豉南北兩山之間車馬紛然而野祭者尤多如大昭慶九曲等處婦人淡妝素衣提攜兒女酒壺肴罍村店山家分餕遊息至暮則花柳土宜隨車而歸若玉津富景御園包家山之桃關東青門之菜市東西馬塍尼菴道院尋芳討勝極意縱遊隨處各有買賣趕趁等人野果山花別有幽趣蓋輦下驕民無日不在春風歌舞中而游手末伎爲尤盛也

○浴佛

四月八爲佛誕日諸寺院各有浴佛會僧尼輩競以小盆貯銅像浸以糖水覆以花棚鐃鈸交迎遍往邸第富室以小杓澆灌以求施利是日西湖作放生會舟楫甚盛略如春時小舟競賣龜魚螺蚌放生

○迎新

戶部點檢所十三酒庫例于四月初開煮九月初開清先是提領所呈樣品嘗然後迎引至諸所隸官府而散每庫各用匹布書庫名高品以長竿懸之謂之布牌以木牀鐵擎爲仙佛鬼神之類駕空飛動謂之臺閣雜劇百戲諸藝之外又爲漁父習閑竹馬出獵八仙故事及會鼓家女使裹頭花巾爲新好庫妓之琤琤者皆珠翠盛飾銷金紅背乘繡韉寶勒駿騎各有皂衣黃號私身數對訶導於前羅扇衣笈渾浪閒客隨逐于後少年狎客往往簇飣持杯爭勸馬首金錢綵段需及輿臺都人習以爲常不爲怪笑所經之地高樓邃閣繡幕如雲累足駢肩真所謂萬人海也

○端午

先期學士院供帖子如春日禁中排當例用朔日謂之端一或傳舊京亦然插食盤架設天師艾虎意思山子數十座五色蒲絲百草霜以大合三層飾以珠翠葵榴艾花蜈蚣蛇蝎蜥蜴等謂之毒蟲及作糖霜韻果糖鬭巧粽極其精巧又以大金瓶數十遍插插葵榴梔子花環繞殿閣又分賜后妃諸閤大璫近侍翠葉五色葵榴金絲翠扇真珠百索釵符經筒香囊軟香龍涎佩帶及紫練白葛紅蕉之類大臣貴邸均被細葛香羅蒲絲艾朵彩團巧粽之賜而外邸節

物大率效尤爲巧粽之品不一至結爲樓臺舫輅又以青羅作赤口白舌帖子與艾人並懸門楣以爲禳檜道宮法院多送佩帶符篆而市人門首各設大盆雜植艾虎葵花上掛五色紙錢排飣果粽雖貧者亦然湖中是日遊舫亦盛蓋迤邐炎暑晏遊漸稀故也俗以此日爲馬本命凡御廄邸第上乘悉用五彩爲鬃尾之飾奇鞯寶轡充滿道途亦可觀玩也

○○禁中納涼

禁中避暑多御復古選德等殿及翠寒堂納涼長松

修竹濃翠蔽日層巒奇岫靜窈縈深寒瀑飛空下注大池可十畝池中紅白菡萏萬柄蓋園丁以瓦盎別種分列水底時易新者庶幾美觀又置茉莉素馨建蘭麝香藤朱槿玉桂紅蕉闍婆薝蔔等南花數百盆於廣庭鼓以風輪清芬滿殿御笐兩旁各設金盆數十架積雪如山紗廚后先皆懸掛伽蘭木真臘龍涎等香珠百餘蔗漿金盌珍果玉壺初不知人間有塵暑也聞洪景盧學士嘗賜對于翠寒堂當三伏中體粟戰慄不可久立上問故笑遣中貴人以北綾半臂賜之則境界可想見矣

○○都人避暑

六月六日顯應觀崔府君誕辰自東都時廟食已盛是日都人士女駢集炷香已而登舟泛湖爲避暑之遊時物則新荔枝軍庭李二果產閩奉化項里之楊梅聚景園之秀蓮新藕蜜筒甜瓜椒核枇杷紫菱碧芡來禽金桃蜜漬昌元梅木瓜豆兒水荔枝膏金橘水糰麻飲芥辣白醪涼水冰雪爽口之物關撲香囊畫扇涎花珠佩而茉莉爲最盛初出之時其價甚穹

婦人簇帶多至七插所直數十券不過供一餉之娛耳蓋入夏則遊船不復入裡湖多占蒲深柳密寬涼之地披襟釣水月上始還或好事者則敞大舫設蘄簟高枕取涼櫛髮快浴惟取適意或留宿湖心竟夕而歸

○○乞巧

立秋日都人戴楸葉飲秋水赤小豆七夕節物多尚果食茜雞及泥孩兒號摩睺羅有極精巧飾以金珠者其直不貲併以蠟印鳧雁水禽之類浮之水上婦

人女子至夜對月穿針餖飣杯盤飲酒為樂謂之乞
巧及以小蜘蛛貯合內以候結網之疎密為得巧之
多少小兒女多衣荷葉半臂手持荷葉效顰摩睺羅大
抵皆原舊俗也
七夕前修內司例進摩睺羅十桌每桌三十枚大者
至高三尺或用象牙雕鏤或用龍涎佛手香製造悉
用鏤金珠翠衣帽金錢釵鐲佩環真珠頭鬚及手中
所執戲具皆七寶為之各護以五色鏤金紗廚制閫
貴臣及京府等處至有鑄金為貢者宮姬市娃冠花
武林舊事 卷三 十
夜領皆以乞巧時物為飾焉
○○中元
七月十五日道家謂之中元節各有齋醮等會僧寺
則于此日作盂蘭盆齋而人家亦以此日祀先例用
新米新醬冥衣時果綵段麪碁而茹素者幾十八九
屠門為之罷市焉
○○中秋
禁中是夕有賞月延桂排當如倚桂閣秋暉堂碧岑
皆臨時取旨夜深天樂直徹人間御街如絨線蜜煎
香鋪皆鋪設貨物誇多競好謂之歇眼燈燭華燦竟
夕乃止此夕浙江放一點紅羊皮小水燈數十萬盞
浮滿水面爛如繁星有足觀者或謂此乃江神所喜
非徒事觀美也
○○觀潮
浙江之潮天下之偉觀也自既望以至十八日為最
盛方其遠出海門僅如銀線既而漸定則玉城雪嶺
際天而來大聲如雷霆震撼激射吞天沃日勢極雄
豪楊誠齋詩云海湧銀為郭江橫玉繫腰者是也每
武林舊事 卷三 十二
歲京尹出浙江亭教閱水軍艨艟數百分列兩岸既
而盡奔騰分合五陣之勢并有乘騎弄旗標槍舞刀
於水面者如履平地倏爾黃煙四起人物略不相睹
水爆轟震聲如崩山煙消波靜則一舸無迹僅有敵
舟為火所焚隨波而逝吳兒善泅者數百皆披髮文
身手持十幅大綵旗爭先鼓勇泝迎而上出沒于鯨
波萬仞中騰身百變而旗尾略不霑濕以此誇能而
豪民貴宦爭賞銀綵江干上下十餘里間珠翠羅綺
溢目車馬塞途飲食百物皆倍穹常時而僦賃看幕

雖席地不容間也禁中例觀潮于天開圖畫高臺下瞰如在指掌都民遙瞻黃繖雉扇於九霄之上真若簫臺蓬島也

○○重九

禁中例於八日作重九排當于慶瑞殿分列萬菊燦然眩眼且點菊燈略如元夕內人樂部亦有隨花賞如前賞花例盡賞燈之宴權與於此自是日盛矣或於清燕殿綴金亭賞橙橘遇郊祀歲則罷宴

都人是月飲新酒汎萸簪菊且各以菊糕為饋以糖

肉秫麪雜糅為之上縷肉絲鴨餅綴以榴顆標以綵旗又作蠻王獅子於上及糜栗為屑合以蜂蜜印花脫餅以為果餌又以蘇子微漬梅滷雜和蔗霜梨橙玉榴小顆名曰春蘭秋菊而後新涼則已有炒銀杏梧桐子吟叫于市矣

○○開爐

是日御前供進夾羅御服臣僚服錦襖子夾公服授衣之意也自此御爐日設火至明年二月朔止皇后殿開爐節排當是月遣使朝陵如寒食儀都人亦出郊拜墓用綿襖楮衣之類

冬至

朝廷大朝會慶賀排當並如元正儀而都人最重一陽賀冬車馬皆華整鮮好五鼓已填擁雜遝于九街婦人小兒服飾華炫往來如雲嶽祠城隍諸廟炷香者尤盛三日之內店肆皆罷市垂簾飲博謂之做節享先則以餛飩有冬餛飩年餺飥之諺貴家求奇一器凡十餘色謂之百味餛飩

○○賞雪

禁中賞雪多御明遠樓（禁中稱楠木樓）後苑進大小雪獅兒並以金鈴綵縷為飾且作雪花雪燈雪山之類及滴酥為花及諸事件並以金盆盛進以供賞玩并造雜煎品味如春盤餖飣羊羔兒酒以賜併于內藏庫支撥官券數百萬以犒諸軍及令臨安府分給貧民或皇后殿別自支犒而貴家富室亦各以錢米犒閭里之貧者

○○歲除

禁中以臘月二十四日為小節夜三十日為大節夜

呈、女童驅儺裝六丁六甲六神之類大率如夢華所
載後苑修內司各進消夜果兒以大合簇飣凡百餘
種如蜜煎珍果下至花餳萁豆以至玉杯寶器珠翠
花朵犀象博戲之具銷金斗葉諸色戲弄之物無不
備具皆極小巧又於其上作玉輅高至三四尺悉以
金玉等為飾護以貼金龍鳳羅罩以奇侈求勝一合
之費不啻中人十家之產止以資天顏一笑耳后妃
諸閤又各進歲軸兒及珠翠百事吉利市袋兒小樣
金銀器皿并隨年金錢一百二十文旋亦分賜親王

貴邸宰臣巨璫至于爆仗有為果子人物等類不一而
殿司所進屏風外畫鍾馗捕鬼之類而內藏藥線一
爇連百餘不絕簫鼓迎春雞人警唱而玉漏漸移金
門已啓矣

四、歲晚節物

臘日賜宰執親王三衙從官內侍省官并外閫前宰
執等臘藥係和劑局方造進及御藥院特旨製造銀
合各一百兩以至五十兩三十兩各有差伏日賜暑
藥亦同

都下自十月以來朝天門內外競售錦裝新曆諸般
大小門神桃符鍾馗狻猊虎頭及金彩縷花春帖旛
勝之類為市甚盛八日則寺院及人家用胡桃松子
乳蕈柿栗之類作粥謂之臘八粥醫家亦多合藥
劑侑以虎頭丹八神屠蘇貯以絳囊饋遺大家謂之
臘藥至于餽歲盤合酒檐羊腔充斥道路二十四日
謂之交年祀竈用花餳米餌及燒替代及作糖豆粥
謂之口數市井迎儺以鑼鼓遍至人家乞求利市至
除夜則比屋以五色錢紙酒果以迎送六神于門至

夜蕡燭糝盆紅映霄漢爆竹鼓吹之聲喧闐徹夜謂
之聒廳小兒女終夕博戲不寐謂之守歲又明燈牀
下謂之照虛耗及貼天行帖兒財門于楣祀先之禮
則或昏或曉各有不同如飲屠蘇百事吉膠牙餳燒
术賣懵等事率多東都之遺風焉守歲之詞雖多極
難其選獨楊守齋一枝春最為近世所稱併書于此
竹爆驚春競喧闐夜起千門簫鼓流蘇帳暖翠鼎緩
騰香霧停杯未舉奈剛要送年新句應自賞歌字清
圓未誇上林鶯語從他歲窮日暮縱閒愁怎減劉郎

風慶屠蘇辦了。迤邐柳忻梅姤。宮壺未曉。早驕馬。繡車盈路。還又把月夕花朝。自今細數。

武林舊事卷第三

武林舊事卷第四

四水潜夫輯

○○故都宮殿

門

麗正門南　和寧門北　東華門東　西華門西

苑東　苑西　北宮

南宮　南水門　東水門

會通　上閤　宣德

隔門　斜門　閱門

玉華閣　含和　賜讌二門傳天章閣

殿

垂拱常朝四參　文德六參宣布　大慶朔明堂賀

紫宸生壽　集英策士

○○以上謂之正朝亦有隨事更名者

○○後殿

○延和宿齋避殿　崇政即祥曦　福寧寢殿

復古高宗建　選德孝宗建御屏有監司郡守姓名

緝熙理宗建　熙明即修政度宗建　明華

清燕　膺福　慶瑞（即閣慶，理宗改慶天）
射殿　需雲（大燕）　符寶（貯恭膺天命之寶）
嘉明（度宗以緝熙堂改）　明堂（即文德合祭改）　坤寧（皇后）
穆華（皇后）　慈明（楊太后累朝母后皆旋更名）
慈元（謝太后）　仁明（全太后）　進食（即勤殿）
欽先（神御）　孝思（神御）　清華

堂

翠寒（高宗以日本羅木建，古松數十株）　澄碧觀堂
芳春　凌寒　鍾美（牡丹）

燦錦（海棠）　燕書　靜華
清賞　稽古（御書院）　清遠
清徹　澄碧（水堂）　藥淵
環秀（山堂）　文閣（明御書院）　書林（御書院）
華館　衍秀　披香
德勤　雲錦（荷堂，李陽冰書額）　清霽
萼綠華（梅堂，李陽冰書，度宗易名瓊姿）　碧琳
凝光　瑩輝　繡香
呈芳　會景（青花石柱香楠欄檻瑪瑙砌）

正始（后殿，謝后改壽寧殿）　怡然（書嘯位）　信美（嬪姪客）

齋

損齋（高宗建）　奚齋　謹習齋
燕申齋

樓

博雅樓（書）　觀德　萬景
清暑　清美　明遠
倚香

閣

龍圖（太祖太宗）　天章（真宗奉祀祖宗神御）　寶文（仁宗）
顯謨（神宗）　徽猷（哲宗）　敷文（徽宗）
煥章（高宗）　華文（孝宗）　寶謨（光宗）
寶章（寧宗）　顯文（理宗）　雲章（度宗御書）
清華　凌虛　清漏
倚桂　來鳳　觀音
芙蓉　萬春（太后殿）

臺

欽天（奉天）　賞春　秋芳

天闌圖畫 踏臺

軒 晚清

閣 清華 容膝

觀 雲濤

亭 清泳 清穎 清寒 清興 凝軒 春信（梅） 映春 皆春

春華

膺思 受釐

清趣 清迥 清激（放水） 靜香 春華 融春 餘春 寒碧

舒嘯

怡真 綠綺

清暉 清隱 清甑 靜華 春陽 尋春 留春 凜香

香瓊 碧岑 瓊秀 衍秀 錦浪（桃花） 麗錦 浣綺 穠香 叢香（桂） 含暉 凌寒（梅竹） 真賞 魚樂（池上） 芳嶼（山子） 聚芳 激湍 醇醴 迎薰

香玉（梅） 澄碧（魚池） 明秀 濯秀 繡錦 叢錦 綴金（橙橘） 晴香 雲岫（山亭） 達觀 涵虛 芳遠 噴雪（放水） 玉質 延芳 崇峻 泛羽（曲流盃亭） 滄英

香界 瓊英 深秀（假山） 錦煙 萬錦 照妝（海棠） 綴瓊（梨花） 晚節香（菊） 映波 玉 秀野 平津 垂綸（近池） 流芳 此君（竹） 蘭亭 惠和 凌穹（山頂） 正己（射亭）

丹墀　凝光　雪透梅
夢月　共樂　迎祥
瑩粧　植杖（村莊）　可樂
文杏　壺中天
別是一家春（度宗初朔或謂此非佳讖也未幾果驗）

園

小桃源　桃觀　杏塢　梅岡
瑶圃　村莊　桐木園

菴

寂然　怡真

坡

瑪瑙　洗馬

橋

萬歲　清平　春波
玉虹

泉

穗泉

御舟

蘭桂　荼桂　旱船

教場

南教場　北教場

禁中及德壽宮皆有大龍池萬歲山擬西湖冷泉飛來峰若亭榭之盛御舟之華則非外間可擬春時競渡及買賣諸色小舟並如西湖駕幸宣喚錫賚鉅萬大意不欲數蹕勞民故以此為奉親之娛耳

御園

聚景園

清波門外孝宗致養之地堂扁皆孝宗御書淳熙中屢經臨幸嘉泰間寧宗奉成肅太后臨幸其后並皆荒蕪不修高疎寮詩云翠華不向苑中來可是年年惜露臺水際春風寒漠漠官梅卻作野梅開

會芳殿　瀛春堂　攬遠堂
[illegible]
芳華堂　花光亭　瑶津
翠光　桂景　灧碧

凉觀　瓊芳　彩霞

寒碧　柳浪橋　學士橋

玉津園

嘉會門外紹興間北使燕射于此淳熙中孝宗兩幸紹熙中光宗臨幸

富景園

新門外孝宗奉太后臨幸不一俗呼東花園

屏山園

錢湖門外以對南屏山故名理宗朝改名翠芳園餘見西湖門

玉壺園

錢塘門外本劉鄜王園有明秀堂餘見西湖門

集芳園

舊額元係張婉儀園後歸太后殿內有古梅老松甚多理宗賜賈平章舊有清勝堂望江亭雪香亭等餘見西湖門

瓊華園　小隱園

延祥園

西依孤山為林和靖故居花寒水潔氣象幽古三朝臨幸餘見西湖門

瀛嶼

在孤山之椒舊名涼堂四壁蕭照畫山水理宗易今名今為太一宮黃庭殿

挹翠堂

舊名黑漆堂理宗御書

清新 舊六操堂　香月 侍宴湖舊名水堂理宗御書

香遠 舊秀蓮亭　白蓮堂　六一泉堂

檜亭　梅亭　上船亭

東西車馬門　西村水閣　御舟港

林逋墓　陳朝檜 有御書詩　一　金沙井

瑪瑙坡

六一泉

高疎寮詩云水明一色抱神州雨壓輕塵不敢浮山北山南人喚渡春前春後客凭樓射熊館暗花扶輦下鵲池深柳拂舟白髮邦人

能道福君王曾奉上皇遊

德壽宮 孝宗奉親之所

聚遠樓

高宗雅愛湖山之勝恐數蹕煩民乃于宮內鑿大池引水注之以象西湖冷泉疊石為山作飛來峰因取坡詩賴有高樓能聚遠一時收拾與閒人名之周益公進端午帖子云聚遠樓高面、風冷泉亭下水溶、人間炎熱何由到真是瑤臺第一重孝宗御製冷泉堂

詩以進高宗和韻真盛事也

香遠堂 荷　清深堂 竹　松菊三徑 菊芙蓉竹

梅坡　月榭　清妍 荼蘼

清新 桂　芙蓉岡 已上至東地分　射廳

載忻堂 御宴之所　臨賦 荷池　粲錦 金林檎

至樂 池上　清曠　半綻紅 郁李

瀉碧 金魚池已上並南地分　冷泉堂 古梅

文杏館　靜樂 牡丹　浣溪 海棠已上並西地分

絳華堂 羅木　旱船　俯翠 茅亭已上並北地分

重華宮 孝宗內禪所居即德壽宮　慈福宮 憲聖壽成二太

重 白所居即　壽慈宮 即慈福宮初改重壽殿

東宮

資善堂　鳳山樓　榮觀堂

玉淵堂　清賞堂　新益堂

繹己堂　射圃

○○乾淳教坊樂部

雜劇色

德壽宮

劉景長 使臣　王喜 保義郎頭名都管使臣又名公謹號玩隱老人

蓋山重 部頭　蓋門貴　蓋門慶 末

侯諒 次[illegible] 侯大頭　張順　曹辛

宋興 燕子 頭　李泉現 三引並舞臺

●龔士美 使臣 都管　劉恩深 都管　陳嘉祥 節級

○衙前

吳興祐 德壽宮舞三臺　引　吳斌

金彥昇 管轄 教頭　王貴　孫子貴 引

潘浪賢 引兼 部頭　末泥色金　王賜恩 副

胡慶全（頭燭）　燭周泰（次）　郭名顯（引）
宋定（次 妙始頭）德壽宮　劉信（副 頭 都）
成貴　副　陳炯息（副 口 大）　王侯喜　副
孫子昌（副末 節級）　焦色金　楊名高　末
宋昌榮（副 數 喜頭）
前教坊
伊朝新　王道昌
前鈞容直
杵穀豐（衙前 五味）　李外善

武林舊事　卷四　十一

和顧
劉慶（次 劉 衰）　梁師孟　朱和（次貼衙前 鞾畫頭）
寶貴（寶鍊）　蔣寧（次貼衙前 利市頭）　司進（線兒 爪）
郝成（次貼衙前 小鐵）　高門興　高明（撮弄 括兒）
高門顯（美頭 兒）　張舜朝　趙民歡
司政（仙鶴兒）　劉貴　段世昌（貴 段子）
龔安節　嚴父訓　來朝清
宋昌榮（二名 守衙前）　周旺（大 頭 人）
下嘩　宋宮　伊俊

汪泰　王原全（次貼衙前）　王景
鄭喬　王來宣　張顯（守闕 黑俏）祗應
焦喜（節級 [illegible]）
歌板色
德壽宮
李行高（[illegible]）
衙前
王信（[illegible]）
拍板色

武林舊事　卷四　十二

德壽宮
劉益（使臣）　謝春澤
衙前
吳興祖（節級）　趙永　花成
時世俊（守闕節級）
前鈞容直
崔喜
琵琶色
衙前　衷師古（東琵琶）
德壽宮

衙前
胡永年武功大夫 謝聖譯
焦達部頭 趙昌祖 段從善
和顧
吳良輔 豪士英 曹彥國
簫色
衙前
曾延慶部頭 劉珣 周濟部頭
和顧
武林舊事 卷四 十四
朱世昌兼箏 王謹 劉宗旺
周寧 陳篙
嵇琴色
德壽宮
曹友聞承節郎守閤都管
衙前
楊春和入員守閤都管 魏國忠節級兼舞
孫良佐 石俊 馮師賢
和顧

劉逵誠 趙進 惠和
馮師賢 王處仁
箏色
德壽宮
朱邦直忠訓郎
衙前
張行福部頭 豪士良 高俊
前教坊
聶廷俊
武林舊事 卷四 十五
前鈞容直
李吉
笙色
德壽宮
湯士成 孫顯祖
衙前
宋世寧節級 豪師古兼琵琶 傅紹管幹人
鄧希仁 趙福兼德壽宮
前鈞容直

吳勝

前教坊

劉永顯

和顧

張世宗　康彥和　王興祖

觱篥色

德壽宮

田正德教坊大使　鞠思忠　孫慶祖

劉舜俞　陳永良

衙前

李祥守闕節級　仇彥節級　王思節級

李和部頭　時世榮部頭　王正德

王道和　慢守恭　李遇

金宗信兼德壽宮　鄭彥兼拍板　張勻

劉道　曹彥興　吳良佐

朱貴管幹人　孟誠　陳祐

丘彥管幹人　鄧孝元　王永

周賢良　陳師賢　陳永良

前教坊

戚興道　李彥美　郭席珍

前鈞容直

王宣　唐政

和顧

于慶雝　馮宣　王椿

倪潤　李祥守闕節級　陳紹祖

李倫　張彥明　陳良琦

馮異　商翼　時世顯

王文信　王延慶　謝潤

張榮閣第三名字衙前　時顯祖

任再興　費仍裕　李榮正

蔡邦彥　鄭彬　時允恭

金潤　王壽　王思齊

于成　孫良輔　崔顯

盧茂春　王師忠　宋康寧

張端　顧宣　王仲禮

郭達宗　劉順守闕衙前

笛色

德壽宮

元守正 忠翊郎　孫福 正使　孫紹祖

張行謹

衙前都管

孫福 正使　朱椿 入負守闕都管　張守忠 節級

楊勝 節級　王喜 節級　張師孟 部頭

岳興 部頭　李智友　段從禮

朱順　陳俊　雷興祖

王仕寧　時賓 部頭兼德壽宮　孫進

趙俊 郭彥　楊遇 兼德壽宮　金儀

趙俊 守闕節級　趙順　楊元慶

時定　趙興祖　陰顯祖

丘遇　徐識　孫顯

王筠 兼德壽宮拍板　張榮　郭亨

元舜道

前教坊

全宗訓　俞德　謝祖良

曾延慶　李進

前鈞容直

王喜　俞德　莫思

和顧

張億　蔣慶　張師顏

劉國臣　趙昌　張廣

元舜臣　沈琮 杖頭　胡良臣

王師仲　徐亨　張義

林顯　鄭青　陳士恭

巫彥　朱世榮　朱紹祖

翟義　張孝恭　汪定

費興　李昇　馮士恭

陳寶　楊善　尹師拔

張介　賀宣　朱榮

朱元 守闕衛前　軒定 板鼓　張成 板鼓

閻興 板鼓　王和 板鼓　陳燠

張世亨　許珍　張淵

孫顯宗　崔成 守闕衛前

方響色
德壽宮
蕭宣 田世榮
衙前
蕭元德部頭 于喜 蕭宗亮會幹人
前鈞容直
高福
和顧
馬仲榮 尹朝 于通
武林舊事 卷四 二十
劉才高
杖鼓色
德壽宮
張名高 孟清
衙前
高宣節級 時思俊守闕節級部頭兼板
程盛 蕭喜 孟文叔守闕節級
時和 鄧友端 徐宗旺
吳興福兼德壽宮 鄧世榮 張興祿會幹人

業喜兼德壽宮
前教坊
鞠端
前鈞容直
閻興 邢智
和顧
張士成 張潤 張義
張世昌 張世顯 孫榮
段錦新 蔡顯宗 蕭宗景
武林舊事 卷四 十一
郭興祖 時康寧 高潤
張皐 傅良佐 李晉臣
思芸 范琦 段錦
大鼓色
德壽宮
張佑 李吉
衙前
董福部頭 李進 周均小唱
張佑兼德壽宮

和顧

趙慶鼓兒　劉成　孫成鼓兒習學大鼓

王富句敲習學大鼓　尹師聪鼓兒　張守道唱道情

張昇鼓兒　宋宗李儀下書寫文字　喻祥小唱

錢永守閣衙前

舞旋楊琴魏國忠琵琶豪士英旦草舞三臺

德壽宮

劉良佐武德郎

衙前

杜士康

和顧

于慶

雜劇三甲

劉景長一甲八人

戲頭李泉現　引戲吳興佑

次淨茆山重　侯諒　周泰　副末王喜

裝旦吳子貴

蓋門慶進香一甲五人

戲頭孫子貴　引戲吳興佑　次淨侯諒

副末王喜

內中祗應一甲五人

戲頭孫子貴　引戲潘浪賢　次淨劉衮

副末劉信

潘浪賢一甲五人

戲頭孫子貴　引戲郭名顯　次淨周泰

副末成貴

築毬三十二人

左軍一十六人

毬頭張俊　跷毬王憐　正挾朱選

副挾施澤　左竿網丁詮　右竿網張林

散立胡椿等

右軍一十六人

毬頭李正　跷毬朱琰　正挾朱選

副挾張宇　左竿網徐賓　右竿網王用

散立陳俊等

雜班

雙頭侯諒　散耍劉袞劉信
小樂器
嵇琴曹友聞　簫管孫福　篥劉運成
拍侯諒
鼓板
衙前一火
笛楊勝張師孟
拍張順、
和顧二火

笛張成老僧　閻俊望伯　張喜
鼓兒張昇　笛王和小四　鼓兒孫成換僧
拍張榮狗兒
馬後樂
拍板吳興祖　觱篥田正德　孫慶祖
陳師授　笛孫福　時寶
沅守正　提鼓孫子貴　札子孟清
時世俊　高宣　吳興福
張興祿

內中上教博士
王喜　劉景長　曹友聞
朱邦直　孫福　吳永年各支月銀
一十兩
雜劇
王喜　侯諒　吳興福
吳興祐　劉景長　張順
拍板
田正德　謝春澤

琵琶
胡永年
舞
劉良佐　一
嵇琴
曹友聞　楊春和
箏
朱邦直
方響

笙
齊宣
篆
湯士成
劉運成
觱篥
孫慶祖
笛
孫福　時寶

掌儀範諸合千人
掌儀範
朱邦直　曹友聞　元守正
孫福　朱椿閣守
衙前都管
劉忠深　孫福　王公謹閣守
管轄教頭
朱貴　張興祿　丘彥
傳紹　齊宗亮

逐色部頭
劉信　趙永　焦進
周濟　楊春和　宋世寧
李和　時世榮　時寶
岳興　曹元德　高宣
董福　時世俊　杜士康
潘浪賢

武林舊事卷第四

武林舊事卷第五　　四水潛夫輯

○○湖山勝槩

南山路

○○自豐樂樓南至晴門錢湖門外入赤山煙霞石屋止南高峰方家峪大小麥嶺並附于此

○豐樂樓

舊為衆樂亭又改聳翠樓政和中改今名淳祐間趙京尹與𥲤重建宏麗為湖山冠又甃月池立秋千梭門植花木構數亭春時遊人繁盛舊為酒肆後以學館致爭但為朝紳同年會拜鄉會之地林暉施北山皆有賦趙忠定柳梢青云水月光中煙霞影裏湧出樓臺空外笙簫雲間笑語人在蓬萊天香暗逐風回正十里荷花盛開買箇小舟山南遊遍山北歸來吳夢窻嘗大書所賦鶯啼序于壁一時為人傳誦

湖堂

舊在聳翠樓側又有集賢亭今並不存

呂洞賓祠

舊傳洞賓嘗至此

靈芝崇福寺

錢王故苑以芝生其間捨以為寺故名靈芝高宗孝宗嘗到凡四臨幸有淨碧軒依光堂亦為新進士會拜題名之所朱靜佳有詩云黃金匣地小橋通四面清平納遠空雲氣常扶天子座日光浮動梵王宮殘碑幾字莓苔雨清磬一聲楊柳風沙鳥不知行樂事背人飛過夕陽東

顯應觀

祀磁州神崔府君六月六日生朝遊人甚盛咸淳間改昭應今歸靈芝寺舊有蕭照山水及蘇漢臣畫壁今不復存矣

楊郡王府上船亭　　聚景園 詳見御園門

靈應堂 俗呼巴道堂　　寶蓮院

紫霄宮廨院　　寶成院 舊名釋伽

興福院　　永隆院

慧光尼菴 張駙主府　　省馬院船步 內有正覺超化二院

長橋　妙淨院

寶德寺

楊和王重建充三衙建聖節道場

布夷道堂

劉蓑衣建于南屏園左今移于此

真珠園

有真珠泉高寒堂杏堂水心亭御港曾經臨幸

今歸張循王府

南園

中興後所拠光宗朝賜平原郡王韓侂胄陸放翁為記後復歸御前改名慶樂賜嗣榮王與芮又改勝景有許閑堂和容射廳寒碧臺藏春門凌風閣西湖洞天歸耕莊清芬堂歲寒堂夾芳豁望矜春鮮霞忘機照香堆錦遠塵幽翠紅香多稼晚節香等亭秀石為山內作十樣錦亭并射圃流杯等處弁陽翁詩云清芬堂下千株桂猶是韓家舊賜園白髮老翁和淚說百年中見兩平原又云舊事淒涼尚可尋斷碑空卧草深沉凌風閣下槎牙樹當日人疑是水沉

雷峯顯嚴院

郡人雷氏所居故名雷峰錢王妃建寺築塔名王妃塔或云地產黃皮遂偽為黃皮塔山頂有通玄亭望湖樓

普寧寺 又名白蓮有鐵塔一石塔二　雲濤觀

淨相院

舊名瑞相有無盡意閣娛客軒一段奇軒幽深可喜今皆不存

上清宮

葛仙煉丹舊址道士胡瑩微祖葉菴鄭丞相清之曾此讀書淳祐中重建賜今額理宗御書清淨道場

甘園

內侍甘昇園又名湖曲曾經臨幸至今有御愛松望湖亭小蓬萊西湖一曲後歸趙觀文又歸謝節使弁陽翁詩云小小蓬萊在水中乾淳舊賞有遺蹤園林幾換東風主留得庭前御愛松

御船坊 理宗御舟在焉

淨慈報恩光孝禪寺

孝宗常臨幸山曰南屏有慧日峰舊名慧日永明太宗賜壽寧院額孝宗御書慧日閣有千佛閣五百羅漢堂理宗御書華嚴法界正徧知閣等額并貞明大鉄鍋存焉畫壁作五十三參等寺後菴宇甚幽大抵規模與靈隱相若故二寺號南北山之最東坡詩云卧聞禪老入南山淨掃風塵五百間其雄壯自昔已然今益修大矣

南山昭慶院　惠照寺 後為齋宮今歸淨慈

南屏御園 正對南屏又名翠芳

南屏興教寺

舊名善慶有齋雲亭清曠樓李元章書琴臺及有唐人磨崖八分家人卦中庸樂記篇後人於石傍刊右司馬温公書六字其實非也

廣法院 齊王功德院有清曠亭　法因院 景獻太子攢所有古鉄塔錢王井

寶林院 莊文太子攢所舊名總持有可賦軒

赤山攢宮

舊瑞龍寺後為安穆成恭慈懿恭淑四后攢所

今為熾盛光寺

修吉寺 舊瑞龍寺移于此有西湖寺額 正濟寺 又名普門

法雨寺 舊名小心又改靈芝有趙清獻楊無為題名等

安福尼寺　極樂尼寺

高麗寺

舊名惠因寺湖山閣惟此寺無勅額元豊間高麗王子僧統義天入貢學賢首教于此因施金建華嚴閣有易菴期識堂皇姑成國公主攢所

玉岑山 澗即此　惠因橋 秦少游龍井紀遊所謂濯足于惠因

廣果寺

閣化尼寺　六通慈德院 舊名惠德塔

法興寺　保福院

長耳相院 舊名法相　定光菴 有定光泉

永慶院　延長真如院

延壽山　淨梵院 舊名瑞峯

崇教院

石屋洞

大仁院有石菴天成石羅漢其洞復又一洞名
蝙蝠洞
水樂洞
院名西關淨化即滿覺院山孝宗時賜李秉慈
明殿賜楊郡王後歸賈平章山石奇秀中一洞
嵌空有聲以此得名有聲在堂界堂愛此留照
獨喜玉淵漱石置晚上下四方之字諸亭及金
蓮池
滿覺院

舊名圓興今在水樂洞嶺傍
石佛接待菴
煙霞洞
清修院有象鼻石佛手嶮石羅漢東坡留題等
歸雲菴
寧宗時水菴清禪師生禪石崖中聞南峯鐘鳴
逸大悟今改永興菴
閑真人道院　小龍井（井側有龍王祠）
南高峰塔

榮國寺有白龍祠玉顆祠險峻甚于北峰中有
壁石相傳云昔有道者鎮魔于此又有顏川泉
方家峪
自方家峪至冷水峪慈雲嶺泥路嘉會門外至
大慈山龍山
遇真道院　悟真道院
崇真道院　廣教院（鋪小南屏）
褒親崇壽寺
在鳳凰山劉貴妃功德有鳳凰泉瑞應泉松雲

亭觀音洞筆架池偃松交枝檜三門有陳公儲
畫龍甚奇弁陽翁詩云翟羽驚綃事已空奉華
遺寺對高松宮鈄鳳去無人見且看門前粉壁
龍鳳奉華劉妃閣名
西蓮瑞相院（黃貴妃功德）　地藏尼寺
慈光尼寺（張府功德）　廣慈院（舊名廣福）
寶藏院（有烏龍井錢武肅廟碑今錢氏五王廟在焉）
寧親廣福院（陳淑妃香火院對小西湖蓮可喜）
福全尼寺　廣嚴院（舊名妙嚴有徐正卿墓）

淨教院蔡書記碑明　安福禪院内侍陳勸如青大名小陳寺

水月寺路口有靈個石　崇教院舊名瀛福有珍珠泉

華津洞

趙冀王府園水石甚奇勝有仙人棋臺

西林法惠院

舊名興慶錢王建有雲齋泰少游記東坡詩

冷水峪　梯子嶺

慈雲嶺

淨明院

郊壇齋宮有易安齋梅嶼高李两朝御和詩滿

山寄樓梠舊有江月菴節鳥亭

龍華寶乘院

本錢王瑞夢園捨建有傅大士塔并拍板門搥

猶存有溫公祠堂題名

天華寺

鏡清禪師道場舊名千春龍冊有顧軒妙因樓

化生池

感業寺舊名天龍有木觀音像

勝相院

舊名龍興千佛有五丈觀音像二并闍釋迦丈

坊金身像

大通院舊名[illegible]明　天真院舊名登雲臺有靈化洞

龍華山有石如龍與西夜龍書揚　下石龍淨勝院

上石龍永壽院舊名賓賢石塵封仁宗佛牙贊

卯臺錢王卯臺瘞遊馬　道林院舊名普濟

太慈寺　般若院

寶惠院舊名書濟　錢王墳丈穆忠獻二王葬此

長慶崇福院皇叔祖太師和王功德

窑池一名烏焚池

真覺院舊名本慶有東坡瑞香花詩

包家山桃花關

桃花甚盛舊有蒸霞二字仲春遊人甚多

法雲寺舊名資崇　大慈山舊有廣福金書院額

虎跑泉

舊傳性空禪師居此無泉二虎跑地而出東坡

詩云虎移泉眼趁行脚龍作浪花供撫掌

乾溪寨　　小楊寺

香嚴寺

小麥嶺 飲馬橋前右至龍井止九溪十八澗　　飲馬橋 地名放馬場

道人山 有石洞

旌德顯慶教寺

咸淳甲戌冬改旌德顯慶慈明太后香火方丈有軒曰雲扉後山有泉石甚奇曰林泉有清璧凝紫靜雲等諸亭

南山禪閣 舊名龍井路今又改南天竺

御妃墓 吳越錢王妃　　梅坡園 楊郡王園又名提青

靈隱觀

寧宗朝張知宮叔御書沖隱菴淳祐中道士范善遷重建賜名今額今菴在觀右而觀改仁壽院矣

太清宮

寧宗時朱靈寶寺守固建楊太后書道德經石幢有歲寒軒養性凝神二堂後為賈貴妃功德今改觀音院

松菴 楊郡王府

崇德顯慶院

舊名積慶章楶質夫功德後為永王祈王墳所

章司徒墓

名得象樞使楶之祖積慶院碑可考

翁五峯墓 名孟寅字賓暘　　徐與樂墓 名中字師匡號青山翁

強金紫墓

名至字幾聖今石羊虎備存其子文憲公淵明墓在西溪欽賢鄉諸子亦多附此

陳拾遺墓 唐人歲久莫考名字在積慶山下

冰壑書堂

金樞密淵號冰壑嘗作書堂于此因葬焉積慶永清二山在後平馮山在左湖山在前凡錢塘城邑江湖之勝皆近在几席間乃南北二峯中之最高一山也有君子天一二泉理宗御書積慶山怡顏藏書靈圃以賜又賜功德寺名曰積慶教忠後不及建而止

積慶塔 天聖間建此　　靈石山

薛開封墓（名居正謚貞顯）

崇因報德院

有靈石泉又名藏寒泉甚清高宗嘗臨幸院與積慶山後永清院皆薛開府功德此院已廢獨靈石塔猶存

淨林廣福院

開府楊慶庵祖坟土人呼為上楊庵有松関南泉芳桂亭姜白石與恬朴翁等四人來遊詩云四人松下共盤桓筆硯花壺石上安今昔興懷同此味知老仙留字在屏巖後為演福寺遂廢

無垢寺

舊名無着乃無著禪師道場舊在石人嶺慶元中韓平原以寺為生壙遂移寺于此嘉定十一年重脩有鵜雞岩仙人臺清音軒偃松下有茯苓因名泉為茯苓泉後為演福寺遂廢

崇恩演福教寺

寶祐丁巳重建咸淳中改禪寺德祐後復為教寺賈貴妃墳所周漢國端孝公主駙馬舊山門有妙莊嚴域及生清淨心亭真如亭諸天閣羅漢閣靈石臺

雞籠山

金鐘峰

褚家坡（漢末褚盛族舊有居此者）

白蓮院（相傳晉慧法師講經于此）

風篁嶺

小水樂（福卿園）

二老亭

後改德威舊在風篁嶺頭東坡辯才往來于此皆有詩今移于龍井祠下

龍井

吳赤烏中葛稚川嘗鍊丹于此在風篁嶺上巘蛭林樾幽古石竇一泓清澈翠寒甘美可愛雖久旱不涸石上流水處其色如丹遊者視久水輙溢人去即减其深不可測相傳與江海通有龍居之每禱雨必應或見小蟹斑魚蜥蜴之類井傍有惠濟龍王祠

陳寺丞墓

名剛中紹興中以言事與張狀元九成連坐謫知虔州安遠縣而卒後葬風篁嶺沙盆塢

胡侯墓（名則知杭州 廟在墓前）　劉菴（寺東劉婉容 所今歸龍井寺 墳）

龍井延恩衍慶寺

辯才故地舊名報國看經院後改壽聖東坡書額猶存又改廣福元祐以來諸賢留題甚多及東坡竹石盧宣仲枯木詩前有過溪橋又名歸隱橋又名二老橋寺有方圓菴寂照閣清獻趙公閑堂訥齋潮音堂滌心沼鏡清堂沖泉龍壇石辯才清獻東坡三賢祠辯才塔諸天閣山有

獅子峰

業菖磯墓（元素字唐卿詩人）　五雲山（中有真際院上有天井大旱不竭）

九溪十八澗

大麦嶺

法空寺（舊名寶慶）　南資聖院（濮王墳）

花家山　盧園（內侍盧允昇園景物奇秀西湖十景所謂）

花港觀魚御此也

崇真宮（昔為女冠今為永淨尼寺）　淨安院（內侍董宋臣香火）

蔣家步

獨角門　淨嚴廣報院（內侍董宋臣功德）

隆興菴（楊寺廟院）　黃泥嶺

水陸菴（楊寺廟院名慶安院）　妙心寺

水竹塢

西湖三堤路

蘇公堤自南新路直遷北新路口小新堤自趙

院至馮婁橋

蘇公堤

元和中東坡守杭日所築起南迄北橫截湖面夾道雜植花柳中為六橋九亭坡詩云六橋橫絕天漢上北山始與南屏通忽驚二十五萬丈老葑席卷蒼烟空。後宗林希榜之曰蘇公堤章子厚詩云天面長虹一鑑痕。直通南北兩山春。

第一橋（港通赤山教場名映波）

旌德觀

元係定香寺舊址寶慶間京尹袁韶改建為觀有西湖道院虛舟雲錦二亭今復為定香寺

先賢堂

名仰高祠許由已下共四十人刻石作贊具載事迹中以寶慶初巴陵之事謂潘閬有從秦王

之據遂去之及節孝婦孫夫人已下五人今止
三十有九人焉中有根衣古香清風堂山亭流
芳花竹幕舒小山曲逕今歸旌德堂字皆廢
第二橋 通赤山麥嶺路名鎖瀾
三賢堂
祠白樂天林和靖蘇東坡後有三堂曰水西雲
北月香水影晴光雨色後有小亭曰虛舟曰雲
錦
第三橋 通花家山港名望山　第四橋 通茅家步港名壓堤北新路第三橋

施水菴 名閘通有石壘以泄水　雪江書堂 胡賢良餘所居
新水仙王廟 舊有王祠與舊者為二
崇真道院 賈平章建後有閣今改為僧寺
松窓 張濡別墅　第五橋 通趙院港名東浦北新路第二橋
第六橋 通耿家步港名跨虹北新路第一橋
小新堤
淳祐中趙京尹與𥲤自北新路第二橋至麴院
築堤以通靈竺之路中作四面堂三亭夾岸花
柳比蘇堤或名趙公堤

履泰將軍廟
有天澤井葛仙翁所植虬松將軍錢唐人姓孫
名顯忠仕吳越時嘉興中趙與懽京尹禱雨有
驗奏聞勅封天澤侯
楊園 楊和王府
永寧崇福院
又名小隱寺元係內侍陳源適安園近世所歌
菊花新曲破之事正係此處獻重華宮為小隱
園孝宗撥賜張貴妃寺前有澗曰雙峰又曰金

沙
裴園
裴禧園誠齋詩云岸岸園亭傍水濱裴園飛入
水心橫傍人莫問遊何處只揀荷花鬧處行
喬園 喬幼聞園　史園 史岩右藏珠
資國院 舊名報國有東坡詩隱秀齋趙令時德麟跋語
淳園洗墨 識姓宋諱廣齋即晦菴先生
馬塍橋
孤山路

西陵橋又名西林橋又名西泠橋又名西村

孤山舊有柏堂竹閣四照閣巢居閣林處士廬今皆不存

四聖延祥觀

有韋太后沉香四聖像小蓬萊瀛嶼堂金沙井

六一泉餘見御園類

西太乙宮

舊四聖觀理宗朝建今黃庭殿乃昔涼堂也

西壁蕭照畫尚存亭館名並見御園類丹陽詩

云蘂宮廣殿號黃庭寶瓦浮雲最上層玉樞貴

神留不御水堂空照九枝燈有和靖墓瑪瑙坡

陳朝柏

四面堂　處士橋以和靖得名

涵碧橋　高菊磵墓名九萬翥孤山後趙家山

斷橋

又名段家橋萬柳如雲望如裙帶白樂天詩云

誰開湖寺西南路草綠裙腰一道斜

北山路

自豐樂樓北沿湖至錢塘門外入九曲路至德

勝橋南抑道堂小溜水橋黃山橋扮帚塢鮑家

田青芝塢玉泉駝巘棲霞嶺東山衕霍山昭慶

教場水磨頭葛嶺九里松靈隱寺石人嶺西溪

路止三天竺附

柳洲

元卷

龍王廟名會靈所謂柳洲五龍王也　惠明院舊名資福今呼柳洲寺基地舊為通

上船亭

養魚莊楊郡王府　環碧園楊郡王府堂扁皆御書

迎光樓張循王府　劉氏園內侍劉公正所居

一清堂白改玉蓮競渡爭標于此

菩提院

舊名惠嚴與昭慶寺相連有靈感大悲像閣綠

野白蓮堂碧軒四觀軒南漪迎熏澄心涵碧玉

壺趣池今廢

玉壺御園　楊和王水閣

賈府上船亭　錢塘門上船亭

秀邸新園　謝府園有一碧萬頃堂

隱秀園劉鄜王府　先得樓即古望湖樓坡詩云望湖樓下水連

天也是
九曲城下
玉聖廟有蘇漢臣畫壁
寶嚴院
錢氏園華亭錢府
東湖道院
古北關
玉虛觀
印道堂

羅漢院
水丘園
豐樂院
梅岡御園
王氏園
精進院壽宮舊名精倚
澄寂院桃花衕
掃帚塢
常清宮沂王功德

擇勝園秀邸有御書擇勝愛閣二堂
法濟院舊名觀音院有明真二軒
妙因院元係慈光菴
真覺尼院元係隱靜菴
新發廟
關王廟舊湧路樓桃掛中道紅
楊府廨宇楊郡王府今捨為寺
崇果院德陽橋南舊名羅漢
趙郭園

史府今為慧日寺
西隱精舍
鉄佛寺
張氏園
小溜水橋
延慶院
黄山橋
萬花小隱謝府園
聚秀園楊府

鮑家田
南禪資福尼寺
思政塔
資壽院元係大聖菴
求菴閩府
慈聖院舊名慈雲潘李二貴妃殯所有金水池大旱不涸
羅寺
玉泉淨空院泉水清澈書大金魚有龍王祠
西觀音山

慈忠資福普向院楊和王建專充殿前諸軍功德及為諸軍瘞所
上關寺內侍關少師功德名崇先顯慶
杜北山墓汝能字叔謙大台諸孫居趣院能詩有聲
天清宮女冠
裴墳有裴郡亭
靈耀觀
大明院內侍霍汝弼功德
神仙宮有偃松如龍名御愛松

秀野園謝府
極樂尼寺
層虛聖昭廟廣慧侯
明覺院舊名報先有虛心軒
萬壽院舊名清化來寺
妙智院舊名報國觀音
青芝塢
竹所
靈峯院裴氏功德
駝巘嶺
西峰淨嚴院咸義郡王功德
圓明崇福禪寺巖內有井泉極清冽
棲霞嶺
乾湿水洞有一寺在側

淨元觀　妙明院
東山衖　不空院舊名傳經
永安院元係吳秦王府書火巷有清夢軒
護國仁王禪寺白有龍洞王祠在焉　龍
西靖宮　寧國院
慶照院　霍山
長慶院舊名華嚴菴主張王書火　張王廣惠廟
永慶院　光相塔院山水甚奇
湧泉高宗書取濤名　清心院舊名湧泉

瑤池園呂氏　金輪梵天院舊名金輪寺後御巾子寮
寶勝院舊名應天　金牛護法院
洞明菴　天龍洞門遺者開明番
雲洞園
楊和王府有萬景天全方壺雲洞瀟碧天機雲
錦紫翠閒濯纓五色雲玉龍玲瓏金粟洞天砌
臺爭處花木皆蟠結香片極其華潔盛時凡用
園丁四十餘人監園使臣二名
大昭慶寺與甫菩提寺相連舊名菩提寺有戒壇

策選鋒教場　古柳林
錢唐縣尉司
舊有平湖軒芙游閣又有片石周益公字之曰
奇俊蓋相傳為王子喬舊居故也
葛嶺路
水磨頭　石函橋有水閘泄湖水入下湖
放生亭　德生堂理宗御書
泳飛亭理宗御書　總宜園水張太尉後歸趙平遠漢今為西太
宮乙　大吳園

小吳園
水月園
紹興中賜楊和王孝宗撥賜嗣秀王水月瀛洲
堂玉林堂皆御書
兜率院　葛嶺葛仙翁常往來于此故得名亦名葛塢
十三間樓相嚴院
舊名十三間樓石佛院東坡守杭日每治事於
此有冠勝軒雨亦奇軒
大石佛院

舊傳為秦始皇纜船石俗名西石頭宣和中僧
思淨就石鐫成大佛半身或云下通海眼
保叔塔崇壽院
咸平中僧永保脩故得名有應天塔極樂菴落
星石、獅峰又名巾子峰及石屏風在焉碑刻
舊有屏峯院記封山記
寶稷山　報恩廟
多寶院（舊名寶積有綠陰堂）　嘉澤廟[illegible]（西仙有萬 箱泉及亭）
孫花翁墓

惟信字季蕃隱居湖山垂宦自放詩詞尤工趙
節齋葬之劉右村為誌杜清獻為文以祭
普安院　挹秀園（楊駙馬）
秀野園（劉鄜王有四并堂）　上智果院（有參寥泉東坡題張廣王墳所）
治平寺（有錦鴻烟霞閣）　壽星院（有寒碧軒此君軒觀臺玉泉平秀軒）
明遠堂東坡祠及詩刻　江湖偉觀（即觀臺舊址盡得江湖之勝）
寶雲菴
舊名千光王寺郡王墳所有寶雲菴清新月窟
澄心閣南隱堂妙思堂寒巢今不復存又有靈
泉井寶雲菴朸陽臺亦廢
瑪瑙寶勝院
昔在孤山后改為四聖觀遂遷于此有中庸子
陶器墓乃法惠法師智圓自號也有高僧閣僕
夫泉夜講臺
養樂園
賈平章有光祿閣春雨觀瀟然養樂堂嘉生堂
生意生物之所
玉清宮（有曾仙鍊丹井）　半春園（史衛王府）

小隱園（史府）
集芳御園
後賜賈平章內有假山石洞通出湖濱名曰後
樂園有蟠翠雪香翠巖倚繡挹露玉蕊清勝已
上皆高宗御題亦集芳舊物也西湖一曲奇勳
理宗御書秋壑遂初容堂度宗御書又有初陽
精舍警室熙然臺無邊風月見天地心琳瑯步
歸舟等不一
香月鄰（廖壁中園後歸賈相）　嘉德永壽教寺（毛娘娘功德有翔詠）

堂巖

喜鵲寺

即禪宗院以烏窠禪師得名魏娘儀殯所白樂

天有紫楊花詩

寶嚴院 舊名垂雲有垂雲亭借竹軒無量楊海

趙紫芝墓 名師秀在寶嚴院後

峯堂嶴

夢軒

定業院 烏窠禪師道場有君子泉石亂山櫻

虎頭巖 介于寶嚴定業之間

施梅川墓

名岳字仲山吳人能詞精于律呂楊守齋為寺

後樹梅作亭以楚薛揚醮為誌李賀房書周草

窗題蓋

仁壽尼菴

招賢寺

上官良史墓 在招賢寺後良史字季良號漢園

報恩院

舊名報先即孤山六一泉寺後以其地為延祥

觀遂遷于此德國公主殯所

廣化院

舊名永福自孤山遷于此舊有白公竹閣栢堂

水鑑堂涵暉亭凌雲閣金沙井辟支佛骨塔慧

琳塔白公祠堂黃宜山詩云移自孤山占此山

荒凉老屋萬琅玕櫻桃楊柳空花夢千古清風

滿閣知

快活園 趙氏

水竹院落

春恩對亭遺院

賈平章園御書閣曰奎文之閣有秋水觀第一

顯明院

舊名興福保清儀王仲湜殯所有鑑空閣綠淨

堂

北新路口

古劍關 棲霞嶺下

棲霞嶺口

岳王墓

岳武穆王飛葬所其子雲亦祔焉葉靖逸詩云

萬古知心只老天英雄堪恨復堪憐如公少緩

須臾死此虜安能八十年漠漠凝塵空偃月堂

堂遺像在凌烟早知埋骨西湖路悔不鴟夷理

釣船林弓寮詩云天意只如此將軍足可傷忠
無身報主冤有骨封西苔雨楼墻暗花風廟路
香沉思百年事揮淚灑斜陽王修竹詩云埋骨
西湖土一血殘陽荒草幾經秋中原望斷因公
死北客猶能說舊愁

褒忠演福院
元係智果觀音院後充岳鄂王香火岳雲所用
鉄槍猶存

冲虛宮 舊名寧寿巷　　耿家步

東山衕口　　福壽院 旌德寺子院有宗御書桂堂二字
廖藥洲園 有花香竹色心太平相在世綵愛君子習說事事
小石板巷口
九里松一寺門
唐刺史袁仁敬守杭日植松于左右各三行門
扁吳說書高宗嘗欽易之自以不及但金飾其
字
駝巘嶺口　　石板巷口
麴院巷口　　行春橋

小行春橋　　忠勇廟 旌制祀將、張
左軍教場
馬王寶墓
在教場內曾鋤土之有黑蜂數百自墓中出不
可向遂止至元十五年六月內有軍廝名狗兒
者因樵采墾土得一鐵券上有字云雁門馬氏
葬於櫃衕橋云云後又有十字至元十五六狗
兒壞我屋蓋古人知數者耳始知行春橋本櫃
衕橋云、

三藏塔院　　明真宮 女冠今改為三藏寺
資德廟 慕容貴妃書大　　萬壽院 南山白雲宗建
唐家衕　　後潤溪
紫芝道院 道士陳崇真建　　瑞岡塢
燕脂嶺 以土色成名　　普福教寺
崇壽院　　崇親資福院 張淑妃香火
天中萬壽圓覺教寺
舊為了義法師塔院有歸雲堂三昧正受閣並
高宗御書累朝臨幸有御座御榻理宗御書清

涼繖地

石獅子

班衣園 韓府

顯慈集慶教寺　　香林園　　金沙澗 此靈竺東入西湖

閻貴妃香火寺偏殿閣皆理宗御書有月桂亭

甚桂金碧為湖山諸寺之冠

靈隱天竺寺門

俗呼二寺門表居中書白樂天詩一山門作兩

山門兩寺元從一寺分正此也

合澗橋 靈竺二山之水會合于此　　龍春橋

武林山

又曰靈隱山又曰靈苑山又曰仙居山上有五

峰曰飛來曰白猿曰稽留曰月桂曰蓮花華山

前有澗即武林泉也

呼猿洞

龍泓洞

有符之奇篆字前後諸賢題字極多二洞在飛

來峰

又見江燕巖 一名玉[illegible]　　青林巖

理公巖 乃靈隱門山東理法師在靈鷲寺存

冷泉

有亭在泉上冷泉二字乃白樂天書亭字乃東

坡續書詩扁充棟不能悉錄林丹山詩云一泓

清可沁詩脾冷暖年來只自知流向西湖載歌

舞回頭不似在山時

溫泉醴泉 二泉在冷泉之上

葛塢　　朱墅

候仙亭　　壑雷亭

觀風亭

又有虛白見山表君崇薇翠微石橋月桂等亭

及丹灶隱居許邁思真三臺連巖橫伏龍泓等

今皆廢

景德靈隱禪寺

相傳靈隱禪寺乃葛仙翁書或云宋之問書景

德中續加景德二字有百尺彌勒閣蓮峰堂方

丈曰直指堂千佛殿延賓水閣望海閣理宗御

書覺王寶殿妙莊嚴域又有巢雲亭見山堂白
雲菴松源菴東菴等在山後尤幽寂可喜

北高峯塔
在靈隱寺山右絕頂比南高峰尤高上有五顯
祠遠近炷香四時不絕

法安院
舊名廣嚴唐韜光禪師築菴于院右有清獻東
坡題名

保寧院 舊名保安無量壽

資聖院 舊名大明閑山咸淳禪師

韜光菴
韜光禪師道與場樂天同時周伯弜有詩前後
諸賢留題甚多舊有僧會于此降仙請至釋子
蘭以下十八人凡七十三釋皆唐人能詩者各書
一詩語極奇絕曲盡其景今詩尚存壁間

永福寺
隆國黄夫人功德咸淳九年建在靈隱西石筍
山下

石筍普圓院
天福二年黄氏重修舊名資嚴山有石如筍高
數十丈故名石筍寺有超然臺金沙白沙二泉
鄭公菴杭守祖無擇愛此山之勝結菴于此取
公所封名之方丈左右金漆板廊皆趙清獻諸
賢蘇秦陳黄留題及文與可竹數枝如張掛得
父子吳傳朋等題字甚多歲久闇淡猶隱隱可
見寺極清古幽邃爲湖山諸刹之冠後隆國黄
夫人以超然臺爲葬地遂移此院于山之西而
古意不復存矣

天聖靈壽院 僧德賢建

鐵舌菴

隆親永福院 溫國陳夫人香火今廢

時思薦福寺
吳益王墳寺舊以下竺爲墳寺後以古剎遂別
建于此高宗嘗臨幸吳太后手書金剛經有楊
太后跋及高宗御書心經並刻石藏下竺靈山
塔下益王神道碑蔣燦書甚佳墓前二石馬琢
刻如生舊傳夜輒馳驟其鞦轡尤瑩如玉至今
苔蘚不侵寺有宜對亭通雲亭漾珠亭萬玉軒

湖山至此極幽邃矣

黃妃墓 錢王妃　卓筆峰

明惠尼院 舊名定惠錢王孫妃香火　石人嶺

海峯菴

無著禪師塔

舊有無垢院韓平原以為壽地遷院于靈石山側後楊郡王復取為壽地遂啓其塔乃陶龕容色如生髮垂至肩指爪皆遶身舍利無數留三日不壞竟荼毗之僧摩淮海有詩云一定空山五百年不須惆悵啟顏靦路邊多少麒麟塚過眼無人贈紙錢今地為求福所有

西溪路

畢宮師墓 畢再遇之父子皆葬于此

三天竺 自靈鷲至上天竺即富類止

陳明大王廟

漢靈帝熹平餘杭令陳渾後唐明宗長興中封

太平靈衛王

靈鷲為興聖寺

惠理法師卓錫之地吳越王建有靈山海會閣理宗御書理公巖滴翠軒九品觀東坡詞東坡題名

隋觀法師塔 下竺開山祖師墓觀

下天竺靈山教寺

在隋號南天竺五代時錢王百羅漢院祥符初號靈山天禧復名天竺寺紹興改賜天竺時思薦福為吳秦王香火慶元復今額有御書閣藏仁宗及中興五朝御書曲水亭前塔跳珠泉枕

流亭適安亭清暉亭九品觀堂石面靈桃石蓮華水波石悟侍者塔並祠草堂西額卧龍石、門澗神尼舍利塔日觀菴方丈曰佛國山法堂二字乃雲房鍾離權書甚奇古金光明三昧堂神御殿瑞光塔普賢殿無量壽閣四軒亭七業堂客兒亭大悲泉重榮檜葛仙丹井白少傅京荼井石梁翻經臺望海閣香林亭香林洞無根藤閣雖巖夜講臺登嘯亭靈山後塔慈雲懺主塔七寶普賢閣旃檀觀音瑞像有記大抵靈竺

之勝周回數十里巖壑尤美實聚于下天竺寺
自飛來峰轉至寺後諸巖洞皆嵌空玲瓏瑩滑
清潤如虬龍瑞鳳如層華吐萼如縐縠疊浪穿
幽透深不可名貌林木皆自巖骨拔起不土而
生傳言茲巖韞玉故腴潤若此石間波紋水迹
亦不知何時有之其間唐宋遊人題名不可殫
記覽者頓慕興懷云
吳越孝獻世子墓（文穆王孫）　楓林橋
永清寺（薛閣府居正香火）

中天竺天寧萬壽永祚禪寺
隋開皇十七歲寶掌和尚開山建寺吳越時名崇
壽院政和中改賜今名有摩利支天像華嚴閣
如意泉
彌陀院興福教院（皇子充卯二王墳所）
顯親多福院（舊名先福）　大明寺（元保興國巷）
上天竺靈感觀音院
天福中建名天竺看經院咸平初賜今名淳祐
中賜廣大靈感觀音教寺舊寺額蔡襄書後理
宗易以御書外山門乃蔡京書紹興乾道淳熙
皆書臨幸有十六觀堂應真閣超諸有海理宗
御書有雲漢之閣藏累朝所賜御書兩峰堂白
雲堂中印堂清華軒延桂閣秋芳閣伴雲閣前
後賜珠冠玉爐珍玩甚多每水旱朝廷必禱焉
外古迹有肅儀亭梅峯菴崇老橋金佛橋復菴
流虹澗夢泉植杖亭謝饋亭凝翠泉觀音泉雲
液池孫公泉無竭泉
攢檜峰　白雲峯

乳竇峰　楊梅嶺
郎當嶺

武林舊事卷第五

武林舊事卷第六

四水潛夫輯

○諸市

藥市（炭橋） 花市（官巷） 珠子市（融和坊南官巷）
米市（北關門外黑橋頭） 肉市（大瓦修義坊） 菜市（新門外東青門霸子頭）
鮮魚行（候潮門外） 魚行（北關門外水冰橋）
南豬行（候潮門外） 北豬行（打豬巷） 布市（便門外橫河頭）
蟹行（新門外南土門） 花團（官巷口錢塘門內） 青果團（候潮門內泥路）
柑子團（後市街） 養團（便門外渾水閘） 書房（橘園亭）

○瓦子勾欄

南瓦（清冷橋熙春樓） 中瓦（三元樓） 大瓦（三橋街亦名上瓦）
北瓦（眾安橋亦名下瓦） 蒲橋瓦（亦名東瓦） 便門瓦（便門外）
候潮門瓦（候潮門外） 小堰門瓦（小堰門外） 新門瓦（亦名四通館）
薦橋門瓦（薦橋門外） 菜市門瓦（菜市門外） 錢湖門瓦（省馬院前）
赤山瓦（後軍寨前） 行春橋瓦 北郭瓦（又名大通店）
米市橋瓦 舊瓦（石板頭） 嘉會門瓦（嘉會門外）
北關門瓦（又名新瓦） 艮山門瓦（艮山門外） 羊坊橋瓦
王家橋瓦 龍山瓦 （城內隸修內司 城外隸殿前司）

○如北瓦羊棚樓等謂之遊棚外又有勾欄甚多北瓦內勾欄十三座最盛或有路岐不入勾欄只在耍鬧寬闊之處做場者謂之打野呵此又藝之次者

○酒樓

和樂樓（昇暘宮南庫） 和豐樓（武林園南上庫） 中和樓（銀甕子中庫）
春風樓（北庫） 太和樓（東庫） 西樓（金文西庫）
太平樓 豐樂樓 南外庫
北外庫 西溪庫

○已上並官庫屬戶部點檢所每庫設官妓數十人各有金銀酒器千兩以供飲客之用每庫有祗直者數人名曰下番飲客登樓則以名牌點喚侑樽謂之點花牌元夕諸妓皆併番互移他庫夜賣各戴杏花冠兒危坐花架然名娼皆深藏邃閣未易招呼凡肴核杯盤亦各隨意携至庫中初無庖人官中趁課初不藉此聊以粉飾太平耳往往皆學舍士夫所據外人未易登也

○熙春樓　三元樓　五閒樓
賞心樓　嚴廚　花月樓
銀馬杓　康沈店　翁廚
任廚　陳廚　沈廚
巧張　日新樓　周廚
鄭廚（只賣好食雖海鮮頭羹皆有之）　虼蟆眼（只賣好酒）
張花

○○已上皆市樓之表表者每樓各分小閣十餘酒器悉用銀以競華侈每處各有私名妓數十輩皆時粧袨服巧笑爭妍夏月茉莉盈頭香滿綺陌憑檻招邀謂之賣客又有小鬟不呼自至歌吟強聒以求支分謂之擦坐又有吹簫彈阮息氣鑼板歌唱散耍等人謂之趕趁及有老嫗以小爐炷香為供者謂之香婆有以法製青皮杏仁半夏縮砂荳蔻小蠟茶香藥韻薑砌香橄欖薄荷至酒閣分俵得錢謂之撒𠹭又有賣玉面狸鹿肉糟決明糟蟹糟羊蹄酒蛤蜊柔魚蝦茸鱐乾者謂之家風又有賣酒浸江蟹章舉蠣肉龜腳鎖管蜜丁脆螺鱟醬法蝦子魚鰳鯗諸海味者謂之醒酒口味凡下酒羹湯任意索喚雖十客各欲一味亦自不妨過賣鐺頭記憶數十百品不勞再四傳喝如流便即製造供應不許少有違誤酒未至則先設看菜數楪及舉杯則又換細菜如此屢易愈出愈奇極意奉承或少忤客意及食次少遲則主人隨逐去之歌管歡笑之聲每夕達旦往往與朝天車馬相接雖暑雨風雪不少減也

○○歌館

平康諸坊如上下抱劍營漆器墻沙皮巷清河坊融和坊新街太平坊巾子巷獅子巷後市街薦橋皆群花所聚之地外此諸處茶肆

○清樂茶坊　八仙茶坊　珠子茶坊
○潘家茶坊　連三茶坊　連二茶坊

及金波橋等兩河以至瓦市各有等差莫不靚粧迎門爭妍賣笑朝歌暮絃搖蕩心目凡初登門則有提

瓶献茗者雖杯茶亦犒數千謂之點花茶登樓甫飲一杯則先與數貫謂之支酒然後呼喚提賣隨意置宴趕趁祗應撲賣者亦皆紛至浮費頗多或欲更招他妓則雖對街亦呼肩輿而至謂之過街轎前輩如賽觀音孟家蟬吳憐兒等甚多皆以色藝冠一時家甚華侈近世目擊者惟唐安安最號富盛凡酒器沙鑼冰盆火箱粧盒之類悉以金銀為之帳幔茵褥多用錦綺器玩珍奇它物稱是下此雖力不逮者亦競鮮華蓋自酒器首飾被臥衣服之屬各有賃者故凡

武林舊事　卷六　五

佳客之至則供具為之一新非曾遊者不察也

○○賃物

○花擔　酒擔　首飾　衣服　被臥

轎子　布囊　酒器　幃設　動用

盤合　裝具

○○凡吉凶之事自有所謂茶酒廚子專任飲食請客宴席之事凡合用之物一切賃至不勞餘力雖廣席盛設亦可咄嗟辦也

○○作坊

○熟藥圓散　生藥飲片　麩麵

團子　饅頭　爊炕鵝鴨

爊炕豬羊　糖蜜棗兒　諸般糖

金橘團　灌肺　鐵子

茭豆　印馬　蚊烟

○○都民驕惰凡買賣之物多於作坊行販已成之物轉求什一之利或有貧而愿者凡貨物盤架之類一切取辦于作坊至晚始以所直償之雖無分文之儲亦可糊口此亦風俗之美也

武林舊事　卷六　六

○○驕民

都民素驕非惟風俗所致蓋生長輦下勢使之然若住屋則動蠲公私房賃或終歲不償一鏹諸務稅息亦多蠲放有連年不收一孔者皆朝廷自行抱認諸項賞名恩賞有黃榜錢雪降則有雪寒錢久雨久晴則又有賑恤錢米大家富室則又隨時有所資給大官拜命則有所謂搶節錢病者則有施藥局童幼不能自育者則有慈幼局貧而無依者則有養濟院死

而無殘則有涵澤園民生何其幸歟

○游手

浩穰之區人物盛夥游手奸黠實繁有徒有所謂

美人局以娼優為姬妾誘引少年為事

櫃坊賭局以博戲關撲結黨手法騙財

水功德局以求官覓舉恩澤遷轉訟事交易等為名假借聲勢脫漏財物不一

而足又有賣買物貨以偽易真至以紙為衣銅鉛為金銀土木為香藥變換如神謂之白日賊若闤闠之地則有剪脫衣囊環佩者謂之覓貼兒其他穿窬胠

篋各有稱首以至頑徒如攔街虎九條龍之徒尤為市井之害故尹京政先彈壓必擇精悍鈐轄長於才術者乃可都轄一房有都轄使臣總轄供申院長以至廂巡地分頭項次下凡數千人專以緝捕為職其間雄駔有聲者往往皆出群盜而內司又有海巡八廂以察之

○○市食

○鵪鶉餶飿兒 肝臟夾子 寬焦薄脆
灌腸 豬胰胡餅 香藥灌肺
窩絲薑豉 劉子 羊脂韭餅
玲瓏雙條 七色燒餅 科斗細粉
金錠裹蒸 市羅餅兒 雜煠
糕糜 旋炙犯兒 八糙鵝鴨
炙鷄鴨 燒肝 鏵裹爊
爊鰻鱔 爊團魚 煎白腸
水晶膾 煎鴨子 臓駝兒
焦蒸餅 海蟄鮓 薑蝦米
辣羹粉 糖葉子 豆糰

麻糰 螺頭 膘皮
辣菜餅 炒螃蟹 肉蔥虀
羊血 鹿肉犯子

○果子

○皂兒膏 宜利少 瓜蔞煎
鮑螺 裹蜜 糖絲線
澤州餳 蜜麻酥 炒團
澄沙團子 十般糖 甘露餅
玉屑膏 爊木瓜 糖脆梅

破核兒　査條　橘紅膏
荔枝膏　蜜薑豉　韻薑糖
花花糖　二色灌香藕　糖豌豆
芽豆　栗黃　烏李
酪麵　蓼花　蜜彈彈
望口消　桃穰酥　重劑
蜜棗兒　天花餅　烏梅糖
玉柱糖　乳糖獅子　薄荷蜜
琥珀蜜　錫角兒　諸色糖蜜煎

○○菜蔬

○薑油多　蓮花茄兒　辣瓜兒
倭菜　藕鮓　冬瓜鮓
筍鮓　茭白鮓　皮醬
糟瓊枝　蓴菜筍　糟黃芽
糟瓜齏　淡鹽齏　鮓菜
醋薑　脂麻辣菜　拌生菜
諸般糟淹　鹽芥

○○粥

○七寶素粥　五味粥　粟米粥
糖豆粥　糖粥　糕粥
饊子粥

○○犯鮓

○筍條　界方條　線條
魚肉影戲　胡羊犯　削脯
槌脯　鬆脯　兔犯
獐犯鹿脯　糟豬頭　乾鹹豉
皂角鋌　臘肉　炙骨頭

旋炙荷包　荔枝皮　鵝鮓
荷包旋鮓　三和鮓　切鮓
骨鮓　桃花鮓　雪團鮓
玉板鮓　鯽鯉鮓　春子鮓
黃雀鮓　銀魚鮓　蟹鮓

○○涼水

○甘豆湯　椰子酒　豆兒水
鹿梨漿　滷梅水　薑蜜水
木瓜汁　茶水　沉香水

荔枝膏水　苦水　金橘團
雪泡縮脾飲　梅花酒　五苓大順散
香薷飲　紫蘇飲

○糕

糖糕　蜜糕　粟糕
栗糕　麥糕　豆糕
花糕　糍糕　雪糕
小甑糕　蒸糖糕　生糖糕
蜂糖糕　線糕　閒炊糕

乾糕　乳糕　重陽糕
社糕

○蒸作從食

子母蠒　春蠒　大包子
荷葉餅　芙蓉餅　壽帶龜
子母龜　歡喜　撚尖
剪花　小蒸作　駱駝蹄
太學饅頭　羊肉饅頭　細餡
糖餡　豆沙餡　蜜辣餡
生餡　飯餡　酸餡
筍肉餡　麩蕈餡　棗栗餡
薄皮　蟹黃　灌漿
臥爐　鵝項　束鯛
仙桃　乳餅　菜餅
秤錘蒸餅　雕蒸餅　千層
雞頭籃兒　鵝彈　月餅
饒子　炙焦　肉油餅
燒餅　火棒　小蜜食

金花餅　市羅　蜜劑
餅餤　春餅　胡餅
韭餅　諸色餅子　諸色包子
諸色角兒　諸色果食

○諸色名酒

薔薇露　流香並御庫　宣賜碧香
思春堂三省激賞庫　鳳泉殿司　玉練槌祭祠
有美堂　中和堂　雪醅
真珠泉　皇都春並出賣　愛洛堂

和酒(出賣並京醞)　皇華堂(浙西倉)　常酒(出賣)
瓊花露(揚州)　六客堂(湖州)　齊雲清露
雙瑞(並蘇州)　愛山堂　得江(並東總)
留都春　靜治堂(並江閫)　十州春
玉醅(並海閫)　海岳春(西總)　籌思堂(江東漕)
清若空(秀州)　蓬萊春(越州)　第一江山
北府兵廚　錦波春　浮玉春(並鎮江)
秦淮春　銀光(並建康)　清心堂
豐和春　蒙泉(並溫州)　蕭灑泉(嚴州)

金斗泉(常州)　思政堂　龜峰(並衢州)
錯認水(婺州)　穀溪春(蘭溪)　慶遠堂(秀邸)
清白堂(揚府)　藍橋風月(吳府)　紫金泉(楊郡王府)
慶華堂(楊駙馬府)　元勳堂(張府)　眉壽堂
萬象皆春(並榮邸)　濟美堂　勝茶(並謝府)

○○點撿所酒息日課以數十萬計而諸司邸第及諸州供送之酒不與焉蓋人物浩繁飲之者眾故也

○○小經紀(他處所無有)

○選官圖

班朝錄　供朝報　寫牌額
諸色科名　闌兒牌　織經帶
裁板尺　諸色指揮　文林試藍
棋子棊盤　插牌骰子　諸般簿子
賣字本　掌記冊兒　紙畫兒
諸色經文　刀冊兒　剪字
扇牌兒　印色盝　經令
耍令　琴阮絃　闌笛
靚笙　鞔鼓　叫黃

位牌　諸盤盝兒　屋頭掛屏
剪鏃花樣　簷前樂　見成皮鞵
提燈斷燈　頭髮綿掠　香櫞絡兒
香櫞坐子　柱杖　粘竿
風旛　釣鉤　釣竿
食罩　弔掛　拂子
蒲坐　椅褥　藥焙
烘籃　風袋　煙帚
糊刷　鞋楦　桶鍬

挌羅兒 薑擦子 帽兒
襪帶 修皮鞋 穿交椅
穿罣恩 鞋結底 領抹
釵朵 牙梳 穿珠
洗翠 修冠子 小梳兒
染梳兒 接補梳兒 香袋兒
面花兒 絹孩兒 符袋兒
畫梅七香丸 膠紙 穩步膏
手皴藥 凉藥 香藥
膏藥 髮垛兒 頭髮
磨鏡 弩兒 弩弦
彈弓 箭翎 射帖
壺籌 鵓鴿鈴 風箏
藥線 象棋 毽子
斗葉 香爐灰 紙刷兒
筅子刷 剪截斷尺 出洗衣服
簇頭消息 提茶瓶 鼓爐釘餅
釘看窗 扎熨斗 供香餅

使鞢 打炭墼 補鍋子
泥竈 整漏 箍桶
樸牌兒 竹貓兒 消息子
老鼠藥 蚊烟 鬧蛾兒
凉筒兒 紐扣子 接絲
修扇子 錢索 麻索
紅棗兒 席草 雞籠
修竹作 使法油 油紙
油單 纏生子 修砧頭
磨刀 磨剪子 擂槌（俗諺云杭州人一日吃三十丈木頭以三十萬家為率約每十家日吃擂槌一分合而計之則三十丈矣）
棒槌 舂米 劈柴
淘井 貓窩 貓魚
賣貓魚 改貓犬 雞食
魚食 虫食 虫蟻食
諸般蟲蟻 魚兒活 蚯蚓兒
促織兒 小螃蟹 金麻
馬蓋兒 蝍蟟 滅蟻籠

促織盆　麻花子　荷葉
燈草　發燭　肥皂團
茶花淨　買瓶擬　舊鋪襯
花袖紙　竹釘　淘灰土
淘河　[illegible]　黃牛糞灰
挑擔盞　[illegible]　鏇影戲[illegible]

若夫兒戲之物名件甚多尤不可[illegible]補銀杏猜糖吹叫兒打嬌惜千千車輪盤兒每一事率數十人各專藉以為衣食之地皆他處之所無也

諸色伎藝人

御前應制

姜梅山特立觀察使　周葵窗端臣
曹松山遠　陳藏[illegible]　徐良
陳愛山　程奎　耿待聘

御前畫院

馬和之　蘇漢臣
李安中　陳善　林春
吳炳　夏珪　李迪
馬遠　馬麟

武林舊事卷第七

德壽宮起居注

乾道三年三月初十日南內遣閤長至德壽宮奏知連日天氣甚好欲一二日間恭邀車駕幸聚景園看花取自聖意選定一日太上云傳語官家備見聖孝但頻頻出去不惟費用又且勞動多少人本宮後園亦有幾株好花不若來日請官家過來閑看遂遣提舉官同到南內奏過遵依致次日進早膳後車駕與皇后太子過宮起居二殿訖先至燦錦亭進茶宣召吳郡王曾兩府已下六員侍宴同至後苑看花兩廊並是小內侍及幕士效學西湖鋪放珠翠花朵玩具疋帛及花籃鬧竿市食等許從內人關撲次至毬場看小內侍拋綵毬蹴鞦韆又至射廳看百戲依例宣賜回至清妍亭看荼蘼就登御舟繞堤閑遊亦有小舟數十隻供應雜藝嘌唱鼓板蔬果與湖中一般太上倚闌閑看適有雙燕掠水飛過得旨令曾覿賦詞遂賦進阮郎歸云柳陰庭院占風光呢喃春晝長碧波新漲小池塘雙雙蹴水忙萍散漫絮飛揚輕盈體

態迥爲情流水落花香街將歸晝那既登舟知閤張
掄進柳梢青云柳色初濃餘寒似水纖雨如塵一陣
東風縠紋微皺碧沼鱗鱗僊娥花月精神奏鳳管鸞
絃鬬新萬歲聲中九霞杯內長醉芳春曾覿和進云
桃靨紅勻梨腮粉薄鴛徑無塵鳳閣凌虛龍池澄碧
芳意鱗鱗清時酒聖花神看內苑風光又新一部僊
韶九重鸞仗天上長春各有宣賜次至靜樂堂看牡
丹進酒三盞太后邀太皇官家同到劉婉容位奉華
堂聽摘阮奏曲罷婉容進茶訖遂奏太后云近教得

武林舊事　卷七　十

二女童瓊華綠華並能琴阮下棊寫字畫竹背誦古
文欲得就納與官家則劇遂令各呈伎藝併進自製
阮譜三十曲太后遂宣賜婉容宣和殿玉軸沉香槽
三峽流泉正阮一面白玉九芝道冠北珠緣領道氅
銀絹三百疋兩會子五百萬貫是日三殿並醉酉牌
還內自此官裏知太上聖意不欲頻出勞人遂奏知
太上命脩內司日下於北內後苑建造冷泉堂疊巧
石爲飛來峰開展大池引注湖水景物並如西湖其
西又建大樓取蘇軾詩句名曰聚遠並是今上御名

恭書又御製堂記太上賦詩令上恭和刻石堂上是
歲翰苑進端午帖子云聚遠樓前面面風冷泉堂下
水溶溶人間炎熱何由到真是瑤臺第一重又曰飛
來峰下水泉清臺沼經營不日成境趣自超塵世外
何須方士覓蓬瀛蓋紀實也
淳熙三年五月二十一日天申聖節先十日駕詣德
壽宮進香並進奉銀五萬兩絹二千疋錢五萬貫度
牒一百道用綠油匣二百箇上貼簽云臣某御名謹進
令幕士安頓寢殿前俟閤長到宮移入殿上并鋪放

武林舊事　卷七　三

七寶金銀器皿等十二日皇后到宮進香排日皇太
子皇太子妃并大內職典等進香至日卯時車駕率
皇太子太子妃文武百僚並詣宮上壽車駕至小次
降輦太上遣本宮提舉傳旨減拜行禮上回奏云上
感聖恩容臣依禮上壽太上再命減十拜俟太上升
殿皇帝起居拜舞如儀併率皇太子百官奏上御酒
樂作衛士山呼駕興入幄次小歇樂以再排立殿上
降簾太上再坐太后率皇后就坐起上壽亦曾次第
起居禮畢退上侍次太上遂入後殿進早膳太上令宣喚

吳郡王等宮前來伴話上侍太上同往射廳看百戲
依例宣賜再入幄次小歇上遣閤長奏知太上午時
三刻恭請起坐至期車駕並赴德壽殿排當自皇帝
已下並簪花侍宴至第三盞太上遣內侍請官家免
花帽束帶並卸上蓋衣宣索回奏上感聖恩并免皇
后頭冠皇太子穿執並謝恩訖太上送賜皇太子墊
金嵌寶盤盞紫羅紫剗南北內互賜承應人目子錢
主管禁衛官率禁衛等入於殿門外謝恩又入幄次
小歇約二刻再請太上往至樂堂再坐教坊大使申

武林舊事　卷七　四

正德進新製萬歲興龍曲樂破對舞各賜銀絹有差
又移宴清華看蟠松宮嬪五十人皆仙妝奏清樂進
酒并衙前呈新藝約至五盞太上賜官裏御書意就
章并金劄經官家御進御書真草千文太上看了甚
喜云大哥近日筆力甚進上起謝同皇太子步至蟠
松下看御書詩再入坐太上皇索翡翠鸚鵡杯官裏
與皇后親捧盃進酒太上曰此是宣和間外國進到
可以盾金就以為賜上謝恩時太上官家並已七八
分醉再飯上盡歡至暮太浮謝恩宣坪輦進東裏升輦

太上宣諭知省云官家已醉可一路小心照管知省
等領聖旨還內來早上遣知省至宮恭問二聖起居
并奏欲親到宮謝恩太上就令提舉往閤與居并免
到宮行禮
八月二十一日壽聖皇太后生辰先十日車駕過宮
先至太上處起居方至本殿進香次皇后皇太子太
子妃莊文太子妃張娘娘已下並進香起居上至太
上內書院進茶遂奏安止還內十二日婉容到宮
至西便門廊下先至太上處奏起居次入本殿進香

武林舊事　卷七　五

值雨免下堦起居大內進香十三日知省及大官到
宮進香閤長就管押進奉銀絹度牒等并七寶金銀
器皿比天申節減半并珠子十號並于後殿鋪放十六日本
殿提舉率本官官屬進香并設放壽星及神仙意思
書畫等物隔簾奏喏免起居退次日皇太后宅親屬
到宮進香并本宮人吏後苑官屬作院使臣等並節
次進香二十一日卯時皇后先到宮候駕到至太上
前殿起居次至本殿官家第一班皇后第二班太子
并太子妃第三班上壽訖太后宅親屬上壽並同天

申節儀太上邀官裏至清心堂進泛索值雨不呈百
戲依例支賜午初二刻奏辦就本殿大堂南北坐官
家花帽兒上蓋皇后三釵頭冠並賜簪花逕玉盞並
兒大衣服官裏便背兒赴坐第七盞小劉婉容進自
製十色菊千秋歲曲破內人瓊〻柔〻對舞上于閤
子庫取賜玉兩盞珠子一號細色北段各十疋太后
又賜七寶花十枝珠翠芙蓉領緣一副又移坐靈芝
殿有木犀處進酒次到至樂堂再坐更盡后還內
十月二十二日今上皇帝會慶聖節至日車駕過宮

太上升殿起居訖簪花拜舞進壽酒訖太上回賜壽
酒次至太后殿行禮詳並見第一拳從太上至後苑梅坡看早
梅又至浣溪亭看小春海棠午初至載忻堂排當官
家換素帽兒太后賜官裏女樂二十人上再拜謝恩
并教坊御管王喜等進新製會慶萬年薄媚曲破對
舞並賜銀絹太上以白玉桃盃賜上御酒云學取老
爹年紀早〻還京上飲酒再拜謝恩三盞後官家換
背兒免拜皇后換團冠背兒太子免繫裹再坐本官
御侍六人并升郡夫人就賜誥謝恩并照例支散目

子錢太上又賜官裏玉酒器十件壘珠嵌寶器皿一
千兩充綵作金龍裝花軟套閣子一副侍宴官吳郡
王已下各賜金盤盞定段并薇露酒香茶等是日官
裏大醉申後道遙子入便門升輦還內
淳熙五年二月初一日上過德壽宮起居太上留坐
冷泉堂進泛索訖至石橋亭子上看古梅太上曰苔
梅有二種宜興張公洞者苔蘚甚厚花極香一種出
越上苔如綠絲長尺餘今歲二種同時著花不可不
少留一觀上謝曰恭領聖旨上皇因言多日不見

史浩命內侍宣召既至起居訖賜坐并召居廣鄭藻
於庭教坊奏樂呈伎酒三行太上宣索市食如李婆
婆雜菜羹賀四郎酒醋三猪胰胡餅戈家甜食等數
種太上笑謂史浩曰此皆京師舊人各厚賜之史起
謝又移宴靜樂堂盡遣樂工全用內人動樂且用盤
架品味百餘種酒行無算又宣索黃玉紫心葵花大
盞太上親自宣勸史捧觴為兩宮壽時君臣皆已霑
醉小內侍劉語史相公云步酌其聞之詞滿酌不妨
當為老先生一醉太上極喜賜史少保玉帶一條永

片腦子一金合紫泥羅二十疋御書四軸史相謝恩
而退
淳熙六年三月十五日車駕過宮恭請太上太后幸
聚景園次日皇后先到宮起居入幕次換頭面候車
駕至供進素膳從太上太后至聚景園太上太后至
會芳殿降輦上及皇后至翠光降輦並入幄次小歇
上邀兩殿至瑤津少坐進泛索太上太后並乘步輦
官裏乘馬遍遊園中再至瑤津西軒入御筵至第三
盞都管使臣劉景長供進新製泛蘭舟曲破吳興祐

舞各賜銀絹上親捧玉酒船上壽酒〻滿玉船〻中
人物皆能舉動如活太上喜見顏色散兩宮內官酒
食并承應人目子錢遂至錦壁賞大花三面漫坡牡
丹約千餘叢各有牙牌金字上張碧油絹幕又別剪
好色樣一千朵安頓花架並是水晶玻瓈天晴(一作天青)
汝窯金瓶就中間沉香卓兒一隻安頓白玉碾花商
尊約高二尺徑二尺三寸獨插照殿紅十五枝進酒
三杯應隨駕官人內官並賜兩面翠葉滴金牡丹一
枝翠葉牡丹沉香柄金絲御書扇各一把是日知閤

張掄進壺中天慢云洞天深處賞嬌紅輕玉高張雲
幄國豔天香相競秀瓊苑風光如昨露洗妖妍風傳
馥郁雲雨巫山約春濃如酒五雲臺榭樓閣　聖代
道洽成功一塵不動四境無鳴柝屢有豐年天助順
基業增隆山岳兩世明君千秋萬歲永享昇平樂東
皇呈瑞更無一片花落(太上喜)賜金盃盤法錦等物(此詞或謂是康
伯可所賦張掄以為己作)又進酒兩盞至清輝少歇至翠光登御
舟入裡湖出斷橋又至真珠園太上命買湖中龜魚
放生并宣喚在湖賣買等人內侍用小綵旗招引各

有支賜時有賣魚羹宋五嫂對御自稱東京人氏隨
駕到此太上特宣上船起居念其年老賜金錢十文
銀錢一百文絹十疋仍令後苑供應泛索時從駕官
丞相趙雄樞密使王淮參政錢良臣並在顯應觀西
齋堂侍班各賜酒食翠花扇子至申時御舟稍泊花
光亭至會芳少歇時太上已醉官裏親扶上船並乘
轎兒還內都人盡出觀瞻贊嘆聖孝
九月十五日明堂大禮十三日值雨未時奏請宿齋
北內送天花摩姑蕈煎山藥棗兒乳糖巧炊火燒角

兒等十四日早車駕詣景靈宮回太廟宿齋雨終日
不止午後太上遣提舉至太廟傳語官家連日祀事
不易所有十六日詣宮飲福以陰雨泥濘勞頓可免
到宮行禮天氣陰寒請官家善進御膳頻添御服聖
旨遣閣長回奏上感聖恩至日若登樓肆赦時依舊
詣宮行禮若值雨不登門時續當奏聞至晚雨不止
宣諭大禮使趙雄來早更不乘輅止用逍遙輦詣文
德殿致齋一應儀仗排立並行放免從駕官並常服
以從併遣御藥奏聞北内來日爲值雨更不乘輅謹

遵聖旨更不過宮行飲福禮太上令傳語官家既不
乘輅此間也不出去看也大禮使趙雄雖已得旨猶
不許放散上聞之曰來早若不晴時有何面目雄聞
之曰縱使不晴得罪不過罷相耳堅執不肯放散至
黃昏後雨止月明上大喜遣内侍李思恭宣諭大禮
使仍舊乘輅再遣御藥奏聞北内以天晴仍舊乘輅
候登門肆赦訖詣宮行飲福禮十五晴色甚佳車駕
自太廟乘輅還内日映御袍天顔甚喜都民皆贊嘆
聖德至巳時太上直閣子官往齋殿傳語官家且喜

晴明可見誠心感格賜御用殿足玉鞭鐙七寶篦刀
子事件素食果子等仍奏連日勞頓免行飲福禮今
且就遣知省回奏上感聖恩天氣轉晴皆太上皇帝
聖心感格容賜赦訖過宮行禮并謝聖恩十六日登
門肆赦畢車駕詣宮小次降輦提舉傳太上聖旨特
減八拜仍上壽聖慶飲福酌略至絳華堂進茶知
閣張掄進臨江仙詞云聞道彤庭森寶仗霜風逐雨
驅雲六龍扶輦下青冥香隨鸞扇遠日映赭袍明
簾捲天街人頂戴滿城喜氣氤氳等閑散作八荒春

祗知天意好遊豫閒華郁
淳熙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南寧遣御藥并後苑官
管押進奉兩宮守歲合食則劇金銀錢消夜歲軸果
兒錦曆鍾馗爆仗羔兒法酒春牛花朵等就奏知太
上皇帝元日欲先進宮朝賀然後還内引見大金人
使太上不許傳語官家至日可先引見人使訖却行
到宮
淳熙八年元日上坐紫宸殿引見人使訖即率皇后
皇太子太子妃至德壽宮行朝賀禮（詳見第一卷）並進呈

畫本人使面貌姓名及館伴問答是歲太上聖壽七十有五。舊歲欲再行慶壽禮太上不許至是乃密進黃金酒器二千兩上侍太上於欏木堂香閣內說話宣押棊待詔并小說人孫奇等十四人下棊兩局各賜銀絹供泛索說官家撰恭請太上太后來日就南內排當初二日進早膳訖遣皇太子到宮恭請兩殿並只用轎兒禁衛簇擁入內官家親至殿門拱迎親扶太上降輦至損齋進茶次至清燕殿閑看書畫玩器約午時初後苑恭進酥酒十色熬煮午正三刻就

武林舊事　卷七　十一

凌虛排當三盞至萼綠華堂看梅上進銀三萬兩會子十萬貫太上云此無用錢處不須得上再三奏請止受三分之一未初雪大下正是膳前太上官家甚喜云今年正欠此雪可謂及時太上云雪却甚好但恐長安有貧者上奏云已令有司比去年倍數支散矣太上亦命提舉官于本宮支撥官會照朝廷數目發下臨安府支散貧民一次又移至明遠樓張燈進酒節使吳琚進喜雪水龍吟云紫皇高宴蕭臺雙成戲擊瓊包碎何人為把銀河水剪甲兵都洗玉樣乾坤八荒同色了無塵翳喜冰消太液暖融鳷鵲端門曉班初退　聖主憂民深意轉鴻鈞滿天和氣太平有象三宮二聖萬年千歲雙玉盃深五雲樓迥不妨頻醉細看來不是飛花片片是豐年瑞上大喜賜鍍金酒器二百兩細色段疋復古殿香糕兒酒等太后命本宮歌板色歌此曲進酒太上盡醉至更後宣轎兒入便門上親扶太上上輦還宮

淳熙九年八月十五日駕過德壽宮起居太上留坐至樂堂進早膳畢命小內侍進綵竿垂釣上皇曰今

武林舊事　卷七　十二

日中秋天氣甚清夜間必有好月色可少留看月了去上恭領聖旨索車兒同過射廳射弓觀御馬院使臣打毬進市食看水傀儡晚宴香遠堂堂東有萬歲橋長六丈餘並用吳璘進到玉石甃成四畔雕鏤闌檻瑩徹可愛橋中心作四面亭用新羅白羅木蓋造極為雅潔大池十餘畝皆是千葉白蓮凡御榻御屏酒器香奩器用並用水晶南岸列女童五十人奏清樂北岸有芙蓉岡一帶並是教坊工近二百人待月初上簫韶齊舉縹緲相應如在霄漢既入座樂少止

太上召小劉貴妃獨吹白玉笙霓裳中序上自起執
玉盃奉兩殿酒并以壘金嵌寶注椀杯柈等賜貴妃
侍宴官開府曾覿恭上壺中天慢一首云素飈飄碧
看天衢穩送一輪明月翠水瀛壺人不到比似世間
秋別玉手瑤笙一時同色小按霓裳疊天津橋上有
人偷記新聲宮中誰剪銀橋阿瞞兒戲一笑成癡絕
肯信群仙高宴處移下水晶宮闕雲海塵清山河影
滿桂冷吹香雪何勞玉斧金甌千古無缺上皇曰從
來月詞不用金甌事可謂新奇賜金束帶紫番羅水

晶注椀一副上亦賜寶盞古香至一更五點還內是
夜隔江西興亦聞天樂之聲
淳熙十年八月十八日上詣德壽宮恭請兩殿往浙
江亭觀潮進早膳訖御輦檐兒及內人車馬並出候
潮閘先命修內司于浙江亭兩旁抓縛席屋五十間
至是並用綵纈幕帟得旨從駕百官各賜酒食並免
侍班從便觀看先是澉浦金山都統司水軍五千人
抵江下至是又命殿司新刺防江水軍臨安府水軍
並行閱試軍船擺布西興龍山兩岸近千隻管軍官

於江面分布五陣乘騎弄旗標槍舞刀如履平地點
放五色烟炮滿江及烟收炮息則諸船盡藏不見
一隻奉聖旨自管軍官已下並行支犒一次自龍山
已下貴邸豪民綵幕凡二十餘里車馬駢闐幾無行
路西興一帶亦皆抓縛幕次綵繡照江有如鋪錦市
井弄水人如僧兒留住等凡百餘人皆手持十幅綵
旗踏浪爭雄直至海門迎潮又有踏混木水傀儡水
百戲撮弄等各呈伎藝並有支賜太上喜見顏色曰
錢塘形勝東南所無上起奏曰江潮亦天下所獨有

也太上宣諭侍宴官令各賦酹江月一曲至晚進呈
太上以吳琚為第一其詞云玉虹遙掛望青山隱隱
一眉如抹忽覺天風吹海立好似春霆初發白馬凌
空瓊鰲駕水日夜朝天闕飛龍舞鳳鬱葱環拱吳越
此景天下應無東南形勝偉觀真奇絕好是吳兒飛
綵幟蹴起一江秋雪黃屋天臨水犀雲擁看擊中流
楫晚來波靜海門飛上明月兩宮並有宣賜至月上
還內
淳熙十一年六月初一日車駕過宮太上命提舉傳

皆盛暑請官家免拜至內殿起居太上令小內侍扶掖免拜謝揖太后處亦免拜太上邀官家便背兒至冷泉堂進早膳訖太上宣諭云今歲比常年熱甚上起奏云伏中正要如此太上云今日且留在此納涼到晚去或三省有緊切文字不妨就榻次進呈上領聖旨遂同至飛來峰看放水簾時荷花盛開太上指池心云此種五花同榦近伯圭自湖州進來前此未見也堂前假山修竹古松不見日色並無暑氣後苑小廝兒三十人打息氣唱道情太上云此是張掄所

撰鼓子詞後苑進流涎漿雪浸白酒上起奏曰此物恐不宜多喫太上曰不妨反覺爽快上曰畢竟傷脾太上首肯曰聞說宣和間公公每遇三伏多在碧玉壺及風泉館萬松莊等處納涼此處涼甚每次侍宴雖極暑中亦着納襖兒也命小內侍宣張婉容至清心堂撫琴并令棋童下棋及令內侍投壺賭賽利物則劇官家進水晶提壺連索兒可盛白酒二斗白玉雙蓮杯柈碾玉香脫兒一套六箇大金盆一面盛七寶水戲并宣押趙喜等教舞水族又進太皇后白玉香珀扇柄兒四把龍涎香數珠佩帶五十副真珠香囊等物直至酉初還內

武林舊事卷第七

武林舊事卷第八

四水潛夫輯

車駕幸學

先期三日儀鸞司及內侍省官至國子監相視八廂亦至學中梗捡次日諸齋生員盡行般出學外安泊各齋門並用黃封學官預擬御課題（咸淳丁卯出辟雍揚緝熙賦）用黃羅裝背大冊面僉云太學某齋生臣姓某撰以大黃羅袱襪之置于各齋之前以備駕至點索掌化堂後即聖駕歇泊之所皆設御屏黃羅幃設供御物等凡執入宮門豁止于國子監外門執入殿門豁止於國子監內門執入禁衛豁止于崇化堂天井謂之隔門除司業祭酒外其餘學官前廊長諭並帶黃豁於隔門外廊地坐賜酒食三品以俟迎駕駕至先禮坊隨駕樂部參軍色念致語雜劇色念口號起引子導駕至大成殿櫺星門禮部太常寺官國子監三學官及三學前廊長諭率諸生迎駕起居上乘輦入門至大成殿門降輦有旨免鳴鞭以昭至敬閤門太常禮直官前導入御幄太常卿跪奏稱太常卿臣某

言請皇帝行酌獻之禮上出御幄升殿詣文宣王位前三上香跪受爵祭酒奠爵兩拜在位皆兩拜降階歸幄太常卿奏禮畢陪位官並退上乘輦鳴鞭入崇化堂降輦入幄更衣（上升堂皆設御幄）禮官國子監官三學官三學生並于堂下分東西立次引執經官講書官於堂下東壁面西立宰臣執政已下北向立閤門奏班齊上服帽紅上蓋玉束帶絲鞋出崇化堂宰臣已下宣召奏聖躬萬福御藥傳旨宣升堂各兩拜贊賜坐分東西階升堂席後立次引執經官講書官

奏萬福（官設宣名者即宣名）兩拜次引國子監三學官并三學生奏萬福兩拜分引升兩廊席後立內官進書案聽宣以經授執經官進于案上講筵內承受對展經冊入內官進牙界方舍人筆賜坐宰相以下及兩廊學官生員應喏訖各就坐聽講講書官進讀經義執經官執牙籤執讀入內官收撤經書再以講義授講官講書官指講訖入內官撤書堂上兩廊官並起分行宰臣以下降階講書官當御前躬身致詞北向立兩拜御藥傳旨宣坐賜茶訖舍人贊躬身不拜各就坐分

列升堂席後並兩拜各就坐翰林司供御茶訖宰臣已下并兩廊官賛唤茶宰臣已下降階北向立御藥傳旨不拜引兩廊官北向各再拜訖出皇帝起易服幞頭上蓋玉帶絲鞋乘輦鳴鞭出學百官諸生迎駕如前隨駕樂部參軍色念迎駕致語雜劇色念口號曲子起壽同天引子導駕還宮在學前廊並該恩出官諸生各有免解恩例餘並推恩有差

人使到闕

北使到闕先遣伴使賜御筵于赤岸之班荆館中使

傳宣撫問賜龍茶一斤銀合三十兩次日至北郭稅亭茶酒上馬入餘杭門至都亭驛中使傳宣賜龍茶銀合如前又賜被褥銀沙鑼等明日臨安府書送酒食閤門官說朝見儀投朝見榜子又明日入見于紫宸殿見畢赴客省茶酒遂賜宴于垂拱殿酒五行從官已上與坐是日賜茶酒名果又賜使副衣各七事幞頭牙笏二十兩金帶一條并金魚袋靴一緉馬一匹鞍轡一副共折銀五十兩銀沙鑼五十兩色綾絹一伯五十疋餘并賜衣帶銀帛有差明日賜生餼折

博生羅十疋綾十疋絹布各二疋朝見之二日與伴使偕往天竺寺燒香賜沉香三十兩并齋筵乳糖酒果次至冷泉亭呼猿洞遊賞次日又賜內中酒果風藥花餳赴守歲夜筵用傀儡元正朝賀禮畢遣大臣就驛賜御筵中使傳宣勸酒九行三日客省簽賜酒食禁中賜酒果遂赴浙江亭觀潮酒七行四日赴玉津園燕射命善射者假官伴之賜弓矢酒行樂作伴射與大使射弓館伴與副使射弩酒九行五日大燕集英殿尚書郎官監察御史已上並與學士院撰

致語六日裝班朝辭退賜襲衣金帶三十兩銀沙鑼五十兩紅錦二色綾二疋小綾十色絹三十疋雜色絹一百疋餘各有差臨安府書送贈儀復還執政就驛賜燕晚赴解換夜筵伴使始與親勸酬且以衣物為贈謂之私覿次日賜龍鳳茶金銀合乘馬出北關登舟又次日遣近臣賜御筵自到闕至朝辭客賜大使銀一千四百兩副使八百八十兩衣各三襲金帶各三條都管上節各銀四十兩衣兩襲中下節各銀三十兩衣一襲塗金帶副之

宮中誕育儀例略

宮中凡閤分有娠將及七月本位醫官申內東門司
及本位提舉官奏聞門司特奏再令醫官指定降誕
月分訖門司奏排辦產閤及照先朝舊例三分減一
于內藏庫取賜銀絹等物如後 羅二百疋 絹四
千六百七十四疋 釘設產閤一臘 三朝二臘 三臘百晬 滿月頭晬
金二十四兩八錢七分二厘 裹木餘枝銀嵌篦鈴鈸鍍金
銀四千四百四十兩 銀錢三貫足 大銀盆之面
醽醁沉香酒五十三石二斗八升 裝畫扇子一
座 裝畫油盆八面 簇花生色袋身單袋一付
催生海馬皮二張 檀香匣盛嘩銅剃刀二把 金鍍
銀鎖鑰全 彩畫油栲栳簸箕各一 彩畫油剌八
口 彩畫油瓶二 新羅漆馬嚼鐵一副 裝畫胎
衣瓶鐵秤鏈五箇 鐵鉤五十條 眠羊卧鹿二合
各十五事 金銀果子五百箇 影金貼羅散花兒
二千五百 錦沿席一 綠席毡繡合襌子各二
碼礎纈絹一疋 大甕四領 乾蓐草一束 雜用
盆十五箇 暖水盞五箇 綠油柳木槌十箇 生

菜一合 生艾一斤 生母薑一斤 黑豆一斗 栲栳
全 無灰酒二餅 米醋二餅 紐地黃汁布二條
濾藥布二條金漆兒全 金漆箱 香墨十鋌 紅羅銷金匣 雞子
五十箇 金漆箱兒 小石子三十顆 竹籠作 竹紫五十把
紅布袋二 盛馬通用 帯泥藕十挺 生芋子一合
彩畫 銀杏一合 五十斤一千箇內裝畫 嘉慶子五十斤 內裝
畫七百箇 菱米五十斤七百箇內裝畫 胡桃二千箇 裝畫 圓
眼五十斤 裝畫 荔枝五十斤 蓮肉五十斤 栗子
五十斤 果子十合 喫食十口 蒸羊一口生羊剪花八節羊文包子

米餅 豌豆糕 棗塔兒 麵餅 豬餅 米浮圖兒 狀。 仍令太醫局差產
科大小方脉醫官宿直供畫產圖方位飲食禁忌合
用藥材催生物件 令本位踏逐老娘伴人乳婦抱
女洗人等 申學士院撰述淨胎髮祝壽文 排辦
產閤了畢搞賜修內司會通門官本司人吏庫子醫
官儀鸞司等人銀絹官會有差 候降誕日本位官
即便申內東門司轉奏 降誕三日一臘兩臘四節
次折產閤三臘滿月二次百晬頭晬已上十次支賜
銀絹仍添本位聽宣內人請給十分已上並係常例

此外特恩臨時取旨不在此限外廷儀禮不在此內

冊皇后儀

先一日宣押翰林院學士鎖院草冊后制詞賜學士
潤筆金二百兩次日百官聽宣冊皇后三辭不允差
官奏告天地宗廟社稷諸陵太史局擇日先期命有
司陳設至日早文武百僚集于大慶殿門外節次賛
引執事官入立班定皇帝自內服幞頭紅袍玉帶靴
入幄更服通天冠絳紗袍禮部侍郎奏中嚴外辦禮
儀使俛伏跪稱禮儀使臣某言請皇帝發冊餘與德壽宮上
貳本舊事 奏八 七
再賛禮儀並同侍中詣御坐前躬承旨說降東階立稱有制
皆再拜太傅太保躬身侍中宣制曰冊妃某氏立為
皇后命公等持節展禮太傅太保再拜參政師掌節
者脫節衣詣太傅位掌節者以節授參政參政奉節
西向以節授太傅太傅受訖以節授掌節者次中書
令以冊授太傅太傅受訖置于案次侍中轉寶授太
保並如前儀復位並再拜持節者前導冊寶進行太
傅押冊太保押寶正安樂作由中道出文德殿東偏門樂止
掌節者加節衣至穆清殿外幄次物冊寶出門禮儀

使詣御座前跪奏禮儀使臣某言禮畢內侍承旨索
扇扇合簾降鳴鞭協律郎舉麾鼓柷樂作乾安皇帝降坐
入東房要敎樂止侍中版奏解嚴是日至穆清殿設樂架
黃麾仗皇帝常服乘金龍肩輿至穆清殿後西閣內
命婦等應陪者列奉從至閣內侍中版奏中嚴外辦
應行執事官各就門外位立定持節者立于左內
命婦各就位皇后首飾褘衣內侍引司言司言引尚
宮尚宮引皇后出閣協律郎舉麾坤安樂作由西房至殿
上南向立定樂止禮直官引太傅太保就內給事前西
貳本舊事 奏八 八
向跪稱冊使太傅某副使太保某奉制授皇后備
物典冊俛伏興退復位內給事詣皇后前跪奏如前
次太傅以冊授內侍內侍授冊舉冊官奠冊舉案出
案退詣內謁者監位以冊授內謁者監受冊奠訖次
太保轉寶授內謁者監如前儀掌節者脫節衣以節
授掌節內侍前導冊寶進行入殿門內謁者監都大
主管後從以次入殿宜安樂作至位樂止尚宮引皇后自東
階至殿下中褥位北向承安樂作至位樂止舉冊寶官并案
進於皇后之右少前西向跪奠訖內侍稱有制后再

拜讀冊官跪宣冊文訖又再拜次內謁者監奉冊授
皇后皇后受訖以授司言次奉寶授皇后皇后受訖
（樂止）皇后再拜退內侍以謝皇太后牋授皇后皇后置
於案再拜內侍奉表以出授進次謝皇帝表如前內
侍奏禮畢次尚宮引皇后升堂（和安樂作）司寶奉寶至于
坐前（樂止）司賓引內命婦次就位班首初行（惠安樂作）至位
（樂止）命婦皆再拜司贊引班首升階（惠安樂作）（樂止）進當皇后
北向致詞稱賀降自西階（惠安樂作）至位（樂止）內外命婦皆
再拜司言稱令旨命婦皆再拜宣令旨訖又皆再拜

司賓以次引命婦還宮（惠安樂作）出門（樂止）次內侍引外命
婦出（成安樂作）至階上（樂止）北向致詞（成安樂作）降階（樂止）外命婦
皆再拜又宣答如前內侍奏禮畢皇后降坐（徽安樂作）皇
后歸閤（泰安樂作）至閤（樂止）受賀畢皇后更常服升坐命外
命婦如宮中儀會畢再拜以次出

皇后歸謁家廟　（用咸淳全后例）

太史局預擇日降旨命禮寺參酌禮典所屬排辦至
日皇后出宮至祥曦殿上升龍檐出和寧門至皇后
家廟本府幹辦使臣等並穿東兵士並衫帽於大門
外青衆前排立俟儀衛至各兩拜本府親屬于門內
婦人于廳下側立俟龍檐升廳至堂門降檐入幄次
少歇次本府親屬並立幄前與君退詣家廟以俟陪
立次本閤官奏請皇后服團冠背兒乘小車入詣家
廟（內侍傳呼樂官樂作）西階降車（樂止）皇后升堂西向位止（樂作）兩拜
陪位官各兩拜讀祝文兩拜陪坐各兩拜如上儀（樂作）
（樂止如上）皇后還位再拜陪位官各兩拜皇后降東側階
升車（樂止）又詣後堂炷香如前儀次赴賜筵皇后坐于
堂中南向（坐堂）前施簾親屬並常服詣廳下南向謝恩

俟皇后升堂詣簾前兩拜婦人於簾內兩拜親屬並
攀鞋立定以俟就坐俟進酒食如家人禮至第五盞
各于席前立俟皇后降坐少歇再坐並如前儀又至
第九盞酒畢並執笏洛兩拜賜筵賜物次於廳前排
立謝恩各兩拜俟皇后出幄乘龍檐親屬北向兩拜
退皇后還內詣御前謝恩進納御前及送諸閤分夫
人御侍都部職事內人及諸位次內人本殿內人並
細色疋帛盤盞細果海鮮時新喫食及支給內侍省
大官已下及本殿宿吏銀絹有差次日內降旨擇皇

后封贈並狀親屬並行推恩
○○早膳畢
皇后— 下飯七件 小樣兒五件
菜蔬五件 菜果十合
○親屬— 各果食十味
○○賜筵
皇后— 繡高飣十 時果十楪
脯腊十楪 細京果十楪
細蜜煎十楪 看果十楪
武林舊事 卷八 十一
○親屬— 凉果四十疊 脯腊三百楪
時果乾果共五百楪
○○初坐
○皇后— 下酒喫食九盞 上細看食十件
果子意思十件
○歇坐— 下酒喫食十盞 果子十件
○皇后— 時果十件
○○宣賜茶食錢
○大璫 負 閣長以下計三員 皇后 閣內人

○押班等二十五人 本殿隨從官 儀鸞司官
○御酒庫官 御輦院官 御廚官 翰林司官
○祗候庫 講殿幕士 樂官
○○賜筵樂次
○家廟酌獻三盞諸部合長生樂引子
○○賜筵初坐 蕙蘭芳引子
○第一盞 觱篥起玉漏遲慢 笛起側犯 笛起
真珠髻 觱篥起柳鶯穿 合喜慶曲破對舞
第二盞 觱篥起聖壽永歌曲子 琵琶起傾杯樂
武林舊事 卷八 十二
○第三盞 琵琶起憶吹簫 觱篥起獻仙音
第四盞 琵琶獨彈壽千春 笛起芳草渡 念
致語口號 勾雜劇時和等尧舜禹湯斷送萬歲
聲合意思副末念 雨露恩濃金穴貴風光遠勝馬侯家
○第五盞 觱篥起賣花聲 笛起魚水同懽
○○歇坐
第六盞 觱篥起合小唱簾外花
第二盞 琵琶獨彈無疆壽
第三盞 箏琶方響合湊八撚神曲

第四盞　唱賺
第五盞　鼓板　蕭栗合小唱舞楊花
再坐
第六盞　笙起壽南山　方響起安平樂
第七盞　箏琿會群仙　笙起吳音子　勾雜劇
吳國賓等做年年好　斷送四時歡　合意思副
末念　香生花冨貴縣織皇精神
第八盞　笛起花犯　蕭栗起金蓮倒垂蓮
第九盞　諸部合喜新春慢曲犯　樂官五十人

各帽子紫衫腰帶　都管一人幞頭公服腰帶靴
靴執杖子
樂官犒設
內藏庫支賜銀　皇后殿外庫支賜錢酒　本府
支犒錢酒
皇后散付本府親屬宅眷幹辦使臣以下
金合　金瓶　金盤盞　金環　金釵　金釵
金錢　共金五百兩　銀盤盞共三千兩　細色
疋段翠領　翠色　翠冠　翠扇　翠篦環　銀
錢畫扇　龍涎香　畫領　刺繡領　生色羅

皇子行冠禮儀略

太史擇日降旨令太常寺參酌舊禮有司具辦儀物
至日質明百僚立班　皇帝而御座禮直官通事舍
人太常博士引掌冠贊冠者入就位（掌冠以太常卿贊冠以閤門官）
初入門（樂作安）至位（樂止）典儀贊再拜在位皆再拜跪左
輔詣　御座前承　制降自東階詣掌冠者前　稱
有制典儀贊再拜在位皆再拜訖左輔宣　制曰
皇子冠命卿等行禮掌冠贊冠者再拜左輔復位王

府官入詣　皇子東房禮直官通事舍人太常博士
引　皇子內侍二人夾侍王府官後從（自後並准此）　皇子
初行（樂作恭安）即席南向坐（樂止）礼直官等引掌冠贊冠詣
罍洗（樂作）搢笏盥手帨手訖執笏升（樂止）執折上巾者升
掌冠者降一等受之右執項左執前進　皇子席前
北向跪冠（樂作修安）掌冠者興席南北面立贊者進席前
北面跪正冠興立于掌冠者後皇子興內侍跪進服
服訖（樂止）掌冠揖　皇子復位贊冠者跪取爵內侍以
酒注于爵掌冠受爵跪進　皇子席前北向立祝曰

酒醴和旨籩豆靜嘉授尔元服兄弟具來永言保之
降福孔皆 皇子搢笏跪受爵樂作翼安飲訖奠爵執笏
大官令奉饌設于 皇子席前 皇子搢笏受訖樂止
執笏太官令撤饌禮官宜等復引掌冠贊冠降詣盥
洗樂作搢笏于手執笏升樂止贊冠者進席前北向跪折
上巾置于匴興內侍跪受服興置于席執七梁冠者
升掌冠者降二等受之右執項左執前進皇子席
前北面跪冠纓樂作進安掌冠者興席南北面立贊者進席
前北面跪簪結紘興立于掌冠者之後皇子興內侍

跪進服服訖樂止贊冠者揖皇子復坐贊冠者跪取爵
內侍以酒注爵掌冠者跪受進爵皇子席前北面立
祝曰賓贊既戒肴核惟旅申戒厥服禮儀有序允觀
尔誠受天之祜皇子搢笏跪受爵樂作翼安飲訖奠爵執
笏太官令進饌撤饌並如前贊冠者進席前北向跪
脫七梁冠置于匴興內侍跪受服興置于席執九旒
冕者升掌冠者降三等受之右執項左執前進皇
子席前北向跪冠樂作廣安掌冠者興贊冠者進席前北
面跪簪結紘興立 皇子興內侍進服服訖樂止 皇

子復坐贊冠者再進酒如前祝曰旨酒既清嘉薦令
芳三加爾服眉壽無疆永承天休俾熾而昌 皇子
跪受爵樂作成安太官令奉饌如前 皇子降自東階詣
采殿東房易朝服降立于横階街南王府官階下西
向 皇子初行樂作至位樂止禮直官等引掌冠者詣
皇子位少進字之曰歲日云吉威儀孔時昭告厥字
君子攸宜順尔成德永言保之奉勑字某 皇子再
拜舞蹈再拜奏 聖躬萬福又再拜左輔詣 御座
前承 旨降階詣 皇子前宣曰有勑 皇子再拜

左輔宣勑戒曰好禮樂善服儒講藝蕃我 皇室友于
兄弟不溢不驕惟以守之宣訖 皇子再拜餘如
皇太子儀次日文武百僚詣東上閤門拜表稱賀

武林舊事卷第八

案此段原錢本墨校增于並如前之上

禮官直等復引掌冠贊冠降詣罍洗（樂作）搢笏于手執笏升（樂止）贊冠者進席前北向跪折上巾置于匯與內侍跪受服興置於席執七梁冠者升掌冠者降二等受之右執項左執前進皇太子席前北向跪冠（進安樂作）掌冠者興席南北面立贊者進席前北面跪簪結紘興立於掌冠者之後皇子興內侍跪進服服訖（樂止）贊冠者揖皇子復坐贊冠者跪取爵內侍以酒注爵掌冠者跪受進爵皇子席前北向立祝（白）賓贊既戒有核惟旅申加厥服禮儀有序允觀爾誠受天之祜皇子搢笏跪受爵（輔安樂作）飲訖奠爵執笏太官令令進饌徹饌

武林舊事卷之八

武林舊事卷第九

泗水潛夫輯

呂口口　高宗幸張府節次略

紹興二十一年十月高宗幸清河郡王第供進御筵節次如後

（此行小字亦）（口口）安民靖難功臣太傅靜江寧武靖海軍節度使醴泉觀使清河郡王臣張浚進奉

繡花高飣一行八果壘

香圓　真柑　石榴　棖子　鵞梨　乳梨

榠樝　枇花瓜

樂仙乾果子叉袋兒一行

荔枝　圓眼　香蓮　榧子　榛子　松子

銀杏　梨肉　棗圈　蓮子肉　林檎旋　大

蒸棗

縷金香藥一行

腦子花兒　甘草花兒　朱砂圓子　木香丁

香　水龍腦　史君子　縮砂花兒　官桂花

兒　白朮人參

雕花蜜煎一行
雕花梅毬兒　紅消兒　雕花筍　蜜冬瓜魚
兒　雕花紅團兒　木瓜大段花　雕花金橘
青梅荷葉兒　雕花薑　蜜筍花兒　雕花橙
子　木瓜方花兒
砌香鹹酸一行
香藥木瓜　椒梅　香藥藤花　砌香櫻桃
砌香萱草拂兒　紫蘇柰香　砌香葡萄　甘
草花兒　梅食餅兒　薑絲梅　雜絲梅餅兒

水紅薑
脯臘一行
線肉條子　皂角鋌子　蝦臘　雲夢豝兒
肉臘　妳房　旋鮓　金山鹹豉　酒腊肉
肉瓜虀
垂手八盤子
揀蜂兒　番蒲萄　香蓮事件念珠　巴欖子
大金橘　新椰子象牙板　小櫻桃　榆柑子
再坐

切時果一行
春藕　鵝梨餅子　甘蔗　紅柿　切棖子
切綠橘　乳梨月兒　生蓮鋜兒
時新果子一行
金橘　葴楊梅　新羅葛　切蜜蕈　切脆棖
榆柑子　新椰子　切宜母子　甘蔗柰香
梨五花兒　藕鋌兒　新柑子
雕花蜜煎一行　同前
砌香鹹酸一行　同前

龍纏果子一行
荔枝甘露餅　荔枝蓼花　荔枝好郎君　龍
纏桃條　酥胡桃　纏棗圈　纏梨肉　香蓮
事件　香藥葡萄　纏松子　糖霜玉蜂兒
白纏桃條
脯臘一行　同前
下酒十五盞
第一盞　花炊鵪子　荔枝白腰子
第二盞　妳房簽　三脆羹

第三盞　羊舌簽　萌芽肚胘
第四盞　肫掌簽　鵪子羹
第五盞　肚胘膾　鴛鴦煠肚
第六盞　沙魚膾　炒沙魚襯湯
第七盞　鱔魚炒鱟　鵝肫掌湯虀
第八盞　螃蟹釀棖　奶房玉蕊羹
第九盞　鮮蝦蹄子膾　南炒鱔
第十盞　洗手蟹　鯚魚假蛤蜊
第十一盞　五珍膾　螃蟹清羹

第十二盞　鵪子水晶膾　豬肚假江䱾
第十三盞　蝦棖膾　蝦魚湯虀
第十四盞　水母膾　二色繭兒羹
第十五盞　蛤蜊生　血粉羹

插食

炒白腰子　炙肚胘　炙鵪子脯　潤雞　潤兔
炙炊餅　不炙炊餅　臠骨

勸酒果子庫十番

砌香果子　雕花蜜煎　時新果子　獨裝巴
欖子　裝大金橘　小橄欖　鹹酸蜜煎
對裝揀松番蒲萄　獨裝新椰子　對裝春藕
陳公梨　四色時果

廚勸酒十味

江䱾煠肚　江䱾生　蝤蛑簽　薑醋香螺
香螺煠肚　薑醋假公權　煠牡蠣　牡蠣煠
肚　蝤蛑煠肚

準備上細壘四卓
又次細壘二卓（內蜜煎鹹酸時新脯臘等）

對食十盞二十分

蓮花鴨簽　繭兒羹　三珍膾　南炒鱔　水
母膾　鵪子羹　鯚魚膾　三脆羹　洗手蟹
煠肚胘

對展每分時果五盤兒

知省　御帶　御藥　門司　直殿官

晚食五十分各件

二色繭兒　肚子羹　笑靨兒　小頭羹飯
脯臘雞　脯鴨

鯚魚膾 七寶膾 洗手蟹

直殿官大碟下酒
鴨簽 水母膾 鮮蝦蹄子羹 糟蟹 野鴨
紅生水晶膾 五珍膾 蛤蜊羹
直殿官合子食
脯雞 油鮑兒 野鴨 二色薑豉 雜熝
入糙雞 麂魚 麻脯雞臟 炙焦 片羊頭
菜羹一葫蘆
直殿官果子
時果十隔碟

準備
薛方瓠羹
備辦外官食次
第一等 並送
太師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秦檜
燒羊一口 滴粥 燒餅 食十味 大碗百味
羹 糕兒盤勸 簇五十隻饅頭血羹 燒羊頭雙
下 雜簇從食五十事 肚羹 雙下大膓子
羊舌託胎羹 三脆羹 鋪羊粉飯 大簇飣
鮓糕鵪子 密煎三十碟 時果一合 切榨十碟
酒三十瓶
少保觀文殿大學士秦熺
燒羊一口 滴粥 燒餅 食十味 密煎一合
時果一合 切榨十碟 酒十瓶
第二等
參知政事余若水
簽書樞密巫伋
少師恭國公殿帥楊存中

太尉兩府吳益
普安郡王
恩平郡王
各食十味 密煎一合 切榨一合 燒羊一盤
酒六瓶
第三等 侍從七員
左朝散郎禮部侍郎兼權吏部尚書陳誠之
左中大夫刑部侍郎兼權吏部侍郎韓仲通
左承議郎權吏部侍郎李如岡

右奉議郎起居舍人湯思退
右朝散大夫太府卿兼戶部侍郎徐宗說
右宣教郎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兼兵部侍郎陳相
右軍教郎中書門下省檢諸房公事兼給事中陳夔
管軍二員
馬軍太尉成閔
步軍太尉趙密
知閤六員
保信軍節度使領閤門使兼客省四方館事提點豐

武林舊事　卷九　八

城司鄭藻
昭化軍承宣使領閤門使兼客省四方館事提點皇
城司錢
成州團練使領閤門事兼客省四方館提提點皇城
司趙愷
貴州團練使領閤事兼客省四方館事提點皇城之
司宋
武節大夫吉州刺史領閤門事兼客省四方館事提
點皇城司孟

武節大夫惠州刺史領閤門事兼客省四方館事提
點皇城司蘇
御帶四員
降授鄂州防禦使帶御器械潘端卿
忠州防禦使帶御器械石清
武功大夫遙郡防禦使帶御器械莫彥明
武功大夫兼閤門宣贊舍人帶御器械李彥實
宗室三員
安慶軍承宣司同知太宗正事士衎

武林舊事　卷九　九

建州觀察使士剔
環州觀察使居廣
外官六員
建寧軍節度使提舉萬壽章（觀）士㻋
崇慶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韋
慶遠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吳益
崇信軍承宣使提舉祐神觀劉光烈
承宣軍承宣使提舉祐神觀李莊
武慶軍承宣使提舉祐神觀王安道

原校增此行 按環衛官另一行

各食七味　密煎一合　時果一合　酒四瓶

第四等（酒四瓶）　環衛官九員

環衛官九員

右監門衛大將軍貴州刺使居閔

右監門衛大將軍福州防禦使士輻

右監門衛大將軍榮州團練使士阹

右監門衛大將軍貴州團練使士歆

右監門衛大將軍宜州刺使士銖

右監門衛大將軍宜州刺使士赫

右監門衛大將軍吉州刺使士陪

右監門衛大將軍吉州刺使士踣

右監門衛大將軍吉州刺使士閈

宣贊舍人十八人

肯作青

王漢臣　陳清　王肯（青）　郭蔓之　許孝洪　郭

應之　裴良弼　陳廸　李大有　王邦昌　張

孝圭　梁份　郭立之　李邦傑　蔡舜臣　谷

琦　王德森　張安世

閤門祇候二十人

李丙　李唐誼　鄭明　范涉　周謹　張令緯

張拱　楊价　賈公正　陳仲通　劉兗咨　張

耘　何忱　李偁　王謙　董原　劉伉　劉康

祖　何起祖　朱邦達

看班祇候人

梁振之　王誼　董珩　司馬純　潘思夔　張

赫　馮傳　劉兗卿

提點盡祇應行首王人

李觀　達思聰　達鎬　鄭孝禮　常士康

三省樞密房副承旨逐房副承旨六人

劉興仁　劉興賢　薛師文　武鑄　邊俊民

嚴經安

隨駕諸局幹辦監官等十八人

成州團練使幹辦皇城司馮持

右武郎幹辦皇城司劉允升

保義郎幹辦御廚潘邦

保義郎幹辦御廚馮藻

保義郎幹辦翰林司王喜

修武郎幹辦儀鸞司郭公既

保義郎幹辦祗候司黎安國
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兼翰林辦御輦院邵璘
忠翊郎幹辦左右騏驥院班彥通
武忠郎幹辦左右騏驥院張淳
承信郎閤門祗候兼幹辦左右騏驥院婁良從
武功大夫幹辦行在左藏庫石瑜
右朝散大夫幹辦行在左藏庫劉份
武功大夫幹辦行在左藏庫吳鑄
忠翊郎閤門祗候兼幹行辦左藏庫趙節

承節郎閤門祗候兼幹辦行在左藏庫劉懋
忠翊郎主管軍頭司兼祗應杜渊
保義郎主管軍頭司兼祗應徐宗彥
各食五味　時果一盒　酒二瓶

第五等

閤門承受十人
鈞班十五人
御史臺十六人
各食三味　酒一瓶

聽呼喚中官等五十人
各食五味　新羊一斤　饅頭五十箇　角子一
簡鋪畫粉飯　下飯鹹豉　各酒一瓶

進奉盤合

寶器
御樂帶一條　玉池面帶一條
玉御鞾樂仙帶一條　玉鶻兔帶三條
玉璧環二　玉素種子一
玉花高足鍾子一　玉枝梗瓜盃一

玉瓜盃一　玉東西盃一
玉香鼎二　玉盝兒一
玉椽頭楪兒一　玉古劍璏等十七件
玉榛臨安樣楪兒一　玉靶獨帶刀子二
玉並三靶刀子四　玉犀牛合替兒一
金器一千兩　白玻瓈圓盤子一
珠子十二號共六萬五千五百顆
珠子念珠一串一百八顆
馬價珠金相束帶一條

翠毛二百合　玻瓈花瓶七

玻瓈椀四　瑪瑙椀大小共二十件

古器

龍紋鼎一　商彝二　高足商彝一　商父彝一（周盤）

周盤一（商彝）　周敦二　周舉罍一　有蓋獸耳周罍一

汝窯

酒瓶一對　洗一　香鑪一　香合一　香毬一

盞四隻　盂子二　出香一對　大奩一　小奩二

杖（墨枝）　合杖

武林舊事　卷九　古

螺鈿合二十隻（織金緋褥子全）　犀毗合一十隻（紫金緋褥子全）

書畫

有御寶十軸

曹霸五花驄　馮瑾霽烟長景　易元吉寫生花

黃居寶雀竹　吳道子天王　張萱唐后竹畫

宗

逵鷺萱草山鷓　黃筌萱草山鷓　張婦曹氏蓼岸

杜庭睦明皇斫膾

無寶有御書九軸

趙昌踯躅鵪鶉　梅竹思踯躅母雞

杜霄撲蝶（紈扇）　巨然嵐鎖翠峰

徐熙牡丹　易元吉寫生枇杷

董元夏山早行二軸　偽主李煜林泉渡水人物

無寶無御書二軸

荆浩山水　吳元俞紫氣星

疋帛

撚金錦五十疋　素綠錦一百五十疋

木綿二百疋　生花番羅二百疋

暗花婺羅二百疋　樗蒲綾二百疋

武林舊事　卷九　圡

進奉盤設

隨駕官知省御帶御藥門司直殿官

紫羅五百疋　雜色纈羅五百疋

馬下目子錢一萬貫文

禁衛一行祗應人等

錢二萬貫文　炊餅二萬箇

熟猪肉二千斤　爊爆三十合

酒二千瓶

本家親屬推恩

弟拱衛大夫張保
男右奉議郎直敷文閣主管台州崇道觀賜紫金魚
袋張子顏
男右宣教郎直敷文閣主管台州崇道觀賜紫金魚
袋張子正
孫承事郎籍田令賜紫金魚袋張宗元
姪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清海軍承宣使添差兩浙
西路馬步軍副總管張子蓋
姪右朝請大夫直徽猷閣主管祐神觀賜紫金魚袋

張子儀
姪承奉郎張子安
姪忠翊郎張子文
姪孫保義郎張宗旦
姪孫保義郎張宗充
姪孫登仕郎張宗說
姪孫成忠郎張宗益
姪孫登仕郎張宗穎
妻秦國夫人魏氏

妻咸寧郡夫人韋氏
妻和寧郡夫人楊氏
妻碩人潘氏
妻碩人沈氏
妻碩人曹氏
妻碩人周氏
弟婦太碩人王氏
弟婦恭人任氏
第二女孺人張氏　第三女孺人張氏

第四女孺人張氏　男子顏婦王氏
男子正婦王氏　姪子蓋婦碩人趙氏
姪子儀婦宜人郭氏　孫宗元婦王氏
抄本張子儀條 宗元一行在子正 一行後原本移去
紹興二十一年十一月　日和州防禦使幹辦府事
差提點排辦一行事務張青昊

武林舊事卷第九

武林舊事卷第十

官本雜劇段數

○爭曲六么　扯攔六么嗏三

教聲六么　鞭帽六么

衣籠六么　王子高六么

孤奪旦六么　厨子六么

崔護六么　骰子六么

照道六么　鶯鶯六么

大宴六么　驢精六么

女生外向六么　慕道六么

三偌慕道六么　雙闌哮六么

趕厥夫六么　羹湯六么

索拜瀛府　厚熟瀛府

哭骰子瀛府　醉院君瀛府

煙骨頭瀛府　賭錢望瀛府

四僧梁州　三索梁州

詩曲梁州　頭錢梁州

食店梁州　法事饅頭梁州

四哮伊州　領伊州

鐵指甲伊州　鬧五百伊州

裴少俊伊州　食店伊州

橘樹新水　燒花新水

湊哮新水　簡帖薄媚

請客薄媚　錯取薄媚

傳神薄媚　九裝薄媚

本事現薄　打調薄媚

拜褥薄媚　鄭生遇龍女薄媚

土地大明樂　列女降黃龍

雙旦降黃龍　燈球大明樂

二爺老大明樂　柳比上官降黃龍

趕厥胡渭州　單番將胡渭州

銀器胡渭州　看燈胡渭州三厥

入寺降黃龍　揄揉降黃龍

打地鋪逍遙樂　湊䟨逍遙樂

單打石州　石和那石州

趕厥石州　塑金剛大聖樂

單打大勝樂　柳毅大聖樂
霸王中和樂　馬頭中和樂
大打調中和樂　喝貼萬年歡
能知他泛晴波　三釣魚泛精波
五柳菊花新　青陽觀碑采雲歸
夢巫山采雲歸　小四將整乾坤
四季夾竹桃花　禾打千春樂
牛五郎罷金征　新水爨
三十拍爨　天下太平爨

百花爨　三十六拍爨
門子打三教爨　孝經借衣爨
大孝經孤爨　喜朝天爨
說月爨　風花雪月爨
醉青樓爨　宴瑤池爨
錢手帕爨　詩書禮樂爨
醉花陰爨　錢爨
鴨鶉爨　借聽爨
大徹底錯爨　黃河賦爨

聽爨　門兒爨
上借門兒爨　抹紫粉爨
夜半樂爨　棹孤舟爨
借衫爨　火發爨
調燕爨　燒餅爨
托合萬年歡　迓鼓兒熙州
駱駝熙州　二郎熙州
大打調道人歡　會子道人歡
打拍道人歡　越娘道人歡

打勘長壽仙　偌賣旦長壽仙
分頭子長壽仙　棋盤法曲
孤和法曲　藏瓶兒法曲
車兒法曲　病爺劍器
霸王劍器　黃傑進延壽樂
養義娘延壽樂　扯欄兒賀皇恩
催妝賀皇恩　封陟中和樂
唐輔采蓮　雙哮采蓮
病和采蓮　諸宮調霸王

諸宮調掛冊兒
相如文君
崔汝韜艾虎兒
王宗道休妻
李勉負心
四鄭舞楊花
四偌皇州
檻偌保金枝
浮漚傳永成雙
浮漚斐雲歸
老孤嘉慶樂
裴航相遇樂
建華慶雲樂
兩相一萬年歡
木蘭花爨
月當廳爨
醉還醒爨
鬧夫棒爨

撲胡蝶爨
鬧八妝爨
鍾馗爨
銅博爨
戀雙〻爨
惱子爨
像生爨
金蓮爨
思鄉早行孤
睡孤
諱樂孤
論禪孤
迓鼓孤
大暮故孤
小暮故孤
老孤遣旦
孤惨
淒孤惨

三孤惨
四孤醉留客
四孤夜宴
四孤好
四孤披頭
四孤擂
病孤三鄉題
王魁三鄉題
雙偌三鄉題
文武問命
兩同心卦鋪兒
一井金卦鋪兒
滿皇州卦鋪兒
變猫卦鋪兒
白苧卦鋪兒
探春卦鋪兒
慶時豐卦兒
三哮卦鋪兒

三哮揭榜
三哮上小樓
三哮文字兒
三哮好女兒
三哮一撞腳
襤哮合房
襤哮店休旦
襤哮負酸
秀才下酸擂
急慢酸
眼藥酸
食藥酸
風流藥
黃元兒
論淡
醫淡
醫馬
調笑驢兒

雌虎　解熊
鵲打兔變二郎　二郎神變二郎神
鬥鷹　入廬霸王兒
單調霸王兒　單調猫
單背影　單頂戴
單虜突　單折洗
單鳧　單搭手
雙搭手　雙厥送
雙厥投拜　雙打球

雙頂戴　雙圍子
雙帽肆　雙三教
雙虞候　雙養娘
雙快　雙捉
雙禁師　雙羅啄木兒
賴房錢啄木兒　圍城啄木兒
大雙頭蓮　小雙頭蓮
大双崍　小双崍
小雙肆　雙排軍

醉排軍　雙賣旦
三合入　三出合
三哄月中行　三登樂院公狗兒
三教安公子　三社爭賽
三頂戴　三偌一賃驢
三育一偌　三教鬧著棋
三借宜貨兒　三獻身
三教化　三京下書
三短髻　打三教庵宇

普天下　滿皇州打三教
領三教　三姐醉還醒
三姊黃鶯兒　賣花黃鶯兒
大四小將　四小將
四國朝　四脫空
四教化　泥狐
[illegible]

張約齋賞心樂事　并序

余掃軌林間不知衰老節物遷變花鳥泉石領會無餘每適意時徜徉小園殆覺風景與人為一閒引客

携觴或幅巾曳杖嘯歌往來瀟然忘歸因排比十有二月燕遊次序名之曰四并集授小庵主人以備遺忘非有故當力行之然為具真率毋至勞費及暴殄沈湎則天之所以與我者為無負無褻昔賢有云不為俗情所染方能說法度人蓋光明藏中孰非游戲若心常清淨離諸取着于有差別境中而能常入無差別定則淫房酒肆徧歷道場鼓樂音聲皆談般若倘情知物隔境逐源移如鳥黏黐動傷軀命又烏知所謂說法度人者哉│聖朝中興七十餘載故家流風淪落幾盡有聞前輩典型識南湖之清狂者必長哦曰人生不滿百常懷千載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一旦相逢不為生客嘉泰元年歲辛酉十有二日約齋居士書

正月

歲節家宴　立春日春盤

人日煎餅會　玉照堂賞梅

天街觀燈　諸館賞燈

叢奎閣山茶　湖山尋梅

攬月橋看新柳　安閑堂掃雪

二月

現樂堂瑞香　社日社飯

玉照堂西緗梅　南湖挑菜

玉照堂東紅梅　餐霞軒櫻桃花

杏花莊杏花　南湖泛舟

羣仙繪幅樓前後球一作[illegible]球

綺互亭千葉茶花　馬塍看花

三月

生朝家宴　閬春堂牡丹芍藥

花院月丹　曲水流觴

寒食郊遊　花院桃柳

滿霜亭北棣棠　蒼寒堂西緋桃

芳草亭觀草　碧宇觀筍

宜雨亭千葉海棠　艷香館林檎

花院紫牡丹　宜雨亭北黃薔薇

現樂堂大茶　花院嘗煮酒

瀛巒勝處山花　經寮鬬茶

羣仙繪幅樓芍藥

四月

初八日亦庵早齋　南湖放生食糕糜

芳草亭鬬草　芙蓉池新荷

蕊珠洞荼蘼　滿霜亭橘花

玉照堂青梅　艷香館長春花

安閑堂紫笑　羣仙繪幅樓前玫瑰

餐霞軒櫻桃　詩禪堂盤子山丹花

南湖雜花　鷗渚亭五色罌粟花

五月

清夏堂觀魚　聽鶯亭摘瓜

安閑堂解粽　重午節泛蒲

煙波館碧蘆　夏至日鵞臠

南湖萱花　綺互亭大笑花

水北書院采蘋　鷗渚亭五色蜀葵

清夏堂楊梅　叢奎閣前榴花

艷香館蜜林檎　摘星軒枇杷

六月

現樂堂嘗白酒　樓下避暑

蒼寒堂後碧蓮　碧宇竹林避暑

芙蓉池賞荷花　約齋夏菊

清夏堂新荔枝　霞川食桃

七月

叢奎閣前乞巧　餐霞軒五色鳳仙花

立秋日秋葉　玉照堂玉簪

西湖荷花　南湖觀魚

應鉉齋東籬菊　霞川水葒

珍林剝棗

八月

湖山尋桂　現樂堂秋花

社日糕會　衆妙峯山木犀

霞川野菊　綺互亭千葉木犀

浙江觀潮　羣仙繪幅樓觀月

桂隱攀桂　杏花莊雞冠黃葵

九月

重九登城把萸　把菊亭采菊

蘇堤看芙蓉　珍林嘗時果
景全軒金橘　芙蓉池三色拒霜
杏花莊篘新酒

十月

現樂堂煖爐　満霜亭賞橘
煙波館買市　賞小春花
杏花莊挑薺　詩禪堂試香

十一月

摘星軒枇杷花　冬至節餛飩

味空亭蠟梅　蒼寒堂南天竹
花院水仙　群仙繪幅樓前觀雪

十二月

綺互亭檀香蠟梅　天街閱市
南湖賞雪　安閑堂試燈
湖山探梅　花院蘭花
瀛巒勝處觀雪　二十四夜餳果
玉照堂看早梅　除夜守歲

約齋桂隱百課

淳熙丁未秋余捨所居為梵剎爰命桂隱堂館橋池諸處名各賦小詩總八十餘首逮慶元庚申歷十有四年之久而生于心指畫移徙更葺規模始全因删易增補得詩凡數百綱舉而言之東寺為報上嚴先之地西宅為安身攜幼之所南湖則管領風月北園則娛宴賓親亦菴神居植福以資靜業也約齋晝處觀書以助老學也至于暢懷林泉登賞吟嘯則又有眾妙峯山包羅幽曠介于前六者之間區區安身嗜靜之志造物亦不相負矣或問予曰造物不負予予其

思負造物者哉釋名宜之抱月享天真之快樂要當予筋骨未衰時令予三仕中朝頗華遊陞添筆總無十二旬如之何則可余應之曰仕雖多不便勝閑日余之願也余之幸也敢不勉旃壬戌歲仲夏張鎡功父書

東寺　戒壽　廣壽慧雲

大梵尊閣　千佛像　靜高堂　寢堂

真如軒　種竹

西宅

叢奎閣 安奉敕賜四朝宸翰

儒閑堂 前堂用告詞取名

安閑堂 后堂

綺互亭 有四小軒

應鉉齋 筮得鼎卦故名

宴頤軒

賞真亭 山水

8亦菴 題目

○法寶千塔 鍍鑄千塔藏經千卷

武林舊事 卷十

傳水軒

8約齋 題目

○泰定軒

南湖

閬春堂 牡丹芍藥

天鏡亭 水心

鷗渚亭

8北園

○羣仙繪幅樓 前后十一間下臨丹桂五六十株盡見江湖諸山

德勲堂 恒廟以高宗御書二字名

現樂堂 中堂用朱岩壑語

瀛巒勝處 東北小堂前后山水

柳塘花院

振藻 取告詞中字名

尚有軒

如願道場 藥師佛壇

寫經寮 書華嚴大乘諸經

煙波觀

御風橋 十間

杞菊亭

星槎 舟名

泛月闕 水門

桂隱 諸處總名今揭樓下

玉照堂 梅花四百株

艷香館 雜春花百餘株

水北書院 對山臨溪

撫寉亭 立松株

味空亭 蠟梅

攬月橋

蕋珠洞 荼蘼二十五株

珍林 雜果小園

武林舊事 卷十

安樂泉 竹間井

鷗泉 井名

8眾妙峯山 題目

○詩禪堂

景白軒 置香山畫像雜文字

綠畫軒 木犀臨側

俯實軒 高檜旁

長不昧軒

餐霞軒 櫻桃三十餘株

清夏堂

蒼寒堂 青松二百株

碧宇 脩竹十畝

界華精舍 夢中得名

芳草亭 臨池

垂雲石 高二丈廣十四尺

飛雪橋 在梅林中

涉趣門 從門入松徑

杏花莊 村酒店

芙蓉池 紅蓮十畝四面種芙蓉

黃寧洞 天

文光軒 臨池

書葉軒 柿二十株

無所要軒

摘星軒

讀易軒

詠永軒 道德經　　凝薰堂
楚佩亭 蘭　　宜雨亭 千葉海棠二十株夾流水
藕霜亭 檻五十餘株　　聽鶯亭
千歲菴 仁皇御白字　　恬虛菴
憑暉亭　　芙蓉亭
都徽別館 藹度入經屢乃藏高廟御書
冰淵橋　　漪嵐洞
施無畏 觀音銅像　　澄霄臺 東西
登嘯臺　　金竹岩

隱書岩 有五仙書在岩穴中可望不可取
古雪岩　　新岩
疊翠亭 度林中容十餘人坐　　釣磯
菖蒲澗 上有小石橋　　中池 養金魚在山澗中
珠旒瀑　　藏丹谷
煎茶磴
右各有詩在集中此不繁錄

武林舊事卷第十終

武林舊事乃弁陽老人草窗周密公謹所集也刊本止第六卷山中仇先生所藏本終十卷后歸西河莫氏家余就假于莫氏因手抄成全書以識歲月藏于家塾至元後戊寅正月怡　德用和父

此二冊余假于太子太保遂安伯陳公家同年友文部副郎黃君廷用錄之以歸余云[印]泊乙卯夏四月望祝　魁

偶見汲古舊本補書二跋
戊戌閏中秋續谷再題

武林舊事

四水潛夫輯

棊待詔

鄭日新 趙重
朱鎮
徐彬象
尚端
上官夫人象

吳俊臣 安吉吳
童先先
林茂象
沈姑姑象 女流
王安哥象

施茂 施搠搠
杜黄象
檀重象
金四官人
李黑子象

書會

李霜涯 作賺絕倫
周竹窓

李大官人 譚詞
平江周一郎 攔搠

葉庚
賈廿二郎

演史

喬萬卷
周八官人
陳一飛
劉進士
穆書生
宋小娘子

許貢士
檀溪子
陳三官人
華八官人
戴書生
陳小娘子

張解元
陳進士
林宣教
徐繼先
張小娘子
李黑子

陸進士

説經諢經

長嘯和尚
余信菴
達理和尚
借菴
息菴
有緣

五棲山
彭道 名法和
陸妙靜
嘯菴
保菴
混俗
戴忻菴

陸妙慧 女流
周春辨 和尚
隱秀
戴悅菴
許安然

小説

蔡和
朱修 德壽宮
施主 御前
劉和 御前
王琦
翟四郎 升
張黑踢
泰州張顛
王四郎 明

李公佐
孫奇 德壽宮
葉茂 御前
王辯 鐵衣親兵
陳良
粥張二
俞住菴
酒李一郎 林國
王十郎 林國

小張四郎
任辯 御前
方端 御前
盛顯
王班直 洪
許濟
包顯陳彬
喬宣
王六郎 古師

胡十五郎捌 啟衣毛三 倉張三
棗兒徐榮 徐保義 汪保義
張柏 張訓 沈佺
沈喝 湖水周 燒廝末
掇條張茂 王三教 徐茂 象牙猴兒
王主管 翁彥 嵇先
陳可菴 林茂 夏達
明東 王壽 白思義
史惠英 女流

武林舊事 三

影戲
賈震 賈雄 三賈 賈偉
尚保義 三伏 二伏大伏三伏 沈顯
陳松 馬俊 馬進
王三郎 昇 朱祐 蔡詰
張七 周端 郭真
李二娘 隊戲 王潤卿 嬌〻 女流 黑

唱賺
濮三郎 扇李二郎 郭四郎

孫端 葉端 牛端
華琳 黃文慶 盛三郎
頓和 蠟燭 馬升 熊春
梅四 汪六 沈二
王六 許曾三 邵六
小王三 媳婦徐 沈七
謝一娃

小唱
蕭婆婆 太師府 賀壽 陳尾犯

武林舊事 四

盧魚周 陸思顯 都管 笙張
周顧齋 作都事 丁八
丁未年撥入勾欄弟子嘌唱賺色
施二娘 時春〻 時住〻
何總憐 童二 嚴偏頭
白大鼻 葛四 徐勝〻
耿四 朱安〻 陳伴〻 大頭
余沉〻 錢寅奴

鼓板

段防禦（拾生）
張驢兒（調之三張）
周凑頂
莫及（笛）
金四（扎手皮）

雜劇

趙泰
宋邦寧
鋤頭段
武林舊事
宋朝清
宋喜
王太
王見喜
王珍美
惠恩澤
蕭金蓮
時國昌
吳國昌

張眼光
陳宣娘
湯小儂
來七（笛）
朱闌生
慢星子（女流）
唐都管（世榮）
唧伶頭
王太（錢立）
宋國珍
吳師賢
鐵太
吳國賢
時和
一窟王
金寶
王吉

張閑
陳喜生（柏）
陳喜
董大有
王侯喜
三何（晏喜晏清晏然）
諸國朝
王
郝成（小鍬）
趙恩
朱太（頭搗兒）
馮舜朝
鄭太
顏喜
時豐稔
趙祥
王凑蓮

沈小橋

雜扮

鐵刷湯
菖蒲頭
迎春蜑
科頭扮
金魚兒
周喬
王道大
武林舊事
顧小喬
菜市喬

彈唱因緣

董道
陳遂
顧善友
俞康祿

唱京詞

蔣郎婦

杜太
江魚頭
眼裏喬
卓郎婦
韻梅頭
銀魚兒
鄭小俏
王壽香（旦）
陳橘皮
自來俏
費道
李道
甘道
張道
孟客

兜兒頭
胡蜀葵
笑靨兒
小菖蒲
胡小俏
魚得水（旦）
厲太
六
小橘皮
蔣安居
沈道
俞道
吳郎婦

馬家
諸宮調傳奇
高節婦　黃淑卿　王㵾達
遠本道
唱耍令
大禍胎　小禍胎　李俊
陳香淵　大小王　熊二
路淑卿　陳昌　葉道情
王保　王定　陸槐
武林舊事
郭忠　牛昌　郭㵾道
陳新　徐喜　趙防禦（御前 無目）
七
唱撥不斷
張翳子　黃三
說諢話
蠻張四郎　商謎　胡六郎
魏太材　張振　周月岩（江西人）
蠻明和尚　東吳秀才　陳贊
張月齋　陳機和尚　魏智海

小胡六　馬定齋　王心齋
覆射
女郎中
學鄉談
方齋郎
舞綰百戲
張遇喜　劉仁貴　朱十將
常十將　錯貴頭　徹喜頭
柴小界歌　林賽哥　張名貴
武林舊事
花廿一郎　花中寶
神鬼
謝興哥　花春　王鐵一郎
王鐵三郎
撮弄雜藝
林遇仙　趙十一郎　趙家喜
渾身手　張賽歌　王小仙
姚遇仙　趙廿五郎　趙世昌
趙世祥　爽大頭踢弄　金寶
八

施手仙　金逢仙　林遇仙
小關西　陸壽　施小仙
女姑[illegible]
泥丸
王小仙　施手仙　章小仙
袁承局
頭錢
包頭　包喜　包和
黃林
武林舊事　九
踢弄
吳金腳　耍大頭　吳鶴子
傀儡（懸絲、杖頭、藥發、肉傀儡、水傀儡）
陳中喜　陳中貴　盧金線
鄭榮喜　張金線　張小僕射（杖頭）
劉小僕射（水傀儡）　張逢喜（肉傀儡）
頂撞踏索
李賽強　一塊金　李真會
閻生強

清樂
黃鋤貴　沒眼動樂
角觝
王侥大　張關索　撞倒山
劉子路　盧大郎　鐵板沓
賽先生　金重旺　賽板沓
曹跌濼　賽侥大　賽關索
周黑大　張侥大　刘春哥
曹鐵拳　王急快　嚴關索
武林舊事　十
韓銅柱　韓鐵僧　王賽哥
一拔條　溫州子　韓歸僧
黑八郎　鄭排　昌化子
小住哥　周僧兒　唐大頭
金壽哥　嚴鐵條　武當山
王來住　董急快　董侥大
周板沓　鄭三住　周重旺
小關索　小黑大　阮捨哥
傅賣鮮　鄭白大

喬相撲

元魚頭　鶴兒頭　鴛鴦頭

蹴球

黃如意　范老兒　小孫

張明　蔡潤

射弩兒

周長遊弩　康沈造箭　黃一秀

香大　林四九娘女流

散耍

武林舊事　二

楊寶　陸行　莊秀才

沈喜　袁菊

裝秀才

陳齋郎　花〻帽孫秀

吟叫

吳百四　姜阿得　鍾勝

余慶　潘喜壽　蘇阿黑

合生　雙秀才

沙書

金道　姚遇仙　李三郎改畫

教走獸

馮人喜　李三教熊

教飛虫蟻

趙十一郎　趙十七郎　猢猻王

弄水

啞八　禹半兒　僧兒

射棒

放風箏

武林舊事　十二

周三　呂偏頭

烟火

陳太保　夏島子

說藥

楊郎中　徐郎中　喬七官人

捕蛇

戴官人

七聖法

杜七聖

消息

陸眼子　高道

此原接前第六卷諸色技藝人之下自傳抄既
失而秘笈刊本誤别為一卷與前隔斷微汲古
舊本幾不見原書矣大抵明季人刊書俱犯妄
作之弊而秘笈與說郛稗海則尤繆戾之甚者

己亥二月望前一日鑒閣書

武林舊事

徐霞客遊記十二卷

（明）徐弘祖撰

清乾隆鈔本（四庫底本）

徐霞客遊記十二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徐宏祖撰。宏祖江陰人，霞客其號也。少負奇氣。年三十出遊，攜一襆被，遍歷東南佳山水。自吳越之閩、之楚，北歷齊、魯、燕、冀、嵩、雒，登華山而歸。旋復由閩之粵，又由終南背走峨嵋，訪恒山，又南過大渡河，至黎雅，尋金沙江，從瀾滄北尋盤江，復出石門關數千里，窮星宿海而還。所至輒爲文以志遊蹤。沒後手稿散逸，其友季夢良求得之，而中多闕失。宏興史氏亦有鈔本，而譌異尤甚。此則楊名時所重加編訂者也。第一卷自天台、鴈蕩以及五臺、恒華，各爲一篇。第二卷以下皆西南遊記，凡二十五篇。首浙江江西一篇，次湖廣一篇，次廣西六篇，次貴州一篇，次雲南十有六篇，所闕者一篇而已。自古名山大澤，秩祀所先，但以表望封圻，未聞品題名勝。逮典午而後，遊迹始盛。六朝文士，無不託興登臨。史冊所載，若謝靈運居名山志、遊名山志之類，撰述日繁，然未有累牘連篇都爲一集者。宏祖耽奇嗜僻，刻意遠遊，既銳於搜尋，尤工於摹寫。遊記之夥，遂莫過於斯編。雖足迹所經，排日紀載，未嘗有意於爲文，然以耳目所親，見聞較確。且黔滇荒遠，輿志多疎，此書於山川脈絡，剖析詳明，尤爲有資考證。是亦山經之別乘，輿記之外篇矣。存茲一體，於地理之學，未嘗無補也。

徐霞客遊記總目

卷一
遊天台山　遊雁宕山
遊白岳山　遊黃山
遊武夷山　遊廬山
後遊黃山　遊九鯉湖
遊嵩山　遊太華山
遊太和山　閩遊
後閩遊　後遊天台山
後遊雁宕山
遊恒山
卷二
西南遊一　西南遊
卷三
西南遊三　西南
西南遊五
卷四
西南遊六　西南遊

西南遊八
卷五
西南遊九　西南遊十
卷六
西南遊十一　西南遊十二
卷七
西南遊十三　西南遊十四
卷八
西南遊十五
卷九
西南遊十六　西南遊十七
西南遊十八
卷十
西南遊十九　西南遊二十
西南遊二十一
卷十一
西南遊二十二　西南遊二十三
卷十二

西南遊二十四

西南遊二十五

徐霞客遊記序

己丑仲夏將赴淮浦舟中無事展卷外舅劉南開先生所校
徐霞客遊記抄寫復就紙卷念其平生所經始蹤歷數萬里
衡承而觸寒暑者垂三十年其所自記遊蹤計日按程鑿鑿
可稽文詞蒙者爲道所觀歷不失實定科品之體而形容物
態兼繪清景時復雅處自賞足移人情既可自怡悦復堪供
持贈者也因手録而存之凡兩閲月而畢回是始自還俗不
爲之存在而不知取裁者無觀其意稱所寄往、出於釋老
仙佛本性質之道從然而其爲人之奇偉豪宕於斯概見未
從也古之稗心於天地之文理之學以成名者冥搜幽賞遐
幽遐每出於蹤跡甄異之士自非有好奇之癖求熟路絶陰
赴莽荒盡微精力以爲之哉若其足以稗助聞見正於學者
不無補也今觀國風二雅所陳禹貢職方所記以及地理河
渠諸志留群山川風土以爲農田水利施政立教因時制宜
之具其間五氣草木之產息齊多識聖教不廢蓋非其足相
發明証佐者歟切而言之深山大澤派峙終古皆天地法象
示人之生教本人生所應常歷特以手足之力有限百年之
期若將黏帶乾觀是而日見淳斯書也蔔力所可至境所遺

史113-181

達固可展卷披對於所已經者以爲程而所未能至者亦可以心知其概如涉其境焉夫子亟稱原泉曾氏風雩詠歸蓋達物與游所以涵泳天机陶冩胸次朱頤置此如朝夕晤名山水於凡屬閒地非仁知養心之善物耶抑尤有足以警心者霞客之遊也升降於危崖絶壑棲探於蛇龍窟宅亘古人跡未到之區不惜捐軀命多方竭慮以赴之期於必達其域必窮其奧而後止學者之於道也若皐思鼓勇亦如霞客之於山水則亦何深之不窮何遠之不届且入焉而安曾無杞難傾生之實味焉而敗非有飢渴救拯之困其爲高深當奚啻於澗壑泉石之奇谷華江河之大哉有志者可以觀此而興矣予既書其書之不爲無益且以其足爲入道喻也爰爲之序以自勗焉

康熙己丑秋仲江陰凝齋楊名時識

重錄徐霞客遊記序

己丑夏秋既手錄徐霞客遊記而爲之序矣重陽於家復得友人所藏原本校之乃知前所抄本出於宜興史氏者字多譌誤其删減易置處輒於實境不符文意不協用嘆天下之妄意改竄文字而失作者之本來如宜興史氏者爲可鑒也初余錄是集之意謂存斯書也他年力所可至境所適達可展卷按對於已經者以爲程而所未能至者亦可以心知其概日玩其境焉者如史本則既失其真又安用之爰急爲之改正添入再手錄一通以復其舊大於霞客之記皆据景直書不暇安意研索非有意於描寫點綴託興抒懷與古人遊記爭文章之工也然其中所言名山巨浸宏博富麗者皆高界定位動靜變化之常下至一洞一阿禽鳥草木亦皆人君子俯仰接遇留言寫心之境正昔人所云取之無禁用之不竭者也雖止詳其形體區域而天地山川之性情與人之神會而意喻者悉已寓之矣其得之多寡知之淺深存乎人耳夫遊物之奇固恒有待而發亦有待而傳有是境而人不知則是境爲虛矣遊是境而默不言則此遊爲虛矣霞客之前境自在天下也而與人爭知之無人爭言之即知而言之亦

畢十一於千百而已設霞客於身到目歷之處惟自知之而自樂之不以紀於書而傳於世人又烏知其有與無耶然則斯書之不可沒謂天地之運存焉耳而況於天地之心人生之本古之聖賢心知之而身備之而推厥澤以公於世者其遺文之可寶愛為何如哉

康熙庚寅春仲江陰從齋楊名時又識

遊天台山日記

癸丑之三月晦自寧海出西門雲散日朗人意山光並有喜態三十里至梁隍山聞此地於菟夾道月傷數十人遂止宿焉

四月初一日早雨行十五里路有岐馬首西向台山天色漸霽又十里抵松門嶺山峻路滑舍騎步行自奉化來雖越嶺數重皆循山麓至此迂迴臨陟俱在山脊而雨後新晴泉聲山色往復創變翠叢中山鵑映發令人攀歷忘苦又十五里飯筋竹庵山頂隨處種麥從筋竹嶺南行則向國清大路適有國清僧雲峰同飯言此抵石梁山險路長行李不便不若以輕裝往而重擔向國清相待余然之令擔夫隨雲峰往國清余與蓮舟上人就石梁道行五里過筋竹嶺嶺旁多短松老幹屈曲根葉蒼秀俱吾閶門盆中物也又三十餘里抵彌陀庵上下高嶺深山荒寂恐藏虎故草木俱焚去泉轟風動路絕旅人庵在萬山坳中路荒且長適當其半可飯可宿

初二日飯後雨始止遂越潦攀嶺溪石漸幽二十里暮抵天封寺臥念晨上峰頂以朗霽為緣蓋連日晚霽並無曉晴及五更夢中聞明星滿天喜不成寐

初三日晨起果日光燁燁決策向頂數里至華頂菴又三里爲太白堂俱無可觀聞堂左下有黄經洞乃從小徑二里俯見一突石頗覺秀蔚至則一髮僧結菴於前恐風自洞來以石甃塞之大爲嘆惋復上至太白循路登絕頂荒草靡靡山高風冽草上結霜高寸許而四山迴映琪花玉樹玲瓏彌望嶺角山花盛開頂上反不吐色蓋爲高寒所勒耳仍下華頂菴過池邊小橋越三嶺溪迴山合木石森麗一轉一奇殊慊所望二十里過上方廣至石梁禮佛曇花亭不暇細觀飛瀑下至下方廣仰視石梁飛瀑忽在天際聞斷橋珠簾尤勝

僧言飯後行猶及往返遂由仙筏橋向山後越一嶺沿澗八八九里水瀑從石門瀉下旋轉三曲上層爲斷橋兩石斜合水碎迸石閒滙轉入潭中層兩石對峙如門水爲門束勢甚怒下層潭口頗闊瀉處如閾水從坳中斜下三級俱高數丈各極神奇但循級而下爲曲所遮不能望盡又里許爲珠簾水、傾下處甚平闊其勢散緩滔滔汩汩予赤足跳草莽中揉木緣崖連下不能從暝色四下始返停足仙筏橋觀石梁臥虹飛瀑噴雪幾不欲臥

初四日天山一碧如黛不暇晨餐即循仙筏上曇花亭石梁即在亭外梁闊尺餘長三丈架兩山凹間兩飛瀑從亭左來至橋乃合流下墜雷轟河隤百丈不止予從梁上行下瞰深潭毛骨俱悚梁盡即爲大石所隔不能達前山乃反過曇花入上方廣寺循寺前溪復至隔山大石上坐觀石梁爲下寺僧促飯乃去飯後十五里抵萬年寺登藏經閣、兩重有南北經兩藏寺前後多古杉悉三人圍鶴巢於上聲嘹嚦傳山谷間是日予欲向桐柏宮覓瓊臺雙闕路多迷津遂謀向國清國清去萬年四十里中過龍王堂每下一嶺予謂已在平地及下數重勢猶未止始悟華頂之高去天非遠日暮入國清與雲峰相見如遇故知

與商探奇次第雲峰言名勝無如兩岩雖遠可以騎行先兩岩而後桃源抵桐柏則翠壁赤城可一覽收矣

初五日有雨色不顧取寒明兩岩道由寺向西門覓騎、至雨亦至五十里至步頭雨止騎去二里入山峯縈水映木秀石奇意甚樂之一溪從東陽來勢甚急大若曹娥四顧無筏負奴背而涉深過於膝移渡一澗幾一時三里至明岩明岩爲寒山拾得隱身地兩山迴曲志所謂八寸關也入關則四圍峭壁如城最後洞深數丈廣容數百人洞外左有兩岩皆在半壁右有石筍突聳上齊石壁相去一線青松紫蕊蓊蓯於上恰與左岩對

可稱奇絕出八寸關復上一岩亦左向來時仰望如一隙及登其上明敞容數百人岩中一井曰仙人井淺而不可竭岩外一特石高數丈上岐立如兩人僧指為寒山拾得云入寺飯后雲陰清散新月在天人在迴崖頂之上對之清光溢壁

初六日凌晨出寺六七里至寒岩石壁直上如劈仰視空中洞穴甚多岩半有一洞闊八十步深百餘步平展明朗循岩右行從石隘仰登岩坳有兩石對峙下分上連為鵲橋亦可與方廣石梁爭奇但少飛瀑直下耳還飯僧舍覓筏渡溪循溪行山下一帶峭壁巉崖草木盤垂其上多海棠紫荊映蔭溪色香風

來處五蘭芳草隨地不絕已至一山嘴石壁直插澗底澗深流駛旁路無地壁上鑿孔以行孔中僅容半趾偪身而過神魄為動自寒岩十五里至步頭從小路向飛泉桃源在護國寺寺已廢土人茫無知者隨雲峰莽中曲路行日已墮無投宿處乃復問至坪頭潭、潭去步頭僅二十里今從小路反迂迴三十餘里宿信飛猿誤人也

初七日自坪頭潭行曲路中三十餘里渡溪入山又四五里山口漸夾有館曰桃花塢循深潭而行潭水澄碧飛泉自上來注為鳴玉澗、澗隨山轉人隨澗行兩旁山皆石骨攢峰夾翠涉目

成奇大抵勝在寒明兩岩削澗竆險絕一瀑從山凹瀉下勢甚縱橫出飯館中循塢東南行越兩嶺尋所謂瓊臺雙闕竟無知者去數十里訪知在山頂與雲峰循路相扳援始達其顛下視峭削環轉一如桃源而翠壁萬丈過之峰頭中斷即為雙闕雙闕所夾而環者即為瓊臺、三面絕壁臺後轉即連雙闕予在對闕日暮不及復登然勝已一日畢收遂下山從赤城後還國清已三十里矣

初八日離國清從山后五里登赤城赤城山頂圓壁特起望之如城而石色微赤岩穴為僧舍凌雜盡掩天趣所謂玉京洞

金錢池洗腸井俱无甚奇

遊雁宕日記

自初九日別台山初十日抵黃巖日已西出南門步行三十里宿八嶴

十一日二十里登盤山嶺望雁山諸峯芙蓉插天片、撲人眉宇又二十里飯大荊驛南涉一溪見西峯上綴圓石奴輩指爲兩頭陀余疑即老僧岩但不甚肖五里過章家樓始見老僧真面目袈衣禿頂宛然兀立高可百丈側又一小童傴僂於後自章家樓二里山半得石梁洞、門東向門口一梁自頂斜插於地如飛虹下垂由梁側隙中層級而上高敞空豁坐頃之下山由右麓逾謝公嶺渡一澗循澗西行即靈峯道也轉入山腹兩壁峭立亘天危峯亂疊如削如攢如駢筍如挺芝如筆之卓如幞之欹洞有口如卷幕者潭有碧如澄靛者雙鸞五老之形聯肩接翼者里許抵靈峯寺循寺側登靈峯洞峯中空特立寺后側有隙可入由隙歷磴數十級直至窩頂則窅然平臺圓敞中有羅漢諸像坐玩至暝返寺

十二日飯後從靈峯右趾覓碧霄洞返舊路抵謝公嶺下南過響岩五里至淨名寺路口入覓水簾谷乃兩崖相夾水從崖頂飄下也出谷五里至靈岩寺絕壁四合摩天劈地曲折而入如

另闢一世界寺居其中南向背爲屏霞嶂、頂齊而色紫高數百丈闊亦稱之嶂之最南左爲展旗峯右爲天柱峯嶂之右脅介於天柱者先爲龍鼻水龍鼻之穴從石罅直上似靈峯洞而小穴內石色俱黃紫獨罅口石紋一縷青紺潤澤頗有鱗爪狀自頂貫入洞底垂下一端如鼻、端孔可容指水自內滴下注石盆此嶂右第一奇也西南爲獨秀峯小於天柱高銳不相下獨秀之下爲卓筆峯高半獨秀銳亦如之兩峯南坳轟然下瀉者小龍湫也隔龍湫與獨秀相對者玉女峯也頂有春花宛然插髻自此過雙鸞即極於天柱雙鸞止兩峯並起峯際有僧拜石袈裟傴僂肖矣由嶂之左脅介於展旗者先爲安禪谷、即屏霞之下岩東南爲石屏風形如屏霞高闊各得其半正插屏霞盡處屏風頂有蟾蜍石與嶂側玉龜相向屏風南去展旗側褶中有徑直上磴級盡處石閾限之俯閾而窺下臨無地上嵌崆峒外有圓穴二側有長穴一光自穴中射入別有一境是爲天聰洞則嶂左第一奇也銳峯疊嶂左右環向奇巧百出真天下奇觀而小龍湫下流經天柱展旗橋跨其上山門臨之橋外含珠岩在天柱之麓頂珠峯在展旗之上此又爲靈岩之外觀也

十三日出山門循澗而右一路崖壁參差流霞映彩高而展者板嶂岩、下危立而尖夾者爲小剪刀峰、更前重岩之上一峰亭、插天爲觀音岩、側則馬鞍嶺橫亘於前鳥道盤折踰凹右轉溪流湯、澗底石平如砥沿澗深入約去靈岩十餘里過常雲峰則大剪刀峰介立澗旁剪刀之北重岩陡起是名連雲峰從此環遶回合岩窮矣龍湫之瀑轟然下搗潭中岩勢開張峭削水無所著騰空飄蕩頓令心目眩怖潭上有堂相傳爲諾詎那觀泉之所堂後層級直上有亭翼然面瀑踞坐久之下飯庵中雨廉纖不止然余已神飛雁湖山頂遂冒雨至常雲峰由峰半道松洞外攀絕磴三里趨白雲庵人空庵圮一道人在草莽中見客至望、去再入一里有雲靜庵乃投宿焉道人清隱臥牀間數十年尚能與客談笑余見四山雲雨凄、不能不爲明晨憂也

十四日天忽晴朗乃強清隱徒爲導清隱謂湖中草滿已成蕪田徒復有他行但可送至峰頂余意至頂湖可坐得乎是人強一杖躋攀深草中一步一喘數里始歷高巔四望白雲迷漫一色平鋪峰下諸峰朵、僅露一頂日光映之如冰壺瑤界不辨海陸然海中玉環一抹若可俯而拾也北瞰山四壁立內石

筍森、參差不一、三面翠崖環繞更勝靈岩但谷幽境絕惟聞水聲潺、莫辨何地望四面峰巒累、下伏如丘垤惟東峰昂然直上最東之常雲猶堪比肩導者告退指湖在西腋一峰尚須越三尖余從之及越一尖路已絕再越一尖而所登頂已在天半自念志云蕩在山頂龍湫之水即自蕩來今山勢漸下而上湫之澗卻自東高峰發脈去此已隔二谷遂返而東望東峰之高者趨之連升復不能以由舊路下余與二奴東越二嶺人跡絕矣已而山愈高脊愈狹如行刀背又石片棱、怒起每過一脊即一峭峰皆從刀劍隙中攀援而上如是者三但見境不容足安能容湖既而高峰盡處一石如劈向懼石鋒撩人至是且无鋒置足矣躊躇崖上不敢復向故道俯瞰南石壁下有一級遂脫奴足行縢四懸崖垂空先下一奴余次從之可尋扳援之路及下僅容足无餘地望岩下斗深百丈欲謀復上而上岩亦嵌空三丈餘不能飛陟持布上試布爲突石所勒忽中斷復續縊之竭力騰挽得復登上岩出險還雲靜庵日漸西主僕衣履俱敝尋湖之興衰矣別清隱復至龍湫則積雨之後怒濤傾注變幻極勢轟雷噴雪大倍於昨生至山暝始出南行四里宿能仁寺

十五日寺后見禾方竹數莖細如枝林中新篠大可徑寸者不堪杖老柯斬伐殆盡矣遂从岐渡四十九盤遵海而南踰窰嶴嶺往樂清

遊白岳日記 徽州府休寧縣

丙寅歲余同潯陽叔翁於正月二十六日至徽之休寧出西門其溪自祁門縣來經白岳循縣而南至梅口會郡溪入浙循溪而上二十里至南渡過橋依山麓十里至岩下已暮登山五里借廟中燈冒雪躡冰二里過天門里許入榔梅庵路經天門珠簾之勝俱不暇辨但聞樹間冰響錚錚入庵后大霰作潯陽與奴子俱后子獨臥山房夜聽水聲如瀑溜竟不成寐

二十七日起視滿山冰花玉樹迷漫一色坐樓中适潯陽并奴至乃登太素宮宮北向元帝像乃百鳥銜泥所成色黧黑像成於宋殿新於嘉靖三十七年庭中碑文世廟御製也左右為王趙二神將殿後雄崖背倚玉屏前臨香爐峰峰突起數十丈如覆鐘未游名宕者或奇之出廟左至捨身崖轉而上為紫玉屏再西為紫霄崖俱危聳傑起再西為三姑峰五老峰文昌閣據其前五老比肩不甚峭削頗似筆架返榔梅循夜來路下天梯則石崖三面為圍上覆下嵌繞以石廊循廊而行泉飛落其外為珠簾水嵌之深處為羅漢洞外開內伏深且十五里東南通南渡崖盡處為天門崖石中空飛突正如閶闔人出入其關門外喬楠中峙蟠青叢翠門內石崖一帶珠簾飛洒奇為第一返

宿蓉中訪五井橋岩之勝羽士汪伯化約明晨同行
二十八日夢中聞人言大雪促奴起視彌山遍谷矣余強臥巳
刻同伯化躡屐二里復抵文昌閣覽地天一色雖僅遊五井更
益奇觀
二十九日奴子報雲開日色浮林端矣急披衣起青天一色半
月所未覩然寒威殊甚方促伯化共飯、已大雪復至飛積盈
尺偶步樓側則香爐峰正峙其前樓后出一羽士曰程振華者
為予談九井橋岩傅岩諸勝
三十日雪甚兼霧濃咫尺不辨伯化携酒至捨身崖飲睇元閣
閣在崖側冰柱垂垂大者竟丈峰巒滅影近若香爐峰亦不能
見
二月初一日東方一縷雲開已而大朗浮陽以足裂暫憩中予
急同伯化躡西天門而下十里過雙溪街山勢已開五里山復
漸合溪環石映佳境也三里由溪口循小路入越一山二里
至石橋岩橋側外岩高亘如紫霄岩下俱因岩為廟山石皆紫
獨有一青石龍蜿蜒於內頭垂空尺餘水下滴曰龍涎泉頗如
雁宕龍鼻水岩之右一山橫跨而中空即石橋也飛虹垂蝀下
空恰如半月坐其下隔山一岫特起拱對其上眾峰環侍較

勝齊雲天門即天台石梁止一石架兩山間此以一山高架
中空其半更靈幻矣穿橋而入里許為內岩上有飛泉飄灑中
有僧齋頗勝還飯於外岩覓崖左下灌蓉中兩山夾澗路
緣雪中行甚艱導者勸予趨傅岩不必向觀音岩予恐不能兼
棋盤龍井之勝不許行二里得澗一泓深碧無底亦龍井也又
三里崖繞澗窮忽自山凹攀下數丈亦此中奇境轉而上
躋行山脊二里則棋盤石高峙山巔形如擎菌大且數圍登之
積雪如玉迴望傅岩茂叢雲際由彼抵棋盤亦近悔不從導者
石旁有文殊庵竹石清映轉東而南二里越嶺二里山半得觀
音岩禪院清整然無奇境尤悔覿面失傅岩也仍越嶺東下深
坑石澗四合時有深潭大為漱小如臼皆云龍井不能別其孰
為五孰為九凡三里石岩中石脈隱隱導者指其一為青龍一
為白龍予笑頷之又亂崖間望見一石嵌空有水下注外有橫
石跨之頗似天台石梁伯化以天且晚請速循澗覓大龍井忽
遇僧自黃山來云出此即大溪行將何觀遂返里餘從別徑向
漆樹園行亂石亂流間返照映深水一往甚歷三里躋其巔予
以為高將齊雲及望之則文昌閣猶巍然也五老峰正對閣而
起五老之東為獨聳寨循其凹而出曰西天門五老之西為展

旗峰由其下而度曰芙蓉橋予向出西天門今自芙蓉橋入也望三姑之旁猶殢日色遂先登則落照正在五老間歸菴已晚登矣相與追述所歷始知大龍井正在大溪口足趾已及而為僧所阻亦數也

遊黃山日記

初二日自白岳下山下里循麓而西抵南溪橋渡大溪循別溪依山北行十里兩山峭逼如門溪爲之束越而下平疇頗廣二十里豬坑由小路登虎嶺路甚峻十里至嶺五里越其麓北望黃山諸峰片々可擬又三里爲古樓坳溪甚闊水漲無梁木片彌布一溪涉之甚難二里高橋

初三日隨樵者行越嶺二重下而復上又越一重兩嶺俱峻曰雙嶺共十五里過江村二十里抵湯口香溪溫泉諸水所由出者折而入山沿溪漸上雪且沒趾五里抵祥符寺湯泉在隔溪

遂赴浴池池前臨溪后倚壁三面石甃上環石如橋湯深三尺時凝寒未解湯氣鬱然水泡池底汩々起氣本香冽黃貞父謂其不及盤山以湯口焦村孔道浴者太雜遝也浴畢返寺僧揮印登蓮花菴躡雪循澗以上澗水三轉下注而深泓者曰白龍潭再上而停涵石間者曰丹井々旁有石突起曰藥臼曰藥銚宛轉隨溪羣峰環偪木石掩映如是一里得庵僧印我他出不能登其堂々中香爐及鐘鼓架俱天然古木根子返寺宿

初四日兀坐聽雪溜竟日

初五日雲氣甚惡余強臥至午起揮印言慈光寺頗近令其徒

引過湯池仰見一崖中懸鳥道兩旁泉瀉如練予即從此攀躋上泉光雲氣撩繞衣裾已轉而右則茅庵上下磬韻香烟穿石而出即慈光寺也寺舊名硃砂庵比丘為予言山頂諸靜室徑為雪封兩月今早遣人送糧山半雪沒腰而返余興大阻由大路二十里下山遂引被臥

初六日天氣甚朗覓導者各携筇上山過慈光寺從左上石峰環夾其中石級為積雪所平一望如玉疏木茸茸中仰見群峰盤結天都獨巍然上挺數里級愈峻雪愈深其陰處凍雪成冰堅滑不容趾予獨前持杖鑿冰得一孔置前趾再鑿一孔以移後趾從行者俱循此法得度上至平岡則蓮花雲門諸峰爭奇競秀若為天都擁衛者由此而入絕巘危崖盡皆怪松懸結高者不盈丈低僅數寸平頂短鬣盤根虬幹愈短愈老愈小愈奇不意奇山中又有此奇品也松石交映間冉冉僧一群從天而下俱合掌言阻雪中五月今以覓糧勉到此公等何由得上也且言我等前海諸庵俱已下山後海僧路尚未通惟蓮花洞可行耳已而從天都峰側攀而上透峰罅而下東轉即蓮花洞路也予急於光明頂石筍矼之勝遂循蓮花峰而北上下數次至天門兩壁夾立闊數十丈仰面而度陰森悚骨其內積雪更深

鑿冰躋過此得平岡頂即所謂前海也由此更上一峰至平天矼矼之兀突獨聳者為光明頂由矼而下即所謂後海也蓋平天矼陽為前海陰為後海乃極高處四面皆峻塢此獨若平地前海之前天都蓮花二峰最峻其陽屬徽之歙其陰屬寧之太平予至平天矼欲望光明頂而上路已三十里腹甚枵遂入矼後一庵庵僧俱踞石向陽主僧曰智空見客色飢先以粥餉且曰新日太皎恐非老晴因指一僧謂予曰公有餘力可先登光明頂而後中食則今日猶可抵石筍矼宿是僧處矣余如言登頂則天都蓮花並肩其前翠微三海環繞於後下瞰絕壁峭岫羅列塢中即丞相原也頂前一石伏而復起勢若中斷獨懸塢中上有怪松盤蓋余側身攀踞其上而潯陽踞大頂相對各踞勝絕下入庵黄粱已熟飯後北向過一嶺躑躅菁莽中入一庵曰獅子林即智空所指宿處主僧霞光已待我庵前矣遂指庵北二峰曰公可先了此勝從之俯窺其陰則亂峰列岫爭奇並起循之西崖忽中斷架木連之上有松一株可攀引而度所謂接引崖也度崖穿石罅而上亂石危綴間構木為室其中亦可置足然不如踞石下窺更雄勝耳下崖循而東里許為石筍矼矼脊斜亘兩夾懸塢中亂峰森羅其西一面即接引崖所窺

者砥側一峯突起多奇石怪松登之俯瞰壑中正與接引崖對峯廻岫轉頓改前觀下峯則落照擁樹謂明晴可卜踴躍歸庵霞光設茶引登前樓西望碧痕一縷余疑山影僧謂山影夜望甚近此當是雲氣余默然知為雨兆也

初七日四山霧合少頃庵之東北已開西南膩甚若以庵為界即獅子峯亦在時出時沒間晨餐后由接引崖踐雪下塢半一峯突起上有一松裂石而出巨幹高不及二尺而斜拖曲結蟠翠三丈餘其根穿石上下幾與峯等所謂擾龍松是也攀玩移時望獅子峯已出遂杖而西是峯在庵西南為案山扳玩躋崎二里躡其巔則三面拔立塢中其下森峯列岫自石筍接引兩塢迤邐至此環結又成一勝登眺間沉霧漸爽急由石筍矼北轉而下正昨日峯頭所望森陰徑也群峯或上或下或巨或纖或直或欹與身穿遶而過俯窺轉顧步々生奇但壑深雪厚一步一悚行五里左峯腋一竇透明曰天窗又前峯旁一石突起作面壁狀則僧坐石也下五里徑稍夷循澗而行忽前澗亂石縱橫路為之塞越石久之一闕新崩片々欲墮始得路仰視峯頂黃痕一方中間綠字宛然可辨是謂天牌亦謂仙人榜又前鯉魚石又前白龍池共十五里一茅出澗邊為松谷庵舊址再

五里循溪東西行又過五水則松谷庵矣再循溪下溪邊香氣襲人則一梅亭々正發山寒稽雪至是始芳抵青龍潭一泓深碧更會兩溪比白龍池勢既雄壯而大石磊落奔流亂注遠近群峯環拱亦佳境也還餐松谷往宿舊庵余初至松谷疑已平地及是詢之須下嶺二重二十里方得平地至太平縣共三十五里云

初八日擬尋石筍奧境竟為天奪濃霧迷漫抵獅子林風愈大霧亦愈厚余欲急趨煉丹臺遂轉西南三里為霧所迷偶得一庵入焉雨大至遂宿此

初九日逾午少霽庵僧慧明言此西南一帶峯岫不減石筍矼有禿顛朝天達摩面壁諸名余拉導陽踰亂流至壑中北向即翠微諸峯南向即丹臺諸塢大略可與獅峯競駕未得比肩石筍也雨復至急返庵

初十日晨雨如注午少止策杖二里過飛來峯此平天矼之西北嶺也其陽塢中峯壁森峭正與丹臺環繞二里抵臺一峯西垂頂頗平伏三面壁翠合沓前一小峯起中塢其外則翠微峯三海門蹄股拱峙登眺久之東南一里逶出平天矼下雨復大至急下天門兩崖隘肩崖額飛泉俱從人頂瀉下出天門危崖一

雖疊路級崖半比后海森峰峭壁又轉一境瑋環石即在崖旁究轉詰肯來時忽而不察今行雨中備稔其異詢之始知已過大悲庵宿悟空上人處

十一日上百步雲梯、磴插天足趾及腮而磴石傾側崚嶒兀兀欲前下時以雪掩其險至此骨意俱悚上雲梯即登蓮花峰道又下轉由峰側而入即文殊院蓮花洞道也以雨色不止乃下山入湯院復浴由湯出口二十里抵芳村十五里抵東潭溪漲不能渡而止黃山之流如松谷焦村俱北出太平即南流如湯口亦北轉太平入江惟湯口西有流至芳村而巨南趨岩鎮至府西北與績溪會

遊武夷山日記　建寧府崇安縣

二月二十一日出崇安南門覓舟西北一溪自分水關東北一溪自溫嶺關合注縣南通郡者入海順流三十里見溪邊一峰橫欹一峰獨聳余訝而矚目則欹者幔亭峰聳者大王峰也峰南一溪東向而入大溪者即武夷溪也沖祐宮傍峰臨溪予欲先抵九曲然后順流探歷遂舍宮不登逆流而進流甚駛舟子跣行溪間以挽舟第一曲右為幔亭峰大王峰左為獅子峰觀音岩而溪右之瀕水者曰水光石上題刻殆偏二曲之右為鐵板嶂翰墨岩左為虎嘯峰玉女峰而板嶂之旁崖壁峭立間有三孔作品字狀三曲右為會仙岩左為小藏峰大藏峰大藏壁立千仞崖端穴數孔亂插木板如机一小舟斜架穴口木末升曰架壑舟四曲右為釣魚臺希真岩左為雞棲岩晏仙岩雞棲岩半有洞外隘中宏橫插木板天柱峰者五曲也文公書院正在大隱屏下抵六曲右為仙掌岩天游峰左為晚對峰響聲岩迴望隱屏天游之間危梯飛閣懸其上不暇神往而舟以溜急不得進還泊曹家石登陸入雲窩排雲穿石俱從亂崖中宛轉得踞雲窩后即接筍峰、駢附於大隱屏其腰橫兩截痕故曰接筍循其側石隘躋磴數轉四山環翠中滿隙地如掌者因為茶

洞、口由西入口南為接筍峰口北為仙掌岩仙掌之東為天游天游之南為大隱屏諸峰上皆峭絕而下復攢湊外無磴道獨際西峰一罅比天台之明岩為奇險也从其中扳躋登隱屏至絕壁處懸大木為梯貼壁直豎雲間梯凡五接級共八十一級盡有鐵索橫繫山腰下鑿坎受足扳索轉峰而西夾壁中有岡介其間若垂尾鑿磴以登即隱屏頂也有亭有竹四面懸崖憑空下眺真仙凡夐隔仍下懸梯至茶洞仰視所登之處嶄、在雲漢隘口北崖即仙掌岩、壁屹立雄展中有痕痕如人掌長盈丈者數十行循崖北上至巔蕩然優松山光水曲交加入

覽南轉行夾谷中谷盡忽透出峰頭三面壁立有亭踞其首即天游峰矣是峰處九曲之中不臨溪而九曲之溪三面環之東望為大王峰而一曲至三曲之溪環之南望為更衣臺南之近者則大隱屏諸峰也四曲至六曲之溪環之西望為三教峰西之近者則天壺諸峰也七曲至九曲之溪環之惟北向無溪而山从水簾諸山層疊而來至此中懸其前之俯而瞰者即茶洞也自茶洞仰眺但見絕壁干霄泉从側間瀉下初不知其上有峰可憩其不臨溪而能盡九溪之勝此峰固應第一也立臺上望落日半規遠近峰巒青紫萬狀臺后為天游觀亟解衣抵其

已昏黑矣

二十二日登涯辭掌而西余所循者乃溪之右涯其隔溪則左涯也第七曲右為三仰峰天壺峰左為城高岩三仰之下為小桃源崩崖堆錯外成石門由門伛僂而有入一塢四山環遶中有平畦曲澗圍以蒼松翠竹雞聲人語俱在翠微中出門而西即為北廊岩、頂即為天壺峰其對岩之城高岩矗然獨上四旁峭削如城岩頂有菴亦懸梯可登以隔溪不及也第八曲右為鼓樓岩鼓子岩左為大廩石海蛑石子過鼓樓岩之西折而北行塢中扳隙峰頂而右兀立如鼓、子岩也岩高旦亦如城

岩下深凹一帶如廊架屋橫欄其內曰鼓子菴仰望岩上亂穴中多木板橫擱相傳岩后壁間一洞更深敞曰吳公洞梯毀不能登望三教峰而趨緣山越磴深木翳狹其上抵峰有亭綴其穿可東眺鼓樓鼓子諸勝山頂三峰石骨挺然並矗从石罅間躡磴而升傍崖得一亭穿亭入石門兩崖夾峙鮮立參天中通一線上下尺餘人行其間毛骨陰悚蓋三峰攢立此其兩峰之罅其側尚有兩罅光此巷則下山轉出山后一峰與猶兒石對峙登旦亦如鼓子為重峰之白雲洞至峰頭从石罅中累級而上兩壁夾立頗似黃山之天門級窮迤邐出岩下曰岩架屋亦如

鼓子峯樓南望九曲上游一洲中峙溪自西來分而環之至曲
復合為一洲外兩山漸開九曲已盡矣岩在九曲盡處望岩迴
疊地甚奇與岩北盡處更有一岩尤奇上下皆絕壁、間横凹
僅一線須伏身蛇行盤壁而度乃可入余即從壁凹行已而凹
漸低壁漸危則傴僂就之愈低愈狹則蛇行蛇伏至凹轉處上
下僅懸七寸闊止尺五凹外壁深萬仞余匍匐以進胸背相摩
盤旋久之得度其險岩果軒敞簷亘有茶竈置於中數闕道
而未就也半晌返前岩更至后岩方構新室亦未竟可眺出向
九曲溪則柳子岩在焉循溪而返隔溪觀八曲之人面石七曲

之城高岩蔚然奇麗為之神飛復泊舟由雲窩入茶洞穿隆龍
行舟至矣舟不能去已由雲窩左轉入伏羲洞、頗陰森左出
大隱屏之陽即紫陽書院朱先生廟像暗深鼓棹南趨蒼屏如
飛翻帆舟行之速已過天柱峯更衣臺泊舟四曲之南涯自御
茶園登呼欲達出金雞岩之上迷削叢林不得路乃從岩后大
道東行莫有旁路可登大藏小藏諸峯復不得達出溪旁已在
玉女峯下欲從此穿一線天傍徨無可問而舟泊金雞洞下迴
不相聞乃沿溪覓路進過大藏小藏諸峯之麓一帶峭削高寒
砂磧崩壅土人多植茶其上從萬柯中行下瞰深溪上仰危崖

所謂仙學堂藏仙座俱不暇辨已至架壑舟仰見雲舟寬數較
前溪中所見更悉大藏之西其路漸窮向荊棘中捫鋒而上達
瞰大藏西岩亦架一舟但兩崖對峙不能至其地也忽一舟自
二曲逆流而至急下山招之其人以舟來受亦遊客初至者約
余返更衣臺同覓一線天吊嘯岩諸勝遂余泊舟處並移棹深
而下欲上幔亭觀大王峯於一曲之水光石約舟侍其口余復
登涯少入至止止菴望菴后有徑可上趨之得一岩僧唱瑞夫
中乃碑岩也登峯之路尚在止止菴西仍下菴前由轉登山二
里許抵峯下從亂箐中尋登仙石、旁峯突起作仰企狀鶴模

石在峯壁罅間有綱朱頂翠斂如繪旁路窮有梯懸絕壁間躡
而上梯盡、欲俟梯前得一岩則張仙遺蛻也岩在峯半覓徐仙
岩旁石壁不可通下梯尋劉遺又不可得躡石則峭削無階投
莽則深密莫辨僕大在前得斷磴大呼得路余裂衣不顧趨就
之復不能前日已西斜遂以手懸棘亂墜而下得道已在萬年
宮右趨入宮甚森敞羽士迎言大王峯頂久不能到惟張岩梯
在峯頂六梯及徐岩梯俱已朽壞徐仙蛻已移入會真廟矣出
宮右轉道會真廟、前大楓扶疎陰數畝圍數十抱羽士歸
舟

二十三日登陸覓換骨岩水簾洞諸勝命移舟十里俟於赤石街予乃入會真觀謁武彝君及徐仙遺蛻出廟循幔亭東麓北行二里見幔亭峯后三峯駢立異而問之三姑峯也換骨岩即在其旁望之近登山里許飛流汩然下瀉俯瞰其下亦有危壁泉從壁半突出疏竹掩映殊有清韻然業已上登不及返顧連從三姑又上半里抵換骨岩、即幔亭峯后崖也岩前有庵從岩后懸梯兩層更登一岩、不甚深而環繞山巔如疊嶂土人、新以木板循岩為室曲直高下隨岩宛轉循岩隙扳升幾至幔亭之頂以路塞而止返至三姑峯麓逾出其后復從舊路下至岩前所瞰突泉處從此越箐即水簾洞路從此而下即突泉壁也予前從上瞰未盡其妙至是復逆其下仰望突泉又在半壁之上傍引水為碓有梯架之鑿壁為瀆以引泉予循梯扳壁至突泉下其凹僅二丈上下俱危壁泉從上壁墜凹中復從凹中溢而下墜凹之上下四旁危塞非水而中有一石突起可坐、久之下壁循竹間路越箐三重從山腰約行七里乃下鳩穿石門而上半里即水簾洞危崖千仞上突下嵌泉從岩頂墜下岩既雄擴泉亦高散千條萬縷懸空傾瀉誠大觀也其岩高矗上突故岩下覆室數重而飛泉猶落檻外先在途聞睹閣寨頗奇道

深指余仍舊路越山可至予出石門覓鳩漈之勝誤走赤石街道逢人指從此度小橋而南亦可往從之登山入一隘兩山夾之內有岩有室題額乃杜轄岩土人敲為睹閣耳再入又得一、岩有西樓懸樑望赤石街甚近遂從舊道三里度一溪又一里則赤石街大溪也下舟掛帆二十里達崇安

遊廬山日記

予同兄當門由夫八月十八日至九江易小舟沿江而入龍開
河二十里泊李堪登陸五里過西林寺至東林寺、當廬山之
陰南面廬山北倚東林山、不甚高為廬外廓中有大溪自東
而西驛路畍其間為九江之建昌孔道寺前臨溪入門為虎溪
橋規模甚整正殿夷毀右為三笑堂

十九日出寺循山麓西南行五里過廣濟橋始舍官道沿溪東
向行又二里溪廻山合霧色霏、如雨一人立溪口問之由此
東上為天池大道南轉歷石門為天池寺之側徑予稔知石門

之奇踣險莫能上遂倩其人為導令二兄徑至天池相待遂南
陵小溪二重過報國寺从碧條香霧中扳作五里仰見濃霧中
凌石屹立即石門也一路由石隙而入復有二石峰對峙路宛
轉峯隙下瞰絕澗諸峯在鐵船峰旁俱从澗底聳豎上離立
咫尺爭雄競秀而層烟疊翠澄映四外其下噴雪奔雷耳目為
之狂喜門內對峯倚壁都結層樓危閣徽人鄔昌明畢貫之新
建精廬僧容成焚脩其間从庵右小徑復出石門一里俱从石
崖上、攀下躡磴窮則挽藤、藤置木梯以上如是二里至獅
子岩、下有靜室越獅路脊平再上里許得大道即自郡城南

來者歷級而登殿已當前以霧故猶不辨逼之而朱楹綵
棟則天池寺也蓋從而新建者由右廡側登聚仙亭、前一崖
突出下臨無地曰文殊臺出寺由大道左登披霞亭、廁岐路
東上王仙春行三里由此再東二里為大林寺由此北折而西
曰白鹿昇仙臺北折而東曰佛手岩昇仙臺三面壁立四旁多
喬松高帝御製周顛仙廟碑在其頂石亭覆之製甚古佛手岩
穹然軒峙深可五六丈岩端石岐横出故名佛手循岩側卷右
行崖石兩層突出深塢上平下仄訪仙臺遺址也臺后石上書
竹林寺三字竹林為匡廬幻境可望而不可即臺前風雨中特

時聞鐘梵聲故以此當之時方雲霧迷漫即塢中景亦如海上
三山何論竹林還出佛手岩由大東路抵大林寺、四面峰環
前抱一溪、樹大三人圍非檜非杉枝頭著子纍、傳為寶樹
來自西域向有二株為風雨拔去其一矣

二十日晨霧收出天池趨文殊臺四壁萬仞俯視鐵船峰正可
飛舄山北諸山伏如聚螘匡湖洋、山麓長江帶之遶及天際
因再為石門游三里度昨所過險處至則容成方持具黨出迎
喜甚遂予歷覽諸峯上至神龍宮右折而下入神龍宮奔澗鳴
雷松竹蔭山峽中真奇境也循舊路抵天池下从岐徑東南

行十里升降於脊峰出澗先徑不竹先陰不松則金竹坪也踰
峯隱護之信天池瞻則遜之復南三里登蓮花峰側霧漫大作
是峯為天池案山在金竹坪則左翼也峰頂叢石嶄嶇霧障中
時作窺人態以霧不及登越嶺東南二里至仰天坪因眺盡漢
陽之勝漢陽為廬山最高頂此坪則為僧廬之最高者坪之陰
水俱北流以入九江其陽俱南流屬南康余題坪去漢陽當不遠
僧言中隔桃花峰尚有十里遂出寺霧漸解從山塢西南行循
桃花峯東轉過細谷口越嶺南下復上則漢陽峰也先是遇一
僧謂峰頂无可託宿宜投慧燈僧舍因指以路未至峯頂二里

叢與盧山遊如僧言東向越嶺轉而西南即漢陽峰之背也一
徑循山並峰出數里許翳然竹叢中得一龕有僧短髮覆額破
衲赤足者即慧燈也方挑水磨腐竹內僧三四人衣履揖客皆
慕燈遠來者復有赤腳短髮僧從崖側下問之乃雲南雞足山
僧燈者從結茅於內其僧歷絕崖訪之方返身予即往一僧為
導扳援半里至其所石壁峭削懸梯以度一廊如慧燈龕僧本
山下民家亦以慕燈居此里是由上仰漢陽下俯絕壁與世竟
隔矣瞑色已合歸宿燈龕燈煮腐相餉指路之僧亦至燈半月
一腐必自己出偏及其徒、亦自至未嘗其一也、

二十一日別燈從龕后小徑直躋漢陽峰拔茅拉棘二里至峰
頂南瞰鄱湖水天浩蕩東瞻湖口西眺建昌諸山歷、无不俯
首矣特惜北面之桃花峯錚、比肩然即當遜漢陽一等下
山二里尋舊路向五老峯漢陽五老俱匡廬南面之山如兩角
相向而犁頭尖界其中退於后故兩峯相望甚近而路必仍至
金竹坪遶犁頭尖后出其左會北轉始達五老峰自漢陽計之
且三十里余始至嶺角望峯頂坦夷莫辨五老面目及至峯頂
風高水絕寂无居者因遍歷五老峰始是山之陰一面連屬陽
則山從絕頂平剖列為五枝憑空下墜者萬仞外無重岡叠嶂

之蔽際目甚寬然彼此相望則五峰排列自掩一覽不能兼收
登一峯則兩旁无底峯、奇不少讓真雄曠之極觀也仍下二
里至嶺角北行山塢中里許入方廣寺為五老新剎僧知覺甚
稔三叠之勝言道路榛艱伴余遠行北去一里路窮度澗隨澗
東西行鳴流下注亂石兩山夾之叢竹修枝鬱蔥上下時、仰
見飛石突然其間轉入轉佳既而澗窮路亦窮從澗中亂石行
圓者滑足尖者刺履如是三里得綠水潭一泓深碧怒流傾瀉
於上流者噴雪停者鏡黛又里許為大綠水潭水勢至此將墮
大倍之怒亦益甚潭前峭壁亂聳迴互逼立下瞰无底但聞轟

當倒峽之衝數心怖目眩泉不知從何墜也去于是洞中姑亦窮乃西向登峰、前石臺鶴起四蹤層壁陰森偏側泉為所蔽不得窺見必至對崖方能全收其勝是循山岡從北東轉二里出對崖下瞰則一級二級三級之泉始依次悉見其塢中一壁有洞如門者二僧綴猗為竹林寺門古嶠之北巖自洞口吹上寒生栗起急返舊路至綠水潭歸觀之上洞翁然下陰僧引入其中曰此為竹林寺三門之一然洞本石罅夾起內橫通如十字南北通明西入似无底止出溯溪而行抵方廣已昏黑

二十三日出寺南渡溪抵犁頭尖之陽東轉下山十里至楞伽院側遙望山左脅一瀑從空飛墜環映青紫夭矯滉漾亦一奇觀五里過棲賢寺山勢至此始就平以急於三峽澗未之入里許至三峽澗ヽ石夾立咸峽怒流衝激而來為峽所束勢奔倒湧轟振山谷橋懸兩崖石上俯瞰深峽中進珠戛玉過橋從峽東向越嶺趨白鹿洞路皆出五老峰之陽山田高下點錯民居橫歷坡陀仰望排嶂者三里直入峰下為白鶴觀又東北行三里抵白鹿洞亦五老峰前一山塢也環山帶溪喬松錯落出洞由大道行為開先道盡廬山形勢群峭其居中而少遜棲賢寺突中突為五老左突下即白鹿洞右峙者則鶴鳴峰也開

先寺當其前于是西向循山橫過白鶴樓賢之大道十五里經萬松寺陟一嶺而下山寺巍然南向者則開先寺也從殿後登樓眺瀑一縷垂ヽ尚在五里外半為山樹所翳傾瀉之勢不及楞伽道中所見惟雙劍崚嶒、眾峰間有異秀擎天之態香爐一峰直山頭圓聳耳從樓側西下壑澗流鏗然瀉出峽口即瀑布下流也瀑布至此反隱不復見而峽水滙為龍潭、澄映心目坐石久之四山暝色逼宿殿西之鶴峰堂

二十三日由寺後側徑登山越澗盤嶺宛轉山半隔溪見一瀑垂掛瀑布之東即馬尾泉也五里抵一尖峰絕頂為文殊臺孤峰拔起四望无倚頂有文殊塔對崖則立萬仞瀑布銀河飛落與臺僅隔一澗自巔至底一覽无遺不登此臺不悉此瀑之勝下臺循山岡西北溯溪即瀑布上流也一徑忽入山迴谷抱則黃岩寺據雙劍峰下越澗再上得黃石岩、石飛突平覆如砥岩側茅閣方丈幽雅出壘閣外修竹數竿拂群峰而上異山花霜葉映峰際都湖一點正當窗牖縱步溪石間觀斷崖夾壁之勝仍飯閣中出別去

後遊黃山日記

九月初三日出白岳榔梅庵至桃源橋从小橋右下陡甚即舊向黃山路也七十里宿江村

初四日十五里至湯口五里至湯寺浴於湯池扶杖望硃砂庵而登十里上黃泥岡向時雲裡諸峰漸漸透出亦漸漸落吾杖底轉入石門越天都之脅而下則天都蓮花二頂俱秀出天半路旁一岐東上乃昔所未至者遂前直上幾達天都側復北上行石罅中石峰片片夾起路宛轉石間塞者鑿之陡者級之斷者架木通之懸者植梯接之下瞰峭壑陰森楓松相間五色紛披粲若圖繡因念黃山當生平奇覽而有奇若此前未一探茲遊快且愧矣時夫僕俱阻險行後余亦少止乃一路奇景不覺引余獨往既登峰頭一庵翼然為文殊院亦余昔年欲登未登者左天都右蓮花背倚玉屏風兩峰秀色俱可手擥四顧奇峰錯列眾壑縱橫真黃山絕勝處非再至焉知其奇若此遇游僧澄源至興甚勇時已過午奴輩適至立庵前指點兩峰庵僧謂天都雖近而無路蓮花可登而路遙祇宜近盼天都明日登蓮頂予不从決意游天都挾澄源奴子仍下峽路至天都側从流石蛇行而上攀草牽棘石塊叢起則歷塊石崖側削則援崖

每至手足無可著處澄源必先登垂接每念上既如此下何以堪終亦不顧歷險數次遂達峰頂惟一石頂壁起猶數十丈澄源尋視其側得級挾余以登萬峰無不下伏獨蓮花與抗耳時濃霧半作半止每一陣至則對面不見眺蓮花諸峰多在霧中上天都至其前則霧徙後越右則霧出其左松猶有曲挺縱橫者柏雖大幹如臂無不平貼石上如苔蘚然山高風鉅霧氣去來無定下盼諸峰時出為碧嶠時沒為銀海再眺山下則日光晶晶別一區宇也日漸暮遂前其足手向後據地坐而下脫至險絕處澄源並肩手相接度險下至山坳暝色已合復从峽度棧以上止文殊院

初五日平明下天都峰坳中北下二里石壁岈然其下蓮花洞正與前坑石筍對峙一塢幽然別澄源下山至前岐路側向蓮花峰而趨一路沿危壁西行凡再降升將下百步雲梯有路可直躋蓮花峰既陟而磴絕疑而復下隔峰一僧高呼曰此正蓮花道也乃从石坡側度石隙徑小而峻峰頂皆巨石鼎峙中空如室从其中疊級直上級窮洞轉屈曲奇詭如下上樓閣中忘其峻出天表也一里得茅廬倚石罅中方徘徊欲升則前呼道之僧至矣僧號凌虛結茅於此者遂與把臂陟頂頂上一石懸

隔二丈、僧取梯以度、其巔廓然、四望空碧、即天都亦俯首矣、蓋是峰居黃山之中、獨出諸峰上、四面岩壁環聳、遇朝陽霽色、鮮映層發、令人狂叫欲舞、久之、返茅庵、凌虛出粥相餉、啜一盂、乃下、至岐路側、過大悲頂、上天門、三里、至煉丹臺、循臺嘴而下、觀玉屏風、三海門諸峰、悉從深塢中壁立起、其丹臺一岡中垂、頗無奇峻、惟瞰翠微之背、塢中峰巒錯聳、上下周映、非此不盡瞰眺之奇、還過天平矼、下后海、入智空庵別焉、三里、下獅子林、趨石筍矼、至向年所登尖峰上、倚松而坐、瞰塢中峰石迴攢、藻繢滿眼、始覺匡廬、石門、或具一體、或缺一面、不若此之閎博富麗也、久之、上接引崖、下眺塢中、陰陰覺有異、復至岡上尖峰側、踐流石、援棘莽、隨坑而下、愈下愈深、諸峰自相掩蔽、不能一目盡也、日暮、返獅子林、

初六日、別霞光、從山坑向丞相原下七里、至白沙嶺、霞光復至、因余欲觀牌樓石、恐白沙庵無指者、追來為導、遂同上嶺、指嶺右隔坡、有石叢立、下分上並、即牌樓石也、余欲逾坑溯澗、直造其下、僧謂棘迷路絕、必不能行、若從坑直下丞相源、不必復上此嶺、若欲從仙燈而往、不若即由此嶺東向、余從之、循嶺脊行、嶺橫亘天都、蓮花之北、狹甚、旁不容足、南北皆崇峰夾映、嶺盡北

下、仰瞻右峰羅漢石、圓頭禿頂、儼然二僧也、下至坑中、逾澗以上、共四里、登仙燈洞、洞南向、正對天都之陰、僧架閣連板於外、而內猶穹然、天趣未盡刊也、復南下三里、過丞相原、山間一夾地耳、其庵頗整、四顧無奇、竟不入、復南向循山腰行、五里漸下、澗中泉聲沸然、從石間九級下瀉、每級一下、有潭淵碧、所謂九龍潭也、黃山無懸流飛瀑、惟此耳、又下五里、過苦竹灘、轉循太平縣路、向東北行、

遊九鯉湖日記　興化府仙遊縣　庚申年遊

浙閩之遊舊矣、予志在蜀之峨眉、粵之桂林、及太華恒岳諸山、若羅浮衡岳次也、至越之五泄、閩之九漈、又次也、然蜀廣關中、母老道遠、未能卒遊、衡湘可以假道、不必專遊、計其近者、莫若由江郎三石、抵九漈、遂以午節後一日、期芳若叔啓行、正楓亭荔枝新熟時也、

二十三日、始過江山之青湖、山漸合、東西夾多危峰峭嶂、西伏不起、懸望東支盡處、其南一峰特聳、摩雲插天、勢欲飛動、問之、即江郎山也、望而趨二十里、過石門街、漸趨漸近、忽裂而為二、

轉而為三、已復半岐、其首根直剖下、迫之則又上銳下斂、若斷而復連者、移步換形、與雲同幻矣、夫雁宕靈峰、黃山石筍、森立峭拔、已為瑰觀、然俱在深谷中、諸峰互相掩映、反失其奇、即縉雲鼎湖、穹然獨起、勢更偉峻、但步虛山即峙於旁、各不相降、遠望若與為一、不若此峰特出眾山之上、自為變幻、而各盡其奇也、

六月初七日、抵興化府、

初八日、出莆郡西門、西北行五里、登嶺、四十里至莒溪、降陟不啻數嶺矣、莒溪即九漈下流、過莒溪公館二里、由石上渡溪、

又二里、一側徑西南向山坳、北復有一磴、可轉上山、時山深日暗、蛇入行、遂不知所往、予意鯉湖之水、歷九漈而下、上躋必有奇境、遂趨石磴道、芳叔與奴輩憚高陟、皆以為誤、頃之、徑漸塞、復益以為誤、而予行益勵、既而愈上愈高、杳無所極、烈日薰鑠、予亦憊矣、數里、躋嶺頭、以為絕頂也、轉而西、山之上、高峰復有倍此者、循山屈曲行三里、平疇蕩蕩、正似武陵誤入、不復知在萬峰頂上也、中道有亭、西來為仙遊道、東即余所行南道、通仙橋、越小嶺而下、為公館、為鐘鼓樓之蓬萊石、則雷轟漈在焉、湖在蓬萊石旁、其底石平如礪、水漫流石面、勻如鋪縠、少下、

而平者多窪、其鑿圓穴、為竈為臼為樽為井、皆以丹名、九仙之遺也、平流至此、忽下墜湖中、如萬馬初發、誠有雷霆之勢、此第一漈之奇也、九仙祠即峙其西、前臨鯉湖、湖不甚浩蕩、而澄碧一泓、於萬山之上、圍青漾翠、造物之醞靈亦異矣、祠後有石鼓、元珠、古梅洞諸勝、梅洞在祠側、架大石而成者、有辟成門、透而上、舊有九仙閣、祠前后有九仙宮、今俱圮、當祠而隔湖下墜者、則二漈至九漈之水也、予循湖右行、已至第三漈、急與芳叔返、曰今夕當祈神休夢、辭將九仙、勞心目以奇勝、俟明日也、返祠、往蓬萊石、跣足步澗中、石瀨平曠、清流輕淺、十洲三島、竟褰裳

而涉也、晚坐祠前、新月已懸峰頂、俯挹平湖、神情俱朗、靜中渢
渢時觸當淙耿、是夜了祈夢所、
初九日、辭九仙下窮九漈、九漈去鯉湖且數里、三漈而下、久已
道絕、數月前、莆田祭酒堯俞令倡募開濬、鳥道直通九重漈出
莒溪、悔昨不由側徑、循漈而上、乃從大道上、失此奇、遂來裝
改途竟出九漈、瀑布為第二漈、在湖之南、曰與九仙祠相對、湖
窮、而水由此飛墜深峽、、石如劈、兩崖劈立萬仞、水初出湖、為
石所扼、勢不得出、怒從空墜、飛噴衝激、水石各極雄奇之致、再
下為第三漈之珠簾泉、景與瀑布同、右崖有亭、曰觀瀾、一石曰

天然坐、亦有亭覆之、從此上下嶺澗、盤折峽中、峽壁上覆下寬、
珠簾之水、從正面墜下、玉筯之水、從旁竅濺溢、兩泉並懸峽壁
下、鐵障四圍、上與天並、玉龍雙舞、下極潭際、潭水深泓澄碧、雖
小於鯉湖、而峻壁環鎖、瀑流交映、集奇擅勝、惟此為最、所謂第
四漈也、初至潭底、芳叔急於出峽、坐待峽口、不復入、予獨緣澗
石而進、踞潭邊石上、仰視雙瀑、從空夭矯、崖石上覆如甕口、旭
日正在崖端、與頹波突浪、掩暈流輝、俯仰應接、不能舍去、循澗
復下、忽兩峽削起、一水斜迴、澗右路窮、左壁有木板飛架危磯
斷磴間、亂流而渡、可以攀躋、遂渡澗從左、則五漈之石門矣、兩

崖至此壁湊、欲合不合、欲開不開、下涌奔泉、上礙雲影、人緣陂
其隙、如猱猿然、陰風吹漈、、欲墜並自四漈來、山深路絕、亞峭
已極、惟聞泉聲鳥語耳、出五漈、山勢漸開、澗右危峰屏列、左則
飛鳳峰廻翔對之、亂流遶其下、或為碓潭、或為倒峽、若六漈之
五星、七漈之飛鳳、八漈之棋盤石、九漈之將軍岩、皆次第得名
矣、然一等雲蒸霞蔚、得趣故在山水中、豈必刻迹而求乎、水乘
峽展、既得自恣、其旁崖顛石、斜倚為岩、橫架為室、層疊成樓、
屈曲成洞、懸則瀑、環則流、瀦則泉、皆可坐可臥、可倚可濯、蔭竹
木尋雲烟、數里之間、目不能移、足不能前者竟日、每度一處見

有別穴、必穿若遁隙而入、曲達旁疏、不可一境窮也、若水之或
懸或渟、或量或飛、登注卻匯、盧三疊、雁宕龍湫、各以一長擅勝、未
若此山微體皆具也、出九漈、沿澗依山轉、東向五里、始有新雲
礁石之家、然見余輩至、未有不驚訝者、又五里、至莒溪之石
步、出舊途、
初十日、過蘇嶺、緣至榆溪、澗橫路驛西十里、有石所山、岩石最
勝、亦為九仙祈夢所、聞有春形石所、秋遊鯉湖語、雖未合其時、
然不可失之交臂也、乘興遂行、以橫路去此尚十五里、乃宿榆
溪、

十一日、至渡漈鋪、即從小路為石所遊、西向十五里、越一小嶺、又五里渡溪、即石所南巖、循巖西轉、仰見峰頂叢崖、如擘如削、西北行久之、有樓倚山、西向、乃登山道也、石磴斷處、級木歷級而上、磴路回折、木石陰翳、虬枝老藤、盤結危石欹崖之上、啼猿上下、應答不絕、忽有亭踞危石、俯迎遠盧、光與為對、亭當山之半、再折石級、緣懸直上、級窮、則從石罅層覆垂空、再上兩折入石洞側門、出即九仙閣、軒敞雅潔、左為僧寮、俱近山倚凌空、可徙倚遠眺、閣後五六峭峰離立、高皆數十丈、每峰各去二三尺、峰婷石壁、如削成路、歷曲折中、可遍達各峰之頂、松偃藤延、縈日成蹊、僧供茗芽、遂山所產也、側徑下至巖石、路左更有一徑、予曰此必有異、從之、果一石洞嵌空立、穿洞而下、即至半山亭、下山出橫路而返、是游也、為日六十有三、歷省二、縣十九、府十一、遊名山者三、

遊嵩山日記 河南府登封縣

余髫年蓄五岳志、而玄岳出五岳上、慕尤切、久擬歷襄鄖、捫太華、由劍閣連雲棧、為峨眉先導、而母老志移、不得不先事太和、猶屬有方之遊、第沿江曠日、不若陸行舟逆、為時較速、乃陸行汝鄧間、路與陝汴略相當、可以兼盡嵩華、朝宗太岳、遂以癸亥仲春朔、決策取嵩岳道、凡十九日、抵河南鄭州之黃宗店、由店由登石坡、看聖僧池、清泉一泓、浮碧山半、山下深淵交疊、澗無滴水、下放行澗底、隨香爐山曲折南行、山形三尖、楷立如覆鼎、眾山環之、秀色娟娟、媚人、澗底亂石一壑、作紫玉色、兩崖石壁、宛轉色較殊潤、使清流汪汪時、噴珠濺黛、當更何如也、十里、登石佛嶺、又五里入登封界、望嵩山尚在六十里外、從岐路東南二十五里、過密縣、抵天仙院、院祀天仙、云黃帝之三女也、白松在祠後中庭、相傳三女蛻骨其下、松大四人抱、一本三幹、鼎聳霄漢、膚如凝脂、潔逾傅粉、蟠枝虬曲、綠鬣舞風、昂然玉立半空、洵奇觀也、周以石欄、一軒臨北、軒中題咏絕盛、徘徊久之、下觀滴水澗、至此忽下跌一崖、上覆水澄其下、還密、仍抵西門、三十五里、入登封界、曰耿店、南向為石淙道、乃稅駕焉、二十日、從小徑南行、二十五里、皆土岡亂壟、久之得一溪、渡溪、

南行岡巒中下瞰則石淙在望矣予入自大梁平衍廣漠古稱陸海地以得泉為難泉以得石尤難近嵩始睹泉泉娓娓于是北流有東須諸溪南流有穎水照昏盤伏土磧中獨登封東南三十里為石淙乃嵩山東谷之流將下入於穎一路坡陀屈曲水皆行地中至此忽逢怒石立崇岡上峽刷有當關扼險之勢水沿入脇下從此水石融和綺變萬端遶水之兩崖則為鵲立為雁行踞中央者則為飲兕為卧虎低則洪高則臺愈高則石之去水也愈遠乃又空其中而為窟為洞揆崖之隔以尋尺計竟水之逕以數丈計水行其中石峙於上為態為色為貫為骨備極妍麗不意黃茅白葦中顯令人一洗塵目也登隴西行十里為告成鎮古告成縣地測景臺在其北西北行二十五里為岳廟入東華門時日已下舂予心艷盧岩即從廟東北循山行越坡陀數重十里轉而入山得盧岩寺外數武即有流鏦然下墜石峽中兩旁峽也氣氤氳或突湧沫達寺后峽底巖壁環如半規上覆下削飛泉墮空而下舞綃曳練霏微散滿一谷可當武夷之水簾蓋水此中以得水為奇而水簾得石復能助水不見水又能令水飛行則比武夷為尤勝也徘徊其下僧覓音以茶點餉急返岳廟已入夜

二十一日晨謁嶽神出殿東向太室絕頂嵩當天地之中祀秩為五岳首故稱嵩高與少室並峙下多洞窟故又名太室兩室相望如雙闕然少室嶙峋而太室雄厚稱尊儼然負扆自昇徵以上達崖根並列者如屏展者如旗故更覺岩崇封始自上古漢武以嵩呼之異特加祀邑宋時遍遣京載典禮大備至今絕頂猶傳鐵梁橋遺者蓋之名當時之盛固可想見太室東南一丈曰黃蓋峰下即岳廟規制宏壯庭中碑石森立皆宋遼以來者登岳西道乃在萬歲峰下當太室正南予昨赴盧岩時先過東峯道中見峯巒秀出中裂如門或指為金峰玉女溝從此亦有路登頂乃覓樵預期為導命逸從此上道秀出處路漸折避之險絕不能徑越也此就土山一線僅容板路約二十里過越東峯已轉出嶺門之上西走扶藤望絕頂行是日濃雲如潑墨余不為止至是嵐氣愈沉稍開則下瞰絕壁重崖如列綃削玉合則如行大海中五里抵天門上下皆石崖重疊路多積雪凜者稍峻絕處為大鐵環橋折而西又三里達峰南下尋登高者凡岩面者多不暢者人必迴藏映帶之致此名玉侍唐崖下臨絕壑洞門重壁撐蔽左右環侍臺峰初入有洞可無洞辟斜逶寄行數武崖忽中斷五尺莫可著趾遠者故老樵樣捷

如猿猴、側身躍過、對崖取木二枝、橫架為開道、既度、則石罅然上覆、中有乳泉并竈石榻諸勝、从石側躋其上、更得一臺、三面懸絕、登之、導者曰、下可瞰登封、遠及箕潁、時晨霧四塞、都无所見、出石、轉北二里、得白鶴觀址、址在山坪、去陰就處、孤松挺立、有嫵致、又北上三里、始躋絕頂、有真武廟三楹、側一井、甚瑩、曰御井、宋真宗避暑所鑿也、飯真武廟中、問下山道、導者曰、正从萬歲峯、拔度二十里、从西溝懸溜而下、可省其半、然路極險峻、余色喜、謂為光奇、以光險尋丞从之、策杖而前、始猶依石陵石、攀叢條以降、既而从兩石峽溜中直下、仰望夾崖迫天、光是峰頂、霧滿如雨、至此漸霽、景亦漸奇、然皆垂磨陡磴、光踰不能行、且不能止、愈下、崖勢愈壯、一峽窮、復轉一峽、吾目不使旁瞬、吾足不容半息也、如是十里、始出峽、稍平、得石道、過先祖洞、西趨嶺、趨草莽中、五里、得法皇寺、、有金蓮花為特産、他處所无、山雨忽來、遂借榻僧察、其東石峰夾峙、每月初上、正从峽中出、所稱嵩門待月也、對予所下之峽、卿在其上、今坐對之、祇覺雲氣出沒、安知身自此中來也、

二十二日、出山、東行五里、祇嵩陽宮廢址、惟三將軍柏、鬱然如山、漢所封也、大者圍七人、中者五、小者三、柏之北、有室三楹、祠

二程先生、柏之西、有蒼殿石柱一、大半沒於土、上多宋人題名、可辨者為范陽祖無擇、上谷寇武仲、及蘇才翁、數人而已、柏之西南、旌碑傑然、四面刻畫、蟠螭甚精、右則為唐碑、裴迥撰文、徐浩八分書也、又東二里、過崇福宮故址、又名萬壽宮、為宋宰相提點處、又東北為啟母石、大如數間屋、側有一井石如砥、又東八里、還飯嶽廟、有宋元碑、西八里、入登封縣、西五里、从小徑西北行、又五里、入會善寺、茶榜在其西小軒、乃元刻也、右有一石碑什腊下、為唐貞元戒壇記、汝州刺史陸長源撰文、河南陸郢書、又西為戒壇廢址、石上刻鏤極精工、俱斷委草際、西南行五里、出大路、又十里、至郭店、折而西南、為少林道、五里、入寺、宿瑞光上人房、

二十三日、雲氣俱盡、入正殿後、登南寨、南寨者、少室絕頂也、嵩與太室等、而峰巒峭拔、負九鼎蓮花之名、俯瞰其陽者、為九乳峯、蜿蜒來接太室、其陰則少林寺在焉、寺甚整麗、庭中新舊碑、森列成行、俱完善、夾墀二松、高偉而整、如有人度少室橫峙於前、仰不能見頂、遊者如面牆而立、欲謂少室以遠勝、予昨暮入寺、即欲少室道、僧謂雪深道絕、不果往、凡登山以晴朗為佳、予登太室、雲氣彌漫、或以為山靈見拒、然山魁梧、正須止露半面、

若少室工於掩映、雖微雲盡宜點染、今則層峯、遠近其會、鳥可阻也、乃從寺南渡澗、登山六七里、得二祖菴、山至此忽截然土盡而石、崖下墜成坑、半有泉、突石飛下、承以珠簾名之、予策杖獨前、愈下愈不得路、久之乃達、其岩雄拓不如靈岩、而深峭過之、岩下深潭泓碧、僅雪四積耳、至煉丹臺、三面孤懸、斜倚翠壁、有亭曰小有天、探道之旅、從未有抵此者、遂此皆從石脊仰攀直躋、兩旁危崖萬仞、石脊懸其間、殆無寸土、予與王代遺而右得升、凡七里、始躋大峯、旁覓訪南之危石、又截然忽盡為土、從草莽中莽、南上、約五里、遂凌南寨頂、屏翳之土始

盡、南寨定少室北頂、自少林言之為寨、南云、蓋其頂中裂、橫界南北、頂若展屏、南頂列戟峙其前、相去僅尋丈、中為深塹、直下如剖、兩崖夾中、坑底特起一峯、高出諸峯上、所謂摘星臺也、為少室中央絕頂、與北崖離倚、僅此斬絕、不可度、俯瞰其下、一線相屬、予解衣從之登、其上、則南頂之九峯、森立於前、北頂之半壁、橫障於右、東西皆深坑、俯不見底、嵐氣吞吐、幾欲假翰飛去、從南寨東北轉、下土山、忽見虎跡大如升、草中行五六里、得茅庵、擊石炊飯、攜米為號吸三四碗、飢渴霍然去、借庵僧為嚮導、下一峯、脊漸窄、土石間出、林蔓翳之、飛枝以行、忽石削

萬丈、勢不可度、轉上躋、望峯勢蜿蜒虛起下而石削復如前、狂復不啻數里、乃迂逕一坳、又五里而道出、則龍潭溝也、仰望前逕路處、危崖欹石、俱在萬仞峭壁上、瀑泉噴薄其中、崖石之陰森森截者、俱數截霞綺、峽夾淵轉、兩崖靜室、如蜂房燕壘、凡五里、一龍潭沉涵凝碧、深不可規以丈、又經二龍潭、遂出峽、宿少林寺、

二十四日、從寺北西行、過甘露臺、又過初祖菴、北四里、上五乳峯、上初祖洞、深二丈、闊殺之、達摩九年面壁處也、洞門下臨寺、面對少室、地無泉、故無棲者、下至初祖菴、中供達摩影石、石高不及三尺、白質黑章、儼然胡僧立像、中殿六祖手植柏、大三人圍、碑言自廣東置鉢中攜至者、夾墀二松、亞少林、少林松柏俱修偉、不似岳廟偃仆盤曲、此松亦然、下至甘露臺、土阜雄起、上有藏經殿、下臺歷殿三重、碑碣散布、目不暇接、后為千佛殿、崇廣罕匹、出飯瑞光上人舍、策騎趨登封道、過轘轅嶺、宿大屯、

二十五日、西南行五十里、山闕忽斷、即伊闕也、伊水南來經其下、深可數石舟、伊闕連亙、兩東西橫亙、水上編木橋之、度而西崖更危聳、一山皆闢為崖、滿崖鐫佛、其上大洞數十、高皆數

十丈、大洞外峭壁直入山頂、、俱刊小洞、其內尺寸之處、无不
鐫佛、望之不可數計、洞左、東自山流下、滙為方池、餘瀉入伊川、
山高不及百丈、而清流淙淙不絶、為此地所希、伊闕摩肩接轂、
為是豫大道、西北歷關陝、余由此取西岳道去、

遊太華山日記 西安府華陰縣

二月晦、入潼關、三十五里、秖駕西岳廟、黃河从朔漠南下、至潼
關折而東、關正當河山隘口、北瞰河流、南連華岳、惟此一線為
東西大道、以百雉鎖之、舍此而北必渡黃河、南必趍武關、而華
岳以南、峭壁層崖无可度者、未入關百里外、即見太華兀出雲
表、及入關、反為龍岡所蔽、行二十里、忽仰見芙蓉片片、已直造
其下、不特三峰秀絶、而東西擁攢諸峰、俱片峭層懸、惟北面時
有土岡、至此盡脱山骨、競發為极勝處、

三月初一日、謁西岳神、登萬壽閣、向西岳南趍十五里、入雲臺
觀、宿於十方菴、由谷口入、兩崖壁立、一溪中出、玉泉院當
其左、循溪隨谷行十里、為莎羅宮、路始峻、又十里為青柯坪、路
少坦、五里過寥陽橋、路遂絶、攀鎖上千尺幢、再上百尺峽、从崖
左轉、上老君犁溝、過猢猻嶺、去青柯五里、有峯北懸深崖中、三
面絶壁、則白雲峯也、舍之南、上蒼龍嶺、過日月岩、去犁溝又五
里、始上三峯足、望東峯側而上、謁玉女祠、入迎陽洞、道士李
姓者留予宿、乃以餘晷登東峯、返洞、

初二日、从東南峯北麓上峰頂、懸南崖而下、觀避靜處、復上、直
躋峰頂、上有小孔、道士指為仰天池、旁有黑龍潭、从西下、復

上西峰、峰上石聳起、有石片覆其上、如荷葉、旁有玉井甚深、以
閣掩其上、不知何故、還飯迎陽、上東峰、懸南崖而下、一小臺峰
起坪中、是棋盤臺、別直士從舊徑下、觀白雲峰、聖母殿在焉、下
至莎蘿坪、暮色逼人、急出谷、黑行三里、宿十方庵、出青柯坪
左、上有柸渡庵、毛女洞、出莎蘿坪、右上有上方峰、皆華之支
峰也、路俱峭削、以日暮不及登、

初三日、行十五里、入岳廟、西五里、出華陰西門、從小徑西南二十
里、入泓谷、即華陰之西第三谷也、兩崖參天而起、夾立甚狹、中
水奔流其間、循澗南行、倏而東折、倏而西轉、蓋山壁片削、俱犬

牙錯入、行從其空隙中、宛轉如江行調舟然、二十里、宿於木柸、自
岳廟來四十五里矣、

初四日、行十里、山峪既窮、遂上泓嶺、十里、躡其巔、北望太華、兀
立天表、東瞻一峰、嵯峨特異、土人云賽華山、始悟西南三十里
有少華、即此山矣、南下十里、有溪從東南注西北、為華陽川、溯
川東行十里、南登泰嶺、為華陽洛南界、上下共五里、又十里為
黃螺鋪、循溪東南下三十里、宿楊氏城、

初五日、行二十里、出石門山、始開、又七里、折而東南、入隔凡谷、
西南二十里、即洛陽縣谷、東南三里、越嶺、行谷中、十里、出山、則

洛水自西南而東、即河南所渡之上流也、渡洛、復入嶺、曰田家
原、五里、下谷中、有水自南來入洛、溯之入、十五里為景村、山復
開、始見稻畦、過此、仍溯流入南谷、南行五里、至草樹溝、山空日
暮、借宿山家、自岳廟至木柸、俱西南行、過華陽川、則東南矣、
華陽而南、溪漸大、山漸開、然對面之峰崢崢、也、下秦嶺、至楊氏
城、兩崖忽開忽合、一時互見、又不止木柸峪中、兩崖壁立有迴
曲、無開合也、

初六日、越嶺、兩重凡二十五里、飯坞底岔、其西行道、即向洛南
者、又東南十里、入商州界、去洛南七十餘里矣、又二十里、五上

蒼龍嶺、蜿蜒行嶺上、兩溪屈曲夾之、五里下嶺、兩溪適合、隨溪
行老君谷中、十里、暮雨忽至、投宿谷口、

初七日、五里、出谷、大溪自西注東、循之行、十里、龍駒寨、東去
武關九十里、西南商州、即陝省間道、馬騾商貨、不下潼關道中、
溪下板船可勝五石、水舟自商州西至此、經武關之南、歷胡村
至小江口入漢、遂覓赴舟、甫定、雨大注、終日不止、舟不行、

初八日、舟子以販鹽故、久乃行、雨後怒溪、如奔馬、兩山夾之、曲
折瀠洄、轟雷入地之險、與建溪無異、已而雨復至、午抵影石灘、
雨大作、遂泊小影石灘、

初九日、行四十里、過龍關、五十里、北一溪來注、則武關之流也、其地北去武關四十里、蓋商南境矣、時浮雲已盡、麗日乘空、山嵐重疊競秀、怒流送舟、兩岸濃桃艷李、泛光欲舞、出坐船頭、不覺欸仙也、又八十里、日尚未晡、榜人以塩易帶竹屧道番、夜宿山涯之下、

初十日、五十里、曲下蓮灘、浪撲舟中、沾濡殆遍、三十里、過百姓灘、有峰突立溪右、崖為水所摧、岌、欲墮、出蜀西樓、山峽少開、已入南陽淅川境、為秦豫界、三十里、過胡村、四十里、抵石廟灣、登涯投店、東南去均州、上太和、蓋一百三十里云、

遊太和山日記 卽武當山 湖廣襄陽府均州

十一日、登仙猿嶺、十餘里、有枯溪小橋、為鄖縣境、乃河南湖廣界、東五里、有池一泓、曰青泉、上源不見所自來、而下流淙淙、地又屬淅川、蓋二縣界址相錯、依山谿曲折、路經其間故也、五里越一小嶺、仍為鄖縣境、嶺下有玉皇觀、龍潭寺、一溪滔滔、自西南走東北、蓋自鄖中來者、渡溪、南上九里岡、經其脊而下、為蟠桃嶺、溯溪行塢中十里、為葛九溝、又十里、登土地嶺、嶺南則均州境、桃李繽紛、山花夾道、幽豔異常、山塢中居廬相望、沿流稻畦、高下鱗次、不似山陝間矣、但途中蹊徑狹、行人稀、且聞虎暴、日方下舂、竟止塢中曾家店、

十二日、五里、上火頭嶺、下嶺、隨流出峽、四十里、下行頭岡、十五里、抵紅粉渡、漢水汪然西來、崖下蒼壁懸空、清流繞面、循漢東行、抵均州、靜樂宮當州之中、踞城之半、規製宏整、停行李南城外、抵明晨登山、

十三日、騎而南趨、石道平敞、三十里、越一石梁、有溪自西東注、卽太和下流入漢者、越橋為迎恩宮、西向、前有碑、大書第一山三字、乃米襄陽筆、書法飛動、當亦第一、又十里過草店、襄陽來道、亦至此合、路漸西向、過遇真宮、越兩隘、下入塢中、從此西行

史113-210

數里、為趍玉虛道、南巖、工繇則走紫霄間道也、登繇自草店至此、共十里、為回龍觀、望岳頂青紫插天、然相去尚五十里、滿山喬木夾道、密布上下、如行綠幕中、從此沿山行、下而復上、共二十里、過太子坡入、下入塢中、有石梁跨溪、是為九渡澗下流、上為平臺十八盤、即走紫霄登太和大道、左入溪、即溯九渡澗向瓊臺觀及八仙羅公院諸路也、峻登十里、則紫霄宮在焉、紫霄前臨禹跡池、背倚展旗峰、層臺傑殿、高敞特異、入殿瞻謁、由殿右上躋、直造展旗峰之西、峰畔有太子洞、七星岩、俱不暇問、共五里、過南岩之南天門、舍之西度繇、謁榔仙祠、與南岩對峙、前有榔樹特大、无寸膚、赤幹聳立、纖芽未發、傍多榔梅樹、亦高聳、花色深淺如桃杏、蒂垂作海棠狀、梅與榔俱山中兩種、相傳玄帝插梅寄榔、成此異種云、共五里、過虎頭岩、又三里抵斜橋、突峰懸崖、屢屢而是、徑多循峰隙上、五里至三天門、過朝天宮、皆石級曲折上躋、兩旁以鐵柱懸索、由三天門而二天門、一天門、率取徑峰坳間、懸級直上、路雖陡峻、而石級既整、欄索鉤連、不似華山懸空飛度也、太和宮在三天門內、日將晡、竭力造金頂、所謂天柱峰也、山頂衆峰、皆如覆鐘峙鼎、離離攢立、天柱中懸、獨出衆峰之表、四旁嶄絕、峰頂平處、縱橫止及尋丈、

中奉玄帝及四將、爐案供具、悉以金為之、督以一千戶、一提點、需索香金、不啻禦禁、余入叩叙、門已闔、覓托宿太和宮、十四日、更衣上金頂、瞻叩畢、天宇澄朗、下瞰諸峰、近者鵠峙、遠者羅列、誠天真奧區也、遂從三天門之右小徑下峽中、此徑无級无索、亂峰離立、路窮其間、迥覺幽勝、三里餘抵蠟燭峰右、泉涓涓溢出路旁、下為蠟燭澗、循澗右行三里餘、峰隨山轉、下見平卿中、開為上瓊臺觀、其旁榔梅數株、大皆合抱、花色浮空、映山絢爛、岩際地既幽絕、景復殊異、予求榔梅實、觀中道士噤不敢答、既而曰、此係禁物、前有人攜出三四枚、道流株連破家者數人、余不信、求之益力、出數枚皆已黝爛、且訂无令人知、及趨中瓊臺、予復求之主觀、仍辭无有、因念由下瓊臺而出、可往玉虛岩、便失南岩紫霄、奈何得一失二、不若仍由舊徑上至路旁前溪、左越蠟燭峰、去南岩應較近、忽后有追呼者、則中瓊臺小黃冠、以師命促予返、至觀、握手曰、公渴求珍植、幸得兩枚、少慰公懷、但一泄於人、罪立至矣、出而視之、形侔金橘、漉以蜂液、金相玉質、非凡品也、珍謝別去、復去三里餘、直造蠟燭峰凹中、峰參差廉利、人影中度、兀兀欲動、既度、循崖宛轉、連越數重、峰頭土石、往往隨地異色、既而聞梵頌聲、則仰見峰頂遙

史113-211

遂上懸、已出朝天宮右矣、上行八里、達南岩之南天門、捷趨正
殿右轉入殿后、崇崖嵌空、如懸廊複道、蜿蜒山半、下臨无際、是
名南岩、又名紫霄岩、為三十六岩之最、天柱峯正當其面、自岩
還至殿左、歷級塢中、數抱松杉、連陰挺秀、塢中層臺孤懸、高峰
四眺、名飛昇臺、暮返宮、賄其小徒、復得柳梅六枚、再索之不可
得矣、

十五日、從宮左趨雷公洞、々在懸崖間、予欲返紫霄、由太子岩、
歷不二菴、抵五龍、輿者謂紆曲不便、不若由南岩下竹笆橋、可
覽滴水岩、仙侶岩諸勝、乃從北天門下、一徑陰森、滴水仙侶二
岩俱在路左、飛崖上突、泉滴瀝於中、々可容室皆祠真武、至竹
笆橋、始有流泉聲、然不隨澗行、依山越嶺、一路多突危岩、間錯
於亂箐叢翠中、時、放柳梅花、映耀遠近、過白雲仙龜諸岩、共
二十餘里、循級直下澗底、則青羊橋也、澗即竹笆橋下流、兩崖
蓊蔥蔽日、清流延迴、橋跨其上、不知流之所去、仰視碧落、宛若
甕口、度橋、直上攢天嶺、五里、抵五龍宮、規制與紫霄南岩相伯
仲、殿后登山里許、轉入塢中、得自然菴、已還至殿、右折下塢中
二里、得虛凌岩、倚重岩、臨絕壑、面對桃源洞諸山、嘉木尤深
密、紫翠之色互映、如圖畫、為希夷習靜處、前有傳經臺、孤瞰壑

中、可與飛昇作匹、還過殿左、登柳梅臺、即下山至草店、華山四
面皆石壁、故峰巒光秀枝異幹、直至峰頂、則松柏多合三人圍
者、松悉五鬣、實大如蓮、間有未墮者、採食之、鮮香殊絕、太和四
山環抱、百里內密樹森植、蔽日參天、至近山數十里內、則異杉
老柏合三人抱者、連絡山塢、蓋國禁也、嵩少之間、平麓上至絕
頂、樵伐无遺、獨三將軍柏巍然傑出耳、山谷川原、候同氣異、予
出嵩少、始見麥畦青、至陝州、杏始花、柳色依々、向人、入潼關、則
驛路既平、垂楊夾道、梨李參差矣、及轉入泓谷、層冰積雪、猶滿
澗谷、真春風所不度也、過塢底岔、復見杏花、出龍駒寨、桃雨柳
烟、達鞭見、望忽憶日已清明、不勝景物悴情、遂自草店越二十
四日浴佛后一日抵家、以太和柳梅為老母壽、

閩遊日記

崇楨改元之仲春、發興為閩廣遊、二十日始成行、三月十一日、抵江山之青湖、為入閩登陸道、十五里、出石門街、與江郎為面、如故人再晤、十五里至峽口、已暮、又行十五里宿山坑、

十二日、二十里登仙霞嶺、三十五里登丹楓嶺、嶺南即福建界、又七里、西有路越嶺而來、乃江西永豐道、去永豐尚八十里、循溪折而東、八里至梨嶺麓、四里登其巔、前六里宿於九牧、

十三日、三十五里過嶺、飯於仙陽、仙陽嶺不甚高、而山鶻處日頗可愛、飯后得輿、三十里抵浦城、日未晡也、時道路俱傳泉興海盜為梗、宜由延平上永安、余久蓄玉華之興、遂覓寧延平舟、

十四日、舟發四十里至觀前、舟子省家早泊、余登覽過浮橋、循溪左、登金斗山、石磴脩整、喬松艷草、幽襲驛騎、過三亭、入玄帝宮、由殿后登嶺丸、中懸、四山環拱、重流帶之、風則欲探步、惜別、

十五日、雞色即行、懸流鼓楫、一百二十里泊水吉、風雨徹旦、溪喧如雷、

十六日、六十里至溪口、與崇安水合、又五十五里抵建寧郡、雨

不止、

十七日、水漲數丈、同舟俱阻不行、上午得三板舟、附之行、四十里太平驛、四十里大横驛、過如飛馬、三十里將溪灘水勢奔湧、余昔遊鯉湖過此、但見穹石崢嶸、舟穿其間、初不謂險、今則白波立、山石悉沒於陰、倍昔時、十里至延平、

十八日、以輕裝出西門、為玉華洞遊、南渡溪、令奴携行囊由沙縣上水至永安相待、予陸行四十里、渡沙溪而西、將樂之水从西來、沙縣之水从南來、至此合流、亦如延平之合建溪也、南折入山、六十里宿三連鋪、乃甌寧南平順昌三縣界、

十九日、五里越白沙嶺、為順昌境、又二十五里抵將樂縣、縣臨水際、邵武之水从西來、道光澤、歸化之水从南來、俱會城之東南、隔水望城、如溪堤之帶流也、循水南行三十里至杜源、忽雪片如掌、十五里至將樂境、乃楊龜山故里也、又十五里為高灘鋪、陰霾盡舒、碧空如翠、旭日耀芒、羣峯積雪、有如環玉、閩中以雪為奇、得之春末為尤奇、俱村氓市媼、俱睽目提燈而予赤足騰踔、乃大快也、二十五里宿山澗渡之村家、

二十日、渡山澗、溯大溪南行、兩山成門、曰呂峽、溪壓不受趾、循山腰行、十里出呂峽鋪、山始開、又十里入將樂、出南關、溪渡而

南、東折入山、登滕嶺、南三里為玉華洞道、先是過滕嶺、即望東南兩峯倂立、峯鮮嫵如迎、與諸峯分形異色、核其處、一尾横曳、迎覆洞門、在山凹間、不甚軒豁、而森碧上交、清流出其下、不覺神淒骨冷、山半有明臺菴、洞后門所經、予將未飯、復出道左登嶺、石磴叢松、透石三里、青芙蓉頻開、菴當其中、飯於菴、仍下至洞前門、見書摹者、乃碎斫松節、置竹簍中、導者肩之、手挾鐵落、置松燃火、炬敝道之、初入歷級而下者數尺、即流所從出出也、循流屈曲、度木板者數四、倏隘倏穹、倏上倏下、石色或白或黃、石骨或懸或豎、惟荔枝柱、風琢獨、悠天張、達摩渡江、仙人田、蒲萄、傘、仙鼓、仙鐘、最肖、沿流既窮、懸級而上、是稱九重樓、過星宮、豪、忽曙色欲來、所謂五更天也、至此最奇、恰與張公洞由暗而明者一致、蓋洞門斜啟、空明映微、猶未覩天光也、從側崗仰矚、得洞門一隙、直受圓明、其洞口由高而墜、弘含奇瑰、未與張公洞同、第張公森懸瑰麗者、俱羅於受明之處、此洞瑰巧爭奇、遍布幽奥、而闢戶更拓、兩洞同異、正在和仲間也、拾級上達洞頂、則穹崖削天、左右若青玉韜賁、寔出張公所未備、下山即為田塍、四山環鎖、水出無路、汨然中墜、蓋即洞間之流、其所從入也、復登山半過明庵、僧曰、此山石骨稜厲、透竅窔層、有

削玉裁雲態、昔為草樹所翳、故遊者知洞而不知峯、遂芟于上拾為道、下披蒙茸、得至窟為三面峭壁、豎懸下墜數丈、崖旁有野橘三株、垂實纍纍、從山腰右轉一二里、忽兩山交而脊處、棘莽四塞、中有石磴齒齒、索迴於大石間、仰望峯頂一筆、森、獨秀、遂由洞后穹崖之上、再歷石門下、浴菴中宿焉、

二十一日、仍至將樂南門、取永安道、

二十四日、始至永安、負奴猶未至、

二十五日、坐待奴於永安旅舍、市順昌酒、浮白樓下、忽呼叙不絕、則延平奴也、遂定明日早行計、

二十六日、循城溯溪、東南二十里、轉而南、二十五里、登大泄嶺、蒙茸行雲霧中、如是十五里、得平坂曰林田、時方下午、雨大、竟止林田、有兩溪自南來、東渾而赤、西則一泓含綠、至此合流、

二十七日、溯赤溪行久之、舍赤溪、溯蒼溪、共二十里、度坑源上下橋、登馬山嶺、轉上轉高、霧亦轉重、正如昨登大泄嶺時也、五里、造其巔、為寧洋界、下盡里、飯於嶺頭、時旭日將中、萬峯若引鏡照面、回望上嶺、已不可覩、而下方衆岫駢列、無不屐下獻形、蓋馬山絕頂、峯巒自相斷蔽、至此始廓然為南標、詢之土人、寧洋未設縣時、此猶屬永安、今則嶺北水俱北者、屬延平、嶺南水

俱南香屬洋州隨山眞以國當如此建置也其地南去寧洋三十里西爲本郡之龍岩東爲延平之大田云下山十里始从坑行度溪橋而南大溪逕東去踰嶺復隨而來小溪南行二十里抵寧洋東郭達城北而西則前之大溪繞城南來恰與小溪會始勝舟

二十八日南下傳盜警舟不發者兩日

四月初一日平明舟始前溪从山峽中懸流南下十餘里一峰突而西橫托溪闕水从而西復从東折勢如建瓴曰石紫灘亂石叢立中開一門僅容舟从門墜高下丈餘勢屈曲復高

下激丈枝之勢沒諸灘大小雖懸殊險更倍之也眾舟至此俱鱗次以下每下一舟中人登岸共以纜前后倒曳之須時乃放過此山峽危逼復峰倚天曲折破壁而下直如劈翠穿雲三十里過館頭爲漳平界一峯入東突流復環東西折曰溜水灘峰迷嶂合飛湍一綫直舟从雲漢身挾龍湫矣已而山勢少開二十餘里爲石壁灘其石自南而突與流相抵流不爲却搏擊之勢險與石紫溜水而三也下此有溪自東北來合舟下夾溪復自東北來合溪流遂大勢亦平又東二十里則漳平縣也寧洋之溪懸溜迅急十倍建溪蓋浦城自至閩安入海八百餘里

寧洋至海澄入海止三百餘里程愈迫則流愈急況梨嶺下至延平不及五百里而延平上至馬嶺不及四百里而峻足二嶺之高伯仲也高等而入海則減彝當入地之險宜詠於此

初二日下華封舟行數里山勢復合重灘疊濤若建溪之太平黯淡者不勝數也六十里抵華封北溪至此九溪至此皆从石脊懸寫舟楫不能通遂舍舟踰嶺凡水惟灘觴之始不能浮槎若既通而下流反阻者止黃河之三門集津舟不能上下然溪居挽滑纜跡猶存未若華封自古及今竟無問津之時擬浯流窮其險處而居人惟知踰嶺無能爲導

初三日登嶺十里至嶺巔則溪水復自西來下循山麓俯瞰流一衣帶水耳又五里則陰然直下又二里抵溪舟行八十里至西溪西南陸行二十里即漳郡順流東南二十里爲江東渡乃泉與東來驛道也又順流六十里則出海澄入海

初四日輿行二十里入漳之北門訪叔司理署即南靖去郡三十里雨中出南門夜舟往南靖

初五日曉始達南靖以潮漲迂曲也溪自南平來至南靖六十里勢與西溪同其浩蕩繞漳郡南門亦至海澄入海不知漳之得名兩溪雖勢等耳也

後游閩日記

庚午春漳州司理叔促赴署、余擬是年暫止游屐、而漳南之使、於道、叔祖念莪翁高年冒暑坐促於家、遂以七月十七日啟行、二十八日至龍游、覓得青湖舟、去衢尚二十里、泊於樟樹潭、三十日過江山、抵青湖、舍舟登陸、循溪覓勝、得石崖於北渚崖、瞰迴瀾澄潭漱其址、隙綴茂樹石色青碧森、有芙蓉出水之態、僧結樓倚之、予踞坐石上、有劉對予者、一見如故、為予言江山北二十里有左岩、坑石奇詭、探玄之後、不可不一造、予欣然還寓、已下午、不成行、

八月初一日、冒雨行三十里、一路望江郎片石、咫尺不可見、先擬登其下、比至路口、不果、越山坑嶺、宿寶安橋、

初二日、登仙霞、越小竿嶺、近霧已收、遠峰尚瀰漫不可見、又十里、飯於二十八都、其地東南有浮蓋山、跨浙閩江西三省、衢處信寧四府之境、危峙仙霞梨嶺間、爲諸峰冠、楓嶺坐西、梨嶺東峙、梨嶺則其南案也、怪石攢靈、飛崖削翠、予每南過小竿、北踰梨嶺、遙瞻丰采、輒爲神往、既飯、興不能遏、詢登山道、一牧人言由丹楓嶺而上爲大道、而遠、由二十八都溪橋之左、越嶺、經白花岩上、道小而近、予聞白花岩益喜、即從道且趨之、況其近

也、遂從溪橋南行數十步、即由左小路登嶺、三里下嶺、折而南、渡一溪、又三里、轉入南塢、即浮蓋山北麓村也、分溪錯嶺、竹木清幽、里号金竹云、度木橋、由叢繳者雞門入、取小級而登、初皆田畦、高登漸、直躋危崖、又五里、大石磊落、棋置雲霧、松竹與石爭麗、已入勝地、從深右轉、中峙一菴、即白花岩也、僧指其后山絕頂、懸石甚奇、庵之右岡、環轉而左、爲禮山庵、由禮山越高岡兩重、轉下山之陽、則大寺也、右有梨尖頂、左有石龍洞、前瞰犁嶺、可俯而挾、其予乃從其右二里、憩禮山庵、禮山至大寺約七里、路小而峻、先躋一岡、約二里、岡勢北垂、越其東塢下、水皆東

流、即浦城界、又南上一里、越一岡、循其左而上、是謂獅峰、霧重路基舍之險、岡西下、復轉南上二里、又越一岡、其岡左岩可上獅岩、右即可登龍洞頂、乃南向直下、約二里、抵大寺、石痕可數、白花岩正臨其異體、而峰巒環列、此真獨勝、而阻寺中者兩竟日、

初四日、冒雨爲龍洞游、同眾僧砍木通道、披亂箐而上、霧滴棘銛、筆石乾崖、猝忽如丹鬼、寄發遠峽、竊竄者益之、飛而藏其嶮岈、嵘者益之嶮而斂其高、如是二里、樹底覷峭壁、攀踞其內右有夾壁雙立、僅尺、上下如一、似所謂一線天者、不如其即通頂

史113-216

所由也、乃爇火篝燈、匍匐入一隙、、夾立而高、亦如外之一線天、第外則頂開而明、此則上合而暗、初入、其合處猶通竅一二、深入則全黑矣、其下水流沙底、濡足而平、中道有片石、如舌上吐、直豎夾中、高僅三尺、兩旁貼於洞壁、洞既束肩、石復當胸、光可板躋、踰之甚艱、再入、兩壁愈夾、肩不能容、側身而進、又有石片如前、阻其隘口、高更倍之、予不能登、導僧援之、既登、僧復不能下、既而宛轉久之、乃下、予猶側佇石上、亦既而奮力倍從石下援之、遂得入、其內肆少舒、可平肩、水較狹深、所稱龍池也、仰睇其上、高不見頂、而石龍從夾肆盡處、蜿蜒直下、洞中石色皆赭黃、而此石獨白、石紋理猶鱗甲、遂以龍神之、乘燈遍燭而出、石隘處上通下礙、入之自上、懸身而墜、其艱猶昕、出則自下側身以透、胸與背既貼切於兩壁、膝復不能屈伸、石質刺膚、前後莫可懸接、每度一人、急之愈嵌、幾恐其與石為蓋也、既出、歡若更生、而爽氣忽澄、實在皇由明峽前行、芟莽開蹊、不半里、又得一洞、洞皆大石重疊、如重樓複閣、其中嵌奧明透、往往而是、復上躋重崖、二里登絕頂、為浮蓋最高處、踞石而坐、西北霧頓開、下視金竹里以東崩坑墜谷、層層如碧玉輕綃、連迴萬狀、惟頂以南、尚鬱伏未出、循西嶺而下、乃知此峯為浮蓋最東

由此而西、蜿蜒數峯再伏再起、極於叠石菴、乃為西隅、再下為白花岩矣、既連越二峰、即程山庵之第三岡也、時予再過一峯、輒一峯開霽、西峯諸石、俱各為披露、西峯盡、又越兩峯、俱有石層叠、又一峰南向居中、前峙二石、一斜而尖、是名犁頭尖石、二石高皆數十丈、堪為江郎支庶、而下俱浮嵌疊石數塊、承以石蓋、如生蕨空處、俱可徙倚、此峯南下一支、石夾崎嶇、所稱變前石人、猶列寺右者、皆其餘也、峰后散為五峯、迴環離立、中藏一坪、可盡亦高峯所界、浮者又西越兩峯為浮蓋中頂、皆疊石累壘而成、下者為盤、上者為蓋、或數石共肩一石、或一石瀆平列數石、上下俱成層疊、遂賦浮蓋仙壇、洵不誣稱矣、其石高削尤難、不便披躋、登其峰巔、層峯盡土山頂之石、四旁有苔如髮、下垂綠綠浮煙、娟然可愛、西望叠石、仙諸勝、尚隔三四峰、日已西、遂飯寺中、別之、南下十里、即大道、已在梨嶺之麓、登嶺過九牧、宿漁梁下街、

初五日、下浦城舟、行四日、抵延平庫邸、

初十日、復逆流上永溪、泊榕溪、其地為南平沙縣之中、各去六十里、先是浦城之水小、而永安之流暴漲、故順逆皆遲、

十一日、舟西隨山西南行、亂石峥嵘奔流、懸迅二十里、舟為石

艑。榜人以竹絲縛紙包木片，捶而釘之，止滲而已。又十里，溪右一山，嚴溪如伏獅，額有崖，兩重閣臨其上，崖下圓石高數丈，突立溪中。于是折而東，又十里，月下上一灘，泊於舊縣。

十二日，山稍開，西北二十里，抵沙縣城南，臨大溪，雉堞及肩，即溪崖也。溪中多置大舟，兩旁為輪，關水以舂。西十里，南折，山開，右山石骨嶙削，而左山夾處有泉落四條，如玉筋。又西南二十里，泊洋口。其路尤遙，溪東有山曰里豈，為一邑，昨舟過伏獅崖，望而見之，今遠西，其而南向。

十三日，西南二十里，漸入山。又二十里，五圭變口，折而西北行，五里至槙變口，溪右一水自北來至此合，其北來之溪，舟通君奇，可七十里。又五里，入永安界，曰新汶鋪。

十四日，永安境中始聞猿聲，南四十里為羅川，上大灘，十里東南行，忽望見溪右峯石突兀，既而直逼其下，則突兀者轉為參差，為崩削，仍竪立壁立，為峯為君，為屏，為柱，次第而見，中一峯壁削到底，我大書其上曰凌霄。于是溪左之奇亦若起而爭勝者。已舟折西北，左溪之崖較嵬異，而更有出左溪上者，則枕源瀾也。其峯排突溪南，上逼層漢，下瞰廻溪，峰底深裂，泳泉迸下，仰其上，曲樹飛樹逆帶不一，爭停舟登焉，循澗而入，兩崖僅裂

一隙，竹影逗溪，內浮橋度澗，再上有門，曰長春園，五趣之，則溪南之峯，前所仰眺者，已在其北，乃北上踞寺一石，方平如砥，時暮色滿山，瑤蝶樹不可辨，乃入大士殿，浮道人為導，隨之北，即循崖經文昌閣，轉趨雨亭，俱懸崖綴壁，從此折入峭夾間，其隙僅分一線，上劈山巔，遠透山北，中不能容肩，竪之乃受，累級斜上，直貫其中，予所見一線天數處，武夷、黃山、浮盖，曾未見若此之大而遠，遠而整者，既而得天一方，四峯攢列，透隙而上，一石方整，曰棋枰，中復得一臺，一樹當空，根盤於上，有飛橋架兩崖間，上下壁削，懸空而度，峰攢石裂，嵌然成洞，曰環玉，出洞，復由棋枰側崖西嶺而上，得一井，水甚甘冽，躋峰北隅，有亭甚豁，第北瞰下邃，反以偏，反不能俯瞰。由此左下，又有泉一泓，匯為池，以暮不及往，乃南上絕頂，一八角亭冠其上，復從西路下山，出倚雲關，則石磴垂絕，鑿附一下百丈，盖是山四面斗削，惟一線為磴，百丈為明梯，遊者以梯下而一線上，始盡奇概，舍此則无可階也。還至大士殿，卧累不可出，道人命徒碎木燃火，送之溪旁，孤燈穿綠篁，幾若陰房燐火，道人云：由長春園二里，有不壓庵，旁又有一百丈岩，皆有勝可游，余頷之。返舟，促舟子夜行，不可，乃與奴輩併力刺舟，幸雞先石，月漸朗，二鼓泊廢石梁下。

行二十里、去永寧止二里、
十五日、抵城西橋下、橋已毀、而大溪自西來、橋下之溪自南來、依然余游玉華時也、遶城西而南、溯南來之溪以去、五十里至長倩溪、出山右、路循山左、乃舍溪登嶺、越嶺而重西南過溪橋、五里、南過溪鳴橋、又五里、直淩西南山脊、以為已窮絕頂、其上乃更淩穹然、不復工循山半而南、紆折羣巘間、循巘山谷、溪廻屋曲、惟聞吼怒聲而深、不見水、蓋峻巒削峭、錯立如交牙、水激其根、上皆叢樹、行者惟見草藤浮空、久之偶於樹隙稍露足滴、渾赤如血、又五里、與赤溪遇、又五里、止於林田、

十六日、沿山三里、有峯自南直下、峯東有小溪、西為大溪、俱先會林田而注於大照嶺、西者渡小溪循峯南上、共五里、至下橋、遂逾南嶺、又八里、得上橋、一澗飛空、懸橋而渡、兩崖高峯插天、度橋、路愈峻、十里、以山峽中直躋兩高峯之南、登嶺巔廻視兩高峯已在足下、計其崇峻大難、洋蓋當皆出其下、南下三十五里、抵寧洋縣、

十七日、舟達華封、

十八日、上午抵陵、衡登山阪、溪從右去、以灘高石阻、舟不能前也、十里過山巔、又五里、跨華封絕頂、溪從其下折而西去、遙望

西數里外、雖石重叠、水勢騰激、至有一灘純石、中斷而不見水者、此峽中最險處、自念前以雨阻不能達、今奈何復失之、乃北下三里、得村一塢、以為去溪不遠、沿塢西行里許、欲臨溪不得路、始從處畦中下、蕨窮、又有莫植者、花如荳、細莖束成、須踐蔓行、土流沙削、不受履、方藉蔓為級、未幾蔓窮、皆刺棘藤刺、裹不能入、初側身投足、不辨高下、時一獨石欹、攀樹杪、然忽得一横溪、大道沿之西、三里、瞰溪咫尺、溪聲震耳、躡前望中斷之險、必當其處、時大道直西去、通吳鎮羅坪、覓下溪之路、久不得見、一小路伏叢棘中、乃匍匐就之、初猶有路影、未幾、下皆積甍高人

許、蛛網翳之、上則棘莽蒙密、鈎髮懸股、百計難脫、比脫、則懸溯注溪危石叠嵌而下、石皆累空、則登其上、始復見溪、而石不受足、時墜深莽、卦不得前、乃即從澗水中、扳石踐流、遂抵溪石上、其石大如百間屋、側立溪南、溪北復有崩崖壅水、既南避巨石、北激崩塊、衝搗莫容、躍隙而下、一即升降懸絕、倒湧逆捲、崖為之傾、舟安得通也、踞大石。坐、又扳渡溪中突石而坐、望前溪西去、一瀉之勢、險無踰此、久之、溯大溪、踐亂石、山轉處、溪田層叠、緣以之始、得路、循而西轉、過所踞溪石。二里許、灘聲復沸如前、則又一危磯也、西二里、得小路、隨山脊直瞰溪而下、始見

前不可下之灘、卽在其上流、西嶺踊所望就石中斷之灘、卽在
其下流、此蒼中懸兩灘間、非至此、則兩灘幾於矣、踰嶺下舟明
日抵潭州司理署、

後遊天台山日記

壬申三月十四日、自寧海發騎、四十五里、宿岔路口、其東南十
五里爲梁洲驛、乃台郡道也、西南十里松門嶺、爲天台道
十五日、渡水母溪、登松門嶺、過王愛山、共三十里、飯於筋竹嶺菴、
其地爲寧海天台界、陟山岡三十餘里、寂无人烟、昔循陀菴亦
廢、下一嶺、衆山杳冥中、得村家、淪茗飲石上、又十餘里、踰嶺入
天封寺、在華峰下、爲天台幽絕處、卻騎同僧无餘上華頂寺、
宿淨因房、月色明瑩、其地去頂尙三里、乘月獨上、躋登東峯
之望海尖、西轉、始得路、至華頂、歸寺已更餘矣、

十六日、五鼓、乘月上華頂、觀日出、衣袂盡濕、還、飯寺中、以寺
右踰一嶺、南下十里、至分水嶺、西之水出石梁、嶺東之水出
天封、循溪北轉、水石漸勝、又十里、過上方廣寺、抵曇花亭、觀石
梁奇麗、若初識者、
十七日、仍出分水嶺、南十里、登察嶺、甚高、與華頂分南北界、
西下至龍王堂、其地爲道諸交會處、南十里、至寒風闕、又南下
十里、至銀地嶺、有智者塔、巳登、左轉得大慈寺、旁有石、爲智
者拜經臺、僧恒如爲炊飯、乃分行囊、從國淸下、至槃子與仲昭
兄、以輕裝東下高明寺、爲無量講師道建、右有圭溪、側諸

史113-220

勝、曰圓通洞、松風閣、靈響岩、

十八日、仲昭坐圓通寺、僧導余探石筍之奇、循溪東下、抵螺溪、溯溪北上、兩崖削石夾立、樹巔飛瀑紛、緣石蹊溯七里、山迴溪隘、已至石筍峯底、仰面峰聳異群、以石崖擁之也、從崖側踰隙而下、反出石筍之上、始見一石、矗立澗中、澗水下倒其根、懸而為瀑、亦水石奇勝處也、循溪北轉、兩崖愈嘩、下匯為潭、是為螺螄潭、上壁立而下刷深、根崖側懸藤、踞石造踔其內、潭上石壁中劈為四、峽若交衡然、潭水下瀉、不能窺其涯涘、岩內兩崖之上、一石横嵌、儼若飛梁、內飛瀑自上墜潭中、為與石梁等、四旁重崖迴映、可望而不可即、若石梁所能齊也、聞其上有仙人鞋、在炙風關之左、可踰嶺而至、兩嶺不成行、遂憩松風關、

廿日、抵天台縣、是四月廿六日、自雁宕返、乃盡天台以西之勝、北七里、至赤城嶺、仰視丹霞層立、浮屠標其巔、兀立於重巒攢翠間、上二里、至中岩、中佛座新整、不復昔時洞徹、時悉於瓊臺雙闕、不暇再服坪上岩、遂西越一嶺、由小路七里、出落馬橋、又十五里、西北至瀑布山莊、登嶺五里、上桐柏山、越嶺而北、得平疇一圍、層峯環遶、若另闢一天、桐柏宮正當其中、

惟中殿僅存、黃帝二石像尚在右室、雕琢甚古、唐以前物也、黃冠久无住此者、雇農夫見遊客至、俱停耕來玩、遂挾一人為導、西三里、越二小嶺、下雙崖中、登瓊臺、與一峯突瞰重坑、三面俱危崖迴繞、瀑石之溪、從西北萬山中直搗峯下、是為百丈崖、根澗水至瓊臺之足、一泓深碧如黛、是名百丈龍潭、峯前復起一峯卓立如柱、高與四圍之崖等、即瓊臺也、臺后倚百丈崖、前即雙闕對峙、層崖外逸、奇絕附屬、登臺者從元峯懸墜而下、度回峯雲尺尺、復攀枝仰陟而上、但在前石流沙閒、趾无所著也、從臺端再攀歷而下、有石突起、崖其中為龕、如琢削而成者、曰仙人坐、瓊臺奇在中懸孤絕、積翠四遶、雙闕夾其外、遶中對峙之臺、非四周戾再上、不能登也、憶昔二十年前、同雲峯自桃源來、溯其外澗、入萬深窮其奧、今始俯仰於崖端、高深俱无遺勝矣、飯桐柏宮、仍下落南、從小徑渡溪、十里出天台嶺嶺之背、遶復南入小徑、隙行十里、踞左一峯、兀立若天柱、問知為青山茁、又溯南來之溪十里、宿於坪頭潭之旅舍、

廿七日、由潭西南八里、至江司陳氏、度溪左行、又八里、南折入山陂、小嶺二重、又六里、重溪迴合中、怒石岩高峙、其南即寒岩、東即明岩也、令僮飽先炊飯明岩寺、余輩遂南向寒岩、踞左俱

懸崖盤列中有一洞呀然洞前石兒蹲伏口耳俱備路右即大
溪叢逸中一石突出如擎蓋心頗異之既入寺向僧索龍鬚洞
靈芝石即此也實若在寺后宏敞有餘玲瓏未足由洞右一上
觀鶴橋而出由舊路一里右入龍鬚洞路為荼棘所翳上躋里
許如歷九霄其洞圓徑明豁洞口斜倚一石頗似雁宕之石梁
而影頂有泉中西飛灑宛之芭蕉洞如出一冶下山仍出至舊
路口東溯小溪南轉入明岩寺寺在岩中石崖四面環之止東
面八寸闕通一線寺后洞窈窕非一洞右有石筍特起雖不及
靈岩之雅偉亦具體而微矣飯后由故道騎而馳三十里過

坪頭潭又北二十五里過大溪即西从關嶺來者是為三茅又
北五里越小嶺二重直抵北山下入護國寺宿焉
十八日晨急詣桃源桃源在護國寺東二里西去桐柏僅八里
昨遊桐柏時當為還登萬年之道故先寞明及抵護國知其西
有秀溪由此入萬年更可取九里坑之勝于是又另趁桃源初
入閘口里許得金橋潭由此而上西山愈束翠壁層崖層疊曲
折一溪介其中溯之三折而溪窮瀑布數丈由左崖瀉溪中予
昔來瀑下路窮莫上仰視穹崖北峙溪左右復環諸峰捐捐揩
立藏翠交流幾不能去今忽从右崖亂莽中尋得石徑傍歷

逸不及呼仲昭肩而攀棘而上登級既盡復叠石横棧度崖之
左已出瀑上更溯之入直抵北岩下躡磴俱絕兩瀑自岩左右
分道下匯瀑岩左猶有遺磴从之則向有累石為橋於左瀑之
上者橋已中斷不能度瞰瀑之上流从東北夾壁中來止容一
線可踐流而入計其勝不若右岩之瀑乃還从大石間向西北
上躋抵峽窪下得重岸甚僻四面俱直寧峽底先可緣隙第从
潭中西望見石峽之內復有石峽瀑布之上更懸瀑布皆从西
北杳冥中來至此則繽紛亂墜於迴崖削壁之上巖光掩映石
色飛動久之還出爾瀑下仲昭以覓路未得方獨坐觀瀑遊同

遊護國關桃源溪口亦有路登應雲過九曲寺入萬年路較近
時以秀溪勝故飯后仍取秀溪道西行四里北折入溪溯溪三
里漸轉而東向是為九里坑坑窮一瀑破東崖下墜其上亂峰
森立路亦可上由西嶺蹊逶出其北迴瞰瀑背石門處擁內有
龍潭在焉又東北上數里踰嶺山坪忽開五峯圍拱中得萬年
寺去護國三十里矣萬年為天台西境正與天封對石梁當其
中寺中古杉甚多飯於寺又西北三里逾寺后高嶺又向西升
陟嶺角者十里乃至騰空山下牛牯嶺三里抵巖又西逾小嶺
三重共十五里出會墅大道自南來望天姥山在內已越而過

之以爲會墅乃平地耳、西北下三里、漸成溪、循之五里、宿班竹旅舍

復遊雁宕日記

余與仲昭兄遊天台爲壬申三月至四月二十八日、達黃巖、再訪雁山兄騎出南門循方山十里、折而西南行三十里、踰秀嶺、飯於岩前鋪、五里爲樂清界、五里上盤山嶺、西南雲霧中隱、露其脊一線、雁山也、十里鄭家嶺、十里大荆驛、渡石門潭新雨溪漲及馬腹、五里宿於張家樓、是爲雁山之東外谷、張氏盛時、建樓以憩山游之屐、今旅肆寥落猶存其名、

二十九日西入山、望老僧岩而趨、二里過其麓、又二里北渡溪、上梁石洞、仍還至溪旁、西二里逾謝公嶺、以內爲東內谷、嶺下有溪自北來、夾溪皆重岩怪峯、突兀無寸土、雕鏤百態、北折而渡溪百許、入靈峯寺、峯奇峭、羅立滿前、寺后一峯獨聳、中裂一壑、上透其頂、名靈峯洞、躡千級而上、石臺重疊、於洞中羅漢像俱更新、下寺中、同僧自照膽潭越溪左觀風洞、僅半規風透、出射數步外、遂從溪左歷探崖間諸洞、還寺、雨大至、予亦持蓋傘、循溪北上、將抵真濟寺、山深霧黑、茫無所睹、乃還過溪東入碧霄洞、守愚上人精舍在焉、予覺其有異、令僮還招仲昭亦冒雨而至、恨相見之晚、薄暮返宿靈峯、

三十日冒雨循流、曲折二里、一溪自西北來合、其勢愈大、渡溪

史113-223

而西、溯而西北行、三里入淨明寺、雨益甚、雲霧中仰見兩崖重岩夹立、層疊而上、莫辨層次、衣履沾透、益深窈、西谷中有水簾谷、雁摩石室、說法臺諸勝、二里至響岩、右有二洞、飛瀑罩其外、予从榛莽中履險以登、其洞一名龍王、一名三台、二洞之前有突岩出、若覆釜、然可棧而通也、出洞、逕能响岩之上、一石側耳附峯巔、為聽詩叟、又西二里入靈岩、自靈峯西轉皆奇岩迭嶂、一闢而為淨明名岩、直入、所稱一線天也、再闢而為靈岩、疊嶂迴環、寺當其中、

五月初一日、仲昭與予同登天聰洞、中東望圓洞二、北望長洞一、皆透漏通明、第峭石直下、隔不可達、予乃復下至寺中、覓梯破莽、率僮踰別塢、直抵圓洞下、梯而登、不及、則斫木相嵌夹石間、践木以升、復不及、則以繩引梯、懸石隙之樹、梯窮濟以木、木窮濟以梯、梯、木俱窮、則引繩揉樹、遂入圓洞中、呼仲昭相望而語、復如法歷長洞而下、已日中矣、西抵小龍湫之下、欲尋劍泉不可得、踞石磧而坐、仰視迴嶂逼天、峭峰倒插、飛流掛其中、真若九天曳帛者、西過小刀、剪峯、又過鐵板嶂、方展如屏、高插層崖之上、下闢一隙如門、惟雲氣出沒、阻絕人跡、又過觀音岩、路漸西岩漸拓、為犁尖、復與常雲並峙、常雲南下伏而復起、

為戴辰峯、其伏處者曰馬鞍嶺、內谷之東西分者、以是嶺為界、从靈岩至馬鞍嶺、凡四里、而叢巒崢嶸、應接不暇、踰嶺日漸薄崦嵫、二里西過大龍湫溪口、又二里、西南入宿能仁寺、

初二日、从寺后塢覓方竹、无佳者、上有曇花庵、頗幽寂、出寺左觀燕尾泉、即溪流自龍湫來者、分二股落石間、故名、仍北溯流二里、西入龍湫溪口、更西二里、由逵雲嶂入、大剪刀峯巍然立澗中、兩崖石壁迴合、大龍湫之水、从天下墜、坐看不足、亭前對龍湫、右攢剪刀、身在四山中也、出逵雲嶂、踰華嚴嶺、共二里、入羅漢寺、久廢、臥雲師造新之、臥雲年八十餘、其相與飛來石羅漢相似、閱山已多也、予邀師窮頂、師許同上常雲、而雁湖反在其西、由石門寺為便、時已下午、以常雲期之后日、遂與其徒西踰東嶺、至西外谷、共四里、過石門寺廢址、隨溪西下一里、有溪自西來合、即凌雲寶冠諸水也、二水合而南入海、乃更溯西來之溪、宿於凌雲寺、在含珠峯下、孤峯插天、忽裂而為二、自頂至踵、僅離咫尺、中含一圓石如泉、尤奇絕、循溪北入石夹、即梅雨潭也、飛瀑自絕壁下激、勢甚雄、不似空濛而已、

初三日、仍東行三里、溯溪北入石門、停擔黃氏墓堂、歷級北上雁湖頂、道不甚峻、直上二里、向山漸伏、海嶼來前、愈上海輒通

岂下、又上四里、遂逾山脊、山自東北最高處、遙過西來、散為四支、皆易石而土、四支之脊、隱隆起、其夾處準而成窪者三、每窪中復有脊、南北橫貫、中分為兩、總計之不止六窪矣、窪中積水成蕪、青青彌望、所稱雁湖也、而水之分墮於南者、或自石門、或出凌雲之梅雨、或為寶冠之飛瀑、其北墮者、則宕陰諸水也、皆與大龍湫風馬牛無及云、既逾岡、南望大海、北瞰南閣之溪、皆遠近無蔽、惟東峰尚高出雲表、予欲从西北別下寶冠、重岩積莽、莫可寄足、復尋舊路、下石門、西過凌雲、从含珠峰外二里、依澗訪寶冠寺、在西谷絕塢中、已久廢、其前原處、石崖迴合、

磴道俱絕、一洞高懸崖足、斜石倚門、分為二竅、路遂與飛泉中溜、內多芭蕉、頗似閩之美人蕉、外則新篁高下、漸已成林、至洞、則瀑聲如雷、而崖石迴掩、了不可得見、乃下山涉溪、迴望洞之右脇、崖卷成罅、瀑从罅中直墜、下搗於圓凹、復躍出凹成溪去、其高亞龍湫、較似樵勝、故非宕山第二流也、東出故道宿羅漢寺

初四日、早望常雲峰、白雲密布、然不為阻、遂趨雲同上、來逾華嚴二里、由連雲峰之左、遵松洞之右、躋級西上、共三里、俯瞰剪刀峰、已在足底、一里、山迴溪出、龍湫上流也、溪漫過白雲、外

二盡、又北入雲靜庵、盡與登山徑修整、俱異昔時、臥雲全其徒採筍炊飯、既飯、諸峰雲氣倏盡、仰昭昔坐庵中、予同臥雲直躋東峰、又二里、漸聞水聲、則大龍湫从卷崖中瀉下、水出絕頂之南、常雲之北、夾塢中、即其原也、溯水而上、二里、水聲漸微、又二里、逾山脊、此脊北倚絕頂、南出分為兩枝、東枝為觀音岩、西枝為常雲峰、此其過脉處也、正脊之東為吳家坑、其峰之迴列者、近為鐵板嶂、再遠為雷岩、又再遠為淨名、又再遠為雲峰、外為謝公嶺、而盡脊之西、其坑即龍湫背、其峰之迴列者、近為龍湫之對屋、再遠為天蓉峰、又再遠為凌雲、又再遠為寶冠、上為

李家山而止、此雁山南面諸峰也、而觀音常雲二峰正當其中、已伏杖復下、惟北峰若日最然、猶屏立於后、北上二里、一脊平峙、狹如亘脊、兩端昂起、北頫然直下、即南閣溪橫源界、不若南面之環互矣、予以東頂躋西頂、蜂蹶蹋叢大起、則賊底數十頭也、其北一峰中剖、若斧劈、中則石筍參差、亂崖森立、深杳无底、底皆奔泉、其中稍有隔塹者、諸傳至、復以石片擲之、聲如裂帛、半晌始沉、底益响聲不已、从此再西、則石脊中斷、峰亦漸下、西北瞰雁湖、愈遠愈低、予二十年前探雁湖、東見高峰為斷崖所阻、懸練而下、即此處也、昔歷其西、今東出其上、无有遺憾矣、返

下至靜菴循澗至大龍湫上下嚴湫頂龍潭回轉夾崖間水從
卷壁墜潭躍而下噴光怪不可逼視逾溪西上南出龍湫之
對崖歷兩峯而南其前即石門之東羅漢之西南出為芙蓉峯
又南下為東嶺者也芙蓉峯圓直特立在羅漢寺西南隅既至
其下始得路東達寺日已西仲昭亦先至矣
初五日別臥雲出羅漢寺循溪一里至龍湫溪口凡四里踰馬
鞍而下北望觀音巖下有石壘若門層累聳一仲昭已前向靈
巖余挾一僮北抵峯下循樣而轉二里直抵觀音常雲之巖始
知二峯上雖連峙其下石壁連亘成城又循崖東躋里許出石

壘之上貫木架蔭不能下窺崖端盤石如舉蓋上平如砥下四
面皆空坐其上久之復下循石壘而入層崖懸裂皆可捫而通
也壘外一峯特起薄齊雲所圓頂拱袖高爲老僧巖儼一小兒
拱立出路隅居多吳氏有吳應岳者邀余食手挾之溯溪入即
絕頂所望吳家坑溪也在鐵板觀音之間款上溪左黃崖層洞
崖在鐵板峯西洞在崖左若上下二層者抵其下不得上出其
上洞又在懸崖間尤可下也乃循崖東行又得一石壘望其上
層疊可入計非積木懸梯不能登從此下一小峯曰鶯嘴巖與
吳別東過鐵板峯下見其甲石壘更大下若有洞流而成溪者

互溯流入抵洞下亂石窒塞而崖左有路直上鑿坎懸崖間垂
藤可援遂賈勇上衣礙則解衣杖礙則棄杖凡直上一崖復援
歷一崖如是者再又挾木為橋者再遂入石壘中石對峙如門
中寬廣得累級以升又入石門兩重如踞其上石壁環立青天
一圍中圓如井壁旁透入洞洞底日光透處有木梯褫升其上
若樓閣然從閣左轉復得平壇后即鐵板峯高列東西危崖環
繞南面石壘下伏軒豁迥含真仙靈所宅矣內有茅屋一楹昔
先人居隙地上多茶樹故坎石置梯往來其間耳下至溪家有
居民遂越小剪刀峰西東二里入靈巖與仲昭會

初六日挾靈巖僧為屏霞嶂之遊由龍鼻洞右板石磴上半里
得一洞甚奇又上半里崖旁臨巘有梯倚崖端蓋燒炭者所遺
躡梯出其上三巴石禪堂兩崖限內覆石成室跨其外者為仙
橋其室空明幽敞蔽於重巖之側雖無鐵板峯石門之奇瑰攢
合而出遂自成一天復透洞左上攀藤歷級遂出屏霞嶂之中
層蓋龍鼻頂也崖端亦寬廣可盤旋峰直倚霄漢嶂右有岩外
覆飛泉落其前由右復扳躋崖石幾遍峰頂為削石所阻其側
石隙一線草木緣附可著足遂隨之崖間多修藤垂蔓各採而
攜之當石削不受樹處不受趾輒垂藤下如是西越石岡者

五重、降升不止數里、始下臨絕壑、即小龍湫上游也、其澗發源雁頂之東南、右即鐵板、左即屏霞二嶂中墜爲絕壑、重崖斜蔽、上下無徑、非縋繩不能飛渡也、入澗、踐石隨流、東行里許、大石横踞澗中、水不能越、穴石下搗、兩旁峭壁皆陡立、行者路絕、乃緣木爲梯、升崖端、復縋入前澗下流、則横石之下、空然中空、可析十丈旗木、從石右建瓴下注、滙潭渟碧、倏然沁人、左右兩崖、俱有洞高峙、由此而前、即龍湫下墜處也、余兩次索劍泉、寺僧歎云、在龍湫上、人力難達、今仍杳然、知淪沒已久、欲從此横下兩峰、遂可由仙橋達石室、乃斫木鋪梯、盤絕巘者數四、俯視仍

秀、復窮諸峰、返在谷底、既過仙橋、隔崖中斷、日已西、疲甚、乃返見前徹、復經鮮霞側石室、返寺、攜囊過事、乃投宿靈峯、

初七日、別寺、前溪、觀南碧霄洞、軒爽無他奇、又五里、西轉望真濟寺、在溪北塢中、並溪西向斷崖破峽而來、峽南峰爲五馬朝天、峰嵘尤甚、兩旁逼仄、石磴內無居民、行里許、徑塞雲迷、不可窮、歷北過真濟寺、僻居北谷、遊跡不到、寺右渡小溪三里、登馬家山嶺、路甚峻、登巔望雁頂、棱棱如蓮花狀、北瞰南閣已在谷底、飛身而下、四里餘、得新庵、弛擔於中、渡南閣溪、探石陰諸勝、南閣溪發源雁山西北之箬袁嶺、去此三十餘里、與永嘉分

界、由嶺西南、可通芙蓉、入樂清、由嶺而西、走楓林、則入甌郡道也、廣南即雁山之陰、山勢崇拓、竹木蒙茸、不露南面嵯峨態、溪北大山、自若袁逶迤而來、皆層崖怪峰、變換闔闢、與雲霧爭幻、至閣而止、又一山、北之溪、自北閣來會、俱東下石門潭、門內平疇千畝、居民皆以石門爲戶牖、此閣所由名、而南北則分以溪也、南閣有章恭毅宅、西入有石佛洞、散木岩、洞仙岩諸勝、北閣有白岩寺舊址、更西有王子晉仙橋、爲尤奇、余冒雨窮南閣、先經恭毅宅、緊扶暮、渡溪五里、過犁頭巷、南即石佛洞、以路氣不能入、西十里至莊塢、夾溪居民皆業姓、散木岩在北塢中、石

崖横亘、飛瀑懸流、崖左登嶺、有小庵、時暮雨、主人留宿庄塢、其書洞仙洸之勝、

初八日、雨未止、西溯溪行三里、山澗愈出、隨溪轉而北、又二里、隔溪小徑破雲壁而入東渡溪、從之、忽峰迴溪轉、深入谷中、則削壁屏亂峰、從庄塢之右、逢亘至此、又聞一瀑、現此瑰異、問之人、曰、此小暴居也、洞仙尚在其外大溪上流、渡出而渡溪、里許、有溪自東來入、即洞仙塢溪、夾大溪、溯小溪東上、其中峰壁茅舍、與前無異、洞仙即在其內崖、倚巖峯北向、層疊蔽之、乃破莽蹐石援而入、初甚隘、最上漸寬、仍南出庄塢、東逕犁頭巷、

終不得石佛洞道、遂出過南關、訪王子晉仙橋、在大關底、南二十里、念仲昭在新庵甚近、還憩庵中、日已晡、竟不及爲北關游、東疑文判而歸、

遊恒山日記 山西大同府渾源縣

去北臺七十里、山始豁然、曰東底山、臺山北盡處、即屬繁峙界矣、

初九日、出南山、大溪從山中俱來者、別而西去、予北驛馳平陸中、望外界之山、高不及臺山十之四、其長繚繞如垣、東帶平邢、西接雁門、橫而徃者十五里、北抵山麓、渡沙河、即爲沙河堡、依山瞰流、磚甃高整、由堡西北七十里、出小石口、爲大同西道、直北六十里、出大路口、爲大遼東道、予從堡右登山、東北數里、至峽口、有水自北而南、即下注沙河者也、循水入峽、與流屈曲、谷絶人、數里義興寨、數里朱家坊、又數里至葫蘆嘴、舍澗登山、循嘴而上、地復成塢、溪復北行、爲渾源界、又數里、爲土嶺、去州南六十里、西南去沙河共五十矣、遂止居民全姓家、

初十日、循南來之澗北去三里、有溪自西來合、共東北折而去、余溯西澗入、又一澗自北來、遂從其西登嶺、道甚峻、北向直上者六七里、西轉、又北躋而上者五六里、登峯兩重、造其巔、名箭竿嶺、自沙河登山、陟嶺盤旋山谷、所値皆土魁荒阜、不意至此忽躋穹窿、然嶺南循復河窠也、一踰嶺北、瞰東西峯連壁隋翠、蜚丹流、其盤空環映者、皆石也、而石又皆樹、石之色一也、而神

理各分析楷之色不一也、而錯綜成合錦、石既浮樹、而崖嶒峭
嶔者懍以叢積而愈奇、樹浮石、而平鋪倒蓋者、蟠緣以爭尤而
猶古、如此十五里、直下至坑底、則奔泉一綫、自南注北、遂與之
俱出塢口、堡臨之、村居頗盛、皆植杏、成林蔽叢、既出谷、遠望
平麓、其北又有外界山環之、長亦自東而西、東去渾源州三十
里、西去應州七十里、龍谷之臨外界高平遠近、一如東底山之
視沙河峽口諸山也、於是沿山東向望谷之東山、愈嶙峋并削、
問為龍山、龍山之名舊著於山西、而不知與恆岳共脊、至是既
西涉其巔、又北覓其面目、從不意中得之、可當五臺桑梓之

叔矣、東行十里、為龍山大雲寺、南面向山、又東十里、有大道
往西北、直抵恆山之麓、遂折而從之、去山麓尚十里、望其山兩
峯亘峙、車騎接轍、破壁而出、乃大同入倒馬紫荊大道也、循之
抵山下、兩崖削立、一澗中流、透罅而入、逼仄如無所向、曲折
上下、俱成窈窕、伊闕復峙、武夷九曲、俱不足以擬之也、時清流
未泛、行即溯澗、不知何年兩崖俱鑿石坎、大四五尺、深及丈、上
下排列、想水溢時插木為閣道者、今廢已久、僅存二木懸架高
處、猶棟梁之巨擘也、三轉峽愈隘、崖愈高、西崖之半、層樓高懸、
曲榭斜倚、望之如蜃吐重臺者、懸空寺也、五臺北壑亦有懸空

寺、擬此未能具體、仰之神悚、鼓勇獨登、入則樓閣高下、檻路屈
曲、崖既矗削、為天下巨觀、而寺之點綴、兼能盡勝、依岩結構、而
不為岩石累者、僅此、僧寮位置適序、凡客坐禪龕、明窗暖榻、尋
丈之間、肅然中雅、既下、又行峽中者三四轉、則洞門豁然、巒壑
掩映、若有別一天者、又一里、澗東有門榜三重、高列阜上、其下
石級數百層承之、則北岳恆山廟之山門也、去廟尚十里、左右
皆土山層疊、岳頂杳不可見、止門側土人家、為明日登頂計、
十一日、風翳淨盡、澄碧如洗、策杖登岳、面東而上、土岡漸淺阜、
无攀陟勞、蓋山自龍泉來、凡三重、惟龍泉一重、峭削在內、而關

以外、則土山平曠、五臺一重雖崇峻、而骨石磷拔、俱在東底山
一帶出谷之處、其第三重、自峽口入山而北、西極龍山之頂、東
至恆岳之陽、亦皆藏鋒斂鍔、一臨北面、則峯峯陡削、悉現巖
本色、一里轉北、山皆煤炭、不深鑿可得、又一里、土石皆赤、有虬
松離立、道旁有亭、之曰望仙、又三里、崖石漸起、松影篩陰、名虎風
口、石路縈迴、始循崖乘峭而上、三里、有傑坊曰朔方第一山、內
則官廨、廚井俱備、坊右東向拾級上、崖半為寢宮、北為飛石
窟、相傳真定府恆山從此飛去、再上則北岳殿也、上負絕壁、下
臨官廨、殿下雲級插天、廡門上下、穹碑森立、從殿右上、有石窟

倚而室之曰會仙臺、〻中像群仙環列无隙、予時欲躋危崖、登
絕頂、還過岳殿東、望兩崖斷處、中垂草莽者千尺、為登頂間道、
遂解衣攀躋而登、二里出危崖上、仰眺絕頂、猶傑然天半、而滿
山短樹蒙密、槎牙枯竹、但能鈎衣刺領、猶攀踐輒斷折、用力雖
勤、若墮洪濤汩、不能出、予益鼓勇上、久之、林盡、始登其頂、時
日色澄麗、俯瞰山北、崩崖亂墜、雜樹密翳、是山土山無樹、石山
則有、北向俱石、故樹在北、渾源州城、一方即在山麓、北瞰隔山
一重、蒼茫無際、南惟龍泉、西惟五臺、青〻與此作伍、近則龍山
西亘、支峰東連、若比肩連袂、下扼沙漠者、既而下西峰、尋前入

峽危崖、俯瞰茫茫、不敢下、忽回首東顧、有一人飄搖於上、因復
上其處問之、指東南松柏間、望而趨、乃上時寢宮后危崖頂、未
幾果得徑、南經松柏林、先從頂上望松柏葱青、如蒜葉草莖、至
此則合抱參天、虎風口之松柏、不啻百倍之也、從崖隙直下、恰
在寢宮之右、即飛石窟也、視予前上猶中止隔崖一片耳、下山
五里、由懸空寺危崖出、又十五里、至渾源州西關外、

徐霞客遊記卷二上

西南遊日記一　浙江　江西

余久擬西南遊、遷延二載、老至不能待、遂以崇禎九年九月十
九日、為萬里遐征、計東裝未就、適杜若井至、飲至子夜、乘醉放
舟、天未明、抵錫邑、同行者為靜聞師

十月初二日、舟至餘杭、登陸、沿苕溪北岸行、二十里、度馬橋、為
餘杭臨安界、其北可達徑山、西十七里至石鎖亭、北西去於
潛、徽郡道也、余從臨安道於亭南西去、二里、抵臨安西出關過
皇陴、倚山西南行、共十六里、為下圩橋、南可直新嶺間道、二
十里、抵新城新嶺甚險、無托宿處、乃從迂道途、勝湖溪、西上三

里、宿金張之白玉菴、僧意餘杭人也、聞余胥游、辦深夜篝燈煮
茗、為談日本事甚悉

初四日、西二里、過一橋、折而南、六里上乾塢嶺、〻甚坦、東西各
崇山峻嶺、循此峽中、夷南北流分派入苕與浙、其山過東忽矗
天而起、曰五央山、循其西麓西南十二里、石梁跨澗、曰趙安橋、
由橋北西翔關、沿三九山北麓入后葉塢、又西十三里、為鉢盂
橋、水西向龍門龕出橋下、龕有四仙傳道嶺、在橋西四里、乃於
潛境、從橋北轉東南里餘、東即九三洞山、峙其西、環塢一區、皆
石峰嶙峋、黑塗點染、丹楓翠竹間、如錯繡、水穿壁而下、濯石[illegible]

雪、時浸寒絶澹、而黑崖白映審、如看懸瀑、二里度橋至洞口、
東巖洞山者自龍門龍南、迤邐東來其石積疊叙、疊東南山半
開二洞、正脈橋下平同靜閑西向踞山、沿小澗而上、石皆峡踞
磐透、清流激之、深、有鏡、大澗兩旁開合、瑪出田畦中竹樹穿
石而出、再上、忽一大石當澗、直方重不作遠而懸、而細紋密緻、
智覺豚工、竹林有奇石重隱巷后危壁聳起、絹翠成疊屏、南
即明洞、即軒斯敞、外五柱穿列、正如四明分窗、但四明石色蒼
下、不能若此列柱連綿也、中一柱、上不至巖、垂一石欵、下面
下不及柱、相對不接者不及尺、柱旁一樹高撐、直當端翩迤而

反曲、翠色拂簷而上、再南即玉洞、兩洞並啟、為石壁所介、壁軽
紅若桃花、入玉洞、口高懸、內若浮橋之覆空、其中空洞无底、
人呼輒傳聲不絕、二十丈之台、忽南北洞北水陸、者於緩而
北、如登閣殿、入三十丈轉南、又擬一小閣、其水洞南入一轉即
仙田成畦、塍界分明、水滿其中、初无涸溢、以塍上曲折入、約二
十丈、忽水縠潺、乃逶入小門、見一溪南來至此下墜、宛轉无
底、又過一峡、遶小門旁无級徑短衣去襪、渉水踄流、又三十丈
石俱倒垂若蓮花、平沙溢門、忽來忽激、正如剥瀼入則石洞既
盡、匯水一方、又不知匯者何來、墜者何出也、出洞、溯南來之溪

二里止太平橋祠中
初五日、南二里上馬嶺、里許逹其巔、嶺以北屬新城、水爾出新
城、嶺南則屬於暴縣、在其西北五十里、水由應渚埠出分水縣、
下馬嶺南十里過筧口橋、峡分南北、逹於潛可四十里、南則
應諸埠道也、筧口之水源於、潛馬嶺之水東來合而南出、路
隨之、八里過板橋、下水自西塢來與前水合、溯水西走、路可
達於潛及昌化、又南八里止於唐家、洑南去、渚應埠尚二里、原
无市肆、搖夫以應渚舟達桐廬、先北由經此、遂上溪畔、久之、
得桐廬州舟、蓋應渚埠為於潛南界、溪之南即縣分水、於潛之

水北經玉、凋橋、昌化之水西自麻汉埠、俱會於應渚、而水勢始
大、過玉澗橋而上、已不勝舟、麻汉埠而上、小舟直抵昌化、於潛
水固不能昌化也、下舟東南行十里、為分水縣、在溪之西、分
水原止一水東南去、其西山陸行八十里通亭安、予初欲从陸、
為王奴遁去、乃就水道、反向東南焉、
初八日、抵蘭溪、與郁閑為金華三洞遊、金華之山、橫峙東西、陽
臨郡城、浦江在北、西垂盡處為蘭溪、東則義鳥也、婺水東南从
永康縉郡之南門而西北抵蘭溪、與衢江合、予將登陸行、見溪
中一舟、溯流而來、遂附之、水涨沙岸中、四山俱遶舟檢疏密、映

疊光住、仰睹北山、兀突天表、若負扆立、嶺背之東南行、問三洞何在、曰在北、始悟三洞不必至郡、若陸行便可中道入也、六十里抵金華西門外、

初九日、即循城西大行、高下隴陌、十里至羅店、主人言其北山之半為鹿田寺、其東下者南峙為芙蓉峰、西下者南結三洞、之西即蘭溪界矣、予欲由三洞追蘭溪、恐東有別勝、遂望芙蓉峰而趨、自店東北五里、得智者寺、寺在芙蓉峰西北山南麓、有剎也、今已凋落、殿中止餘一碑、乃宋陸務觀為智大師建殿撰記、即宜手書、碑陰又錫務觀與大師手牘數首、楷碑行牘、具有風致、惜光稍工、不能得一通為快、寺東庵曰芙蓉、有路可登芙蓉峰、見峰高不及北山半、舍之、仍由寺西北登嶺、升陟五里、得清隱庵、由北塢登楊家山、逕其西山峽中、北逾而上、則北山絕頂上倚於右、前列楊家山中開平塢、竹石充隙者、朱淮晉山墓也、東北石叢、聳伏平莽中、曰石浪、為黃初平叱石處、石上即鹿田寺、閣雖君在其東二里、逾山橋東下一里、兩峰夾澗、峰石片片排空、作雞冠怒起狀、溪流奔躍其下、閣君東下數里為赤松宮、乃郡城東門所入道、芙蓉峰東坑也、嚴北即北山頂、有棋盤石、扳躋而上、約二里始到石前、有平臺壘塊居停中列室一楹、有澗淙、從山頂下、瀦流再瀦、則石峽成門、水從門出、門上更得平整、所稱西玉壺也、閣其東尚有東玉壺、皆山頂出水之壑、西玉壺之水、南下者歷棋盤石而搗遙三洞、其下則從裡水源出蘭溪、北東玉壺之南下者、水由赤松宮出金華東下者出義烏、北下者出浦江、凡一郡分流、此其脊矣、玉壺一名盤泉、分脊於上者、稱三尖建焉之曰金星峰、總所謂北山也、下逗鹿田寺、僧以久不至、方分路遙呼、山谷響應、入寺浴而臥、

初十日、祖寺僧東炬以朱炷右西行、一里尤登嶺、約里許、一石傍出峰頭、由石畔循山而東、可達玉壺、踰峰而北、即朝真洞、閣高峰之上、西向雲然下臨深壑、中廣舍歷落、即下洞龍洞外居人也、蓋北山自玉壺西來、中支至此而盡、右復生一支西走蘭溪、其層分而南者、一環為龍洞塢、再環為雞棲塢、三環為玲瓏巖、為而金華之界於是乎盡、玲瓏岩之西、又一環而為鈕坑、再環為白坑、三環為水源洞、而棠崖巨壑亦於是乎盡、右支層遞中支中支西盡、楠然下墜、初闢為朝真、中墜為冰壺、最下及谷底為雙龍、所謂三洞也、洞門俱西向、層累而下、各去里許、山勢斬絕、俯瞰仰眺、各不相及、而洞中水寔層注、朝真洞門軒豁、內洞稍窪而下、東北深入、左有一隙、如夾室宛轉、隨之夾窈、

有水滴瀝不休、而隙底仍燥、不知水從何去也、出夾室直窮洞
底、則巨石高下、仰眺愈穹、板石墜下、隆復得巨夾、忽有光一罅
縷自天而下、洞頂高盤千尺、石隙一規、宛如半月、出內洞、其左
復有兩洞、下洞所入無幾、上洞宛轉亦如夾室、右有懸穴下窺
想即內洞深隱窺(遂)出洞、仍從突石峰頭南下、折而西北、得冰
壺洞、門仰如張吻、先投杖垂炬而下、不見其底、乃捱隙倚空
入、忽聞水聲轟然、秉炬從之、則洞之中央一瀑從空下墜、水花
玉雪、從黑暗處耀成潔采、水穴石中、莫稔所去、乃依炬四窮、其
深闊過朝真、而屈曲少遜、出洞直下里許、則為雙龍洞、闢而

門、一南向、一西向、俱為外洞、軒曠宏爽、如穹廈高搴、闢四啟、
非復曲房夾室觀、流水自洞右穿內門西出、從外洞去、俯水所
出處、低覆僅一尺五寸、余借一浴盆於洞口潘姓家、解衣赤身、
伏盆中推盆而進、隘五六丈、穹然高廣、一石板平架洞中、離
地數尺、大數十丈、薄僅寸、左則石乳下垂、崎窓畢懸、橫列洞中、
與水旁進、水實愈伏、无容入矣、循溪南出單店、踰嶺歷塢、北入
東轉去雙龍約五里、又上山半里、為講堂洞、亦有二門、一西北
向、一西南向、軒爽高潔、可居可憩、其潤而不流、渡澗西、踰第
二嶺、塢道循下、而澗中有水流、北來又渡而西、循嶺北上外

隘中轉、是名玲瓏巖、去講堂西入六里矣、轉而西踰、其嶺為蘭
溪界、下嶺為鈕坑、又踰一嶺、曰思山、祠去玲瓏(又名巖)六里、日已
將入、聞洞源寺道、曰十里、或曰五里、亟下嶺、循澗南趨五里至
白坑、又西踰石塔嶺、嶺高奉之、北即洞源寺、從此嶺穿毬而
上僅里許、而正道在山前、下洞索盡此地、不有三洞、下水洞中
紫雲、上曰上洞、其地總以水源名、故一寺而或名水源、或名上
洞、而寺無水流、洞與地皆暗黑不辨、山道路竟循大道下山、徑
路分錯、久不得寺、途望一燈隱、急投之、則水舂也、其人曰此
地即水源、由此北過洪橋、循右嶺而上、可三里(即至)上洞寺、依

其寺得登强寄宿焉、
十一日、不及晨餐、與靜聞從寺後躋磴北上、覓白雲洞、踰嶺而
北、嶺凹忽下窪、即如盂磬、援香從之、一洞岈然下墜、深黑、疑即
白雲、仰問樵者、曰此洞窟也、白雲在北、乃復上北行、兩山夾中、
又環成一窪、大且百丈、深數十丈、環壁而下、中无滴水、倘置水
其中、即仙遊鯉湖矣、然山頂四環、无一隙瀉者、僅見此、又下從
峽西轉、則為白雲洞、門北向、門頂一石橫裂、梁架於上、入洞
仰窺、所稱鵲橋者非耶、轉而左、漸下漸黑、有門穹然、內似甚深、
外有石屏遮峙、黑暗中以杖探地而入、數十步、洞倍寬廣、第

无燈炬、四顧无所睹、返步出抵寺門、初入黑甚者至是虛、可見、乃轉屏出洞、踰嶺還、飯而出寺、循舊路西下二里、至洪橋、木度、从橋左居人右、上紫雲洞、門西向、中垂柱四五、界為數重、積宻翠煙霞、皆是亦斂亦奥、雪色俱轉、洞北一奥宛轉邃深、亦以无炬逐、下度洪橋、循澗而東、越石梁、水源洞即在其側、洞門南向、正跨澗上、洞口垂石繽紛、中一柱自下屬上、若擎之而起其上、嵌空紛綸、復闢一竇、幻作蓮蓋狀、洞中上下分二層、下即澗水所出、澄來之、上層由洞門躡磴上、入漸下、、則空廣愈无極、但聞水聲、亦以无炬不及窮、出至洞口、擧柱內、觀石態古幻、始與靜聞別、洞源而去、循西嶺出塢、又西南十五里、達蘭溪南關、飯而登舟、刺行五里、泊橫山頭、

十五日、西入常山溪口、過花椒山、懸帆正拂樹崖、自是兩山緣橋、丹楓珍苞、映日雜霜、呈巖衣有同暄塔、

十六日、午抵常山縣、登岸募夫、

十七日、五十餘里至東津橋、其水自北山南流、山高傑、在玉山縣北三十里外、蓋自草坪大渡即西峙此、曰三清山、度橋、西五里、由玉山東門入、而東津橋之水、遶南而西、至此已勝舟、時已下午、與長舟可附、得小舠至府、二十里而暮、棹人乘月鼓棹、八十里泊廣信之南門、郡西二十里有石橋、瀑流下流、又有九股松、一本九分、參資競秀、俱不及覽、

十八日、至鉛山河口、初擬由廣信北游靈山、且聞其地北山寺叢林甚盛、阻病、劇而止、西南下三十里、有峯圓亘、曰仙來山、舟過時臥未起、及經二十里、崖至鳥聯山下、廻望見之、已不及登矣、自仙來至雷打石凡二十里、石山俱瀕左右、俱如狀牛象奎、不特形絕、崆峒、舟无波路、丈主纖土寸莖、亦不能受、或山斷浟廻、有痕樹色、出村墟石隙中、又二十里過旁羅、南望鵝峯、峭削天際、此予昔年假道分水關、趋楊亭處、又二十里抵河口、一本自東南分水關經鉛山縣至此入大溪、兩溪合、始勝大舟、

十九日、下青蒲溪舟、二十里西至叶岩、瀕溪石崖壁突、下插深潭、窗楯開其上、迎亘峯腰穿穴內、微如行廊、棧道寮戶、牖都鮮、崖上大書漢翁隱穴云、崖右循磴而上、列石縱橫、穿石隙而遠其后、一徑成蹊、衆峯環亘、登廻峰易居、人多載塢為池、種魚鮮、、投閒之地、已屬與賣、其前對之山、圓亘而起、曰團雞石嶺、嶺前即叶岩寺也、叶岩前臨大溪、溪隱崖當岩左突出、又一崖翼其右、、崖之前一圓峯兀立溪中、曰叩山、寺右岩石中虛、而寺迎突處、以一軒為叶岩、、為寺最景之佳勝、在溪隱、不在此

也、西十里抵弋陽界、有山方峙溪右、若列屏而恭、上有梵宇、惜以樗急失之、又三十里、西南望孫峯挿天際、心艷之、又十里至弋陽、遂以行李託鄱關督舟去、予與碩僕晉被含為明日龜峯之行、

二十日、雨中過西南門、遇一龜峯人欵歸、依之三里、渡大溪、俱以山岡行淋漓、十里望龜峯、各不可辨、忽[illegible]踞一峯、疑卽展旗未挿天際者、詢之、為羊角嶺、去龜峯尚五里、比至、遙望一峯中剖如門、已而門之南、忽岐出片石如圭、卽天柱峯也、及抵其處、踞溪南去、轉而東入、先過一樞、南匯水曰放生池、水西浸臺、是為池北臺、鑿石成梯、卽展旗峯也、上危壁而下澄潭、臺、竹色樹嵐、掩映一壑、兩崖飛瀑交注、既入、忽見南崖最高處一竅通明、若耳之附顱、疑白雲所凝、叢近而知為石隙、時雨甚濕衣、抵方丈、貫心上人急辭衣代更、爨火乾衣、

二十一日、雨漸收、衆峯俱出、惟東南絕頂、尚有雲氣、貫心出方丈中庭、指點諸勝、正南獨高者為寨頂、石如鵝口、名鵝口峯、又名老人峯、上特出一圓頂、從下望之、如老僧南向袈裟宛然、名為老人者以此、上根衣臺平視、則其峯漸分為二、由覆劍下窺、則頂若一葉、綴起、其北下之峯、一起而為羅漢、再起為鵝

毅、三為淨瓶、為北下最高峯、四起最北為觀音峯、亦峭、此峯為中支、北與展旗峯對、楠木發因之、從南頂而西、最峭削者為龜峯、三石攢立、峯頭與覆劍並峙、峯下裂隙、分南北者為一線天、東西者為摩尼洞、其后卽為四報谷、從其側一呼、則報傳宛轉凡四、蓋以兜巖、水簾谷、石臺、迴盤環其上故也、峯東最高者卽寨頂、西之最近者為含龜峯、其下卽寨頂、含龜分脊處、而龜峯復劍峭削於上、為含龜所掩、故其隱或露或合、則羣成一障、時亦陡露空明、昨疑為白雲耳、又西為覆劍峯、與龜峯並立、分脊之西南、龜峯三剖其下、而上併、復劍同本而兩岐其頂、其南大書璧立萬仞四大字、欵氏剝落、相傳朱晦菴也、此二峯為西南邊峯之中、東北與香合峯為對、而為寺之向因之、從西而北、聯障於左者、卽含龜峯、下卽張衣臺、平石中懸崖下、乃道登摩尼一線天者也、次為明星峯、北接覆鍪、南聯含龜、在正西峯為最高、又次為覆鍪峯、北下接澄潭、卽入谷所經放生池西涯也、此三峯環峙谷西、而寨頂之脉、西北盡此、從南頂而東、最迴環者為城堞峯、圍屏峯、此為東南層遞之后、西北與覆鍪為對、從東而北峰、右外為轎頂峰、象牙峯、獅子峯、比肩谷東、而寨頂之脉、東北轉于此、乃又從北而駢立、為棊平列者

香合、幻起者靈芝、即方丈靜室所向、最高而欲張者展旗峰、東亘西下、南北壁立、南接澄潭、即入谷之鑿棧於下者、此三峯排拱谷北、而寨頂之脉東北盡於此、、皆谷之内者也、展旗北為天柱峯、即昨遥望闢岐如圭者、旁為天子峯、獅子南為卓筆峯、圍屏峰南深壑中有棋盤石、寨頂東南有朝帽峯、、獨高孤立寨頂后、予从弋陽東井中遥見者即此、近為諸峰所掩、入寨頂朝帽間、則有接引峯、寨頂西又有玉筆峯、玉寨頂北下者既為羅漢諸峯、其南迤西遠、列成屏嶂、及出龜峯之后者、此是也、岩上有泉名水簾洞、此則谷之外者也、其谷四面峯攢、自成洞

底、惟西向一峽、兩崖壁立、水从中出、路亦从之、其南从龜峯之下、東从獅子峯之側、北从香合天柱間、皆踰峯而躋隙而后得度、真雲環中一重隊截、谷中觀音峯一支、自寨頂北墜、谷分為兩、西則方丈靜室所托、東后為摩訶洞振衣臺之路、東則榛莽穿翳、予曳杖披棘而入、直抵圍屏城深之下、仰視屏樓峯諸石、使芟夷蕪蔓道置級疏逕、必有深美、奈何任亂石荒棘阻絕奥區、出循獅子峯北、循頂南轉所背、繞頂衆青諸峯、从其外西向視之、中懸一峯如卓筆、不經此不見也、衆峯之巔俱石、固高亘、其東又有石峯一支、自寨頂環而西北、與獅頂衆青諸峯又

環截一谷、予从亂石兩真南徹谷底、復阻石棘而出、因西踰象牙獅子間脊、欹剝幾不容足、廻瞰内谷、真别有天地矣、此谷東第一外谷也、復循外箭東行、南轉二里、為棋盤石、一大石穹立谷中、平如砥、其西南即朝帽峰、西北即寨頂、盖圍屏峯之后也、其外峯一支、又成一谷、但其山參差環立、不復如内俱石崖削成者、此第二之東外谷也、寨頂朝帽之麓、亦矣一石高數十丈南向立、即接引峯也、予於棋盤石頻見、从此可躋絕頂、披棘直窮頂下、則懸削無隙、仍从故道、至獅子峯、轉經香合峯、登靈芝峯、望天柱天子兩峯、植立北谷中、盖展旗峯獨峙於谷、北又環

成一谷、此北外谷也、从展旗西南直東上、其頂、東南眺朝帽峰左、又分立一石、有同接引、而接引則蔽不可見、南面是峯凌劍、俱成一壁、廻環无復寸隙、下峯从夾棧西出、循枝主迤南行、出凌磐明星、含龜后、東視三峯、鼎背俱無土、可升、舍之、南東入即水簾徑、踰龜峯凌劍為中下振衣谷中、遂又舍而南、有路東上、知為登寨頂道、从之上、二里、西視龜峯凌劍已在足下、始知已在出水簾上、下視谷中三面廻環如玦、惟北西正對龜峯凌劍、其西有隙可通、然掩映不見、所从此第一南外谷也、循崖端再上、已而舍之、从南見東南岡上亂石湧起、有若衆芝駢發、

盤大星斂、下復並峯、中穿孔其上、飛舞變幻、實不周轉、又上一
里、登一頂、復含南從北、穿石隙而上、拜而東南行、其頂更穹然
也、其東北復起一頂、兩頂夾而成峽、東南自過脊始、西西北流
於水簾山、遂中斷為兩、而過脊之處、其東南脊一石如梁、橫兩
頂間、梁盡而雄崖削起、決無登理、踞脊上迴瞰南谷、崩墮其
直下、深不見底、但見東西對崖、懸嵌倒覆、不知何道之入、此第
二南外谷也、久之、覓路欲返、忽見峽北頂有級下達、自峽中直
上者、因歸審峽南石上、復有級同之、始知其道不從脊、而從峽
也、想昔為昔人登踞、故梯陰鑿空、今路為草湮、而石蹟未泯、遂

循級北下、峽底復自峽板級北上、一里、東登最高處、竟與朝帽
接引達秩比肩、朝帽四面孤懸、必無可登、而接引之界於其中
者、已立懸脊之上、而旁俱峭石錯塊、不特下不能上、亦不可
下、其北下之脊、即棋盤石、南下之谷、當朝帽南來山脈所環、而
成者、亦不知入自何道、此為第三南外谷也、獨西外無谷、乃絕
頂之北、東分為劃屏城塚、西分為陰鶚口、然其其下仰則穹然
見奇、上瞰則反窅然雄畫也、時已暮急返、寺已心目勞懷瑪飛
騰而下、不自知其足之前也、四里下山、東向入至渡劍龜峯下
有徑河入水簾、皆異雜肆、遂踰前息方丈、

二十二日、踰根永臺上至龜峯、下再穿一線天、而東北過四畝
谷、壁一隙、東南向、内皆大石累疊、可西北出、其西北為摩尼
洞、正下窺方丈、平揖觀音諸峯、遂下嶺、西南循外谷入水簾洞、
其處三面環崖迴亙、自天北對龜劍二峯、泉從崖東飆洒下墜、為
此中絕勝、蓋龜峯瑰瑋之奇、雁宕所無、但缺水觀耳、此谷獨有
珠捲雪在深谷尤異、但其洞雖泉對而窪伏崖末、為帳、兩其危
崖四合、已可名洞、不必以一崖標舉也、時翔風舞泉、游漾乘空、
散影具奇、色忽日來耀崖、射水光叢綵炫、低徊不能去、久
之、飯於寺而別、仍從崖棧西出、十里排前、又西二十里至番口、

吞洪其溪、西即青溪境、自排前至番口、迴望龜峯、初見朝帽
峯作一羊角排天、與弋陽東向望不纖毫差別、前此見一石人
旁立亭亭為異、
二十三日、西行八里、將至貴溪城、忽見溪南一橋、架兩山間闊
之為仙人橋、隔溪不可至、西越二里入城、覓靜聞於逆旅、同
出西南門、謁張真人墓碑、乃趙松雪奉勅撰書者、一里越小橋、
東向溪、溪直逼西峯下、此溪發源江湖下山、自花橋而下、
即通舟楫、西北六十里至羅塘、又二十里至此入溪為通闤闠道、
其所北輸皆楮、及遂有度舟蹴溪畔呼之渡、溪東一里西五面

峯西北入其山俱石崖盤峙中剖而開並夾而起遠近離立不一抵穹石下拾級而上得一臺級兩崖如掌其南下嵌直垂淵底其西上則山巔予先披磴里許至絕頂則南瞰西華東瞰夫壁西瞰南溪北瞰城邑皆在指顧間以山雨忽來急下山以前磴南下一線天即從峯頂中剖而下者是為直峽至中斷忽轉而東穿渡浮橫峽上下壁立東盡出塢而南望兩崖穹岸壁竇往往而是直抵西華予已從五面峯趣視舍之仍轉出一線天北踰嶺二里東轉入小德岩岩上穹下逊聚成平窪東西環轉南達北竅可塞而憩岩后有宋洪駒父宣和年間書予久知

有徐仙岩遍問不可得聞有義眉山在小隱東南三里遂由嶺羅塘大道過一嶺北轉入山竹樹深蒨岩石高穹而大至飯於岩中問仙岩橋道曰開道循山而東穿塢北去四里可至從之路甚荒忽久之踰一山忽見岩然高騫者甚遠及下谷茫不可得既直抵其下一石高跨峯凹上環如卷中闢成門面平巖如臺予先至橋下仰視頂高穹不啻數十丈及登步其上修廣平直駕虹役鵲之巧不逮也從其里西二里將抵象山問徐仙岩終不可得忽一老翁曰屋后南入即是舊稱徐仙岩今為朝真宮路荒沒非明晨不可覓予以明晨將發遂强静聞南望山峽

而入始猶有徑入漸滅兩崖深樾不顧叢林直窮其底石峽盡處隘不容足乃象山東第三塢望其西又有一塢入不得路問知路尚在西乃涉入削高崖盤亘中有深岩外垂飛瀑乃象山東第二谷即徐仙岩也循暗路出南登象山兩崖前突中蟠不深而峻從崖右登御史亭高懸崖際欹空壓狀仰危峯而俯處壑令人徙倚忘返守祠者以昏黑忍無舟渡遂扶予二里至中坊渡隔溪呼舟俟既渡乃別里餘入南關抵肆宿

二十四日仍渡西南門大溪南十里新田鋪山勢漸開正值西華山之南迴望諸岩无天俱併成一山祇有高下无復剖裂痕

三十里過馬鞍山渡入山谷四里踰嶺下宿中命地為上清入山始覺王入為予言南去上清二十五里西去仙岩止二十里不若即此向仙岩而后上清使又言仙岩之西十五里有馬祖岩不若竟由馬祖轉而由仙岩歡龍虎以盡上清為更便予善其計分靜聞待於上清而予與顧僕西去

二十五日趨而西二十里過香爐峯峯危亘三疊南面直剖下中一凹佛宇盈其上而不及登其西即安仁界于是又涉貴郡地八里過新岩是不知岩之在上也從東峽穿而北入有橫岩橫亘於西飛瀑交灑於上復搽其南岩有戶掩竹關出踦其

上高敞盤亘、但无宛轉穿漏致、此即新岩、非舊岩也、西趨下山一里、入山峽、々口巨石磊落、高下盤峙、深樹古藤、蒙翳其上、其內崖東西並峙、北連南豁、々即峽口、連者其底也、爲祖岩、在東崖之半、即新岩背、予由岩下、仰視欄楯浮空、以爲殊勝、及冒雨登岩、則穢甚不可近、蓋爲業僧畜豚所、且拒客不納、時衣已雨透、遂栖石龕側、

二十六日、仍從此連峽下、轉上西崖、直趨而南、踞斷峽、即來時峽口上也、崖壁峻立、不可扳下、撤、忽有洞透腹西出、既出洞、分兩道、一道循崖而北、兩崖並夾、遂成一塢、緣一線中東崖下復裂而爲岩、清虛可托、岩外之崖、與對崖下墜百仞、上排千尺、不合者盈尺、而中來橫裂、遂若重樓、惟極北豁然、以爲可通外境、而窮處天光上嵌、懸險愈深、削崖穹壁、阻絕上下、復還至洞門分道處、仰見上層飛石平出、然高不可扳、從其南連轉峯側、而上、則飛閣危懸、又闢一境、覓路下不得、仍穿洞出崖端、覓路下峽口、又不得、仍循崖抵北連處、下出峽口、四里、通南嶺、遂望東西亂山、洒翠駢偉、其北者爲排衙石、欹側其南者爲仙岩、最秀、而近瞰嶺下一石尖聳、平時四面削起者、爲礵石、下嶺、即見大溪自東來、直逼嶺足、其溪發源羅瀘溪、由上清而下、乃從溪

北、溯流東南行、四里、至礵石下、仰望穹然、雖漸展而瀾、然削立愈甚、有孫柱分霄狀、下有礵石村、是爲安仁東南界、渡溪南爲渡水山、復隸貴溪矣、又東五里、直抵排衙石、西爲魚塘地、東踞大溪、下瞰遊仙岩上清紀約一百

二十七日、蔡坊渡溪東一里、龍虎觀、、後一里、水簾洞、南出山、十七里、曰石岡山、金谿縣東界也、入撫州境、又八里、宿孔坊、

二十八日、五十里、下一嶺、爲五里橋、東南入金谿城、南十里至大塘山、

二十九日、西南七十里、抵建昌東門、

十一月初二日、出建昌南城西二十里、至麻姑山足、上二里半山亭、又一里、噴雪亭、麻姑以水勝、而詘於峯巒、半山亭之上、水有木橫嵌、如臥龍蜿蜒、上至噴雪、則懸瀑落峯間、一若疋練下垂、一若玉箸分瀉、分瀉者交潑石隙、珠絡縱橫、亦不止於兩、但遠眺則成兩瀑耳、既墜仍合爲一、復如臥龍斜嵌出峽去、但上之懸墜、止二百尺、不能與雁宕匡廬爭勝、再上五級、連注可名五泄、五泄各不相見、各自爭奇、其中兩岸甚深、螺轉環連、雪爽四出、此可一目而盡爲少遜耳、再半里、上至龍門橋、兩崖夾立、泉鶴中墜、不敢下視、架橋俯瞰於上、又覺客與爲雄壯、觀龍門

西上、溪平山遠、自成洞天、不復知身在高山上也、又半里為麻姑壇、仙都觀、左有大夫松、已死、右有通海井、西上嶺十里、過欣竹嶺、為丹霞洞、又上一里、王仙嶺、最高、西下、返左坳中、宿華嚴菴

初三日、仍出欣竹嶺、由西坳中南上、越兩山、東南共五里、為飛燈峰、南為筆峰、北接麻姑、東瞰盱江、西極芙蓉、蓋在五老峰西、陽華峰西北云

初四日、東出建昌、過太平橋、南循溪五六里、西折、出從姑南、上天柱峰、山頂兩石並起、如雙髻、北向登其右前、曰飛盤峰、其右

飛哭而出、下有方池、曰玉金泉、從東上天際亭、石鑿石梯而上、一洞口隘如斗、蛇伏乃入、中高穹而寬、天柱之南隅也、仍下石級、西沿崖、登天柱盤峰間、有臺一掌、上既層崖、下臨絕壁、竹樹石門、斜豁崖際、為雲臺石、從其上西穿峰峽、架木崖隙、曰履玉棧、再西一石、欲墮未墮、兩峽並起、上下雖立、曰一線天、此盤峰北隅也、一線既盡、峽轉而北、有平石二片、方圓各異、橫度峽內、曰趺跏石、此二峰者、從天柱西盤峰北、又起二峰、高截於盤峰天柱、而以層浮奇者也、其東一峰、即南與盤峰夾成一線、又與西峰夾度趺跏者、西峰之西、又有片石橫架、成臺、其東西

俱可趺跏云、從趺跏石北、踐一動石、梯東峰而上、其頂南架靈於一線、出盤峰巔、東鑿級以降、遂凌天柱之表、北瞰郡城、西眺麻姑、時天霽氣清、縷煙纖雲、存日盡徹、從趺跏峽中北下天柱之北、穹崖下臨、片石夾立、天柱北壁、一隙上有懸臺、可踞、曰滴水岩、東下又得穹崖一重、為竹影巖、從其南級石而登、曰梅花岩、石隙東向、則天柱東隅下層也、飛盤之西、有斗母閣、閣側有一石、曰蟠臼、下嵌成窩、而上突為臺、則又盤峰西隅下層也、

初五日、東南四十里、為硝石、南溪東溪至此合、南來者為新城

溪、舟抵新城、尚六十里、東溪四十里至五福、又陸三十里至杉嶺、關為江閩分界、度東溪橋而東南、為鐵仙岩、山俱純石、北半斬削為崖、屏立田疇間、由崖隙而上、兩崖劈豁、水成溪、崖椽溪底、鑿棧以入、又一水自東來注、亦純石瑧底、隘不容足、架梁南度、又轉一橋、西渡大溪、遂躡山峽而上、則飛岩高穹、東向而出、僧范石結關、種竹於外、獨玉嶮出、度峽橋、見有石級西上、因躡之、盤旋山頂、兩度過脊、皆深塹斷峽、迴亘縱橫、下山二里、仍宿硝石東溪橋之南、

初六日、聞覺海寺勝、南越二里、則南溪之左也、寺亦古、其前即

鉄仙岩以西之第二重也、蓋自硝石來、其上皆塊石堆簇、南則
交互盤錯、嶄若截堵峯、皆然、以鐵仙為中、西則叉而峙於南
溪之左、東則兩突而峙於南溪之左、止於止、岩之東、再東、則
山轉而南夾入、覺海見山在其前、乃循崖以登崖之西、下瞰南
溪、消、北流、時有小舟自新城來、既南行崖盡、有峽東下、蓋南
北兩崖對峙成峽、其處蒼靄反在西瀾溪之上、予見其峽深況、
遂攀山級東而直登其巔、東西兩臺最高、自西而東、路盡莫前、
下瞰亂壑縱橫、峽形屈曲、枝分、匯水成潭、分曲叠瀉、疑即所云
金龜潭也、而二峯東下無路、但見東峽有水有徑、疑即鐵仙、仍

从舊路下至溪東兩崖對峽處、即从崖下東入峽中、漸下漸溼、
遂東北三里至小港口、水自韓公橋而來、渡之入山、東北三里
大石岩、五里韓公橋、三里又同禮南二里紫云岩、西一里渡溪、
為夫子岩、返出紫雲一里、至響石岩、又登嶺一里至竺岫、
初七日、東南六十里、與南溪遇、東為棋亭崖、西為山居院、兩崖
東溪門以內、盆潭甚深、三里入新城北門、出西西、南二十五
里宿石顙岡、下脫一日
初九日、从草堂左循崖南下、路甚微、斜伏深艸中、直下三里、東
南一溪、自簫曲峯右、與外層巨山夾而成峽、巨山即閩界、其東

北度而為簫曲、西北度而為應感峯、會仙峯、兩峽洪派、夾而西
去、簫曲南溪之上為板鋪、渡溪東南上嶺、一里則平轉山腰、又
南二里、直上山頂二里、南下而東上、至應感岩、西向巨壑矗
轉環成一窩、置室於中、自下望之、直懸空綴壁也、从崖側攀登、
里許至岩頂、以為諸峯高冥於此、既登而后知會仙岩、更上
也、應感二峯連延東屬於大山、過脊甚峭、脊北之水出板鋪、脊
南之水即西出會仙峯北、自應登感會仙岩、南下三里、過脊南
水復南上、則會仙尤屬大山脊也、脊東之水西出會仙之南、其
南又有大山、東北入於感應岩之大山、夾此水西去、其中塢落

為九坊、乃新城五十一都地、對會仙之山、名建陽洞、山南即邵
武建寧縣、其大山東南為泰寧、其西南為建昌之廣昌、自過脊
至會仙里之喜、遂而連踰四峯皆峭削、四下四上、又四里而登
會仙絕頂、則東界大山俱出其下、無論簫曲、感應矣、自會仙西
至南豐百里、東南抵建寧縣亦百里、其界有側家斜、在建陽洞
南、為大山窩趾究、
初十日、由會仙岩西下、十里過溪、即應感西南來溪也、又十里
為下鋪、應感溪自東而西、會仙溪自南而北、俱會於下埔北去、
自下埔而上、懸崖瀑布、隨處而是、亦俱會於下埔、西南十里至

章村山始大開、有水自南而北、源自建寧孫御家嶺、去章村南十五里、又五十五里始抵建寧云、由章村西南三十里者宿梅有源、

十一日、西五里至紫上塢、平時一環、四山競發、以為平地矣、已而漸急下墜、循級愈下、遂成一溙、名紫山塢、又五十里、抵南里、出其西、衢江自西南遶城東北而北下、西五里、一溪自北來、度其橋、罩峯溪自西來、溯之行數家、列溪上、曰三江口、

十二日、渡罩峯溪、從左跂上、嶺漸陟、六七里入山口、越二嶺、約三里、詢知正道在南、從三江渡溪、已悞也、至其嶺西北為吳坑、東南為東坑、去三江已十里、乃南轉下一坑、頃得土人指上嶺、共五里、止右可上、二里、一小廟當道岐出、廟西北平循山半陰崖行、又二里、上一山過脊處、南北俱有道、西向登蜀道、獨从碍之、登一峯即轉入山峽、有溪自西而東、口破殊下縮、口一峯西南半壁直嚮至底、石骨如削鐵、路在其對崖、循峽陰西入、自過脊至此、共二千七百步、一石飛架南崖、衝嶽溪、日光浹彩、俱為浮動、溪中大石屹立、西畫峽、兩崖逆束成門、水從門中隆壁下、潆洄大石而出、蓋罩峯東溪源也、飛架崖下、架一橋、渡澗而北、登嶺半里、山廻水聚、得岐路、入龍塘巷、西有龍潭、路棘不可入、

登左渡小溪、直上嶺六百步、循崖而西、屢有飛澗從山巔墜下、路棧越澗流者五六次、下復成一溪、又九百步、得橫木棧崖、又二里、直轉罩峯北、仰望峯頂、猶天外一石、澗自峯頂懸而下、此北溪之源也、渡溪二百步、上一嶺、始與北來大路合、自此西上一里、至北嶺度脊處、其西下為宜黃道、東即所來大道也、自此南上、鑿磴壘級、次第闢出、路空而上、道極修廣、愈上愈高、壓衆塞、屬與會仙巖自分道處至絕頂、悉直上無曲墜、共四千三百步、視罩峯巔、下望五六尖峯、自西南片、來乃閩中來派也、其南圓亘者、為書棋峯亭、削刻非他峯所及、至自南里來、從半里嶺南而上、不及北道之闊、然經著棋峯棧石、轉嶼度西峽中、躡磴攀緣、蹈甚奇險、予從此道望見之、恨不親歷、

十三日、北下十里、至嶺脊岐路處、舍東北二道、從西下里半、得沉元觀、則罩峯北下觀也、地宜已屬撫郡宜黃、與閩山南半盤來道、亦有下觀云、循山北下、兩山排列、水瀉其中、五里至澗底、罩峯直北水也、又一水自西南來、乃罩峯西壑水、至此會、循水東北五里、過聚米石、縮兩澗口、聚落在其外、曰墟上、又魚牙山之水、亦自西南來會、與大溪合、西轉下宜黃、墟上即東北岐、溯一小溪十里、至東源、東上三里、登板嶺、水西流入宜東南

流入豈東北流亦入宜盖䍐峯北下脊也、度嶺東竟為一里、
水東出峽、下墜深坑、從北岐一徑五里、至下村、又北二里、水入
山谷中兩山壁束、臨棗山半曰十八排、即七星坑也、凡十里、水
破峽而出、又一里、山闊水轉、度小橋而西曰楓林、
十四日、即從小橋溯小溪北上、五里入南澇坳、逾分水嶺、為南
源即小溪源也、五里至八角庄、有水東下、北二里登黄泥嶺、下
而兄泉水亦東下、北溯一小水、三里上楓嶺、平行李家嶺一里
始下、一里為磁爰、又東北踰嶺下溪、自東南下深坑、路不能從、
東下三里、山少闢、東逾一嶺、二里曰桑乱坳、水亦南下、復東上

二里、已越隘嶺、平行二里、下一里曰鈕原、先是下磁爰、以為平
地、至此歷級東下共十里至垄排、始知磁爰猶在衆山上也、垄
排以上、多墜峽奔崖之流、但為居民迭椿潴水成滓、失飛瀑懸
珠之勢、然鈕原小水已如此、不知磁爰以東諸東南注登者、其
奇勝更當何如也、出垄排、其南山鴻始開、水亦南下、又東十三
里、則肘江自南而北、日方下午、不再舟、
十五日、右江左山、北行三十六里、則以姑在里、入郡之南門、
十八日、西循麻姑故道三十里、逾朱君嶺、復循山半行、深竹密
樹、循山有谷、紅葉朱英、綴映泥綠中、曰雞山、五里入石坪、山環

一谷、隨水峽而入、復登嶺五里、踰嶺頭、即芙蓉峯東逾脊也、脊
二重、南下六七里、有龍潭古剎在深坑中、道小不及下、度脊而
西、即芙蓉山、自南而北、高負衆山之上、循山東北上里許、山開
一塢、東北向、是為芙蓉菴、
十九日、從菴左小徑直躋一里、出峯上、又平行一里、登三仙石、
為芙蓉最高處、東眺貴仙峯已不能比肩、南眺䍐峯、直欲頡頏、
芙蓉之南、有陳峯山、在十里內、高殺於芙蓉、峭削似之、覺眺逾
時、從峯北小徑西下里許、與石坪西來大道合、下五轉里北椅、
松有高篁叢木、西下上四里、登揭竿共西南下、二里為南坑、有

澗自東南來、圜山繞谷、平疇一塢、隨水數轉、出里許、一水自北
至、二水合而南出、路因之西九里、高峯逆西又合一南來水、與
俱北、遂渡港口橋、循左港而北、五里抵上坪、水注北去、路西折、
上杉木嶺、二十里宿本上、
二十日、乘月西行、即與大溪遇、想即壠上之溪、自南而北者、發
源䍐峯、經坑除至此、巳而溪復西南下、路折西北上十里、則
大溪復自東南來、渡之、東行五里、又一溪自西南循宜黄城東
而北、䍐峯溪與之會、再北、又一小溪自城北來入、三水合、經獅
子岩下、遂北下臨川云、乃與靜聞出宜黄北、過豐樂橋、上獅

手右、迴盤而層瓦立三溪合處、逝又西北二里入山、得仙岩、高峙錦屏、上穹下逼、其西垂忽遶壁為門、穿石而入、則泉山內闢、若另一世界、是岩甚薄、南面壁立、北面穹覆、其穿透若瞰正如度之通天岩、之最奇者、乃返出舁南循南來溪西南行、二十里過玉泉山下、山屏立、路右若負扆、又南隨大溪三里、一小溪自西來注、即石岩下流也、始舍大溪溯小溪西折入、三里得石碧寺、北有矗崖立溪上、半自山頂平剖下、南峯尤突兀、與之對峙為門、石岩蹈正中、懸其間、寺倚前來墓、仰望之、秖見峰頂立石巍然、不知其中空也、是晚宿寺中、

二十一日、急登岩、是峯東西橫跨、若飛梁天半、數青溪石橋、斜大三倍、從寺西眺、祇得其端、由寺北轉入峽中、南向登、仰見所影浮懸、一峰中峙、高度雲表、遶石入南、瞰亂峯踏挺、溪籠山色、另作光拘、非復人世、出橋南、還眺飛梁之上、石痕橫竇、懸有綴靈欲窺、無路可登、正徘徊間、一山鶴冲飛而去、物傳殊形、聞並令人留戀、是橋之南、其內石裂兩層、自下而上、離合尺許、由隙扳躋、欲達其上層、而從上墜趺可引入中層云、下岩由小路五里、抵玉泉山下、山甚峻、屏立溪西北、上半俱削壁、罅疊纍纍崖、架巘峰倒、一峯懸上、三面懸空、石底下陷深峽、雖天山之右崖

丈許、登眺久之、返抵北門、旅次已昏黑、

二十二日、西北三十里至陳坊、北度小木橋、沿小溪入五里、由迴龍洞入山隘、抵雪山寺、環峯四圍、平疇一壑、水流其間、亦此中一洞天也、

二十三日、西四十里至朱碧街、去崇仁尚三十里、

二十四日、西南三十里至大坪寺、東轉入華蓋山、二里為一天門、又躡級上一里為第二天門、有二小溪合於石屋之上、從此行峻坂中、七里至三天門、兩度者、東北達三峯之陰、共七里而登華蓋頂、翊三仙島、華蓋三峯並列、而中峯稍退、西為着棋東為華蓋、路由西峯而登、其陽甚削、故取道於此、華蓋之上、諸道房錯建仙殿、無餘地可舒眺、登着棋、縱目四覽、其北正與相山對、西南則中華山與翔鸞、東與南各冀以崇峰、然皆不能與華蓋抗也、是山在崇仁南一百二十里、東去宜黃亦一百二十里、西去樂安三十里、西南一百里至永豐縣、東南至寧都則二百里焉、余自建昌、宜取道磁龜、則直西而至、自宜黃則取道石碧、從雲峯宗封亦直西而至、今由朱碧則迂而北、環而西、轉東向入山、取道雖迂五十里、而得游雪山洞石、可無憾矣、仍下三天門、西南十二里出大陂溪、中亂石平陂、鋪水碎飛其上、望之如

冰玉、
二十五日、為長至日、早寒殊甚、西南十五里、溪邊一橫石臨流、
與靜聞踞其上、不知溪流之即在其下、及起回顧、溪流洞、透
石出、始南、不來西向、幸濤此石、知為架壑石也、予道渠安開城
西十里、有天生橋、欣然欲往、今玷已南、不及西向、幸得此石、雖
溪石屏細、已見天生石梁一班、南十五里、抵流坑、又西八里、宿
烏江溪南之茶園、
二十六日、候舟進旅、度溪橋、北上會仙峯、其峯在大溪北、黃溪
溪之西、蓋兩溪交會、是山獨峙其下、流與雪華山東西夾、黃溪溪
之口者、高峯兀突、倍於雪華、南面石骨嶙峋、於此中獨為峻拔、
其西南則路然溪流、放注永豐境、由溪北從東小徑西上、五里
至會仙峯、更西北上一里、石尤嶙峋、上多鵲花、紅艷、但不甚高、
亦冬深殊景也、下山、舟尚不行、復止宿、予自常山來、所經無治、
無不通舟、惟金谿、樂安通舟之流、俱在四五十里外、
二十七日、舟發烏江、經永豐、出吉水恩江、
十二月初二日、抵吉安郡、
初十日、登中華山、上下俱十里、
十一日、遊洞雲、

十二日、循中華西南、十里、登分水嶺、逾嶺五里、為帶源、由帶源
隨水東行、出水口峽、水東去、踰南入山、六里過羅源橋、復與帶
水遇、蓋其水出峽、東行循山南、轉至此、度橋而北、山始大開、又
五里宿水北、
十五日、由水北五里、度蘆溪橋、為夏朗、滯張氏西園數日、
十八日、由夏朗西、華山之東小徑、北五里西轉、循西華北、十里
至永和、其北涯有道、可徑往青原、登山、循山東北行五里、入兩
山間、又一里、有溪、轉峽而出、渡溪南轉、石山當戶、清湖抱叠、青
原寺西向而峙、初入時、不過東西兩山夾也、至北塢、轉入西南、
始覺水石清迴、若發濛迴、及登塔院、下瞰寺基、更覺中洋開拓、
四山湊合、其塢內外兩重、外建書院、內峙香阜、若天造地設者、
是寺久為書院、借本寂竭力與爭、收院為寺、鄒南皋、郭青螺敬
兩存之、本寂力持不可、始遷書院於外塢、寂為予言、如此寺前
一溪、由寺東南流、經中來、前遶翠屏下、翠屏為水所蝕、山骨嶙
峋、層疊、倚出老樹懸綴其上、浸影清流、景色萬狀、寺左循溪上、
峽甚峻、而塢曲、折入十里、抵黃鵠、鵠嶺入口迴鎖極隘、但知有
寺、不知寺右有此深塢也、余自翠屏下循溪、披剔宛轉其間、其
剔所極、覺水石叢蔚、種種、俱有異致、日晡西、乃登山、由五笑亭

返寺、出山、度溪橋、及山南五里、越而西、、北十五里、度贑江、暮
烟樹諸不辨江城燈火、又三里宿郡北白鷺洲、
二十五日、又永新舟、
二十六日、十里至神岡山下、乃西入小江、又西二十五里、曰三
江口、安福江自西北來、而西南來者永新江也、舟溯西南行至
是始有灘、又十五里泊橫江渡、去吉安郡五十里、
二十七日、二十里、廖仙岩、至是始有山、南岸為泰和界、北仍廬
陵境也、自此舟轉大行、十里永陽盧陵大市也、在江之北、然江
之南岸、猶十里而始屬泰和、以舟由南而北耳、又三十里泊止陽

渡、
二十八日、二十里至敖城、始南轉、揚帆五里、上黃壩灘、渡北折
入兩山間、五里枕頭石、轉而西、三里、上黃牛灘、十八灘從此始、
灘之上為分綠潭、水深碧、崖東如門、至此始有夾峙之崖、激
湍之右、又十七里、經亞角鋪灘、抵坪上、則盧陵永新交壤處、
二十九日、二十五里、至還古、望溪南大山橫亙、下有二小峯拔
地起、問舟人、大曰義山、無奇、小曰梅田、有洞在山麓、予夙慕梅
田之勝、急登岸、令僕隨舟候於永新、予同靜聞由還古南行五
里至梅田山下、峯皆叢石攢疊、無纖土、蒙翳其間、真亭亭出水

蓮也、東向者三洞、北向者一洞、惟東北一角玉山石完善、東南
洞盡處、與西北諸面、俱為燒灰者鑿削、火淬大喪玲瓏之質、東
向第一洞、在穹崖下、一突石障洞側、洞門穹然、高可十數丈、入
洞后、頂忽聳空起、四圍俱削壁下垂、如懸帛萬丈、奔綃迴幄、上
透旋空成闕、中卻一竅、直徹山頂、恨無十丈梯、凌空置身其間
也、由此北入、左右俱有旋室、透門伏級、杳憧、不可枚舉、正西洞
套門五重、第三重有柱中擎、界門為兩、正門在西偏、直透洞光、
東偏則旁門、由暗中曲折隙入、至第四門而合、再進抵第五門、
約已半里、而洞門穹直、光猶遠燭、至此暗忽轉西向入、、一門、

遂杳黑、無所睹、但聞傳響鏗鏘、比明窺更幻逸、欲出索炬燭之、
既還步、所睹比入時更豁、垂乳列柱、森然滿前矣、洞之南、不十
步又得一洞、亦直北入、最后左轉、亦杳暗、其瑰異宏麗少遜第
一洞、既出、由洞之西壁一隙、呀然側身入門、高五六尺、闊僅尺
半、上下方正、如從繩絜矩、而楹楣咸形、宛然琢削、其內石色與
外洞較異、閃竇側隙、曲折玲瓏、悉可燭旋探掛入、有風透、然
出自內深室中、而昏黑無所見、乃跳還而出、洞又南不十步、
再得第三洞、則穹然兩門、一東向、一南向、中皆穹朗、初直北入、
既而轉右、轉處一石柱、潔白如削玉、上垂為寶蓋、鋪圍珠絡、形

多瑰異、从此東折、漸昏黑、兩旁壁益狹、上甚高、惜无炬不能燭其頂、下則伏者漸低、不容身而出、由是而南、復空之石、俱无於大吝熱熖、乃从山下轉而北、見倚削之緣、四顧都无徑路、過東東北折而西、過一人引入石洞、在山北甫入、亦有一竅上透山頂、入其內高穹明敞、當洞之中、一石柱斜寄作楼橋狀、曰石廚、下有石棋盤、最內西轉、云可通前洞而出、時遊遍四洞、日已下舂、既不及炬覓再入、而洞外石片嶙峋、覺空中浮動、益无暇俯伏無隙、遂與僕關由石罅中躋隙上、至半下瞰諸嵌石、若前若綴、度日暮无覓炊處、亟下山、之西北隅、攀棧登躋與東

西岡對、西逾一嶺、十里至大道西嶺角、西南行五里、抵永新東關、時予尋逆旅上且多迂迴、尚未至縣、乃入游城中、抵暮出舟還泊浮橋下、永新東二十里高山曰義山、横亘西南、為泰和龍泉界、西四十里高山曰禾山、為茶陵州界、南嶺最高者曰七溪嶺、去城五十里、乃通永寧龍泉道、永新之溪、西自麻田來、麻田去城二十里、一水自路江南向至、一水自永新北向至、合於麻田、

三十日、出城南、渺溪行七里、小溪南自七溪嶺來入、又西三里、大溪西南破解去、道自西北沿山入、三里越草塹鋪、為獅蛛渡

與大溪遇、西北越合口嶺、八里至黃楊山境、始大闢、渺溪而西、七里宿李田、山鄉寒寂、徹夜不聞一爆竹聲、北望君嶠甚壯、問之即禾山也、聞其地西去路江二十里、北由禾山趨武功一百二十里、計今當問先路於路江、

丁丑正月初一日、余直北入山、升陂五里、越一小溪、又五里、北抵石堂寺、越小嶺、始見平疇、永田溪、隨東流北行五里、西北轉、渺溪入山、溪乃禾山東麓大流聚者、余自永城西行未見有大水南入溪者、當由東入永新下流也、北過青堂嶺、西下復得平疇、一塢曰十二都、西有渺溪入龍門坑、溪水从山峡中破

石壁下搗、連泄三四潭、最下一潭、深碧如黛、其上兩崖、石俱飛突相向、入其內、復得平疇、是為禾山寺、南對禾山之五老峯、背倚者乃禾山發足復起之山也、蓋禾山乃寺西主山、而五老其南起之峯、最為倚特、兩山夾四中、有羅漢洞、予急於武功、不及為羅漢五老遊、遂北登十里、坳越嶺北下山、復成塢、曰鐵徑、復从其北越一嶺、下五里、更得平疇、曰嚴堂、五里上雞公坳、一名燮頂嶺、甚高、嶺南之水出鐵徑、北水則出陳山、雞公以北即吉安福境、下嶺五里抵陳山、東西俱崇山峻嶺夾峙、上則削巘天日、下則奔墜峭削、深奧非復人境、

初二日、北向行、南來之水、从東破山去、又有北來水合而東、路即溯溪北上、五里宛轉至嶺上、東轉北度嶺脊、曰常衙嶺、西一峯為喬家山、石勢嵯峨、頂有石屏並(石)列、人立者、踞山之中、此為魁楚、北下三里、一石崖兀突溪左、上若皆純石、橫豎水从峯根墜空而下者數十丈、但路右行崖畔、叢茅交翳、不能下瞰、從闌掩空根谷穀下此、始見山峽中田塍環登、又三里、抵靈子壠、一溪自西南、一溪自東南山峽、與常衙之溪合而北、壠北一岡橫障、溪使西走、溪乃環岡復北、遂西北流、路始舍溪、北逾岡、又五里、下至平疇、山始大開、或南北兩畔、而靈子壠之溪復自西轉而東、遂成大溪、東由祥溪與平田之溪合、乃从溪北行、三里至妙山、復入山峽、三里至泥玻嶺、蔭、五里、北越嶺而下、又得平疇一壑、曰十八都、又二里、有大溪亦自西而東、乃涉从致山洞北至此者、平田橋跨之、度橋北上相公嶺、从此遙遙直上五里、有路从東來合、又直上十里、盤隴而蹋、日炙如釜、渴不得水、久之聞路下深、蔽見脊斯一竇出泉、掬飲之、上四浮居落為州家坊、、西一峯甚峻、而相公嶺所望而登者、正東北、與香爐峯對峙、為武功南案、

初三日、从坊北三里、轉而西、復循山向北、始東見大溪來自香爐峯麓、是為湘吉灣、下嶺逾兩山脊、二里抵何家坊、路从西塢下者、乃我山之道、路从北凹上者、乃九龍之道、而正道則溯大溪東从夾中行、二里渡溪循南崖一里、三仙行宮在溪北、从此漸陟東崖、二里直逼香爐峰麓、其崖峭峙、有細流懸掛、下大溪去、仰見峯頭雲影漸朗、至上齊、忽雲雨飄灑、三里至集雲岩、而遂沾衣、乃入集雲觀少憩、觀南倚香爐、北向武功、前則大溪由東為來、西經湘吉灣而去、雨少止、借一道流導至山頂、冒雨半里、度老水橋、復循武功南東行、上牛心嶺、五里過棋盤石、雨漸大、道流遂辭界、遂脊棄行囊去、蓋棋盤有道自北上、五里經石

柱風洞、又五里、徑達山頂、此集雲登山大道也、由小徑循澗登而來、乃觀音崖道、余欲兼而收之、直从山頂小徑趨九龍而道流欲仍下集雲、从何家坊大道上、故不合而去、予遂从小徑冒雨東行、山支直从山頂隤墜而下、凸者為岡、凹者為峽、路循其脉、過岡則躋其上、過峽則俯而下、由棋盤經第二峽、一石高十餘丈、豎峯側、嶙峋嫪婷、其內峽突石叢樹、望之甚異、而石滑草塞、無可着足、循路東過峽者三、其岡俱下由澗底橫度、而南直接香爐之東、水遂分東西流、西由集雲出平田、東即觀音崖下江口、昔安福東北溪也、于是又過兩峽、北望峽內、樹木蒙茸、石

崖奇詭、時見崖上白練如瀑、而極无飛動之勢、需視之、俱僵凍
成冰也、共五里、抵觀音崖、一名白法菴、在武功東南隅、其地去
僻深奧、初為山牛野獸窩、高僧白雲君建禪靈、其徒隱之擴大叢
之、殿前鑿池一方、亦高山所難覩者、前有一峯曰箕山、乃香爐
東又起一尖也、菴前后竹樹甚盛、前大路直下江口、后即登山
東路也、雨止、由菴東登其后、直上五里、抵山頂茅菴、三石卷殿
即在其上、而濃霧彌漫、咫尺不辨、道者引入即棲、道宿茅菴、武
功山東西橫若列屏、正南為香峰爐香爐西即門家坊尖峯、東
即箕峯、三峯俱峭削、而香爐高懸獨偉、並列武功南、若櫺門然、

其頂有路四達、由正南者、自風洞石柱下至棋盤集雲、經相公洞、
衛出平田十八都、為大道、余所從入山者也、由東南者、自觀音
崖下至江口、達安福、由東北者、二里出雷打石、又一里即為萍
鄉界、下至山口、達萍鄉、由西北者、自九龍抵攸縣、(西由)南者、自
九龍下錢山、抵茶陵州、為四境云、
初四日、霧影忽開忽合、從正道下、覓風洞石柱、直下者三里、遠
見香爐峯時出時沒、本山猶濃霧如故、透衆木而迷山頂、先往
九龍、沿山脊西行、初猶彌漫、已漸開、三里、下度一脊、忽濃霧中
望見中峯北矗崖嶄柱、直下抃谷、依舞曰千丈崖、百崖骨峙迴

環高下不一、隋兩北下、為門為闕為埠為臺、密叢樹平鋪、霧猶
時時、龍萃首至其側、飯後開朗、株吳直盡武功屏立東西、與中共
起三峯、而中峯最高、就石南西僅見突兀、而北則極精崖迴峭
之奇、使不由此而由正道、幾埋武功無奇勝矣、西三里、過中峯
之西、連度二脊、狹僅尺五、至是南北俱石崖、而北尤嶄削環突
多奇、脊上復崖重剖如門、下嶝至重壑、由此通道而下、可盡北
崖瑰勝、楷山高踞絕無能至者、又西復下而上、為西峯、與東
峯無異、而石骨嶙峋、則少遜中峯、又五里、過野豬窪、西峯盡處、
石崖突出、下容四五人、曰二仙洞、聞其上尚有金雞洞、未入、於

是山分兩支、路行其中、西下四里、至九龍寺、當武功之西垂、
當山至此忽開塢成圍、中有平壑、水西出峽橋、墜崖而下、乃神
廟時與觀音崖東西並建、觀音開奧下臨、九龍幽與中敞、形勝
固不若九龍端密也、若以地勢論、九龍雖下於頂、其高反在觀
音崖之上、出寺西、踰溪口橋、從溪南下西越一嶺、又過一小溪、
二溪合而南墜谷中、溪墜於東、路墜於西、俱垂而直下、五里為
紫竹林、僧舍倚危溢修竹間、孟與東序亦精盤之最精者、從山
上北望、猶在重霧中、斷下漸開、破碎飛流、倒峽懸湍、十里而至
靈臺、或從溪左、或從溪右、屢倚流揭渡、懸在轟雷倒雪中、行位

澗底篠竹樹蒙翳、懸墜不能下窺、及下而渡澗、又復平流寞矣
出峽、抵蘆臺、始有平疇一壑、亂流交錯畦間、老樹沽涇交映、四
五家、環堵雖立、遂托宿、
初五日、東南越嶺、行五里、下至平疇、是為大陂、居民數家、自武
一壑、一小溪自東北來、乃何家坊之流也、壺臺之溪自北來、又
有沙基頭之溪自西北來、合而南出陳錢口、兩山如門、路亦隨
之、出口即十八都平田、東向大洋也、大陂之水自北而出陳錢、
上陂之水自西而至卓江、二水合而東、經錢山下平田者也、路
由卓江、循西溪、五里至上陂、復入仙建溪、南上門樓嶺、五里越

嶺、復與溪會、過平塢二里、一峯當溪之中、南北各有一溪、環峯
前而合、是為月溪上流、路從峯之南溪入、南有石蘭衡、踊突兀
又三里、登視高嶺、平行二里、東南下二里、過洞北、西南登一小
山、石色潤而形嵯、由石隙下窺一窟、四環有門、當隙中、内為庵、
石為石城洞、外石崖四立、崖有隙東向、庵即倚之、庵北向洞
在其左、門東北向、循級而下、頗似陽羨張公洞、門而大過之、洞
中高穹與張公並、而深廣倍之、其中一閣横閣內外、分兩重、外
重有巨石柱矗立、石分列門口、如堂當壘之中、兩石並峙立而
起、其左右列者、北崖有巨柱矗立、大倍於爭、而色甚古朴、從石

底高聳、上屬洞頂、旁有隙、可環柱轉、柱根湧起處、有石環捧、
若植之盆中者、其旁有支洞、曲而北、再進又有一大柱、下若蓮
花圓疊成柱、上如寶幢聳直屬頂、旁亦有隙可循轉、柱之左另
環一竅、支洞甚窄、因黑炬不可深、遂止、
初六日、望由洞門南越一嶺、可五里、其處西為西雲上、東為佛
手嶺之西嵜、望見東面一山中剖如門、亦路且南向、尤由浮一
道、視又二里、至樹林、忽度橋、轉而東一里、正取道斷山隘、乃即
東向陽洋溪大道也、蓋自視高嶺而南、山分東西兩界、中開大
洋、直南抵湯溪、自斷山之東、山又分南北二界、中開大洋、東抵

洋溪、西武功南曲、與石門山之北彼此相對、中又横界視高至
見坡一層、遂分南北二大洋、北洋西自上陂合陳錢口之水、由
錢山平田會於洋溪、南洋西自斷山至隘口、水始東下、合石門
東麓壹子焦之水、由塘前而會於洋溪、二溪合流曰洋岔、始勝
舟、而入安福、初望斷山甚遠、斜及入之、无奇也、是名錯了坳、入
坳、東南三里至午口、南上一嶺、山峽片石森立、色黑、質秀如英石、
又二里、一小峯特立而尖、土人稱曰天子地、東逾一嶺、五里為
銅坑、南直上黑霧中、五里、忽聞溪聲喧沸、已循危崖峭壁
上行、霧中下瞰、皆峭石聯立溪上、況黑遙、从不能詳也、已而竹

彰當前犬穀出戶逐得石門寺問石門之奇而在山頂五里而
還會雨大作因宿寺
初七日天雞霽露未晞日高乃上山逾下山日已過午以不及
至梁上遂由舊路下至銅坑北向十里宿路口劉氏宅
初八日西南向石門西北叢行即向所入夫子地處也五里小
水自銅坑北叢西北注山峽間忽亂石坑蜿中一石橫澗上瀑
淙透其下玲瓏若雲片偃臥但深微彔伏似園亭中物巧
而不鉅耳又五里逾岡而得大澗一峯兀立澗北為洞仙岩踰
澗南循西叢行其西即視高南下之大洋也南為永新界五

里與大路合又五里一大澗東自牟芳坳來坳在禾山蛇頂西
北與石門南來之峯連列為濱之西南即為梁上復南五里逾
踰東來二澗過青塘壟又二里宿西塘
初九日復南行西踰一北來之澗即前東來之澗轉而南者七
里至湯渡始與大溪遇此溪發源視高南合南下所經諸澗蓋
旋西山叢至此東轉始勝舟又五里至橋上其處有元陽觀
元陽洞外列三門內可深入以不知竟失之道左渡溪踰山一
十里隨大溪東入峽又二里為龍山數家倚溪上循溪東去崖
石飛突如蹲獅跳虎高瞰其上路出其下灘石激漱殊為壯

觀三里峽漸開出峽南北廓然又二里溪轉而南高峯獨出與
除夕李田所望兀異始知牟芳嶺之東又分一支起為禾山而
禾山又西環一支至高石坳也禾山西南有溪南下至此與龍
江大溪合而南去路亦隨之五里渡龍田溪循溪南岸東向行
又六里至路江與靜閣會
初十日由路江循西來小水二十里為橋頭分兩道直西向者
往茶陵道也渡溪西南向則芳子樹下道乎是從西南道十里
至界頭嶺為分界處蓋禾山南自崖子壠東峙為千家山東行
者分永寧永新南北界北轉者至月嶺伏為塘石為茶陵永

新界下嶺水即西流閣黃雩仙在其南遂迂道南入山十里南越
一溪即黃雩下流也踰仙宮嶺下五里望南山高插天際者即
千家山乃永寧茶陵界也北與仙宮夾而成塢中一峯自西而
來至此始卓立下即黃雩廟廟南有澗奔瀾湧不見上流察之
則一竅伏卓峯之下亂波沸湧流出遂成溪之勢遊竟仍北
出仙宮嶺十里與界頭之道合又一溪自西而東發源崖子壠
在黃雩西北里東山渡溪北五里復得一溪亦向東去渡溪橋
即為芳子樹下始見大溪自東南注西北小舟鱗次其下至
高壠而更大芳子樹名昔有之今無矣

西南遊日記二 湖廣

十一日、分静聞舟從另子樹順流至衡州、期以衡之青草橋塔下、予同顧僕從陸、探茶陵攸縣之勝、順移流西行八里、越兩岡至蟠龍巷、前道分為兩、一小溪北自龍頭山來、遶溪直西去、是為巫江、乃茶陵大道、隨山順流轉南去、是為小江口、乃雲嵝山道、小江口即蟠龍巫江二溪、北自龍頭至此、南入黄雲大溪者、雲嵝山在茶陵東五十里、茶沙江之上、其山深峭、神廟中僧孫舟開山建刹、孫舟故南岳寺僧、去僧徒星散、刹將圮、遊人無入者、舟以人問津、俱戒莫入、且雨霧沉霾、莫為引導、予不為阻、从蟠龍小路南沿小溪二里、復與大溪遇、渡溪南入山、雨沉、益甚、西南三里、大溪復自北來、直逼山下、盤曲山峽、兩旁石壁、水嘯成磯、沿大溪二里至沙江、即雲嵝溪入大溪處、道遇一人持蓋將遠出、見問雲嵝道、即曰、入此山、非多人不可、予為君前驅、因隨抵其家、為余覓三人、各持械具、炊胃雨入、初猶溪口東入一里、一小溪自西峽遶隙出、望其石岸層疊、外束如門、導者曰、此席窟也、根株从來、入者、遂溯雲嵝大溪、宛轉二里、溪底石、峙如平臺、中刳一道、水由石間下、甚為奇觀、予是上山、轉山嘴西下、深平疇一壑、曰和尚園、四面重峯環合、平疇盡約

一里、復踰一小山、循前溪上流、曲折峽中、一里抵雲嵝寺、山深霧黑、絶無一人、雨大、雨從行、遂同導者出至溪口、遇一舟、附之順流下、時衣履沾濕、得舟甚適、買薪炊粥、炙衣無厭、遂附兩旁崖石也、山溪迂曲、下午登舟、四十里暮、舟子宵征、三十餘里泊東江口、

十二日、聞雲巖在茶陵南十五里、乃上城、南渡鄧水、東南行、陂陀上下、五里得平疇、曰歐江、有溪東南來溯之行、霧中望東山石甚見奇、心異之、又五里抵次陂莢、上豈圓頂如盒蓋、其兩旁崖裂洞曰學堂岩、舟東山夾盤互、中曰石梁、在會仙寨東谷、其谷亂崖分互、積列成塢、兩轉而石梁東西横列、下開一竇、由梁下北望、别有天地、透梁入、梁上復闢崖一層、由東坡上直透梁中立、疊之如殘重樓、又東一里、乃北峽中、一里得碧泉岩、其腦岩俱南向、又東踰嶺下、北轉則為雲岩、東向、深數十丈、高四丈、自會仙岩至此、山高皆不甚高、俱石崖盤亙、堆環成壑、為玦為門、為岩為洞、往往而是、但石質粗而色赤、无通爲潤澤觀、惟石梁横跨、下復穿然、此中八景為第一、

十三日、遂至茶陵南關外、經大西門、尋紫雲、陽諸勝、西向九里、抵山寨、曰洑江舖、大江至此、直逼山下、舖西為攸縣安仁大道

南登紫雲山、上一里、山半真武殿、上則觀音菴、俱北脈來、永詢雲陽道菴僧、曰雲陽山西去廿十里、頂為老君岩、雲陽仙在其東峯腋、去頂三里、雲陽仙嚴之為赤松壇、去雲陽仙亦三里、紫雲乃雲陽東北盡處、而赤松為雲陽正東嚴、由紫雲之北、西順江岸三里、為洪山廟、乃登頂北道、由紫雲南循山麓西四里、即赤松壇、則登頂東道也、去頂各十里而近、今觀音菴側西小徑二里、可達羅漢洞菴、菴有捷道登頂、不必下紫雲也、予從之、由真武廟側殿西北度兩小坳、一澗從西北來、則紫雲與羅漢後山夾成者、水北入大江、紫雲為所界斷、度澗即羅漢菴、東向

余急於登頂、從菴後西向登山、濃霧翳山半、不礙、披峰直上、三里、踰峯脊而東、霧漸開、又上二里、則峯脊冰塊盈杯、大小依枝、遇風雨敝墜、時嵐霧悉清、山之南與東二面歷歷可睹、郡江自東南、黃雩江自西北、盤曲甚遠、始知雲陽之峯、俱自西南走東北、排列數重、紫雲、其北第一重也、羅漢菴后予所由登者、第二重也、雲陽仙、第三重也、老君岩在其上、為絕頂、所謂七十一峯第一峯也、頂峯在南、余所登峯在北、徑路遠絕、西望南峯頂中隔一塢、絕頂尚籠沉霧中、俯瞰遍赤霞、在峯足里許、其上隔山竹樹一壑、兩乳廻環掩映、疑即雲陽仙、雖無徑、急直墜下、

度脊、上二里、踰一小坳、入雲陽仙菴、北向、登頂道由左畔上、可五里至老君岩、菴後有大石、飛累駕空、竹樹懸綴、石間五雷池、瀅碧迴異、層岩上哭、無可扳陟、且為霧寒翳、其上崩嘶、甚難、盡余所登道、當風無樹、故冰佳植枝、堅堆積、此菴中山峯環夾、竹樹叢茸、叢霧成冰、玲瓏滿樹、每朔風一振、鏗然俯地、如觸玉山、有積高二三尺者、遂為之阻道、頂處更難登陟、因間赤松壇、而僧芝音執為石洞、予貪石洞之奇、遂舍登頂、東下山、趨側澗深、瀉石間、僧指為子房煉丹池、仙人指跡諸勝、余笑頷之、直下三里、抵赤松壇、始知赤松本石洞、殿前特古松一株、無他勝、

十四日、濃霧四合、无復登頂望、循山麓北行、踰小澗二重、共四里、過紫雲麓、又六里、抵洪山廟、風雨暴至、市薪燎楊杜者竟日、廟后有大道、南登絕頂、時廟下泊數艘、俱苦石尤、不能順流下、屢招予為明日行、予猶不能恝然雲陽頂也、

十五日、泊舟將放、招予速下舟、予見四山霧卻雲泄、遂決策登山、由廟后南向登、三里、一高峯北峙、道分兩岐、予初岐東南、疑由羅漢峽向雲陽仙、為徑道、老君岩者、乃須轉西南岐、不一里、陟高峯西峽、頗嶮、南見峽頂若石梁、東西架、予瞻眺不及、西上嶺側、大江已環其西、大道乃西北下者、遂望嶺趨南躋上嶺

頭、冰葉紛披、雖无往著遊于意淨石梁、際亦可以火愁、并嶺遍
覓无有飛來石、第見是嶺脊東南橫屬高頂、其為登頂道无
疑、遂東向度脊、仰首直上、又一里、再踰脊、下瞰脊南、雲陽仙已
在皮底、蓋是脊東西橫亙、西為蛇為頂北盡境、東即屬前登雲
陽第二重嶺也、于是始得道、更向上、絢冰雪峰棱、行冰花玉樹
中、一里連過兩峯、始陟最高頂、從東脊南下、又一里復過兩峯、
有十字微路界峯坳、南上復登山頂、東西俱由山半下、然脊北
頂雖極高、純土无石、脊南峯較下、而東西石崖高穹、奪爭森
立、乃從南崩東板崖路石、瞰塢中茅龕、意即老君岩靜室、因

上、已盡棧、不忍下、時欲探秦人洞、乃從西路行山陰、冰棘紫在、
羇足甚艱、不二里、道絕、四顧皆茅叢、僅深峯首股之上下、顧回
叢茅中時有佳石、疑為吊穴、山下復重霧四沉、瞰眺莫燭、行雖
再下、復望山頭、上凍滑甚、附隨磨根隆念、草間可脫吊口、
益鼓勇直上、二里、復得頂、北望前所西下秦又陽二峯者、又南
一里、再下二峯、忽亂石排空片、攢及天、武霧城、恐意從中溜
足直下、強板崖路、坐直自豪、既下石峯坳中、中復得十字路、西
向下嶺、二里、艸叢中時有細路、又二里、路微而石樹叢彌、又二
里、則石骼樹密、路盡蛇、蓋始踰嶺而西、聞秦陵人自東來、就

未為美、至此轉遂、此崖箐樹深、上者不能下、下者不復上、
遂與錫侯掛石援崖、懸藤倒柯、墜空者數層、漸聞水聲、終不識
去人蹤遠近、已而霧影一開、露出層峰夾谷、樹色深茂、又見
谷口兩重外、平塢可瞰、乃益捫夏壁援、既而下一懸崖、忽得枯
澗、可踐石行、澗縈草中、不辨水石、為力甚艱、三里下一瀑、甚微、
見路影時隱現草間、又一里、澗從崖間破峽出、兩峽辟時北
尤斗峭、始得道、從南崖踰嶺出、又一里、遇北來大道、一村居曰
塞種、蓋雲陽西塢也、其地東北轉洪山廟五里、而遂南去秦人
洞十五里、遂南循山峽行、踰一小嶺、五里上麥枝嶺、俱雲陽

西南度而北轉成峽者、十一里度澗、乃南自龍頭嶺下、出上
清洞、依西麓溯澗南上、半里為路緣、潭深碧无底、兩崖多疊石、
又半里、復渡澗、依東麓登山、是為東為雲陽之南峯、西為大嶺、
大嶺高並雲陽、龍頭嶺其過脊也、其東南盡西嶺、東北抵麻素
祠、西北峙五鳳樓、西南為古奏沖、一溪自大嶺東北來者、乃
洪碧山之水、一溪自龍頭嶺北下者、乃大嶺雲陽過脊之水、二
水合、北出杞亡、龍頭嶺水南下者、合秦人洞水、出大羅埠、越龍
頭二里、得平疇、曰東嶺塢、內水田平疇、村居稠密、東即雲
陽、西即大嶺、北即龍頭嶺過脊、南為東嶺坳脈、余始至、以為平

地、及下東嶺、而後知在衆山上也、循塢東一里、宿新庵、
十六日、南行一里、登東嶺、即從嶺上西行、嶺頭多漩窩成潭、如
釜之仰、釜底俱有穴、直下爲井、深或不見底、是爲九十九井、山
下俱石骨玲瓏、上透一竅、輒水搗成井、雖枯皆無水、然亦以
九十九奇也、又西一里、西南谷中、四山環遶、亦成仰釜、底有
洞、東西皆泰人洞也、灌莽中直下二里、至其底、洞由西洞出、
入東洞、洞横界釜中、東西長半里、中流先搗入一穴、復透穴東出、
即自石峽中行、峽南北俱石崖壁立、夾成横槽、水由槽中怒東
洩、南向倒入洞口、洞有兩門、北向、先水分入小門、透峽下傾、入
不能從、稍東南、入大門者、從衆石中淺流、聲轂平、但洞内水涯
或漥、深淺洞兩崖、旁無餘隙可入、循崖則跼蹐、從水則苦無浮
槎、惟小門水入峽右、亦旁通大洞、流可揭厲、入其隙、宛轉分徹、
如軒楞別啓、透隙側入之、景甚奇、西洞門東向、枝東高如裂、
水由洞右東向出、亦較淺、可涉入洞五六丈、上成圓頂、四圍飛
石架空、兩重如度飛閣、得二丈梯可度、上其下、再入、水亦成潭、
深至東洞、不能入、出西洞、踰嶺二里、南越塢下、東洞水東向
湧出山麓、亦如書雲之出石下也、上入環石爲陂、壅或匯潭、以
灌山膝、水南流出谷、踞從其東北上嶺、共三里、仍過東嶺塢、

十七日、仍由新庵北下龍頭嶺、共五里、至路綠潭下、先是余按
志、有秦人三洞、上洞惟石門、不可入、予既得東西兩洞、無從覓
所謂上洞者、土人以路綠潭北有上清潭、門甚隘、水由中出、
人不能入、即有奇勝、此洞與麻葉洞俱神龍蟄處、非惟難入、
亦不敢入也、余聞之、益喜甚、既過路綠潭、不渡澗、即依西麓
下、蓋渡澗爲東麓、雲陽之西也、麥核故道、不渡澗爲西麓大嶺
洪碧之東也、出把七、直蒸半里、至上清潭洞、即在路之下、澗之
上、門東向、夾如合掌、水由洞出、有三派、自洞右者、湛而不流、由
洞左者、乃洞南旁竇出、甚急、透洞左急流、即當伏水入潭者
止供蛇、先有爲前驅者、余解衣伏水、蛇行以進、石隙低而隘、水
沒大半、必身伏水中、手擎炬平出水上、乃得入、西入二丈、隙始高
裂丈餘、南北横裂者、亦三丈、然都無入處、惟直西一竇、潮一人
五寸高二尺、水沒其中者、如丹澗隙餘水面、僅得尺之半、計自
肩水中、必口鼻俱濡水、且以炬探之、此隙頂入猶半爲水漬、時
顧僕守衣洞外、若洞水入、謂爲遇炬者、身可由水、炬豈能由水
耶、既泰人洞水雖淺、段赤温然可近、此水獨寒、而洞當風口、飈
飈尤厲、風兼水逼、火滅阻進、舍之出、蓋大洞門久之、復循西
麓、隨水北、已在東秋嶺西矣、去上清三里、得麻葉洞、在麻葉

灣西大嶺、南洪碧東即雲陽李核之支、北則李核西垂也、大嶺
東轉正東、澗下流、夾峙如門、當門一石峯倚突、曰將軍頂、澗抱
其西、而李核一支、西至此盡、澗西有石崖峯南向、東臨澗中、大
嶺一支、亦東至此盡、迴崖之下開一隙、淺不能入、崖前有小溪、
自西而東入大澗、循小溪至崖西、亂石間水竇於下、竅啟於上、
即麻葉洞、口南向、僅斗大、在石隙中、轉折數級下、初覺漸亦
俱以炬應、無敢導者、且曰、此中有神龍、奇鬼、非符術不能服、最
后以重貲覓一人、將脫衣、問余乃儒者、非法士、驚出曰、余以為
大師、故欲隨入、豈能身狗於此耶、余乃寄行李前村、與顧僕各持

數炬入、村民隨至洞口者數十人、皆莫能從、予兩人乃以足先
入、歷級轉竇、遞炬下、數轉達洞底、洞稍寬、可側身舒首、乃以炬
前向、其東西裂隙、俱無入處、其北一穴、低僅尺、澗等下甚平燥、
先以炬后、蛇伏遂進、背膚摩貼、足后備、乃度此內洞第一關、內裂
隙既高、東西橫亙、然亦無入處、又度第二關、低隘與前齊、規道
法亦如之、旣入內層、亦橫裂、西南裂者不甚深、其東北裂處上
一石坳、忽又縱裂起、上穹下狹、高不見頂、至此石坳殊形、當理
頻易、片竅俱歇、生動、其西北之峽、漸入漸束、內夾一縫、不能
容炬、轉從東南峽、仍下一坳、其底砂石平鋪、如澗底、潔淨乾燥

鮮、木峽東南盡處、亂石矗、崇疊成樓臺、由其隙穹可扳躋上、其
上石穹一隙、直徹洞底、頂光由隙中下射、宛如鉤月、澗底南通
覆石低壓、高僅尺許、此必前通洞外澗所從入者、由層石下北
循澗底入隘、低甚、與外二關相似、稍從其西、攀上一石隙、北轉
而東、若度鞍壓脊、兩壁石色石質、光瑩欲滴、垂柱倒蓮、紋同雕
刻、東下一級、復值澗底、已轉入隘關內、闢成一衕、闊二丈、高數
丈、其五尺、覆石平如布幄、其池坦底半里許、下有一石、度出為橋、
橋道明辨、上則蓮英下垂、連絡成幃、四圍連幔、大與榻並、中間
透豁空、上穹為頂、其后西壁、玉柱圓整、大小不一、而色皆瑩素、

紋絕刻鏤、衕中第一奇也、又直北半里、洞分上下兩層、澗底東
北去、上洞登自西北、時所齎火炬已去其七、恐迷歸路、遂刻奇
返、抵透光處、炬殆盡、洞外守視者又增數十人、見予兩人皆顛
禮稱異、且曰久待不出、疑墮異吻、余各謝之、然此洞入處多隘、
其中美勝、予所見洞俱莫及、不知土人何畏入、乃爾、乃取行李
前村、隨澗北十里、抵大道、又西十里、宿黃石鋪、去茶陵西已四
十里、鋪南即大嶺、北峙峰石、俱嶙峋插空、西南一峯尤甚、名五
鳳樓、去十里而近、即安仁道、余早臥、不及詢、明發登途、知已无
及、黃石西北三十里為高晉山、又有小晉山、俱在攸縣東、疑即

司空山也、二山之西、高峯嶄然、茶陵江北曲、經高砦南麓而西、
攸水在山北、是山界茶攸兩江云、
十八日、西北五十里、抵攸縣、
十九日、西南四十五里、下太平寺嶺、則大江在其下、隔江即芒
洲也、便舟不得、宿泊舟間、
二十日、上午始得舟、順流西北向山峽行、二十五里大廒灘、十
五里過下埠、下四鄉灘、險甚、過此山始開、江乃西趨、二十五里、
北下橫道灘、又十五里、宿宿子坪民舍、
二十一日、四鼓、舟人東月促下舟、二十里雷家埠、出湘江、又東
北十五里、抵衡山縣、出望岳門、三里越桐木嶺、始有大松立路
側、又二里石陂橋、松始夾道、五里過九龍泉、又五里即姑橋、夾
路松盡、山隴始開、乃見祝融峯北峙、五里入山、復得松、又五里、
路北有子抱母松、又五橋里過司馬橋、入岳廟、問水簾洞在
山東北隅、非遊山道、遂東出岳市、東北三里、有小溪自岳東高
峯來、入小徑三里、上至山峽、即望見水簾布石崖下、二里遂其
處、乃瀑之瀉於澗者、非洞也、下山、又東北二里、登山循峽、踰一
隘中峯、烟水繞、為九真洞、亦山峽間瀑也、在紫蓋峯下、踰山而
北、尚有洞亦山焉、漸近湘潭境、余見日將暮、遂出山、十里宿廟

岳廟、
二十二日、力疾登山、由岳廟西、渡將軍橋、岳廟東西皆澗、北入
山里、澗為紫蓋洞、亦無洞、山前一岡、當尸璞成耳、由此上嶺一
里、大石后度一脊、里許、路南有鐵佛寺、后踰嶺一里、路兩旁
俱細竹蒙茸、上嶺得丹霞寺、從寺側北上、由絡絲潭北下一嶺、
又循絡絲上流之澗一里、為寶善堂、其處澗從東西兩壑來、堂
有大石如斛、西澗環石下、出玉板橋、與東澗合而南、寶善界兩
澗之中、去岳廟已五里、堂后躡磴一里、又循西澗、嶺東平行二
里、為半雲庵、后渡澗西、躡級直上、三里上一峯、為茶庵、又直
上三里、踰一峯、得半山庵、路甚峻、由半山庵丹霞側北上、竹樹
交映、青翠滴衣、竹中聞泉聲琮琮、自半雲踰澗、全不與水遇、以
為山高無水、至是聞之殊快、時欲登頂、過諸寺俱不入、由丹霞
上三里、為湘南寺、又二里南天門、平行東向二里、分路、南一里、
飛來船、講經臺、轉至舊路、又東下半里、大度庵、西北上三里、
抵上封寺、東有吊鮑泉、西有卓錫泉、凡住寺三日、
二十六日、至觀音崖、再上祝融會仙橋、由不語崖西下、八里路
分南北、二里九龍坪、仍轉路口、南一里茅坪、南由山半行、
四里渡亂澗、至大坪分路、東南上南天門道、予乃從西南小路

直上四里、為老龍池、在嶺坳、嶺外多淨室、西南至側刀之西、雷祖之東、二里上側刀峯、平行頂上二里、下山頂、度春香嶺、行赤帝峯北、一里遶其東、乃南由坳中東行、一里轉出天柱東、遂南下五里、過獅子山、與大路合、由岐路西入福嚴寺、

二十七日由寺西循天柱南一里、又西上二里、越南分脊、又轉循天柱西一里、上西來脊、遂由脊上西南行、循峯直東轉出其南脊、西三里、復循峯直西北下、承南大坪、北過一小坪、復上嶺、共一里、轉西行嶺脊上、連度三脊、或循嶺北、或循嶺南、共三里、復上嶺、直上二里、為觀音峯、峯北樹中行三里、而始止、況霧亘甚、西南下一里、得觀音菴、又下一里、為羅漢臺、有路自北塢至者、即南岸來道、復南上三里、度二峯、既踰高頂、南下一里、得最木一卯、曰雲霧臺、又南下一里、為東來大路、遂西下、又里一半至獅度橋、而西至方廣寺、蓋大嶺之南、石廩峯分支西下、為蓮花諸峯、北則雲霧頂分支西下、為泉室天台諸峯、夾而成塢、寺居其中、水口西去環鎖甚隘、亦一勝地也、寺西有洗衲池、補衣石在澗旁、度水口橋、即北上山、三里得三台寺、蓋泉室峯又西起高頂、突為天台峰、西垂一支、環轉而南、若大尾之掉、幾東接其南下之支、南面水僅成峽、內環一塢如玦、在高原之上、與方

廣方稱上下二寺、仍返宿方廣、

二十八日、出補衲臺、沿澗西行五里、石樹叢溪、岩影溪叔、澄碧昫日、又二里、隔溪前山有峽自東南來、與方廣水合、流西去、始遂北向登崖、下石樹愈森、澗在深壑中、有綦白黃三龍潭、兩崖峭削、路折而上、聞散而已、不能見也、已平行山半、共三里、過黃公嶺、得龍潭寺、天台西峯下、南為瓊髻峰、蓋天台復髻突而西來、以成龍潭、北上即寺、西為獅子峯、夾削特立、天台以西峯至此盡、其南隔溪即瓊髻峰、而蓮花以西峯亦至此盡、過九龍、循平行山半五里、自獅子峯南遶其西、下山、又五里、為跡橋、而衡岳西面之山始盡、橋東去龍潭十里、西去湘鄉界四十里、西北去白高三十里、南至衡陽界盃公坳五里、自馬跡橋南渡一澗、即方廣九龍水、去白高者、東南行四里、又越小嶺一里、上一低坳、不知其界頭也、過坳五里、有水自東北山間懸崖下、高數十級、曰小響水塘、亦衡岳陟頂也、又二里、有水自北山懸崖飛瀉、為大響水塘、閒大過前崖、而水分兩級、轉下峽間、初見上級、后見下級、故覺其不及前崖飛流直下也、前即寶水南出洣河、下衡州草橋、由寶水橋五里、過圓清亭、踰小嶺為穆家洞、迤環圓整、水自東南環東北、乃石廩峯西南夾中水、山

環如水、而東附於衡山之西、經洞二里、復南踰一岡嶺、二里為陶朱洞、下洞甚隘、水直西出、諸又南入峽二里、復踰嶺、為陶朱中洞、水亦西出、又南二里、上嶺坳、甚隘、為陶朱三洞、繳於前二洞而不及、稍洞之迴環、二里又踰嶺、為界江、之西曰大泙嶺湖水南行一里、上一坳、至傍塘、即隨水東南行、五里抵黑山、又五里水口、兩山逼湊、水由其內破壁入、一里水始出峽、諸亦東、又一里為橫口、傍塘黑山之水南下、岣嶁之水西南來至此合、北望岣嶁白石諸峯甚邇、南去衡郡五十里、

二十九日、沿溪南行、踰大小犁坪、共五里、復與溪遇、循溪東南下十里越庚、又五里入排衡、排衡者、山內自黑山西之鼓碧嶺東南至青山、分為兩支、俱西北轉、兩岡排列夾為長塢、至青山坳凡五里、始窮乃踰坳而南、十里下望日坳、至黃沙灣、則蒸江自西南來、諸隨江東南下、又五里抵衡郡之草橋、覓靜聞、寄寓之綠竹菴、瑞光上人寓庵在北門外華嚴松蘿諸庵附、八菴聯絡、俱去都明察唄誦之教相聞、乃桂藩焚修地、

二月初一日、由菴東南踰小嶺、至湘江、瀕江至蒸水入湘處、渡江登東岸、東南行六里、渡西五里、以丁家渡、江已在郡南門外、登崖上回雁峯、不甚高、東臨湘水、北瞰郡城、俱在足下、

雁峯寺龍昇其峰頂、无餘隙、仍出北門登石鼓山、左臨蒸驛後、湘江流其南、蒸江北遶、山由其間東突成峰、前有禹碑亭、后為崇業堂、再上宣聖殿、中峙高閣、后高閣甚暢、曰大觀樓、平視衡城、與回雁南北相對、蒸湘夾其左右、俯出窗檻下、過西為家廟市、三水帆檣、連檣於岳雲而本亦為板映、雖書院宏偉、不及書安白鷺、乃名地為石鼓、梁晉之遺、兼勝王黃鶴諸勝、非白鷺丹得伴吳樓后為七賢祠、最後為生、閣、東向、下瞰蒸湘、合流於前、來水北入二里外、與大觀東西易向、大觀踞山頂、收南北西三面之奇、此則東盡二江合流之勝者也、又東為合江亭址稍下、臨流愈近、下樓過青草橋、東北二里、過綠竹庵、來雁塔者、衡州下流第二重水口山也、石鼓從郡城東北特起垂江、為第一重、雁塔又峙於蒸水東來水北、為第二重、南瀕江與石鼓夾峙蒸水左右、

初二日至初六日、俱阻雨菴中、

初七日、靜聞同碩僕定永州船、予循菴東入桂花園、乃桂藩新構、廣桂堂地、前列丹桂三株、皆聳幹參天、接陰蔽日、其北寶珠茶五株、高大亞之、花紅殊匹、又東為桃花源、西自華嚴天母二菴東、南北俱高岡夾峙、中疊層為池、兩傍依岡分塢、皆梵宮

紺字、諸藩劉亭榭、鋪出其間、桃花源上即桃花沖、乃嶺坳也。其
南最高處結亭曰停雲。從亭北逾桃花沖坳、東渡岡夫成池、越
池而上、即來雁塔。前為淥綠塔、西對石鼓、迤北為湘夫會耒
甚蘇。因促僧登塔。歷五層四眺、諸峯北惟衡岳最高。次則西之
雨母山。又次則西北大海會峯、岡巒高下、無甚崢嶸。而東南
二面、豁然無際。湘水自回雁北注城東、至石鼓合蒸、東轉經塔
下、東合耒水北去。三水曲折、不及長江一里、無盡西軒迴旋至
愚也。歸巷踞靜聞、知舟行期二日后。
初八日、入郡、出城南一里由回雁峯一里、入花藥山、不甚高

即回雁西轉迴環下府城者、諸峯如翅舒翼、四拱成塢、有寺
當其中、若在城郭內外、亦微為一方冠。
初九日、移行李舟中、雨不止、舟泊不行。
初十日、僅行舟五里、泊永府廟。
十一日、二十五里、南上鈎欄灘、府南首灘也。西二十五里為車
江、折而東南、二十里為新塘站、又二里泊新塘上流之對涯。二
鼓、中盜、橐洗僅脫身、俑僕被重創。
十二日、躺靜聞於蕉除中、救得衣被數件、覆得被時期舟已沉。
鍋具焚沒無餘、靜聞沒水取得一竹簏、汲取江底濕米煮粥過

食諸難者。余三人因附土人舟返衡府、舟頗大、篙師僅一人、撤
鐵樓門已五鼓。
十三日、入城投金祥甫、數假遊資於桂藩、金其書說也。日復一
日、竟不得要領。
二十日、出步蕭埠門外、遂還所寶珠茶者、花大辯蕊、其紅
映日。又見千葉緋桃、含已大如鍾、皆花冲物也。余擬往觀
之。
二十二日、同靜聞出瞻岳門、越草橋、過綠竹巷、桃花歷亂、入桂
花園、則寶珠盛放、花且如盤、殷紅密瓣、萬朵浮圍之。翠上真

大觀、不復知身在客途中也。里隔溪塢內、桃花竹色、映帶生姿、
中有閣踞源亭、新其齋、俯級入登山路亭、為之憮然。
二十六日、金闕會得百金、督予二十金、會桂藩直有所捐助、靜
聞不能九里子、議先往道州、留靜聞候生郡中、待余還同至西
行。
三月初三日、下午、風雨作、舟子遷延、晚始移泊南門埠。
初四日、下午、過汉江、微雲傑潭、去前日被盜處不遠。
初五日、平明發舟、風順利、十里過前日畏途、沉舟猶在也。四里
過香爐山、上有灘頗高、又二十五里過桂陽河口。桂陽自南府

入湘。春水出道州春陵山。爵水出寧遠九疑山。經桂陽西境。合流至此入湘。為常寧縣界。由河口入抵桂陽。尚三百里。又四里止元洲夾。

初六日。二十里過白坊驛。又西南三十里為常寧水口。水從東岸入湘。亦如桂陽河口。水較小。常寧縣治猶在江之東南也。西十五里泊糠船埠。

初七日。西南十五里。至河洲驛。此地湘江東岸。為常寧界。西岸為永之祁陽界。皆平陸曠然。開阜遠叠。三十里過大鋪。兩岸俱祁陽屬。上九州灘。又三十里。至歸陽驛。

初八日。西七十五里。泊石燭裡。

初九日。五十餘里。下午抵祁陽。余病不能登。昨午將至白水驛。力疾西望。一橫山如列屏。至是舟溯流而西。又北轉。已出是山之陽。蓋祁山也。山在湘江北。縣在湘江西。祁水南。相距十五里。上流則湘自南來。循城東抵山南。轉。祁水西自邵陽來。東入湘。遂並東去。

初十日。舟以候客未發。余念浯溪勝。不可不登。乃沿江南五里。渡之東。已在浯溪下。溪由東西入湘。流甚細。溪北三崖駢峙。西臨湘江。中崖最高。顏魯公所書中興頌。高鐫崖壁。前有亭。下臨

湘水。崖前嘆石。秩立如芙蓉叢萼。余病怯不能登。臥崖邊石上。仰觀久之。舟至。又行二十里。過新婦塘。江北岸一石嫣婷立岩端。矯首作西望狀。下有小蚌曰竹魚。極腴。八九月重一二斤。他處所無。又十里。泊舟滴水崖。崖在江南岸。危岩亘空。

十一日。六十五里。抵七里灘。

十二日。二十里。過冷水灘。舟循東岸行。隔江聚落。俱在石崖上。瀕江石骨嶙峋。直插水底。閫闠之址。以石不以土。又從崖際拾級以登。真山水中窟宅也。忽南風大作。薄暮稍殺。舟乃行。五里已暮。乘月行五里。抵焚沙邑。

十三日。四十里至湘口關。湘江自西南。瀟江自東南。合於其前。予舟由瀟入。十里為永郡西門之浮橋。已一舟從右來。予移附其中。蓋以明日向道州者。下午。舟過浮橋。泊小西門。隔江望西岸。石甚森幻。中一溪自西來注。石梁跨其上。心異之。循城而北。西越浮橋。則浮橋西岸異石張吸。土人問愚溪橋。即浮橋南畔溪上跨石者是。鈷鉧潭則直西半里路。旁嵌溪者是。始知潭即愚溪上流。潭從西。橋從南也。乃遶過衢直西去。路左人家隙中。時見小溪。涂石間。半里。過柳子祠。祠南向。臨溪。再西。抵茶庵。溪自南來。沿石東轉。轉處石勢尤森幻。特但亦溪灣一曲耳。

无所謂潭也、求小印小石潭、俱无能識者、是水發源永州南百
里之鵝山、有異衆二名、柳子易之以愚、撫小丈求小印、當即茶
菴也、菴去潭西數十步、叢卸之上、為其中愚剎、求西山、亦无知
者、后𨇤芝山碑、謂芝山即西山、亦非也、芝山遠在北、當即柳子
祠后圓峯高頂、今為護珠庵者是、閒菴閒有柳子崖、則為西
山信矣、余覓道其間、西北登山、崖已蕪、竟不得道、乃西南遶茶
菴前、復東遶柳子祠前、渡溪、南越一岡、東轉出愚溪橋、、兩虹架
瀟江之上、即前所望異石也、因披路石踞崖上下、崖穿朊尤
勒、橫橋內一庵曰圓道、北向俯溪、有竹木勝、時舟在隔江城

下以舟子遲待、乃返、
十四日、晨過浮橋西、見一長者、叩以永州最勝、曰湖江南二里、
湖江為朝陽岩、北隨江轉入山岡、東二里為芝山岩、无得而三
也、予乃先北趨芝山、循西江岸半里、至劉侍御山房、由其側北
入山、越一嶺、又北踰山岡、登其山、見山之西北、湘水在北稍遠、
遶前一小水、从西來東南、則瀟水在其東、瀟江東岸有塔臨
江、與此山夾瀟為永水口、蓋此即西山北走之支、北盡瀟湘合
流處、當即柳子所記、萬石山、郡人則稱為芝山云、越嶺北、从嶺
上東轉、前望樹色含陰、石崖矗奮、知異境對矣、即下仰崖脚

仰望、有菴倚之、踞遶其北而上、乃舍菴上趨、則崖石偉透回奇、
而兩旁亂石森立、上下起伏、如遶甚芝房中、旁外藤、隨地而是、
小徑由其間、上至崖頂、旁一石閉入、有室南向、遶其南、西穿石
隙而入、仍从西峽下至崖脚、一踞竹木扶疎、玉蘭舖雪、入崖下
菴、、北一小閣可憩、南結精廬、倚之門在其左、僧从內啟扉入、
小廡側實、旁敞陳而上、崖石穿然、一亭綴石末、四窓空明、花萼
間發、若置身盆石窈窕中、出遶至浮橋、關直西四十里、有寺曰
石門山、最勝、為登朝陽岩、不及往、分令顧僕从橋東湖湘放舟
南上、予从橋西、仍遶愚溪橋、渺瀟西岸東行、南一里、大道西南

拆、道州道也、由此徑東南一里、則一山怒而豎石、夻與江斷、踰
其上、東俯入石關內、叢石浮雲、旁下瞰瀟水、即朝陽岩矣、岩后
通前路上、覆重崖、艳登臨其下、憩倚於中、炯帆遠近、與溪雲山
島相出沒、遊目所及、勝雾遶供、甫定而山谷傳響、舟人已放舟
於下、促下舟、余不顧、崖北有石磴、直下瞰江急、从之磴西、倚危
崖、瞪江東遥、畫處忽有同呼然高瀾、共四丈、亦東面江、溪流自
中噴玉出、水洞也、洞口少入即南轉、平整軒豁、大江當其門、內
界深泉、與上岩嵩下甚、可從入五六丈、即匯流瀠洄、、西轉而
黑、計可揭進、无炬乃出、其北叉有一岩覆、結奇雲、建禪淵、盤王

入橫棧架板若閣道、仍从岩南石磴透出岩右、復踞頂俯瞰梯
其上、昔人從不已、乃下舟溯江漸東折、七里至香爐山、尖銳若
髻、石骨攢簇、獨峙江西岸、時見佳植緻插、下午過金牛灘、上有
金牛嶺、北峯尖削、南則横叉三峯、江流直搗其腋、至是舟始
南泊廟下、舟行已五十里、陸路止二十里、先是聞永州南二十
里有唐岩、不意舟帆竟出岩稍在前也、詢明晨過其下、舟人
熱不肯待、余念陸近水遠、不若懸舟去、从陸躋之、
十五日、五里至岩、先至登涯、期舟於濩埠灣者、郡南五十里
鋪也、郡南二十五里為岩北、陸至此與江合、陸即南入山、又二

十五里為至濩埠、水道則東迂溯江、至濩埠又六十里、計舟一
日僅抵此、余不能胥病追舟也、岩背東北臨江、从其南二里、
西南入山、岩俠若簿作覆人狀、已望見西峯前突、西峰稍石尤
異、及登之、官舍串翩、先是西峯之陽、望見洞門高張、要先趨从
其側出、上見石崖横聳、環缺東向、下則中空、其岩容數百人、下
平上穹、明爽幽異、无通仄啓林莽、北洞底亦有垂石環轉、覆楞
不内外者、巨石磊砢界道、石上多宋人題刻、黄山谷最愛此、題
卽謂為此中第一、岩東穿賦竅上、有門上通、累石隙東臧官舍
右廻谷、岩西南又闢一門、踰門出其右、石壁穹然、僧寮倚之西

彪山下、午勞條麻布壞、中有道皆江、發源自龍洞、去永城西
南七十里、江東來直逼山麓、北入蒲江、側又有水洞去此二里、
東炬可深入、从僧寮循岩南東行、過前所望洞門高張處、門雖
峻、中央不廣、内亦不能上達岩也、仍冒雨東出臨江、、迆、
在數里外、灌山南卽茶山耕亘、支分東走、故江道東曲歷之、乃
舍江南行、七里至木排鋪、又南踰小踰嶺、三里為陽江、、不能
勝舟、西南自大小茶江來、至此二十餘里、東注瀟、其北則西嶺
横亘、南則曹祖山張家冲諸峯、駢立於前、又南七里直抵張家
冲東麓、曰陳度鋪、又南三里、踰嶺、望西山層隆下、時見石骨棱

異、峯奇已復空懸一區、眾竅併幻、函西探之、則片石層、疊若
翼距龍爪、下跗於地、又如躁木之叢、蔚蔓外貫、而中悉透空、
但上下為蔓棘阻縫、无从扳躋、隨之南、見寺有深土新甃者、報
搆入、然無主、然石卽復不露、問之寺荷動者、曰是乃和尚嶺、
皆石山也、其西大山曰七十畲、因指踏隱一巷石更勝、从之、則
大道直出石罅下、石忽庿神起、上多透明漂影、偹生躍、清泉一
泓、下穿崖根出、有巷在其南、問之僧、則出水崖也、卻見崖石
夥駢最側、有路一線、皆其雜地徑也、冒勇从之、其上石皆如
臥龍翥鳳、出青木蓮、萼叢踞裂、棘生出水崖右、覺茹吐一

區、包裹叢蔭、而窈冥無覓、蓋其處西至七十二雷大山叢奇南
列、惟東北下臨官道、又出水崖障其東北、復屏和尚蔽、四面外
同錯綺、其中怪石層瑚、采艷奪目、余乃遍覽峽道、東北層崖之
巔、有石高碧、若天門上闢、不可悉即、若石西南即出水崖內壑、
一潭澄石隙中、三面削壁下嵌、不見其底、若杞梳汲受、含石與
水撥、武陵漁當為移棹、余歷遍山棲佳勝、此為第一、而九疑
尤溪村口稍次云、棲劉久之、始下、由庵側南二里、得大道、一溪
自西南山凹來、過溪東南一里、復與瀟江遇、溯江西南三里、抵
雙牌、舟適至、下舟、西南豁然、若可達、遂舟反向南山、入瀧、蓋瀟

水南自青口合沱水、即入山峽中、是曰瀧口、共行七十里、皆連
山駢峽、蔚蔽天日、且水傾瀉直中下、所謂瀧也、中流有麻潭驛、
南四十里屬道、北三十里屬零陵、驛亞色甚利、湍暴泉駛舟
舟難捲浪如雷、五里入瀧、又五里泊橫口、自永州至雙牌陸五
十里、水倍之、雙牌至道州、水陸俱由瀧中行、無他道、故瀧中七
十里、止有順逆分、无水陸異、出瀧至道州、又陸從水由矣、
十六日、二十里為麻潭驛、零陵界盡、南即道州境、自入瀧來山
勢逼束、灘石懸亙、山鵑盛開、皆在水涯岸側、不作浸山希谷
觀、映碧流舟、尤覺有異、二十里、至吳望舖、西南山稍遜、舟

反東轉、又五里、復南、又十里、山勢愈逼、束為瀧口、又五里泊將
軍灘、一有峰立瀧口、若當關然、以溯流出瀧、劃然另闢區宇、是夜
明月微夕入、吾僅見
十七日、山開水曲、五里至青口、一水來自山峽出、乃遠道也、此
水最大、即瀟水、一水半瀆中南來者、即道州道也、此為沱水、
小弱、乃合瀟、南溯沱、又五里、為泥江口、水西通營陽、舟上層坪、
三日程、當即營水矣、又三十里、抵道州、登南城、迎晚、州城南憑
江、水東南西三門、俱瀕江、盡沱水、自江華、捲過二水、自永明、俱
合於州西南十五里外、東北抵城西南隅、遶南門至東門、復東

南去、若營弓而城臨其背、
十八日、過城東半里、有小橋、即濂泉、入江處、泉派甚微、橋側有
石、突若立江濱、狀如永州愚溪橋、透漏傍削、遶之分岐、空腹隙
可穿、書入所謂五如石也、中一石聳之、尤亮、為轡石、按元次山
道州詩題、石有五、如洛樽、而此樽莫辨、覓昼詩於人、有去在報
恩寺、舍之、出州西門、南折過景雲橋、有二岐、從西二十五里、為濂
溪祠、又十里為月岩、從南為十里舖、又六十里為永明縣、十里
舖側有華岩、岩下開道、可出廣東、濂溪祠余欽慕、叔之遂從南行、
大道兩旁、分植喬松、如南岳道中、密遮之、有松自下分柯五六

枝叢擬競秀、此中特見、他處所無也、聞自州至永明、松夾道者
且七十里、州西南皆岡坡高下、道回之、四顧盡山、間遠、惟西北
一山、叢高較近、則月岩所倚大山也、至十里鋪東、從小徑北、
半里為華岩、洞門北向、小水自洞下出、由洞入、止闢水穀、東轉
三丈餘、復南下、則穹然深暗、闢其內、一燈可盡、行急不及覓炬、
遂北向小徑行、上俱小而峭、或孤峙、或兩或三、石骨崚嶒、岬不
桯跳、其上曲折升降、如在崩雲頹浪中、而西北崇峯、時從山隙
隱一面、五里、橫過山趺、四五重、度一小石橋、又踰崗得西道、從
之二里、又北入小徑、共四里、轉出平疇、則道州西來大道也、前

一里、抵溪祠、北向、環山、不臨水、前植然容眾、乃元公所生
也、濂溪則自祠西道山麓北注、乃西一里、過道山、北渡濂溪、
自月岩來至此、為道山東陲、乃北走、又東至州西入沱水、從北
西趾、五里、抵達村、西南入山踏、守一峯甚圓、頓出其南、從此亂
峯漸多、為鎮為指、為列屏、俱環映大山東岸、引成蔓、五里、南轉
入亂山腹、又三里、西越嶺、望見正西一山白、烟一抹、橫其腹、樓
即月岩上層遠空處也、蓋高山西立、若脅天不可階、東下三級
得此山中空上架石、下闢重門、無微不瞭、遙睇之、如白雲浮動耳、
又二里、抵月岩山下、從東麓拾級上、先入下岩、東向中空上

合、高環成眾、下望如於甕、張吻日光、牙血宛然、令人畏累、復從
岩上偏歷諸勝、即月岩宿、
十九日、仍過所望岩如白烟處、分岐東南行、穿小石山腹、宛轉
叢隙中、八里出山、渡大溪、東南十里至武田、再東半里、即永明
大道、橫過大道、南一里半、大溪湯、介於前、為永明梅達二水
交江、東南行、六里、得板道、甚大、南隨板道十里、止板寨、
二十日、東南以小徑一里、出江華大道、南為火燒鋪、在州南三
十里、而遠、又五里為營上、則中江華道州界、營兵以守者居有
小待奉先侍之、東數里外、高峰屹起為楊柳塘、屏亘而南、九疑

當在其東矣、南八里、有溪自西而東、石亘然臥、橫絕中、清流激
之、不減包圍石壘、南十二里至伽祐鋪、去江華十里、由鋪南直
下一徑、可通浪石寺、東南轉從崗上行、共七里至江華城西、出
城南、東南一里為麻拐岩、又名回龍巷、由巷沿江岸南行半里、
水分二道來、一自東山谷中者、其水較大、即沱水也、一自南來
者、可通小舟、發源自上武堡、南即為廣西賀縣界、大小二江、
合於麻拐岩之南、大江東源錦田所、溯流二百餘里、舟行三四
日可至、小江南自上武堡、舟溯流僅到白馬營、可五十里、然入
江之口、即橫石為方堰、置中流、橫過江身、不得上下、堰內另置

小舟外有橋、横板以渡白馬營東大山曰吳望山、有泰洞甚奇
楷未至、又南抵上武堡、東大山曰冬冷山、二山之水合出
白馬營、為小江上流、乃沿南來小江岸西行三里宿張石東
二十一日、欲往蓮花洞、候引導者、久之得一人、由寺西遵大路
行南去山盡、即上武堡、西踰大佛嶺、為富川道、西去江華西十
里、關踰四西二十里為紫杯鋪、永明界、又西二十五里、過枇杷
所、在永明東南三十里、為廣西富川界、更西南三十里、即富川
縣治云、遂七里直抵大佛嶺下、先是南路一岔、若雲行嶺麓、予
意蓮花在是、而君尚在路北大嶺麓、乃從大岐小徑入、不半里、

至洞下、導者取枯竹一大捆縛為六大炬、分肩以入、出、復探路左
洞、披棘以進、還飯張石、已過午、乃揹宮路抵麻揭岩、西合江口
南渡小江、堤外橋、東南三里至重元觀、寺南里許、入獅子洞、出、
遂麻揭岩、北登嶺、直北行、已過東門外矣、又北踰嶺、渡沱水北、
宿江渡、
二十二日、循東山東北行十里、為燉樹營、由此漸循山東轉、五
里過鰲頭北巷、又十里過馬岡原、自鰲頭至是、皆循山北來、向
行、山南愚猺人居、東十里道高販石、為分村、東渡雨大溪、共十
里、於是東登嶺、先於南面崇山至是北亦有山横列、路遂東向

兩山門、外陟兩岡坳、十里抵孟坳橋、西彭家村、
二十三日、東一里、南列山已盡、轉而西列路循之南轉、五里抵
塘村坳、其東又有峯、岸羅立戰、亦自南趨北、與西面之山若群
圍、直南遙望、塞中豎一峯、如當門之標、望之神動、惟恐道不出
其下、南七里、東度一橋、小溪甚急、踰橋、則大溪南自九疑北土
青口、卽瀟水上流也、北望小溪入江口、有艰舟艤其側、渡大溪、
東南十二里、直逼東界亂峯下、南六里至掩口營、始與寧遠南
來之道合、北去寧遠三十里、掩口之南、東西排岫横障、至此湊
合成門、向所望當門之標、已列其東岫首、而西障東垂、亦豎一

峯若標、吊若揹指、若旦垣、與東岫競勝、二里出湊門之下、水亦
從中南出、其下平疇横然、東西成路、路從西峯南轉西向行、又
三里至路亭、
二十四日、西五里為太平營、由此西北入山、多亂峯環岫、盖掩
口東峯排列為劍戟、此處諸岫如揹陵合圍中、環成洞穿一隙
入、如另闢城垣、山不甚高、而窈窕叒廻合、大道皆宛轉之、洞卓
立之峯、嵯峒之石、皆雪鶖之初源、如是十里至舜殿、聖殿者、
舜陵也、予初從岐路望之、見稍垣一二楹、路須蘇濱竟從其東
踰嶺北、二里、問耕夫、已過聖殿極斜君矣、遂西而登山則嘗

岩東向高張、甚宏敞、洞門石峯中峙、門界為兩、飛泉倒有其上、岩右垂石壓楔、岩底有泉懸空下、或從石端直注、或依石實斜噴、泉隙亂流、頃盼交射、更一奇也、下復闢一岩、深下不極、宏峽然不能達、遠岩之左、上層復闢一岩、則懸高明、若樓閣乘虛正對洞門中峙峯、兩瀑懸簾其前、為外岩最勝處、下有池、瀦水一方、不見所出、凌無盈溢、池北一門復明、即左岩下層也、由其內隆級下為深入道、明宗上人曰、此間際通君書先了書字飛龍二岩、惟三分石遠不可到、還以餘暮入洞、為東炬遊、不妨深夜也、予乃先探二岩、明宗為導、出斜岩、稍北折而南、下馬蹄石、其陰、突石嵯峨、疊雲偉峯、益南、逕永福寺故址、破石猶傳、已斜為田、又南過一溪、即瀟江上流、西轉共三里、入書字岩、不甚深、岩有垂石天矯、岩外鐫玉琯岩三隸字、宋人李挺祖筆、岩右鐫九疑山三大字、為宋嘉定六年知道州軍事莆田方信孺筆、側又隸刻漢蔡邕九疑山銘、乃宋淳祐六年郡守潼川李襲之屬郡人李挺祖書、襲之既新其宮、因鐫銘於側、以存義蹟、岩人因鄙、執岩有巨書、遂以書字名岩、夫玉琯之定、蓋此地為九疑中峯、故鐫題於此、余坐玉琯中、因求導人往三分石者、土人謂去此五十里、俱窮崖中、須且得猺人為導、然中無牌樓、獨火露宿乃可、已而重購得一人、乃平地猺劉姓者、期以晴與乃往、遂返、過馬蹄石、東入飛龍岩、從山半陷下、內亦寬廣、如斜岩外層之南岩、中有石坡、中懸但無宛轉致、逕斜岩、明宗出火炬與顧僕分攜、爇火前導、始由岩左下層、循隙歷磴下、水自岩頂飛注、與人爭級、直路錯、亦亦無有、東向入洞、忽平廣、既而石田鱗次、水滿其中、從塍上行、下遂隆級深墜、石田上有石池、由池渡水、乃樞梅洞道舍之、仍下洞底、渡一溪、水自西而東流入洞內、截流之右、循洞右行、踞復平曠、洞愈宏闊、有巨柱端豎中央、直近中洞頂、東復有一小石、侍立其側、又東為平空石、一柱自頂下垂、空半止、其端反卷而大、又東有天柱石、蓮花子是通爛泥河、即前渡下流、河底泥膩、陷深及膝、步步纍沉、不得拔、乃循洞左行、左壁崖片樣垂、上飛為蓋、下虛為龕、中凹為牀為龕、南既一方柱、自洞底屏列上躋、其東亦一柱、與之並起、更高巨、端有一石、旁生石蓮上、為大士座、由此西下、可北達大士座後、前爛泥水河、不遠、大士座下、西來至此、南折去、洞亦南轉、愈極宏崇、水深躍渡、遊者至此、例止、余強明宗渡水、深逾膝、然無爛泥河濘甚、既渡、南向行、水流於木、木循其西、四顧石柱參差、高者千尺、低亦丈許、以數十計、俱光耀如凝脂、曰雪洞、又前

曰風洞、前又當南下渡南河、明宗謂以光趨此者、欲前過大士
巖、撤柚炬、薰神路為誌、君再入前過深潭、后遂岐雷、寧不為
路迷惻耶、詳余不借已為着、既一足行、先令頭僕攜一箱偕塊
者以渡河水深、竟私置大士座下、遂不能前進、約所入已三里
餘、聞其水潛出廣東連州、恐亦臆論、大抵入痛之派、然所道周
道、正見底也、遂過初渡第一河、上石田、北入楊梅洞、先由石田
涉石地、兩崖石夾如門、池水滿浸、涉亦通膝、然其下石底坦
齊、旁無寸土、入峽門、大石橫其隘、透隘入復得平洞、寬爽豐博、
北皆飛石平鋪、若樓閣、有隙下窺、則石徑、級薄下復穹然成洞、

水從下層奔注入、即楓泥諸河上源也、洞中座鐘乳圓石、四面
斂痕、蝟毛起、楊梅之名以此、此洞所入水、即岩外四山窪注地
中者、此為東為蕭韶峯、西即斜岩、南為聖殿西循、北為馬蹄石、
皆廓高程降、有同釜底、四面水俱潛注、第不見所入孔耳、出洞、
已薄暮、臥岩中、終夜瀑雨、灌殺、雨不能辨、諸朔趨觀、則陰雨霏
霏也、

二十五日、靜志岩中、寒甚、閒出觀瀑、亟反煨、柳炭以覓日、此岩
之瀑、非若他處懸崖下傾、以覆石之底穿竇下注、懸於左岩上
洞前者、二瀑最壯、其右崖從洞上者一瀑、較殺、小於左瀑、出自

懸石之端者一、出石底之竇、軟噴者二、

二十六日、雨仍不止、下午、往聖殿、仍由來道逾循、稍東、轉出蕭
韶峯北、蕭韶自南而北、屏峙斜岩前、上分兩岐、北盡為舜陵、
前環進數峯、正中者、上岐為三、稍西者、頂有石獨聳、陵有二大
樹、夫遂大四人圍、廟僧呼為珠樹、結實大如指、去殼可食、兩旁
巨杉、亦有大四人圍者、尋丈以上、即分岐高聳、冒雨返斜
岩、

二十七日、雨止、意欲、踰馬蹄石循、抵玉琯岩南、覓所期劉樵、
以雲霧未盡、已他往、同居一人、於山中甚熟諳、惜患創不能導、

為余言由此東行五十里、有三石參天、水分三處、俗呼舜公石、
即三分石也、瑶已匪由此南行三十里、有孫崖如髻、盤咒上頂、
俗之謂舜母石、有徑可達、下即為蕭江源、即為麻江、麻江口
舟可達錦田、且以所摘新茗獻、遂過永福故址、南溪流甚急、
雖由下蕭江、而東南北三面皆予所經、尚未親來處、乃溯流尋
之、則故址之南、石崖側懸、水由下出、崖不及水者三尺、其下甚
深不能入也、是日仍觀瀑於新岩中、雲氣漸開、心目舒速、因為
永南諸洞啟最、道州月岩第一、九疑斜岩第二、江華蓮花洞第
三、獅岩第四、永州朝陽岩第五、浯岩第六、江華大佛崙側岩第

七、九疑玉琯岩第八、道州華岩第九、月岩、南營水洞第十、九疑
飛龍岩第十一、又聞道州長田有中朗膝洞、不及到、
二十八日、仍過玉琯、南見漠猺、肩叉蛇奇行、東上楊子嶺、二里、
上有石人立而趣、山脊盡、又東南折行嶺坳中、三里曰茅窩、脊
奇石、下深窈有石屋、嵌削千尺、四面叉疏、投入岩洞、是名九色
遺石、、西向、是永福南遺崖出者、即此水也、又東南二里、越嶺
為蟠龍洞水口、又登嶺一里、為清水潭、其東下嶺、此桑原道也、
余東南二里、渡牛頭江、水東自散金原來、江兩崖路俱峭削、
上下扳援甚艱、渡江、即東南上半邊山、其東北高山為散金原、

山外、即藍山縣境、其西南高山、為雲察原、雲察原前山、有白石
痕一幅、上自山頂、下至山麓、若懸帛然、再南為香爐山、、在玉
琯岩南三十里、三分石西北二十里、高亞三分石、頂有澄潭、廣
三畝、中有石筍兩枝亭、出水面三丈餘、疑志所稱天湖也、由半
邊山頂、行五里、屢度山脊、下少上多、共東南五里、出登頭山、先
是、況霧不斷、半邊登頭諸山、亦近望不及、身至始出、至是、南眺
三分石、不知所在、頃之、雲忽歷開、瞥然閃影、高峯頂、與江山縣
江郎山相似、一為浙源、一為瀟源、但江郎高踰山半、此懸萬丈
絶頂為異耳、半邊登頭兩山、東北與散金夾牛頭江、西南與雲

察、香爐、夾為瀟源江、乃兩水中脊、二水合於玉琯東南、西下嶺
觀、與蒲江合、始勝如葉舟、出大洋烏、登頭東嶺半行、二里、始
下、三里下至瀾泥河、始得水聲、炊已下午、其瀾泥河東五里路
嶺下、三里為高梁原、隸藍山西境、嶺乃藍山寧遠分界處、在三
分石東、手徑三分石、下瀾泥河、即與高梁原分道、折而西南行、
又上一嶺、山花紅紫鬪色、余於登頭山、始見山鵑蘭花、至是、又
有黃花二種、一種大花如山茶、小者與山鵑等、艷色可愛、枯樹
間、叢蘭黃白、厚大如蓋、子袖摘、度至三分石、穿箐炊之、香正如
香菌、又山木千霄、有獨木最貴、楠次之、又有壽杉、葉扁同側柏、

柏傳也、巨者圍可五人、高約數十丈、瀟源水、點波河處、倒横一
楠、修可齊肩、長可三四十步、凡上下嶺共五里、抵瀟源水、、東
南從三分石來、經香爐山東北出、胥觀者乃絶流南渡、即上
三分石嶺、叢箐削、不容足、細徑伏深箐中、俯首穿青、上而兩手
扰之、以移足、時箐猶宿霧淋漓、首不得舒、又不能平行、其下
惟垂空福綠賓、如是八里、路漸平、又南行嶺上五里、濃雲仍翳、
望頂莫辨、而晚色漸合、遂除箐依松、洋寺大地、山高無水、有火
不成炊、命導猺砍大木、積焚之、蜀箐圍火為度宵計、既暖、吼風
大作、飛火星舞空中、火焰流徒、倏忽奔突數丈、初謂奇觀、既

而雨勢兼風，傘不能蔽，幸火威猛烈，足以敵之。五鼓雨歇，火亦
奄熄矣。
二十九日，天明漸霽，仰見三分石露影在咫尺間，覺飢沖濕而
南，又下山二里，始知南陽一峯也。度坳中，莽復南上三里，始有
巨石盤壘。昨升降處皆峻土，無塊石，爲嵩標挺出其南。一里，
東躡巔頂，已可周摩之，而霧所埋，對面無所睹，遂窮登絕，忽止
雨大注，頂踵莫不沾濡，乃遂透巨石崖，始見有蹊道，俱伏箐中，
大雨不可止，遂退至夜來依火處，擬從直北路下，就溪炊米，
又候出其西，竟失道，久之得破碉，坎溯中已當午。下抵碉，則五
溯縱橫交會一處，蓋皆三分石西南北三面水也。向所渡東來
一溪，尚在最北，溯流東一里，至來時所渡處，始渡而北。人謂三
分石下水，一出廣東，一出廣西，一下九疑爲瀟水出湖廣，予至
此乃知爲石分三岐耳。其東北合北與西諸水，而五溯交會處，
出大洋爲瀟江源。直東者自高梁原爲白田江，東十五里，經臨
江所，又東二十里，至藍山縣治，爲歸水源。東南者自高梁原東
南十五里，至大橋下錦田，西至江華，爲沱水源，而三分石水初
不出兩粵也。且其南有錦田水橫流，爲楚越畍，聞錦田東有石
亙脊爲廣東連州，水至此始東南流入東粵耳。乃以舊道下至

牛頭江，日已暮，命導擔從間道趨韮菜原，以自此而南，絕無一
寮，而此原有高山猺居也。初升猶土山，既東下，聞水深穀出
深壑中，時洞見級下，又一里，過兩獨木橋，見火光焉，伏睡寮
乃猺人捕蛙者。已而茅寮在前，呼之，一人秉炬出，乃迎歸花宿
焉。
三十日，平明行，始見所謂韮菜原，在高山底，若釜。西越一山，二
里出清水潭，遂循故道過科名，飯出，仍宿路亭。是夕，始得晴落
照。
四月初一日，從路亭東北岐，隨蕭韶水西岸行，三里，西望梅口
東南山峽，已出其下平疇矣。于是東山漸豁，路因渡東轉溪西
旁石，盤錯競鬪，水奔束其中，漩突如門，即架木其上以度。西
循溪南岸行，共七里，抵下觀。下觀西有溪自南透下觀而東，石
梁鎖其下流，水出橋下，東合蕭韶水。其南一溪，又自應龍橋來
會，三水合勝舟，北可二十里至寧遠。過下觀，始與蕭韶水別，路
轉東南向，南望下觀后千峯萬嶂，亭亭若竹筍玉立，中有最高
銳者，名吳山，下有岩，窮究當不減科岩，內有尤村洞，外有東
角漢洞，此中甚奇處，恨未滯杖窮其中，挾別奇觀也。東南二
里，大溪南自尤村洞來，橋跨其上，即應龍橋也，亦稱通濟

橋、已度橋、遂南入亂峯中乃吳尖東泝二里、上地實坪坳、四際皆奇峯曲折獅象龍蛇之石夾路如與人爭道共六里、飯山口峒、名羅山口、實環房錦極桃源辰門不能此其殊遠既也、南出山口、踰嶺、共三里忽兩峯夾道、巍峨爭高、刻其瑰詭、極其變幻、峯下小溪南向、越溪橋、過儲冠者王璇峯、家尤村內、款挽予還其廬、為吳吳王人、予期以異日、過峽南、始有客土買塊山、又五里、道甬、越大吉登石峯頂、夾道起路東一峯、下嵌空玲瓏、迸懸嵌裂、層雲不足喻其巧、余望之神怦、、動丞分刺入皆實空道遇、上盤毗隸、莫可窮詰、西峯懸削、不少雄邃、踞出兩峯中、

逕隆南、始路然山關、曰踞園下、踞峰石、至是始盡、東西俱甓坂崇巒、南二里、出大道、又南五里、省界頭鋪、為寧遠藍山界、其西大山曰滿雲山、當是紫金原之背、其支東北行、界道回之、

初二日、東南行、問所謂石柱山、俱莫知所在、共五里過嶺、至總管廟、遙望正東有修尖卓立者、不辨為樹為石、又東南五里至顏家橋、始辨為石峰也、橋下水東北流去、過橋、南東踰一小嶺、大道南十五里至藍山、予東折取臨武道、五里過寶林寺、諸寺前護龍橋碑云、寶林山脉由北柱來、乃悟向所望聳樹峰、即志稱石柱碑所指北柱也、東過護龍橋、、下水南流淘涤、即

顏家橋溪委曲至者、隨溪東走、北瞻石柱峯、倩削如碧玉簪、兩旁石崖兀突、露奇獻巧之尤、溪山口峰、其森瀉其一體耳、又二里至下灣田、大樹峙路隅、上枝分條、下盤曲偃蹇、大七圍、旋高錯節、棚俱受水、若洗頭盆、亦洗頭樹、妖也、又東路出臥石中、溪始折南向藍山路、乃東二里、一橫道自西南貫東北、即藍山赴桂陽道、又東沿白帝山南、十里抵雷家嶺、

初三日、大溪自藍山曲而東、至循溪東行、已而溪南折、路舍溪、東踰嶺、共五里、大溪復自南來曰許家渡、而東一里、溪北向入峽、路南入山、十五里至心田鋪、、南往道開闢、小溪來自朱禾鋪、北向去、自此路西大山由藍山南、、向排列、隨溪者之路東石峯滯秀、亦南向排列、喬松蔭其上、置道於中、三里一亭供倦旅憩臥、二十里、飯朱禾鋪、為藍山臨武界、一里度永濟橋、水東流抵東山麓、折而北入舂水、又南四里為江山嶺、則南龍大脊、水遂分楚越粵云、嶺西十五里曰水頭、志謂武水西出山下鸕鷀、石當即其處過脊、即東南循水行、四里至東村、東南一里踰嶺、下行塢中、路旁喬松合抱夾立、三里出兩石山口、又四里達楚江鋪、南去臨武尚十里、

初四日、聞楚江東北十五里、有龍洞甚奇、遂由小徑行四里出

臨武、北向桂陽州大道、一里即渡溪、越挑岡嶺、復從小徑西北
入山、共五里、抵石門蔣氏、蔣氏居后、洞在山半、翠微閣洞門東
南向、一入即見百柱千門、駢列其中、俯窺以下、則洞外層也、從
東上穿入列柱、復迴環成洞、如委房深閨、無不微明透爽、八窗
掩映、以來所歷洞、無此閎望宏麗、座祈降工者、疑蔣氏選進還取
火炬、余先會奇、獨先是主意炬入、恐當在下洞外層、后及炬至、
遂者從左洞右穿隙西入、連入石門數重、已轉出外洞之后、下
層之上、乃北踰石限、穿隘進、即下石池中、水澄明不流、而空俱
穹竅列柱、池水深三四尺、中有石梗臥水底、水浮其上、僅尺許、

踐梗行、寒衷可涉、十丈之外、臥梗又橫若限、外池盈大、水益
深、水底白石龍古頂橫奔、尾花池中、透崖側、又前二三丈、圓石
大如斗、蓍樺水中、不出水者亦尺許、密依龍側、真頷下物也、珠
旁又一石、大倍珠、中凹如臼、面平水、曰珠盤、然與珠並列、未嘗
戲珠也、由此而前、水深五六尺、無梗絕涉、西望水洞宏廣、若五
敞池、四旁石崖揷笑奓錯而下、洑水不得去、洵異境也、其西北
似有隙更深、恨無楂可航、遂從舊路出、經左洞下、迴望窪洞外
層、紛綸窈窕、乃獨下洞底、環洞四柔轉出列柱后、洞雖不深、通
而是田遂帷、上下重布、即洞內二洞、亦自成一奇也、此洞品第、

固當在月岩上下山、遂登江南十里、抵臨武、
初五日、出臨武南三里、過迎榜橋、南即棋梓山、余初過不之
覺、從其南東上嶺、共七里、過深井坪、又南二里路、從右下、是謂
鳳嶺岩、即宋王淮錫稱秀岩者、洞門東北向、度橋以入、出洞下
抵石溪、溪流自橋、即伏流石閘、復透隙漾崖、破洞東入、此洞即
王紀所云下透溪水其入無窮處是也、第王所記從上洞而下、此
則水更由外崖射入于抵木洞口、深不能渡、閘隨水入洞二丈、
即見天光、五丈、即透壁出山之東、是山如天生橋、水透其下、僅
三五丈、往連州大道、正度其上、但高廣度者不覺見耳、尋登嶺東

瞰、深壑下環、峽深東注、近俱峭石森立、灌莽翳之、不特不能下、
亦不能窺、王記所云其入無窮者、應謂此也、遂度迎榜橋、迴路棋
梓岩、石壁一幅、幛色黃白成章、別峰平列、但少方整耳、遂宿臨
武生祠中、
初六日、出東門、東南四十里、至鳳巢鋪、為臨武宜章東西界、又
二十里、抵梅田白沙巡司、
初七日、司東渡武溪、東北三十里、為芹菜嶺坪、南有石峯、分
突下垂、崖承之、色班赭雜黑、極似武夷一體、此處四山俱青嶂
峗峗、獨此有異、又五里、過臨口、循塔山北麓、覓小徑轉入山坳、

曰艮岩寺向西南、岩向西北、岩口有池一方、僧麻若呼袁金到筍供張、下午至宜章城南三星橋還、橋則市肆夾道、商旅群遝、為南下廣東之大道、路循城而東、已乃北、十里半動洞、在青岑山東北麓、更北一里至野石鋪、其北石峯蔽空、層踞路左、即為野石岩、投宿岩下村家、欲從舍后上岩、須自其中舍后門出、予乃從南峰亂石中、攀崖踰石入、先登一岩、其門呀然、內有透頂隙、不甚宏、仰視門左、有磴埋草間、亟披棘上、西南行石徑中、復得石門如合掌、內羅置精深、石裂穿竅、上亦透天光、而東壁半一圓竅、透光如鏡、出峽門、西北隨磴上、則穹崖削立、上有疊石分霄下成屏嶂、以薄暮、乃下、閒中室備內有呼客叙禮客探岩、曾見仙詩否、余以所歷對、曰未也、穹崖之東、峽門之上、尚有路可登、明日當再窮之、且為予言、高雲山乃衆山頂、路由黃岑嶺而上、宜章八景有黃岑滴翠、白水流虹二勝、在其下、不可失也、

初八日、復登岩上、由穹崖東叢莽之下、累綠路上數步、亂石縱橫、路復莫辨、乃扳踰石嶂、上俱嵌空決裂、有大石高聳於外、夾成石坪、掩映愈勝、還至失道處、見一石穴、即在所踰石下、匍匐入、其內嵌呀起裂、列穴旁通、宛轉透石坪下、皆明朗可容、前越

其上、蓋又達其底矣、中不得洞中詩、下岩、南從舊路抵半動洞北、西越山峽出峽、共五里、循青岑南麓行、西三里、轉一岡、始與南來大道合、北上四析嶺、二里直躋嶺坳、西即白水流虹章水上源也、水自高雲山南、繞黃岑洞、由此出峽、布流懸石下、土人即稱此嶺曰黃岑、然黃岑山尚北峙、此其南下支、踰嶺、西北半里、即溯白水上流行、黃岑山危峙東北、陽環成洞、大溪橫貫之、溯溪西行三里、仍北轉溯溪、一里、乃舍溪登嶺、溪在嶺南、開溯行三十里、可抵黃茅嶺、乃北上一里、西下塢中、是為藏經樓、高山四遶、小澗環門、寺甚磬潔、昔為藏貯所、近被賊焚毀、經樓、高雲菴、由寺左登坪頭嶺、直上二里、踰嶺、塢甚幽、上佛疊翠衆峯爭流、修篁一卸、叢木交映、中一靜室出焉、半里塢窮、復溯澗北上嶺、里許、嶺巳及巔、水仍不絕、此坪頭而上第二嶺也、水自上塢透峽下、路循峽入、平行半里、復渡澗、東北上嶺、澗東自黃岑山岩東平流塢中、石坪殷紅、清泉素潤、色併濯錦、出峽下瀉、珠鳴玉韻、重木翳之、杳不可窺、於是遶靜室西南下、注出藏經嶺南、為大章之源也、嶺不甚高、漸盤半里、漸盤出黃岑北、山雞鮮毳光彩耀人、此坪頭第三嶺也、過一坪、又東北上第四嶺、里許、踰其脊、嶺西石峯突如獅踞、為將軍山、踰嶺北下、行深樹中、

共二里得高雲寺、借宿、猶踞萬峰頂上也、以憊極、日未暮
止焉、
初九日、東北從木中下山五里、抵山麓坦山林、側北上石磴
嶺、東坳中、澗水瀉大石崖下、懸簾噴布、亦山中僅見、踰坳渡
澗北、行塢中、踰嶺下、共四里、有溪自西而東、渡之、又一溪自北
來入、溯溪北行峽中、二里為大竹洞、水自西來、穩為黃茅嶺餘
波也、東踰大竹嶺、為大竹山、南下茶上、少下多、東向直下二
里、為吳溪、東一里度橋、北上小分嶺、亦上少下多、二里、下至仙
人橋、有水瀑大如自山峒透峽而東、一峯當關扼之、水激石由

拆峰剖其西麓、奔潰以為下、必有洞登可憩、絕流以渡、竟無
人居、東北十二里出良田、又北十里至萬歲橋、
初十日、二十里至郴州、東百餘里山下有泉、方圓十餘里、其
旁石壁峭立、泉深莫測、是為鈷鉧潭、不稱大觀、柳子厚有炭
斯名、移稱永郡耳、
十一日、舟從右下小舟、東北由蘇仙橋下、順流西北去、六十里
達郴口、則郴江自東南來、水自正東、二水合流、勢始大、未水出
桂陽縣南五里、來山下、西北至興寧縣、勝小舟、又三十里至江
東市、換大舟、又五十里乃至此、江口諸峯、俱石崖、蓋立寸土絕

處、志稱曹王寨山極陡峻、暮不及登、舟人夜發、棹三十里、抵黃
泥鋪、雨至而泊、予從蓬底窺之、外若橋門、心異之、日起視、則一
大石室下也、竟踰數附崖下、匯為潭、四舟俱泊其內、若外而殼
山色、不意夢中多此奇境、四鼓雨止、乃行、昧爽達程口、
十二日、晨炊程口驛中、程口者、志所稱程鄉水也、地屬興寧、水
發源茶陵鄧縣界、舟溯入皆興寧西境、道有鍾原山、土人誇
為名山、又進則小舟尚可三日程、踰高脚嶺、則茶陵道矣、程鄉
水西入耒江、時天旱、大舟難次、水淺不能發、午得小艓船、
附之行、程口西北、重君若剖、夾立江岸、兩涯純石、盤互錯突、色

間赭墨、殊幹一如武夷、如此四十里、又二十里過永興縣、十五
里為觀音岩、在江北岸、西南下瞰江中、石崖懸空、上復下裂、
如剖半瓜、其足疊閣兩層、閣前有洞、深臨中容數人、由閣西懸
梯直上、接崖頂、透隙上、一龕嵌覆頂下、中祠大士、若下一
石獅橫臥江心、下舟又五里至森口、大溪自南來、乃桂陽州舟龍
渡以來諸水、東北合白豹水、至此入耒江、又北五里泊郴州灘、
永興以北、山始見廻崖危石、異觀、
十三日、六十五里過上堡市、地為耒陽境、北過江、登直釣岩、
前有真武殿、觀音閣、東向迎江、洞門瞰江南向、當門石柱中垂、

界為二、若連環然、其內空闊平整、右隅裂一竅、歷磴上、別有遂
室、左隅由大洞深入、石竅忽豎空起、東達一竅、款納天光、內又
豎空起透頂直上、天光一圓下徹、其中直是井底窺天也、下午、
九十里抵耒陽縣、江經城東直北去、山至此盡闕
十四日、順流北一百二十里至新城市、為耒陽衡陽分界、耒月
隨流六十里泊相公灘、
十五日、一百二十里至前溪、渡陸路抵府止三十里、水倍之、渡
西岸、遂登陸西行、十二里已暮、
十六日、二十里渡湘江、已在衡州南關外、抵金寓、靜聞花菜

未歸、又歸、桂藩助金事尚未就
十七日、定廣右舟、
十八日、舟人以同伴未至、改期二十日早發、
十九日、靜聞同群甫、會王府助遊資來、
二十日、冒雨登舟、靜聞往謝桂藩、追至南關外、則群甫、舟即
行、三十里泊東陽渡、江流濁、湘流又作一觀
二十一日、五十里、將抵松柏、忽衡友劉明宇使、追予晤別、
乃與靜聞登涯、逆之、而劉不至、宿山頂茅菴、
二十二日、聞劉已舟往松柏、冒雨中二十里、則劉松柏舟中、

時明附廣右舟、訂見日亦當止於常寧河口、乃通覓漁舟、為夜
抵白坊計、二鼓、雨止、月出、已抵白坊驛、念再行三十里、可及舟、
遂覓二舟泊下流、余浸呼頤行、得應數、始知舟猶待予於此也、
乃返舟、
二十三日、北行二十里、過大卑塘、見兩青衣叔、哭甚哀、予是同
行兩舫人、静子曰、昨不同君、暮亦當至此、始身子以候予故、大
為眾詬、至是喜見德色、共六十里、泊河洲驛、
二十四日、歸陽驛、
二十五日、小河口、

二十六日、觀音灘、
二十七日、祁陽縣、余乃同靜聞出祁陽東北一里、憩甘泉寺、泉
一方、當寺前坡下、味極洌、似惠泉、殿前有吾郡宋御諾甘泉
銘碑、張南軒從郡中蔣氏得之、政而嵌此、即大書張小楷、可稱
二絕、寺前山第二層之東、整武一窩、則九蓮菴也、邑人陳尚書
重建藏經閣、中供高皇帝像、唐包巾、丹宮衣、眉如臥蠶、中一不斷、
珠髯極張、傑陳氏得之內府者、九蓮庵山南盡、前有大池、乃甘
泉南下、東遠旺於湘、入湘處為瀟湘橋、北一峯突起、奇石壘
物、湘江欲南、至此東折去、祁江從北至此南向入湘、三、乃水交

會中也峯頂曰瀟湘廟、石峰裂瓣簇、石態多奇

二十八日水溜舟泊竟不成行

二十九日昧爽放舟曉色蒸霞層嵐開霽既而天輪湧出金光騰耀中直從舟尾射予枕隙泰岳日觀不是之臥遊也過二十四磯泊黃陽鋪

閏四月初一日泠水灣

初二日湘口關自泠水灣來山開天曠界大騁江兩岸樹木之石出沒磨突但有所逼靡不膂心駭目蓋入祁陽境石質奇石色潤過祁陽突兀之勢以次漸露至此隨地湧出及入湘口則

僅突盤亘者變為峭豎迎觀矣

初三日放舟入湘口于是別瀟壽向湘瀟即于前入永州道與湘交會此二水一東南一西南界其中者為芝山北盡兩流夾之尖若龍尾下垂因其脊石中砥故柱之必既而右已由湘口上多西北之曲灘叔愈多石崖愈奇凡四十里有斜五東岸者與江左平剖之崖夾江對峙如五老比肩愈見奇峭西轉五里過軍家埠又南轉一山中訃平排江右其下雲根蒼黯倒浸重波時落日正銜山外舟過江東忽峰間片穴通明若鉤片與日並懸旋即隱蔽乃去軍家埠五里泊

初四日東過掛榜石平削江北下嵌水面其上石若磨色間黃白遂謂黃白過路武南行三十里抵石溪驛已屬東安界有東江自南北注湘石梁跨其口水發源零陵南舟由橋下南溯十五里為零陵境又二十五里為東江橋上有小河三支通舟而已按志永水出永山在永州西南九十里北入湘即此水無疑也石溪之西有山突兀石崖下插江中一隙北向如重門懸峽山之后頂為獅子洞門東南向不甚高敞穿石寨下一里可透出臨江門峽惜時方水溢路江處既沒沒中洞道無從入遂又五里泊白沙洲其對岸石斜臨江黃白紫與交壁崖北山

巔又起一崖西北向有巷倚之陽江不能住也

初五日十五里上磨盤灘兩岸山始峻峭崖突北岸者飛瀑掛其腋間雖以雨壯觀要為不斷之流又五里為兵書峽西岸亦有瀑如練又五里為沉香崖崖斜疊成紋高迥處疊致忽裂中吐兩枝望之木張擲色上有大樹一株正當崖頂更有上崖一重內峙層嵌其間層峰倚峯下挈遙江真異境也過崖泊羅埠

初六日江漲輕掛帆行五里

初七日西六里兩山門裂遂分楚越界又南三十里上金華灘

灘東石崖峇衝、轟轟流薪辟、高下兩抱險勝一時、又西十里止廟頭

初八日、放舟南行、二十里為黃沙舖、粵舟可直抵桂林、余遂止全州諸山遂止此、從陸為粵遊始、

徐霞客遊記卷三上

西南遊日記三 廣西

丁丑閏四月初八日、不顧僕身抵桂林予同靜聞從湘江南岸登涯、為山角驛、即黃沙也、西南行、大松夾道、五里黃沙舖、又二十里舍官道右入山、西向大山行、四里止上下牛頭閘、

初九日、西五里至碗岩普明寺、洞前門東向、如橋、出水約三十丈、后門北向入、水約十五丈、泉自山后破石罅三級下、故曰碗西二里、小石山兀立路旁、又三里張家村、后大山曰廻龍岩、南五里、上大衝、、西半里、頤楊壽菴西北上郴山、三里宿獅子岩、南清來庵、一

初十日、南下二里至湘山寺、、在全州西門外半里、登殿觀無量壽佛塔、、后有飛來石出寺、由寺西沂羅江一里、上捲雲閣、閣西為盤石半嵌江中、絕辟有蓮花一瓣、四入壁間、白辨黑崖、又西一洞臨江、泉由洞東裂石出、回玉、龍泉、須有一石峯高豎、共十五里、度石硯岡、差南為龍洞、小山獨立江上、門西向、出洞而西、抵橋、度橋、度水東自龍水出口、山脩秀突立、

十一日、度橋、西北行十里、北入峽、為山凡口、又十三里、抵白竹江、望西北勁桂山甚峭特、聞其上金寶頂甚奇、遂自白竹橋渡江、西北大五里、進峽口、西山壁立夾溪、沿溪東北崖上行、緣崖

高下、屈曲十里、出峽爲南洞、閣南洞北五里、峒盡、可由四小嶺
達寶頂、但蹊已沒、遂舍北道西渡溪、上嶺、左瞰有瀑布、又十
里、至打狗凹、宿興隆菴、北高嶺即金寶頂也、
十二日、由菴西上、沿崖北轉、三下上、又三度坳曲、共三里、踰上
地坳、西望新寧江、已在山麓下、山五里大竹坪、若北踰嶺、共
三里、至大鼻山、
十三日、從大鼻村后大洞上、一里、飛瀑懸崖兜峰下、修竹迴岩
掩映、即西披箐上、約行一里、至南來大道、乃南從大源上此者
又四里、至角菴基、伏身蛇行菴后叢竹中、四里、乃從右崖

叢中上、又二里、行觀音竹叢中、竹大如箸、多竹笆、如蓮花大株
笋、里蹊偶識、未往、竹中上二里、至寶頂、殿基日甫中、四山俱出、
南峯近爲狗挂山、石崖峭立、東北向者則鼻南即打狗嶺、鼻南
爲大帽、鼻南爲南寶頂、、最高、與北相頡頏、而基居絶頂更倍
之、復從竹叢中東北上、一里至頂、觀音竹更大、笋殷美、然叢密
无由、四里、登樹踐枝、終不暢眺、忽竹叢中出大石如臺、梯踏其
上、羣山歷歷可僂數、仍下山、宿大鼻村、
十四日、隨溪西下、四里爲大源、則大鼻西峽水與村后東峽水
會、橋於上曰湖橋、、西爲大源村、余往南頂、則從橋東隨澗南

行、里許、度木橋、澗忽東折入山、路南出山隘、澗復墜石東破峽
出、建瓴三潭、上方瀑長如布、中四、瀑轉傾、下圓巻、瀑匀成簾下
二潭俱有圓石中立承水、隨瀑作勢、縈迴峰尤異、又三里、度
橋爲桐和、有水南自打狗嶺來會、亦橋其上、二水合而西南、則
觀音橋跨之、大道從觀音橋西踰嶺出、予從橋下隨溪南、一里、
水從西峽出、路踰一嶺、下墜深壑中、四里至陳基源、瀑自東南
山峽中騰躍出、其東嶺溪合、亦橋跨其會處、大道與水俱南、予度
橋、東躋嶺、即看瀑南嶺也、二里、平行嶺脊、北望北寶頂巋然、峽
中水近自打狗南崖直逼其下、南望新寧江流、遠從中子嶺横
界南寶頂之西、其西南有峯尖突、正當陳基水口、已而蹊漸出
其下、二里、南下嶺、行凹中、二里又踰小嶺、里許、至蘇家大坪、、
側大瀑破山西向出、勢甚雄、下爲大溪、西北合陳基源、出口下
午、東南上一嶺、蹊東往大帽嶺道、乃西南轉、六里出南寶頂直
枕子坪、問上梁宿處、四里而是、踰嶺、東至新開田、所有路南下
須草中澁蹊出其東、歷險陂三里、不辨所向、已忽得一龕、地名
桂榴、去上梁五里矣、其處五里至快樂菴、又十五里乃至南頂、
以暮雨遂歇龕、
十五日、雨不止、滯龕中、下脫

十七日以定心橋下過菴旁覓蓮蹤蹤飛削崖際附索无餘徑、乃以春東陽峽望之飛雖峭然、上垂下削非可托盧架遺窩也乃上定心石、過聖水崖再由捨身崖登飛錫絕頂遂由白雲菴、

十八日由東路下山一里餘、路旁峭石分列石叔出其間為天門、外峰石立路右、上大書白雲洞天以此歷磴下危峭較勝西路、四里、抵蟠龍菴、北向、又東下南里陽山飛瀑自那攀山南腹下、先以宵頂即宛見主此始惜崇隆若九天也、又東下五里、北渡一小溪、竹中有寺寂然、曰苦竹菴、南向、左右各一溪、自右來繞、而右溪較大、橋横其上、水以西南山麓壁下、菴前東南度橋、南上嶺、其地竹甚大、路始分東西岐、以西下、始見那又凝北往層崖、若竦溪亦遂空懸整與那又大小高下參相錯顧、而若竦近在對山、路沿之同下、顛、見其搖盤舞、其下山環成城、凝垂其中、出西鋒與那又東大溪合、而東南去、又見西峽中一深、道山下、遠瀉九層、雖𨂂細然甚危長、路乃東轉下、共三里、又一溪自西北來、隨而渡之、始僅涓微、漸下漸大遂成轟雷傍雪觀、路循溪北、東二里為大坪、右渡溪、入一村家、村西上流為蓮花巷、竹邑龍舞、遂西南渡那又大溪、東北出白沙江、又

西上嶺、十三里抵望江、踰嶺渝溪、又十里為桐原山、下五里、隨小舟南江下、又四里、桐原大溪自西來、與江合而南去、度小卑江口橋、以水東上山、隨東江南路行峽江山上、極險峻、一小石山北面平剖、江遶其南、路遶其北、東北又有小溪、破峽成瀑、見東南四里、始下至江涯、稍上、有溪自東北來入、其北峰曰不住嶺、

十九日、東南上嶺、隨江東四里、下涉跳石江、又上山三里、出兩山峽口、壩堰水甚巨、四上官嶺、外一望平疇、直南抵桂山限、出峽水東南入湘、路隨峽右西南下、一里抵白塘村、右石山特立曰金鐘山、下俱青石峭削、西南度溪橋、過棗蓮嶺、共八里、出成水、則官道也、太驛也、度橋西南行、長松合抱、夾道蔽天、極似道永明道、十里石脂鋪、以小路東南折五里、抵界首、為全州與安界、

二十日、溯湘江西、五里出塔兒鋪、古松崢嶸、不及全州連雲接嶂也、三十里至興安縣萬里橋、下水遶北城西去、兩岸甃石、中流平而不廣、即靈渠已為漓江矣、湘漓分水處尚在東三里也、由橋北溯靈渠北岸東行、已渡北折渡大溪、則湘江本流也、上流堰不通舟、既渡、又東有小溪、跡流若帶、舟道從之、蓋堰

湘分水、西注為瀟、又東濟湘支以達分身楫、稍下、復與江身合
矣、支流上跨以接龍橋、、南水濟為觀音閣、去城東二里、又東
南五里、則湘水南來、直逼石崖下、崖突立南向、曰獅子寨、衙寨
邑湖溪東入、東北七里、踰羊祜廟、抵狀元峯、下有迴龍巷、
二十一日、巷東踰小山、南一里至長沖、東逼狀元峯叢、又里許
至草巷、則狀元峯南一峯片矗、曰小金峰、峭削似過之、二峯
各有路、皆草翳、直東上二里、抵狀元峯、做閒鞦(山)呼合、纔路伏
沉蕃中、漸東北轉、三里、直上踰嶺、四麻川、遶其下、麻川東大山
橫亙、屬灌陽界、乃老龍脊也、四北峰下、即入九龍殿之峽、予从

四南直躋峰頂、峰甚峭窄、凡七起伏、共南一里、上狀元峰、則亭
亭獨立矣、但北面九峰、相連南走、與小金尚隔二峯、峭者中斷、
不能飛渡、故道必由麓、更上小金頂也、頂為第三峯、西北石臺
如駱背、飛突凌空、坐峯頂久之、下返迴龍巷、
二十二日、東行二里、過九宮橋、踰小嶺、共二里、至錦霄、是為峽
口、麻川江自南來、北出界首、截江以渡、江深沒股、麻川至此破
山出、名七里峽、下又破山出、名五里峽、錦霄在其中、為陸行口、
過江、湖東峽之溪入、三里、登山脊、至九龍廟、南北東皆崇山遶
矣、南麓即所湖溪之北麓、溪穀甚厲、下山、過觀音閣、支流下

環闢四面、惟南面石堰僅通水、東西北則身上下俱鏡之、惜閣
小不稱、閣東度石橋、衙分支西岸、瀚流一里、至分水塘、、以巨
石橫絕中流、南北達豆、以斷江身、祇以小穴洩餘波、由塘南分
湘入瀟、塘之北、即濟湘為支、以通湘身於觀音閣前者也、遂判
身南渡分瀟口、入分水廟、西二里、抵興安南門、出城西三里、抵
三里橋、、跨靈渠上、渠至此細流成滑、石底嶙峋、時已將鯑次、
以藉阻水、伏水稍厚、則去藉級身、
二十三日、橋西有金□(山)山為老龍脊、由此至興安南轉海
陽、難為叉祿靈山分瀟水、而橋下有石底、水不滿尺、奴不能捐

其丈脊也、上一里至頂、、丈止丈許、惟南面郡縣、紛叢羣霧中、
若聚米若沫、火衛、瞰其出沒甚近、下至三里橋、西隨靈渠西南
去、已而渠漸直南、路益西、路右山石叢立、面中迴亂、共十里、而
已遶金鳥所里亂山堆疊中、穿根盤壑、多迴曲、充升降、又三里
為薤一坪、東有岐可達乳洞、予先西趨嚴關、共二里而出隘口、
東西兩石山駢峙、路出其下、若門中闢、旁裂穴如圭、梯崖入其
中、不甚敞、空合如蓮瓣、兩坐憩焉、返由蘇一坪東南行、一里、溯
靈渠東北上、一溪東自乳洞來、北注為清水、乃東渡靈渠、四里、過
大石堰、度堰東石橋、轉入山南、小石山分岐立路口、洞峙然南

向、遂西向隨溪入、二里至重田邑村、洞即在其北一里、日尋不及登、乃趋東山、入隱山寺、後有洞門、南向高懸、水由下出、西合乳洞北承水、破西北山腹出、大岩堰縛地、从寺右入洞、扳石壁上、石嵌削、坂下墜削壁若裂、深覓路、中水石无可着足、乃出、

二十四日、西二里、至乳岩下洞中洞上洞、雨中返寺

二十五日、東一里出山口、更峰兀立、寔有妙、翳无人、从巷左先循其上崖、冒草没扳隙入、轉崖之東、則兩壁門裂、内既一線剖、究轉嵌漏、上夾參天、雖合皓十層、起下夾直墜淵底、俱傍臨千尺、夾中兩崖、復有痕受足、循隔崖手扳石竅、先墜隔峽、直進五六丈、夾始東轉出、由夾東坳脊北觀、望青岩在對崖、亦未别可喜、昨从其前登山、轉惜未一至、今不能更北也、下山東南十七里、至關湘為湘西岸、南十三里、宿唐灌田、東有大山、巍然出東界上者、曰赤耳山、

二十六日、南渡湘、六里為太平堡、東西山至是開成巨塢、小石峰一帶、緋立湘水東、南十里、過太平堡、飯廟前廣泉寺、南二里、東南岐入山、又二里、渡橋、湘水有橋自此始、循左山南四里、一石峰特立水中、曰海陽山、有海龍巷、在峰南石崖半、巷為臨桂

屬、祇巷日已西、乃下山、自東麓二洞門繞北西入一洞、龍母廟已圮、即从流水中行、轉南、水遂成渠、深没股、巷下石崖壁立、下臨深塘、由塘南水中行、東轉登山、海陽山俱坐峒注水、門二、南平西坐甚息、東臬門二、下一二尺、即水匯其中、深者五六尺、山南水塘有細流、東源李陵、下此、則此山尚在過脊北、水俱北流、惟為湘源也、瑞源尚在海陽西、循角、

二十七日、東望白面山南諸峭峰甚奇、聞其上有讀書臺、遂東北四里、渡雙溪橋、又東一里、其峯在白面西、望之趋、及登脊北坳、望山下水、又自北南去、北皆山岡、亘绝无容流處、由棘中循崖南轉、捫隙歷塊、上峯腰、一洞南向、内西裂龕、竅吐納日月、以為即讀書岩矣、但半入三四丈、漸隘、其下路復翳塞、顛墜之出洞、望洞東削崖萬丈、揷霄臨淵、上一石飛突、先所承極似巨鼠下瞰、然尤可捫、乃聚棘扳條、登佛懸石、直至巨鼠崖下、仰望巨鼠、又有二小鼠下垂、崖腰一線痕可着足、下仍峭壁、又東有巳學一凌、作掎引狀、手背揮指分合、都雜至其處上、腰痕絕、不可前、乃从舊路下、至南麓、詢耕者、讀書岩尚在崩坳西、當從崩西下、不當東上也、乃由麓西溯澗而北、則前所望溪从洞中出、讀書岩在澗上、登之、洞西向、高而不廣、內垂柱礬蓋、羅列是觀、三

丈存卽北轉、不下墮不可俯視、出過下水洞、水卽從諸書岩下石穴湧出、水與口平、第見急湍渦流、不見洞門也、由海陽菴東過李陵、循過脊西行、二里爲海陽堡、、前又分一支南下山與西山夾爲兩界、水始深、、南出、隨水下一里則西谷中裂、水破峽出、又爲姑山與西嶺夾而成深者、皆爲瀉水源矣、趣之西南七里循大潤廟上行、忽有水自東南下搗成澗、路隨之、直墜澗底、南越橋、水自橋下復搗峽中、路不能從、乃蹐嶺、背無直下共四里出山口、又西南二里抵澗上、西有銀瑞山共削特聳、東南對石崖正洸水口也、

二十八日、西南十里、望西北五峯高覺、頂平若臺、可容五臺之石、西五里、直抵五峯南、則亂峯共疊、什百爲伍、橫變側移、陷難更僕數、其陽卽爲蓀村、東南三十里有靈巖洞、南二里有陽流岩云、西五里過上橋、、下水東北自叢共山南至此、又西南穿石山腋、共三里過廖村、西北有山危峙、爲金山、東麓爲亭、、更覺屏疊者、龍山潭也、又五里、西穿石山峽、則諸峯分峙、疊出、離立嶽奇、石峯下俱水滙、不流、深者尺許、淺半之、諸峯倒插於中、似青蓮出水、谷欲覆上、初兩大峯夾道、後又夾以兩銳峯、遂俱疊水中、取徑峰隙、令人賞先寡接、但石皆廉利、觸不敢不免目

足站耳、峰有稱者曰雷辟、曰萬歲、其間逮名者甚多、共二里、始出水登、平疇十五里、直抵兩山峽中、山南北成門、北山東垂、石峯分歧起如削、歧峯尤亭、、作樓首懸崖半架、透明瞭、惟南就光截一線、少轉步卽夾之南山、又有石突綴其首、人行於下者、左右流於、又西爲浮橋、滿水北自皇澤灣至是極汪洋、桂林者城、東臨其上、城之臨水者、東北爲東鎮門、極南爲浮橋門、皆東西臨江、自北隅南至浮橋共五門、浮橋買江而渡、覺頗僕不得、宿城中達旅、

二十九日、東出就日門、從城下北行、城上一山當面起、石脚下插江中、路急穿山透跨下、南北峙然、始天踞關津也、西則因山爲城、、以内卽叠綵東隅、穿洞出、正下臨江津、盤山腋壁透腋入、又爲木龍洞、、東自南穿北、東開窓旗屠、引天光、外瞰江、有路、行者或内自洞行、或外由江岸、俱可北達、出洞、片石夾峙、上屈曲架穿石、色踏青紅、似非本山石、質不知何處移架此洞、北關成崖、綴以飛廊、前臨大江、後倚翳壁、憑眺勝莫踰此、循城瞰江、北一里、過東鎮門、又北過城東北隅、、爲東江驛、、東南當皇澤灣南下衛、出驛北里皇澤灣南有衛、二紅船泊山下、疑爲僕或在此、舟趨問之、則泊舟之山、在松陰中、乃虞山也、其下大殿

為舜祠、后即韶音洞、東臨江曰薰風亭、沿江登山、上薰風亭、
由亭西下、謁舜殿、从殿后入韶音洞、、西向高二丈、東透出、約
十丈、洞東高崖新鑿、小水匯其前、幽潭蔽壁、水自北瀉南來、石
梁當洞、駕其上、曰梧龍橋、坐橋上、遙眺洞門崖壁、更畫峥嵘之
勢、从此上躋、兜轉石級、將至山頂、一淨室窗櫺西向、户楣洒
然、室半大而潔、乃與靜聞解衣濯足、指點西山甚遠、因息數覓
頑僕、下山、南循故道、入就日門、、内南半里、由伏波山下、出桂
水門、南一里、經行春至浮橋門、始遇之、
五月初一日、北抵靖江王府、循王城北行、登疊綵山、、踞省城

東北隅、山門當兩峯間、亂石層疊錯立、准嵌若異、磴級種日上
為佛殿、、后一洞屈曲穿山背、門南向、高二丈、深倍之、北透小
門、急轉而東、圓洞前下瞰城東、江水直漱其足、洞内石門轉透
處、風从前洞扇入、寒吹浸人、土人稱為風洞、石門北向、當東轉
之上、仰見石板平度、上透圓竇、若樓閣懸焉、乃與靜聞分道越
兩層樓之上、其竅東復開隙、垂乳列於西、乃从圓竇中墜空
下、出后洞北、躋磴上、南越洞頂、透登絶巘、則越王壇也、是為桂
山上層、石峰矗發、一石峰前支起、謂之四望山、西一石峰高與
此峰並、峰半有洞高懸、望之呀然中空、亟下、仍从風洞出寺、由

寺西坳中復登西峯、、峯半有洞東向、遙峯覆而西、徑十餘丈、高
十之四、由其中望東西洞、然惜絶頂地少、側未能徹睹全勝耳、
是名千越山洞、西墜壑中、枝陰嶮、仍東下至寺、有大道北透兩
峯間、抵巖西行里許、又一洞倚山北向、遶拾級以登、其下先有
一洞、高可丈五、寬廣盡曲、多垂柱界竅分岐、土人以為馬廄、散
臥馬匹、令人氣阻、由西南躋級更上、从洞門入透隙而西、外裂
重門、内駕層洞、既下西行、見峰頂洞門西墜、最危峽孤懸、下有
長垣環之、卯眺不得端委、則藩府別圃也、北轉至元門、、在兩
山脅夾中、門外兩旁山俱峭拔、即為華景寶積泉勝云、析而東

南、出桂水門、探虞真龍、北渡江、入玩珠若、即伏波山東巖、石壁
下嵌重江、裂隙兩層、上瞰下横、縱者為盤入頂、无級可階、横者
下臥波上、下石浮嵌為臺、覆以嵌石、、柱下垂覆層外、直抵下
石、不接者僅寸、名伏波試劍石、右壁紅白紋若綫、圍宕三暈、恰
當其前、故曰玩珠、覆紋右内復裂隙、直抵壑峽、下垂柱之西、石
臺中址、横石以渡、更北穿竇下臨、淵碧无底、南入山腹、有光
西轉、北透前門、是其奥境矣、但石色激光、俱不若外岩玲瓏映
徹也、登涯、由浮橋通窩、按圖志以索桂林諸可游者、
初二日、東出浮橋門、渡浮橋、又東渡花橋、循山北轉、山峙花

橋東北、七星岩即傍焉、岩西向、有佛壽寺、左登山、一亭翼然
迎客、曰摘星、石崖橫著其上、僅可容足、然俯瞰城堞、諸山甚暢
亭左佛龕當岩之口、入其內、不知其為岩也、推龕右扉入、歷級
上、約三丈、忽轉而西北、豁然中開、上穹下平、多列乳懸柱、與胡
通為此上洞也、為七星岩、從其岩歷級下、又入下洞、為栖霞洞、
洞雄拓、門亦西北向、仰眺崇赫、洞頂橫裂一隙、鯉自隙中懸躍
下向、首尾鱗鬣悉肖、傍蓋結幡蓋、五色燦爛、西北層臺高疊、穩
梯而上、曰老君臺、由臺北向、洞若兩界、西行高臺之上、東循深
墜之中、由臺上入一門、直北至曲暗處、盡石上穹、光隙下陷、成潭

須洞峭裂、忽變夷為隘、透下臺、仍至洞底、導者燃松明前趨、稍
臺東墜中行、始見臺壁摺雲錯繡、倏錯幻化、觀直北入一天門、
石楹垂立、僅度單人、既入穹然高遠、左橫列石欄、下深黑杳不
見底、云獅子潭、即老君臺北下隆處、至此高深易位、又成一境
內又進兩天門、路漸東北轉、崖石詭製、多所仿類、導者行急、予
强者姑視、顧此失彼、然予所欲觀者、正不在種、擬也、又踰
崖上、東有潭淵、黑如獅子、宏廣更過之、名龍江、下與獅子潭通
又北行、東轉、過紅白鐘、霧蜃戲水、穿一門出、忽見白光一圓、內
映況碧、遂東出后洞、水自洞北、環流南入洞中、想下為龍江者、

小石梁跨其上、宋相曾布帥桂時所為、易名曾公岩、蓋與栖霞
一洞潛通、兩門各擅耳、予佇立橋上、見洞中有浣汲者、予詢水
從西北來、可溯入否、其人謂水穴之上、更西北可深入數里、名
騰鼓栖霞、栖水穴則深淺莫稽、惟寒辰肅月為可涉、予即信其
人為導、其人趣取松明、手隨之出洞右、得慶林觀、期觀中炊以
待、遂同導者入、仍過紅白鐘、始由岐北向、則佳偉殊泰、聚錫稱
最深入、過潭淵、香當獅淵上流、導者阻進、謂前短數日、鮮竟游
屐抵此、從先入者、尤當更深發陵、可窮不耐乎、乃返、計自栖霞
達曾公岩、徑約二里、復自岩口出入、盤旋三里、洞之觀止矣、飯

慶林觀、望來時所見撥青峰、即立其東、從閘道出其下、則峰下
西開一竅、圓者盤之、北復有岩洞叢羅、迤曾公岩上下左右、殆
難數記也、循七星南麓、北向竹叢中達入三洞、訪省春當在北、
可踰嶺達、遂北循嶺拗磴、往里半至山頂、石骨嶙嶒、不容著足、
石隙間尖芒棘刺、況蜀危窮拔路、然片石布奇、奪斜分異、遠望
掩映、愈披愈出、令人心目勞遽、又里半、踰頂下、復得壘石之級、
級盡、即省春岩、三洞排列、俱東北向、最西者騫雲上飛、有倒
石下垂、姑如枯樁老龍、西入南轉、洞漸黑、惜無居人、不能索炬
入、洞右旁通一竅、以達中洞、甚深、難達、入洞前垂石、亦作樁象、

又透一門以達東洞東洞垂石愈繁洞亦旁裂中有清泉下注
塞碧成潭由洞前循崖東行洞上倚石如人立數輩東則危崖
亘空仰望如劈其下攬剩水瀠之西來水也源發堯山抵山北
蒸西出葛老橋入漓水時予辨至山東隅仰見崖半裂隙嶔者
三乃披莽隙梯懸累上既達一竅西通中竅中竅卑伏首不得
伸以外橫度有同臺榭不由中與竟達第三竅竅陰入後有一
龕窺闖其前中懸玉柱左又有一龕圓頂平座前立與玉柱
對予同靜聞分踞窺隙下瞰危崖行道者仰望先不能細也追
二村樵仰睇久之亦躋登謂中竅之上尚有一洞甚宏欲為予

披除上示予乃下倚松陰從二樵仰睇雲表反睇二樵在上懸枝
索綏終阻懸溪莫能階升也仍西入者春出西洞西又得二洞
門北向其西者高五丈內稍下西轉雖漸窅黑然常空愈甚以
元祀中阻左崖大書深刻五美章乃張南軒筆惜先知者洞莫
定其名或以為會仙岩彈丸岩壁宋莆田陳韻題則為岩洞
也洞之西攬剩水自東北里遶崖下崖愈穹削特聳虎爪良踞
雄峻石梁跨水西渡已為七星山西北隅名彈丸山云由其西
南度葛老橋東望崖巔有洞高穹上下都削峭南有一崖架
亘東向登山下一剎與壽佛寺七星觀南北駢列南為七星

觀東上即七星洞中為壽佛寺東上即棲霞洞北為此剎東上
即朝雲岩也仰援磴數百級入岩亦西向在棲霞北洞口高
懸由北轉尤穹危嶔僧太虛穿闢洞口絕壁下瞰江城遠揖西
山獨有勝概遂停行囊因問上岩道太虛曰此岩高絕雖在
岩右曾無級可登對洞之南壁與此兆洞底隔上丈許洞內可
鑿空以通洞以外更無懸栈躡級處也危欄無危洞為石掩反
不能近躡惟西覽向西山歷數諸峯耳西山自北而南極北為
寶山稍南為東鎮門山再南為桂山之木龍底洞最南為伏波
山此城東一支也虞山之西極北為華景山稍南為馬畫山再

南為隱山最南為侯山廣福王山此城西一支也伏波隱山中
為獨秀其南對踞水口者為漓山穿山皆濱江以西故曰西山
焉
初三日遂錄遊記於岩閣簿暮遂宿
初四日北二里至靖江王城墻入靖城北門內池水一瀠南
逵獨秀北麓由池西南繞獨秀西麓至靖藩精舍主僧為予言
君欲登獨秀須先啟王期以十二日可登乃出藩城西穿榕樹
門北向大街止跨其頂巨本虬根盤蕩闡閣昔為唐宋南門
元時拓城於外門久塞嘉靖乙卯大將軍周於德發甕闢西門

之門之前匯水為大池、后即門頂、巨石疊級、分東西上、亦有兩
大榕南向東西夾之、上建閣奉殿、南面臨池、甚為雄暢、殿西下、
即大將軍幕府、蓋西循城南一里、西出武勝門、北瀕西江、又一
里達隱山、、其倚島香、西接侯山、四面有六洞環列、東為朝陽
洞、寺在其下、洞口東向、下層通水、上層北闢一門、訛石刻老君
像、今稱老君洞、山北麓下為北牖洞、、東石池一方、水溢麓下、
匯而不流、外竇累砌、而內甚宏深、前有庵、由庵后披隙入、洞圓
巷危頡、后復上盤一龕、左有一窟兩闢、石柱旁列、不通水竇、其
北崖之上為白雀洞、在朝陽后、洞西門北向、入甚隘、前有線隙

橫列、上徹天光、漸南漸下、直通水、又西為嘉蓮洞、亦北向、與白
雀並列、洞分東西兩隙、俱南向下墜、洞內時闢小穴、彼此相望、
數丈輒合、內墜淵累、亦抵水、又西過一石隙、西北有石平度、對
崿中、跳躡躋臺、乃南轉為夕陽洞、西向、洞口飛石中門為兩門、
左一側登匯水、由水竇東通於內、右有曲穴北轉、內甚晏、時下
墜深潭、直南北皆與水匯會焉、又南轉西南山麓、為南華洞、、
南向、稍漸下、匯水當門、可屬入、深入則六洞同流、五洞之底、皆
交達中絡、惟北牖側另闢一水竇、初不由洞中通、云聞昔唐宋、
西江東漾榕樹門、隱山湮巨浸中、是名西湖、其時諸起勝有、俱

云東舟載酒入、今則西江南下、縈成桑田、無浩蕩觀、予初至朝
陽寺、月印上人導由殿后、入東洞、穿老君側、出山北、西過白雀
嘉蓮、皆北隅洞也、南過西隅夕陽洞、又南盡東轉過南華、則南
隅之洞也、予欲從此涉水入、月印謂秋冬水洞亞盤窮也無所
憚、今漲甚深、處其潮蛇龍窟宅其中、老僧不敢導、請北游北牖、
乃東過西湖神廟、北轉過朝陽、踰隱山東北隅、其處石片分列、
如張幙、如裁雲、如透月、巧疊紛紛潤、以東犀、不孛剖芙蓉、蝦蛛
螺也、又西入北牖、庵予與靜聞分路、北牖洞西窟內外周覽久
之出、飯庵前松蔭下、復抵南華、遇一田叟曰、此水竇旁通、雖深

淺跣述、予獨熟過其內、君欲入、明當炬導從前驅、余強之即入、
曰松明未辦、乃以旦朝期、予遂南過武勝門、及寧遠門、渡橋而
南、西江走其下、東分兩支入濠、奈東南循西江南分派一里抵
鵓山、、之東即漓江也、從山西麓轉其北、則漓水自東、江水自
西、俱直鵓山下、山趨崖騰、力抗其衝、由磴上盤、山腰謁雉岩寺、
寺居嶺石峽、踞青羅闕、路累下、宿岩寺、
初五日、客序違除、遂成午節、令頭僕入郡市蔬酒、出坐雉岩亭、
以蒲酒雄黃、自酬節況、復散酒青羅閣、時方禁競舟、、人各以
小艇私棹山島下、疊鼓雷殷、迴波溜日、既暮、下山西入一洞、、

在山足、門西向、高穹中平、上鐫崇畝洞三字、出洞東循雉岩崖麓、沿江東趨其東隅、一石上自山巔下插江底、中剜穴透崖、深二丈、高三丈、若闕門然、江流自北滙其中、瀠其南透崖以上、為千手大士菴、余羅足再江根、暮上宿雉岩、雉岩者、一統志以為卯滿山、在城南三里、陽水南支經其北、滿水南下經其東、有石門敞江、西有穹洞深入、南有千手大士菴、俱列其足、雉岩寺高懸山半、北逆兩江、顧浪飛檻、綴崖倒影、況岩寺西為雉山亭、南為雉山洞、外印飛崖斗發、深嵌透峽、直自巔下徹、旁有懸龕嵌瑩石色、都異、前大石平湧為達臺、右根與石峽相接處、下透小穴、西向臺隊、摩崖登臺、則懸龕架峽、正出其上、若有閣口青蘿、今移置臺端、登之不知其為臺也、然綠樾層集、不以閣梅、是山正對城南、為城外第二重案山、北一里曰象鼻山、水月洞、南三里曰崖頭、淨報山廟、叢同、俱東逆滿江、而是山在中較高、志遂以此為滿山、范成大又以象鼻山為滿山、二山形頗相似、但雉岩石門、不若水月換然已甚、故遊者拾舍此、然以予權之、瀕江午向三山、不特此二山相匹、崖頭西北山廟、石亦劉空嵌水跨成小門、其雖立江水衝合中、三山俱可名滿也、

初六日、南下山二里、過南漢橋、南漢之山高峙橋東、南漢來自

自西南、直逼西麓、繞山東北、入滿去、白龍洞在山椒、門高張、西向臨漢、下廣列崇厰、仰望不知為洞、由殿左透級上、得旋空如層樓、內有龕自然、為一洞絕勝處、從此北向東轉、連成峽、黑、先是賀姓山僧、謂洞內可竟達劉仙岩、不必更出、及窮入中頗寬敞、多岐、先極其東隅、上躋一隙、余以為劉仙道也、窮而無入、又南下一霾、支竇旁午、予又以為劉仙岩道、導僧謂此護珠岩道、嶮峻莫進、躑躅者累中、不若出洞平行為便、乃下山至橋、望白龍北、復有洞盤空、予獨赴劉仙岩、遂自橋東循山南東轉、南西一崖、層叠編傑、將會之、忽山雨至、奔趨岩下、隮隙坐飛石上、兩霙外飛、內洪乳樸簇、有秦霞竭久之、雨止、下岩、轉其東、至劉仙岩、與白龍東西分向、有觀在岩下、由觀右登級、先穿一門西入、即踰其上、復透門出、得一岩、東南向、又左由透門之上、再透而北、亦開一岩、前懸石甚壯、當洞門為屏、若垂簾然、登岩周覽各竇、詢與白龍潛通處、竟不可得、乃知白龍所通、即遊南岩下竇、導僧所云護珠岩是也、

初七日、由觀左登觀穿雲岩、在上岩東南絕壁下、亦東南向、右與左右分穿三竇、而左竇旁透洞前、洞東為文昌祠、由其前東過仙人足跡、北更上、即為仙踪岩、在穿雲東北、上君

正東隅洞口亦東南向、外甚危亮、內乳柱倒垂、界為兩重、若堂皇之右、屏列窗槅、分內外室、者洞石穿竇兩岐、俱不甚深、奇在玲瓏、殫致逶迤、至觀南二里、出十里鋪、在關雞西、鄰往平樂大道、又東向岐路入、一里北望穿山高懸、俯江空濛、雨色中再前、望崖頭北隅、橫敞臺下、飛石跨江、劍成門闕、遠望較水月似小、與雉山石門、形勢倫匹、然急流湧其中、淙淙尤異、共一里、東至崖頭庵、崖頭在雉山南、灕江西合陽江於雉山、又東會拖劍水及南江支水於穿山、奔流南下、此山當其衝、山不甚高、而屹立抵流、有當熊勢、北崖有臺曰杖柸、下即飛石懸嵌中、劍成門矣、崖突陂傾、不能下瞰、但見迴瀾層洑、觸石奔出、蛩然送穀至座、坐久之、返庵中、由其右入一洞、門西南向、穿門壓級下、其後峭然通望、一石踞乘空、色正綠、為荷葉洞、穿葉底、透山東北、即通望口也、灕江漫漾其下、由葉前南下、東轉深林中、幽窅無、不及窮矣、入山東北隅、石崖拂江、山稱淨瓶、以此、須汎舟泝流觀之、其上莫能窺也、仍出大道十里、鋪經白龍洞、北隨溪探前望白龍左洞、則至岩也、岩東向、洞門高偉、下峽由南岐腋東入上洞、東登、必由北奧、俱崇深逶迤、光昵不能遍歷、洞前乳柱繽紛、不減白龍、上鐫立岩字甚古、出洞、入穿達門返寓、

初八日、出安定門、東轉北入支徑、登劉岩山、有庵在山麓、后為劉岩洞、西向、東下淵黑、由洞右躋危級上、至明月洞、高綴危崖半、門亦西向、門東入峭然、昏窈莫辨、出洞、下崖半、循崖少北、復一洞西向、門紛綸高懸、借代木欄橫洞前、先由上躋、乃梯登以上、一石當門、樹屏、由左透隙則窺轉玲瓏、踰石脊、東下、豁然直透山腹、闢門東出、外臨層崖、內留乳柱、光隙徑宵、透裂之一徑、高穹下墜、東轉亦有門東出、稍不覆出、下、此洞東西貫透、路無有脊、有門中界之、不若穿山叠綵中隱南峰諸洞、廓然平通、下里明彂、內先餘奧也、下山、西透北門、西峯當西起、削山為城、循山北麓、轉至城西北隅下、登層石上、峭危城當即志所稱始安嶠也、西北門在兩山夾中、東西峯各峭竪、堞因依為小鎖鑰、甚壯、少憩盤崖上、旋入北門、南一里、至桂嶺碑、側西向瞰城濠、浮一山、為華景洞、東向前對大池、后所倚山則亦因為西城者、洞前岩平朗、上覆外敞、后穿穴為門、分為三、南入者、雖時而逶、西透之穴、昔穿城外、因為門、今已兗石塞、北轉者、上出岩前、逶西登城堞、循南而升、已從石罅叢錯中、披躋山頂、頂即寶積山、志稱寶積與華景洞連、上多詭石怪木、然今又名臥龍山、相以武侯祠易名耳、下山、二里抵寓、

初九日、出文昌門、乃東南門也、正對南溪山、南過石梁、下即陽江北分水、東轉一里、抵石山南麓三教菴、菴后為吉雲崖、其山亦稱漓山、粵人呼為象鼻山、東南隅亦有洞南向、稍暖東北抵漓江、盤山湖江、从石崖危嵌中得一洞北向、曰南極洞、出其前、直至西北隅、為象鼻岩、水月當其下、飛崖自頂騰跨北插中流、東西俱高剜成門、陽江从城南西來、流其中而合之漓、上空明如月、下渡內外、潔波而練江之崖下、跨於水上、屬於山中垂外掀、正作捲鼻勢、水洞之南、崖半又闢陸洞、其崖亦自山頂東跨江畔、中刹寂名長廊、直透水洞上、北踞寂口、下瞰水洞、達

者從其泊洞中崖石間、令棹予達、出洞外、復穿入洞內、水陸勝觀、一時兼盡、乃南行一里、渡漓江東岸、又二里、抵穿山下、山西與鬭雞山對、鬭雞在劉仙岩南、崖踞山北、漓江西岸、漓江之山也、東西夾漓、怒冠鼓距、兩山當合名鬭雞、特東山透明如圓鏡、故更以穿山名之、山之西、又一峯危立、初望竟為一山、上有豎石、抵其下、始見豎石下剖、直抵山根、身、角夾立、山故以脆薄靈巧見奇、土人名為荷葉山、殊得之、穿山北麓、嘉瓞拖劍水直漱崖腳、循山之西、南與漓合、予始至其北、隔不得渡、望崖壁危懸、洞門或明或暗、紛、錯列、即渡亦不得上、乃隨溪南行、隔水

東眺、則穿岩已隸、不睹空明、山側成峯、共若豎指矣、又以小舟東渡、出穿山南麓、北面而登、攀草與壁、一南向君高倚山半、疑即穿岩、乃其中乳柱中懸、有曲折、致東入漸窪黑、水通於中、知非穿岩、乃出、由其西上躋、始得穿岩、廓然平透山腹、徑山十餘丈、高闊俱五六丈、徹望澄明、一空障塞、板外崖東轉、又闢北向一洞、列至穿岩、而后不中透、其東尚有三洞門、下可望見、至此則峭削絕往、而穿岩南口、上復叠一洞、后亦不透、然內多垂蜂、殆為穿岩祭關也、仍東下涯水岩、東復有南向洞、內亦支叢西入、隘黑无奇、遂出、西渡河、葉山下、北過譽家州、乃渡浮橋西

遶、

初十日、抵王城后門、登城垣、訂王僧稱秀期、更於十三日、

十一日、出浮橋門、過花橋門、龍隱岩道、為橋東之南崖、乃來時所過夫道、兩山、北即七星、南即曲量、龍隱、至是始得其詳、橋上南眺、龍隱、與月牙並列東崖、第月牙稍北、度橋循山、其路易達、龍隱稍南、須从橋下涉南江上、其大道則自山北端拱石、南踰扇坳、循隱真而西、又从怡雲北轉、始達、予欲并眺端拱石、入自橋東、直走嶺下、南上平臨石、又南下得一大塘、北循山西轉、崖石俱盤峒剔飛突、里餘、抵山西南隅、峰益嵯峨、疊異、中空外

傑、上若鵲橋、度虛板隙上登、則怡雲亭廢址也、由其上轉歸隙
空穿石罅以躋、石片、懸綴、側為透峽、平為架橋、加上竿錯搭
无不曲折逗意、下至怡雲、右即龍隱岩洞門西向、高穹廣衍、頂
石平覆、洞右近口、復垂柱環為層龕、重洞樓影、深流、此為最勝、
出岩、仍從怡雲道、花橋、南沿西麓、隨流歷磴半里、入月牙岩、
西向、南即龍隱、此則縱石成磴、復則斷壁千崖、踞珠遍墨若上
環西缺其口、內不甚深、正以圜缺分明、有同鉤月、下照清冷、亦
幽境也、出由街北過七星巖、朝雲岩北麓、萬壽橋、見屏風山、或
有以黃金岩告者、謂在城東北五里、乃留、東北趨三里過貿

𤲞者指村北之山曰此即是、至村問之、仍不知也、及抵山東麓、
則峭崖列嶂、平展危懸、已轉北麓得洞門如峽、山頂高穹、兩崖
闊五丈高十餘丈、初南向平入十丈之內、少東南轉、忽明月上
闢、自下望之、殆若重樓矣、從此高躋、又十餘丈、抵明穴之口、
來嫩松以拭崖壁、觀蘚剝蝕、得程公岩三大字、西有記文一則、
蓋都陽程公秀峯帥桂時所開、志載屏風岩一名程公岩、此乃
真然自有據也、遂西向歷級、上登穴口、其內岩頂之石層、下垂
柱為椎俊、此至出穴處、地少平、北與有大石幢、盤疊至頂、色碧
形琬何琭奇、至此出穴而西、山迴峽轉、石骨森豎、下即翠峰成

窩、岳一洞、北向覓徑西南下、抵窩入洞、不甚深、即西踰窩
出、兩石峯駢枝並起、一為石工剝蝕殆盡、一猶亭亭孤立、從石
峯東支西南三里、已出萬壽橋西、于是循朝雲七星西麓、度花
橋、紛傳縣尊壽承都、省城戒嚴門已鍵、亟馳過浮橋、門尚半
啟、得返寓、

十二日、西出麗澤門、外已塘滙水、自西北城角馬番過脊
更南抵振武門、北入陽江石梁跨之、曰凉水洞橋、南北塘中
蓮花盛放、生蔭橋柵下、殆不能去、予歡見中隱山、乃南至振武
門西渡定西橋、忽踞右一山、有洞研然而北起、其下前有古寺、

拭碑語之、西山也、洞門南向東、又裂石自峰頂下、跨成門、乃捨
洞趨之、其門南北豁然、亦如拱山象鼻、但從急流中貫、異於此
之外、遙瞪潭早然外跨之石、欹疊錯出、尤奇、穎異、遂先遠其東
抵山北、向亦有洞、穿洞而南、橫透山腹、竟與南洞貫徹、中有
夾門垂柱、不似他洞徹望竟目也、出南洞、左疊磴嵯峨、循之
北躋峯頂、石皆峰峭攢簇、中旋為平凹、長若屏垣、光滑特異、下
至南洞前、始東入石隙、乃片石下攢、中門高闢、旁通眾竅、故
以小巧見奇、望西峰石亦傑立、從寺后西歷其上、歷級南下、峯
麓中、西循大道三里、闢木陂村、有岩曰佛子、遂從西北岐入、二

星、石峰在侯山東巖洞門高懸、北低岩下、岩之東、二洞南向、最東者敞而不深、稍西則洞門側裂、外垂列乳、中橫一屏、、后深峽下墜、屏東西俱有門可下、由峽中北入、其底旁裂斷隘、乃復出西上、入大洞、、南下北上、穹然高邃、頗如程公、以松枝狀右壁所題、則宋呂應中題中隱呂公洞詩也、后署云、假守洛陽呂叔恭、游中隱山先名洞、客有言此洞因君題、當以呂公名之、因書五十六字鐫於壁、始知佛子岩即中隱山呂公洞也、由是北躋后穴、內雲箕倒懸、與洞俱上、既非壁道、爰觀穴口高朗、大過程公后穴也、北出口、石磴二道、一東北下山麓、予先从其下者、北向之麓、皆嵳峒幔覆、外有覆倒石、界而為門為窗、內既凭旁通、若行廊複道、此下洞以幽奇勝、既復上、从西北磴復得一洞、洞北入南穿、橫然平朗、頗似穿岩、南一石峰立如臺、上有石佛、不知其所自來、佛子岩所由名矣、前有巨石柱、如屏中峙、東西界為兩門、西啟庚王、自下達北、此竅直透北山、東則偏隱先睹竅外脩崖東轉、又闢一門、下臨中洞之上、為關聖座、仍由洞北東下、穿中洞南出、西循山、又開南向一洞、與中洞並列、由其西板磴上、又有洞南向、而清滑瑩舍之、下山東南半里、飯木陵民家、民謂西南後山下、有銅鑊岩、可透出前山、北向趙家山亦有

洞可深入、又有陳摶岩、頗奇、予急趨岩不能偏歷、侯山為眾峯冠、其岩不可失、辭矣、遂由中隱歷道西一里、抵侯山廟、、后山叢澄、衍淺、斷水披叢、既不得洞、但見有級上躋、鼓興登絕頂、山前行者高呼以日暮不可登、乃遂望大道南削峯南麓、有洞東北穹立、望之趨、南去里許、抵其下、洞高倚山半、前有潴水匯潭、潭上拾級披荊、遂入洞、亂石堆洞門外、、高內深、歷石級西南下、直墜洞底、水匯淵渙、內望一石梗、突出、下有仄崖嵌水、裂隙受趾、抵突石下、昃仄崖峭滑、乃出、下山、轉出其東南山背、復有門滙水、卒莫定其為何洞也、其處西峯薜儺、先侯山之高、峭拔透之、暮歸急、姑嘗為后務、、二里、南出大道、踞穿夾道之山、上有竅東西透空、與佛子穿岩正等、亦不及入、問途人、前所入北向洞何名、則架梯岩、一名石鼓洞也、紛轉城門已閉、踰東五里、過木陵分岐處、已夜、又三里、抵振武門、將闔矣、側身入、始從容行街市中、

十三日、入靖藩城、遍稱秀西巷主僧入內宮禮懺、登峯豹復移之他日、乃出就日門、過木龍南渦、由其下渡江、還望木龍下層、復有洞、濱江穿叢、潴深可愛、上江東涯、循流北半里、入千佛閣、前有大榕一株、間所謂辰山者、與莫曉、隨大路東北五里、堯山

在東、屏萼岩在南、獨辰山茫然莫辨、忽北望一山、去不一里、岩然有洞、口一石當門、赭色斑爛、彪炳有異、問負芻者曰老虎山也、余謂靜聞、何不了此、后覓辰山、乃北一里、抵山下、望見高登、由洞口穿入、其內天光自頂四射、由下北透、其腹再入重門交映、后裂層度上層、俱莫可度、南向重門內、扳崖上躋、遂踐層樓、徘徊未下、忽一人來、候洞前下、問之、曰洞名獅子、一名黃麟岩、山前有三洞、下曰平地、中曰道士、共此岩爲三、出洞見山頂石畫參錯、循路上躋、石片、冰枝鐵色、下循石枝就夷、棘道俱除、前候者復趨上、引予左入道士岩、亦南向、在黃麟東稍下、

洞前壁左右各鐫詩、拂讀詩序、是山回卽辰山也、穿洞東側門出、東向下山、東北一里、飯所候者家、主人王姓、虔宇字、王打予宿此、乃東延肩梯嶺趨辰山北巖、爲青珠洞、遊洞北向、裂峽上並山頂、內界兩層、始南入十丈許、扳崖上、稍西、乃內北崖豎梯登、北入峽中五丈餘、透出橫峽、東西拱立、上高俱不見頂、東行四五丈、漸闢生光、一大石柱中懸、就出柱西峽又南北裂、南入踏洞底、北出正踞洞門上、洞門中列二柱、界爲一門兩窗、延矖內射、正當圍柱、予詫爲異、導者曰未也、轉遵橫峽、又西行四五丈、有竅南入甚隘、悉去衣、赤體伏地蛇行以進、穴長三丈、

大僅如筒、又曲折中又懸柱、時從游兩人、以炬先入、次及予、度稽一時、遇隘洞復穿然上、崇下臨、俯躬南降、垂乳紛列迴環左右、迴與外别、導者曰未也、又西踰一架、、横南北若閣、越架西下、石乳愈奇、西窮復轉北上、藻繢滿眼、殆轉殆勝、此洞與山南黃麟岩、正南北相當、蓋一山皆空、環峙分門者甚多也、北向開洞門者三、此爲中、東西二門俱淺、東向開洞門者五、北爲高穹、中爲三曲、獅頭南爲道士、東映和合小岩、而三曲最深、南向者三、卽平地、道士、黃麟也、志稱辰山有洞三級、第指其南耳、惟西面予未之窮、出青珠洞、過北洞一、東巖洞五、循南入平地岩、初

入竅及、側身緣來隙而上、內境既穹、外光斜翳、火炬已棄、北隅暮色庠上、乃出東北過王虔宇家、

十四日、別虔宇、東北三里、過碰山、在堯山西、溝水東北衛一枝、如拇指、乃柱林石山最北首峰也、山南崖削立、下有白岩洞、、南向三重、旁透內垂石如連鼓樓、覆下多透、漏其后以窪、下級、復平曠、轉西入數丈、仍見南穴天光、出洞、東有巷、予是東向湖小溪二里、抵堯山西巖、又二里爲王壺嶽山、迴成塢、西向開洋、由殿右轉入山后、兩山夾澗、南后向湖、澗半里、踰澗東上、登嶺角、盂東北上、升降三四、又二里、始登堯山絕頂、此中石峯

森立、間得此土山、反以為異、故堯山名特著、山之東、石峯叢合、有溪盤遶其間、當即大嶺上流出廖家村西者也、下山仍從西麓南度橋、五里、出堯山東南塢、其南石峯森、東南一峯尤兀突、並東南馳、松篁間出、林夫石轉、石山西南即鉄峯山、頗似獨秀、下有岩洞不可入、西南二里、抵冷水塘小橋、跨流急處、西南去一村、依山從澗、亦出橋之跨、村南石峯如屏、東西橫亘、從西嘴望之、薄若豎指、由其腋東轉、南山之坳出、山南大道、直西馳、共三里、過萬洞寺、則石山四闢、叢山兀立其中、望叢山東麓、穹然群立、而不睹其徑、循山南、趨西麓、乃歷級北上、當叢山西北隅崖開一罅、上架橫梁、蹈梁而入、東貫山腹、已在殿室內、遂北宿、

十五日曉起、遍觀洞中、其洞西北東南、前后兩闢、中通隘、僅容一人、由西麓上山、隨從入飛石下、旅歷其上、叠石為橋、以達洞門、西北向、門內洞界為兩、南北並列、北洞後即通隘、遂陡空、隘長三丈、既入即寬闢為岩、懸乳垂遶、紛紛左右、東岩上下俱極崇豁、下亦有深洞、踞當山麓、南轉始得東上、既瓦峯、西北望黃金岩甚近、亟趨之、不復東尋下洞也、下西麓、過竹橋、由村右西北行、三里、抵岩之陽、山骨立路北、下聚為洞、南北交達、前界后峽、后門之半、石橫駕空中、門界為二、由洞內上躋、北出駕梁之下、俯視北叢、挖劍水直逼其下、土人俱指此為黃金岩、南下出洞、西復有洞南向、高裂深入、不透、僅如重峽、已從西麓北轉、山西北垂亦有洞、西向中穹、不甚深遠、對面有東向一洞、與此相向、若門展、洞內分四支、如十字、東北二門、外透而明、西南二峽、內入而黑、然西北皆懸崖上、其東其呼入、南乃深潭也、挖劍水在東峯北、抵洞前、轉而循山、當洞有橋跨之、橋內匯為池、亦山畫水西之奧也、洞不知其名、問汲水池中者、曰此洞不知名、上更有一洞可尋跡也、亟披菁透崖上、南北兩石屏並立起、微徑界其中、甚峻、洞峙南屏、后門亦東向、不甚宏、洞有舊鐫黃金岩三字可辨、是洞始為黃金、前乃其東峯之洞也、出門左、見北屏內峽有路上躋、為荊棘所翳、雨深蔓莛、不堪置足、予強登之、南轉到上洞也、門北向、棘蔓交絡、攀分之乃得入、一則旁竇外通、重樓三疊、度闌之石版、鐵蟠其薄、款无級鐫可扳、惟中洞之內旁竇玲瓏、懸綴窮蹲、可穿而上、第甚隘、屏折雅舒、鮮衣蛇行、遂出上層、平度圓上、踞洞口飛石、高呼靜聽、乃下、迴望黃金岩西北峯諸洞尤勝、乃隨挖劍水遠出北叢、又得北向洞二、西向洞三、遂西越屏風山、將渡挖劍水、望屏風、黃金兩山中、又南界

一山下有洞北向、逆遵从之、洞亦旁分兩門、一北向、一東向、西
有餘齋、上乃工、叙崩路斷、又有洞北向、乃下抵西北隅、則旁遶
中空之洞、峽達關、與黄金西北關、正西一洞、穹巍層累、紛孥傑
張、此又以雄武見奇、非尋常窈窕窟也、聞之土人、知為飛石洞、
遂截西遶石堤一里、入程公岩、北二里、仍飯王慶宇家、西再探
遵士諸洞、遍屏山西麓、至是已四周其山、入洋橋門、洋橋共三
十六年云、
十九日、始定陽朔舟、
二十一日、日中乃行、南遶水月洞東、又南、飛山、穹山、關雄、劉仙、

崖頭諸山皆从陸遶行者、惟關雄、未到、今舟出其東、歷崖頭、有
石門洋、競勝、舟隔洲以行、不能遶、悉去者已十里、崖頭之南、江
瀨灝然自放、又東南二十里、過龍門塘、南岸有山嵯峨、中峯直
高矗、南北遶、東五里、横山岩突立江右、又東南十里、江右削崖
屏立、南五里、至碧崖岩、南石峰、隔江排列、横障南天、上分危
岫、幾埒巫峯、五老、挹江使東、江流嚙其北麓、悉濤翻鱗、赤壁朱
石、尖厥椎、懸崖間一石、欽累盤白章、或泛海大士、曰泥香堂、其
葢南雖崇深極致、北岸猶夾容、共五里、下寸金灘、南轉入山峽、
江自是左右皆石峰嶙峋、崒奇煌詭、入峽、下斗米灘、五里為南

田站、雷楊陽朔界、山遂轉峽為塢、四面層圍、僅受此村、過南田、
山色益合、舟人夜榜不休、江為山所束、從東繞西、盤峽透崖、見
二十五里、抵畫山、月未起、山隱空濛中、又南五里、為興平、月從
羣峯東隙出、舟泊依磯、漓江自桂林南來、兩崖森嵊、迴峯中多
州渚分合、无如來之石直瀉之瀨、故舟行歷曲石穴間、(約)(元)夜
榜、第月起稍晴、時時行明止、未克悵、、
二十二日、早起、月光破曉、奇峯合榜、南三里為螺螄岩、一峯聳
峻上騰、峙江右、與平水口山也、又七里、東南出永綠村、山乃斂
峰、俺蓮、默寂、南三十里、則龍頭山復銳、骨立、而陽朔四圍直

碧蓮玉笋之世界矣、陽朔北自龍頭、南抵鑑山、二峯巍峙、當瀉江
上下流、中有掌平地、乃東西嚮江、以岸為城、而南北屬於兩山、
惟西面壘垣為障、城西山最近者、為朱仙洞、石人牛洞、龍洞諸
山、通省大道从之、蓋陸从西、水从東也、其東南門、鑑山下、則南
赴平樂水陸並道、正南門不西北轉、通省道、直南為南斗山延
壽殿、旁建文昌閣、无桂他建、正北即陽朔山、層峰駢峙、東接龍
頭、東西城俱屬於南隅、北則以山為障、无城亦无門、東北一門
在北極宫下、僅東通江水、北抵儀安祠、猶書岩、然俱草塞罕人
行、惟東臨漓江、開門(三)、以取水、上午抵城、入正東門、以文廟西、

入縣治、蕪穢殊甚、縣南半里有市橋、下水西自龍洞入城出橋東、即懸瀑注深壑、大四五丈、四面叢石盤突、為龍潭、但深深下墜、不見下流所溢、潭東即城、大江流城外、蓋地穴潛通也、橋南鑑山獨聳、一名易山、即南倚以為城者、東麓有鑑山寺倚山臨江、通道置門、即東南門也、西叢翳正南門、余初抵北麓見道上躋、南東二面、叢崖為城、惟北面在城內、有破級久為莽棘翳沒、乃披條捫隙、直造峭壁下、莽徑斗絕、復出其東、躡巉石盤旋半空、欲造所向、乃下、時顧僕期東南門外、于是南經鑑山寺、出東南門、覓舟不得、渡江東一里、至白沙灣、舟泊其南、乃下舟、白沙灣去城東南可二里、民居盛於城、有河泊所、其南三峰列峙、最東一峰曰白鶴山、江南抵其腳、曲而東北、抱此一灣、沙土雷漈、其東南一溪、南自二龍橋來、北入江、溪在南三峰之東、逼白鶴西垣出、溪東又有數峰、自南趨北、界溪入江口、最北者書重山也、江以此乃東北逆轉、

二十三日、以白沙依江東北行一里、南渡江、已出東界山之東、江東北岸有高峰矗四共起、障江南趨、既渡、陂塘高下、林木脩然、有登心寺可憩、東一里、過穆山村、復渡江而東、循四峰南麓趨、出其東、山開日曠、奇趣愈出、前望東北又起一峰、上分二岐、東岐若僧帽垂空、西岐尤高聳、四共東枝、銳若脫穎、共二岐、西岫建標絕頂、多見攢樹迴眺、西南隔江、下皆共崖並削、上懸復岫、此即書重之南東界羣峰所幻出、隨江東五里、出二岐東南、踰嶺下、為佛力司、當江南轉處、北去縣十里、問之居人、始知二岐西峰最高者、狀元峰、乃仍踰前嶺北去、西一里、抵紅旗峒、竟峒西北一里、抵山下、北上斷隘間、三里踰山坳、乃東西峰分岐處、西北度亂石重疊、直抵高峰、崖畔有洞東向、門高穹、上懸叢幹、重崖覆出、無由得上、洞前東向之峰、即似僧帽者、其峰亦有一洞、西與北山對懸登隔、峰竟不得達、予必欲一登峰頂、南北俱斜立無磴、從南迹緣峭梯險、肆從峭壁而直抵崖半、則穹然無片隙、不復手足可再及、遂下、飯佛力碑、居人蘇姓者、謂此峰懸削、曾無登路、數年前峰側有古木一株、其僕椅而登、翹級俯窺、恍然止遠木所、亦未遠前、居道開津者砍繳、乃返白沙灣、佛力司之南、山盡開拓、內雖石峰離立、外俱排山亘嶺、桂林秀出雲峰、南盡於此、闢平衆以下、四顧皆土山、嵝屬之石、不挺於陸而叢於水、山自此而稍自水此而陰也、

二十四日、由白沙截江、渡南峰下、循麓東南、又轉一峰、有若高張東南為田家洞、即在白鶴山下、軒朗平豁、上綴垂乳、鶴白東

對書童山、拼閣而南、內成長塢、中舟行六十里、可抵二龍橋、
出白鶴循北麓溯江三里、入東南門、肩蛇由正南門出、西北循
大道向龍洞岩、二里、東越小橋、有兩洞西向、其南列者為龍躍
岩、地稍下、門極宏朗、北洞地稍高、草塞門徑、先入南洞、東五丈、
層陟一臺、右有穴深入、出由洞北登龍洞岩、蠹蛇入洞、闊五
高一丈、南崖半壁、平亘如行廊、入數丈、洞乃南闢、頂始高、右罅
下方圓池各一、深五六寸、泉澄明如鏡、座對瓶滌、池上連疊小
龕、俱光道道、宛由左壁窪陷處伏地入、漸入漸小、穴僅容首、大
蛇行南透五六丈、始可屈伸、已而透穹裂龕、得宛轉進躍龍

岩後腋出、洞東望龍洞南列峰、闕闕重啟、異之、遂渡溪東行棘莽
沮洳中、共一里、抵山下、初入西向第一門、高穹如峽、東入數丈、
北轉愈峽、杳莫窮、乃南轉、得明穴西透、西出洞門之上、蓋南上
西向第二門也、由其之外、更南上西向第三門、洞東入成峽、如
初洞、峽底進、及峽上層、疊有門闢、綴入五丈、下峽既盡、上懸重
門、圜整擬列琢、第峽壁峭削、雖陷無靜閑處寄、躋得上峽一
層、而最上層即懸亘、莫能達、出洞前、仰望洞頂、又連啟兩門、此
又第南上西向第四門、第五門也、異其中下通峽內重門、于是
又過南上西向第六門、仰睇懸崖倍高削、竊難板、即又過南上

西向第七門、見石級層累、突出者可置足、竅入者可鉤指、遂反
躬上躋、凌數十級、抵洞門、洞北又夾坳豎起、高五六丈、始入上
層、其夾無磴無級、計絕所援手、審視周夾、雖無級磴、而夾壁宛
轉、可以手撐足支、不虞懸墜、遂滌身以之、如穿井、皆橫綳縱蹬、
不階級登也、既升夾脊、其北復隤然成峽、穿峽明透、知與前所
望洞必有一通、因騎脊坐、上睇洞頂四達、高呼促靜聞、久之至、
教之如前法登、同從脊北下峽中、峽底平曲、折北進西上、高懸
一門、則第六門也、不及上、循峽更進、轉西出第五門、有石龍
下垂三四丈、由龍側北循崖端、得第四門、穿門東入、稍下次層

中廊、然四闢、右向東轉、深黑無窮、左向西出、即前第三門上層
也、如重門若列琢處、當在其內、循崖竊之、復隔一柱、轉柱躋入
門內、另環一區、不達亦不遠也、自第三門上達闢四門、初俱板
躋無路、一入第七門、宛轉俱達、升陟重樓複閣間、有莫分左右
偏坦、珠明洞云、仍從第六門峽內西向板崖上、門雖高張、內外
都無餘地、不若四五二門、外懸臺榭、內疊樓極也、乃逾脊南下
第七門、外循崖復南、又得南下西向第八門、洞亦成峽、東上
雖高峙、鮮所穿徹、此山西向八洞、惟南北二洞不交引、中央四
洞最高勝、紆曲暢軼、他處一二洞可達、輒稱奇稱異、實壞其下

山循巖南半里、踞東西各一峯屏峙、遂由南門抵市橋、入龍潭巷、莫姓者隨予至、間游岩棠舟予、予甦稍殊明、曰牛洞也、數洞相連、然不若李相公岩尤勝、即在西門外不可失、仰視日色尚高、亟出西門、携火炬以歧北行、瀆西岐已繞此山東北隅西、益即前屏峙踞旁東峯也、繞至西巖、洞正西向、西峯門右鐫閣人李杜記題為來仙洞、入洞東行、不甚高、共南轉遂昏黑、東炬東南入乳竇、初隘、漸進愈宏、放覽乾雲葉、縮紛上下、東北轉成穹峽、高不見頂、其垂突鏤裂種種、闕勝益深、峽忽下墜淵昧、不可以丈計、炬火星散投之、沉、沓不得其底、其左削崖不能受趾、右乳柱縱綺窓戶歷、隔崖探以炬、內若行廊、玲瓏似可達、途松光將盡、乃由舊道出、東入西門、出東南門渡口、桂林舟人已艤舟待、遂入舟宿、

二十五日、舟過水緑村北七里、西岸一岩、門甚高敞、東向臨江、前垂石成龍口蛟頭、岩由岩右峽深入、漸高黑、由岩左登、前亘為臺、后結一竇、岩深隘成峽、以無炬遂時舟已先移、待興平、出洞循蔡湖江半里、達螺螄峯下、繞峯東麓、又二里、及舟北過興平二里泊、

二十六日、北五里、抵西山、、橫列江南岸、江自北來、至是西折、

山突嶇半刳為削崖、石質錯綺成章、舟人泊山腳晨餐、予乃登其巖、與靜聞逐石踞勝、崖半洞北向、望之甚深、高下都無着足處、遂而登舟、北上小散大散灘、至羅鼓灘、共十里、其山南岩竅有水中出、緣突石飛下墜江、勢同懸瀑、粵中留石峯拔起、水隨四注、无待破壑騰空、此瀑出崇竅、尤奇絕、又北八里、過陽州西北岸一峯、純透勒望之、疑即龍門穿穴、以道里計之、始知另穿一峯、前以夜棹失之耳、又北三里為冠岩、先是江東岸嶄崖、舟碧瑛瑛來甦、西山、冠岩即在其北、山上突崖層出、甚穹一洞、西向臨江、自水中出、外與江通、棹舟入洞、門甚高、內更宏朗、悉懸乳柱、措流過之竇下伏、光燦透瀬、久之棹州出洞、望隔江崖峯攢合、指前陽州所見穿山、當正對其西、惜溪迴山轉、并其峯亦莫能辨識、嘻之、忽北見皎然一穴、另懸江東峯半、即遺在洋岩北、亟登岸趨之、期舟候南田站、一里抵山腋、踰嶺、度明月在東、南面絕崖不可板、反循崖北、稍下則洞果南透、其上甚薄、上穿、如合掌中舒、北下俱巨石磊茂、南則削崖懸亘、故登洞道必由北、洞東留寺門、複室東北稍深、仍轉洞西北隅、又得一洞、南北橫貫、北峯之巖、透而不敞、仍南出、西北行平疇中、其西隔江屏立者皆穹崖削壁、陸踞望之、更幽峭、東則石峯雖立、后托

壹壁共四里至南田、入舟、
二十七日、經横山碧崖諸勝、无間昔游横山岩東向、右旋有管
旁穿西南、、復闢一洞、甚宏、有門有奥、、西上則深入杳冥、奥
之南壑、晋欲空透、滿門、在壑與東廊、然况淡、與前門比肩立、入
西北過龍門塘、南望横山岩、西透頂、奉雖似穿石、无从上躋、夜
過新江口十里泊、
二十八日、昧爽至雒蓬、已過崖頭山、十里抵水月洞、北城下入
浮橋門、
二十九日、入靖藩城、訂獨秀期、主僧珈甚遲緩、予初從彝至者、

一登獨秀、即往柳州、至此失望、恨恨、
三十日、爽赧、甚支、倦臥寓舟、
六月初一日、鈍傳流飛、潭衡永、藩城愈秘嚴、予遂无意登獨秀、
獨秀山、北面臨池、西南二叢、予俱已遠、其下西岩亦曾再探、惟
東叢與絶頂未登、其異於他峰者、秘予閣耳、
初二日、同靜聞再為七星栖霞游、由七星觀左入、即登級、爲碧
虛閣、、在摘星亭左、昔游急於七星、以爲此軒閣无頗假、遺后
果經其下、上見岩石倒出、異之、至是遂先入、仰望閣上、爲叉丹
梅、不見岩頂、轉入玄武座右、豁然透空、高跨頂上如梁、頽穿山

月岩、借入空閣、內不見、出閣后石垣外、始見亂峯飛石、森列撑
映、訪閥僧后山道何向、曰循南自大岩庵乃出、仍登摘星亭、入
七星前洞、由閣后東上數十級、得小坪、石甃其中、遂北轉、透重
門出、門東辟外崖、梨寂懸雲、群衣工連、踏重龕二層、俱列戶牖
標、夥同垂捏、北下即栖霞洞、盤空西向、矣此山岩洞駢峙、栖霞
在北下遺山之東西、七星在中、由透西北出碧虛閣、在南、東
西上遺、三穴並懸、六門各異、北又有朝雲高峙兩岩、皆西向、此
七星山西面之洞也、洞凡五、下栖霞、南入大岩庵、望碧虛岩右、
山石靈薄、可由庵外東北登、遂从庵右竹蒂坪中上、共一里得

坪一區、小石本環拱之、秀潭層雲、西即碧虛岩透明穴、北即七
星山頂、與餘峰攢成千列者、覓小徑、出東南坳中、下山共一里、
得一岩東南向、西下即曾公岩也、曾公西又有洞、在峰半、板恭
上、洞口亦東南向、初由石峽入、得平展處、稍北轉、外復有龕東
列、后則穿門西入、內並樂空深轉、杳不可堵、下山、出花橋東街、
此處岩洞駢峙者、亦三、曾公岩北下同列者、又有二岩、予昔游
省春經此、俱東南向、此七星山東南之洞也、洞凡五、若北慕省
春三岩、會仙一洞、旁又淺洞一、俱於前日蔵焉者、則七星北面
之洞也、洞凡五、一山凡得凡十五洞云、遂寓於肆中、浮柱林故

隊西事淨百粵風土記諸書按郡考蹟者覓兩日。
初五日騎清秀岩記。即出西清門覓之。門在西北隅。城外削崖
之半有洞西向。出渡城濠塢。西有二岐。一循山北行。即北門西
來大道。一穿石峯突峙。其北片若削。下開大洞。西南向。曰橫洞。
一從山南入峽。疑即清秀道。遂南西行一里。峽南北山俱中斷。
闢徑四交。從西北有洞南向。覓道北入。愈入愈深。雪絕他置。峽
危成平灣環以迤。莫測出隊。出問行者。曰墨洞也。問清秀何在。
曰正西有山屏立峽中者。下有牛角洞。由北徑出峽。有塘曰清
塘。西南漸塘為下庄洞。无所謂清秀者。乎意清塘當去清秀
不遠。遂大轉從大道出峽。、門東西崖俱有小洞。先往可登。北
出臨塘。諸水一泓。浸山西北麓。循之西臨南嵌崖。末大備淵碧。
忽峽南上板磨崖高泛。登仰里都无懸竅。知非洞所在。乃下。出
塘之西。其南山迴塢轉。別成一壑。門殊杳然。仍還。遍異洞西向
屏立峽中山一里。抵屏東北。即有洞斜養。門東北向南。下斯穿
眛。為牛角洞出洞。遠屏北而西。轉出南麓。屏南崖峭削。色黃赭。
下有窪積水。從山麓石崖出。崖不甚高。中若嵌峒。即牛角洞南
通穴至此墜成水窪也。又東抵南峽門。北入問清秀於途人。其
人曰。惟北峽有清塘。上有洞。南無異洞道。此外无他洞。乃悟清

秀所祀。不必出北峽時已當午。舍之。南收隱山西過西胡橋。一
里抵小石峯下。峯片峭裂。中介衆峯。開南朝陽江東北西三面。
俱短垣環之。從西北陳蹤垣披其東北。抵小峯南麓。峯雖小如
蓮之開瓣列房。半崖坪中有石高丈許。如屏一角獨聳。后又盤
空上片。擎丈削尤增奇幻。稜削久之。出問其名。曰秋覓庄。西即
陽江西來。有叠堰可渡。南即趙家山。穆陵村中隱諸洞云。循陽
江北岸西一里。為獅子岩。西又脩一峯。與獅岩夾。有岩東向。俯
峭石之上。中垂一柱。穿楞聚止。東瞰獅岩首。北轉又一洞。北向
崇穹。曰天慶岩。由級南中亘壁界洞為兩。入數丈。兩峽復合。其
北峽之上。重門複竅。懸崆甚高。望不可扳登。此可直通山南。
北出洞西北行。石山叢簇。開山俱林立圍聳。從松陰石影中又
北里許。經石山西麓。兩洞比肩西向。捫棘入南洞。進五六丈。轉
從北洞出。仰望洞上。飛崖中、歘舞為冠山。西有林木迴叢
平疇。陽江西環之。王太守園也。仍從覓洞南。東北而登。得石磴
一里。踰坳西板石。鍔上。所板石。銛若劍戟。石断崖絕。棘刺叢聚
遂出舞空石上。瞰北麓斗懸。攀下。尋舊磴下西麓。繞出其北。東
一里。至宋家庄。出牛角洞南。北過北峽腳。北眺為峽。半有洞岈
然。當即清秀。暮色已追。趨入西清門。

初十日、始出振武門、取柳州道西五里過茶庵、南小徑二里、
至琴潭岩、東有村、土人訛爲陳樓、予謂桂樓(特故)方信儒誌、云潭
清秀玉乳琴潭爲最四岩、故首覓清秀、幾及遍矣、以下三洞先
知者予疑陳樓卽琴潭今訪其村、覓一人爲導、聞東南有七穿
岩先趨之、乃東南渡南溪上流、共三里、至李家村、南石峰西
向嶢突、岩不深而明、蓋在南溪白龍洞正西、而溯白龍峙西望
羣山迴曲處也、返陳樓村、導者負松明並梯至、西越小山南、先
觀水洞、洞門南向、水匯其內、浸洞口、洞中貯、四旁皆水可際、其左
深入洞前左崖潮水趾、刻琴潭二大字、卽信儒筆、洞左復開
一門、后與洞通、中多列柱垂飛、跌空盂度、予既得琴潭、知爲桂
當不遠、導者攀大執炬、猜得出洞、徵孟洞何名、果爲桂岩也、出
琴潭、沿山左磯塘行、遶塘北轉而西、至爲桂岩、門東向、不甚高、
西進數丈、循洞底右竅入其下、穴有方池、四旁甚嵯、乃東南轉、
平入數十丈、兩處低隘、右崖半一竅、高闊僅盈尺、內穿洞平穿、
磯水齊竅、引首竅中東望、其水廣遠、中石龍蜒(蜿)、右崖南崖石
盈一方、平度水面、不能深入也、仍出至洞底、少西進、循右一竅
入上峽、東有石幢(圓)劃立、繞出其后、忽度爲兩層、下穴少西轉、瞰
止、上穴以梯上躋、內複列柱分楞、穿楞少西、遂下南峽中、平入

數十丈、又南旋爲龕、外洞頂亦復龍形夭矯、仍出洞底、又循
北竅入上峽、則四壁紛垂、懸蓮傲柱、雜然趨竅、大抵此洞以幽
閟見奇、而深入在右小竅側、小石彈丸太多、磊卷痕[illegible]以此、
出洞西北三里、抵大道平塘街、其西石峰峭甚、夾立如門、南峯
山頂開穴、透山腹、予向尋錢者過此神魚、今急問道、知道旁油
坊后轉東南、至古廟可登、乃覓杖過坊南、先往、可入遂巡、浮蛇
道伏草間、隨山麓東行、南轉、將抵古廟、見有路西上、從之、始捫
級既、乃梯崖、窮陟峽、棘蔓擁復、蹬頂鍋不能出、久之、抵晝石
崖下、其上分形鼓琉、針透明之穴、已與北昏、乃横陟而北、遂轉、
道出峯頭、俯瞰欹崖、削底反在其下、一有高呼路候、指予下跋
之級者、隨其指下、呼者爲二牧翁、云登崖道尚在古廟南、遂從
廟南歷級上、西南轉出山坳間、眺其南、一峯枝起、頂竪一石高
數丈、予所見石峯峻立、雁宕翔鸞、起峯靈芝、及此地筍石駢發、
未有靈怪至此者、度已出崖后、遂蹲石壁下、猶未見洞門、日暮、
返宿平塘、期明日導游、
十一日、從古廟南登山、導者斬棘以先、共一里、抵昨返處、覆石
隙中登數步、望見洞門西南向、又攀石崖數步、卽入洞、其前
南東北后向西南、徹望通明、后洞正對豎立石峰、導者謂洞曰梯

岩、山曰楓木云、下山、過古廟、南由田塍中、渡西來小澗、水自兩
路口西塘、逆遲東穿山麓、即南溪發源也、東南入石岩洞、門西
北向、后門東北向、中空、洞旁裂后門右崖、有臺架虛、上又盤蓋
隆起、悉窓楞隱透、出后洞、北一里、仍抵平塘街、、北石峰嶒峗
若屏、東隅有巖東向、曰社岩、街西北尋銅鼓岩、即前所游架鼓
岩也、西二里、經兩山峽、、北山巍然負扆、下為廣福王廟、峽南
山東有岩、門東向、西出峽、為西路口、市肆盛列、西北為義寧道、
予往柳州、則以西南永福道、路東有岩西向、門甚紛紜、多所像
類、西四里、路右小峰、如佛掌高擎、下合工岐、於衆峯中尤異、

其南又駢峙兩山、東成峽、、南之山、東層裂兩岩、上岩明透山
后、急南趨之、祇下岩可入、上岩懸壹莫登、乃入下岩、、中列柱
峯、惟為峽為窓、轉透其后、亦横貫其層、山腹、予意由后竅西出、
可反躋上岩透窦、乃上下俱削、旁絕階援、仍東出洞前、東北隅
石崩坎坷、披隙登上層、則前后二門、俱與下岩並列、門內乳帷
蓮柱、左右環轉、以達后門、數丈之內、紆折无竟、前門一臺、正對
東北合掌峯、凭后門龕牖、遠矚西南塢外之奇、收攬都盡、予所
見粤中重樓之勝、此為第一、既下西向行、又見重樓北薄、須有
岩北向、此峽南之山也、在峽北者西向、亦有二洞層列、洞門俱

石色赭黄、獨為標異、但一出峽、匯水直浸兩峽西、中疊石堤亘
水面、旁皆已浸无、从渡水一登赭岩、又聞有八字岩、亦不能至、
由石道西行匯水中、望西峯之東、崖壁高亘、上懸三洞、相去各
二十丈、俱東向駢列、其山在匯水西南、與東峽南峯東西夾塘
成隘、逆睇崖端、俱有微痕、自南之北、可工躋、惟北洞嶄然懸絕、
不可階、乃遂循堤西草徑、傍水而南、已抵南洞下、梯崖入洞門
甚崇、內嵯峒密峻、規模迥殊、稍下、一岐由右入西南轉、漸窅昧、
莫現底止、一岐由左入、不五丈則一門西透山后、一門北通中
先西被、后岩洞門高與東埒、上下俱懸崖斗峻、遥望西南對山、

亦有洞若覆采、門虜中遼、曰牛洞、東向黯黑、而不知其涯、仍入
內、北上中洞、、亦北轉而東透、探其北、轉至洞門、有石內交架
為兩層、上疊閣、倒向洞內、下架門、疑歷門即所望北洞也、仍入
中洞內、東瞰洞門、、愈高穹、下則崖危踞絕、透循南洞出、由舊
級下、一里北出大道、西循南山北麓、行三里越一平坡、、其南北
岩洞甚多、不暇詳、步南至通城墟、又南一里為上岩后洞、門北
向、前臨深塘、入其內、横然崇宏、峽分左右、進右峽、下墜為崩石
壁、東西夾峻不可下、其底南雖流、、壁西之崖、迴覆斜工、予所
駐足下眺者、辟東則絕壁之下、駢通二穴、若環橋、達豆、水通

其中不知所往北則石壁自洞頂下插淵底壁半裂柱或垂東深下注出石峽由左峽上入則疊石當門中偕為臺上一柱支洞頂路從柱南北入石岡石崖自洞北南突若塞門與洞南夾壁成峽路循崖南西出繞崖右外旁為門下橫闢而上多垂蓋路躡上門外峽復峭峙兩旁多倒懸下垂之石若龍爪猿臂紛拏其門俯仰兩貌出村循其東麓復闢東向門內窪下滴水空聲轉南漸黑當即通后洞環橋水穴者洞南則上右村村右疊石間徑曲折上為上右前洞門東向高齊后洞肩深折不及洞側有臺址由臺直躋洞右進寶成龕垂石如距有垂柱

地下雖一線者有中懸四旁森立者有柱立輪圍其中者有不礙分出其歧者其東南對山有泉深曰龍泉云下洞仍出右洞塘北西向入東來大道度高橋共十五里至山登錦四旁雖土阜間出石峯尤吼哭焉又三十里抵蘇橋為洛青江上流水始帖桂入柳去予遂與桂山別

遊西南日記

六月十二日自蘇橋登洛容舟順流西南五十里過永福縣又八十五里泊新安鋪

十三日一百二十里抵洛容縣陸去柳州府五十里水須三日溯柳州江乃呈遣定騎為明日陸行計

十四日出城南西二十里為高嶺鋪由寨山秀立其南乃南折登嶺共五里直抵南寨山西柳江過其西崖舟人艤舟以渡有小溪自南寨破壑西注柳江曰山門沖江東西為洛容馬平界去治各二十五里登西岸溯江南向行為馬鹿堡東望隔江南寨山分枝層森秀亭亭露奇又五里西向踰坳入則石峯夾道森立南峯曰羅山頂北向有洞斜騫闢兩門仰眺無蹊板路西甚又有洞嶙峙其北峯南西峭削尤異西二里小峯中峽立曰獨秀峯遙眺羅山西麓洞心異之遂從岐東南披岩草一里抵羅山西南角東轉循其南麓北望山半亦有洞南向高少遜北巔石西背並相值轉山之東踰坳北入一坪中聞其右峯北巳石數十丈斜疊起求折古功道首左崖之北復門墜峽下內洞北向深削成潮底伏流瑩澈兩旁俱削壁數十丈南進有默其窺其源北抵洞口闢不斷絕上有橫石高二尺如閾可坐瞰

其底、无能踰陰下也、北出峽門上、有道直上西峰、得石坊、右有洞東向、中甚高平寬朗、探其左、北轉漸黑隘、石則西上愈窅、遂與右有透明處、久之不得出、以行石坊共二里、轉山西麓、先入一洞、門西向、左轉而西進、黑不可捫、右轉繇東下、窮於水、出洞又北、西向大道、所望洞、門亦西向、連叠兩重、洞外一大石橫臥當門、峻不可踰、北有隘、側身以入、爲下洞、中懸一石、復界洞爲兩、南北列、先從南門入、稍窪下、南壁峻裂、非扳躋可及、北崖有璣隙、正穿入北門、内闢内亦下墜、東入洞底、水穀汩八、與南洞右轉之底、下穴潛通、由北門出、仰視上層石如荷

葉、下覆空懸、徑絶、上躋、復從南門側、左穿外竅、得旁龕、外有峽對峙、相距尺半、其上南卽龕頂盡處、北卽覆葉端、從峽中手扳足揉、遂挺空凌其上、層洞東入不深、惟洞北裂崖成竇、環柱通門、石背懸吞、側裂扳陵西透、崖轉南向、闢二楹、下跨虛樓、陽朔珠明外、此爲最、出洞、遂循秀峰下、西向大道、馳五六里、北望兩奔亭、丈立、南則羣峯森既、中有石豎出峯頭、纖幻殊甚、又西五六里、柳江自南而北、卽郡城東繞之江也、西渡江、二里入柳州郡、三面距江、故曰壺城、江自北來、復北折西去、南環甚寬、北夾束頗、正與壺等、寓郡治西、因歸閒、病卧亦不敢

日不出、
十八日、始出大南門渡江、之南、稍西爲馬鞍山、而端西並倚、爲郡案山、稍東爲屏風山、形伏突、方正東北爲登臺山、乃扼江北轉者也、馬鞍西、共峯得削、回立魚山、特起、南復有山峽之、來道出其下、不能辨立、與當西州大道在城西南隅、由山東北叢、與級盤崖上、右門東向、踞山半、門外右上復穿裂一龕若綴閣、其左下拾級數層、又另穴一竅、復峽夾壁、高穹直入、皆門以外景也、入右張巨吻、中寬爽盤朗、后通兩竅、一南一北、皆穿腹西入、先由南竅進、内忽窿然高盤、西復透一門、踰闕出、西臨越

登、遂躋西南群峰閣號延、甚廣、由門右穿峽竅以下、復有洞西向、石柱中懸、柱后穴卽前洞所通北竅也、門内左猶若層上、洞横、南北、愈高盤頂、有五穴東空、紛若列星、其下東闢一穴、前通傍樓、窒縱不通行、稍南西轉下峽、復西透一門、前亦下臨西壑、門左轉入内、亦下墜成峽、直透東底、深峻不入、下緣其上、捫崖透腋、又南出一門、前一小峯枝起、與大峯駢立成坳、從其間扳崖梯石、直躋立與巔、是洞透徧山腹、東闢門二、西闢門三、南闢門一、頂穿洞裂、復十餘穴、真異境矣、仍出前洞門右、歷級南上、以趨傍麓、東瞰山下塘、匯水一方内、泌不知所去、東所

對、即馬鞍西北麓、為仙奕岩、居人祇知為鞍、不復曉仙奕矣、先二岩也、東南所對、乃馬鞍西北枝峯、有壽星石、后重岩廻復、為馬鞍與鞍境、非一覽可盡、予欲候靜聞、故并仙奕俱留為后游、

十九日、留候靜聞寓中、予胯等處為疥所染、遂出西南門、得沙弓小集、問舟者、教明晨行、竟宿舟際、

二十日、上午始發舟、循城西北溯柳江、之西、起山亭、獨立曠野中、自柳郡西北、兩岸山土石間出、土山逶迤、削忽石峯數十、挺立成隊、所異陽朔桂林者、彼四顧石峯、不受寸土、此則加錐冕叢中尤覺有脫穎異也、二十里、泊古陵堡、

二十一日、過彬棓、江右共峯突出、共五十里、抵柳城縣、城西江道分為二、自西來者、慶遠江也、其源一出天河縣、為龍江、一出貴州都勻司、為烏泥江、經忻城北、入龍江、合流至此、自北來者懷遠江也、其源一出貴州平越府、一出黎平府、流經懷遠融縣至此、二江合為柳江、所謂黔江也、下經柳郡、歷象州、與鬱江合於潯、今分潯州南寧太平三府為左江道、以鬱江為左也、分柳州慶遠思恩為右江道、以黔江為右也、然鬱江上流、復自為左右二江、則以雲南交水南盤江為右、交趾廣源州麗江為左也、

二江合於南寧西合江鎮、古左右二江指此、今則以黔鬱分耳、南盤自交水下田州、至南寧合江鎮、合麗江、是為右江、北盤自普安經忻城、為都泥江、入黔江、經象州至潯郡合鬱、然亦為右江、是南北二盤在廣右俱為右江、但合非一地耳、雲南志以為二盤分流千里、至合江鎮合、則誤以為南寧左右二江俱源自盤江、不知南盤先闕於麗江、北盤且不出合江鎮也、下午自柳城北溯懷遠江入、又十里抵舊縣、

二十二日、暑雨時作、僅行五十里、

二十三日、西北十里過京墟、江右崖壁峭秀、又十里、江左山崖廻亘、內逶峯叢列、猶合天本于是、舟反東北轉、十五里、抵沙弓、融縣界也、江之西南、即為羅城縣東界、西望倚江岸峯尖聚處、皆羅城道中所由也、

二十四日、仍附原舟、向和睦墟、先是沙弓人謂、明日乃和睦墟期墟散、有融縣歸舟原舟、亦往墟市米、故仍附之行、舟自沙弓西即東轉、北一里、有江來自西北、舞陽江也、內灘石甚險、又北東九里、抵和睦墟、已散、不得舟、得一荷擔歸者、附囊與之行、北二十里、大道直北向融縣、而荷囊者家東梁西北、遂同西北行、二里、上雞籠嶺、西大山曰古東山、北東隔為東梁、抵縣大道

所經也、越難龍崩三里、抵其家、去真仙岩西十里餘、去城十五里、一

二十五日　北取真仙道、過靖學岩、有二門、俱南向、東西並列、相去數丈、外陴斜崖、中通横穴、若複道、行雲蔓、棲內詞、垂倒、達柱、鈎連奇狀、軒爽可憩、西有小石峯、特起石田間、旁絕延附、亦有門東向、并越水跡入之、初入覺峽逼、尤奇、穿門西進、轉透十字、西既通明、南北俱裂竅、土人架木竅間、若欲為憩閣以居者、又西循溪、陟里許、抵赤龍岩、、北向、嵌然山半、洞前尖突兩峯、洞當其中、高曠宏達、底平而上窿、門內石臺兩重、累其間、洞

右列柱分楞、刻成欵罣、中洞直入數丈、春積陰起、成仙田、中每貯水、更入漸窄、暗閣內門、來如窗、止容平身入、則廓然通剔竅、帳不隱蔽、一覽其奧、山前有溪、自西來、分兩派、東抵東梁、北匯安靈潭、為靈壽溪之上流云、下山北越溪、北山有洞駢列、門南向、雖高穹、側裂中乃下旋、如隆螺、門外右跨潭、飛嵌懸崕、極豈悦踞、乃下、此山正與赤龍南北對峙、學則東西間肩列、北越閣道、正由此山、靖學兩峽中、山東隅復闢東向兩岩、曰鍾洞曰鍾洞岩、北岩淺嵌若豎鐘、剖其半、南岩門高、層穴層引、上上透光、飯入下洞、當門巨柱、中懸環轉、光餘地、遂下、直北

趋二里、越一脊、、北為百步塘、其峰四列、中間平壑一圍、插山右峙、又一里、山分叉三峯、北向列、西一峯、山半洞門西向、含之、中峯洞東向、東峯洞西向、先登東峯洞、、南北通、横峽斜穿、有石自山巔下嵌峽底、四面可繞而出、次登中峯、其洞北竅下裂、上懸而虛、石梁架其間、上躋前突石臺、憩臥甚適、下、直北徑百步塘、三里、越塘北、小溪自古邑來、横涉之、又大溪自南趋北、即赤龍岩前水、東過東梁至此、二水合而北行、一石梁橫渡、東西俱駢峯成峽、溪流其中、曰靈壽溪、又一里、過為安靈潭神龍之所宅也、又北里餘、山當面橫列、洞門張開山半、予疑真仙岩至

矣、土則踞轉出其西麓、遂東行環遶其北、、復有洞、不識中貫南洞否、時望真仙岩山尚在北、、即安靈溪水、深入真仙后洞靈子石來始、遂東循山麓出、北轉一里、與東梁大道會、峯轉溪懸、始見真仙前洞、東北高懸、溪流從中北出、前有大石梁二道、越梁而西、南向入洞、、門闊迥、如半月高穹、中劍一山之半、其內水陸平分、北半高崖平敞、南半迥流中貫、由北畔陸崖入數丈、中拜横拓、分二道、壁之西、有竅南入、僧棲倚之、壁之東南、湖深岸深入、巨柱中懸、上下綴蘇紛彩、稍后則老君龕、然鬚眉皓索、皆玉乳所幻結、故亦名老君洞、其后則千門萬戶、乳

像愈格綰紛、以先炬、未及入下則溪滙為淵、前趣峽壁、激石森
叢、其隔崖溪東臺南與老君對者、溪上平倚為臺、后倚危壁、為下
層、北與僧樓對者、層閣高懸、外復跡明、為上層、但非驚橋不能
渡、遂出憩僧樓、同僧寄慧入市、隨之北、一里過下廊、又北則大
江在東、即漓江、北自揀達大融南來者、蔡邕江西自丹江橋達
老人岩、至此東入江、二水合流下廊、余道當其中、北渡蔡邕
橋、入融南關、約二里、城居甚寥落、問老人岩道、須從下廊北循
蔡邕江西南行、西抵一峯、石骨壘垛、迴削千仞、老人岩當北湖
溪峯、予恨南入山峽、乃老人岩南支與南山夾成者、南峯北

叢石磴盤山而上、有僧方汲、從問之、其上為獨勝岩、非老人岩
也、穿穴入、內闢一龕、精瑩亦惟裂成楞、但無光透耳、獨勝北有
鯉魚岩、即古弾子岩、削乳柱甚豐、不及往、仍東北出下廊、湖西
北小溪、抵老人岩山下、有洞東向、舍之、西南拾級上、兩崖合
東懸磴其間、取道甚豚、已透入一隘、轉北上、至岩之前門、其岩
一洞兩門、前門東南向、后門東北向、石崖高跨而東突、洞徹其
下、前后相去不遠、亦穿岩麴、惜前后俱障以佛龕、遂令空明頓
失、從龕側轉入后岩、仰見盤空之頂、后岩僧椎木迸、門閉不得
入、昔為岩游下山、出獨勝東峯、披蓑冒行二里、暮抵真仙岩

宿、
二十八日、峯慧來炬、導遊真仙岩暗洞、始由天柱老君像后
入、溪之西崖陸洞也、千柱層列、眾竇乾啟、前之崇宏雄曠、忽為
飛霧重奧、窈捷觸突、石下巨蛇橫臥、火燭之不見首尾、跨之出
入、竟伏不動、然此與雖未遠、猶溪西一隅時、由隙東瞰溪流
莫詳一當、終未能下涉、既出、迴循溪崖內透天光、對崖穿通明
穴、益神動不能已、兆峯慧入市覓筏為水入洞計、峯慧復發
炬引予由岩前左右下北、入涼穴、雖未深無乳柱幻空、然下
多龍脊盤錯、交伏蟒不究、然亦一奇也、出洞、峯慧往覓舟、予憩

不能遽得、不若躬往索之、且以畢老人諸勝、乃出洞出北大道、
西望山峽開峯壁倚、其內有劉公岩、草深無導、仍從下廊先趣
老人岩門、東向西北、窮深入漸暗、開東炬以入、徑甚遠、從門左
仍躋石峽、抵上岩、轉遶后岩、內結閣盡踞洞口、閣前踞眺、上下
懸崖峭絕、蔡邕江西來瀠其北、麓自為分合、抵岩下北轉去、大
江當其前、悅然如天表飛仙、直北即香山、遂下山、越流渡江、水
淺不及膝、溯江北行、望其西江岸、以來突峯璧環其內、有雜場
洞、幾道之西、過荷薪僧、指香山在東北、乃轉循北山東麓、一里、
西登級、抵香山廟、廟無人、東北至縣西門、又南過下廊、遂樵

者今覓舟入真仙、二人慨然許之、先是予屢覓之居人、俱云無
地覓筏、而舟為陂阻、无由入洞、期款人負之也、不意此乃覓相
許、于心不以為然、竊計岩中有遺樁、可結桴浮水、獨巨木不能
自移、遂與恭慧圖之、抵岩恭慧已歸、亦覓舟不得、惟覓人結桴
為使、意與予適合、
二十九日晨、促恭慧覓桴者、未得、昨所期樵者呼章至、問已
入洞否、予應以待其樵者、謂舟不能至、若駢木為桴、予乘水中
扶之入、正與舟等、恭慧即以覓人、踐畀之、遂解背木入溪、斫竹
為筏、頃卻桴就、復以岩中大楊架其上、更置木瓮、予踞坐瓮中、
諸人前者引繂、旁者扶篙、后者肩從、遇淺則輒浮水引之、遇不
能升輒浮水扶之、始由洞口溯流、仰瞻洞頂、益覺穹峻、兩崖
石壁、辟幕夾殘、漸達漸異、前望天光遙遙、層門複穴、交映左右、
既入重門、兩旁俱有層窦、盤空上嵌、前后光明峻然、彼此照耀、
挾桴者欲從中爇炬登崖、以窮旁竅、予令先溯流出后洞、乃復
浮水引桴、抵洞門、門西南向、吸川飲壑、溪破石而下、桴為石格、
不能入溪、捨桴、踐石出洞、又居然一天也、渠石坎坷不受縱、望
左崖有懸徽在伏莽中、援莽躋空上、不數十步、輒得溪徑、四望
平疇中圍、眾峰環遶、即予昔來橫道北岩之東北隅也、返登

桴、循流入洞、中兩東西、俱有穴可登、而西崖穴高難援、且前游
睛洞彷彿遇之、東崖則穴競門紛、留未一歷、遂爇炬東入、其上
垂乳環柱、與老君座后暗洞諸勝、工力悉敵、從其內旁隙透奔、
多有旁穴、星星上徹雲影、知其東透山背者、尋從其側究轉大
出、已在老君對崖之下層、因崖為臺、下臨溪流、再出即為對崖
之上層、上亦列柱、縱橫崖壁峻阻、與此層無徑相達、仍引桴下
浮、欲從溪中再上浮崖、亦懸嵌無由上躋、計取道當從洞前南
轉、抵東北山椒可入、洞中非架飛梁不能上也、乃鼓流引桴還、
登東崖、諸人舁桴歸去、予亟呼其中一點者、攜餘炬導游劉公
岩、北半里、西向轉入小峽、向山峽二里、抵山下、一洞在南山東
向、一洞北向、北山中突峯、又一洞東向、方莫知適從、忽聞牧者
聲歎駭、遥詢之、北向高峯者是、披莽從之、其人見予所攜炬一
木、笑謂入此洞須炬數枚可、乃竟僅此耶、何從伏莽中石壁隱
隱隨之躋、洞門巨石前橫、從石隙入、崖上大鐫西峯之岩四字、
為寶祐三年李桂高書、前又有碑記二方、其一不可讀、其一為
紹定元年太守劉繼祖重開此岩、桂林司理參軍饒記并書、始
知名洞以此、入洞、先爇炬、從其后右畔入、乳柱環科、不數丈出、
又從其后左畔入、數丈后愈轉愈廓、玉筍左右森羅、升降曲折、

杳不可窮詭、忽穴地易盡、崢嶸帶衢出、不知廣境更何如也、西
望北山中突洞、石態秀出、門若凌列、中必相通、趨其下、崖懸无
路、攀者已去、人予徘徊其眺、復出、引入南巖小洞内、洩不適上
岩、上岩危欹、攀本遙望、多崟、迫之了无攀引、且徑絕无援、不得
不卻步、反東行、四顧紛紛之致、復探其旅人、仍强導者、覓攀藤
石、援引以登、予從之、遂歷其上、前壁層懸、躡兩崖並列、中不共
貫、外復淺塌、與衆而遵東南、抵真仙岩、俱住岩中數日、
七月初三日、予出洞、往見對崖明巖、住東越洞前石梁、循山南、
轉而西、徑伏艸中、時不能見、抵后山通脊、竟不得西向登崖徑、
乃脊然躋山半皂之、皆石崖嵯峨、无竅可入、度其處似遥而南、
懸崖復下、忍二展、遍其許、詢之果尚在北也、依所指西北上脊
棘中、果有一竅、止容一身、而下墜甚深、俯瞰之深餘三丈、即北
崖僧棲對望處、已聞捐碑僧灸鋡叔、但崖峻下懸、不能援虛墜、
眺視久之、見左壁有豎隙、躍直上、无容足托指處、隙兩旁相去
僅一尺五寸、可臂撐足撐、下乃左轉向隙、轉處石皆下垂、无上
峻、圓滑不受扳、摩膝盡通、既至隙中、兩壁兩足若膠釘、稍動
即且溜脫、下然即欲不動、支撐久力竭、勢必自動、溜不若乘其
勢、聘股就之、迨溜将及地、飙狂力一撐、遂免顛蹶、此法亦智窮

平生非學問可及也、既下、岩竟四丈、中平下臨深渠、前列層柱
君獲欄、岩内四周環壁、皆紛紜蔽凝、非雕琢可辦、前與西崖接
脉、后復導洞頂、复明竅、从中遍循、渠出入處、俱一望豁然、权一
洞全勝、真仙為天下第一、此又真仙第一也、岩右一石、平突渠
上、由其側扳崖而北、又连闢兩龕、内俱明潔、石壁危欹、色態变
異、如初墜處、其前崖亦有一柱、傍渠起中、纖圓矯揭、上抵洞頂、
復幾經絡、致龍洗纖、指下垂、綴而搖天者數條、内迸龕處、復有
石圓起三尺、拍之敷若鐘、其旁倒懸之石、皆能傳響、此皆渠東
上層之崖也、南與下層並峙、崖相隔无幾、中有石壁、下插渠根、
无能外洩、稍内、有隙南入、個盖龍形蹤横交析、異其中通南
崖、尚有片石隔、若鑿空取道於此、从下層重畔、結浮橋渡之、君
座后、突轉中通、无敢遍於外、无援空陷、真躋勝快事也、時躡溜
下、許工躋无援、隔渠呼僧捨中捐碑者、乞其援、索垂崖麻可繞
之上、捐者不識外轉道、欲以長梯改渠、既難越梯、長不及崖
之半、即越渠亦不能下、徬徨久之、從候恭慧歸、覓道援索、因午
過猶未飯、反覓環眺、其下豎隙、雖无可扳、其側環崖、反有凹孔、
但上縱不得見、下可因躋、隨身从之、如鳥斯翼、不覺遂升出、仍
恭、从中下山、返飯真仙岩而臥、

初四日、聞西南十里吉禺山、有懸岩高懸、鐵旗新闢、且可以真仙岩潮靈岩上流、幾欲命駕、為僕病所羈、

初六日、稱事竣、始探鐵旗岩、晨餐即行、過米時横列之北洞及南洞、南過安寔洋、西渡溪、從岐西向山坳、半里、踰坳、始漸大遶山夾出、共一里、南越小橋、即來時横涉小渠上源也、橋南山半洞北向無奇、循麓西、至吉禺村、問鐵旗岩、居人指西北峯半、、里抵峯之東南、又西、始見洞懸山半、閣倚於前、稍上、得曾啟大木横偃級旁、上叢木耳芝、結其下、予時急入岩、不及細檢、蓋岩岩南向、正與百步塘南山相對、內亦無奇、外勝頗饒、鐵旗岩以峯著、非以洞著也、因問僧龍岩所在、僧初住山谿、以沸水岩為龍岩、指予西南入、龍岩實在東南吉禺村后山、予不知、從僧半里、至里沸水岩下、穴東北向、滿貯水、內數[illegible]東穴亦如之、蓋其下皆中空故也、予所聞龍岩在山半、乃望高上躋、上岐兩峯中劃千仞、東西各有淺穴、側隊絕無屋注水、乃下、東至吉禺村、、后山南向開洞一、高峽上穹、一閣嵌並峙、即從岐東上、曾無峽中之水、如所云龍岩者、既下、仍由村北舊路過小橋、溪挾雨暴漲、橋沒水底、二人杖傘以渡、念小溪如此、若靈壽石堰、漲高無湧、必難東渡、遂止人取爭歸吉禺、問之、曰大溪城雖淺、可

踰嶺抵溪、即隨溪北下、北涉一小溪、竟繞出老君洞左矣、予聞之喜甚、踰坳抵安靈西堰、渠水發洶湧、非復所能及、即隨溪左北行、約里半、近隔溪横列之南洞、溪遂西轉、又環西面一獨峯、從其西麓轉北東向、過老君后洞、靈壽大溪已東去、惟西山大[illegible]有小溪西來注之、上有堰可涉、循溪而東、從左越坳下、坳皆亂石層疊、蘇刺胥之、不覺陷身沉頂、手足失勢、傾蕩洪濤中、汨、、終無出理、久之竟出坳峯、仍披棘涉崖、出洞左蘇哇、得達洞、奉慧已下捷[illegible]矣、呼啟庵者再、得入洞、若更生焉、

初七日、別奉慧、入城就舟、

初九日、始得小舟、過午、舟發、東南行、已轉西南、共六十里泊汲子、

初十日、四十里為羅岩村、岩在江右、層疊班駮、五色粲列、南崖稍低、石芝蹲峯頂、崖半鏟劃一洞、當有勝可尋、惜來時以暑雨梅[illegible]子去僅隔江邊耳、又四十里柳城縣、、南二里、江之東為懸欄山、削崖截江、為縣城南障、西即峭壁叢立、土人指為筆架山者、棹月順流、鼾息二十里、一山兀峙江東岸、排列西南、江亦隨之南折、灘叔彝、如鼓雷、為倒[illegible]、又南四十里抵柳州府、泊南門城、鼓猶初下也、

十一日早入寓、靜閣未痊、顧僕亦病、住至二十日、𨻶其霍然同
行、加以顧僕尫弱尤甚、為之悵、、
十三日、出城南渡江、循馬鞍山北麓西行、折而南、循其西麓由
西南塢中登山、草木没石、級濕滑不能投足、仙奕岩在山半削
崖下、門西向、正與立魚對、於隔山下平塹中一潭、岩内通如合
掌、深止丈餘、岩右有石端傍上透、裂成鼓、參差不齊、雖可登憩、
以為黑脈赤脈各十八道可奕、似未確、岩左東南上又裂一岩、
形與仙奕等、西南向、其下東南抵坳中、又透一岩、亦淺隘不足
觀、仙奕三岩、脊列山半、俱相伯仲、而已西下山麓、還望渡浮一
岩、亦西向、正在中岩下、岩前磁石如杵、其北石崖成峽、北透通
明、中開頗可憩、出岩西盤一山嘴、轉出東南山半、有洞西南向、
登之、洞門呀然、中高穹、上出下深墜、縱横成峽、樓嶻層疊、雖不
甚寬敞、因以危峻逼裂見奇、入門、有石突門右、青赭若牛、貫渡
高穴一石圓、若老人首、先是立魚僧指其處有壽星岩、為即此、
由穴石左墜級下墜、西出穴石之下、則下墜甚削、上級甚懸、皆
峭裂不通行、東入峽道中、潆環以進、忽天光上映、仰睇若重樓
空架、而崖上覆下嵌、無由度墜上躋、還見光映處、内門規列高
懸、夾崖茶外户旁透前山頂、平若覆帷、恨不奉登一登、下山東

仰北山半、復有門南向、計其處當即前洞光映所通也、下俱廻
崖層疊、稍東循崖西北上、踰下崖、抵中崖、上崖斗懸絶、不得上、
復從前道下、更東循崖南西北登上崖、沿崖西陟、則洞前立面、
皆危壁倚空、惟此一線盤崖可達、前有平石如露臺、内庭室方
丈、四壁俱環柱屏枝、分布密嵌、西北内通一門、下臨深峽、累卻
前、仰睇透空處、乃循崖端東南下、南渡有山鵲起、從西麓仰
眺山半、懸崖穹拓、黄斑錯影、欲登無路、循山南行、得微徑、從草
中東上、抵一門、外雖穹然、内僅如合掌、無可深入、望黄錯削立
處、已在其北崖嵌間隔、不可並陟、復下至山麓、再從莽中望崖
登、久之抵崖下、崖危削數千尺、上覆下嵌、若垂空之雲、亘接天
半、每當平削處、裂孔一方、中多紛綸奇琢、第坳隘不能深入、循
崖北行、上有飛突之崖、升降石隙中、如度凌虛棧樹、披覽久之、
下山、東出前峽、踰岭、峽石垣夾、東而崖石皆嵯峨叢峯侍之、其
一里出馬鞍東麓、得北來道、截大道東一里為郡東門、對江處、
于是渡江、南半倚屏風山北麓、東行里許、抵登臺山、江為山扼、
轉北去、路從山南繞東麓而北、一里有山横列三峯、其陰即王
氏山房所倚、予昔來自洛容、從其北麓渡江者也、山南有洞、闢
立南向、呀然、其山倒石垂懸、内裂三峽、外通三門、宛轉廻合、惜

不甚深、循西峯之陽、復有一岩南向、皆赭赤之石、中甚虛透、下
西坡小徑、北循西麓、踰一岡、竹塢蓊叢、共一里、于東倚山麓西
臨江岐、上密箐蔽空、遂蔽天嶔、道出其下、行空翠中一里、抵
姚埠東門渡、由村后南向登山、入竹塢中、小箐萬箇、俱石玉森
翔、烟籠日透、光影鮮爭、清風來披、涵襟煩悶已空、上山、石壁甚
峻、西南攀穿叢樹根中、又東上過一度、石片下、石去地五六尺、
崖旁平度出、薄霄架板上、為王氏山房、小樓三楹、横洞前、北臨
絕壑、騰踞逍姚、樓后即洞、高不受檐、榜曰東林洞、[illegible]后分東
西裂、南入西裂、稍東轉、黑隘不堪遽、東裂亦從南入、轉東忽啣

路東閣出、西石透裂成兩峰、北透竇、石叢而平臺中懸、其東下
隙則茅閣虛揭、前則崖、四旁倚石成蛮、非若他山透隙出、一覽竭
致也、從洞東南躋蓊頂、石磴危峻、北望愈擴、直南盡疊嶂、久之、
下山渡舟達至、由東門二里返寓、
十七日、同靜聞及僕下潯州船、以中元節無旅客、故尚滯數
日、
十八日、晨餐后放舟、十里、有小山在江左、江稍北、東曲、小山東
為龍頭山、又西南為夾道灰山、乃北門陸路所出也、又五里為
油閘江、始東轉、十五里、乃轉而南、十里、為山門沖、即向日洛

容未渡江處、江東為南寨山、西麓石崖迴亘、下嵌江流、又南十
里為羅峒、前有山兀突坪中、離裂其南、上連下透、如石門、其巔
一圓石突綴、作一髻、倚崖南向、肩與崖齊、頸頸上出、又五里、諸
峯森叢江右、西山門沖至此、江稍西南轉、又東五里、轉而南、一
崖甕突江左、層霄疊欹、尤為離奇、更有尖峯若牛角、東轉五里、
迴渚成灣、曰犂沖、山脈北自牛角尖下、江流環其西、東南西三
面、中成盤渦、究似犂尖云、忽北轉五里、直抵牛角山下、復轉東
去、灘聲如森雷、久之乃止、懸流迴渦、一瀉數里、曰横旋灘、自犂
沖北轉至此、若破壁出、東南下灘五里、山漸開、又東北二十五

里、至山江口、右青江自東北來注、日已西、遂泊、
十九日、黎明放舟、五鼓抵宵江、有岩特立江左、下削上突、江回
之西轉、二十里至象州城、在江東岸、隔江即為象山、西二十里
通大容堡、遂西南行、兩岸始廓然無山、又東南十五里、都泥江
自西南來會、江東北岸一小山、丸面分倚、西岐為突兀、東峯峭削
尤甚、正對都泥江入江口、特建樓以鎮、都泥江者、北盤之水、發
源楊林海子、抵普安州、由泗城下遷江、歷宥州、來賓出於此、溯
流舟至遷江止、上流即土司蠻峒、人不敢入、水多懸流穿穴、故
鮮複其源流也、又按慶遠忻城有烏泥江、由縣北合龍江、詢之

土人咸謂析城、乾元北合龍江水合口、蓋卽都泥南下遷江者、
且遷江析城南北接壤、烏泥都江、音聲相亂、寔元二水也、又東
南二十五里、東下大灘、回灣角灘、又二十里、泊瀧村
二十日、放舟五里、下大驚灘、江右石峯復駢列出、又南五里、至
武宣縣、隔江西岸山峯五岐分、引陸南下、若皆奇詭、若垂首引
項、但僅比肩、各極怪異、志謂縣西有仙人山、南有仙君山、當卽
所望謂諸異峯也、東南十里、兩岸復嶙然、又二十五里、爲勒馬
堡、過此卽潯郡桂平界、南十里、兩岸山嘴合、又五里爲槓石灘、
石自江右山叢、橫哭江中、逆流側瀉、遂極洶洶勢、兩岸連山逼

束、至此爲入峽始、又東南二十五里、爲鎮峽堡、又十里、兩岸山
勢並高峙、獨兆瑞峯間出石峯、懸峙江上、是轉而東、其南廻東
轉處、江左瞰流之石、有大書碣石、傳爲韓督憲晉題云、東北二
十里小平自北破崖出、其內峽產屋田、如大塘塢、又東卽大藤
度峽處、南北兩岸俱有石哭立江心、昔有巨藤橫架江上、故南
北兩山猺賊、此通彼竄、藉爲津衛、韓公雍敗破斷之、因斷
藤峽、過斷藤五里、下弩灘、逆南出峽口、一水自東來注、曰小江
口、合而西南下、勢甚峻急、益北自橫石磯入峽、南出弩灘、其中
山勢廻逼、正如道州瀧江、廉州七里瀧、但此峽相去六十里、始

入爲東西峽中、州南之北、乾元居壺叢木嶺、藏而旁卷、窪窟宅、
故潯因勢展基、使列木閘遮則、亦并產鋼、量塔概相量大度、西
南瀕山下十五里、抵潯州府、日已暮、泊北門

西南遊日記五 卷十

十一月二十二日番舒闢硐僕寓淨之南門見杜大為白石向涵都嶠三山游、從輝前南渡前江、八里至牟踞江、水小自東南西北入數鄉舟上水可抵此、又南三里為石橋村、南望白石山與獨秀山各拔峙三十里外、山道迂複、實南六十里而近、村南二里渾里石一叠、清流中瀦、石牙玲瓏迸裂、為廉甚生衆、更南道潭蓋岐、東有山自南抵北、從其西斷徑而南、蓋道穴平地下隱為峽為井、中悉叢石、嵌削不測其下、蓋地中二丈下皆伏流潛通、亘石骨阻亙、偶骨聚土道、則石出隔成穴云、又南二十七里、

抵姚村、依山涯水、真山中桃源也、渡小溪、南踰嶺五里、為木角村、在白石山北麓、去山尚十里、妖宿山村春舍間、

二十三日東南越嶺、岐徑望白石趨、真山峯獨峯挺峭、東大突崒一峯為獨秀、於懸崖削上脊白石頂、若仰若雄直刺其根、崖石獨多赭赤色、五里踏漸設咻、耐嶺半渾一山家、僧舍植芭蕉甚盛、遂問白石道、尚在西南、由其左登山、東向上、南轉山脊、五里度坳、稍東即南折、直抵山北麓、獨秀已不可見、惟見崖盤斛下多平突之石、蓋豆疊出、又作一龕、直上抵崖石下、南出、共二里、為三清岩、一西向横闢大穴、濶十餘丈、高二丈、深及濶之半、石

粘平楼、即白石下洞也、又南半里為大寺、后倚崖壁、寺左水自半崖下瀉、曰圍珠池、尤異、按志山北有漱玉泉、西有涌百粵風土記、俱謂其寺秉暮聞寺中鐘鼓、轍沸溢起、止則寂然、從為異、及抵白石寺、并漱玉名不知、何況聞鐘泉沸、非寺僧之恭即著書附會之鼓也、遂由池前南循崖壁行、已東上入石峽、兩峯中剖、上摩霄、裂鏬相距不及丈、瞪懸其中、時有巨石當對、架直梯以度、連躋六梯、始踰峽登坳、南北稍更崖摩、夾稍北轉循坳左行、則扎木畫置、逮雲暗烏身度胥溪上、不知午日之中、東嶂稍闢、始見獨秀東突立、東南塢中又起一峯、正與獨

峙、高殺三之一、宛然匯蓝中擎、但四面為諸峯所掩、惟此得睹全體耳、又北板卷崖上、木根絡石間為梯、為懸得度足、踐躡已竟一登、則自山頂西向墜峽、衆鵠潭穴峽南度、懸梯上登、宛轉三梯、東行平冈間、外則萬仞下削、內即絕頂嶔崖之峽、內皆外長松一道、深君閒日影下墜、臨風飄曳、附映萬端、林盡疊石成登、躋歷梯、會仙岩峙然南向矣、岩皆黃赤石、上下開穿、內漸凑合、平嵌尤紛紜、清瀅與三清同、而地位高迥、已寬極幽勝、乃從岩右躡削崖、凌絕頂、惟躡危削、盤阻其中有子石、磈卵大嵌突亜、上露其半、猶為展趾、級不覺一里、已涌出峯頭、東向與獨秀

對揖、此峯正以潯郡來所望獨秀西白石絕頂、稱秀四削、天
柱、非停驂不能躋上、此峯三面亦危峭特立、惟南面開蹬、梯砑
潯隮、頗似太華三峯上分仙掌下懸天峽、透隙凌虛、此真奇柯
觴冢、他未見其比、即桂朔柳融諸峯非不干雲直上、然石皆青
紉片、、芙蓉擠合、叢受劈、痕受扳、无雖升陟、此則一劈萬仞、雖
曲循隙竅、何曾踊空自奮也、獨秀達益二峰、為此峰門戶、其
內環壑深塹、蔽虧日月、重岡闔之、人无至者久之、下會仙、歷三
梯、三里至峽坳之上、峽南一石倚崖起、下有綠蹬、穿其中、僅容
側身達其上、或達或缺、既而漸下、南轉出隮、飛石上下懸嵌、

危不可躋、返出石峽坳、倚石側道渡有道上出、石端危懸殊甚、
扳根引蔓、僅躋其端、透道入石關中、即倚石西畫處、與前崖夾成
闕、穿出關南、抵飛石南懸之上、瞰前蹬正在其下、遂扳登倚石
頂、則一臺中豎懸、四崖環峙、上又達者如橋、缺者可瞰如井、下
峽坳、歷六梯、一里西出峽、又一里北返寺、
二十四日、西向下山、三里過鳳杕、倚山環池、樹木森映、南七里
為麻峒墟、又二十五里、宿中都峽、
二十五日、南二十里、下核桃嶺、大溪自南來西折去、即潯郡西
繡江上流也、發源自平山墟、乃大容山西北水、大容東西有兩

繡江、一南自廣東高州、北至北流縣、合大容東南水、經容縣
达於鬱、此容縣繡江也、一即此水為潯上流之繡江、循溪三里、
渡添浚江、水反瞰為橫塘渡、潯郡南界至此、江南即鬱林地、屬
梧州西北境、由江南岸溯流踰嶺、南五里、過白堤、亦潯山來境、
溯溪右南行八里、潯大寨村、自白堤至此、山迴谷轉、夾塢成塘、
溪水連雲、突茸排草、宛然避秦處也、
二十六日、西南十五里、過君帽山、、稍開、南見大容、又五里為
平山村、東望大容在三十里外、猶有層峯間之、南十里、轉峽西
出、為勒馬口、于是上分兩界、大容東北峙、寒山稚倚西南、排闥

東南去、中成大塢、溪流南注、為羅望江源、十里過馮羅廟、、南
峽愈開、寒山南盡、而大容東轉、于是平疇橫豆、南有岐、東涉羅
望江、循大容南麓、過陸馬廟、東四十里、可出北流縣、予取鬱林
道、南十里止松城墟、
二十七日、十里抵鬱林州、、西南一里、南流江自東而西、其流
較羅望為大、涯下泊舟鱗次、上有堤、內環為塘、堤下臥石片、、
橫列涯間、紫泉在堤下石片中、石南北夾成門、鑿、橫三尺、闊
二尺、東橫環而西、鍥其南、水從底上溢、瀦其中、停泓者三尺、上
從南缺處流瀉去、時見珠泡浮出水面、泉之西有石梁、由南橋、

跨南溪江橋、北文昌閣、當江流環轉中、豈敞可眺、為此中勝覽、
橋南為康州大道、予由岐溯江岸東行水月岩道也、東北共二
十三里踰山峽、東下、峽東石峯森、自北而南出峽者西土山
東麓而北、一村倚山東向、又北一里半、東轉得龍豬村、豬田
脊中、其南水南流東去、其北水北入水月洞、由其東又北一
里半、直東抵石山中峯、渡石橋而北、則上岩西向、穿腹山半、上
岩者水月洞南倚山憑虛之竅也、石山自東北來南引而下、一
支中出者西瞰平疇、削崖飛穹、層結、皆不甚深、而此層最下亦
極擴、環峯石皆青瀾、偶裂石處色變紺赤、石質尤窮極神疏、母

丈之間、穴穿盖堪、无不具足、岩前架屋當門、敞其上不使掩岩
勝、由岩右腋穿竅上、復出一層、如偏閣、其左腋可環柱出、柱側
懸崖上躋、轉出岩表、復得岩西向、自分左右兩重、左重在下、垂
柱衆裹、仰睇上、即右重也、然歷磴无階、由外北攀躋、始入右
重、閣𡾊鬼壁、與左層莫對、增妍、皆岩之中層也、其上則崖起頂、
尚虛懸一重、叔絕攀躋、惟供矯首耳、水月洞在上岩北、地稍下、
龍潛水經石橋、北過上岩、乃東向搗入水月洞、、門亦西向、其
由其南水行豬北相沿入水、北透后洞出、前后洞門一望通明、
水旁豎石夾流、兀突俱作獅象形、洞頂垂石夭矯、更龍舞蜿蜒

紛不一、其水平流洞中、无真仙岩之大、兩崖夾其深、峭可搴
叢岈森、崖右有一小水南自支洞出、為陰洞、左則沿溪夢乳迴
乳迴夫上亦裂門、竅穴層閣之上、又匯水一池、為奇、此明洞以
內勝也、右門崖口、列大柱數條、自門頂合并倒懸、洞內望之、蜿
蜒浮動、此明洞以外勝也、陰洞乃明洞旁穴、中又分水陸、深不
甚大、東南自井龍又闢一門、穿山腹至此、合明洞、溯流南入半
里、洞漸泯、嵩崖五丹、水益深、結花稽炬、屈曲約二里、出牛龍、此
陰洞水中勝也、从陰洞溯流、始崖左嵌石下、審甚隘、匍匐下穿、
引炬而前、忽豁然上穹、上下垂倚盤柱、詭狀百出、升降其中、洞

心腹、亦蓮曲莫盡、此陰洞陸中勝也、是日予抵上岩、已過午、道
流方扃戶出、予坐崖下、為陰閉久之、道流覓到歸、即促其束炬
為水月游、既入明洞、尋火入陰洞、道人不隨支流入、由其側伏
窪穿隙、遍歷陰洞陸崖勝中、崇宏蟠衍、森羅眾醜、凡五易炬出、
歘溯流窮水崖、道人以无覆辭、請別由牛龍探其后崖、不必从
中出也、乃出明洞、該水窮左崖之勝、仰睇后洞、諸垂乳舞龍石、
出飯上岩宿、
二十八日、曳杖窮叢上岩、下、想右竅偏閣中、既午、循山而南、至
昨所渡石橋、、側東折入峽中、是山石峯三丈、俱鏵杖嵯削、由

東西走西南、中支為水月岩所託、是峽則中支南支相夾者、南支多峭峰裂竅、予來時循其西麓詢之土人、皆曰中不甚深、今故從峽中轉其北得平窪一圍、群牛散寄其中、知為牛隴、窮隴西北水匯成潭、陰洞后門、即東南臨潭上、四旁皆陡石、无路入、必涉潭乃登、洞甚虛敞、隨水西入、漸北轉、石崖成峽、水亦漸深昧、與月水陰洞所見等、雖未出其中、兩端源流悉見、可无煩暗中摸索也、洞門石崖鳥跡痕、莫紀其數、疑即志所載天馬洞、出洞益遵峽而北、東西兩界峯石駢倚、蔚然茂鬱、二支北盡矣、北支又突兀起、與中支北麓、對峙成峽、下有三洞南向、上參雲、深竇兩懸、隆離、東畔二門駢列、雜懸乳繽紛、俱不遠道、西畔一門、孤懸峰半、洞門飲空、中忽淵墜、深且數十丈、宛轉内透、極杳渺之勢、但兩崖直削、无級下墜、路崖來望之、飛鼠千百成羣、見人遂内竄、穀傳遂谷、出洞、里中支西北山皆頗近、以為由此穿水月后洞、抵上岩甚便、趨一里、至其下扳隙山崗、則巨石飛滌、中都蔓好、腳欹沉淵底、遂探洞外諸奇石、杳不可見、即漢誅破壘出者、亦盡沒其跡、仍出峽過上岩、復至水月后洞、睇望所隙、路斷塞、尚隔一峯嗜也、

二十九日、由上岩過牛隴、共三里、出峽、有兩岐、直北循北支石

峯東叢者、為北流大道、東向踰嶺者、為附道、乃從東岐、二里抵塘峯墟〻為陸川北境、北轉西北流屬、二十里為橫歐林村、北石山一支、自北而南、叢簇大羣、初望之、以為句漏在是、漸近始出其東南、西望而行、秀色飛映、蓋此山在北流西十里、句漏尚在北流東十五里也、自橫林共東北十里、抵北流縣〻當大容南面之中、山脉由大容南下、四錄蓋山、水分東西流、東流者為北漢、循城東下、登龍橋、入繡江、西流者即南流江源、西南合水月洞水、經鬱林南門、西合羅里定川諸水、南下廉州入海、是縣實為南流源、其曰北流者、以繡江東自粵東高州來、至此始勝巨舟、東過容縣界、合洛桑渡水、經容邑南門、下藤縣、北入鬱江去、非謂北流源此也、縣西十里為鬼門關、東十里為句漏山、二石山分支倚秀、東西對列、而鬼門頗崖遂谷、兩峯合立、路經其中、隊與句漏實相伯仲、予自橫林北望、即奇之、不知為鬼門也、至縣始悟、已從東南越之過、以不及經其下為恨、出縣東門、出北隘門、抵北山下、循南巷東行五里、度深橋、入石山峽中、南為望夫石、即黃婆岩西垂之山也、北則石峯遂迤、逾東石骨益瘦、疑即獨秀岩所託、今已失其迹、蓋東崖大書句漏若三字、此東北二石峯、俱東拱實主洞、予東行夹中五里、石山廻合中、

復突一峯、内漏菴正倚峰南麓、其西隔即寶圭洞、蓋庵頗整潔、
内堂三楹、西則為倉、也有像翁中未覆、綠然歡生、前庭佛桑
盛放、乃令人多覓竹束炬、為明晨游其道、人欣然願前炬、
八月初一日、先作寶圭行、約道人肩炬導火、后至、洞在菴北半
里、菴后先有兩岩、一南向、一西向、望之俱淺、寶圭更在其北、漫
漾自西北東向直敞山足、北坳之登山抵洞門、西向、左闢岩
軒敞、平臨西峯、右則深入窒啟、下一石柱當門、端石斜飛、磴道
由其側下至洞底、交闢為四岐、由東入由南入者、二岐俱深黑、
岐而虛明、則一西向露、一北透、為西向露者、即正門所由入、内
其東岐黑穴對、北透者乃偏門另啟、正對南岐黑穴、岐交於中
成十字、東岐之南、頂側忽倒垂一葉、平度半空、外與當門柱逆
對、上下滉漾各數十丈、卷舒飄緲、瀟灑蹁躚、其葉兩邊分劚竅
竇、若眼之出者、由東岐南崖板毀上抵葉根、垂蕾竅盤旋而劚、
出葉間、踞孔生其上、久之復盤葉下、向北透岐、一中一孔倒垂、
長數丈、水由其端涓涓下、更穴入峽中、右則窪而北出、為下門、
左復稍高、其度疊成上關、前平臨西北、亦有孔柱界其中、
此明洞西北二岐也、道人司炬爭導、先入南室、兩旁崖峽
起、高而不廣、入半里、側皆聚穀垂柱、少進忽下墜成淵、由洞抵

水深二丈、水之深、不知其幾也、兩崖俱無可著足、其南既、其
内皆黑莫竟、從道人淺淵、言水深曾無徒涉者、從之覓則又
云從遠曾無以筏達者、仰則君何可入、曰冬月水涸始可墜崖
涉入、何如、曰尚甚深、能見明而不能見弁也、予聞之悵甚、捫
石投水中、淵淵不還、及底旁燭之、仰見左壁有旁通隙入、則漸
東無餘竅、乃下透出、四達窕、更入東穴、初兩旁亦成峽、壁下漸
高、中闢如堂皇、稍北而東、徑透窮、此之南竅雖有穴、究轉深不
及其半、乃琢為白沙洞、遊道人復肩炬東、火從北透偏門下、層
出、循山西北麓行、始見其山前后兩峯、駢立而中連、峰西南突
者、即寶圭東北峙者、乃白砂所伏、白砂亦前后闢洞、前洞北向、
高敞、分為三門、兩旁岐懸、中可俯級入、后洞南、后高隘、僅通一
線、前對寶圭背東、即二峯中連脊也、先經白砂后洞、草沒無徑、
道人不之入、北去一里、東北轉、遶山北墓前、南躋前洞、入門即
窪下數十級、及底、仰視門左右、各有隙高懸、即所謂左右門也、
透光流影、豈但四徹、然宏敞莫得、披其處、從洞中東轉、頗宏、
漸窮漸暮、予先遍探四面、無深入路、出從炬命導、仍入其中、以
火四面燭、旁無路也、導者忽從南壁下投炬、匍匐伏入、高不滿
尺、廣如之、既入忽廓然盤空、東東象羅列、方駭接不暇、而崇宏

四際、滇穿无餘隙、直東轉南、條開條合、凡經四竇、竇溢若束管、
蕐僅透屏、故極隘岌窟、屢經不厭、其煩也、既而東崖之上、大書
井砂二字、南有岐、入之不深、出向西轉、尋南、則天光四射、后洞
門在望矣、湛者歎切、从前洞迷、予强之出后洞、見竇主后峯、特
為當門屏、乃西南披草棘出坳、仍過竇主北偏外、坪及巷、東探
清泉石、西前所經南向石也、遂飯巷中、下午循道山、諸勝、西南
入黄巷石、黄巷石者、竇主西南諸峯所聚石也、其山西自望夫
石東來、石當其東北隅、與竇主東西對、稍南、遂石門外極危、
黄崖嶻其中、石頂峯石、分岐發異、嵴內无深入窺、西抵望夫石西

巷環觀東西南三面另立、諸峯壁坳无出頭峯一面者、按其措
筴之勢、疑即志所載巫山寨云、已乃循黄巷東巖、南抵東南隅、
石耸無峭片、衆雲擬空、自外崖板削石上、歷竪隙、屢出層空、
達峯頂、遂盡發其危瓞之態、下山、轉循南巷峭壁穹立石巳雄
樹、乃東由宮房、横過句漏巷、遂峰東南角、至竇主所托之峯、南
面駢立、而中建西立一峯、即巷后清泉石所倚東立者、與之比
肩南向、循峯東麓北行、路左得一東向岩、內頗深、漸縮如斗角、
出洞、又北清源一方深、自亂石中出、上皆草石、叢箕莫辨其
自來、忽一少年至、曰欵見洞乎、其上翳草中、二洞相距數十丈、

可探入也、予急兼披棘、踐刺竟之、深叢中洞門累穹然、東向外
為蔓石擁蔽、入洞即陷然下墜、俯瞰之、有溪自南而北貫其底、
崖勢峻立、非扳援可下、四瞩其上、南崖有隆、而未者盡片石
懸空、若棧道架壁、側不盈尺、而長竟隆處、直達西崖、但中棧有
二柱駢立、若橺栅斷路、外一柱巳截去、下存尺許、可跨而過、但
其處益狹、必以兩手握內柱、外柱始得越、臨深蹈險、莫此為甚、
過棧、適西崖、與洞門正隔溪相向、明炬燭之、崖之下、嵊隆與外
崖等、上則垂列乳柱、廻結閈闥、蹂楞窈窕、深入猶徹、外洞光乃
出崖臨溪、从深隆處投空下、抵溪中、仰視洞頂高穹、炬照內映、

側棧凌虛、尤增縹緲、溪水深不及膝、南从崖腳湧出、北墜崖去、
而由此東出、為亂石泉源也、从南崖溯流入穴、怪石垂覆水面、
距止尺、遂衡沫過躡、南入數丈、望前有深光燦、又南數丈、洞
頂穹然高甚、轉而東西横貫、上則東闢為外門、一高僅與前所
入門等、勢時从人索至、乃令其以炬更前、西向溯流、洞既宏敞、
流益深闊、又數丈、石砥中流、登石內望、洞闢如奧、履淵深四際、
其下以杖測水、不竟其底、不知更幾轉得抵竇主南穴前所
望深墜處也、返步隨流、仍抵東闢外門下、从人將垂首及膝、睦
横炬前、割北向低穴出、予止之曰、此門雖峻、與先所入者无異、

不若披空躋危，竟登此門，為便。遂披崖出洞口，門亦東向，與所入門比肩特峙，於是石建斐逶，相顧不見洞外。循左崖平出，迤眺門頂，又上闢一里，惜無階級。蓋北洞與室內覃，此洞外與層樓，所異者此耳。遂一以北洞上登法而下，崖半石隙，斐影中彷彿并北洞見之。迨極下仰眺，仍茫然失所睹矣。乃自東南山角，共一里，入勾漏庵。

初二日，錄詩實圭者竟日。

初三日，飯勾漏，即東北行，由宮房轉山之東南麓，俞過亂石，逍泉變，經草坡五里，越坡，一塘滙水，環浸山谷，度橋約二里，塭塘愈大，石峯至此東盡，山北隙中露大容巍埈，為列屏。又東十里，水自西北大容來，東南入繡江，為容縣分界，曰容界。渡水頗急，以藤橫跨西崖上，繫船於藤，渡者引藤進航，御絕篙楫。又東二十五里為景清新橋，則大容東峯，巍然北踞，若負扆。又五里入容縣，出城南門，門外繡江自西而東，西南合渭龍江，北出藤渭龍源，出天塘山，北南石寨村，始入繡江，渡江，南向十里，宿古樓村。

初四日，西南循大道，盤都嶠而過，蓋都嶠北俱削崖懸亘，無級可階，必繞出其南，始可北向以登。共五里，過石寨村，又一里，抵石嘴鋪，東南八里，有黃土岩，不及登。東度一橋，始從岐北向上山，循池東上，五里抵南山寺，古稱靈景寺，大岩倚東崖，門西向，外欄高垣，中設蓮座，雖云寺，實岩也。蓋都嶠北崖高頂，南分兩股，如臺闢直下，兜合成塢，清塘一方當其中，兩股石崖皆重疊迴亘，一岩前前斷續，則一岩層穴之，蘸瀍環層穴外，列多門，如蜂帷蕊幄，紛披縹緲。靈景為東股首岩，最高而大，高三丈五尺，深五丈，橫濶十餘丈，兩端稍低，中穹如半月。北有三岩，皆西向，差小。三清則當分股兜合處，岩之高深橫濶同靈景，東有南向二室，與西向岩為隔，犄列其西，有飛岩則南轉東向，為西股戶，迤邐南下，與靈景分門對峙，若兩槳，此下層也。三清上又列重門，為中層，無級可援，道其上又啟一岩，為上層，是名寶蓋岩，高十五尺，深二丈，濶五六丈，後倚峯頂，地愈高，上獨當中，幹平臨兩股，巔再上即中盤頂。上午，先抵靈景，門外竹光旁映，岩中霞幄高張，心樂其勝，曠僧晉午飡，閣三清觀道者他出，竟止寺中。

初五日，由岩西右北行，歷西向三岩，盤磴上，入南向二岩，共里半，然後抵三清岩，一孫境寂，樹柳空明。又西歷東向虛岩，仍迤西向三岩，闢取道北上，又里半，沿踞崖東，抵寶蓋岩下，視中

岩嵌入足底、西下岩三清樹杈、若浮空載之者、岩左循崖蹈石、石兜豆如盎罌上突俱不中空、雖峭削无容趾級、而予石嵌崖、一同白石蛇頂可緣之上、一里、逆凌頂乃知是山東西駢列惟三峯最高、背北倚南俯、此其最西者也、迴睇最東、層疊更多、但不及此峻聳、峯北又橫突一峯、為此峯北護、即與南望之逈者、其北面峭削特甚、西則穹極一峯、頂尖銳為此峯之西北兩隅開、下開一門、內環為峽、乃北護山與高西峯夾而成者、峽中又突嶂中豎為重門屏、由屏東透峽南轉、則東西兩高峰夾夫隙也、兜谷甚深、乃以重道下至靈量岩、鋃石皆鋪、北過石寨林東望石門峽崇嶺、閱其西山半有竹爾石道東向峽門入一里抵當門屏下、其南西製垂鋒、削為三崖、西則下屬北護峯與之並起、東西危崖獨展、與西高峯悉相對成峽、南灌水為塘、環塘南歸三崖下、西踰小峯、即植立於南塘上、一家結茅居之、環戶以竹、致甚幽、由北護峽東上西峯北叢一里越嶺少下、又成峽、細流南向直墜、椎又小峯峽、東北西峯北叢澗流北入澗、群姜森藤竹映其上、菖蒲覆石、嵌水根葉交加、是之所謂知菖蒲、不知為石也、緣澗上東南陟嶺、共一里、飛石二丈當道、悉梯入、則竹簡若在其北、兩岩並列門俱西北向、軒然高爽、南有

一飛泉外墜、岩下崖直達澗底、計岩后即西高峯絕頂、當與三清岩脇背值、若由此置磴、可先登峯頂、次第下諸岩也、逕去環塘西、探南面裂竇、兩相距五尺、兩鋒並起、界崖為三、俱危懸絕峭、仍東抵危崖循展處、循崖北行、夫嗣藤樹蒙胃、深鎖空蒙、徑西飛崖千尺、直插影搏空、隔絕天地、若不有此行、止謂都嶠南北峭秀可一覽盡、幾失此王遜几二里、危崖北窮、與塢西轉、即當門屏北叢也、較南叢三裂崖稍遜其峻、亦環互成城、踞乃捨塢東向、復登嶺、乃西高東北支北走屬北護峯者、踰嶺復開南北塢、東乃中高磐亘、上亦有岩懸級、下與西高夫為此塢、丈更有重崖間之、南則灣環以出、不知所極、既而南見兩三家倚西峯大麓居、則石背村也、時日已下遑、抵縣尚二十里、亟返出石寨村、北過古樓村、昏黑中抵繡江南涯、叩昨來炊飯家宿焉、

初六日 出容縣北門、即西行、已渡北轉、循大容東麓十里、木自西北來、東入繡江、王渡溪、循溪溯流、行大谷間、五里為石頭鋪、渡亂流涉水、山勢愈夾、西折入三峽、行透峽共五里、山復開為李村、渡一橋、更入幽阻、盤折山峽間、藤菁沉翳、登底溪流汩汩、舉日不見天日、五里躋嶺、復盤折其上、峽又五里、山迴谷轉、

谿水満腹浸山下皆平隘不流、左右洄漾、其山樓佳啓冥、南出峽、水逆西流、為水源、盖大容北下所盤夾而成者、西北二里至同山埡、山乃大開、西轉、仍見大容西峯穎出、又五里、止趙黍山北塢秦窰村、地多大竹、伐竹片、大至尺許、

初七日、西北七里、踰長嶺、始北望白石山在重峯外、又八里、為平埡、西羅江自南東北注、源出大容西北、至此始勝舟、東南日程、出頭家寨、下繡江云、又十五里、抵羅秀、北三里、將至寳塘、道旁空樹一圍、出地一尺五寸、圍大五尺、中貯水一泓、水面上不盈圍者五六寸、下浮出平地、幾及尺、澄碧若潔、瑩杖抵之、深不可測、珠泡沸上發、屢斟出之、蘇齊舊痕、不與地平、尤為可異、又二十里、抵大水河、越陳村

初八日、西北八里、上一嶺、正西聳獨秀、下山二里、為陳冲、已出獨秀東北、正予昔登白石頂東望深塢中然者也、又三十五里、至陳方埡宿、

初九日、西十里、渡鬱江、返潯郡寓中、雨病入也、柳州時以有起色、橫州船以明晨早發、遂攜裝下舟候、

初十日、未明發舟、曉霞映紅、從蓬底窺之、如行錦繡叢中、三十里、望白石山後、峙東南、甚近、西北三十里、泊鎮門、

十一日、二十里、為白沙、又五里、登涯、向羅叢岩、東北里許、北望數峯、叢平疇中、南一小峯、如立指、中三四峯、東西駢立、再北、一石峯、精依而橫亘、即羅叢所倚也、由小徑四里、透小石峯峽、又三里、北抵羅叢岩、門南向、岩炬同導者入洞、頂高懸、盤窩成蓋、又倒石捲空上垂、但無瑩處、北入五六丈、遂分東西內外洞、東南西外洞、亦南向、復然透明五六丈、由西壽北入、則西內洞矣、其內時夾時闢、時高聳、時垂下、覆頂平若棋、裂隙成紋、垂石形之異、有蓮蓬級空、從身特立者、隨處布置、不專以乳柱見奇也、計里許、北透一隘、西轉有峽、北透天光、時數炬已盡、不復能由內透、北循右洞出穴、北向、僅中匍匐出洞、已下北麓、循麓東行、過東北麓、導者指其上列竇、曰此東洞后穴也、予即欲從之入、導者曰無炬、須仍由前洞攜炬出、從之、環其東麓、東一峯高聳此山、穿穴雜彼、導者謂都無深入者、然其處有石一枝、離立起、不由此不得觀也、復入東前洞、縛炬內游、乳石奇變、與西內洞等、而深止得半、不若西屢轉愈擴也、東崖上穴駢進、無路上、則有門三穴、聯綴北向、而下無階級、導者謂從其內西向躋暗夾中、有道可出、然愈上愈隘、不若仍出前洞也、既后導者復肩炬、為水洞、龍洞游、水洞在山西南隅、門亦南向、中寬数畝、潭水四

際深不測其外淺處黄碧浮映日光所照也洞左右俱有重崖
廻環潭上可循行以入各抵崖北而路旁絕上无岐穴不識木
洞何可止出洞循西麓北轉東得龍洞在山西北西后洞西
門亦无而中有水吴其上石片東西突成天生橋五丈以內入
度一梁篝火入西旁石柱夹莳大南入可半里路窮下黑乃爲
燃炬照耀之亦有深潭一泓嵌水莫測其大足通水洞投石沉
沉亦止而不流也已而炬消熄南望隔潭深處杳杳光浮水
面集者神以爲光怪使然予謂穴影旁達集者曰昔村人結筏
窮之至其處輒不得穴無所得則影予曰此地深伏雖去洞頗

甚遠然由門南出封去水洞不遠彼水洞之光由水中深映浮
筏者但从上瞩不及暗光从水出耳若係靈怪豈有自古不一
息者哉乃復明炬出洞别集者西南十里抵安禄營爲潯青兩
邑華蒙岩西北有蒙山横亘其東北自潯之西山直西南接
青縣北山二山兩角高張東西相距幾百四十里中間坐横疊
翠環雲繞頗似大容大容爲鬱江南條山界繡鬱兩江間此山
爲鬱江北條山亦界黔鬱兩江間貴縣之倚北山猶鬱林之於
大容也登高兩顧潯州之倚西山猶容之於大容東峯皆西突
潯兩角中則遠近兩馬第大容東西八十里較近中有支流

疑界其間故山較遠而別无點染惟安禄營爲中界耳
十二日自安禄西南二十六里直抵石山下爲平碍營八東石
峯峭立四大岩山名喜邑中容數千人南又突一小山上有平
架石若横橋其下透明出山小西爲馬鞍山亦峭聳起皆平碍
近峯也南望鋭峯若筆架若卓桂著在數里外望之趣三里渡
石梁又南十二里直抵東邊峯西麓曰碍竹鋪郵鋪左諸峯分
岐競秀即貴縣東山也又西南十八里抵貴縣南門則大江在
下靜聞與顧僕所附舟泊南門下之舡迫暮放舟乘月西行
十五里而泊

十三日行十里西抵西山南東南轉十里爲宋村由貴縣南至
南山十里南山至宋村亦十里舟行屈曲水路倍之予先擬一
至貴縣即往宿南山詰明從南山間道候舟詢之舟人既不得
地名且云舟將連夜發遂不得行及發不過十餘里即泊今上
午過宋村悔不从初所擬至此登舟也又四十五里夹江兩山
起湧之又乘月十五里泊香江驛
十四日過烏司望隘巴十里爲横州界
十五日掛帆三十五里抵横州南門猶上午也是日爲中秋節
以行李及兩病人入寄舟予獨入城傍江而東三里抵下渡

渡南岸為寶華山逕、甚大共十里過寧氏山莊、又一里東向入山、二里抵山下放囊入之寺西在山半、度澗拾級、又半里湾寶華寺、門西向寺旁无他勝、閣前環山后瀑布傳謂從后巖高百丈峽為叢木所蔽、行絕蹊徑、望之无所睹、惟从巖西上、可闚其穀耳、予乃曳杖上巖、直巔、自至峽、皆紛植蔽翳、予直上峽頂風溪怨瀑不出、承累不可見、巖南下、五十里即靈山縣矣、乃返寺宿。

十六日、自寶華下山、十里望東无鳳凰諸石峯在三十里外、瑤遠不及往、遂西抵舟、則由上凌、江入南寧舟

十七日、舟西南行、四十里抵陳步江、內通小舟、欽州鹽俱從此出、是日靜聞病轉劇、

十八日、舟至是多西北行、旁皆土山繚繞、蓋自入鬱江、惟鬱壓山石崖踞立瞰江、餘皆土阜耳、又三十五里泊江西岸、

十九日、平明行五里過火烟驛、為永淳縣界、于是舟北轉、歷平二磯、在江右涯、盤石橫突江畔、又四十里抵永淳南門、

二十日、北繞永淳東城、旋西繞其北、江幾環城四隅矣、于是始西北行、共四十里過伶俐水五里泊、

二十一日、西南五十里、八尺江自西來入、江發源自欽州、通舟可抵上思州、遂西泊花驛、去南寧府西五十里、

以下八月二十二日至九月二十日凡游南寧者皆脫去

西南遊日記四 粵西

九月二十二日、予自南寧崇善寺別靜聞、下太平舟、泊建武驛、

二十三日、下午始解維、行八里、泊窯頭、

二十四日放舟西、五十三里為右江口、右江自北、左江自西至此會、閘右江之流、溯田州而上、舟至白隘止、由右江口北望其內、俱高涯平隴、无崇山為間、而左江南岸、則衆峯內突兀起一圓阜、頗與衆山異、西入左江二里、泊大果灣、乃兩江中交脊盡處、北有小峯三、石圓亘如覆鐘、山至是始露石形、

二十五日、西南二十里為楊美、石嘴錯崿臨流、又二十里、泊金竹洲上流對岸、

二十六日、西南十里過一簞村、入新寧州境、石山復出、若列屏、若角挺、瀕江兩岸、奇石基置、巉露崢嶸、又五里、東折、江南岸穹石成洞、外裂多門、如猛獸羣立、空其跨下、北岸則斷崖為峽、叢綠駕其上兩端、又五里、仍西南轉、與石山倏忽向背、兩崖突石愈奇、上下覆嵯、如鋒棠、如肺葉降垂、紛幻杳換、但崖洞未甚深換、竟成閣殿耳、又十八里、石山始在江南岸、又三里、西透兩山隙、兩岸始石山對列、舟挾江北石峯、北轉而循其西麓、于是東岸

之南峰、列三洞門北向北騈立兩崖、壁兩疊、各有洞、是名獅岩、南向平擁、北三里直抵獅崖下、南轉二里、又西一里、過一尖峰下、仍南向西岸、復有騈崖平對、巍臨江潭者、筆架山也、而東岸石根愈透、條共三里、過象石下、泊新寧之西門、自南寧來、過右江口、岸山始露石、至楊美、江石始奇、過簞村入新寧境、江左始有純石山、抵新寧北郭、江右始有對峙之山、舟行峰石中、如椒度綫、應接不暇、且江抵新寧、不特石山最勝、而石岸尤奇、蓋江流擊山、山削成壁、流迴沙轉、雲根迸出、或錯立波心、或飛嵌水面、皆洞壑層開、窗痕數絡、江既善折、岸石與山輔之怒石、益使江山兩擅其奇、予謂陽朔山峭瀕江、无此岸之石、建溪水激多石、无此石之奇、雖連峰夾嶂、遠不類山峽奏泊一處、但不及武夷、而疎密宛轉、在伯仲間、至其一派玲瓏透漏、則出一番鮮巧、足奪二山之席矣、

二十七日、西南行八里、江東岸石根空中上覆、已為詭幻、忽一轉、復崖前突、若石高建、下闢如閶闔、更巧幻中雄觀、又一里、冲江自東而來會、南三里、東岸一峰甚峭、其北垂環駢轉截突、有洞西向累累、特懸空無路、又西曲南轉、共六里、過那勒、予泊舟於此、為牙山岸牛二名游、西南三里、透兩峰下、南至穆窑村、

布肆西臨江岸、穿岩在其南一里、層峯排列若在峯半、門西向、拔崖石上、数門始西見江流橫其前、洞直透山腹、又見隔山迴環石門外、翠壁夾峽、乃由門上躋、踞其中高、則東西兩門對闢、上皆叠石駢柱、凝結兩旁、但其內西下、東上、故東透門高出西門頂、自外望之、都無所見、必入門始知為穿岩也、兩門外、俱削崖千丈、矗立雲表、而東門北嵜既崇、壁尤削、趾尤嵌、可環對諸岩、自門北遶還東轉、又南圍深谷、若另闢一翠微、境其下、旋轉西去、谷口崖石交對、不得窺、下山過穆窑、開屏牛洞在騏驎村、依那勒東與穆窑三村鼎立、乃東北三里、至其村、

村人指洞在北山東峯上、相去祇里許、至其下、不得路、聞君下伐木穀呼覓之、不答、時已過午、雖與舟人期抵午返舟、今即舟去、不能俟也、乃盤山東北隅、循大道行、道西北皆石峰、二里、一岐北轉有燒痕在焉、先是騏驎村人指抵山下燒痕處、即登岩道、余猶在是矣、並前趣北入山、夾兩旁峰崖攢叠、中平、遂有車道、循之里餘、道傍停車四五輛、數牛布牧於叢棘者遍崖壁、叩之、俱不知有岩者、盖皆遠村樵牧、以車載至此、過此車路亦塞、入一里、夾上東轉、四眺重崖懸絕、西崖尤峻、抵其北轉抵其東、共二里、環夾為塢、四面絕崖截嶂、深叢翳之、道遂窮、出

沒莽棘中、索然不得路、仍西南五里、返至騏驎村大道旁、前望隔隴有燒痕一團、亟趨之、前至伐木穀處、痕間有磴徑、石環叢隔、故前不遠見、今當在是矣、盖屬岩而前、乃愈上愈遠、西望南埀橫莽、東夾迴峯、皆予已出其上、獨一徑北躋、二里、路反道頂北下、將不可行、仍遶高頂返、下至燒痕間、見石隙復有一道望東峽上、其間徑正達南夾孫崖下、始與騏驎村人所指合、凡三候三返、后得之、日已断下、亟望崖上躋、半里、抵孫崖、尤是崖迴偉高峙南、从東轉西向、若獨角中哭、屏牛嶷錐以此、崖北一峯北屬高嵱、與東崖時突對、峯上巨石危峙、與獨角並而支其腋、巨石又中裂豎穴、嵌一石圭、高丈許、兩旁俱石夾、上復覆之、若刻空特置其間者、圭石赭赤、迥別一山石色、為異、尤脊東下墜、成崖、深若迴淵、上則崖四合、環轉無隙、踰脊俯瞰淵底、南崖下有洞北向、門高張、內深不知所極、四崖樹蔓蒙翳、淵底益藏崖旁有徑、可循之走淵底、翳不可前、使炙除稍盡、可達洞腹、則奇遂盡發矣、日已墜、乃逾脊西下、由騏驎村北、西二里、抵那勒、下舟、

二十八日、放舟南行、旋轉西北、三里、直逼溪峰石肆下、舟折東南五里、小水自東南來入、即穆窑也、又西南一里、過穿山西、又

一里、西入兩山隙、又五里、江北岸山崖陡絕、小峯如浮屠插其前、山半縱一南向洞、又六里、界牌山、蜿蜒江北、西即太平境矣、江之北岸、新寧太平以此山分界、南岸俱屬新寧也、又二里、舟轉北向、西岸列坳嵯峨、一峯前突、俗名為五帛山洞、舟遂東轉、已復西、北抵北山下、循之西向行、共六里、過安定堡、北山盡、南山復出、亦西循之、三里、隨山北轉、過花梨村、又西北轉、隨江而山二里、轉而西、隨江南山三里、又暮行三里、泊南岸晚景村、二十九日、循南岸山二里、北轉又三里、轉而西又五里、山開水繞、百家之市、倚江北岸、曰馱盧、屬太平縣、是日止行十里、泊舟、

十月初一日、循馱盧西北五里、北岸為左州界、稍南、一岸石峰復突、又二里、西北轉、乃見北岸石峯、三里、西南入峯夾間、十里、西岸迴崖雄削、斜障江流、南最高、有三洞東啟、極南一峯稍低、上闢洞尤巨、洞南崖石外跨、自峰頂下俯江潭、崖南洞復透門出、中空兩交透、舟行望之甚奇、又南二里、東岸石壁與之爭奇、兩峰駢合、夾江隙其間、更為殊絕、又西南行六里、已而東折、則北岸復崖高穹、崖半各有洞南向、南岸峻嶂盤疊、飛石復空、無不奇嵌遶滿、二里、西南轉、上踞覓灘、、始有巨石、中橫如壩、西五里、西北望東岸迴崖、二里、抵北山下、仍西南六里、山開江曠、一望廓然、又五里而暮、又二里、泊榛利、左江西岸屬新寧、

初二日、西北三里、抵江北危崖下、南七里、響源水自南來注、聲如雷、源發自江州、木之西岸即江州、屬新寧、江州以此水分界、水入江處、有天然石霸絕江口、高十尺、東西長十餘丈、水逾壩墜江、雖不甚高、而雷霆激雷奔、勢尤獮悍、亦一奇觀也、北岸為上果滸、有石西向踞石上、北一里、抵北山下、又西北轉、西岸山復出、二里為宋村、、有八仙岩絕勝、又八里、西岸石崖、疊出層變、奇既盈望、又五里、北轉、西岸一崖聳天、崖半洞裂、覆穴東向如迷環、北大南小、垂石外闢、通其內、既而又者愈穹、忽劃然中斜、光自後透洞前、上下皆翠崖危疊、倒影江潭、南有馱撲村、轉登山后、閒又板可躋、上、又北一里、東岸臨江、巃然為錄山、群峰截山之半、班斕綴色、與天光水影、相為飛動、覺陽朔畫山更遜一籌、崖下有上下二洞、門俱西向、上洞尤空透、中懸石作大士形、工鑿層壁、下瀕迴潭、無以中躋、其北斜麓甚多、叢莖錯綴樹隙、吐納雲物、隔含其間、一里轉而西、遂止馱朴、為明日陸行計、自入新寧至此、石山皆出、已見樹蘇木二種、樹株小、巴豆葉色

丹映、每隊聚重巒、孤懸絕壁、如楓葉着霜、點綴翠屏之上、極木則山坳平坡、隨處俱生、莢如扁豆子、長倍之、就幹結瘦點、一歲結四纍乳、土人以子種成林、收實不至採、刈為薪、又擇其高年幹細者、先削之、乳紋旋結、朵、作胡桃痕、色尤蒼鬱、子皆向天台、覓萬年藤、一遂傳攜此去、出粵西豐洞、余為疑古樹奇根、不知即蘇木、貴蘇也、馱朴西至太平府、陸四十里、水倍之、水皆深且通高平、為安南地、由龍州棹小舟、溯流四日可至、太平人呼之為高爽關、龍州山崖更奇、其地分水至思明府、東棹小舟、可溯流四日至天龍洞、過山半日、即抵上思州、屬南寧府、有十萬山、水西流、為明江、出龍州、東流即出育八尺江、

初四日、由馱朴取道、至太平、南瀕江八里、為新鋪、江從正南來、陸路遂西南轉、又十二里、轉一山嘴、乃循山南麓西向行、迴崖聯翩、上壁極峻、様多玲瓏石、二里、路南復突一尖峰、遂西入山矣、又一里、南登嫣娘嶺、東南五里、路側石岩一圍、曰龍井、下墜五六丈、四圍大徑三丈、俱純石環壁、陸空凝碧、下底甚平、東北裂一隙、透門入內、水穀潺、路遂由黑、踐崖捫隙、下忽深不可測、久之、光漸啟、迴光可入處、一石柱細若碧筍、中懸其間、中上下達、屬旁有石板平庋、洞雖不宏、奇真窈窕、得之路旁、亦異

者、馱朴至此、輒見岡陀盤旋、四環中墜、深者為井、淺者為田、上下異穴、彼此共窞、蓋化置水皆轉峽出、必有一洩水隙、惟此地明洩洞甚少、水皆從地中透去、故之真墜者下陷無底、旁通者則底平可植五稼、路旁大抵皆是、惟龍井下陷猶有底、故得墜玩焉、西南出山四里、抵壺關、一在太平郡城北里許、麗江西自龍州來、抵關之西南、折繞城南東、轉復北抵關之東、乃東北去、關東西皆當水來處、若壺頸然、相距不及一里、垣之設關於中、為北門鎖鑰、其南江流迴曲、壺腹關則郡城倚焉、城中縱橫相距、亦各一里、東西南三面俱瀕江、余以下午抵關、番總閒左映賞巷、青蓮山在郡城北二十里、重巒北峙、天半、其支南向東下者即嫣娘嶺、西下者為碧雲洞、一在壺關正西二里、石峰突兀、洞穿峰半、門東向、先從北麓上三折、板東向躋石、透隙曰天門、得千疊焉、洞門峙其上、門狹而高、內南轉、空濛深窈、上透山頂、引光一線、空濛下、光下有大士龕、北向、中坐像後有竅、深陷、炬炬燭之、沉黑、又一穴南去、不知其底、此下層也、其上層踞竅之南、復闢為門、前列雙柱、上平度內、盆曰寶盆、先由坐像右壁穿小穴、南下窞隙、由雙柱中抵寶盆下、透門入、始覺隆達、進門兩重、漸轉東上、則穹然高張、天光下逗、一門南向出、為通

天竇、歷級上、出洞門外、亦有臺甚平、下瞰平壑、與東向門无異、由大士像左壁西穿小穴、曲折入、兩壁狹肆、下伏為隘門、透門達忽上盤如覆鐘、兄道四門、透盤而上者亦四五處、乃出於大士像左壁稍北、又西穿小穴、漸北轉、則豁然中通、山影平透、裂一門北向、稱曰盤窟、此洞中勝也、北門外崖石橫帶山腰、東達天門、西盡一飛崖下、上覆下欹、崖不甚高、上下俱絕壁、中空而橫帶者、若平廊複棚、無媿群峯、掀翠右北、瞰深塢、重巒前拱、較東南二臺、又作一觀、由崖東扳石、蕃西望峯頂、連擁錯落中、有一石、東則空明、為憂深、石則不得扳、即仍從盤窟入、出東臺、

卻眺洞南峯裂岐、崖環一座、峽乃拔枝捷隙上、直歷峽峯、將合中、復有東向洞、內皆滑石、擀空隙裂、淵墜削、不受趾、瞰其底、石塊投之、聲歷歷不休、下即大士龕、中承受墜无處也、至此洞外勝始盡、

初五日、謂壺關東四里、有白雲岩、乃由郡城東渡江、經歸龍村峒東、抵石崖下、穹崖高展、下削如屏、色瑩潔、適玉崖南、峭壁半列洞四五、大小不一、皆西向、南面一洞較大、下復疊一洞、不甚深、昧而上洞中空外削、望之窈窕、竟不得扳、憩再南半里、有洞甚大、亦西向、前棋大石突立、从石後透門入、崖敞可容三百人、內

无旁通竇、洞北有小徑、東上山夾、兩旁聳石並立、扳級而登、逾山坳、南亦有窪下陷、木翳不能窺、透其北、更起層峯、西瞰江流城堞、俱在足底、再北、直出白雲岩頂、其坳中窪陷雖多、然深莽密冒、終不能下、通岩半洞也、此處石洞特者、道踞羃阻、若能岩外懸梯、或疊磴中竇、其奇特奇勝、當更出碧雲上、遂西出歸龍南浦、江半、三里抵金櫃將軍兩山間、金櫃瞰江峯崖、洞中空丈、容數百人、第林灌叢密、亦莫覓入洞道、旅三過其東、南北三面、又再從其頂、對瞰江城、若新翠眉於鏡中、東即將軍山、片崖立峯頭迎江、有平城趾、旁環郡四眺、峯之特偉者、此為最、下渡江、逝壺關、山雨忽來、暮色亦合矣、

初六日、余欲由歸順由富州入雲南、聞歸順為高平所阻、道未通、且从歸順行、必假參戎馬牌、方得前、會庠友滕肯王、肯畀書參戎道意、遂留滯壺關寺中、

初八日、有僧自南寧崇善寺來、攜靜聞以前月二十八日子時故、去予別時僅五日、為之哀悼、終夜不寐、

初十日、滕始以參戎馬牌相畀、又為予作書諸土官、竟遲日雨阻、不得前、

十八日、始同顧僕出壺關北行、關外有五岐、東北向默朴走左

州西北走龍州、今真丈取中道、太平州道也、西北十四里、登樓
杳嘆、兩旁山崖陡絕、峽隘僅通、踰隘、少西下、有塘一方、匯水、西
行峽中二里、踰二嘆、高倍於樓杳、西下、崖石嶄削、夾深坞、北一
里、上大嘆、陡絕更倍之、踰坳北下、夾壁截雲蔽日者一里、為彎
西轉、其北四山中墜、下窪不測淵、又西一里、踰隘西下、懸壁曲
旋重崖間、道下山腳幾千級、板砌都有零平隘、乃青蓮山中
裂成峽者、東南自樓杳嘆、西北出此中、為嘆者凡四重、兩崖亘
亘、水俱穴墜底墜、無遺流隙、真既塞絕隘也、既下、循麓北行、
一深窞懸平疇中、墜陷如井、上開線峽、南北裂中、跨石橋不為
兩、其中可俯瞰下泉流瀑、仰望如甕覆內、引首窺天也、北十
里、山始離立、西北十四里、小水東自籠峽中西南去、絕流西渡、
闕水穀動山谷、予疑即所渡江上流、忽見大溪南湧、路右潤比
龍江之半、自西北注東南、下流與小溪合而去、上流水懸墻石
下、勢比湧雪、蓋此江發源歸順州、至安平州北、又合養利恩城
二州水、至此下抵索善水口、歸埠村、入龍江、水口在太平府西
七十里云、西四里、水南層峯秀起、瀨水一小峯孤突上、分岐、想
流橫齒其腳、北列巨峰巍峨、特當關視之、路抵巍峯東即北轉、
共十里、為叩山村、屬太平州境、又西北七里、暮抵太平站、

十九日、西十里、渡江、止太平州、西南峯俱峭立、西北一峯、特
倚州后、下有洞南向、門夾巨石、
二十日、西北六里、過石梁、水北流入江、下俱石峽、嵯峨、西岡一
銅鐘覆崖左、質甚巨、傳聞重三千斤、自交南飛至、土人已不憶
其年、色俱新、出於銅烙、無風日剝蝕痕、紐已為四川人鑿去、土
人謂南有一鐘、在梁下石潭中、亂石堆落、窺之牢不辨、又十三
里、為安平州、江在州東北、東南赴太平州去、西南一山壁立、觀
音岩穹其下、門北向、高敞明爽、四旁多玲瓏竇、壁洞后懸崖上、坐
大士一尊、下闢兩門、內復橫拓為洞、從其右入、夾隙東轉、甚深
窅、以精透出大士座下、右裂一門、直透東麓、座左拾級上、從東
轉、跨梁飛棧、透出懸石、扁西入、則深窅陰峽、已而南轉、昏黑中、
久之、忽南見光隱、躡望之、亦一門、東南透壁出、門稍隘、門以
外、穹壁高懸、兩耦平整、與前洞迥異、仍出前洞、返州宿、
二十一日、取恩城道、恩城在安平東北、由安平西北抵下雷、日
半可達、而東北向恩城、走龍英、須四日抵下雷、今安平西通下
雷界四十九隘、與交夷接壤、恐被竊掠、用巨木橫塞道、故必
東迂二日、予是由安平北一里、與江遇、江源出歸順州、即志
所稱邏水、勢比太平州減半、蓋養利恩城二州水、尚合於下流

故也、渡江、有山橫障江北、牟循山麓東五里、踞北一峯、支起如駢指、其東北崖障開、高聳中逵、峻不可登、穿山東峽東北轉峽之東、復起層峯、夾而東北去、五里折而東、峯少斷、突夬岫中懸、如人東向坐、忽一江自東而西、石梁閉五岩、跨江上、江水遶梁即東南橋夬岫峽中下、遶水路、梁即忠城州

二十二日、仍从州前西越五岩橋、循江東向五里、山峽愈束、江漸小、山峽東盡突峯中峙、南北俱有大溪、合於中峯西、水始大西成江、又五里、直抵中峯北、峽山始盡、循北峽東崖、渡一小溪、溯中峯北畔大溪、北向行夬崖中、二里、峽東西轉、西峽有小水東入大溪、乃越小水向東峽、溯大溪北崖行、一里、舍溪登嶺便甬、二里登頂、為養利思城界、北下又二里、入谷底、四山重疊、雖東西少豁、向之行、予以為水從此出、一里北渡溪、溪水乃自東出西者、竟不知西峯迴合、遶何峽去、東北行山叢中、塍岫歷亂、共五里出峽、始開大塢、東西遶里、皆峰頭簇合、而南北夬壁有同帷幄、極崔巍勢、出峽北向三里、橫度此塢、直抵北崖下、若無路可達者、至則東北開一隙、穿入之、峽峰峭合、愈覺宛轉、見二里、東山大闢、出達養利止數里、从小徑北一里、西北入北峽中、南北兩夬山皆引雖趨萃、俯仰神拋者四里、于是復開大塢、東

西互、南北兩界山如南塢、但南塢東西俱有叢岫迭疊、此則前石骨粼粼、不知西去直達何地也、東北斜陞塢中共五里、至北山東盡處、東山益大闢、為龍英屬、其東隔江即養利、養利西北至江止、不及五里云、循北山東麓北一里、有小石峯駢立大峯東、穿之即西轉、至是北條始先土山、與南條石山夬成塢、又三里、止係關、始自發足來已五日、雖行踪迂曲、去養利止數里、而所關山川特奇、且東來晴展、即春秋不及也、

二十五日、北度塢抵土山、共六里、土山自西南石峯楷合宛旋直東去、其塢復石峯特立、東北坑石峯東麓、二里、一土岡復前橫、石抵逆峯隙、東則南屬於土山、北道四圍、水淋濡道、阡盡冗覆冗烨地下益深、始知橫岡之南、猶在山半也、北下二里至半登度溪橋、一里直北抵石壁下、壁西裂一隙、披隙西登、曰南大嶝、南北石崖、駢夬極峻、西穿其隙、乃隆至塢底、共一里半、其處山壁叢合、草木翁蔽、州人採木者、皆取奴大嶝云、西北三里半、北里石峯隙、有洞並峙、俱南向、踞出其西北、遶峽多巨石夾道、二里踰琴村前、北下東北二里、溪自西而東、兩岸石崖深夾、度橋、東北遶上隙、出田塢間、共七里、復踰土山、西北十里、入山度石橋、東北特僔峯聳削起、曰牛角山、極似瑣雲鼎湖峯、西

北又特立一峯、為龍英東面水口山、又西一里、抵龍英州、
二十四日、候夫不至、
二十五日、因往游飄岩、州北數里外、土山環繞中一小石峰如筆架、南開一竅、大溪橫於前、即東入養利州為通利江源、下太平州合邏水者也、水之東、有山當竅立、為飄岩山、俯挾州東、即前來角山西北特立峯也、山東崩崖之上、有岩東南向、高倚層雲、下臨絕壑、龍英被寇時、州人恐避懸崖中、交架環守其下、終不得上、乎挾道至岩腳、扳登崖間、轉一橫木、度石夾而過、綴有竹梯層層、宛轉懸綴、長短不一、凡十四層抵岩口、岩兩旁俱危壁下嵌、惟岩口直下崩崖綴痕、梯故得宛轉依之、岩口上覆甚出、由中洞入、門甚隘、已而漸高、中懸石拱把、犀潤若玉柱、旁又有兩柱上下垂接、斷、僅寸相對若天平針、由柱左北入、穴漸黑、既得東透光一縷、返由柱右東穿隙出、門與中洞並列為兩、西入暗隘中、復穹然不甚深、仍由中洞出外岩、北杙一木、透石隙間、復開一洞東向、內稍寬、盡處乳柱懸楞、細同柯節、右有穴潛通中洞后、即東透光處也、左稍下有穴空懸、不知入自何所、度所杙木、扳梯以下、三梯復見一梯在梯左懸崖間、亟援之上、倚崖端橫度而北、徑狹尺、長三丈餘、外橫木為欄、崖盡

又開一竅、亦東向、前一石自門左下垂數丈、端懸小石一、長三尺、圍徑尺、洞中高敞、不似中洞傴口縮腹也、后壁環一隙、尤究轉、即上層懸穴下覷處、偏探各洞久、乃復歷十一梯下、是洞高張踞旁、遠遠見之、惟州治相背、不得見、予西遊所登岩、險峻當以此岩冠、青溪仙岩、雖懸空瞰深、然其上寬、甚不及此岩崆峒、而得水則仙岩為勝、
二十六日、由州治前西南渡大溪二里、石山復攢繞成峽、八里、踰一岡、溪南始見土山、與溪夾石山夾而西、涉溪南踰土嶺、凡八里、西南轉入石山中、里許、西逾石峽、連渡二石脊、共五里、仍穿石山塢中、山脈自石脊南去、攢峰分塢、環結甚固、直東南盡於安平、由安平東北趨龍英抵下雷、凡迂數百里、皆以此山夾貫脊故也、西登石磴、又平行峽中、始直墜峽下、磴道與澗水爭石、共八里、復與土山遇、踰土山脊、望東南隔塢、石峰雲合、畢張萬疊、升陟土山中七里、西南抵石峯下、宿安村、食冬瓜、土人以為時物、江南種當從此去、
二十七日、西北盤陟土山共十六里、又西塢、復穿石山間、又二里、大溪自北而南、溪之西、即下雷州、治闢於萬曆間、屬南寧府、舊統志不之載、州南北三十里、西與高平接界、治西大山外、

向來本州地、逕為高平莫夷所踞、西為州界者止一山、州衙即
倚之、其外皆莫夷境矣、州南城外、崇峯横立、一西南轉山峽者、
即高平接界、東南轉山峽、即随州東大溪、為十九峒故道
云、
二十八日、西北溯大溪二十里、抵胡潤寨、西南有大峽、與交
趾通界、抵高平府可三日程、西北長峽十五里、兩峯夾分歧、曰
魁稽隘、正西大山之陰、即歸順地、日半至其州、直北踰稽嶺之
北、為鎮安府地、至其府亦兩日半程、是日下午抵胡潤、聞歸
順道有交夷警、乃決意退轅、東北取向武州道、鎮安與歸順、道

族也、而世仇高平莫夷、破歸順、虜州帥以去、為當道請其
奸、僅歸州帥弟以塞責、未幾、鎮安身死無后、應歸順繼嗣、而田
州以殊族爭之、歸順度力不敵田、反乞援於莫、而據歸順地
未吐、今且以為功、遂挾大兵將代營鎮安、莫夷過胡潤、即在
是月十八日、今其事未定、不知當道作何處分也、聞當道遣
官往諭莫酋、厚賂之、報云、彼以仇關耳、當道懼開邊釁、亦
曰土司交惡、與中國事無與、不知土司絕世、國有定憲、今龍英
鎮安、正宜如昔日太平立郡故事、雖理其地、若莫夷助歸順
得鎮安、而自取歸順地、是中國自撤其藩籬、而日延豺虎也、以

遠陸一丈、利害、朝廷焉得知之、
二十九日、候夫未至、散步寨前後、始見大溪之水、一西北自
鶯椅隘來者、發源歸順南境、一北自土山峽中來者、發於鎮安
南境、合於寨前、而始大、始志所謂邏水、為江左西北源、南下
安平、止歛歸坪云、
三十日、下午夫始至、胡潤東來大溪、溯東北七里、止南龍村、
十一月初一日、南龍東北一里、渡大溪、北岸胡溪二里、溪來自
東南山峽、入隆下兩山峽口、巨石横亘如堰、高數十丈、闊十餘
丈、飛雷噴雪、勢極偉壯、西南來未之有也、水由此西南去、路由

峽北山塢東北上、踰嶺、四里、渡與溪遇、橋跨大溪上、溪北自石
山腋中來、橋北溯溪入、即鎮安道、度橋東半里、抵草峒村、倚
塢北石山下、從村東南山漾去、又上英峒、都康州道也、余之向
武道、則直東去、由村前南渡溪、循石山背東向上、一里半登嶺上、
復見石山四合、五里上嶺、西北有土山排列、北則來龍大脊、與
東南石峯分界、東北去、循東南石峰北、平行其陰、升高者七
里、下墜底、東北入土山、四里、宿上甕、胡潤境至是始盡、
初二日、北三十二里、過上控墓村、東南折入石山夾、三里宿那
吏、

初三日、東半里、當前有石山巍傑、大溪自南峽透出、經巍峯西
麓、抵其北、折而搗巍峯北峽中、東南去、路亦循之、倚崖阻水、止
容一人、披隘入、疊柵為閘、曰五岸寨、東更遇寨、南向循崖、再出隘
門、南下東行山塢間、南北石山排闥立、大溪貫其中、共東北六
里、循踞右山崖東南轉、始與溪別、又東三里、税駕向武州舖司、
主州守黃君、一見如故、遂款飲、十日、
十三日、始往百感岩、先趨獅山東四里、見東面懸梯、乃新縛以
升岩者、晚出百感岩、度橫梯、木下梯、有岐東循崖、一岩在百感
東、晚不及登、

十四日、出州城北半里、覓大溪、即枯榕江、隨其支流而東、游
獅岩、竟再往百感、游東上岩、復从百感大岩內、暗中穿洞北下
百感村、洞水觀水岩、外水深不得入、約明日縛筏以進、遂東北
度橋、由百感外村、東南踰脊、南出東來大路、西入隘門、過紅石
崖下、其北石山有洞、南向甚空廣、月下共行五里、還舖舍、
十五日、東渡南曲小溪、循東流有岩在北、路遇百感村僧、書村
氓木得州命、不敢縛筏、乃返、至獅岩東北、觀枯榕江三分水、北
為龍巷村、北渡溪、東隨所分北溪入山隘、水東啓入穴、憩涯上、
西向洞者久之、

十六日、黃君命人送遊水洞、
十七日、復以銀燭賄子、凡當向武者十六日、岩洞奇勝、畔列於
左、
向武石峯、其洞甚多、予所存者上為百感洞、東洞、下洞、后岩水
洞、為獅山洞、下洞、為龍巷村東北江流所入之上洞、其過而未
登者三、為獅山東北二里中江墜穴之上高崖南向洞、為獅山
東南二里、南江所繞獨峰、西南向洞、為州東北巨峯南向洞、一
在紅崖峯北、其闕而未至、最以奇著者二、為向武西南三十里
上英峒、吉祥洞、前后通明、溪流其間、又東南二十里風峯
洞、共十二洞云、
枯榕江、即州北大溪、自西南境、東經北岸寨、抵向武北龍巷村
前、江東石峯一枝、東西列江當其西垂、分為三、北支東循石峰
北入峽、為正流、東循石峯南者、為中江、南支直東南流田塍間、
為南江、入峽者、東北五里、山勢四逼、東搗入石穴中、北透其下、
為水洞、循山南者、忽下墜土穴、亦北通百感洞、南行塍間者、東
逶平疇間、兩獨峰南、又東抵隘門、循西麓北折、直趨百感東洞
下、稍東入峽、亦下墜土穴、北入百感、三流分列石峯西、隔山岐
壑、皆復合百感、一岩內、北出為大溪、始東北流、經土上林縣之

刀村、入右江、

百感岩、在州東北七里、岩西南即分水橫列山、中江水所由入者、東南即隘門嶺、北運石屏於東、南江水所由折而北入者、西北即岩背、環為龍巷村、東入塢、北江水所由下搗者、東北乃此山石門、後為百感村、東江合於岩中北出者、此岩外四面也、岩則中關於山半、南通二門、一前門、一別穴旁隘、北通后門甚拓、西北面層巒阻關、不通人跡、自州來、必從南門入、初抵山下、東北坂、數上仰削崖、高數百仞、杙木橫棧同梁、雲出其西上危梯三十級、遠崖半、得坪一掌、東緣端崖石級左、為東洞道、入正門、則西踐棧、潤二尺、長六七丈、石崖上下削立、无少痕罅、氣枝古幹倒懸上、瞰杙之横木為杙、外藉樹杈、而内者則鑿石壁、架長木梁其上、削短杖鋪之、又外就垂藤為纏束、行人移踐杙上懸杖外時、下瞰絶壑奇險甚、棧西盡、又北上懸梯十餘級、入洞前門、南向高三尺五寸、潤半之、僅容傴僂入、下丈許、中平、石柱四環為一室、旁多細穴、延光外映、宿火種於中、繫矩由西北隙下、懸梯三十級、底闢北夬上益峻、梯脚一小穴、伏壁根、南遠出、亦明空一圍、在前門下層、當懸棧下、由北夬入、益西穴平墜、深不測、乃循東壁行、西壁下窪穴益多、斜俯西墜、深入、可下通水穴、然流沙圮溜、不受踵、由夬東又北過一隘、下懸三十級、底復平曠、石紋斕、俱作禽枝蕚、其西懸乳垂地、坂隙入、如穿雲葉、稍北轉西上、望微明、躡沙坂從之、透隘西出、則南北高穹、赫然大觀、此處内抵西南為偏門、外抵東北通后門、長四十餘丈、闊十餘丈、高二十餘丈、旁倒垂乳柱、紛紜无靈、屬千萬釶、西旁其臺若室、楞楞蜒蜿、横覆殆无隙、隙由東崖躋入西南洞底、上層龕、西則偏門光自頂射、照耀幽壁、坂峻、峽西上、達偏門、西南向、頫隘下臨无地、唯樹杪叢雜、況當石間峰嶂、懸截不辨、其處為前山、為后山也、西龕既窮、仍東北下趨后門、門東北向、高二十丈、門外兩崇石崖直墜山脚、為水洞門、内洞底中陷、亦直墜通水洞、陷處徑一丈五尺、周圍如井、北巨石東西横、高洞内者五尺、當門為之閾、由井東踐閾北上、踞閾之中、内觀洞頂、目厭雲物、外又下俯絶壁、直重淵破壑中、米色絶絶、此閾内井外、峽下透水門、正作一架空石梁、第勢極崇峻、无從對瞰耳、閾東透石隘東北下、磴倚絶壁、石骨嵯峒、樹根穿隙懸發、磴斷處、間横木度、下半里、下半感村、餘勝猶稱、目不得合、西來第一无以易之也、

百感東岩、在百感前門東、由棧東危崖端、緣石痕一綫、東數十

黃泥洞門亦南向、內不甚深、然高爽窈窕、石倚互乘、既裂成形、峽中東入三四丈、輒北轉、石特中峙、踰隘進、漸昏黑、中又南北成峽、深十丈、底平上峻、北盡處多巨柱迴環、其外通明、躋級北上、一竅歘側東透、僅納天光、由竅內北轉、又連闢二室、一室中通外隙、乃由此北達者、一室則北盡東向、光入中通室、西傍俱旁環、東亦多罅穴外徹、斜光飛引、北透一隘、達北室、前室敞高門、東臨絕壁、直竿中立、北復有懸崖、倒垂外下、閉水穀峰、、則南江北轉至此、由其下入穴、室內西壁、有乳環為小龕、皆編竹為架欄、乾昔人棲隱所、

百感下水岩、在百感洞后門下、百感村之南、百感有內外兩村、山從百感洞分兩界、北向迴環、下成深塢、水出岩為江、曲折北去、村界於其間、源潤水沃、中豈腴產、洞在內村南二百步、門東北向、上即后門也、水自洞出、前匯為廣潭、溢兩崖、石壁倒伸水底、道從潭中浮筏入洞頂、縹緲、似出雲表、不意乃向所淩躋處、洞內兩壁排空、南向入、踏水甚深、西壁一木梯懸夾石間、東壁石隙中拓有盧架、絕頂兩石壁削懸二十丈、無可攀躋、間緣梯可級壁上、入洞十餘丈、登窮上峽、懸透遙瞰、西南峽嘗深入處、日影焯、動下峻不可及、又不知所通、為山前為山右也、下登

石根補出、水而元內入隙、水由下泛溢出、其中衆水交合處尙嵯峒內扃、歷石竟無問津者、返筏出洞、從門外潭西踄崖登門左壁、遺峽上、亦闢岩一圍、東向、下臨前潭、右瞰洞水、前眺對崖、旁實紛綸、可橫木跨洞門處也、

百感前下岩、在百感洞前門下、踞西坑腋、闢門亦南向、高拓如堂皇、中多巨石磊落、后漸下、值水深、跨山前水、亦自洞外懸而入、今乃無滴瀝、洞東大隅遵跌、上遺隙光、下留畫石、欵累數石下、窺其底水淵然、涵深窨、石級浮疊兩崖間、返不得循隨下、架空入亦窮、惟倚石內里、西北峽盡處、亦有返照光、隙長丑狹倒

影浮動壁間、亦不知所通為山前為山右也、

龍巷東北塢上洞、在州東北七里、即百感西崖道由龍巷村東入、山九折成塢、枯榕北支大江、分播塢中、崖迴塢紀、乃東隆穴、洞正臨其上、門西向、左右皆危崖、下臨激湍、都先入徑、由其北披蹊鉤踐、懸壁入上下、雲是壺髮、東道五六丈后、忽然中瞳、路無前旦、又三丈、北轉、漸上稍隘、又三丈止、中亦豈懸柱、不及百感林立、下有丸石、圓滑勝珠、散布坡坂間、坡坂上紋峇皺、紛與次發、遙陵起、中窪、圓珠堆嵌數中、無恒河沙數、

獅山岩、在州北半里、形正如獨秀、始見西向門三疊、不知登道

反在東峯半。余至此，黄君始命縛梯通棧，援東巖危梯數百級，入東洞。門路然高敞，門以内分三徑。北徑平闢，一曲即透北向門，直瞰龍巷、后北山。大溪西來界其中，抵横列峯西三分之北面，壁巖溪畢逵道悉攬。南徑反從洞門内東折出外，凌路然即東洞門側竅也。一石屏横斷，故假内峽中曲透其内，下有深窪，循深窪上層南入峽，嶙嶒隘石梁上横跨，透梁下再上峽南之東壁，闢穴皮室，足納倒影，西竅高穹，南透出為南洞門，前正與州東北巨峰對屏立當前，不知其下乃通行峽也。由西直入者，高穹寺拓十丈后，即側堤曲房，為隘門，然其上益五穹，當隘竅東上裂成峽，高倚尤剔，透隘門西出堂西闢，光明四溢，以西洞門高敞獨甚也。堂左右分歧，榜龕至洞門，石閾高阻，透竅出，始俯瞰門下崖穴層疊，如案棋。已出西里第三門，最上下即為中門，坐其上側，樹外垂環流下瀠，較南北門為最勝。

下洞即在獅山西麓，門西向，東之三丈餘輒止。仰其上層穴竅開懸崖頂，凡叠門兩重，予初至此，望之深若不上通。明日又至，亦不知上層可由東達，并不知有東洞可緻也。既而由南峽往百感，出山之東，回望見梯已撤，與空垂，始知上洞由東入，但无通中洞道耳。

向武多何首烏，生石山穴中，有大至五斤者，予於州以十二錢得三枚，重約十五斤，土人皆以為烏棋柳云。

十八日，始别向武，向州東過虹石崖下，直東即出東隘，可五十里至舊州，又三十里為刀村，又三十里為土上林縣。予從鎮遠道，乃南入山，五里南踰石山脊，亦置隘門，曰嘆破。下嶺入土山峽，東南二十五里宿銅槽村。

十九日，曉起，半里過寧墟，從南峽去，抵天燈墟，闢有營帳洞，乃龍英分界，為左右二江脊。東十四里，叙龍湖村地，已鎮遠屬和里村。途見屋角黄花燦爛，以為菊，疑無此盛，逼視之，乃細花叢叢，不知其名。又見白梅一樹，析之，因李也。黄英白李，錯䌫霜巢中，亦仲冬一奇景。東十七里，又與石山遇，循南崖入，崖上石嘗歷亂，下巢石属南山，傍崖設隘門，南北兩石山，渡峰峰立，共一里，抵鎮遠州。州属太平府，在府東北二里百。

二十日，鎮遠東一里出石山隘，東北六里，山峽闢，東西界俱深木，路藤家陣，不辨土石，北七里，東脊土山巔，共二里，為鎮遠信倫界。東四里宿信倫州。

二十一日，東南二里有岐，西南開大溪，乃結安養利大道，為信倫入郡者。正南一里，東折入土山峽，其実西為鎮遠州來府

踰、石峯嵯峩如林、東為土山、自佶倫北南繞而西、遂夾西面石
峯中開大塢、亦自西南轉北去、東三里登而循麓、東望盤谷東、
復有石山逕列、自東北環自西南、踰嶺、東南四里、一村倚東山
麓、為都結舊州、其始大跳、蓋與佶倫至杏、往還者凡五日、乃
散步村前、東隨溪入山峽、里餘、水西南轉墜深峽中、東峯夾下、
有兩峯洞南向、東洞頗寬邃、一圍石界門為兩、右門為大、右入
深十丈、高三丈、闊如之、右壁北轉、漸隘而中若穿、然無炬不
能入、出、從左南橫度分兩峽、一東北、一東南、皆不深、然明爽透
徹、有上下方穿者、上則青石穹覆、盤旋竟尺、圍宕容布、無餘地、

又黃石倒垂其間、紋色俱異、此中一異境也、
二十七日、夫始至、從舊州東北七里上一嶺、嶺多叢木、中
行嶺上者三里、林木少斷、乃下綴左石、旋谷中、木合葉陰、飛鳥
不能墮、下一里、木山盡、茅黃彌望、東十里、踰二嶺、得一平脊、東
從嶺北行、漸塗盡、木出山南、又度一脊、南里皆石峯排列、東南
一峯尤峻、出眾峯上、過脊稍下、捩東上、直造前所望東南峻石
峯北、始東南下、一里半、及塢底、兩崖壁立、叢木沉翳、循水穿峽
一里、峽漸南迤成陂、直瞰峯足、又一里、始東南出峽、東十三里、
都結州治、倚南山麓、土官農氏、求余作兩院中文、留飲三日、

十二月初二日、乃行、東五里、一石峯東峙峽中、先是南北兩界
山、自州西八里即排闥而來、此則東石峯中峙、塢始盡、由石
峯北東夾北塢十二里、漸穿山峽、甚逼、石骨棱棱、刺人趾、不
堪著足、出峽、路忽降而下、已復南轉、石壑中高下亂石、共三
里、山漸開、路左石穴曲折、墜成兩潭、清深中瀦、心目怡暢、東折
五里、北渡西來溪、水穿石壑中、路隨之、水石交亂、從溪北轉
入北壑、共二里、水復自南來、又渡之東、一里、水復自南而北、
又渡之、乃東向出峽、忽墜峽直下者一里、下山、是為龍英界、亦
為太平南寧兩郡分壤處、乃知都結地直在西山頂也、北瀕溪

一里、得君村、居民始有瓦房高棟、始知見漢儀矣、南行六里、抵
西界石山下、峰皆夾君阜錐、若有中空者、行石山下嵌石中、南
四里、乃循東聯土山、東南五里、宿巴潭村黃姓家、
初三日、東南踰土山、共三里、溪自西北石山下東來、瀦、有穀
南隨溪一里、西南平墾大開、西界石山至此南盡、而石稍未盡、于
是平疇曲塍中、怪石森森、倪離偶合、高下不一、深泉時激之、環
以畦塍、使置一椽其中、石林精舍、勝無數此者、行石間一里、得
村曰杷定、東北六里至隆安縣、城在右江西南岸、予前至南
寧、入郡堂、觀屏間所繪各郡圖、此縣繪右江北、故余自都結來、

以爲必渡江邑、故邑至此乃先邑后江、非身游其郡城、則縣郵圖珠不足憑也、地多巨竹、徑尺餘、土人以爲牢柵、婦人負杻四竹筒汲於溪、筒節長至四尺、縣北關外爲草關、右江自西北來、經關下東去、江涯深峭、退望竟不之見、涯下泊南寧船、期明日發、

初四日、舟忽改期初八日、遂以初五日定担夫爲步行計、

初六日、夫至始行、出城南六里、上山南盡一石山如雞、中夾立、南六里、又抵一石山下、山自北遶望、若屏列道循其西麓、忽見平展、已繞其南復東向三里、山忽前來西兩壁前環、中夾則北壁后遜、皆削崖布空、三面圍合、南獨缺、前度有土岡橫揺兩峰盡處、爲當門關鑰、先按百粵志記、隆安有金榜山、合於戍城至是、心異其山、問之、皆不知所謂金榜者、問此山何名、曰石岩山也、半北里、踰土岡下、直抵北崖脚、東崖上兩裂透壁光、若日月高懸、又望西崖頂裂縫、層懸綴疊、欲空天半、乃先從北崖麓入一門、南向嵌鐸、可層累上、内不甚寬、而外皆盤透、遂躋二重、猶飛軒下瞰、與前可憩左轉一竅、兩裂直深、直自崖巔叉落底、板夾縫、僅可貼肩上、乃下趨西崖懸扉、門東向、仰眺皆崇崖莫躋、惟北崖有可攀緣痕、乃逆上、兩壁短峽下復上、始凌洞門、以

内嶂、西北穹起、門外嶂直從崖麓墜、下峽深數十丈、前巨石立擁之、故自下望、祗知崖石懸立、不復知内有峽也、然峽壁峻削俯不能下、設板入門内嶂、亦俯側難措手、内窺漸晴、于是從舊法板緣下、南出大道、過路左魚奥村、人勞予曰、游金榜大洞樂乎、余始知金榜即此山、亟問大洞云何、曰是山三面環列、惟西面如屏、大洞在前崖后、高峰半中闢四門、容朗呈透、予乃悟所游者爲前崖小洞、背而非大洞也、東南七里、右江自北來、隨之南下、抵江畔、一水西自石峽中來注、水亦深廣、可膝舟、但峽中多石、不能入耳、下有渡舟、曰龍場渡、渡溪東南二十六里、至那同村宿、

初七日、東南三十七里、抵平陸村、已爲宣化屬、暮黑、行四里、至那吉、土人呼爲也猪云、吉

初八日、二十三村里、至宋村、即來時左右二江夾合處、南面臨左江、爲大聚落、宋村正在兩江夾中、寔即古之合江鎮、土人莫存其名矣、東一里、即右江口、路從東北一里半、渡右江、南望兩江合處、在半里外、正猶前日舟過右江口内望此地也、渡右江東北四里、雨阻王宮村、

初九日、淋漓雨中、僅行二十三里、覓涅末熱、衣雖低村、

初十日、東南十五里、至南寧崇善寺、閱靜聞永訣事、殁在九月
二十四日酉時、止隔余行一日也、寺僧引至瘞骨所、拜哭之、南
顧僕上、顧奴行李達至、邕城外梁店、一別南寧已七十五日矣、

西南遊日記 廣西

十一日、余在南寧、行遣莫次、閱靜聞訣音、乞定骨雞足山、遂至崇善寺、拜禮骨地、置大竹匣間、北取慶遠府由黔入滇道、

十九日、乃行、以積日雨阻、今始得夫也、出南寧朝宗門東北六十里至施滋驛、

二十日、由施滋驛東北十七里、為韋村、就着山脊屋列村居、按郡志、東八十里有橫山、高險截橫江、即此山南走截江特立者也、宋置橫山寨、為市馬所、又十七里、湖流入山峽、東突截塘堰水、兩崖山甚逼、曰關山、土人又名為山心、按志崑崙關在郡東九十餘里、正此地无疑、然土人皆謂崑崙關在賓州南、誤在杭百粵志亦謂在州南十里、按在賓州南者、乃古漏關、非崑崙關也、世因狄武襄駐賓州、以上元燕士、夜二鼓破崑崙、遂以賓州古漏當之、而今在南寧者、皆以崑崙為關山、在賓州者、又以古漏為崑崙、若崑崙果去賓州十里、則兩軍已對壘、武襄十日駐飲、三鼓起破之、及曙、反未足為神奇矣、又十五里抵長山驛、又十里宿裡毀墟、

二十一日、北十里、東入一隘門、以南屬賓州、為柳州南寧分界處、土人名隘為界牌嶺、又指為崑崙關、按志、崑崙為南寧

地去郡東九十五里、此與賓州分界、去南寧已一百二十里、今經行者見其靈有隘通、以崑崙當之、故西事洱云崑崙關不甚雄險、其上多支徑、欲守崑崙、須慎間道、亦謂此也、又十六里小水自南來、東渡之為上林縣境、自界牌宿至此、皆屬賓州、獨此水東又為上林屬、以上林思龍一驛、孤懸其中也、過橋、東北升陟岡阤四里、抵思龍、其地東西南皆賓州境、惟西北五十里達上林、驛南西曰高共山、北西崇山、亞謂東曰北斗山、西曰崛越嶺、過山脊、登正西者曰陸家山、溪自界牌宿東北至此、抵於北山、逶西南去、惟陸家隔於溪西也、由思龍東下塢、南北皆崇

山逶夾、乃高共北斗二山東垂也、東二里半、至二山度脈脊、水逶分二派、脊東北者入鄒泥江、西南者入右江、為黔鬱兩江脊、嶺脊隨水行峽中、峽甚東半里稍下、復為賓州界、蓋賓州之地東西夾思龍一驛於中、屬上林南界者、橫過僅七里耳、既下、山愈逶、跳益東、特已越高共山東麓、按志、賓州南四十五里有古漏山、古漏水出焉、其關曰古漏關、當即此地、然土人无復知者、隨水東北出峽、三十里至山口、溪北山東盡、溪南山亦漸東南轉、其東平疇齊望、天啟空豁、萬山脫塞中、乃有浩蕩迥、東可十五里至賓州、在平疇中、掛摩漸蹈崑崙、在州南十里、此何據

也、余取三里道、從山口北渡溪、二十里至公村、

二十二日、北越山七里、西望復峯峻拔雲表者、大明山也、山在北斗山西北、為上林武緣分界、北渡大明山大溪、共八里、登思恩墟、西北二十五里、至開龍山、一名難龍、由此西二十里、可抵上林縣、余自降西嶺入土山、崇卑不一、皆壤阜无片石、至此復睹嶙嵘面目矣、北入石山峽中、山千百為羣、離合競奇、有分三岐者、東岐大而高、中次之、西岐特銳、細若竹枝、銳戀尤甚、有儕立衆峯間、卓如屏筆者、如此者五里、北至洋渡、大溪由上林西北崇山中、東流至此、直逼溪北石山下、又一溪北自三里山峽

中、南向入大溪、二流合、其淺愈大、循石山東抵遷江、入都泥江焉、再度北山下、稍東湖南來溪西岸入峽、十里峽復大開、四山為大塢、一峰當塢起平疇中、道經其西、北三里度桂水橋、水自西北激崖南崖瀨、溪臨橋上、又二里抵三里城、建於萬曆八年、設參府、移南丹衛於此、以鎮服八寨云、

三里東西皆石山排列、自后營分支南下、中有土山一支、至此盡、參府即倚之建牙、城久頹、且无樓櫓、頭江陸參戎鎮此六年、增殖雉堞、創三門樓、南門外又建南樓、壯一方形勢、又前則東西二溪交於匯水橋、俱發源后營東西谷、西大東稍遜、合而下

洋渡、西獨山岩又中峙為下流鎖、前又有獨山村之山、為鎖第二重、

三里回境、南踰洋渡抵雞籠山、共二十里、北過后營抵分茶廟、共五十里、東抵周泊隘、共二十五里、西抵蘇坑、共四十五里、縱橫皆七十里、名三里者、以昔為賊踞、王文成平八寨、始清出之、編戶三里、一曰上无實、二曰下无實、三曰順眾里、曾置屬化縣、遂廢、設衛與奉府鎮之、田粮初輸衛、后叔歸上林縣、民以不便、復赴識歸衛矣、

三里以洋渡為壑門、李依江西自上林大明山發源、東至此横為洋渡、南石峰雖立、若建標列戟護之、北則石峰廻合、中闢一峽、小江自北來、南注洋渡下流、即進水橋下合流水也、溯小江入峽、宛轉石山中、北數里、兩界山漸拓平疇、中闢獨山村界其中、一石山中立、西溪為外案、又有獨山岩為內案、其西石山愈闢、土山自北來、結為城治、其東西兩界石山、廻合如抱、愈遠愈密、殆天成石郭、蓋西來巨脈高峙為大明山、分支東走、遠蘇坑南北者、為西界障、又北轉東抵后營、乃中抽土山一支、直南四十里、結三里城、其分支東度者、又南轉環遶、為東畔障、故周泊、蘇坑兩地為三里東西腋、正中與城治相值、其處東西最拓、由周泊西南、漸轉漸合、至洋渡、西南臨溪、則青獅廟后崖也、蘇坑南下、亦漸轉漸合、至洋渡東南臨溪、則白崖堡東崖也、二崖湊於洋渡、為三里城之前門、

東西兩溪、俱在兩界石山內、土山北自后營盤伏來、兩源遂夫異、俱西界者南至羅墟、北又合一西來水、曲折遶城西、抵石村、併又循木東南出進水橋下、合東溪、東界水南至琴君東、又南出琴水橋、合一東來水、西折抵東南石峰下、又穿东山峽中、乃西出西合溪、二水合西南、潆兩獨山、又南注洋渡、東併大江東去、

西出峽、即洋渡、東北峽為青獅廟后堡、

仙廟山、在城西四里、西面石峯之最近城者、石峯中懸、三面陡絕、惟從西南坳、拔崖上、則三里四隣盡在目中、昔有村氓登山採樵、遂仙去、土人廟祀之、

氿塘浮石、在城西五里氿塘中、氿塘者、西仙廟山南塢也、自仙廟山前西接佛子坳塢中、塘長數里、水漲時、洪派漫衍、已奠逆流、上、土人利之、故障為塘、而不斂其地、當塘之中、有石盈一區、上浮如敗荷覆葉、支撐旁偎、中空滿水、一潭遶之、石踞其上、去水不及三尺、極蜿蜒分合勢、西北里許、即氿塘村、倚北之山下、

汛塘后塢石洞、在城西七里、西山東來、過佛子嶺、分為兩支、一支直東為汛塘村后峯、一支北轉為韋邑山、二山東北、又環成一塢、東以仙廟山為前障、中有支峯對其麓、一洞東向、前隔水、甚里內甚深、中可容千人、再向東峯上、亦有西向洞、高懸嵌側、皆翳汛峯中、俱未及登、

常邑岩洞、在城西十里常邑村、西由汛塘、踰佛子嶺北、其道近、北由羅極、轉石山嶺西南、道較遠、五里、其中羣峯環繞、內拓平疇、小水自北趨南、分流石穴去、惟北面石山少闕、亦獨峯中峙、為之標、韋邑山中兜東南、直北向對之、至蓋獨闕、山水皆迸捍洶世外丹卯也、數十家倚山北麓、以造楮為業、樓舍聚、高下層嵌、石隙望之、啟仙西印洞門、亦北向、初入甚隘、稍西南下數步、透出石隙、石隙忽穹然、石隙高嬌、內闢四際、博邃、頂有懸空穴、天光倒映、正中崖、北向躋石上、乳柱前排、環一平臺、可布几席、拾級南下、洼泉碧黛、中用周村汲、平臺前西多森列柱、幢蓋聯綿、又東崇瀾、東則怪石磊落、如獅象交踞不少、祠下內夏、可左右深入、東炬由右西向入、北躋半里、轉一霄、過三里、雖多岩谷、固當以是岩冠、汛岩外村居、又擅桃源谷口之勝乎、

佛子岩嶺北岩、在城西七里汛塘村西、佛子嶺著石山分來東

出、為汛塘仙廟諸峯、嶺界其間、石骨嶙峋、踰嶺北下韋邑村西塢、水南流抵其麓、傾入洞、門北向甚窄、中迴環成潭、水深四壁、將久霽、溪登洞入无清流、潭中橫木將潛、深不可測、潭四週石壁无隙、聞其南隙伏水下、大漲從北下、經下彙、洞滿不能容、則躍出於山南崖、門石穿竇、南抵岸東注上一石、高岩潭旁上、懸洞頂不及丈、若鵲橋、坐瞰深潭、橋石下、更悠然也、

佛子嶺南岩、門南向、前有石澗、天成若拱橋、橫其上、時澗中无水、而由澗入洞、外高若廈穹、側裂不能宏拓、北入洞、僅受一人、中漸暮、而无深邃、廢磨者入頤深、即无洞洩水道、水盛、北洞中瀦水、以下反溢出、激湧勢壯、故洞與澗皆若虎礦以成云、

佛子嶺西北岩、去佛子嶺西北一里、門東向、常邑村西塢水自北來、又分流一淵、西抵此洞前、穴地墜洞、衆水工臨、外門危朗、入可三四丈、驟止、洞南又一隙、傾側下、漸甚、轉西南向、无炬出、閉下與水通、循水西南炬行、即透出后山、乃知此村水墜穴、山透腹與向武百畝一轍也、

琴水岩、在城東六里琴水橋北、中支土山東南盡處也、東隊自北來、環山、東土山既盡、獨露石山一拳、石參差層沓、山南亦有村數家、洞在村西山半、門南向、初入窪下、北進數丈、秉炬踰一

隘、西轉、始穹然中高、西透明穴、上垂柱觸蜍、當明處平石潤三丈、臥洞底、可夢憩、躋西穴出、則山之西面也、下山、仍轉出山前、騎周玩之、洞前稍下、又東闢一洞、門亦南向、村人以為積薪處、北又闢二岩、上下立、上者既重岩、杳無徑、下岩多積水、然亦不能與前通也、

固泊隘、在城東二十五里、東界石山脊也、隘當脊中、南北崇崖高壓、東踰隘、即遷江境、其東北石山內、為八寨之羅洪洞、東南石山內、為馬腰洞、地無居民、皆巨木、

獨山岩、今名砥柱岩、在城南四面里、此地有三獨山、皆以孤絕附麗得名、一在溪東岸、與東界石山近、一在此山南五里、傍溪而東環之、獨此高山正當中立、與南武獅岩絕對、岩中猶秀兀此峭拔透達也、岩當山腹南北透、南門尤高迥、前有巨石、白岩頂分跨而下、界洞門為兩、正門在東、偏門稍西南、皆有古虬藤、倒掛其上、每輕風搖曳、香草數莖、岩中合掌起高數丈、闊一丈五尺、平通山腹者五六丈、南北徹、眺眾山、無不羅列、出北殿、上飛崖、倒覆、又分竅西透、亦北轉通一門、內架閣兩重、上穿圓竅、人下竅、仰若透橋出、又闢西向洞、一洞四門相通、小峯乃出此殊幻、惟東西不通、而崖外一門東向、西入深數丈、是又分門立

戶者、

小獨山岩、在城東南五里、與砥柱東西夾溪立、自砥柱東望、似此山偏傍東界、自此山西望、又似砥柱偏與西界近、平中望之、兩山去東西界各穩絕等也、山小於砥柱、共覷殊甚、極似一浮屠中立、下亦通一門、石外跨、西透小隙、上懸崖倒峙、平石為臺、上俠絕處、有洞南向、極深、若能隋梯上、亦異境也、若砥柱日、獨隘一時、浮江者盡此勝、

砥柱岩西舉水岩、在城南四里、有奉无哭砥柱西、高不可砥柱、廻列倍之、上冒下削、其林濃瘦、儼若黃熟香片側立、南多空裂成門、北麓洞北向、兩崖合掌上並、內深杳有光、南透若甚空洞、第洞口積水溢兩崖、不能入、黑為疲水、多亂石、不能前、

徑北岩、在城南十二里、巨徑北、從南去洋渡僅三里、洞門東向、深六丈、岩空下、不能深入、

獨山村西北水岩、在城南八里大道西、門東南、洞口危石磊落、敧嵌、正倚西山下、中盲然、沉黑、竟不得入、

白崖堡南岩、在城南十六里、由洋渡北岸西溯江、轉入山塢、得白崖堡、山南北迥合、人戶一洞、天洞在南山上、重門北向、高掇萬仞、望、自堡中仰之、即在目睫、亦無從着足、崖底石腳下伸、亦開

裂成紋、劫扳數隙如升重樓、復出望始知去洞猶極遠、土人束
炬前導仍出山口循南山東振南麓拾級上得一門東南向為
后洞、正對卓筆青獅屋諸峯、洞內東北上躋甚暗、更北上益峻、
遙見天光中引愈扳躋以升得穿大隙、隙設外即闢巨門則上
洞下層也、隙隘不受側身受過旅供俯眺而已、內更上躋遙隘
出一洞門峭然、北臨無地、向仰眺莫可及者、今忽躬立其上、此
洞最高、前夾崖下隘、假以木橫架、補其闕、即憑扎慫悅琴諸峯、
也、仍下內隘再外覘第二層洞、已置為必不可置卧、姑以杖从
隙中授之由故道下、檢前遙見天光處、明炬遍燭、洞北崖下得
一穴、引炬蛇行入、中漸高成峽、數丈右究斜東折、又北遶數丈、
其門北向高裂、巨樹盤根洞中、俯出洞外為第三層洞、前平
石如掌、上下皆危崖峭懸、絕級、上眺層門重疊出數十級巔即
上洞與第二層洞也、稍緣平石而東、峽壁間藤樹蟠絡、乃猱緣
援以登、久之竟歷第二層外洞前、所投杖儼然在洞深三丈高
五丈、啟上下兩洞關、獨不中通、必藉外躋始達、倍覺幽峭、
白崖堡南山下洞、在后洞西三百步、門亦東南向、洞外崖壓亂
蠶、内横分二道、一西南一東北、皆下从崖中入、必以炬、西南者、
數丈后繳分兩層、下層一井大穴由井下墜、即得平峽、西行三丈、

又纔峽下墜、得平窪、中峽叢盤、斜乳柱花蕚垂、圍簇者千
萬計、又白乳蓮花一簇、徑大三尺、細瓣攢合、迸懸洞底、根平貼
上石懸一線、盤折久之、忽明光一縷、透竅出井口、如前、在前
井之南矣、又从上層西南入、中石脊高下層見下陷、坑皆无底、
疑即前所探下層也、深入亦甚亙多乳柱細若駢枝、圍聚每千
百枝、惟后營東洞、乳柱多而大、悉作垂龍舞虬狀、比列皆數丈
云、于是从東北進、不五丈有北啟竅、兩重俱淺、東南扳崖上、進
漸曲、盤錯亦如西洞、深与少殺耳、
青獅南洞、在城南二十里、西南與上林分界、寒路由洋渡過江、
東南四里乃止、其山石峯卓立、洞在山下、闢東西二門、東門坦
下門高數丈、渊亦數丈、直透山西者三十丈、平拓修楚、下嵌如
砥、僂覆其上、間有石柱、倒掛懸下、洞西垂、又石柱一隊、外自洞
口排列抵洞后為界、列成長榭、从榭内旋外洞、如蹈楞綺、墉牽
嶼自啟、西門特崇嵌、下巨石盤疊為臺、上忽中盤高穹、从臺内聪
已不見前洞頂、微覺四面層繞、皆雲氣噓霧、時有竅穴鉤連、空
懸无上處、外眺則西面三峽卓筆諸說岫、正遮當洞門、設之拱、
内臺北下、奥崖中復闢平洞一圍、外峙巨石為障、下遶中虛、若
橋之度空、从此東炬、北入東轉穴大而易窮、東崎隘直入斜其

出處、當不下十丈、五巳踰外洞半、此下洞最奧處也、出坐臺上、
仰覩上層、冀一登不可得、忽見北光墮影、知其外通、陸公令健
捷者从山外扳崖索之、久之、其土人已穿入其上、呼曰、達携炬
來尚可深入、余从之、乃从西門下循山麓、轉出山北、南向扳崖
躋、山半有門北向、穿石竇入、俯見諸君的臺上、其上石底平廣、
石端懸空處、復有石柱外列、分窓界戶、故自下望之、縱竇不一、
內寔穿通也、于是秉炬東入、愈深竇、中躍幾二十丈、東窮西北
轉、得一竇、扳而北上、忽倒影透微、有峽縱橫群竅、東北峽、一穴
高懸、徑納雲日、雲光透絕、升降更扳西北峽上透、得一北向門、

愈高、吐納烟霞、其北臨尚有餘奧、然所入已不甚遠、乃由其門
出、款緣石覓磴下、皆削立、復从洞中故道降至懸臺下、瞰
處、諸君自下呼噪、皆以為仙也、
青獅北洞、在青獅潭北岸、青獅潭者、卽洋渡下流也、江滙深匯、
為蛟魚藪窟、乃恭府設桀罟綱所不敢入者、北崖亦多虛竇門、與
南洞隔江對、而中透此、不及穿捷、又西為青獅廟、危峯西南來、
抵水盡、江至此合流而東、峯截其灣、愈見峭峻、廟倚山下、遂枕
幽閟焉、
后營東山洞、在城北四十里、卽后營東界石山西麓也、去后營

四里、中又界小山一重、山坳中新處、有尖峯在前、亦曰獨山、則
其西護也、直抵東山下、小石峯一支西附起、逕見當峯坐半、一
門西向高懸、則西洞右穿別竅、正門尚在南臨間、有兩門東西
列、皆南向、先从西一門入、中平朗若堂皇、石柱右列、从其東轉出
柱后、下墜小穴、上則飛乳葯垂、圓敞龕紋、極玲瓏纖巧、龕中圓
直峻、野水一池、沉映壁光、映上照、紺碧奪目、穿西隙而入、又
闢后室、高聳異前堂、尤異、門西向下臨絕壁、卽前从塢中遙
見高懸者、乃列炬从東洞門入、門外隘中窪、入數丈、輒巨乳夭
矯、垂空下、繽紛不一、危甚、平岐而西峽東際、皆不數丈盡、惟直

北、踰乳隙進、內復寬、稍東折、過方石中橫、跨踞柱石、从右東北
轉、石坡高下、乳笋參差立、拔數丈、入復闢一最巨室、乳柱廻環、
闢閬異測、遺因从西北竅入、俟穿東南腹、仍下方石、遶闢此洞
內透甚、退行且半日、一大溪中貫、上有空明倒影、飛梁度溪、直
出、遶江云、予欲挑炬復入、从者恐炬不給、强余出、計所入未
及十之一也、瑰麗已壓諸君矣、
三層閣、在恭府聽事東、陸公所新構、長松廻蔭、群峯四合、
松風亭、在署后土山巔、松陰山色、逗接城堞、月下尤佳、兹予下
榻三層閣、幾豈忽旬、陸公餞余於松風亭、沉醉月中、故并

記焉、
三里遝圍石峰中、當土山盡處、風氣含和、獨盛於此、土膏腴美、
生物茁茂、非他處可及、參府四圍、喬松百餘株、高刹霄、大可三
人抱、余疑數百年物、考之碑記、植於隆慶初建帥府時、統踰六
十年、其巳如此、爲良臣異績可知、府藝禾稻、特大桓種一郡、長
倍之、性亦嘉、亦異、蕨土所植、鴨大者重七十兩、有雞粵西鄰亞
甚夥、長僅寸、此地有至尺者、木樹、棉最高巨、粵西隨處有之、
此中尤多、春時花大如木筆、紅色燦然、時有素禽群啄、四面繞
之、竹皆中寔、外多刺、叢生、最大、如吾地虛中者間有之、然亦色

者、
予以二十二日下午抵三里、二十四日乃謁入陸公、爲下榻東
閣、自后多雨、二十八稍霽、陸公特同予遊常春岩、后復雨、至十
一年歲戊寅正月十三、始游雨獨山岩、十五日雨中往遊周沿嶺、
虎酌南樓、觀龍燈甚盛、二十七日同陸公乃孫恒伯游白崖堡岩
洞、二十八日陸公元仲至、同游青獅岩、既乃觀打魚江潭、抵暮
歸、卧暮病閣東者數日、二月初三日雨中復往青獅潭觀漁、先
是張拜使珝青獅岩南雞籠山亦有大岩、陸公以騎送余、命張
同往、張珝雨中不可入、因阻余、仍冒雨歸、自后予辭陸公行、陸

公揮十三日爲卿、至是日始治裝、凡留三里者五十日、
十三日午后出東門、度奉水東橋、共六里、北向入山、皆東石西
土、凡三十三里、抵后營、在西界土山麓、
十四日東遊東岩、出、飯於后營、下山北行、兩界山仍東石西土、
小水南流兩山中、經后營南、西南墜壑去、即奉水橋上流也、北
八里、土脊自西而東、橫屬兩界中、爲南北分水脊、南入洋澇、北
入羅木渡、烏自此而北、昔皆三里民居、今爲八寨賊踞、北二十
二里、爲橋盆村、又十二里、爲周安鎮、並西南古鵝、北蘇吉、總
爲三鎮、未入寨中者也、今古鵝已廢、周安僅數家、倚溪西、溪東

青餘腹、俱爲賊踞、不得成鎮矣、
十五日、隨大溪西岸北行、石突西峰、突踞左、峰四面多削穴竅、
中空、第高莫能上、北又有荔枝岩、深黑須炬、入閣中有荔枝盈、
自是東西界皆石峰、瓦復土山、中間先北峽一小水、又北涉一
澗、水皆東向入大溪、共四里、小峰當塢立、嵌空多穴、乃下流鎮、
山、亦如三里之獨山、但南北易位耳、又六里、抵蘇吉鎮、復與土
山遇、又十八里、一江西自萬峯石峽中破隘出、東流破萬峯入
峽、則都泥江也、刳木小舟二以渡、江闊與太平左江、隆安右江
踞相似、兩岸甚峻、江嵌深崖間、所謂北盤江也、土人云、自利州那

地至此北渡江、飯羅木侄、屬慶遠府賓州慶遠分南北、以此
江界、侄北有小江、南入都泥、湖小江三十里、抵高陽站、西石
峰石、即猺窟、其西有夾江、即羅木渡上流也、
十六日、北二十里、東西兩界俱石山、兩界石山夾東出、曰横山、
乃忻城縣永定司分界處、緣山嘗盤屋北轉、盈樹蒙嶶嵌石上、
上下莫可窺眺、偶瞰睇下石潭淵泓、仰見雲峰拱空、高低隱現、
令人惝恍、二十里至永定司、又西北十六里、踰石山如門、西里
横然、則永順司接境、南即石峯叢合、皆猺窟、北倚石山西麓、升
降土阜、上多廻環中窪、如碆如井、俯不見底、水由地行、此其中

隆蓑一如太平府、府北北七里、欲東峯蒸草堂
十七日、北三十里、抵慶遠府之南門

西南遊日記八 廣西

廣遠郡城在龍江南、龍江西自懷遠鎮北沿空山、透石穴出、循
北界石山而東流、少殺羅木渡、兩岸森石嶙峋過之、江北石峯
攢立曰北山、中為會仙、東為青鳥、西為宜山、又西為天門拜相
山、即馮京祖塋所瞰、江北中流關鳥、北起天河者也、江南即
城、南五里石山一支、自西而東、曰南山、中為龍隱洞山、東為
屏山、西為火翔山、又西為九龍山、皆蜿蜒郡南為東脈、
西竺寺在郡城西門外、飯家社、為粤西所僅見、南為香山寺、
前平地湧石現立、為門、為映、為峽、為峰、甚俊、而又小峯頂每有

巨樹蒸盤、其根蜿絡與石為一、幹盤曲下覆、極似蘇閶盆玩、寺
西一池、中亦有石、池西北為黃文節祠、右有臥龍石、前有龍溪
西流焉、
龍隱岩在郡城南五里、石峰東湍迴環北轉處也、前三門俱西
向、石通山背、亦有三門、俱東南向、其中上下疑楼、无不貫穿、今
中通交通處以巨石塞穴、洞遂分而為兩、北偏門最高敞、前有
佛宇、南偏二門、在山腋間、其中阿已无路、余先從南門入、北透
將穴、反從上層下瞰得之、无從下、仍出南門、援楼到其處、再攜
炬入、遂盡其奧曲、

北門西向高穹、前列佛宇三楹、入數丈、洞稍隘、偏南愈昏昧、東炬直東入又數丈、有岐在南崖上、設木梯以登、南向入、一窪下隘如穿、橫木板以度、又南、西壁下緻一猴錢、緣崖根卧、鱗脊蜿蜒、似龍形隱起、又南數丈、踰隘俯石級下墜下層、穴亦開南北塢、南透則與中門內穴通、已為巨石隔斷、遂北透、度二隘、仰其上即橫板上度處、再北、塢隘且窮、遂以橫板架板空上、仍北下木梯、直東入、又踰一隘、有岐亦南去、從之漸見前竅流光燁燁、已透山澤后門矣、行數丈、抵后門、東南向下瞰、平疇山叢溪、一丈環西北、遶其脇前、復有石山繞為塢、別成一洞天、仍北逕分歧處、直東入數丈、遇巨石中踞、由北隙側身入、一竅井覓空下沿、大三四丈、深如之、懸梯投坦、令一人垂索下、兩人從上懸索以繫梯、其人既下、余隨之、東南入一竅中、復有下墜穴極深隘、一飛鼠驚竄其上、以其西南板崖上、崖內亦皆井空隘、燭之不見底、俯其上西南入穴窮、乃仍故徑直西出前門、

南門在北洞南二百步、山百步、俗謂之雙門洞、東向入、皈橫裂分南北、南向忽明透山腹、數丈出后門、亦后洞最南者、北向內分兩歧、一北一東、北余先從直北者透腋平入、下伏深穿、俯其上、若覆從道數丈、若抵北透明處中門、西闢在五丈下、此則中

門上層也、前列柱垂標、飛崖下懸、與下洞相隔、隙間俯窺下洞、洞前明敞、不啻堂皇也、上層踰隘北轉、昏黑不能入、乃出南門、索炬於北岩、復入、至分岐東北處、踰石坳下、內寬宏窮究、數轉、約二十丈、遂出東門、則后洞中門也、門內五丈有岐東南去、轉西南、不十丈輒窮、

中門、在南門北數十步、與南門祇隔一崖、上下懸絕、衰箐翳之、須下而復上、攬尉久之、乃得門、東炬東入、其后餘頂即南來上層也、從其下入峽、窮坂而上、南即上層北轉處、向所瞰昏黑不能下者、今攬側坂可通焉、東直進、又五六丈、穿穴下、為大石窒塞、即北洞中交通中斷處也、大抵北洞后通之門一、南洞后通之門二、中洞則南通南洞上層、北通北洞奧窟、是山東西南三面無不貫達、惟北山不通、而頂有蝌蚪洞、另闢一境云、

蝌蚪洞在龍隱山北絕頂、逾山東北麓一里、渠水從兩峽中破壁西北來、枕空倒影、自成一壑、渡水共一里、抵崖南上、而崖如削瓜、哭石崇、絜之蹐、佳木叢藤、蒙密擁翳、上一里、洞門穹然、北向、正與郡城對、前有土山障洪西北去、環拱成塢、門之中石柱玲瓏疊綴、前浮一臺、東闢洞空朗、多外透竇、東崖窮而轉、始昏黑洞然、入數丈、無復旁竅、乃出、仰眺東崖上、復有重龕、扳崖

上弊、則外龕甚巨、内龕則重綴、其上生内龕、猶對外龕、外貫一圓、恰當其中、照若明鏡、

靈僧洞、在龍隱北洞旁北數十步、門亦西向、最隘、中闢一室、東北板隙上、又得一小室、其東北奥、叠盂上懸、下滌、闕尹若人之首、即指以為靈僧者也、

九龍潭、在郡城西南五里、平岡上有潭一泓、深窅无底、水常溢、流成溪、九龍洞石山在其南、山北有岩北向、前列石屏、由西隙入、内闢巨室、不甚高、后復有石柱一圍、當洞之中、東炬南入、又得一室、南漸隘、乃出、岩西下、又有一南入峽、甚深隘、秉炬深十餘丈而止、底多石丸、色黄、不及向武營白、東下、又一復壁、横拓平廣、去岩東北四里、石陣排列、自西而東、如排屏直立於香山寺前、俗稱為鉄索繋孤舟云、又一里、逗香山寺、僧瑁九龍洞甚深、須易數炬、此洞為丹霞墓、非九龍岩也、

會仙山、在龍江北、南面正臨郡城、渡江半里、即抵麓、山盤崖峻叠、東西南俱无可上、惟北山稷裁受級、道从西麓北向行、抵山西北隅、乃東躋、第一層、南岐為百子岩、第二層、南岐為雪花洞、岐而北、為百丈深井岩、直東上爾、又南轉為絶頂、此會仙西北面勝也、東麓北向上者、直抵圮碑下、最東北隅為丹流閣、西偏

崖為東觀、以次漸西、為白龍洞、為中觀、為西觀、此會仙東南面勝也、

百子岩、在會仙山西崖、門西向、入下門三丈餘、梯空上、復叠為洞、前門復出下門上、洞雖不達遠、峻而是山石質皆青黝、洞石獨赭、南又一洞、與上洞並、復青石為異、

雪花洞、在會仙山西崖、乃百子上、絶頂側、洞西北向、前結卷大士、巷后秉炬入門、少不宏、漸進愈拓、皆石柱石門、宛轉數曲、内復狭、下石始窮、時不復平底、越一小潭、南轉、境遂窮、使宿洞側、量蘅、三面陡臨絶壑、蘅氣上接冲縹為象、

絶頂中懸、脊漢江流如帶、横於下、東眾青烏山、西序天門拜相山、俱自北而南、左右翼對、宜山則進伏西旋、以其宜小、卑宜民、則此山夾、壓众可知矣、峯頂有元帝殿、前巨石棲者、

深井、在絶頂北、平雪花洞列、道由二天門東北行、忽山頂中陷下、週圍大數十丈、深且百丈、四面皆斩削下、交蔭樹杳藤垂結相蔚、俯不見底、獨南面石崖自山頂直剖下、有洞北向、高穹上交崖半中特升、遠反可敧瞩、以洞崖削无栄、隙樹皆莫能緣也、崖西北峯頭横哭石、宕中、踞之、正對洞門、傍又有一棋枰石、可憩、晚倚杖雪花洞、至横哭石上、心目俱動、僧謂洞直通山南、穿江

底出南山、恐未必然也、
中觀、在會仙山南崖下、緣石坡上至此、則危崖前立、洞南向、洞東三百步、得白龍岩、
白龍岩、在中觀東危崖下、洞南向、入門即西行、東延、漸轉西北入愈深、教二十丈內、石柱中懸、樽洞頂、殊極偉展、后有巨石中亘、四旁愈擴、穿隙入、石柱益叢立、北數丈、度隘、又數丈、石壁忽湧起、如蓮下垂、下絕无旁竇、上復深昧、去平地三四丈、不得級、乃出、至懸柱處、又東上一跂、入數丈、石柱夾而成門、踰門東下、漸北轉、恐火炬不給、未竟而返、

東觀、在白龍洞東北二百步、穹壁覆空、門南向、西復有東向洞、崇峻空洞、西入數丈、忽深坑下墜、上嵌危石、北轉益宏深、益下陷窪、遶石北斜於下洞上、穿隙石北轉、中皆嵌欹石、横琤側偃、彼此間阻、故无深入道、第一望窅黑而已、是洞乃白龍后洞、前洞東峽未竟處、可通此出云、
丹流閣、在東觀東北二百步、危崖至此、又一折矣、閣西有洞、門東向、甚高、洞西入、底數十丈、即隘无深入處、閣北崖有崩墜、土踞遂盡此、
西觀、在中觀西半三百步、危崖上、下皆石壁懸亘、后有洞、亦

南向、余至中觀、仰眺不見洞、遂東折、既下山麓、巡婦見之、不及復往矣、閣會仙山西南層崖上、又有仙姑岩、由西南山麓扳躋上、當在西觀上、曾雪花百子岩南崖、无正道也、
多靈山最高、傑其上、四時皆春、瑤花仙菓不絕於樹、登其巔四望、无與障者、山在慶遠西南九十里、永順司鄧宗勝之境、乃龍江西南、都泥江東北、二江中分脊處也、
予以十一年二月十七抵慶遠郡、稅駕香山寺、日方午、乃抵南山遊龍隱、漫門洞、豬膝即宿龍隱巖、
十八日、由山北登蟒蛇洞、既下、循南山北、西行二里半、穿山腋南出、循南山又西一里半、過龍潭、又西一里、渡龍潭所出小溪、南入丹霞巷洞、遂渡龍江、北循會仙岩西巷、東上山、共三里、游雪花洞、又一里、登絕頂、下宿雪花洞、
十九日、探深源青岩、以雪花東坳下、踄百子岩、下山二里、至卧雲閣、携火、進中觀東觀丹流閣白龍洞、下午、還香山寺、
二十日至二十五日、日、坐雨寺中、
二十六日、早晴、同僧碧巷往九龍、西南五里、越北流溪、繞丹霞巷洞東麓、南三百步、迴眺丹霞巷山、峯頂有東向岩、玲瓏幻極、无可登道、又東南三百步、稍東峯北麓、踞旁皆水坑、流貫、踞行

其上若橋、西有巨楓樹一株、下為九龍祠、九龍潭在祠南石崖下、水從中北向經路旁水坑出丹霞巖洞前、兩潭乃其下流也、九龍洞山在郡城西南五里、丹霞巖東南、山從丹霞巖山右跳而東、其北崖有洞、下即深潭、嵌石壁中、一石中横、東西界潭為二、西潭南、石壁高數丈、下插潭底、潭有巨魚、然水際無穴、深入通流處、當從此木腳洞高懸潭上三丈餘、門北向、逼隘入、乃高穹、峽南進、東折直入十餘丈、東轉下躋、平石級層曲、潭起中環停、蕩成仙田、東二丈、忽深坑下陷、由坑上南崖僅係出坑之東、下平仙田、每、如西、但其上覆石壓、乳入不能舉首、傴披深

透、稍南北分岐、還躋入、仍西出坑崖上、援把、躋視坑中、下深三丈餘、復躋洞、東西透、西洞直入與上峽等、東洞則横拓空闊、坑南崖平覆如棧、惟北則自上直插坑底、坑裂處南北闊二丈、東西長三丈、洞頂懸柱倒蓮、恰下貫坑中、色瑩潔、通眾乳、俯窺久之、恨無梯索得竟其底也、東三百步、又有岩北向、深十餘丈、在東峯崖過脊處、其九龍西峯高懸、洞在丹霞巖山之東頂、無路、上重崖綴石、逆扳難陟、然石鋒稜裂、似可援手以登、足乃凌空上躍者數層、從其北得一岩、門東向、前隘遂峽、徑中通一線、可丈許、曲折入三丈、內忽穹闢、西南轉、遂黑、暗中又轉入一小

室、似無餘隙、乃出、然非高懸洞也、高懸洞尚在南畔絕崖上、廠嚴不能仰、無稍下、轉崖腳扳隙以升、岩亦東向、然無門、環迴前列、高十丈、覆空若垂天之雲、內壁石層削起、上欹綴石一區、尤玲瓏、遠開二門、累累高接雲氣、惜無十丈梯凌空上也、下山五里、返香山寺、

二十七日、渡北門大江、登北岸觀音閣、前為蒼碧巖、皆江崖危石、飛突洪流、亂之結盤者、北一里、過雪花洞下、又三里、循西山轉入西塢、北峯皆石峯崔巍、南則土山間之、中有土岡、南北屬、踰岡西下、三門岩在北崖之中、乃北拔山下、拾級上、先抵岩東、

則石隙縱横、斜杳、皆可深入、前有徑循崖端而西、其岩中闢、高二丈五尺、深如之、横拓四丈餘、外列三石界門為四、俱南向、惟中門最巨、東啟一門、稍界伏、稱三門者、舉其大也、西門崖壁莫能前、其上石懸更奇、東門穿隙出、即與東偏縱横隙並出岩、東披縱横隙、亦窮轉三四丈、始闢而大、踰闕穴上、前穴通明、另成一境、乃岩外與室也、透前穴出、石高凳穴許、平齊臺、東又有窕轉小隙、躋署蓮穫絲披、無不畢達、由臺前小隙下、即前循崖端而西、度崖端東、轉石山嘴、稍入、有洞內闢、亦南向、深數丈、敞地致異、乃出為道、東近三百步、北望山坳間、岩高懸絕峽

上、北向扳崖以登、東入岩、前皆探竹翳峽中、洞當轉峽側上
下懸峭、門西南向、入五六丈、遙望西南鋭峯一縷直上、列洞前、
洞兩旁石壁、廉利皆合、洞后透石門入、見三關三闕、中達下透、
俱若浮橋架空、懸跨其上、竟无一覺踵處、及已穿出三橋、中轉
寬黑、从左壁援索上、扳東崖西出三四丈、凌內梁之東、梁且刀
削起、趾不得着、梁西亦峻石柱頂、隔削不容西度、又南緣東崖、
凌中梁、不可度如前、直南、度前崖之東梁、背平整、架兩崖間、又
圓石丈許、滲立上、遂平行西渡梁、北轉入峽門、即二內梁西端
石所界處、者峽內東路、即下透梁台、西剜又透入一穴、中皆為

龕、為門為峽、細沙鋪底、平滑如玉、但暗黑不能窮深、即返至
前梁西崖畔、扳石爭南下、穿石底出、抵洞中夾奥、出洞、取探竹
數枝、東可百步、一洞裂削崖間、如丁字、上横下竪、門南向、乃北
抵崖脚、石峽間累數巨石上、最上一石高削數丈、无級、下有平
大穴、蛇穿以入、中邃穹然、上高數十丈、外透起、則丁字竪裂也、
洞內夾壁入、底傾下、北進七八丈、東折、始昏昧不可踏、出洞、下
累石、循崖東數十步、又入巨峽門、亦南向、北進五六丈、東折入、
暗中忽有光如星、在嶺底、近索之、復不見、益東二三丈、石板
盡處、復轉、微光動、就視之、一外界石如屏、中如孔僅寸、屈曲

透漏不一、亦下有平大穴可墜、乃懸手下、抵下層、外亦開門、南向、
門內跨石門僅二丈、屏下又横裂、內通即前所望嶺底有光處、
門外循崖東數丈、又得一南向岩、內不深、折、石壁特石裊玲透、
岩前遊壁懸絕、不能東、仍西歷前所入洞口、下至山麓、東百步、
又一洞南向、當北麓穿入之、則東轉、透峽五六丈、出門、又東路
者也、聞古城洞在青烏山前、東門渡江三里可至、石壁對夾、中
多種蔬者、日已暮、恐度舟晚不及濟、遂由故道渡龍江、抵香山
寺、街鼓發矣、

二十八日、為多靈山游、西南十五里、踰土嶺、渡與石山過、又三
里、南穿其峽、西循石峯南麓行、二里為黃窑村、西石峯前突、
曰黃窑山、西二十里、南渡下遷江、共七里、出土山隘、于是塢遂
南北豁、東西兩界皆石山、中有溪北流去、南潮涤三里、宿黃村
道人菴、

二十九日、黃村南三里、峯廻塢夾、藤蘿斷蔽、山穴木盡處、寥寥
家、中不知水從何出、但聞溽、有穀、本自足底、耳從此踞級、西
上、踰坳、共一里、抵都田隘、溪自西南來、抵坳崖下穿穴東出、而
黃村上流也、南八里、登大歇嶺、始見多靈三峯如筆卓架、高懸
西南二十里外、下嶺、又三里、西由塢中入石山峽、漸轉西北行、

為永順境地、皆絕無人居、石峯雜五色、青白成紋、龍鳳紛若錯
刻、五里、踰石上一岩、岩啟門皆南向、東洞在兼可容衆、東上西洞
須拔石始達、門后透腋北入、凌空陵以上、轉南出、已在洞門上
層矣、下石板砌、平等道、棄既之數達、南有穴下俯洞門、循層
梯道隨、但自外望、不覺上洞中空也、結構絕似會仙百子岩、勝
當十倍之、南下山、西北二里、北山麓石崖下、覆簷直如恒廊、南
一里、踏漸降、北望石峰頂、岩穹然東南向、內微透明穴、乃石架
飛架峯頭者、下至麓、見南轉始與溪遇、凡兩渡此溪、南五里、直
抵多靈北麓、左路一土山、自多靈天墻下隆、从其南前轉、西南

行一里、下土山、渡溪、其溪自南來、乃多靈以西石山村以東夾
成者、抵石村、東北山環壑盡、搗入石穴、遇溪、北抵山麓、為石山
村、乃飯一老人家、望多靈正當其南、問其上有庵、无居者、遂借
鍋於老人、老人携火鎩杖前導、仍渡溪、東南上土山、共二里、越
岡得塢、與多靈接阪、老人指余登山道、別去、始踐土麓、東南上、
轉東北行、二里、過土峽、最峻、扳之上、扳石崖下崖、峭立、叢木中
得石磴、思閑、大啟以為絕險、疑有人、久之不見、但竹掛蹋置道
旁、蓋他村竊竹者、聞人至避去耳、扳磴上、磴為墮葉覆積、幾
不得級、磴旁壽樹、大主三人抱者甚衆、上一里、得坪、庵倚之、北

向竹床木几、爐竈具悉給、二桶未而存斗米、而苔蔚古灶、人去
已久、庵側斷楷、翦竹炊具甚嬉、但水不可得、庵兩旁俱无液水
道、惟東北路倚草樹伏循崖甚遠、予从之半里、果得泉、蓋山頂
皆懸、嵌崖綴石、獨此腋衆木合翳、水自崖石墜滴不絕、昔人鑿
痕、接竹引之以達溪、供爨、乃携水返庵、余从人淅米炊、余西南
入叢篁中、覓登頂道、初小有路痕、乃竊笋者所践、竹盡工皆巨
茅、茂密頂、蹤之不聞、漸里許、踰一西走脊、西又穹起一峯、下
不能見、至是始陟之、循脊東上、又一里、踰一南走脊、南聳穹
起一峯、此兩峯、即大跌嶺所望合中峯為擎架者、又循脊北上、

石崖峻甚、扳石隙、得穆、又直北上一里、凌絕頂、孤懸衆石山
上、南北道一丈、東西五丈、惟南面可躋、餘三面皆嵌空、不受趾、
頂之北、自頂平剖、直墜至庵前石磴下、巨木叢列、翳不可窺、惟
道四圍、重峯如錯、南墜下層坑隔坂、時見有水汪洋、蓋都泥一
曲也、土人謂此山四時皆春、花果佳珍、林无素木、然但可採食、
懷之輒復迷道、若余所見者、引泉覆石之上、有葉如秋海棠、
大倍之、花如秋海棠者色獨白、不知何種、山頂巨木皆蓋微懸
枝、纓綴花、殷紅鮮豔、有酸草、莖大逾指、正赤作珊瑚色、眺望
久之、仍由故道返庵、奪所炊粥、稍薪佛座前為長明燈、乃架匠

承展簟而臥、
三月初一日、晨至石山村、覓勝石山、仰見石崖最高處洞門穹
懸、依小徑抵西峽、以為捫坂崖上躋、頗乃穿巖下北踰隘、東峯
峭立、西崖多蘇叢蘿蔓叢沓、無可躋、乃北隨峽出、又通別塢、不
能窮、仍轉出村前、東會溪水所由入別洞穴、伏山坳下、門南向、
溪流瀉入之、洞高濶各二丈、深四丈、水至右壁旁分二門入、昏
黑莫可進、洞前石柱當其右、穿柱入、下有石坡尺許、傍派瀉水、
不隨溪水柱西、內登隙上、複闢一龕、底平上穹、亦石柱前列、與
水並對、向出洞、還飯老人家、東北抵黃村巷前、遣人瀹茶煮芋
以待、乃取所攜多靈山頂茶業、摩釜焙之、當吾鄉陽羨最佳茗、
香色都無下意、
初二日、別道人、北度下達江、東上高山南坡、踰西上岡、下塢、有
塘一方、瀦水甚清、西北石峯下破洞去、叢木翳之甚、遂又東踰
岡巨塘、歷陂間、北墜下、分為兩流、一北入山穴、一東循山脊麓
流、黃崖村前抵村、詢覩岩道、須東經草峽、又東北一里、踰石脊
西轉、即黃雲諸峯石山之陰也、山排列西北去、北盡於獨山、西
覩岩在其中、循山東麓西北行凡三里、西南折至其下、則危崖
上覆、下有深潭、水瀦其中、不見所出、惟從岩北隅瀉入巨門中

窅黑、水穀甚沸、蓋水自山南來、溢底出、瀦為此潭、即黃雲西
巨塘分流入山穴者也、乃一出數渡、北入穴尤異、覆岩之上垂
柱懸楹、紛紜歷亂、岩壁石腳直揷、迸潭甲上、迴旋龕竇、故不
一俱、隔潭不能至、潭東北崖間、神祠倚之、祠后即潭水北入石
門處、門南向甚高、中星空洞、鼓浮筏可進、從祠東北出平疇、有
北趨道、故從之入郡、既乃愈北、始知獨山懷遠道也、忽見西山
下潭淵然直逼石崖、南闢穴、則前北向入門水又透此出也、
計所穿山腹中、亦不甚遙、右涵派入、當可底水穀沸處、乃東轉
半里、前潭水散為平溪、濛村南東去、又東北八里、得入郡大
道、又五里、踞兩旁多皆有墜穴、與大平一轍、聞水穀深、石壑
或迷、水走其底、俯瞰底水、所墜不一道、皆不甚巨、東二里、踰岡
下、水走石壑底、復如前、又三里、抵香山寺、宿焉、是日予欲西由
南丹州入黔、日候騎郡中、至初九尚不得騎、余決為步行、
初十日、晨飯香山寺、別慧庵、西取南丹道去、二十里、有山中峙
兩界石山間、曰獨山、其峭拔偉亦獨秀亞、又西北十里、泉一泓
止石窞中、色澄碧、西一岩北向、前大石屏峙門、洞深五丈、右壁
皆蓮花、葉疊層級、二里為大峒堡、大峒在南山背、堡后南入
峽尚三四里、始至洞、一曰天門洞、去自堡北里之、南峯環迴如

玦入至堡后、又剝連辮自裂、可披隙進也、過堡十里、江派自南而北、江闊平處、乃懷遠鎮、南江也、江自荔波縣來、至河池州東境為金城江、又南合思恩縣東江、南抵永順司北境、入山穴山、暗伏屈曲數里、東出於泰順里、又東北過此、遂北與北江合、為龍江、馬渡江西岸、即懷遠鎮、北有北鎮江、自思恩縣抵州來、舟溯南江至懷遠止、北江通小舟、可四日達抵州、

十一日、西大四十五里、抵德勝鎮、

十二日、由鎮北抵北山下半里、抵觀通寺巷、左一洞南向、倚山椒、高五丈、后有巨柱中屏、穿東西隙、俱可入、乃東蛇東從隙北進數丈、洞透高拓、多垂天柱踞琬勝、東折數丈、北面光增、、自上倒影、以為必興出洞也、及東去、尚有道、更張蛇見之、又五丈止、仍北出、望明光趨之、則懸石峽、唯光上透、如牀月五井、將扳石登企、忽平峽繞其左而轉、遂透出一北向門、又在前所望通明下也、出洞、扳叢崖南躋、石磬攢簇、正過通明上穴、南向凌山頂、登玉皇閣、稍憩、下山、折磴石崖間、凡數曲下、出過前洞南去德勝又半里、抵韋家山、從山西叢級級登、懸崖峽轉、樹倒垂其上、翻若乘空、上有刹柯、從石門橫架已樹杪、合為一、橫架突杖體穿漏、刹空穴竅、工最雕鏤、石門在上下刹崖間、門兩向、前

對樹杪、就區為門、、旁即觀音閣、、左右皆可入、洞不十丈、亦敷出、大約以危虛勝、無中通奇害也、北還德勝鎮、西二里、岐而南、渡一小溪、平原中亂石叢簇、分裂不一、中貯水一泓、澄無片葉、石頂各跨樹盤絡、如香山寺、石片更稠密、間以潭瀲、尤奇、潭西一石峽下、與潭通、南一石獨高、已僧結茅於上、曰蓮花菴、門就石隙東西北、俱小流環之、地較香山幽、巖特絕、仍北出大道、又一里入河池所、

十四日、為北山遊、出所城北門、行半登不半里、亂石秀立踞隅、為門、為橑、為屏、為朵、為芝、為笋、奇美博出、倍巧於蓮花菴香山寺者、又北向陟山危磴、倚雲崖曲折上、一里抵菴、、西凌削崖去、上下皆絕壁、菴無他奇、惟路深徑遠、昇眺清曠耳、下山至所城東北、入壽山寺、亂石一區、水縱橫迴其中、石巔揖摩、三四叢、高下散布、四渡橋、過側石一隊、亦南北列、上下有穴如門、穿而西、一菴北向、前滙為塘、石所攢成者、菴后僯石獨高、憩久之、返所城、

十五日、西南二十三里、宿高草塘北村、

十六日、西南五里、一江自北而南、深嵌危崖間、所謂東江也、西渡江、、闊數丈、深不測、舟南下數里、即與金城江合、入石穴中云、西

十五里、又一江自北而南、𣺌十丈、深與東江並、乃是爲淚來者、
是爲金城渡、北西岸有水懸崖平瀉、三丈、飛𢇁如雪、東注大
江、則官村南來水也、渡江、西十四里、宿龙若村、
十七日、西北三十三里、抵河池州、
十八日、西十六里、爲南丹境、又十三里、宿岩田村、
十九日、西十里、水自東北注西南、深不及膝、闊五丈、是爲大江
源、發西北山塋中、南流東轉、至永順界、合東江下流者也、渡江、
又十里至金村、其地西往錫坑、十五里、西北去南丹州五十里、
二十日、西北三里、塢底小水自南而北、大道南隨之、錫坑道也、

从之北、二里遂轉爲東西塢、大溪自西來、即南出爲大江者、乎
是西溯大溪、二十五里、爲大徐村、又溯流四里、抵西山下、北轉
一里、涉水上西山、望北塢山環壑盡、瀑流从山腋來、空下高及
千尺、粵西皆石山林彀、患水最艱、今於更壞得睹此、亦汗漫中
一奇觀也、西上一里、磴傾不能釋、又十三里、税駕南丹州逆旅、
南丹西三日程、把巴鷲、西即泗城州界、録錫二廠在南丹東南
四十里、其廠有三、曰新州、屬南丹、曰高峯、屬河池州、曰中坑、屬
那地州、三地相間僅一二里、自廠南兩日程、至渡洞、有大江自
西而東、爲那地東蘭二州界、其渡處名河水渡、即都泥江也、

上流南來自泗界、下流東歷永順土司、北五里、下石堰、爲羅木
渡、
二十四日、假夫南丹者數日始行、西北四里、石峰復出、溯峽西
入三里、一石中立山峽、高蜺殊絕、兩旁危嶂隨夾並攢、峭嵘、又
三里、西出夾山關、數家倚北峰下、后削崖如屏、前植新篁密箐、
路行峯竹中、忽北山巖石崖飛架、小水西來直激石崖腳邊、北
入石洞中、洞南向、在架石東危崖下、又西北二十五里、止瑶北
村、
二十五日、北竟村洞四里、有洞在西小山坑中、門東南向、外甚

敞、中壁屏立、又鬪内門沉、不可測、路由東山下下上、隔塢行、
對里之、藤蘿掩蔽、中有屋、水瀑出洞門、成澗南流去、又西北二
十七里、抵紐洑村、
二十六日、西六里、北轉、山開東西兩界、東界山自東夾西、凡五
六峰、西面悉平剖下墜、排列而北、若五老西向、澗由中北向去、
北六里、東界突山既盡、塢大闢、東望一大峰迴立、中空如合掌、
飛架眾峯間、空明下透、合處僅湊、砥杠千尺、白雲正東峽危
峯臨、可借名香爐瀑雪、不復辨爲山爲雲也、自桂林來所見穿
山甚衆、雖高下各奇、若此則空出雲者、得未曾有、又北十二里、

史113-356

抵羅村、

二十七日、北五里為吧歹村、乃貴州極北啃、由此西去兩日程、回羅從、為泗城東北境、都泥上流所經也、吧歹北五里、至山界、與貴州下司分界處、粤西、北境止此、余粤西遊亦止此、

西南遊日記九上 貴州

戊寅年三月二十七日、自南丹北鄙吧歹村、易騎入重山中、漸履無人之境、五里、踰山界嶺、南丹下司界 又北一里、踰石隘、是為艱坪嶺、其石極嵯峨、其樹極蒙密、其路崎嶇、黔粤之界、以此而分、南北之分水、亦由此而別、然其水亦俱下都泥、則石隘之脊、乃自東而西度、盡於巴鶴之境、而多靈大脊、猶在其東也、北下一里、就峽西行、一里、始有田壟、又半里、峽轉、大塢始大開、又北一里、有村在西塢中、四面夷、此中諸塢四面皆高、不知水從何出、然由夷村南石壁下有洞、東向、細流自畦中涂、入透山西而去、因知大脊猶在東也、至此、南丹差騎辭去、由夷人始許夫騎、久乃不至、候久之、止以二夫負擔去、余獨坐其欄、從午至暮、始得騎、西北二里、至山寨、則寨人已送擔亦前去、乃由其東上嶺、越脊北下、一里、行壑中、又北一里、再越嶺脊、下行峽中、壑窅而峽長、南北向、皆有脊中亘、無淺水之隙、而北亘之脊、石崖如鋸、橫鋒豎鍔、莫可投足、時已昏黑、躍馬而下、此騎堪托死生也、越脊直墜峽底、踰所上數倍、始知前之自登長峽、猶在半山也、峽底有流、從南脊下溢、遂沿、、成流、隨之西向行、共里許、有村在南山巻、担夫已換去、又騎而西、半里、担夫又已去、盖村人恐余

止其家、故丞換之行、而又无騎換、騎夫不肯前、予強之暗行、西北半里、有溪自東而西、橫堰其中、左右淵深、由堰上北度、馬蹄涔涔、險甚、又西轉、過一村、半里、由村西而北向踰嶺、始與夜担同行、暗中呼敘相屬、不辨其石為岩為影也、共二上二下、遂行田塍間、共五里、過一寨、排門入、居人頗盛、半里、復排一門入出、又行田塍中一里半、叩門入書司、門以內茅舍俱閉、莫為啟、久之、守一啟戶者、无茅无孜而卧。上下二司者、即豈寧司也、湖南界者分為下司、與南丹接壤、二司皆楊姓、兄弟也、而不相睦、今上司為楊柚、強而有制、道路開治、盜賊屏息、下司為楊國賢、地亂不能轄、民皆樸掠、三里之內、靡弗殘虐、其東有七樗之地、寬而屋、舊釁尤甚、其叔楊雲道、聚衆其中、為亂首、人莫敢入。舊司者下司、昔日司治也、為上司所破、國賢移居寨上、即豈寧字二司皆貴州都勻府屬其兄弟相讎而莫能正屬康之道國賢然耶、寨在南山之椒、與舊司南北相對、中隔一塢、然亦无奇險也、

二十八日平明起、雨霏。下、余令隨夫以鹽易米、而炊、余以刻索夫於南寨、國賢避不出、托言與上司不合、不敢發夫、止許護送者兩三人、送出境、余飯而待之、送者亦不至、乃雇夫分肩行李、从舊司北向踰嶺、共三里餘、下至鐵鬼橋、有小水自東北注西南、小石梁跨其上、架入者每、橫行於此、又北二里踰嶺、已為上司界、下嶺二里、有村在西塢、而路東有楓木樹對之、又東北踰嶺、二里有村在東塢、其前環山為塹、中窪為田、村倚東峯、有石崖當村右、路循西嶺、與村隔塹相向、始與對之、息肩、又西北踰嶺、二里轉而西南行、于是峽大闢、南北相向、南山下村居甚稠、北山則大路倚之、西行五里、路復西北踰嶺、蓋此地大山在東北、路俱緣其西南上、雖有升降、然俱上多下少、遂進以升者也、又西北二里踰脊、路北有峰起立層疊、儼若天蓋龍盤、崖半有洞門西向、數十家倚之、西行五里、路復西北、踰乃北轉、又

一里、越其西南北向下、西崗者大山分支、西突為盤嶺峯、其下横岡西度者也、西崗之北、山又東西排闥、北望西界山一圍高標、每峰聳然倚天之柱、其北石崖迴峙、即上司治所托也、東所土山即路所循而行者、共北五里、路與西界矗柱對、又北二里、忽山雨大至、担夫停擔、各奔豈蔽雨、余持傘亦蔽一挑、忽有四人持鏢負弩、悉剛豪矢、自后奔突而至、兩人趨余傘下、一人趨僕傘下、一人趨一夫笠下、皆勇壯兇猙、似避雨、又似夹持、余甚恐、問余何往、余對以都匀、問余來姻、余對以不用、久之、雨不止、而勢亦少殺、余曰可行矣、其人亦曰可去、余以為將

洞徑而前者、及予行而彼復止、余益知其必非良人、然入其吻而不下咽、其心猶良也、更北半里、轉而西、又一里餘、有營當兩界夾中、阜上壁壘新整、由其下又西一里、入上司南門、有土垣環遶、門內即宿舖、江西人自下司至此居舍中各半土半關、時雨過街濕、余來泥履、遂由街北轉而西、有巨塘匯其內、西築堤為堰、驚為馳道、甚整、又北半里、直抵圍山東麓、北向入一門、西築堤為堰、有石砌一樓、在東麓下、當其盡處、鑿孔如盂、深尺許、可貯水一斗、圍上下人、俱以盎候而汲之、蓋其水甘冽、迥異他水、余酌而嘗之、果不虛也、由此循圍麓轉入北峽、中居人甚多、皆顯目之為心脅奇者、又編竹架閣於峽中、分行貯粟焉、由北峽西向行、已入圍后、有脊自西北屬於圍、乃圍之結尋處也、循東峽中有洞、倚圍巖、其門北向、甚隘而深、有二人將上圍、余問此洞深否、云其洞不深、上至圍半、有大洞頗深、而有水、須以炬入、由下仰眺圍上、倉居累累、惟司官所居三四層、皆以瓦覆、以堊飾、圍險而居巖、及出南丹上也、余乃隨其人拾級上圍、其級甚峻、而驚鑿開巖、竭蹶而上、共半里、折而東、有樓三楹、跨路間、乃圍半之隘關也、洞在中之后、前為樓所蔽、不可見、有男婦各一炊中楹、下二人指余入、遂登圍去、余索炬於炊者、則楹后即豬欄馬棧、

戲之下辭、門北向、復隨之而下、先是余一夫隨行、至脊下不敢登、予乃獨上、然圍上之形、可以外瞭而見、惟此洞為樓掩、非身至不知也、仍由舊路里餘、返宿舍、已晡、薄暮矣、炊飯亦熟、遂登而臥、

二十九日、由上司出南門、仍渡門東小水湖之東北行、一里、躋土山而上、四里、踰土山西度之脊、其西石峯叢兀、至此北盡、踰脊西北行、一里半、循頽石脊復夾成隘門、兩旁石骨嶙峋、由隘西出、轉而東北下、半里、下抵塢中、又北一里、復越土山西下脊、是為上司獨山州界、于是下崗、循東山行、又二里、有村在西山塢中、為羗查村、其處東西兩界皆土山、中開大塢、有水自北來、界於塢中、遶羗查之東、乃西向破峽去、循東界山湖水北向、行、又三里、水分三支來、一自西北、一自東北、如丫字會於中、枝山盡處、西北者較大、路溯東北行、一里半、始度之、于是中支山東麓、得礫子寨村、乃土官蒙氏之族也、村北漢中、左砌石、時潤時溢、又東遶之、東北上崗頭、共里許、有土環遺址、名曰關上、而無居舍、又東北一里、水盡塢窮、于是踰嶺、其嶺甚峻、北三里、北踰其脊、隘中峽石如獅、兩旁有叱立峰、是名難公關、其脉自獨山西北度州治東南通此、又東南度六寨之東而下螢王峰者也、

脊西南水下笪查而入都泥、脊東北水由合江州下為破而入龍江、從脊東北眺、則崇山蜿蜒、列屏於前、與此山遙對成兩界、中夾大塢、自西北而東南、下山即轉北行、一里抵塢、轉東即有小水東南下、又東一里、踰陂嶺阜、忽有溪自西北注東南、水于此漸出、為龍江上流矣、渡溪東上、才是升陂坡陀、東北行塢中五里、有數家之村、在東北山下、從其前、復轉入西峽、又一里、過一脊、始北向下嶺、其下甚深、半里、抵其麓、始知前所行俱在山上也、又北行塢中一里半、有大溪汪然自西峽窮山中出、東注而去、亦由合江州而下為破斯恩思者、歷石磴而度其北、又緣西界支隴共里、為羊角寨、乃蒙氏之營也、在西山麓、又北三里、有小水自西坡東注、涉之、又北二里、入獨山州之南隘門、其州无城、一土知州一明知州、土官蒙姓、所屬皆土人、即苗仲、明官多缺、以經歷署篆、所屬皆客戶、予所主者、江西南昌人、黃南溪也、其人忠厚長者、家有樓可栖、蓋是州雖无城、而夾衢樓房連屬、俱有茆蓋、无復茅棚牛圈之陋矣、

三十日、平明飯、出獨山州北隘門、西北向循西界山行、六里、有小水亦自西坡東注、涉之北、又二里、北塢漸窮、山脊自東亘西度南轉、乃路轉東北、澗中小水北流、渡澗、循東界山峽間東

北上、又二里、有水溢路旁石穴間、甚冽、其側有家人傍路牌、從此拔石登東北上嶺、兩大坯一里半、北登嶺隘、是嶺由東南度西北、乃祖山從其東北、分裂衆枝、其直東而去者、為黎平、崖之脊、東南分支而下者、為羅波黎峩城之脊、西北分枝支而下者、度此稍北、即西轉南走、而環於獨山之西、度雞公嶺而南、為蠻王多靈之脊、獨山州南二十里、有山尖起立於衆山之中、是名獨山、州之所得名也、又東北行山峽間、乃下共二里、有澗自東谷走深崖中、兩崖石壁甚逼、澗嵌其間甚深、架石梁其上、為深河橋、過橋、度峽崖而上、登嶺而北、有小水自東北瀉石崖而下、涉之、復升嶺、共一里、遂由峽中北行、又二里、乃下、東北行下塢中、有村在東下、山由其前少轉西北、共二里、有溪自東北來、渡之、溯其西岸、東北踰嶺、二里、一水自東北來、一水自西北來、東北者較大於西北、于是涉西北水、緣中支山而上、東北三里而登其嶺、飯於崗上、乃稍下、又北踰嶺而下、夾塢中、共三里、又上、有溪自南峽北向下、墜深潭中、潭小而高、北西北小溪之源也、又北踰嶺、一里半、下渡深壑中、有澗自西南峽中來、至此南向西轉、此東北小溪之源也、涉之、西南登嶺、半里而上、循嶺半西南行、二里、過克壕、西出嘉坑關、隨小水西下、由峽中行、五里、兩夾山多石崖突兀、路側有泉湧穴出、又西二

里，水墜南峽去。路踰北坳上，有寨在東崗之脊。由其西北度脊，南北俱有窪中墜，環壑為田，直抵其底，水皆自底西向透石穴者也。又西踰脊，一里出隘口。其上石骨稜嶒，皆作嶙峋裂莩之勢。又西北下峽中，一里轉而西，半里西出峽，是為獨山州與胡家司分界。（胡家司即都勻長官司）于是山開南北洋，中有大溪自北而南，是為橫界梁。循溪東轉南，半里抵南崖。崖下有青粉為餡者，以盐少許易而食之。隨溪南岸西行，道路闢整，不復以蜀道為苦。溪北有東嶽廟在高樹間，人家斷圻田隴層層，從斷坪而出，共六里，過塢東村。又西一里，其水南曲，乃西度之，從溪西岸南行半

里，為那母村。由村前西轉，塢復東西開，而其村重綴岡阜，受舍高瀑，根本胡家司之族目也。西二里，其水北曲，渡西波之。又西北一里，其水西曲，又北渡之，從北岸懸崖西行，一里半，有木自西來會，乃麥沖河也，即瀾河西行，二里入麥沖堡南隘門而宿。是晚雷雨大作，徹夜不止。

四月初一日，早明起，雨漸止，飯，聞其西有桃源洞，相去五里，須秉炬深入，中多幡蓋纓絡之物，覓主人導之，不得。曰：第往關上，可西往也。遂北向出隘門，溯溪東岸行，忽石錯湧起岸東，勢極危削，溪嚙之南，路溯之北，咫尺間，入倚穹崖下。循迅派衝

青俱悚，三里，轉入東塢，其北有小峯立路隅，當麥沖河南下之沖。有岩北向，曰觀音洞。又北半里，曰麥沖關，關所謂桃源洞者，正在其直西大峯之半，相望不出四里外。關之東有真武閣，南向，正與觀音洞門對。乃停行李於閣中，覓炬於僧，將往僧探之。遂遇一老者，曰：此洞相去不遠，但溪水方漲，湍急不可渡，雖有導者，不能為力，而況渡哉乎。余乃廢然而返，取行李西南越而下，抵河東岸，溯之北，共一里，溪自西北山腹來，路從東北山腹上，遂與麥沖河別。當坡踞脊，路間有泉汎，從下溢起，孔大如指，以指探之，皆沙土，隨指而涌，指去而復溢成孔，乃暴泉所

動而水隨之，非有定穴也。一里，轉上右峽，遂向東入。又一里，峽更東去，路遂從北峽上，其處石骨嶙峋。度脊甚隘，披隘北下塢中，被壠盈塢，小麥青青、蠶豆熟然，粉花翠浪，從此遂不作粵西蕪穢。（粵西稻不藝麥）脊東西亂水交流，稻俱下麥沖者。又東一里，轉而北，有塢南北開洋，其底甚平，犁而為田，（此處已用牛耕，不若六寨以南之用钁矣）波耕水耨，盈盈其間。水皆從崖坡瀉下，而不見有滲瀉之跡。二里，有村頗盛，倚西峰下，曰骨林堡。又北一里，踰嶺而上，石峰復度峽而下，轉而東，平行石嶺間。一里，東下盤窩，中有小石峰圓如阜，盤托而出，路從之。徑窩東入峽，一里，復北向嶺，一里，遂踰

土脊之上、此脊當為老龍之幹、西自大小平伐來、東過谷蒙包陽之間、又東過此、東南抵獨山州北、又東為黎平、屋之脊、而東抵興安南轉分水龍王廟者也、越脊北下、峽屋甚隘、一里、下行峽中、有水透西南峽來入、北隨峽去、渡之、傍澗西涯行、有峽踞溯水西南峽、則包陽道、通平浪平州六洞者也、隨水東北行峽中、又三里、轉而東、其峽漸開、有村在南山間、曰下石堡、又北二里、過一巨石橋、澗從橋下西北墜深峽中而去、路別之東北踰嶺、升降二重、又二里、越嶺下、則東南山塢大開、大溪自西北破峽出、捲東去、是曰大馬尾河、以暴漲難渡、由溪南循山崖東行、溪流直搗崖足、一里、東抵堡前、觀諸渡者、水湧平胸、不勝望洋之恐、坐久之、乃解衣涉水而渡、從北岸東向行、水從東南峽去、別之、乃東北踰嶺而下、共三里、東渡小馬尾河、溪東北升嶺、一里半、越嶺脊東下、一里半、出山峽、山乃大開、成南北塢、東西兩界列山環之、大河湯、溯其間、自北而南、溯溪西岸、循西界山北行、一里、踞傍即有水自西峽南向入來、涉之、又北二里、有石梁跨一西來溪上、度之、從梁端循峽西入、是為胡家司、即都勻長官司也、以名同本郡、故別以姓稱、又北一里、有村在西山崖上、曰黃家司、乃其副也、又北行田塍間、五里、度西橋、又北

半里、入小西門、是為都勻郡城、宿逆旅主人家、為沈姓、亦江西人、

初二日晨起、作書投都勻四尊張、（勉行、四川人、）乃從東入郡堂、乃西向聯山者、又東上東山麓、謁聖廟、見有讀書與來者、問南皋鄒總憲戍都時遺跡、曰有書院在東門外、內問郡志、其友歸取以來、甚略而不詳、即大小馬尾之水、不書其發源、并不書其所注、其他可知、載郡八景、俱八寸三分帽子、非此地確然特出之奇也、此地西門大溪上、有新架石梁、疊石為九門、甚整、橫跨溪流、乃不取此、何耶、

都勻郡城、東倚東山、西瞰大溪、有高崗自東山西垂、而下臨溪流、溪自北來、西轉而環其東、城周四門、上南北各一門、西有大小二門、東門偏於山之南、城后環東山之巔、其上有樓、可以舒眺、

郡西對蟒山、為一郡最高之案、郡治文廟俱向之、其南峯崇傑、有梵宇在其上、須拾級五里而上、以致后雨作、不及登謁之、蟒者、以峯頭有石脊、蜿蜒如巨蛇、今志改為龍山、

九龍洞在城東十里、按一統志有都勻洞、在都勻長官司東十里、前門北向、后門南向、當即此洞、今志稱為仙人洞、下注云、

一在城東、一在城西、殊屹崱、
水府廟在城北、亭過山、大溪南下、横其前、一小溪西自犇山北
直東來注、下有白衣閣、倚崖懸兀壁上、俯臨不測、上有梵音洞、
西向爲門、洞無他致、正當其中石佛自土中出者、爲異耳、
初三日、下午、自都匀起程、二十里至文德宿、
初四日、三十里、麻哈州、又十里、乾溪宿、
初五日、麻哈大堡、又十里、乾壩哨、又十五里、平越衛、
初六日、歇平越、
初七日、宿店、

初八日、雇貴州夫、行至崖頭宿、
初九日、新添飯、至楊寶宿、
初十日、龍里宿、
十一日、二十里至穀角、三十里至貴州、
十二日、止貴州、游古佛洞、
十三日、止貴州、寓吳慎所家、
十四日、晨飯於吳、遂出司南門、度西溪橋、西南向行五里、有溪
自西谷來、東注入南大溪、有石梁跨其上、曰太子橋、此橋謂建文君得名、
然何以太子之也、橋下水湧流、兩崖屋石開衝、哭甚急、南來大溪所不

及也、渡橋、溯南來大溪、又西南三里、有一山南横、如列屏於前、
大溪由其東腋北出、路從其西腋南逾、又南行峽間二里、歷東
山之嘴、曰吧堤塘、其西南有兩峰駢起、其東即屏列山之側也、
又三里、過渡、斜木叢而出其南、漸闢溪叔、逆沸東望、屏列之山、
南逆戟峽、溪形復自南來、循峽去、而出其東北腋之上流矣、第
路循西界山椒、溪沿東麓峰辰溯行、而猶未覿、而耳、又南二里、
始見東溪汪然、有村在東峯之下、曰水邊寨、又南三里、曰大水
溝、有一二家在路側、前有鋪、可憩焉、又南漸升土阜、遂東與大
溪隔、已從嶺上平行、五里、北望東界、又三分成筆架尖矣、南行

土山峽中、又一里、出峽、循岍而東、則大溪自西南峽中來至此、
東轉、抵東峯下、乃折而北去、有九眾巴石梁、南北架溪上、是爲
華花揪橋、乃飯於橋南鋪肆中、遂南向循東峯之西而行、雷從
土坡升陟、路坦而寬、九里、見路出中劇、路東木既東北隆、峽下、路
西水復西北注坑去、心異之、稍上崗頭、則路東容崙迴環、有一
家當其中、其門西臨大道、有三四人憩石畔、因倚杖同憩、則此
崗已爲南北分水之脊矣、蓋東西兩界、俱層峰排闥、而此崗中
横其間、爲過脈、不峻而坦、其南即水南下矣、是云僞木嶺、或曰頸目、
嶺、昔金筑司在西界洪峯下、西此爲頸目可守處、從嶺南下、依東界石山行、五里、渡舟

土脊、漸轉東南、脊頭有一窪中墜、從其東又南向而上、共二里、乃下則一里、則有溪自西北峽中出、至此東轉、有石梁跨之、是為青崖橋、水從橋下東抵東界山、乃東南注壑去、經定番州而南下泗城界、入都泥江者也、于是又出脊南、奚度脊而南半里、入青崖城之北門、其城新建、舊所而東、今析其東隅而西就尖峯之上、城中頗有瓦樓闤闠焉、是日晴霽、竟日夜月復皎、

青崖屯屬貴州衛、前而地則廣順州所轄、北去省五十里、南去定番州三十五里、東北去龍里六十里、西南去廣順州五十里、有溪自西北老龍脊發源、環城北、東流南轉、是貴省南鄙要害、今添設總兵駐扎其內、

十五日、昧爽、出青崖南門、由岐西向入山峽、南達大路、為定番州道五里、折而南、又西南歷坡阜、共五里、有村在路北山下、曰蓊樓、木樹處處、小水南流、從西入山峽、西山密樹深箐、與青陽西面重山迥異、自入青崖山脊童然无木、而青陽尤甚、西北入峽、里三、遂西上陟嶺、一里、踰嶺西下、半里、有泉出路旁土中、其冷徹骨、南下瀉壑去、又西下半里、有澗自北峽來、橫木橋於上、其水南流去、路西度之、復北上嶺、一里、踰西脊、有泉淙、、隨現隨伏、西北行兩山夾中、夾底平窪犁而為田、而中不見水、又西北半里、抵西脊、、東復有泉

淙、、亦隨現隨隱、蓋此中南北兩界俱穹峯、而東西各亘橫脊、脊中水皆中墜、不充窪底、故窪底反燥、而不豬、越西脊而下、西北二里、路北有懸泉一縷、自山脊界石而下、路南忽有泉穀淙、、或溯根透穴而出者、半里、轉而西行、又半里、得一村在北山下、曰馬鈴寨、路由寨前西向行、忽見路南澗已成大溪、隨之西、半里、又有大溪自西峽來、二溪相遇、遂合而東南注壑去、此水經定番州、與青崖之水、合而下都泥者也、于是溯西來大溪之北岸、又西向行、二里為水車壩、、北有土司盧姓者、倚壑北峯下、壩南有塢在阜間、以人結茅塢側、為居停焉、塢乃自然石壩橫截、澗水飛越其上、而上流又有巨木橋、架溪南北、其溪乃自西廣順來、廣順即金筑安撫司、萬曆二十五年改為州、隸郡治、由溪北岸溯流入、為廣順州道、由溪東半踰嶺上、為白雲山道、隨溪東南下、為定番州道、乃飯於土人旅肆、送大錢、辭不受、遂西南一里、踰嶺、入行嶺夾中一里半、乃循山南轉半里、又東轉入峽、半里峽窮、乃東南投隘上、其隘蘿木蒙密、石骨逼仄、半里、踰其上、又東南下、截壑而過、半里、復東南上、其嶺峻石叢、更甚、半里、又踰嶺南下、隨塢南行一里、是為八壘、其中東西皆山、南北成壑、亦有溪、坡隆或脊末、而南北皆高、水不旁泄者也、直抵壑南、則有峰橫

截登口西轉溢如爾、東趺夲東哉嶺、乃東向陟嶺上、一里踰其
脊、是為永豐庄北嶺、即白雲上西南度脊也、乃南向下山、又哉
東西塢、有村在南山下、與北嶺對、是為永豐庄、從塢中東向行、
二里得石磴北崖上、遂北向西登、半里轉而西、半里又折而北、
皆客樹深叢、石級逶迤、有巨杉二株、夹立磴旁、大合三人抱、西
一株為火傷其頂、乃建文君所手植也、再折而西、半里為白雲
寺、則建文君所開山也、前后架閣兩重、有泉一坎、在后閣前楹
下、是為跪勺泉、下北通閣下石竅、不盈不涸、取者必伏而勺、故
曰跪云、神龍所供建文君者、中通龍潭、時有溲金鯉出沒云、

由閣西再北上半里為流米洞、洞懸山頂危崖間、其門南向、深
僅丈餘、后有石龕、可傍為榻、其右有小穴、云為米所從出、流
以供寺者、而今无矣、左有峽高透、而上透明窗、中架橫板、猶云
建文帝所遺者、皆神其跡者所托也、洞前憑臨諸峰、翠若列屏、
環拱迴伏、遠近皆出足下、洞左積閣、祀建文帝遺像、閣名潛龍勝跡、
像昔在佛閣、今移置此、乃巡方使胡平所建、前瞰遠山、右見來洲而不梅
洞門、其后即山之絕頂、遺而北、闢坪甚殿、皆層甍磴木為嚴
日月、列徑分區、結靜盧數處、而南泉井當其中、石脊平伏前頭、
中裂一隙、南北横不及三尺、東西闊約五尺、深丈許、南大通竅、

不可測、停水其間、清冽異常、而不減不溢、靜室僧置瓢杓之、予
初至、見有巨魚戲水面、見人遽入竅去、波湧數數半晌乃定、穴
小魚大、水停峯頂、亦一異也、以其側有南京僧結廬住靜、故以
南京名、今易老僧乃北京者、而泉名猶仍其舊也、是日下午
抵白雲庵、主僧自然供餐后、即導余登潛龍閣、憩流米洞、命閣
中僧導余北踰脊、觀南京井、北京老僧、迎客坐廬前、執把種蔬、
有蓮萬叢、黃花兩畦、篤栗花殷紅千葉、簇朵甚巨、而色豔不
減丹藥也、四望喬木環翳、如在深壑、不知在眾山之頂、其幽曠交
擅、亦山中一勝絕處也、對設久之、薄暮乃返、自然已假於庵

西復其食、啜茗、移坐庵后石壁下、是日自晨至暮、清朗殊儼、无
片翳之痕、至晚、陰雨四合、不能於群玉峯頭、逐瑤池夜月、為之
悵然、
十六日、夜聞風雨數起、枕覺則風靡、予為之遲起、飯后、坐小窗
待霽、數往探龍潭、峯雨不休、再飯乃行、仍以潛龍閣、踰嶺、至南
京井、從峽東北入深箐中、穿木重崖、上下窈瀰、穿壽遶壁、非復
人世、共五里、則西崖自峰頂下嵌、深墜成峽、中窪停水、淵然深
碧、石隔石脚而入、不盈不涸、真萬古潛淵、千峯閟冪也、其峽南
北約五丈、東西約丈五、東崖低陷空下者約三丈、西崖脩陷空

下者十數丈水中深不可測西南透穴彌深蓋穿山腹透一峯中逕直西南透爲南京井東南透爲曉杓泉者也崖上喬松密枝浸空蘢翠又東北拔崖東南度登皆窈渺之極登東有遺茅一龕度木橋而入爲兩年前至蜜僧住靜處今茅空人去將度木拔之而上雨大作循舊徑遶深鶴削落翠紛衣履沾透再過南井東入北僧龕僧鎔邀往白雲惟雨中驚衆脈對人空山矯甦宛然桃花洞口過也還踰脊龍關自然已來候關旁遠下巷淪茗炙衣晚飧后兩必齋復令以巢由巷東登嶺角循之而北一里出其東隅遶山脊伏其下還山則青崖以來自龍里南

下之丈也稍北下深木中度石隙而上得一靜室其室三楹東向寥廓室前就石爲臺綴以野花室中編竹爲戶明潔可愛其處高懸萬木之上下臨箐篁叢叠如韭畦香靄以懸崖閣以整坂可望而不可陟故取道必從白雲蓋與潛龍閣后北坪諸靜室取道皆然更無他登之捷徑也此室曠而爽不逸而不闊峻而不逼呼吸通帝座寤寐絕人寰洵栖真之勝處也靜主縣啟本滇人與一徒同栖而北坪則獨一老僧也白雲之后共十靜室因安氏亂各出山去惟此兩室有栖者十二室旁各有坎泉供汲勻回知此山之頂皆中空臨水停而不流又一奇也

晚白雲煮雨復至自然供茗爐候篝燈夜話半晌乃臥

十七日晨起已霽而寒悄頗甚先是重夾猶寒余以爲陰風所致有日當解至是則日色皎然而寒氣如故始知此中夏不廢爐良有以也

白雲山初名螺擁之名以建文君望白雲而登爲開山之祖遂以白雲名之統志有螺擁之名謂山形如螺擁而不載建文遺跡時猶稱之也土人訛其名爲羅勇今山下有羅勇寨土人居羅勇而不知其爲螺擁土人知白雲山而不知即螺擁山夷地無徵滄桑轉紛如此

白雲山西爲永豐莊嶺即余來所踰嶺也東則自滇僧靜室而下西東隆頹然下對青崖皆爲兜登前則與南山夾而成塢即余來北來登觀處也后則從山頂窮極窈渺北抵龍潭下爲后塢即余來時所經嶺南之八壘者也此其近址也其遠者東抵青崖四十五里西抵廣順三十里東南由翁貴抵定番州三十里北抵水車壩十五里

白雲山中有元色白色諸猴每六七成行輪朝寺下（據僧言余早晚止）數聞其又有菌甚美大者出龍潭后深箐仆木間玉質花腴朵徑尺即天花菜也（又有小者名八担柴土人呼爲雞㙡雲南甚多）

自青崖而西、有司如之流、其西又有馬鈴寨東溪、其西又有水東塘西溪、皆南流合於定番、而皆自石洞中湧出、至白雲南、又有翁晉鑼鼓洞水及繖崖水、皆為白雲山腹下流、皆合於定番州、其南又有水埠龍、在白雲南三十里、有仙人洞、其北五里、又有金銀洞白牛崖、其上流亦自洞穿出、而南注於都泥江、則此間水、尤非洞出者矣、

東西山脊、宛蜒自龍里西南、不分支南下、迴繞如屏、直抵泗城界、此即障都泥而南趨者、其山迴環而東、中闢平州諸司、即多冲橫渠諸水、南透六洞而至下都泥、以此支環之也、

老龍之脊、自廣順大東來、上寨嶺、東過頭目嶺、又東北過龍里之南、又東過貴定縣西南、又東過新添衛之杉木寨、乃東南轉、環塔山之南、東過為音林北嶺、又東抵獨山州北、乃東趨崇平南境、而東度泗泥北嶺、以抵興安分水、

貴州東三里為油鑿關、其水西流、西十里為聖泉北嶺、其水東流、北十五里、為老鸛關、其水南流為山宅溪、南三十里為華花徙橋、其水北流、四面之水、南最大、而西次之、北穿城中、又次之、東為最微、俱合於城南薛家洞、東經霽陽橋、東北抵望風臺、從其東又稍北、入老黃山東峽、乃東趨重峽而去、當與水橋諸水、同下烏江者也、

十八日、驛自然師下山、一里半、抵山麓西、一里半、有數家在南麓、為永豐莊、皆白雲寺中佃戶也、由其前西向犬峰峽中去、是為廣順州道、由其前南轉、是為定番州道、由其前向北踰嶺、是為土地關道、先是自然為余策所從、曰由廣順安順西出普定、其道近、而兩順之間、廣順知州柏兆福、欽鎮羅清、安順土知州道、為糧府等所中、苗蠻伏莽可虞、不若西北由東基出平壩、抵普安、多行四十里、而地僻苗馴、可免意外、余思兩順、亦須三日行、走平壩、踰迂而行多、亦三日可達普安、遂不西行而北踰嶺、其嶺即白雲山之西陸也、共一里、越其北、有塢東北向、東南界即白雲北龍潭之右、西北界即南嶺所環、轉北而東屬於淳龍東峰之下者、其中平塢一塹、南北長二里、水亦中窪下墜、兩旁多犁為田、是名八壘、北竟塢中、乃北踰石嶺、共半里下、北獨渡木橋、有塢自東北向西南、是為乾溝、橫度之、北上半里、是為土地關、下關半里、鑿石坎停細流一盂、四一碗水、行者以口就而吸之、又西向一里半、出峽、由其北循山東北轉、為水車壩、道由其西截塢直行一里半、有村在北山下、是為谷精、從村西轉又截塢而下、一里轉入山峽、有溪自南而北、即從北峽轉而東去、是水車壩之上流也、其流自廣順州東北老龍南谷來者、渡之、又西越山坡、旋下折西來一

小流入。其流東注南來大溪，即同之直向南去。踞溯溪南山峽逆入，時披石上下。二里餘，乃西渡此水，從其北西向，又半里，其北削崖高穹，有洞上綴，其門南向。遂從其下西踰坳。坳間石骨稜厲，逼屬南山，迴視前溪在其下，不知從何而出，即水半嶺水本流自穴中者，不知即指此水，抑指南來大溪也。踰坳西稍下，約一里，有路交為十字。其南北皆從山脊上下，有石磴遙遮，乃廣順達貴者道也。其西東兩路踰坳西西下峽中者，從峽西下半里，又聞水聲潺潺，有水深自坑底東注坳下，信乎即坳東逆穴之水矣。溯之，山塢漸開，有村在西山下，是為東基下寨。從其前轉

而東北，則下寨山之西支也。循之一里，又西北轉，則西界山純削為石，而東界則土脊逶迤。又北二里，有村當北兩之上，是為東基上寨。中懸小支，蓋突皆元石，非他苗寨所及。由寨西北向半里，有泉飛流注腹，由寨東而出，寨當其中，小泉左右皆東崗峽峽，寨后復環一塢，良疇層倚焉，皆此泉之所潤而遶於東坳之下者也。既從上蹐者一里，從嶺上復北踰頂者半里，下至塢中，望北峯夾立甚高，其下有塢自西北來者，即上寨后注腹之水，從水半嶺而南去者也。其下有塢向東北陸者，即塢中東分之水，從華花從橋而北出者也。其塢甚平，中辟為田，從田塍

北上。又東北升嶺半里，踰峯頭而飯。于是北望遙山，開伏數里外，石峯屏列，俱不能與此山並峙矣。北下甚坦，半里，路分兩岐，一從東北行者，為野鴨塘坐平塘道，遂從西北下山。一里，抵山下，沿坡陀西行，漸有小水，俱從東北去。二里，復溯水入峽，一里，復陟嶺而上。又二里，遂西過野鴨塘。有堡數十家在南山下，其前有塘豬水，直逼北山，然東西皆高，不知從何而洩，即所謂野鴨塘是也。遂從堡前西南行，半里，望西北山崖間有洞高穹，其前瓏復有洞伏於下，乃呼担夫少停行李路隅，余獨從西嶺横陟之半里，遂陟下洞之上。瓏不甚高，然四面皆懸削不可下，復稍

西下山麓，東向行，遂得下洞。洞門南向，門下稍窪，其左逆崖東出，另闢一門，東北向。其后旋墜下隔，四面寬圓，雖窪而不闇。既上，遂透東門而出。稍下，從峽中西陟上洞。洞門東向，前有壁石為垣，后亦中窪而下，然不甚深，其上懸崖雖高，中扁之玲瓏乳柱之夭矯，反不若下洞也。既出，復從峽中下，轉前瓏之背而西，又經下洞前，則前麓皆水草沮洳，東與野塘相連，而此即其上流也。忽聞水聲潺潺，自下洞前石根透出，度沮洳之塢而東瀦於野塘者也。又從西嶺下半里，仍抵路隅，呼担夫與顧奴，遂西緣上坳行。西望山峯三層列，外又有峯遮之，心以為異。又西四里，

有寨在南山下、又遶其前、循之左轉西南半里、又踰一坳、于是
西行峽中、其峽南北兩界、排闥而前、北即所望三峯揹列者、但
在其內、下望反不可見、南則有崖高削、上有一石側垂、石色獨
白、而狀如羊、是爲羊吊崖、踰坳出此又一里矣、其北崖中斷、忽
露頂上之峯、盤穹矗竪、是爲唐帽山、蓋即前望三峯之中、是又
轉形變象耳、按志、唐帽在省城西八十里、天生橋在金筑司北
三十里、今天生橋在唐帽東北五十里、是天生橋去省反近、而
唐帽反遠、不知當時何以分界也、自然言建文君先駐唐帽、后
往白雲、志言其處可以避兵、未盡國之遺矣、又西一里餘、有峽

南向下、是爲猪槽堡、路直西踰小脊而下、三里、則塢闢南北、路
交十字於中、乃橫截之、渡一小水、半里有堡在西山上、曰柳家
堡、又半北里、又有堡在北隴上、于是循其左渡西上嶺、一里、將
及象嶺坳、有泉涂、自土穴出、其色乳白、渾而不清、踰嶺下、共
二里、復塢闢南北、仍橫截之、有澗在塢中、其水甚小、滃而不流、
似來北去者、又西一里、復上嶺、其嶺南北石峯駢夾、中通一坳、
甚逼、一里、踰坳而西、見西盤中涸水滿陂、始以爲東出、而實不
流之陂也、循之人西、一里、則大塢擴然西去、復堰橫障而北、又
北循之、有村在北山之嘴、曰狗場堡、乃湯吏部之佃苗也、村西

平疇一塢、爲貴陽之後、穀狹之窩、村人勿納、曰西去二里有村
亦湯氏佃丁、其中可宿、乃復西循平疇北隴行、一里餘、有石峰
界平塢中、削骨聳空、亦獨秀之獨秀、峭而俊者、遶北峽而西、又
半里、復得一村、入叩之、其人閉户遁去、又西得一堡、强入其中、
茅茨陋甚、而蹤更異、猪畜同棲、蓋此地皆苗、熟者雖爲佃丁、而
習甚鄙、舍人反借土壁竹欄爲上寨耳、
十九日、昧爽促苗起作飯、忽擔人亦呼之、余心以爲異、擢從來
俑不肯起、今何以人呼之也、蓋此人名王貴、爲靖州太陽坪
人、先是王里抵慶聞、彼同教人自后尾至、告曰、予儕欲往慶遠、

苦此路不通、迂路又太遠、聞秦府以兵送行、故特來附帶、余憐
而納之、途中即以供應共給之、及抵慶遠、彼已去、及遊南山、復
遇之途、曰、來候予、願隨往滇中、余思自慶抵南丹有夫可送、
至貴州界恐无担負、欲納其一人、因與之約、曰、予此地尚无所
用汝、然既隨予、每日予工價一分、若遇負担處、每日予工價
三分、彼欲以二人從、后聞其儕在南山洞中、以賽塞牧牛童
子、予心疑之、而王貴來言、瑣童子非伊、乃同行者、彼已另居
於慶、己請獨從適桂麻哈、遂漸做慢、以稅借予包、及抵貴州、見
予欲覓另夫、復作憐狀、遂甚悽憐、予復用之、至是早起、忽不見、

觀余所藏萸貴、不竟為之去矣、自手行螢洞中、以數金藏盒筒中、不意日久為彼所窺、乃不失於螢炯莫之區、而失之於坦遙堂之下、徒有悵、而已、既明、坦夫竊貲已去、無可奈何、求苗子送出平壩、不及三十里、索價甚遒、去不肯出、蓋苗習素不送客、予求之他苗、其人曰彼好意宿汝、奈何以坦累之、須自負去、二三里抵九家堡、即有送者、遒求之、其語皆然、予無可奈何、飯而東担、與顧僕共擡而前行、由狗場西苗堡截場堆南過、一里踰脊西下、又過一苗堡、蓋轉而南、又踰一脊、半里、乃西向下、半里、有溪汪然、自南而北、始為蒸北第一流、乃北合落陽橋下水、

東經威清而下烏江者、溪上舊有石橋、從之、已圮、其東半陷水而渡、其西半是為九家堡、乃苗之熟者也、至是已近午矣、始僱得一夫、担而行、復西北上隴六里、有村在西山下、曰二家堡、從其東、盤山嘴而北、北界山遠闢曠然、直東遙見高峰在四十里外者、即志所云馬鞍山、威清之山也、踰嶺循南山之北、西向入峽、二里出峽、有村在南山下、曰江清、其處山塢大闢、平疇中拓、東有石峯離立、即與南山夾而為門、從之峽者也、由村東北向、抵二石峯下、其峯吡嘆、南西則崖迸裂而為深洞、西面有洞在峯半、其門西向、亟止苗子令停担峰下、予先探其南面、無岩可

入、惟西南峯下、細流汩、而黍下叢中出、遂從其上、躋入洞、頂甚平、間有乳柱下垂、若帷帶飄摇、其內分為三層、外層即洞門之前、曠若堂皇、中有圓石、如堆旋而成、巻四五丈之內、即陷空而下、其下亦平整圓拓、深約丈五、而大倍之、從其上下瞰、亦頗光明、蓋洞門之光、既從上倒下、而其底北裂成隙、亦透明於外、似可挨入、而未及也、是為下層、下層之東、其上復深入、成洞、與外層對、第為下陷所隔、不能竟達、由外層南崖、攀崖而上、東透入腋、列柱如門、頗覺上暗、而玲瓏敞空、窈窕百出、披窾北下、遂達中層、則外層之光、仍中射而入、其內千柱縉紛、萬竅

知幻、左甚深入、而窈窕莫窮、前眺下層、如在樓閣、亦青莪中所僅見者、方披隙不能去、而西夫在下呼促不已、乃出洞而下、從洞前北行、升陟隴二里、有大溪自西而來、溯之西行、有橋十餘聳、橋跨其上、是為落陽橋、乃新構而成者、橋下流甚大、自安順州北流至此、西而東注威清、又北合陸廣、志所謂的澄河是矣、度橋北、又溯流而西、抵水之北來東折處、遂從岐北向、溯小溪行、始由溪東、已涉溪由溪西、已復西北踰崗、五里抵銅鼓山、其處山塢南闢、北界石峯浮立、皆有洞、或高或下、隨峰而出、西界則遠山自北而南、蜿蜒如屏、建裂三洞、其門皆東向、而南偏

最高敞、其前有數十家當其下、即銅鼓寨也、是洞名銅鼓洞、按志、銅鼓山在威清西四十五里、以方隅道里計之、似即此山、然其地去平壩僅五里、不平壩而威清何也、其洞高懸峻裂、內入不甚深、而前多突綴之石、環牖分門、反覺窈窕、其右重壁之上圓穴一規、北向高穹、披崖登之、其中上盤空頂、下墜深阱、土人架木鋪竹為埜、儼然層閣、環遞明窗、穿內復有穴自下層出入、土人置扉穴前、晚則驅牛馬數十頭藏其中、正右之后、有裂竅西南入、滴瀝垂其內不絕、漸轉漸隘而黯、似向無入者、乃出、時有一老者候予洞前、余款其編捺丈中洞者、老者曰、此洞淺、不足

觀、有南洞在高崖上、且大路可由、可一登之、乃循洞東西轉不數十步、則峰南果有洞出崖端、其門南向、其下依崖而居者猶環之為壘、乃從壘后躋道上、瞰洞門懸嵌彌高、前壘石為垣、若雉堞形、內深五丈餘、而無懸突之石、擴然高朗、其后窪陷而下者一二丈、然俱面陽而燥、土人置廪盈其間、其左隙裂竅北下、漸狹而卑、土人曰、與東洞通、想即垂涎不絕處也、余以黑時不暇入、時顧僕與苗子担前行已久、予恐其不之待、遂下山、循麓西上半里、踰坳、則顧僕與苗夫猶待於此、其坳當西界蜿蜒屏列之中、脊不甚高、而石骨稜稜、兩旁駢峙甚逼、逾隘西下塢中

塞、其西復有坳環屬、蓋南北夾起危峯、而東西又兩脊如屬垣、塞中有小水、牧者浚井瀦其中、度窪半里、又踰脊西下、約一里、有岐直下西塢者、通平壩南上之道、循箐北越箐角者、為往平壩道、乃西北上、踰箐者一里、踰箐角而北、又北下者一里、又踰箐西北一里、與大道值、循大道稍北、遂西度田塍、共半里、踰小橋、入平壩東門、半里、轉而南、乃停担肆中、是晚覓得安莊夫、市小飾佐酒、時方過午、坐肆樓作記、

平壩在東西兩山夾間、而城倚西山麓、城不甚雄峻、而中街市人頗集、魚肉不乏、出西門數里、有聖泉亦時潮時溢、以迂道不

及往、

二十日、早食、隨担夫出平壩南門、循西山麓南行、二里、有石坊當道、其南衆山橫列、小溪向東峽去、路轉西峽入、三里、又隨峽南轉、又二里、上石子箐、踰箐為石子哨、又七里、過水橋屯、又五里為中火鋪、又二里西上坳、從坳夾行一里、為楊家關、又西三里為王家堡、乃東轉、四里為石佛哨、洞、門西向、不深、有老僧、甚古、（其處西抵大華哨、為安莊自界、約五十里、）又南五里、平鴉閘水分南北流、是為老龍過脊、又南五里為頭鋪、又南二里、西入山坳、踰之、出其西、又南行三里、過一堡、又二里、上隴、入普定北門、一岐自東北來者廣

順道、一岐自西北者大箐河諸關隘道、普定城垣峻整、街衢宏
濶、南半里有橋、又南半里有層樓跨街、市集甚盛、
二十一日、出南門、西南行、十五里為楊家橋、有堡為楊橋堡、又
南十里為中火鋪、又南一里為龍潭山下、轉入西峽、西八里有
哨、轉南七里為龍井鋪、又南七里過啞泉、大路從東南下山、繞
山南入安庄東門、小路越街西而南、下度小橋、抵安莊西門、安
庄右倚北峯、南瞰南隴、而無南門、惟東西兩門出入、西門外多
客肆、余乃入憩焉、遂入西門、過伍徐二衛舍、為言此間為安邦
彥所荼毒、殘害獨慘人、恨不洗其穴、然以天兵臨之、易乎甚
易、而部院朱獨主撫、以致天討不行、而叛逆不戢、今正月終、猶
以眾窺三岔、亦以有備而退、三岔河者、又安庄西五十里一水
西北自鴨撒、一水西南自老山中、會併東北行、故曰三岔、東經
大箐陸廣烏江、與安限為天塹者惟此、今設總兵官駐其地、時
朱總督已薨、與尸還越、而撫君馮士晉為四川人、余雖昔有日、
亦親臨陸廣、渡三岔、將由安庄抵安南、伍君曰、按君此行、亦
將從察安害、分布士卒、為剿除之計、并與朱為比者、不識然
否、
普定衛城內即安順府所駐、予先聞安順止土知州、而宦籍有

知府銜推至矣、始知府駐在普定也、
安庄衛城內即鎮寧州所駐、其公署在南城內段公祠之東、湫
隘殊甚、庭有古杉四株、大合兩人抱、並亦國初之遺耶、
安南衛城內即永寧州所駐、考一統志、三衛三州舊各有分
地、衛俱在北、州俱在南、今州衛同城、欲以文轄武、定借武衛文
也、各州之地、俱半錯衛屯、半淪苗孽、州非當時舊境矣、
三衛之西為水西所轄、其東又諸苗磔據、惟中一道通行耳、
段公名時盛、天啟四年任鎮寧道、雲南普名聲叛、阻阿迷州、
段統兵征之、死於難、故州人立祠祀之、而招魂於望水亭之西、
今普名聲之子、猶據阿迷州、
二十二日、五鼓大雨達旦、予少憩遲旅、下午霽、稍南、遵大路一里、
踰嶺田峽、東下半里、入漫明洞、此處山皆四環成窪、水皆下透
穴地、將抵洞、忽塢中下裂成坑、闊三尺、長三丈、深丈餘、水從其
東底溢出、即從其下北去、溢穴之處、其上皆環塍為田、水盈而
不滲、亦一奇也、從此西轉、則北山遂南削為崖、西山亦削崖北
屬之、崖環西北二面、如城半規、先抵北崖下、崖根忽下嵌成洞、
其中貯水一塘、淵碧深泓、即外自裂坑中潛透而匯之者、從崖
外稍西、即有一石自崖頂南跨而下、其頂與崖並起、而下闢為

門高潤約俱丈五是爲東門透門而西其內北崖愈穹西崖之環駕而屬者亦愈合西山之南復分土山一支榫脊而前與東門外崖夾坑而峙昔有結高垣壘石址架閣於上北與東門崖對以補東向之隙而今廢矣由東門又數十步抵西崖下其崖自南山北屬於北崖上皆削壁危合下則中闢而西通高潤俱三倍於東門是爲西門此洞外之夏明也一門而中透已奇而門而交映尤異其西門之外山復四環成窪高若列城水自東門外崖北潮泖關又透石根溢出西門之東其數涂八以西門北崖又透穴西出門之東西啣有小石梁跨之以丸入洞水由

橋下西行環窪中又透西山之下而去西門之下東狀里門北環隆登南倚南山石壁氤氳結爲龕嵌置大士像焉由其右透穴南入石竅玲瓏小而不橫深可十餘丈而止此門下南脾之奇也北接北崖石屏中峙與南壁夾而爲門屏后則北山中空盤登極其宏峻屏之左右皆有小石梁以分達之屏下水環石登盤旋如帶此門下北壁之奇也北壁一屏南界爲門北界爲洞門南臨此屏中若樹塞遂東西亦分兩門南向水自東門下溢穴而出激屏根而入則循屏東而駕爲東橋而東門踞之又溢穴出西門下循屏西而架爲西橋而西門踞之此又洞內

之夏明也先從西門度橋入洞頂高十餘丈四旁平覆如幄而當門獨被頂一規圓盤而起儼若寶蓋中穹其下有石臺中高而承之上有兩圓窪大如銅鼎鼓以石擊之分清濁聲土人訛爲一鐘一鼓云洞西北盤亘亦多垂柱裂隙俱纒環不深東南裂隙下高迥亦如西門而掩映殊深水流其前瀠洄作態堂峒清冷各極其趣透瑜東橋仍出西門下由其前南向而上直躋崖根復有洞東向高濶俱三丈而深十丈洞后北轉道上穹而黑然不甚深矣洞中乾朗有僧棲之而中置金仙像乃扣僧索筆携炬岡下窮西門大士右小穴并錄壁間詩遂寓已暮

二十三日雇短夫遵大道南行二里從隴頭東望夏明西崖其下猶透明而東也洞中水西出流壑中從大道下復西入山麓再透再入凡三穿岩腹而后注於大溪蓋夬中窪壑皆四面山聚水必透穴也又南踰阜四升降共四里有堡在南山嶺頭踞從北嶺轉而西下又二里有草坊當路左有茅鋪一家又西下升陟隴壑共七里得聚落一塢曰白水鋪已爲中火鋪矣又西二里遥聞水聲轟轟從隴隙北望忽有水自東北山腋瀉崖而下搗入重淵但見其横上白濶數丈翻空湧雪而不見其下截蓋爲對崖所隔也復踰阜下半里遂臨其下流隨之

湯、西去、遙望東北懸流、恨不能一抵其下、担夫曰、是為白水河、前有懸墜處、比此更深、予恨不一當其境、心猶歉歉、隨流半里、有巨石橋架水上、是為白虹橋、其橋南北橫跨、下闢三門、而水流甚闊、每數丈輒從溪底翻崖噴雪、滿溪皆如白鷺飛、白水之名不誣矣、度橋北、又隨溪西行半里、忽隴箐虧蔽、復聞聲如雷、余意又奇境至矣、透隴隙南顧、則路左一溪懸搗、萬練飛空、溪上石如蓮葉下覆、中剜三門、水由葉上漫頂而下、如鮫綃萬幅、橫罩門外、直下者不可以丈數計、搗珠崩玉、飛沫反湧、如煙霧騰空、勢甚雄厲、所謂珠簾鈎不捲、匹練掛遙峰、俱不足以擬其壯也、蓋余所見瀑布、高峻數倍者有之、而從无此闊而大者、但從其上側身下瞰、不免神悚、而担夫曰、前有望水亭可憩也、瞻其亭、猶在對崖之上、遂從其側西南下、復度峽南上、共一里餘、躋西崖之巔、其亭乃覆茅所為、蓋昔望水亭舊址、今以按君道經、恐其停眺、故驅茅為之耳、其岩正面揖飛流、奔騰噴薄之狀、令人可望而不即也、停憩久之、從停南西轉、澗乃環山轉峽東南去、路乃循崖拾級西南下、又升陟隴塹、四里、西上入塢、有衆溪一匯、東在山下、曰雞公背、土人指其東南峯上、有洞西北向、外門如豎、而內可容衆、有雞公焉、以形似名

也、其洞東透前山、而此塢在其右、故曰背、余聞之、乃賈勇先登、冀一入其內、比登、祗有一道西南上、隨之進、遂披棘覓无竟岐、已一里、登箐頭矣、是為雞公箐、坳中有佛宇、問洞何在、僧指在山下村南、已越之而上矣、担夫亦至、遂踰箐西向下、半里、抵塢中、又半里、有堡在南隴、曰太華哨、又西上、踰箐而西、又一里、乃逾遂西南下、甚深、始望見西界遙峯、自北而南、屏立如障、與此東界為夾、互相頡頏、中有溪流、亦自北而南、下嵌壑底、望之而下、一下三里、從橋西度、是為關嶺橋、越橋即西向拾級上、其上甚峻、二里、有觀音閣當道左、閣當下甃石池一方、泉自其西透穴而出、平滙池中、溢而東下、是為馬跑泉、乃關索公遺蹟也、閣南道右、亦有泉出穴中、是為啞泉、人不得而嘗焉、余勺馬跑甘冽、次於惠而高、山得此、故自奇也、但與啞泉相去不數步、何良楛之異如此、由閣南越一亭、又西上者二里、遂陟嶺脊、是為關索嶺、索為關公子、隨蜀丞相諸葛南征、開闢蠻道至此、有廟奉自國初而大於王靖遠、至今祀典不廢、越嶺西下、一里、有狀堡在平塢中、曰關嶺鋪、乃關嶺守禦所、所在也、計其地猶在山頂、雖下、未及三之一也、里綫、過午夫辭去、余憩肆中、

二十四日、晨起、以足夫為慮、忽有跎騎至、尚餘其一、遂僱之、騎

至交水、以邑裝裝馬上、令並之先行、余飯而后行、西南七里、上北斗箐一里、西踰其脊、有亭跨其上、西望叢山列翠、又自北屏列而南、與東界復嶺頡頏夾、中亦有小水南去、從嶺西下、二里抵夾塢中、有聚落倚其巖、是為北斗鋪、閙硐為中界高山、而北斗乃其西陲、二界高而與西愈愈高、由鋪西截塢橫度二里、乃西向拾級上、逶邐奔頭五里、踰一坳、東眺關嶺、已在邑底、有坊跨道、曰安普封疆、是為安莊哨、自關嶺為鎮寧永寧分界、而安莊衛之屯直抵盤江、皆犬牙相錯、不截然各判者、又西上奔峽中、三里、崖木漸合、曰安籠鋪、又永寧屬、按志有永安籠箐山、安籠箐關、總即此間所謂安籠守禦所、土人云、在安南東南三日程、此屬普州、又非此矣、按此地在昔為安氏西南盡境、故今猶有安莊安籠安南諸名、皆安氏之地、昔以盤江為西塹、而今以三汊為界、三汊以南、盤江以東、為中國普衛者僅此耳、由鋪西更南上、一里、踰嶺稍下、有塢中窪、又西半里、則重峰夾坑、下墜北去、盤嶺側西度坑坳、又半里、復拾級上、二里、有亭跨道、是為象鼻嶺、由其西度脊、甚狹、南北俱削壑、下而成坑、其上僅五六尺、如度堵、又究轉北躋、再逾一脊、共三里、陟嶺頭、則此界最高處也、東瞰關嶺、西俯盤江以西、兩界山俱若列屏於下、如凡字不行而擁之者、嶺西又盤塢為坪、結城其間、是為查城、即所

謂為站也、有查城驛、屬普安、○為站為西界者山、而白雲寺乃其西陲、亦愈西愈高、乃望之西北下、共二里半、西稅駕逆旅趙店、江西人時駝騎猶放牧中、遂予小酌肆中、而運趣肆中、

其地為盤江以東老龍第一支南分之脊、第二支為關嶺、第三支為雞公背、支南下、形如凡字、而西支最高、然其去俱不甚長、不過各盡於都泥江以北、其界都泥江北而走多靈者、又從新添東南分支下都匀南、環獨山州北、又東南度雞公關而下者也、

其地東南為慕役長官司、舍姓東北為營頂長官司、羅姓西北為沙營長官司、沙姓、時沙土官初故、其妻即郎岱土酋之妹、郎岱率眾攻之、人民俱奔走於為站、沙營東北為郎岱土酋、東北與水西接界、與安莊東程為亂、攻掠隣境、土官推加銜餌、不敢一詞也、

按是嶺最高、西為查城、東為安籠箐、皆絕頂廻環而成塢者、猶在眾山之上也、一統志、永寧之安籠箐關、正指此、普安之安籠千戶所、在安南東南三日程者、即與廣西之安隆長官司接界、乃田州白隘所由之道、在普安安籠千戶所、當作安隆、與廣西安同稱、不當作安籠、與永寧相溷也、

為站之峽、從東北向西南、其東南即大山之脊、而查城倚其西

北、亦隔一峽而去、乃沙營土司道也、其泉源亦自東北來、下寄站街而西南墜峽底、西南峽脊、亦環接無隙、逐以其底穿山腹西去、當西注盤江者矣、

二十五日、自鼎站西南行、一里餘、有崖在路右、上下各有洞、門俱東南向、西上洞尤空潤、以高不及登、路左墜泉已成澗、隨之南、半里、山迴壑盡、脊當其前、路乃上躋、水則自其下入穴、盤折二里、踰坳脊、是為梅子關、越關西、西路左有峽、復墜坑而下、東西徑一里、而西復迴環連脊、路循其上、平行而西、復踰脊、始下陟、二里、又盤塢中山西南轉、二里、復西北上、一里、是為黃土壩、蓋鼎站之嶺、至此中降、又與西嶺對峙成峽、有土山中亙、而連屬之、其南峽北皆墜峽下中懸若塌然、其云黃土壩者以此、有數家倚西山而當其坳、設巡司以稽察焉、又上踰嶺脊、共五里、為白雲寺、于是逐西南下、連逕四里、逕中杠杻格擇、車騎相望、則臨安道毋忠、以致敢入京也、司道無致敢之例、其辨如此、當必有說、按毋、皖人、本鄉薦、豈果有卓異特達聖聰耶、然爵阿逆之揩模未沒、而與杠之紛紛寔繁、其才與操、似俱可議也、又至塢底、西北上一里、為新舖、由舖西稍踰嶺頭、逐直墜、下、五里、過白基觀、前奉真武、後奉西方聖人、中頗整潔、時尚未午、駝騎才放牧在後、余乃入後殿、殿淨几、以所攜紙墨、記連日路紀、蓋以店肆雜沓、不若此之淨而幽也、僧檀政甚解人意、時時以茶蔬來飯、飯下午、有象過、二大二小、停寺前久之、象奴下飲溯去、象鞍硯后二足、又跪前二足、伏而后升、既而駝騎亦過、予方草記甚酣、不暇同往、又久之、雷數隱殷殷、天色以雲幕而晦、辭檀政、以微禮酬之、固辭不受、初余以為去盤江止五里耳、土人知駝騎所期舊城尚在盤江上五里、亟為前趨、乃西向直下、三里、有枯澗自東而西、新擔小石梁跨之、曰利濟橋、越橋、度澗南、又西下半里、則盤江沛然自北南注、其峽不闊、而甚

深、其流渾濁如黃河、而甚急、萬山之中、眾流皆清、而此獨濁、不知何故、余三見此流、一在武宣入柳江、一在三鎮羅木渡、則流一在此、渡濁然者乃發村也、循江東半南行、半里抵盤江橋、以鐵索東西屬兩崖上為經、以木板橫鋪之為緯、東西兩崖相距不十五丈、而高且三十丈、水奔騰於下、其深又不可測、初以舟渡、多漂溺之患、垒石為橋、亦多不能成、崇禎四年、今布政朱、名家民、雲南人、時為廉憲、命普安游擊李芳先、四川人、以大鐵鍊維兩崖、鍊數十餘條、鋪板兩重、其厚僅八寸、闊八尺餘、望之飄渺、然踐之則屹然不動、日過牛馬千百羣、皆負重而趨者、橋兩旁又高維鐵鍊為欄、復以細鍊經緯為紋、兩

座之端、各有石獅二座、高三四尺、欄柱俱自獅口出、東西又各跨巨坊、其東者題曰天衢雲龍、爲都御史某公所樹也、傳其里有石碑、其西者題曰、、四字缺文、傳宋龍時爲監軍御史所樹也、傳又豎穹碑、題曰小葛橋、謂諸葛武侯以鐵爲瀾滄橋、數千百載、乃復有此、故云、余按瀾滄爲他人、乃漢武故事、而瀾滄亦无鐵橋、鐵橋故址在麗江、亦非諸葛所成者、橋兩端碑刻祠宇甚盛、時暮雨大至、不及細觀、度橋西、已入新城門內矣、左轉歇橋爲大興寺、西北循崖上、則新城所環也、自建橋後增城、置所爲鎖鑰之要云、聞舊城南在南霽五里、急冒雨揭、躡蹬級而登、一里半、

出北門、又北行半里、轉而西、遂迤而上者二里、而乃漸寒、新城內所上者已、城外所上者坦、西踰坳、循右峯北轉、又半里、則舊城懸崩右岡頭矣、入東門內、有總府鎮焉、其署與店舍無異、昇眈發銃用嗩叭、報亦不揭金鼓之報、无有也、青崖提兵姓班、三堂總兵姓燕、此間提兵姓胡、參亂羅多而勢不尊矣、走在省張齋公家軍人也、

二十六日、雞鳴前發、余城較而出舊城西門、皆俱西南行、從嶺坳并降、五里、有一二家在南隴下、爲保定舖、從其側西上嶺、漸陟陸采三里、忽有水袤自嶺峽下、循峽而上、峽中始多田塍、蓋就水而成者、佛乙梯滿矣、又上二里、是爲涼水營、由營西、須從山

坳遂迤而上、漸上漸峻、又五里、過跪馬方牧、余先發、將踰坳出踰坳下石間、少憩、里所謂海馬崞者、欲以形似求之、忽有人自坳出、負甚汲水、由余前走南峽去、余先是望南崖迴削有異、而未見其峽、至是亟隨之、抵崖下、則穹然巨洞、其門北向、其內陷空而下、甚深、其人入汲於石隙間、隨處而是、皆自洞頂滴、、設空下墜、土人以鑿埋承之、水从洞甫左懸頂下者最盛、下有石臺承之、臺之側、鑿以貯汲者、洞从右下者最深、內可容數百人、而光明不闇、然俱无寺隙刻鐫、若堵牆而成者也、出洞、仍由崖西踏出大道、登坳、即海馬崞、有真武閣跨坳間、余入憩閣間、取筆

拈記游、則跪馬前去久之、乃行、其內即爲海馬舖、去城十里矣、其處北兩日半程爲小米馬塲、有堡城下臨盤江、隔江即水西地、南兩日程爲平壩河、水泊羅捷而出鎖之所也、又西循南嶺而行、見其塢皆南向、北墜、然多中窪而外亙者、遂西又稍上二平脊、共三里、則北度而矗者、其峰甚高、是爲廣山、其上李芳先新結淨舍、爲大曲里、蓋安南城東最高之巔也、又西二里、爲秦巷、其北有山欹笑可畏、作自隔之勢者、舊名聖山、今改名威山、余望之有異、而亟於趨城、遂遵大路而西、又三里、復半踰一阜、又二里、税駕於安南城之東關外陳貢士家、

二十七日駝騎已發、余居飯、聞知城東五里由茶庵而北有咸山、山間有洞從東透西、又有水洞、其中積水甚深、其前正瞰衛城、遂指其處、雖在山麓、然甚近也、乃同顧僕循昨前道五里、東抵茶庵、遂由岐北向入山、一里抵山左腋、則咸山之脈、自北突而南、脊而北伏、南刷而北墜、東西皆亘崖斜騫而南上、從南麓渡起一小峯、亦如之、入東峽、又一里直抵山后、則與東峰通脊處也、由脊北下甚深、而路與由脊西轉循山北峯之半西行、路蕪而磴存、循之行則北塢蘙蔽、從塢中起漸環北峯、咫尺不可見、而南面咸山之北、惟行叢猗翳、而巔亦漸為所亂、西行半里、磴乃南上、拾級而登者半里、則峰之北面、全為層亂矣、乃轉東北上、則東崖斜騫之上也、石脊甚狹、由東北上西南、如披龍尾而升、復見東南峯外壁宵層日、遠山如髮、余所行之西北則烟淪如海、峯上峯下、皆入混沌、若以此脊為界者、蓋脊之東南風所以來、故風霾淨捲、脊之西北、風為脊障、靄霧遂得以為窟穴、予夙願一北眺盤江以來、蹇而每為峰掩、至是遂登北巔、而又為霧掩、造化根株、其不容人窺測如此、披脊半里、有洞在頂崖之下、其門東向、上如合掌、稍窪而下、底寬四五丈、中有佛龕僧櫥、遺跡猶存、而僧不知何往、兩旁頗有氤氳之龕、其后直透而西、門乃漸

狹而低、亦共如合掌、其門西臨山麓而出、約七丈餘、西前后通望、而下不見者、以其高也、出后門上下俱削崖疊石、踞峽崖西南去、十餘丈、復有洞西向、門高不及丈、而底甚平深、與闊各二丈、西洞后石縷嵌紛、不深而敞、置佛座其中、而前建屋堂已圮、其前直瞰衛城、若垂趾可及、偶霧氣一吞、忽浸無所覩、不意海市蜃樓、又在山阿城郭也、然此特洞外者也、由洞左旁竅東向入、其門斯隘而懸、披石關上、其中坎砑敧嵌、窪窞不一、旨貯水滿中而不外溢、洞頂滴瀝下注水池、如碟環叢綴、鐙錯遠近、洞內漸轉東北、勢似宏深、削陰、既水池高下、無可着足、而無火炬、遂暘、暘惟從黑暗中懸其遠邃而已、余所見水洞頗多、而獨此高懸衆峯之頂、又瀦而不流、無一滴外洩、向所望以為獨石凌空、而孰意其中乃函水之具耶、出洞仍崖而北、入明洞后門抵前洞、從僧榻之左、有旁龕可登、披而上之、則有隙西透、若窓而歧為兩、其后復有洞門西向、在崖踞之上、其門頗敞、第遺隙處更稍逼仄、然可外窺、不能覘也、以出耳、先是予入前洞、見崖間有鐫三明洞三字者、從洞中直眺、但見前后、而不知旁覘更有此異也、下洞由舊洞三里出茶庵、遣祓君焉以專迓至、從來直指史方不踰關嶺盤江、馮以狩命罪任、故歷闔隘至此、早時旋

旗寨關踰坳、瞻眺之、空山生色、第隨其后抵安南、不免徒騎
雜沓、五里之程、久乃得至、乃飲於陳氏舜中、遂入東門、西抵衛
前、轉南而出南門、南向行箐峽間、共半上二里、有脊自西北度
東南、度處東平爲塢、塍西忽墜坑深下、有水自坑中仰、出、路
隨之西、循北崖下墮、即所謂鳥鳴關也、（鳥鳴關在安南衛）土人呼爲老
鴉關、西向直下一里、有茶菴跨踞隘、飛泉夾洒道間、仰前知、
細派、至此而奔騰矣、菴下崖環峽仄、極傾陷之勢、又曲折下半
里、泉並溢道、有字碑題曰甘泉勝蹟、其旁另有亭已廢、而
遺址置碑尚存、言嘉靖間有傅施茶甚勝、泉由箐下汲、泉甚綠

一日踩地得之、是言泉從傅發者、余憶甘泉之名、舊志有之、而
啣、細流寬溢於箐上、或借瑛引至此、不爲无功、若神之如錫
卓龍移則不然也、又拾級西南下一里、下抵峽口、循西崖之口、
轉而西行、北則石崖排空、峽流上壓、南則墜壑下盤、土埂縱橫、
皆犁爲田、雖升降已多、猶平行山半也、又西半里、有泉自北崖
裂隙厲宛轉下注、路經其前、爲架橋橫度、泉落於橋內、復從橋
下瀉峽去、坐橋上仰視之、崖隙掀曲、泉如從雲葉間墮出、或隱
或現、又瀑布一變格也、循崖又西、遶逕半上、而過南度之脊、漸
轉西北、共五里、爲鳥鳴鋪、復西北下峽、一里餘、有小水、一自

東峽來、一自北峽來、各有石梁跨之、合於路左而東南去、度兩
石橋、又西南上嶺、一里、從嶺側閒踰過一哨、有數十家夾道、
又從嶺上循北界大山西南行、其南復平墜成壑、下盤錯爲田
甚深、其南遙山與北界環列者、俱如展屏、西北角獨夫豐而起、
環此壑而東度、主脊一枝、遂屬於北界大山、所過脊頭夾哨處、
正其北屬之脊也、余先日從海馬哨西、即遙從嶺隙見西峰綠
繞而此峰猶方頂迥出如屏、問對夫、江即坡西、即此峰否、對曰、
尚在南、余里其坳入處反在北、心歛之、至是始知其即東向分
支之脊也、路雖對之行、而西坡實在其北、循北嶺升降、曲折皆

在峰半行、又西北二里、西南二里、直墜坡而下者二里、緣嶺西轉
者一里、是爲納溪鋪、蓋在北崖南墜之下、雖所下已多、而猶然
土山之脊也、由鋪西里、則東西山又分兩界、有水經其中、第此
兩界俱支壟龍錯、不若前箐之截然屏夾也、復西南下一里半、
有水從東崖墜坑而出、細懸若馬尾、從其北踞余墜崖下、又二
里而抵塢中、已橋三門、跨兩隴間、水從東一門湧而北出、其
西二門、皆下平爲田、豈水涸時耶、其水自西南諸峽中、各趨
於橋之南、墜峽而下、經橋下、北注而出於盤江上流、豈納溪之
名以此耶、度橋、復西北上嶺、是以江西坡、以箐左溪之西也、路

從夾崗中透壁盤旋而上、一里出夾、復拾級上、一里得寻巷在坡之半、又北上、拾級半里抵嶺頭、其北有峰夾塢而高、東望納溪鋪之嶺東崖者、高下正與此等、于是又西向平陟嶺間、二里、狀南奔轉、循其西又西向行半里、則嶺上水多左右墜、墜、又東北下轉、則一隙塹甚逼、自西南墜東北、若劃山為二者、度小石梁而西、又西北踰嶺頭、共一里而入西坡城之東南門、是為有嘉城、

二十八日、出西坡城之西北門、復西向陟嶺、盤折而上、二里、始升嶺頭、其北嶺向東、循其南而西、又二里、望西北一峰甚近而更偉、有峰聳其首、以為抵其下矣、又西一里、稍降而下、忽有脊中度、左右復中墜成峽、分向而去、其度脊僅二尺、長亘二三丈而已、為東西聯屬之帶、始知西坡一山、正如一芝側出、東西徑僅十里、南北兩垂亦不過二三十里、而此則其根蒂所接也、度脊、始上雲龍高峰、又二里、盤峰之南、是為倪納鋪、數十家后倚高峰、南臨遙谷、前所望方頂屏列之峰、正亘其南、指而詢之、土人曰是為无境營、再南為新安二所、（新為新城所、安為安籠所、即與廣西安隆土司為界者、）由鋪之西半里、有脊自山脊塢中南度、復起山一支、繞於鋪前、脊東西流水、俱東南入納溪橋之上流者、第脊西之流、墜

峽南樹、甚逼、又稍北、循其山而西、半里、有脊自南嶺橫亘而北、中平而不高、有壘橫峙脊間、是為保家樓、（已為猓玀哨守之處、）其脊自西南屏列而來、至此北度、東起而為高峰、即倪納后之霧龍者、西亘而成石崖、即與來脊排闥為西夾塢者、由脊北循石崖直西行夾塢之上、是為三條嶺、西四里、石崖垂盡、有洞高穹崖半、其門南向、橫拓而頂甚平、又有一斜裂於西者、其門亦南向、而門之中有懸柱焉、其前塢中水、號入西南峽路、乃稍降、復西上嶺坳、共三里、為芭蕉關、數十家倚北山南突之坳附、水繞突峯之南、復北環關西而出、過關、則墜峽而下、復與水遇、是為普安東境之要害、然止鋪舍夾路、塞無關也、由其西降峽、循水路北、重崖層突、多鏽黑之色、間有所謂弔崖觀音者、隨崖物色之、二里見崖間一洞、懸路甚峻、其門南向而无路、乃披陟而登、則洞門頗僅數尺、平透直北、十餘丈而漸黑、似曾无行跡所入者、乃遂出洞口、則滿地白骨、不知是人是畜也、仍披崖下、又西有路、復北上崖間、其下門多牛馬憩息之所、污穢盈前、其上層有垂柱空其端、而置以小石大士、乃出人工、非天然者、復下、循大路隨溪、又西一里、溪轉北向墜峽去、于是復西陟坡阜、共六里而至新興新城、（自芭蕉關而來、所降不多、而上不逮、其塢間婁嶺出山上也、）入東門、出西門、亦

殘破之餘也、有碑為天啟四年都御史烏程閔公所建、中有生祠守備、是此樓君有此、又西行箐峽間二里、連踰二箐脊、皆自南北度者、忽西瞰一深壑、中壑底為田、其水四面環匯、不知出處、循東峯西南降、一里、又轉東南上、半里、踰箐脊而西南、乃西南下、一里、西抵塢中、闢水數淙、淙甚急、忽見一洞懸北崖之下、其門南向而甚高、溪水自南來、北向入洞、洞前鋪洞門、深僅數寸而闊約二丈、洞頂高穹者將十丈、直北平入者十餘丈、始西闢而有層樓、東隆而有重峽內亘、而有懸柱、然漸昏黑、不可援陟矣、此水當亦北透而下盤江者、出洞、徵洞名於土人、對曰、觀音洞、徵其義、以門上崖端有置大士像於其穴者也、洞前溪由東南峽中來、其峽底頗平、大葉蒲叢生其間、洋洋縷縷於風前、掩青萍於水上、覓、有光、循之西南半里、又西穿箐隙、闢斷復殺與脊、二里有一二家在脊下、其前臨溪縱橫、水由西南破壑去、路由西北循嶺上、一里出嶺頭、是為鄭家坡、西南轉里、環山屏列甚遥、其中則峰巒簇々、盤伏深壑間者、皆見猴角國戎行、无異焉抗、從此乃西北下、直降者二里、有華叢峯頭、曰羅漢松、以樹名也、自黔新興西南循峯峯早已其々、山始多松、然无喬枝巨本、皆弱幹斜聳、無風拂寒、无復吾土凌霄傲風之致也、其前又西南開峽、以峽中直

下者三里、轉而西、平行者一里、有城當坳間、是曰板橋鋪城、當峽口、仰眺兩界山、凌空而起、以為在深壑中矣、不知其西猶墜坑下也、路在城外西北隅、而入為城中之西門、

二十九日、出板橋城之西門、北折入大路、遂拾級下、有小水自右峽下注、踰其左、隨之行一里、則大溪汪然、自西南轉峽北注、有巨石梁跨其上、即所謂三板橋也、今已易之石、而鋪猶仍其名耳、橋上下水甚闊、獨橋下石峽中束、流急傾瀉、其水西北自八納山發源、流經軟橋、又西南轉重谷間、至是北搗而去、亦涤山中一巨壑也、越橋西、朝溪北堤行、溪由西南谷來、路入西北峽去、于是升降隴峽、屢越崗阿、四里直西、山峽畔然平伏、稍西南一石峯聳立、路乃不從西平下、反轉南仰躋、半里、盤石峯東南、有石叠起路右、首銳而湾突、肩齊而並併、是曰鸚哥嘴、又西轉而下者一里半、有鋪舍夾路、曰革鈎鋪、上音細俱作棒、里是而始知所云棒溪紀棒吾訛字也、此題鋪石、又從峽平行、緣坡升降、五里、有哨舍夾路、曰軟橋哨、由哨西渡壑峽下、遥見有巨溪、從西峽中務迤東注、下峽一里、即與溪遇、其溪轉而南峽去、路從溪北溯溪循北山之麓西行、二里、有巨石梁南北跨溪上、即所謂軟橋也、余初疑其姓者所武、及睹真武廟前斷碑、始知為軟、想昔以藤為之、今已易之石、而

猶仍其名耳。度橋而南，遂從溪南西向緣南崖而上，其蹊甚峻。半里平，眺溪北山俱純石，而綠樹綴錯成文，其中忽有一瀑飛墜，自岸頂直掛峽底，緣南崖西上，愈上愈峻，西北眺瀑紋玉幕，步步回首不能去。上二里，峽底溪從西北而出，循蹬路向西南而上，又一里，過真武廟，（梅君自新興來，越此前去。）由其西南行，遂下塢中，又西南共四里，而越小脊而下，有峽自東南達西北，又兩界山圍拱而成者，其中頗平遠，有聚落當其間，曰舊普安，梅君飯於鋪舍，余復先之。而西北由塢中行，東北界山遠遠盤繞，不甚雄峻，西南界山駢疊錯立，復岩岩羅峽，縱肆遠然，兩頭似俱連

脊中平而无洩水之隙者。又西三里，有石峯中起，不與塢脊相屬，其下曰旋山觀。（梅君自后來，又越而前去。）又西一里，則西脊迴環於前，遂塢窮谷盡，塢底有塘一方，匯環坡之麓，四旁皆石峯森森，環塘亦多石片林立，亦有突踞塘中者，于是從塘西南上，迴坡一里，登其脊，又究脊而存脊頭，脊左右水俱分瀉深谷，北出者當從軟橋水而入盤江上流，南流者當從黃草壩而下盤江下流。又西向從脊頭升陟，其上多中窪之穴，大者盤盤為田，小者墜穴為阱，共五里，為水塘鋪，乃飯於鋪前。過鋪西下脊，遂逾山半，又五里，為高笠鋪，由南行隴間，踰一平脊，西南下，又五里，有水

小溪自北峽來，石橋南跨之，度其南北門街，夾峙岡上。踰岡而下，始成市，有街西去，為雲南坡大道；直南又一小溪自西南峽來，石橋又南跨之，橋南即為普安城，州衙俱在其中。（梅君已駐署中矣。）其城西亦倚山脊，東半下臨東溪，南北二門正當西脊之東麓，而東門則瀕溪，烏南門外石橋，則三溪合於北，經東門而西環城南，又南去而注於水洞者，北門外石橋第一橋，即雲南坡之水，繞城西北隅而為塹，東下而與北溪合於城東，第二橋，即小溪自西北來者，一統志所云目前山之水也，第三橋，即小溪自西北來者，一統志所云泌庄之水也，三溪交會於城之東北，

合而南去，是為三一溪，經城南橋而入於水洞。其城自天啓初為水西叛逆，踞雲屠之，攻圍一年而破，（復雲南路要、南土官孙姓者奉調統兵來援、）至今瘡痍未復，然是城文運為貴筑之首，前有蔣都憲，今有王宮詹，（名作霖）遠非他衛可比。州昔惟土官，（姓龍，其居在八納山下，統十二小土司，今土官名子烈，年尚幼。）后設流官，（知州黃）蓋治焉。州東北五十里，有八納，其山高冠一州，四面皆石崖矗絕，非一徑盤旋而上，約三十里。（龍土官司在其下。）其頂甚寬平，有數水塘置於其上，軟橋之水所由出也。土人音以納為怛，而楚西有叭怛嘴之音，今老僧白雲，（南京人）因稱叭怛山，遂闢大叢林，而夷地遂偏

夢第十一次有林塔、自不通矣 未詳

南來踏界、

州南三十里有丹霞山、其山當叢山之上、更起尖峰、卓立於中、西界有山一支、西南自平夷衛屏列而北、逶迤爲雲南坡、而東下結爲州治、西屏之中、其最最高處曰歷寺山、正與丹霞東西相對、其東界有山、南自者民所分枝支而北、當丹霞山南十里、西界屏列高山、橫出一支、東與東界逶屬、合併而北、夭矯叢沓、西突而起者、結爲丹霞山、東北傍突而去者、漸東走而爲龍場當方頂之山、而又東北度爲黃南衛脉、其橫屬之支、在丹霞山南十里者、其下有洞曰山底洞、其門北向、水從洞中出、北流爲大溪、經丹霞山之西大水塘塢中、又北過趙官屯、又東轉而與南板橋之水合、由洞門溯其水入、南行洞腹者半里、其洞劃然上透、中匯巨塘、深不可測、土人避寇、以舟渡水而達其中、另闢天地、可容千人、而丹霞則特拔衆山之上、石峯峭立、東北惟八納山與之齊抗、八納以危擘爲雄、此峯以峭拔擅秀、昔有玄帝宮、天啓四二年、毀於寇、四年、不昧師廣州人漢髮建、每正二月間、四方朝者駢集、日以數百計、僧又捐貲置莊田、環山之麓、歲入三百石、而嶺間則種其爲蔬、歲可三十石、以供四方、但艱於汲水、每常汲之嶺畔、往返三里、皆峻級、遇旱則往返十里而后得焉、

五月初一日、余束裝寄逆旅主人符心華家、人蓺漢乃南抵普安北門外、東向循城行、先是與騎識定自關嶺至交水、至是予款往丹霞、欲不能往、詳程途、借余倉卒收行李、其物仍爲夫至去、弱進之中、各遂相謀、其可棲于、漢隨溪南轉、過東門、又循而抵南門、有石梁跨溪上、越其南、水從西崖而南、谷路從東坡上南嶺、西眺水抵南谷、崖環壑絕、遂注洞南入、時急於丹霞、不及西下、二里竟南上嶺、從嶺上行、又二里、踰嶺轉而西、其西當山腋、多下墜之穴、蓋其地當水洞東南、其下中空、旁透下墜處、皆透穴之通明者也、又西南一里、路右一峽下墜、有岩西南向、其上甚穹、乃下叩之、東門有側竇、如結龕、門內崖下而中平、無甚奇幻、遂渡上南行、又一里、踰嶺脊、遂西南斜下、行坡峽間、一里、過石亭廢址、其南路分兩岐、由東南者、爲新安二所黃草壩之徑、由西南者、則向丹霞而南通柔民所道也、遂從西南下、從嶺峽中半下者二里、東頫峽坑墜處、有水透崖南出、余疑爲水洞所瀉之水、而其勢頗小、上流似不雄壯、從其西、遂西南墜坑而下、一里抵壑中、則有溪汪然、自西而東注、小石梁跨其上、曰南板橋、別以於北大道之三板橋也、其下水則西自石洞出、即承水洞之下流、至是而渡適山腹也、水從橋東又合南峽一溪、東向而去、東北合板橋下流、出北板橋而東、與盤江合、其南峽之溪、則自大水塘南山

巖洞來二溪一北一南、皆透石洞而出、亦奇矣、越南板橋南一里、湖南來溪入南峽、轉而西行峽中、又二里、則有壩南北橫截溪上、其流湧壩下注、闊七八丈、深丈餘、絕似白水河上流之瀑、但彼出天然、而此則人堰者也、壩北崖有石、飛架踞崖、若蟲首揮虛、而其石分竅迸枝、玲瓏上透、竅空湊合、亦疊崖之一奇也、又西三里、循緣北崖而上、西越之而下、共半里、山廻水轉、其水又自南向北而來者、其先東西之峽甚束、至是峽之成南北者漸寬、又循溪西崖南向行、一里、南踰一叉嶺、則其南峽闢而盤成大塢、南望有石梁橫跨溪上、半里、度石梁而東、遂東南上坡、

始與南來之溪別、東上半里、過一村、又東半里、轉而南、稍下、共半里、踰小溪而上、過趙官屯、遂由屯村北畔、東南入塢、二里、復上嶺、一里、轉峽處、有水叢墜山腋、循山嘴、又西轉而南、半里、隨峽東入、又半里、峽中有水、自東峽出、即飛瀑之上流也、小石梁跨峽而南、石坊刻落、即丹霞山建橋記文也、由橋南西向盤嶺、為大水塘之道、由橋東向溯水而入、其下峽中箐樹叢叢、水伏流於下、惟見深綠一道、逶迤谷底、又東半里、內塢復開、中環為田、而水流其間、路循山南轉半里、入竹樹間、有一家倚山環結廬、下瞰塢中平疇而栖、予以為非登山道矣、忽一人出、呼予由

其前、稍轉而東、且導予東南登嶺、乃下耕塢中去、及予躋半里、復西入相延、其人自塢中更高呼、稍東遂得平道、其處西四山廻合、東北皆石山突兀、而余所登西南土山、則松陰寂歷、松尤挺拔之勢、而偃仆盤曲、雖小亦然、遂藉松陰以手掬所攜飯摶而食、覺食後之味更長也、既而循坡南上者半里、又入峽西上者一里、又南踰坳脊間半里、其坳兩旁石峰東西湧起、而坳中則下陷成井、灌木叢翳其間、杳不可窺、已循東峰之南、又轉而東南盤嶺、半里、其兩旁石峰又南北湧起、而峽中又下陷成窪、又稍轉東北、路成兩岐、一由北踰峽、一由東上峰、余不知所從、乃

從東向而上者、其兩旁石峰復南北湧起、半里、陟其間、漸南轉、又半里、南向躋其坳、則兩旁石峰、又東西湧起、越脊南、始見西南一峰特聳、形如天柱、而有殿宇冠其上、乃西南下窪間、半里復南上兩脊、廻望所越之脊、有小洞一規、其門南向、其西有石峰如展旗、其東南之上、復起亂峰、如湧髻、而南崗則環峰而西、遂盎然起丹霞之柱焉、其中廻窪下陷、底平如鏡、已展土為田、第無滴水不堪樹藝、由南西向、躋級登峰、級緣峰西石崖、其上甚峻、已而崖間懸樹叢蔭、光漏西日之堞、直躋半里、始及山門、其門西北向、而四週龍翠山頂、時僧方種豆隴阪間、門閉莫入、

夫之一徒自下至（字黔興）啟門入余、遂以香積供、既而其師影修至、遂憩余閣中、而飲以茶蔬、影修又不昧之徒也、時不昧募緣安南、影修留予久駐、且言其師在、必不留余去、以余乃其師之同鄉也、予聽其意、許爲暫留一日、

初二日、憩靖寮、余時徙倚四面、凭窗遠眺、與影修相指點、其北遠山稍伏、其下爲趙官屯、漸遠爲普安城、極遠而一峯危聳者、八納山也、（相去已百里）其南稍下而橫峯擁其後、爲山梁河、極遠而遠隱隔者、樂民所之南、與亦佐縣爲界者也、其西墜峽而下、爲大水塘、塢中自南而北、山麓洞之水、北出南板橋者也、隔溪則巨峯排列、亦自南而北、所謂睡寺山矣、山西即亦資孔大道、而崗障不可見、其東僅爲度脊上堆壟豎之峯、稍遠則鮮地叢沓、迤邐東北去、爲瓦場營、方頂山之脈者也、山東南爲歸順土司、（普安土司之屬、與粵西土司同名）越其東南爲新安二所、貴草坪諸處、與四城精界矣、是日、余草紀閣中、影修屢設茶供、以雞㙡菜爲羹、花蕊如瓔、針線斷其蔓、每有白漿溢出、花蕊每一二十莖（成一叢、莖細如髮、長半寸、綴花其端、花色如淡桃花、連叢林之）黃連頭皆山蔬之有風味者也、

初三日、飯後、辭影修、影修送予以茶葉、（粵西無、貴州間有之、而甚貴、以鹽炒熾而足、山始有）留食、遂下山、十里、北過趙官屯、十里、東北過南板橋、七里、抵

普安演武場、由其西橫脊西度、一里、望三一溪北來、有崖當其南、知洞在是矣、遂下、則洞門北向迎溪、前有巨石坊、題曰碧雲洞天、始知是洞之名碧雲也、（土人以此爲水洞、以其上有佛者爲乾洞）洞前一巨石、界立門中、門分爲二、路由東下、水由西入、入洞之中、則擴然充闢、水循洞西、路循洞東、分道同趨、南向十餘丈、漸昏黑矣、忽轉而東、水循洞北、路循洞南、其東遂穹然大闢、遙望其內、光影陸離、水聲騰沸、而行處稍闢、也、蓋其洞可入處已分三層、其外入之門爲一層、則明而散、其內闢之處爲一層、則明而聚、當內外轉接處爲一層、則暗而中坼、稍東如門、高穹如橋、其路不如內層、低者不如外層、而獨萃其中、內外迴映、變明迥然、從暗中回矚其廓、又有一圓穴上透、其上亦光明開闢、若樓閣中懸、而光從騰空而上也、東行暗中者五六丈而出、則堂戶宏崇、若阿房、未央、四圍既拓、而頂發猶甚、水從東南隅下搗奧穴而去、光從西北隅上透空明而入、其內叉木之石、皆如踞獅、泥象、附壁之崖、俱作垂旂蟠柱、蓋內奧之四隅、西南爲轉入之橋門、西北爲上透之明穴、東南爲入水之深嶽、而獨東北迴環、迴遠深邃、亦有穴高懸、其前有竇嵌下墜、黑暗莫窺其底、其上有側石環之、若井欄然、豈造物者恐人暗中失足耶、由竇左循崖

而南有一石脊、自洞頂附壁直墜而下、痕隆起壁者、僅五六寸、而鱗甲宛然、或巨或細、是為懸龍脊、儼有神物浮動之象、脊其下西臨流側、石畦每每、是為十八龍田、左由窟右循崖而東、有一石痕、亦自洞頂附壁直垂而下、細紋浮彩、為是虵退皮、果若遺蛻粘附之形、其西扳隙而上、則明窗所懸也、其窗高懸二十丈、峻壁峭立、而多側痕錯紋、緣之上躋、則其門橫然、亦北向而出、縱橫各三丈餘、外臨危坡、上倚峭壁、西在水洞之東、但上下懸絕耳、門內正對矗立之柱、柱之西南、即橋門中透之上層也、余既躋明窗、旋下觀懸龍蛻、仍由石橋下出、飯於洞門石

上、石乃丙鐫詩碑、游人取以為臺、以供飲飫、其詩乃張渶沈思充者詩、不甚佳、而渶字極遒活可愛、鑄碑置未久、遠而為供飲之具、將磨蝕不保矣、亟出紙筆錄之、仍入內洞、欲一登石橋上層、而崖壁懸峭、三上三卻、再飯、仍登明窗東南矗柱之腋、遂出柱南、平視石橋之脊、甚坦而近、但懸崖無痕、上下俱無級、棧懸又難度、于是復下而出洞、日已下舂、因解衣浴洞口石罅、半載風垢、以賜流洗濯之、甚快也、既而拂拭登遊、忽聞崖上歘笑語、疑洞中何忽有人、迎矚之、乃明窗外東崖峭絕處、似有人影焉、余曰、此山靈招我、不可失也、先是余聞水洞之上有

梵龕、及至橐之、无有、从明窗外東眺層崖危傑、心異之、亦不見有扳援之跡、及出水洞、覓路旁有小徑、隱現伏草間、又似上躋明窗者、以為此間乃斷崖絕壁耳、不意聞叢殘蹤、亟覓杖上躋、始向明窗之下、旋轉而東、拾級數十層、遂躋危崖之根、則累石成門、其門亦北向、內高二丈餘、深亦如之、左有旁穴、前透、多裂隙垂楞、僧以石壘之為室、右有峭峽、石縫上斷、亂石盤結、而峻不可登、洞中有金仙三像、一僧栖其間、故游者穢聞莫就的於此、非其殺余將茫、送出城不復知水洞之外復有此洞矣、的者僕從甚都、想必王紳林子弟子過此而過之、下山循溪溯流二

里有大道、即南門橋、遂從南門入、踰山坡北行、城中衆甚荒、州舍雖、、不復成衍、東下為州署、門闢无一完者、皆安酋叛時、城破獨為卸并至今未復也、出北門、還旅、逆旅是晚見夫不得、臥、（按君夫早及耕夫）

初四日、覓夫不得、徙於逆旅、稍散步北寺、惟有空樓層閣而寂无人焉、乃樓而未觀者還閣、而臥、

初五日、仍不得夫、平明微雨、既止而雲油然四布、是日為端午、市多鬻蒲艾者、攤肆為此中所出、然亦不見巨塊、市有旬而无矣、余聞生逆旅、橐中錢盡、不能沽酒解愁、回想昔年難山之

蓋已分胄壞、

初六日、夜雨達旦、夫仍不得、既午遇金重甫者、麻城人也、貴西儒生、索觀予諸公手卷、為予遍覓夫、竟无至者、

初七日、囊錢日罄、而夫不可得、日復一日、不免悶悶、是日金重甫言、將往荊州、余為作書寄式圍叔、下午假以母簪奉、殊甚歉、而意自可歎、

初八日、候夫雖有至者、而意主代為捐借、卽符也、錢為所竊去、力阻以去、下午得騎、亦重價定之、无可奈何也、余所遇惡人、如衡陽被盜、狗場者使伴以為扇竊去者共三番矣、此寓所竊、初疑為騎夫、后乃知為符主也、人之无良如此、夫叔在得使先驗、如南宰策冲字黃桂僧俱六人、俱有害人之心、予以萬里遠身、覩其毒口、亦幸矣、

初九日、平明、以行李付騎、別金重甫乃行、是早雲氣稍斂、從貴安北門外第一溪橋北、循西坡入、過稅司前、漸轉西南、溯小溪西岸行、西山叢隆小澤厓、從山麓懸崖南五里、始西南登坡、是為雲南坡、初二里稍夷、又一里半甚峻、過一脊而西、復上坳、共一里為馬鞍嶺、越而西、遂循嶺西向西南行、于是升降在嶺頭、盤折皆西南、俱不甚高深、五里稍降塢中、為坳子哨、先是每處有打劫之警、此為第一哨、今既奉憲禁、并於一處、過无問者、又南越一坳、大雨淋漓、仍前升降大峯之西、冒雨又十五里、而至海子鋪、山塢稍開、頗大、中有水塘、卽所謂海子也、有小城在其南、是為中火鋪、舊安莊二哨、俱於此并取哨錢、過者苦焉、先各哨分取、今并於此也、哨目王勤、哨索雜馬担夫、見余單、亦不甚阻撓、余乃入城飯於市、復出南門、南向登山、五里過鞍馬方牧於山坡、雨復大至、余乃先行、升降高下、俱依東大山而東南、雨嘗多、皆升陟坑、不辨水從何出、又五里為大河鋪、有水自鋪東、平瀉坡下、復余峽中、皆隨之而南、乃大雨、忽雲破峰露、見西南有山甚高、土人云為羅山、雲氣籠罩、時露一斑、直上與天齊、望而趨五里、大河之水已漸墜深壑、如入從西北坼峽去、路東南轉嶺、遂峽東下、則山環塢合、闢中窪為塘、水滿其中、而四面皆高、不知出處、又東逾坳下、塢間又復窪而成塘、與前雖有高下、而瀦水莫決同之、又東緣南峯而轉越其東、則東塢大開、深盤遠錯、千畦環壑於下、度其地在貴安山南、山嵐洞西南、余謂壑底水卽北達山嵐者、徵之土人、云西峯下有入水洞、水墜穴去、不知所出、從西峯稍下、共五里、是為何郎鋪、越鋪南、又上嶺、仍依東嶺行、廻望雲籠高峯、已在西北、將出時、反與雲醮雨、皆其所為、雖山中雨候不齊、而衆山惟瞻其馬首者、循東嶺南下峽中、有溪自南而來、溯之行其東岸、共五里、路忽由水渡西岸、而暴雨依流、深湧莫能越、方欲解衣赴之、

忽東山之上有呼者、戒莫渡、招子東上嶺行、余從之、遂從莽林中上東嶺、已得微逕、隨之南、二里、得北來大道、果從東嶺上降者、並涉溪者乃西道、從嶺者乃東道、水涸則從西、水漲則從東也、西流之中有一線深坑洞、特橫板以渡、茲漲沒无影、非其人還呼、幾不免馮河之險矣、從東嶺下一里、則大道西渉溪、道中水淺數寸、仍揭而渉之、一里、有石梁跨溪上、其溪自西南抵東山之麓、至是橫折而西、從梁下抵西山之麓、乃轉北去、其其源發於西南天曉嶺西分水嶺、（按志、分水嶺在寺安西南百二十里、即此、）其流經此又北抵黑山何郎之南、不知所渡、即土人亦莫能識也、患石梁西麓、有穴跡斜飛橫、如亦字、故名其地曰亦字孔、今訛為亦脊孔、乃土音之涸也、梁南半里、即為亦字孔驛、有城倚西山下、而水繞其東焉、比至、雷雨大作、宿於西門內周鋪、

記遊太華山

出省城、西南二里下舟、西岸平疇夾水、十里、田盡、萑葦滿澤、舟行深綠間、不復知為滇池巨流、是為草海、草閒舟道甚狹、遙望西山繞臂東出、削崖排空、則羅漢寺也、又西十五里、抵高嶢、乃捨舟登陸、高嶢者、西山中遜處也、南北山皆環而東出、中獨西遜、水亦遜之、有數百家倚山臨水、為迤西大道、北上有傅園、西上五里為碧雞關、即大道趨安寧州者、由高嶢南上為楊太史祠、南至華亭、太華、盡於羅漢、即碧雞山南突為重崖者、蓋碧雞山自西北亙東南、進耳諸峯由西南亙東北、兩山相接、即西山中遜處、故大道從之、上置關、高嶢實當水埠焉、南上里、飯太史祠、又南過一村、乃西南上山、共三里、山半得華亭寺、寺東向、后倚危峯、草海臨其前、由寺南側門出、循寺南西上、南踰支隴、入腋、共二里、東南升嶺、嶺界華亭、太華兩寺中而東突者、南踰嶺、西折入腋、腋間上為危峯、下盤深谷、太華則高峙谷東、與行處平對、然路必窮極西腋、后乃東轉出腋、中懸流兩派墜石崖、甚峭險仄、不行此徑不見也、轉峽、又東盤山嘴、共一里、俯瞰一寺在下壑、乃太平寺也、又南一里、抵太華寺、寺東向、殿前夾墀皆山茶、南一株尤巨異、前廊南穿廡入閣、東向瞰海、然此處所

里稍止及草海差淺、陪潘觀音支左羅漢寺南也、道出南側門稍南下、循塢西入、又東轉一里半、南踰嶺、自西峰黃峰高處東垂下、有大道直上、為登嶺道、截之東南下、復南踰、過石峯嶙峋南擁、繳從其左、東向陟土坡下、共一里、又西行亂石中、一里、復上踰崖端、盤崖而南、見南崖上下如蜂房燕窩、累累、款隆者皆羅漢寺、南北巷也、拔石磴稍下、一里抵北巷、已出文殊君上、始得正道、由此南下、為羅漢寺正殿、由此南上、為朝天橋、架斷崖間、上下皆嵌崖、此復新崖中墜、橋渡而南、即為重宮殿、門北向臨橋、由殿東側門下、拔崖蹈空、愈上愈奇、而樓供此

閣而殿供元帝而閣供玉皇而宮一名抱皆東向臨海、嵌懸崖間、每上數十丈、得斗大平崖、敝杙空駕隙成之、殿踞殿損、不兼巨、而黏壘綴石、互為披映、至此始據然全收水海之勝、南崖有亭前突、北崖横倚樓、、前高柏一株、撐空濃翠、並樓而生、如坐枕椅上、不復有崖石下礙也、抱一宮南則崖上、杙木飛、穿石穴、棧懸崖穿、穴透崖隙、皆極險峭、度隙有小樓黏石端、竅龕穴之皆具、北巷景至此而極、透下朝天橋、謁羅漢正殿、、右崖高百仞、崖南轉折間、泉一方停崖麓、乃朝天橋遶旋而下者、曰勺冷泉、南踰泉、即東南轉折、其上崖更崇列、中止涤坪一縷、若腰帶、下悉陷

陜崩崖、直插海底、坪間梵宇仙宮、雷神廟、三佛殿、壽佛殿、關帝殿、張仙祠、真武宮、次第連綴、真武宮之上、崖愈傑竦、昔梁王避暑於此、又名避暑臺、為南盡處、上即穴石小樓也、更南、則崖盡而崖不盡、崖壁覆雲、重崖拓而更合、南純辟下、有猗蘭閣址、還至正殿、東向出山門凡八折、下二里、抵山麓、有村氓數十家、俱網為業、村南即龍王堂、前臨水海、由其右、南循南崖麓、村盡、波連崖勢愈出、上已過猗蘭舊址、南壁愈拓削、一去五里、黃石痕掛壁下、土人名為掛榜山、再南、則是崖突聳、巨石垂空嵌水、折成臺、南復分梯層壁、雄峭不若前、而兀特離奇、又闢異境、三里、下瞰海涯、舟出沒

石隙中、有結茅南涯側者、亟懸仄徑下、得金線泉、、自西山透腹出、外分三門、大僅如盎、中空洞悉巨石、嵌仄、不可入、水由盎門出、分注海、、中細魚、溯流入洞、是名金線魚、、大不踰四寸、中踰腹腸、首尾金一縷如線、為滇池珍味、泉北半里、有大石洞、、門東瞰大海、即在大道下崖崗、莫可墜、必迂其南、始得遶道入、即前所望石中小舟出沒處也、門內石質玲透、裂隙森柱、俱當明窦、南入數丈、敝暗、瞿炬更南、洞愈崇拓、共一里、始轉而分東西向、東上三丈止、西入、窮窈異極、惜火炬不給、乃出、上山、過抱一宮、聞山頂異龍池道、稍北向太華中、乃南轉、然池實

在山南金線泉絕頂、以此地崖崇石峻、舉援可至耳、余輒从危崖歷險上、壁雖峭、石峯多秘、懸躍無不如意、星紋瓊花瑰莖千客萬變、皆目所未覩、素習者惟牡丹枝葉雜披、布滿石隙、為此地絕遠、乃結子垂、外綠中紅、又余地所未見、土人以高遠莫知採鑿、常曰山間野蔬、不使何物也、板齋里餘、遂踰蘇削石萼鋒、若出水青蓮、千瓣競艷地、峰端漸側縫、而雨、惟西南一峯最高、府峰頂四里、度其上為若雞絕頂、南石萼騈叢南陸、又起一突峰、高少遜之、乃南盡海口山也、絕頂東下二里、已踰金線泉之上、乃於懸崖間、觀墨龍池而下、

記滇中花木

滇中花木皆奇、而山茶山鵑為最、山茶花大逾碗、攢合成毬、有分心卷邊軟枝者為第一、省城推重者、城外太華寺、城中張石夫所居朵紅樓、前一株挺立三丈餘、一株盤垂幾及半畝、垂者重枝密幹、下覆及地、所謂柔枝也、又為分心大紅、遂為滇城冠、山鵑花一具五色、花大如山茶、聞一路迤西、莫盛於大理永昌境、花紅形與吾地同、但家食時疑色不稱名、至此則實有紅鵑、果不減花也、

記游顏洞

臨安府顏洞凡三、為典史顏姓者所闢、名最著、余一至滇省、每飯未嘗忘鈍度也、遂由省中南通通海縣、游縣南之秀山、上一里半、為灝穹宮、前巨山茶二株、曰紅雲殿、宮建自萬曆初、距今載六十年、山茶樹遂冠南土、又南抵臨安府城南臨瀘江、此江西自石屏州異龍湖來、東北穿出顏洞、而合郡衆水亦以此洞為洩水穴也、予于是覓一導游者、於郡東接待寺、顏洞大道當循城西南、度瀘江橋、導者從寺前隔江東北小路行、遂不得渡瀘江、東觀王洪會合處、由寺北循塘塍東行、塘東皆紅蓮覆地、客不見水、東北十五里、度寶公橋、水自西北來、東南入峽、又五里上山、為金雞哨、南、瀘江會諸水由此東入峽、甚遂水循東抵洞口、南里餘、望洞頂石崖叢峙、如門對峙、洞正透其下、重崗迴夾之、不可得見、求土人導入、皆曰水漲流急、此非游時、若兩月前水涸、可不橋而入、今即有橋亦不能、況無橋耶、橋非一處、每洞中水深處、輒架木以渡、往例按君來游、架橋費且百金、他費亦百金、土人苦之、秦普首兵變、託言洞東即阿迷境、故人當出沒、此遂絕官長游洞者、余必欲一至洞門、土人曰、須渡江南岸、隨峽入、所謂瀘江橋大道也、始悔為導者誤、乃舍水洞覓

南明萬象二陸洞、從稍東下坡、復上山登頂、東瞰峽江、環峽東入、洞門即在東峽下、予所登山實正與其上叢崖平對、門猶為曲掩、但見明崖西向、灣水東嚙、撮穴吞流之勢、已無隱形矣、東北三里、踰嶺脊下山、二里、則橫東石壁無倚、如環半城、下闢洞門北向、余欲有異、從之直下、一里抵峽中、又一里半抵東壁下、稍南上、洞門廓然、上大書雲津洞、蓋水洞中門也、將顏洞以雲津為奇、從前門架橋入出后門、約四五里、暗中傍水行、中忽闢門延景、其上又絕壁為飛、故自奇絕、余不能入其前洞、而得之重崖絕巘間、且但知萬象南明、不復知有雲津也、誠出於意外、遂瞰洞而下、洞底水從西南穴中來、蓋門內而東、復入東南穴去、余下臨水滸、徑之、水瀾三丈、洞高五六丈、而東西當門透明處、徑可二十丈、但水所出入、直逼外壁、故非橋莫行、出水西穴、漸暗不可遠窺、東為水穴處、稍肯拓、隔水眺之、中列垂乳柱、繽紛菊花、復上出洞外、上眺東南北三面、俱環壁、無可上、仍西出舊道、北上山、東一里、踰脊、已陟東壁迴環上、嶺坳中東向一里、其地南北各起層峰、石崖峙突、萬象洞即在北崖上、乃導者妄謂在南崖下、直下者一里、抵南崖、一洞東向、高四丈、水從中湧出、兩崖角起、前對為峽、水出洞破峽、勢極雄壯、蓋水洞后門也、

又東二里、抵老鼠嵐村、問諸途人、云萬象洞在西北嶺上、即前所从下山處、洞甚深、歷降而下、底與水洞通、余欲覓土洞門、晚色已合、去宿鋪南十里、念此三洞、慕之數十年、走萬里、乃至、而拔夷阻之、陽侯隔之、太陽促之、渠人又誤之、生平游屐、斯爲最阨矣、

西南遊日記 雲南

戊寅八月初七日、作書投署府何別駕、求廣西府志、是日其誕辰、書未達、入閱其堂四境圖、見盤江自其南界西半入境、東北从東界之北而去、不標地名、无从知其何界也、

初八日、何以書致相見、是日雨、卻不往、

初九日、予令顧僕辭何、促其志、大雨不止、

初十日、何書覓志无印就者、已命敍青其半、午霽、始見黄菊大開、菊惟黄色、不大、又有西番菊、

廣西府西界大山、高列如屏、直亘南去、曰草子山、西界即大麻子嶺、从大麻來者、東界峻逼、而西界層叠、北有一石山森羅於中、建格南界曰聚果山、東支南下者、結爲郡治、西支橫屬西界者、有小从穴旁出甚巨、是爲瀘源、經西門大橋、而爲矣邦池之源者也、通海从穴旁出、此海亦从穴潛出、然此海南山復橫截、仍入太宇碧山穴中、爲尤異也、矣邦黄碧言此水入穴、即从竹園村北龍岸出、未知果否、忽龍自是爲四北爲水、此本必合出也、矣邦池俗名海子、又曰龍潭、曰此瀘江、非屬中瀘江也、瀘江在南、而此水亦歿其名、不知何故、矣邦池之南、復有連山東西橫屬、則此中亦一南北中窪之坑、而水則去來皆透於穴矣、此郡山之最臨遠者也、

聚果山、爲君曾珠、橫列郡後、東下一支曰奇鶴峯、則學宮所托、

西下一支曰獃龍峯、則萬壽寺所倚、而郡城當其中環處、城之東北亦有一小石峯在其中、曰秀山、上多突石、前可瞰湖、后可攬峯、城南瀕湖、湖復夾三峯、東即廣福、曰靈龜山、中峯最小、曰文筆峯、建塔於上、而西峯橫若翠屏焉、即名翠屏、此郡山之近者也、秀山前有伏波將軍廟、后殿為伏波像、前殿為郡守張楚壼祠、張狀風人、以甲科守此、壬申為寺前田、城克、奚張會不顧身困保城隍者、莫能破城、用以賊死、是張筆伏波、示以首冀、此遂賊乾蓋忠年河相揣焉、戰祠為會舞玉云、

新寺即萬壽寺當叢莽西垂之南、其后山石嶙峋、為滇中所无、其寺南向、后倚峭峯、前臨邊海、亦此中勝處、前有玉皇閣、東為城隍廟、俱在城外、

瀧源洞、在城西北四里、新寺后山西盡、環塢西北、其中亂峯雜沓、攢以小石峰、皆刺戟擁枝、攢青點翠、北環西轉、而瀧源之水、湧於下穴、瀧源之洞、關於層崖、有三洞焉、上洞東向、南前有峯、下洞南向、在上洞西五十步、皆在前山之南崖、后洞在后山之北、洞、其上如眢井、以并北墜、而穴下二十步、底界而成峯、一穴東北下而小、一穴東南下而廓、此三洞之分向也、其中所入皆甚深、東地穿隘、屡起屡伏、乳柱紛錯、不可窮詰焉、

十一日、大霽、上午出西門、過城隍廟、玉皇閣前、西一里、肄新寺

西峯之脅而北、又北一里、抵山下、歷級游上洞、望洞西有寺縱而重、入憩而濟水為飧、因由寺西觀水洞、遂寺中索炬、始知為洞有三、皆須夫深入、下午强索得炬而文為爾僕所見、滅遇見不可得、遂里一村、在隔水之南、彈莫能達、遂不得為深入計、聊一趨后洞得、披其外扃、遂入下洞、探其中門而已、仍从舊路歸、北入新寺、抵暮而返、

十二日、坐寓待志提一至即行、晚聞顧僕曰志訂就當即来候也、

余初意廣西郡人必悉盤江所出、遍徵之、然无詳者、其不知者、反謂西轉為勤固、為蘇、倒其知者、第謂東北注羊牛、經黃草壩下、即莫辨所以矣、間所謂東南下廣南、出田州、亦似揣摩之言、靡有確據也、此地至黃草壩、又東北四五日頗程、余欲从之、以此淹留日久、違西之行不可遲、姑留為歸途之便、

廣西府鸚鵡最多、皆三鄉縣所出、然止翠毛丹喙、无五色之異、

三鄉縣乃甲寅蕭守所城、雖孱州、有流官、亦居郡城、不往州治、二寨皆蕃何天衢守之、以異蕃拒、

廣福寺在郡城東二里、吉双鄉在吳郊池之東南、與之對、而弥

勒州在郡西九十里、一統志乃註寺在弥勒東九十里、称為弥勒屬何耶、當是時郡无附郭、上州各抵其前為界、故以屬之弥勒耶、然今文廟子背西、何以又有分界之址也、

十三日、中夜聞雷聲達旦而雨、余欲行屠矣而日復一日、待之若河清乎、

自省至臨安皆由南行、自臨安抵石屏州、皆西北、自臨安抵阿迷、皆東北、自阿迷抵弥勒、皆北行、自弥勒抵廣西府、皆東北、

十四日、再令顧僕促志、余束裝以待、午雨乍霽、上午得田音、仍欲再至明晨云、乃移行李出西門、入玉皇閣、、閣家處中乃銅像、兩廡列塑群仙像、極有生氣、正殿四壁畫亦精工、遂遇萬壽寺、飯后、登寺左狀龍峯之脊、石骨棱、皆龍鱗豕角也、志又稱為天馬峯、以其形似也、下還寺中、見右廡北有停柩焉、詢之乃吾鄉戴郡游公柩也、游諱大勳、任廣西三府、征晉時、游率兵屯師南海楫、以防飛之衝、突四年四月、晉兵忽來之、遂沒於陣、今其子現居其地不得歸、故停柩寺中、余為慨然、是晚李如玉楊善居猪君作醮寺中、屠承齋餉、僧千松亦少鮮人意、是晚月明朗、

十五日、余入城探涂君之子、令顧僕往促何君、上午出西門、游城隍廟、既還寺、中書婦遣奴者稍持饌、有吳備端者、亦以遣

香至、同楊善居索居文、余各攜之去、約抵暮馳還、下午何命堂書遣吉及程儀至、余作書謝之、是晚為中秋、而暗雲密布、大風忽吼、僧設齋於正殿、啜之而臥、

十六日、雨意霏霏、不能阻余行色、而吳楊文未至、令顧僕往索之、既飯、楊君攜酒一樽、佐以油餅熏兔、乃酌酒而攜兔餅以行、從玉皇閣后、循狀龍東麓而北、一里、登北山而上、一里、踰其坳、即發眾山之脊也、志又謂之九華山、蓋東峯之南下者為奇鶴、即學宮所倚、西峯之南下者為狀龍、為萬壽寺之脉、中環而南突於城中者為鍾秀山、其實一山也、從嶺上平行、又北三里、始見盧源洞在西、而山脊則東自東界大山橫度而西、屬於西界、為郡城后倚、然瀘源之水穿其西穴而出、亦不得為過脉也、從嶺北行、又五里而稍下、有哨在塢之南崗、曰平沙哨、郡城北之鎖鑰也、其東即紫微之后脉、猶屏列未盡、其西則連峯蜿蜒、北自師宗南下為阿盧山、界塢中之水、而中透瀘源者也、由哨前北行塢中、六里、有溪自北而南、小石梁跨之、是為吳各橋、溪水發源於東西兩界分支處、由梁下西注南轉、塢窮而南入穴、出瀘源之上流也、又北六里、有村在西山之半、溪峽自東北來、路由西北上山、一里、踰嶺而上、二里、逐踰西界之脊、瞰西塢行、

塢中水漫成壑、有村在其下、其西復有達山自北而南、與此界
又相持成峽焉、從嶺上又北四里、乃西北下西峽中、一里抵峽、
復循東崖北行、十五里、復有達峒屬兩界之脈、有數家倚其上、
是為中火鋪、有公館焉、按志師宗南四十里、有額勒哨、當即此矣、飯、仍北行峽中、其
內石峯四五、離立崢崢、峽西自有溪北下、路從峽東行、西界山
復相持而北、為中皆荒茅沮洳、直抵師宗、寂无片椽、昔聞普亦
有村落、自普與夷出沒其間、民皆避去、遂成荒徑、廣西李翁為
余言、師宗南四十里、无一人、皆因普亂、民不安居、竜山督府今
亦有普兵出沒、路南之道一梗、不遑一城之外、皆危境云、竜山西來

土官寨、其山最高、為彌勒東西山分脈處、其西北即屬陸涼、西
屬路南、為兩州間道、向設舍稱城、今漸覺先、奏土官去而土官
所殺、即滇爲普所據、今普兵時出沒其地、人不敢行、陸路南澂
江者、反南迂從彌勒、從北而南、革五羅基自廣西府城外、皆普氏
所併、脈、即城北據村、小民稍溫飽、無生不其普以供、遂即全家
擄掠而去、小民寧冰雜四方、不敢一鳴之有司、以有司不能保
其命、西普之
生殺立見也、又行二十里、經塢而西、從塢中度一橋、有小水自
南而北、涉之、轉而西北行、暝色已合、顧僕後、余從一老人一
童子前行、劉獨昏黑中、余高叔呼顧僕、老人叔搖手禁止、
匪人劉叔而出也、循坡深坳、十里有一尖峯當坳中、穿其腋復
西北行、路甚濘、溪水交流、路幾不辨、后不知顧僕走何所、前不
知師宗在何處、恭默隨老人行、而老人究不識師宗之遠近也、

老人初言不能抵師宗、随处有村可止、至是途中之
老人曰、余昔經此、已十四年、前此村居不意一變、久之漸聞
犬吠聲隱、知去人境不遠矣、過尖山共五里、下涉一小溪、登
坡、遂薄師宗城焉、抵東門、、已閉、而外无人居、循城東北隅、
有草茅數家、俱已熟已寢、老人仍同童子去、余止而謀宿、其
啟戶者、心惶、、念顧僕負囊山荒、路寂泥濘天黑、不知奈何以
行、且不知從何行、久之見暗中一影、亟呼而得之、而后喜可知
也、既而見前一家有火、趨扣其門、始固辭、余候之久、乃啟戶入、
客、滄浩者楊君所貽粉糕、啖之甘如飴也、濯足藉草而臥、中夜
復聞雨聲、主人言、今年有人自府來、言平沙有沙人截路、君何
以行、余曰、无之、曰可徵君之福也、即此地外、五里共

山之下、時有賊出沒、土人未晚
即不敢行、何幸而昏夜過之、
師宗在南山峽間、東北與西南俱有山環夾、其塢縱横、而開洋
不甚亦不大、水從東南環其北而西去、亦不大也、城雖磚甃而
甚卑、城外居民寥寥、皆草舍而不見一瓦、其地哨守之兵亦俱
何天衢所轄、
城西有通元洞、去城二里、又有透石靈泉、俱不及游、
十七日晨雨、飯而行、泥深及膝、出門即仆、北行一里、有水自東
南塢來、西向注峽而去、有石橋跨之、為綠生橋、過橋、行塢中、一
里北上坡、遵坡行、八里、東山始北斷成峽、水自峽中西出、有

寨當峽西崎、不知其名、余從西坡北下、則峽水西流所經也、坡下亦有茅數家、為往來居停之所、是曰大河口、河不甚巨、而兩旁沮洳特甚、有石梁跨之、與㯃生同、水勢亦相似、過橋北行度塢、塢北復有山、自東北橫亘西南、一里陟其坡、循之東南行、三里越坡東下、塢中沮洳、有小水自北而南入大河、漢上流有四五人哨、索錢於此、因架木為小橋以渡水、見余不索哨而已、過橋之橋、余昇以二文、各交口稱謝、既渡半里、余隨東路東行、諸人哄然大呼、余還顧、則以羅平大道宜向東北、余東為悮故也、乃還從東北半里、復上坡東行、皆荒坡蓬隴、飛霧遠迷、

重茅四塞、十五里、東逾岡、始望見東大岡上有寨一也、其前即環山成窪、中有盤壑、水繞其底、而成田壠、四顧皆高、不知水所從出、從東岡下一里、越塢中細流、其塢與流皆自南而北、即東過盤壑者、又東上一里、循盤壑之南脊行、與所望大岡之寨、正隔塢相對矣、又逾東岡稍下、一里則盤壑之東有峽若隴而至、其峽自東南大山破脊而至者、峽兩崖皆亘壁、其上或中剖而成峽、或上覆而成梁、一塢之中、斷斷續續、水亦自東南流、穿盤壑、但壑中不知何洩、時余從中梁而度、水流其下、不知其為梁也、里、南北峽中水、一從梁洞出、一從梁洞入、乃從

梁東、逕石踞勝、瞰峽而坐、睇其下、如逹環夾壁、明暗不一、曲折逶迤、但峽峭壁削、无從下穿其穴、又東與愈塢相錯、再上再下、八里、基嶺再上、至是宿霧盡開、北有削崖近峙、南有叢嶺遠亭、取道其前、橫陟嶺脊、始逾北崖、旋向南嶺、二里、復踰高脊北轉東下、二里、有茅當兩峰峽間、前植哨竿、空而无人、是曰張飛哨、山中最幽險處也、又東下三里、懸壑深削、草木蒙密、疋海及滕名偏頭哨、不居壑、踞口止有一人、懸刀植鎗而索錢、余不之與而過、此哨之南、即南寧崇嶺、羅平威酋阿吉所居處、為中道最險、故何兵哨守焉、又名新哨、而師宗界止此矣、過哨、又東上嶺、

嶺更峻、石骨稜厲、二里、躋其巔、為羅平師宗之分界、亦東西二山之分界也、（蓋重山複上下六十里、俱以為適東之冠焉、）其山蓋南自顛勐度脈、分支北下、結成兼嶺、北度此脊而為白蠟、東龍而東、盡於河底盤江交會處者也、從嶺上東向平行、其間多墜壑成窪、小者為眢井、大者為盤窪、皆叢木其中、密不可窺、而峰頭多不樹、多石、不若師宗皆土山茅脊也、平脊行上五里、路左有瘞、宿火樹間、為中火鋪、乃羅平師宗適中之地、當午、土人亦有爇其樹炊會飯於此、而既過時、椒去、余不及矣、乃食裝所攜飯、又東一里、漸下、又一里、南向下盡中、路在箐石間、泥濘殊甚、一里、遂逹架木為

棧、嵌石隙中、非懸崖沿壁、而或斷或續、每每平鋪當道、穗其下皆石孔、皆赤、故用木補填之也、又東下一里、始出峽口、見兩西叠崇嶺高懸、皆叢箐密翳、中有人家、想其夷人之居、而外不能見、東眺則南界山圍平亘、北界則崇峯屏立、相持而東、循北坡東行、三里、復北上坡、直瞰北界峯腋、緣之三里、峯盡東下、有塢綏橫、一塢從北峽來、一塢從東峽來、一塢從西峽來、一塢向東南去、時雨色復來、踰塢泥濘、計至歷平甫四十里、行不能及、聞此中有營房一所、可宿、数往之、四顧荒无所見、旅從大道北轉入峽、遂蹑峽東小嶺而上、一里、忽遇五六人持弓挾矢而至、顧余曰、行不及州矣、余問營房何在、曰已過、可宿乎、曰可、遂挾余還、蓋此輩即營兵、乃送地方巡官過嶺而返者、仍一里下山抵塢中、乃向東塢入半里、抵小峯之下、南向攀峯而上、泥滑不可着足、半里登其巔、則營房在焉、營中茅舍如蝸、上漏下濕、人畜穢惡、其人猶沾沾謂余、公貴人、使不遇余輩、而前无可托宿奈何、雖營房卑隘、猶勝夷居十倍也、余頷之、索水濯足、峯頭水甚艱、以一掬濯足而已、

十八日、平明、雨色霏霏、余謂自初一漾田晴后、半月无雨、恰中秋之夕、在萬壽寺、狂風釀雨、當復有半月之陰、營兵曰不然、余

羅平自月初即雨、並无一日之晴、蓋與師宗隔一山、而氣之西今始雨山之東而已久甚、乃此地之常、非偶然也、余不信、返后下山、（復以身為累、身出山、實添雲、八月正其時也）渾身更甚於昨、而晨霧尤甚、較昨亦更甚、一里、抵昨所入塢中、東北上一里、過昨所返棘叢、又一里、踰山之南、或東或北、盤旋嶺上、八里、稍下、有泉一縷、出路左石穴中、其石高四尺、形如佛頭、下層若舌之吐、而上有一孔如喉、水從喉中逆出、垂石端而下墜、喉孔圓而平、僅容一拳、蓋僻琢之、大小如一、亦石穴之最奇者、余時右足為泥污、以足向舌下就下墜水濯之、行未幾、右足忽痛不止、余思其故而不得、曰此靈泉而以濯足、山靈罪我矣、請以佛氏懺法解之、如果神之所為、祈十步内痛止、及十步而痛忽止、余行山中不喜語怪、此事余所親驗而識之者、不敢自諱以誣山靈也、從此漸東下、五里、抵一盤壑中、有小水自北而南、四圍山如環堵、此中窪之底也、豈南流亦透穴而去者耶、又上東岡二里、踰岡、又東下一里、行塢中者二里、有小水自西北向東南、至是始遇明流之澗、有小橋跨之、既度、澗從東南去、踰復東上岡、三里踰岡之東、始見東塢大開、自南而北、東界則遙峰森峙、（志稱羅左山）駢立東南、西界則崇巘巍峨、（志稱白鹽山）屏峙西北、東北又有一山、（土人稱為東龍山）樓排

於西界欵處、而猶遠不睹羅平城、近莫見興哆囉也、興哆囉在山下、以崩峽不能下瞰耳、又東稍下者二里、峻下者一里、遂抵塢中、則興哆囉寺舍數間、倚西山東麓焉、轉而北行塢中、其塢西倚白巘、東瞰蚤莊南去甚遠、則第左自西界者、脊分支而東環處也、塢中時有土岡、自西界東亘走、又有石峯自東界西突、踞依西界北行、遂望東界遂峰下、峭峰錐立、分行競穎、復見粤西面目、蓋此處立之峯、西南始於此、東北盡於道州、磅礴數千里、為西南奇勝、而此又其西南之極與云、過興哆囉北、一里、土岡東走、即有一重小水隨之、袍土岡之東有溪北注、以受此諸水、數淺水盤回、

北五里、望西山高處、有寨聚居頗衆、又北二里、有池在東岡之下、又北二里、有池在西岡之下、皆岡塢環轉、中窪而成者、又北三里、有水成溪、自西而東向注、甚急、一石梁跨之、為魯夷橋、下水東南數里、入穴中、越橋北、始有夾路之居、又北半里、又有水自西而東注、其水不及魯夷之半、即從上流分來、亦東至除而滅、亦一石橋跨之、二水同出於西門外白蠟山麓龍潭中、分流城東南而各墜地穴、亦一奇也、橋之南、始有盤禾之壁、又北半里、入羅平南門、半里、轉東、一里、出東門、停憩於楊居、是為東門之市、既至而日影中露、市猶未散、甫飯於墟、觀於市、新

株子葉雜蔞還楊居、而雨淋、復主楊、增江渭滄者、荊州人、昔以三載莫明、諳壽知青烏術、詢以盤江曲折、能隨口而對、似有可據者、先是余過南門橋、有一老者巾服而踞橋坐、見余過、拉之俱坐、余知其土人、因訊以盤江、彼茫然也、彼又執一人代訊、其人謂由激江逐天上、可笑也、渭滄言盤江南自廣西府流東北、即宋界入羅平之東南為羅莊山外、抵八達夷寨、會江底河、經巴澤河、格巴吉、興隆、那貢、至霸樓、為霸樓江、遂東南下田州、不北至黃土壩、亦不至普安州、第霸樓去與普安界亦相交錯、是南盤亦經普安之東南界、特未嘗與東北之北盤合

耳、

羅平在曲靖府東南二百餘里、舊名羅雄、亦土州也、萬歷十三年、土酋者繼宗作亂、都御史劉世曾奉命征討、臨元道文作李為人由師宗進、夾攻平之、改為羅平、明年始示目把董仲文等復叛、為知州何倓文作以討出之、後平兵由師宗進討平之、今遂為滇東要地、

羅平州城西倚白蠟山下、東南六十里為羅莊山、東北西十里為東龍山、有水自白蠟山麓龍潭出、名魯夷河、東環城南出魯夷橋、而東入地穴、其北有分流小水、亦如之、此內界之水也、

其西有蛇床河、自州西南環州東北、抵河底河、俱在白蠟東龍二山外、其東南有盤南江、自師宗東北入境、東南抵八達、俱在羅莊山外、此外界之水也、
州城磚甃頗整、州治在東門內、俱民惟東門外頗成闤闠、西南二門為賊首官藉阿吉二惡、不時劫掠、民不能居、
白蠟山、在城西南十餘里、頂高十餘里、其麓即在西門外二里、上有尖峰、南自偏頭寨北抵州西北、為磨盤山過脈、而東又起為東龍山者也、此山雖磽瘠之極、亦有白雲一抹、橫亘其腰、如帶圍、為州中一景、

東龍山、在城東北四十里者、雄峯拔峙、結營其上為巢、官兵攻圍久之、而清而破、今其上尚有二隘門、
羅莊山、在城東南六十里、其山參差森列、下多阜巒拔乎之地、粵西石山之發軔也、
羅平州、東至廣南八達界二百里、西南至師宗州偏頭哨六十里、南至師宗州烏普河界八十五里、西南至陸涼蛇床河界一百界里、西北至舊越州界發即九十里、北至佐亦縣桃源界一百二十里、東北至亦佐縣黃草壩二百里、
羅平州、正西與滇省對、正東與廣西思恩府對、正北與平彝衛對、正南與廣西府永安哨對、
十九日、坐雨逆旅、閱廣西府志、下午、有伍左李三生來拜、
二十日、二十一日、並雨阻逆旅、
二十二日、早、仍雨、將午乃霽、浣衣且補紉之、下午入東門、仍出南門、登門外二橋、觀魯灰河、詢之土人、始知其西出白蠟山麓龍潭、仍東入地穴者也、遂入南門上城行、抵西門、望白蠟山麓相去僅三里、外有土岡一層迴之、魯灰發源、即從其麓透穴而出者也、稍北即東轉、經北門、其西北則磨盤山峙焉、為州城來脈、城東北隅滙水一塘、其下始有禾畦、即東門接壤矣、其城乃東西長而南北狹者也、

二十三日、晨起雲陰四布、飯而后行、其街從北去、居民頗盛、一里出北隘門、有岐、直北逾嶺者、為發即道、其嶺即自西界磨盤山轉而東行者、板通橋大道、從嶺南東轉東北向行、十里、有村在北山之下、曰發近德、其處南闢大塢、西南即白蠟、東南即大堡營山、大堡營之南、一支西轉、阜起一峯、特立於是村之南、為正案、其南則石峯參差迸列、即非與哼喔所里東南界也、山又東峯有小水南去、渡之東、五里有石峯突兀當關、北界即磨盤東轉之山、南界即大堡山諸石峯相湊成峽、而石峯當其中、若

磚矗然、由其東南脈行、南界石山森、成隊南去、而路漸東北上、五里、出當閣峰之東、其東垂有石特立、上有斜竇之勢、曰金雞獨立也、又東一里、有一澗、門在南小峯下、時雨澤濆來、遇入其中、餒、又東三里、東上峽脊、其脊即磨盤山東走脈至此又度而南、為大堡營東山者也、一里、踰脊之東、其上有岐南去、不知往何處、塞脊東環窪東塢、有小水北下、注東南塢中、稻禾盈塍、有數家倚北峯下、曰䕫奈德、東峯下有古蹤二重、時雨聲大盛、知逈久之、乃隨水下東南峽、遂踄下而旁山勢、仍覺當入西而趣東行峽中、二里、有水自峽南洞穴出、與峽水同東注、又一里、有小石

梁跨溪、踰之、從溪南東行一里、溪北珵峽、踞東踰岡、一里、踰有塢自西北來、環而西、其中田禾芃芃、村落高下、東二里、有數十家夾踞、曰山馬吳、在重山中一聚落也、于是又東北一里、有石峯高互、踰其南坡、抵峯下、又東南一里、有塘在山塢、五六家傍塢而棲、曰拔澤村、又東北二里、為三板橋、數家當山之隙、其橋南在岡下、時當兩大至、遂止於岡頭上寨、

二十四日、主人炊飯甚早、平日即行、雨色霏霏、路滑殊甚、下坂、即有石小梁、其下水亦不大、自西而東注、乃出於西北石穴、而復入東北穴中者、其橋非板而石、而猶仍其舊名、橋南復逾一

寨、乃東北行坡間、二里、有岐當峽、從東北者乃入寨道、從直東者為大道、從之直東一里、登岡上、其北有塢在北大山下、即寨聚所託、中有禾芃、、烏岡南小石峯、樹立岡頭、自東而西、逶輿、北山環峙為峽、入峽東行、四里、踰脊北上、半里入其坳、其北四峯環合、中有平塢、徑之而北、西峯尤突兀焉、北半里、又穿坳半里、復由峽中上、一里、直抵北邑峯下、其峯倚亘危削、如屏北障、其西有塢、下墜北去、其中窅深、霧罩之杳然、路從峯南東轉、遂共南峯夾峽甚逼、披隙而東半里、其東四山攢合、峯高峽逼、叢木密蔽、亦互陰之坑也、遂循南峯之東、南向入塢、半里乃

東南上、半里、踰岡脊而東、其東有塢東下、踞從岡頂南向行、一里、復出南坳、其坳東西兩峯、從岡起脊、踞出其側、復東南行三里、始稍降而復上、升降曲折、多循北嶺行、與南山相持成塢、六里、路從塢而東、又五里、稍上踰坳、南北峽始開、其南壁北嶺之南、三里、始見路旁餘耕荒底、知為中火之地、從其東一里、下峽、始得石踞、逕遲南向、平下二里、俯見南塢見甚杳、循北嶺東向行、一里、忽聞溪聲沸然、又南下稍塢中、一溪自東而西、有石梁跨之、溪水中頗大、而甚急、四顧山迴谷密、杳無片隙、不知東北之從何來、不知西南之從何瀉、當亦自出入於嵌穴中者、歘候行

人門之、因坐飯橋上、久之不得過者、乃南越橋行、仰見橋南有岐躡峰直上、又有大道削溯溪而東、時溪漲踞岸、板瀦南峯之麓行、念自金雞山東上一路、所上者少、而下者尤艱、此溪雖流塢中、猶是山前之水也、東一里、循南峯東麓、轉而南、隔塢東望溪自東北峽中破崖而出、其內甚遥、跕舍之南半里、渡峯循南峯南麓、轉而西向入塢、一里塢窮、遂西上嶺、一里踰嶺頭、始見有路自北來合、乃由嶺上南去、此即橋南直躋之岐、踰高嶺而下者、較此為徑直云、由嶺南行西瞰塢甚深、而箐密泉沸、亦不辨其以何深也、又南二里、轉而東、循北嶺南崖東向行、亦與南山

下夾成塢、下嵌深壑、與西塢可東五里、其塢漸與西塢並、始知山從東環塢乃西下者、又東向踰岡、東北一里、度一脊、其脊東西度、從其東復上嶺一里、則嶺東有塢南北開、乃轉北循西山行塢上、一里塢窮、從塢北平脊、踰東嶺之東、共二里、有數家在路北坡、問曰芥菊寨、以羅平村落、東止於此也、又東上行岡上二里、再上嶺一里、踰之而東、則東有深峽下截、惟聞水聲洶湧、而不見水、從嶺上轉而南行、東瞰東界山巒石崖懸峭、時突於松梢箐影中、而不知西界所行之下、其崖更倚也、南行一里、始盤崖南下、又一里、仰見路西之峯、亦變而為穹崖峭壁、極危峻之勢

焉、從此瞰東崖之下、江流轉曲、西南破壁去、隔江有峯雨三點、倚崖而居、乃東向揩坂直下一里、瞰江甚近、而猶未至也、轉而北、始見西崖矗立插天、與東崖隔江對峙、其崖乃上下二層、向行其上、止見上崖、而不得下見、亦不得下達、故必迂而南、乃得揩坂云、北從矗崖下半里、下瞰江流破崖急湧、勢若萬馬之馳、盖當暴漲時也、其水發源於師宗西南龍擴北、合陸涼諸水為北木河、由龍甸及羅平舊州、乃東北至伊澤、逆來龍山后、轉東南抵此、即西南入峽、又二百里而會八達盤江者也、羅平普安以此江為界、亦遂為滇東黔西分疆焉、有舟在江東、頻呼之、其

為出渡者、潭暮雨止、始有一人出、曰江漲難渡、須多人操舟乃可、不過來急為索錢計耳、又久之、以五人划舟來渡、不遂崖、以一溪水而上、索錢盈壑、乃以舟受之、暮矣、雨復淋漓、截流東渡、登崖入旅店、主他出、其妻黠而惡、不止索急過索、且恐是湯文所記地羊寨中一流人、幸不為所中耳、

二十五日、其婦早明始覓炊遲、得食、雨時作時止、出門即東上嶺、盖其江自北而南、兩崖夾壁、惟此西崖有一線可下、東崖有中隙可盤、其南有山橫、外江折而西向入峽、有小水自東峽來注、故西崖之南、江勒而無餘地、東崖之南、由隙而存小塍過

此江、乃知步雄之地、西南隨此江、其界更遠、南抵廣南、其界郤盤江、此統志所云東入普安州境也、步雄屬普州普安州盤旋東北共三里、踰嶺頭、遂與南山成南北兩界、峽中深過、自東而西、踞循北山嶺南行、自西而東、又五里、則北山忽斷、如中剖者、下陷如深坑、底有細流、沿石底自北而瀉於南峽、路乃轉北而下、歷懸石、披叢箐、下抵石底、踐流稍南、復躡石隙上躋東崖、由石底北望、斷崖中剖、對夾如一線、並起各千仞、叢草披雲、飛流濺沫、真幽險之極觀、逼仄之異境也、既上、復循北嶺東行、五里稍降、行塢中二里、于是路南復有峯突起、不沿南塢、忽穿北坳矣、時叢雨

間作、路無行人、既而風馳雨驟、兩人者勃奔於深山蘚徑中、覺梢影濃斂、俱有虛幻之氣、又三里、度東脊、稍轉而南、復踰岡而上、二里、一岐東向、一岐直北、顧奴前趨、從東南者、又穿山脈開二里、忽見數十家倚北塢間、余覺有異、趨問之、則大路尚在北大山右、此乃山中別聚、見人俱、問有解語者、問其名、曰坡頭甸、問去黃草壩、曰尚五十里、問北出大路若干里、曰不一里、是其后有大山、北列最高、抱此甸而南、若隔絕人境者、遵其指、踰嶺之西北脈、又一里而得大道、遂從之、緣大山之北而上、直躋者二里、望北塢甚深而闢、霾開樹杪、每見佇視之、惟見其中叢

箐盤谷、間無竹路半塚也、盤大山之東、又上半里、忽見有峽東墜、稍東南降半里、平行大山東南支、又見其西復有峽南墜、已與大山東西飛隔矣、降塢段嶺塢十里、有兩三家居北岡之上、曰柳樹、款止而炊湯以飯、而雨勢不止、詢去黃草壩不及遠晝止焉、其人皆漢語、居停之老陳姓、甚貧而能重客、一見輒煨榾柮以燎濕衣、余既污而炙之、雖食無鹽、卧無草、甚樂也、

二十六日、平明起、炊飯、風雨霾霧、余仍就火炙之、乃行、降坡循塢、其塢猶西下者、東三里、塢窮、有小水自北塢來、橫渡之、復東上坡、究轉嶺坳、五里、有塢在北坡下、由其東又五里、踰岡而下、

塢忽東西大闢、其西南竪脊甚平、而東北若深墜、南北皆巨山、而南山勢尤叢、黑霧間時露叢、氣色、塢中無巨流、亦無田塍居人、一里、皆深茅充塞、路亦正東去、有岐南向叢山之廠、顧奴前趨、從之、一里、南繞塢、將陟山坡上、余覺其誤、復遷轍而北、從大路東行、披茅履濕、三里、見東塢有峯中峙、塢東、塢從東北墜而下、路從東南陟而上、二里、南旁山脈、又東半里、踰其東坳、俯見東山南向列、下界為峽、其中泉聲轟轟、想為南流者、從嶺上轉南半里、踰其西坳、又俯見西山南向列、下界為峽、其中泉聲轟轟、想亦南流者、蓋其東西皆有層巒夾谷、而是山中懸其間、遂

从其西沿箐南下、二里有小水自東崖橫注西谷、遂踞其上、濯足而飯、既飯、从塢上南行、隔塢見西峯、高耕畫疊、家家无纖隙、南二里、塢耕盡、開伐不殺、則掄材取薪者、从其南斷北焉、又南一里、下至塢中、則塢乃度脊、雖不甚中高、而北面反下、脊南峽南下甚遠、中滿田禾、透峽而出、遂盤一塹、豆禾戎膝、有小水自東北峽下注、南有大峯中哭、水从其西南墜去、路从其東北踰箐、一里半涉塹、一里半登箐、又東循、有峽南下、其中水穀甚急捨、歷級直下、一里抵塢底、東峽水西南注、遂橫涉之、稍南、又東峽一水自東而西注、復橫涉之、二水遂合流南行、路从硐東而南、二里出峽、有巨石峯突立南、衆水从塢中直南去、塢中田塍鱗次、黃雲被隴、西塘步雄止隔一箐、路从塢東上箐、轉突峯之南、一里有數家倚北崗上、是曰沙澗村、始知前所出塢為沙澗也、由其前東下而復上、又東南踰一崗而下、共一里、餘有澗自北而南、較前諸澗為大、其上有石梁跨之、遂渡梁東上坡一里、而頭石面縈泥滑、海康利、偕諸衆踉蹌、一里東下、又東南轉、踰一崗、一里透峽出、始見東小山南繞塢中、其上室廬累累、並為黃艸壩、乃東行田塍間、一里遂從塢而東、有水自北塢來、石坡橫截之、坡東隙、則疊石齊坡、水冒其上、南瀉而下、其水小於西

石梁之水、然皆自北而南、抵巴吉而入盤江者也、自沙澗至此、諸水俱清徹可愛、非復渾汙濁之比、豈滇黔分界而水即殊狀耶、此處有石壩、而復甃堤以補其缺、東上即為黃草壩營聚、壩之得名、豈以此耶、時穫者俱沉理壩上、亦就渥之、乃未始滌為之頓易、乃東上坡、循堵垣而東、有街橫繞、又東南、然皆草房茅舍、不甚整頓、其北峯頂、而土司黃氏之居在焉、乃入息於吳氏之家、吳溪人、男婦俱重客、蘇醒俱偕云、

二十七日晨起、雨猶不止、既而霽、泥濘猶甚、姑少憩一日、詢盤江曲折、為明日行計、乃匡坐作記、薄暮復雨、中夜彌甚、衣被俱沾透焉」

二十八日、晨雨不止、衣濕難行、俟衣而起、終日雨涔涔也、是是日此處馬場、人集頗盛、市中所出者、无他異物、惟黃蠟與細芋為多、乃煨芋煮肉、竟日守雨、

黃草壩土司黃姓、加御司銜、乃普安十二營長官之屬、十二營以歸順為首、而錢賦之數、則推黃草壩、土地之遠、則推步雄焉、

黃草壩東十五里為馬鼻河、又東五十里抵龍光、乃廣西右江分界、西二十里為步雄、又西五十里抵江底、乃雲南羅平州分界、南三十里為安障、又南四十里抵巴吉、乃雲南廣南府分界、

北三十里為畫𢬵、又西二十里抵貓喇、乃雲南亦佐縣分界、東西南三面與兩粵雞嶺錯壤、去普安二百二十里、其地田勝中闢、道路四達、人民頗集、可建一縣、而土司忌夆其權、州官忍分其利、莫為舉者、

黃草壩東南由龍光、乃口、者忍、板屯、覇樓、已上俱安隆土司地、其土官自天啟初為卯人所殺、泗城以孫代署之、八壙者鄉、俱泗城州地、下田州乃昔年大道、自安隆元土官、泗城代署、廣南以兵爭之、據其大半、道路不通、實由於此、

按盤江自八達、與廣西分界、千巴、澤河、格巴、吉輿、隆、那貢、已上俱安隆土司地、今俱為廣南有、抵覇樓、逕下八壙者鄉、又有一水自東北來合、土人以為即安南衛北盤江、恐非是、安南北盤、合胆寒、羅蓬、白水河之流、巳東南下都泥、由泗城東北界、经那永、順出羅木渡、下遷江、則此東北來之水、自是泗城東西北界山箐所出、其非北盤可知也、于是遂為右江、再下又有廣南富州之水、自者格、亦安隆土司地、今為廣南據者、葛閬、歷袁、俱泗城地、來合而下田州、此水即志所稱南盤諸溪也、二水一出泗城西北、一出廣南之東、皆右江之支、而非右江之源、其源惟北盤足以當之、各不相紊也、

按雲南抵廣西、間道有三、一在臨安府之東、由阿迷州、維摩州、本州昔置土漢、剧馬右、波天、木、阿九、林甲等、嘎、東、為廣南每州有撫陸永衛百户一員、軍兵十五名、民兵十五名、把宗石州治沒、沒、消、悉廢弛、見有府志可考、抵廣南富州、入廣西歸順下雷、而出馱伏、下南寧、此余初從左江取道至歸順、而阻於交夷者也、是為南路、一在平越府之南、由獨山州豐寧上下司、入廣西南丹、河池州、出慶遠、此余后從羅木渡而取道、西入黔滇者也、是為北路、一在普安之南、羅平之東、由黃草壩、即此安隆壩之下田州出南寧者、余初排徊於田州界上、人皆不可行、而候无同侶、竟不得行者也、是為中路、中路為南盤入粵之會、然此三路今在阻塞、南阻於阿迷之普、富州之李、見廣西小記、歸順之交彝、中阻於廣

之奉、食田州之狂、猺、北阻於下司之草竊、八寨之伏莽、思官椒之不敢入、亦畏族之莫能從、惟東路由沅靖之而越洮沅、缺四字隨州為今人所趨、然懷遠、洮沅、亦多黎人之恐、且过洮湖南、又多歷一省矣、

黃草壩東百五十里、為安籠所、又東為新城所、皆南與粵西之安隆、泗城接壤、然在黔曰籠、在粵曰隆、一音而各異字、一處而各異其名、何也、豈兩名本同一字、傳寫之異耶、按安庄之東大路所經、亦有安籠箐山、與安籠所相距四百里、乃遠者同而近者異、又何耶、大抵黔中多籠字、粵中多用隆字、如安隆縣之類、故各

以其地而不知埒之相近、其取名必非二也、

黃草壩著名黔西、而居鐵閣閣、俱不及羅平州、羅平著名滇東、而居棄閣閣、又不及廣西府、此府州營堡之異也、閣激江府湖山最勝、而居泰閣閣、亦讓廣西府、臨安府為滇中首郡、而今為普氏所殘、凋敝未復、人民雖多、居聚雖遠、而光景止與廣西府也同、

迤東之縣、通海為最盛、迤東之州、石屏為最盛、迤東之寶秀為最盛、皆以元於普禍也、縣以江川為最凋、州以師宗為最敝、堡聚以南莊諸處為最勝、皆為普所蹂躪也、若普雄之龍儂爭代、草黃壩之被躪於龍汝、汝乃步雄龍氏之婿安隆土司之紛爭於本儂、本為廣西泗城儂為廣南府今廣南富大安隆之地為占去八九矣土司儂姻人民、乃其本性、而秦極期延之封疆、不可長也、

諸夷種之苦於土司糜爛、真是痛心疾首、第勢為所壓、生死惟命耳、非真有戀主思舊之心、牢不可破也、其所以樂於反側者、不過逍學煽動、其人不習漢語、而素昵夷風、故句引為亂、而逍學亦非果有叛之頑、田横之客也、第恐梁伏恭之奸、藉口愚衆、以行其狡猾耳、

所慶諸山之險遠、以羅平師宗界偏明哨為最、其次則通海之

津通關、其險峻雖同、而無此荒寂、再次則阿迷州之中道嶺、沈家坟、其深杳雖同、而无此荼蕰、又次則普雄之江底東嶺、其西折雖同、而无此通削、若溪渡之餘、莫如江底崖前九天墊嶽九地、盤江鐵園之渡、皆莫及焉、

粵西之山、有純石者、有間石者、各自分行獨挺、不相混雜、滇南之山、皆土峯繚繞、間有綴石、亦十不一二、故環窪為多、黔南之山、則界於二者之間、獨以逼聳見奇、滇山惟多土、故多壅流成海、而流多渾濁、惟撫仙湖最清、粵山惟石、故多穿穴之流、而水悉澄清、而黔流亦界於二者之間、

二十九日、晨雨霏霏、既飯、辭主人行、從街東南去半里、遠東峯之南而北、入其塢、紆而迴睇、始見其前大塢開於南、群山環突、小石峯或朝或拱、森立前塢中、而遙望塢外、南山橫列巨最雄、猶半與雲氣相氤氳、此即巳吉之東障益江而南趨者也、塢中漢四面圍塢、西則泓澗所從來之道、東則馬與河所從出之峽、南則東西諸水所下巳吉之道、北則今所入豆塘之路也、計其地、北與缺三字為對、南與富州為對、西與楊林為對、東與安籠所為對、其遠對者、直東則粵西之慶遠、直北則四川之重慶矣、入北塢又半里、其西峯盤崖削石嵌、獨異、其中有小水南來、

湖之北、又二里、循東峯北上、踰脊稍降、陟塢復上、始見東塢焉、共二里、再上北坳、轉而西、坳中有水自西來、出坳下墜東塢、坳上豐禾被隴、遂遶之而西、沿北嶺上西向行、二里、稍降陟北塢、一里、復西北上、二里、踰北坳、從嶺脊西北行、途中忽雨忽霽、天散雨多於日也、稍降、復盤涉其西坡崗、左右時有大窪旋峽、共五里、踰西坳而下、又三里、抵塢中、聞水聲琮琮然、四山迴合、方疑水從何出、又西北一里、忽見塢中坎中陷如井、此水之所入者矣、從塢右半里、又西北陟嶺半里、遶脊而出、于是稍降、從長峽中行西北三里、復稍上、始知此峽亦中窪而無下洩之道者也、飯於路旁石上、出嶺之西、始見西塢中盤、內皆嘉禾芃芃、北有小山踞塢口、廬舍踞其上、曰黑墟、東西南皆迴峯環之、水從西南二塢交注其間、北向墜峽、由塢東南降嶺、循塢南盤南山北麓、共二里、北與踞口廬舍隔塢相對、見路旁有峽南向入山、疑為分峽之要、遍而復還、姑登、見其內道頗大、以為是、再上、路分為二、西者既漸小、南者又盤南山、又疑為非、往復數四、莫可從問、而塢無居廬、相距二里餘、往返既遠、見南山有牧者、急趨就之、隔峯間望、不即能至、忽有負木三人從前嶺下、問之、乃知其非、隨之二里、北出大路、其人言分岐之處、尚在嶺西、此處南峽、

乃南塢小路之入山者、大路在西塢入也、然此去已不及黃泥河、止可從碧洞托宿矣、乃西向入塢、有小水亦自西來、路踰坡西上、下而復陟、三里、踰坳、不高而接兩山之間、為南山過北之脊、東水下黑墟、西水合西北流、俱入馬鼻者、脊西遂開塢直去、循北嶺又西二里、峽始西分、沿北嶺西向出塢、為普安州道、橫度塢南、陟嶺南上、為亦佐道、遂南度塢、路漸微、深茅覆水曲磴、亦坡坡無非行潦、緣之南上坡、一里、西南盤嶺角、始望見北界遠山橫亘、蜿蜒天末、此即亦字孔西南東轉之脊、從丹霞山東南、遶迴環狗場歸順二營、以走安籠所、北界普安南北板橋諸水入大盤、南界黃草壩馬鼻河諸水入南盤者也、又西南入峽、一里餘、復南躋嶺巔、一里得石磴、由脊南轉、其脊茅深路曲、非此石道、余復疑其誤矣、循磴西下、復轉而南、曲折一里、抵山麓、其麓復開大塢西去、塢雖大、皆荒茅盤結、絕無禾隴人煙、于是隨山麓西行三里、塢直西去、路西南截塢行、塢東北界、巨箐森鬱、中環一壑、亘匝合沓、令人有四面芙蓉之想、惟暝色欲合、山雨復來、而路絕茅深、不知人煙何處、不勝惴惴、又西南一里、穿峽脊而過、其脊中平而夾甚遙、出其西、長峽西去、南北兩界夾之甚遙、其中一望荒茅、而路漫若斷若續、上則重茅偃雨、下

則停濘盈踁、時昏黑、適人、惟暗中蹣跚、三里、忽聞犬聲、雖聞人語在路南、卧已出峽口、然已不辨為峽、為坡、亦不辨南向、从何入、又半里、大道似从西北而入、聲在南、从莽中摸赴之、並茅棘刺中、久之、又半里、乃得石徑、入寨門、則門閉久矣、聽其巷聲、遥躃呼之、有應者、久之、有詢者、又久之、見有火影出、又久之、聞啟內隘門聲、始得啟外門入、即隨火入巷、有家炊粥、沉足雖排青芻而卧、猶幸得其所矣、既定、問其地名、即碧峒也、為永佐東北界、問紅板橋何在、即在此北岑之麓、為普草塘西界、與此蓋南北隔一嶺云、

西南遊日記 四

九月初一日、雨達旦不休、起觀兩界山已出峽口、下（碧峒在西南山下、其北山為上、即紅板橋、為普草塘界、）滇去路而入滇、高枕一宵矣、就火炊飯、欵行、主人言此去黃泥河二十里、水漲、舟莫渡、飽須少需之、蓋是河東岸无居盧、先有去者、亦俱返、候於此、余見雨勢不止、憚於往返、乃藉剉片地杖木版為几、匡坐敝茅中、冷則與夫婦同就屋竈、一茅之中、東半壽馬、西半主人之榻、前就煨湿薪以爇、北即所置几地也、與榻相隔止一火、夜則鋪茅以卧、日則倚火隱几、雨雖時止、而屢低外潦、不盈、翠脊稀覆山也、

初二日、雨仍達旦、主人言今日漲愈甚、舟益難渡、明日為街子、（普峒為場、雲南為街子、廣西為墟、）候渡者多、彼舟不得不至、即予亦同行也、余不得已復从之、匡坐如昨日、就火煨粥、日三啜焉、枯腸為潤、當午、雨少止、忽聞西箐喊殺、寨中長幼俱遑應而馳、詢之則豺狼來負羊也、奔救者傳而未死、夫日中而光欺當道、余度村叢薄中而徼幸无恐、能忘高天厚地之重佑哉、

碧峒在永佐縣東百里、蓋滇南勝境之界山、南走東轉、包明月所之南、橫遶為火燒鋪南山、（按滇南勝境乃分界山也、而老脊尚在其東、火燒鋪西、余前過明月所、即平夷所、助土人、言其水南下亦依、則明月所東、火燒鋪西、乃為分水之脊、即轉為火燒亦字孔之南山、東走而北轉、蓋

彝民所、北繞所甸狗場之間、而東南下東亂所、入廣西田州境、又東過思恩府北、東峙為大明山、而盡於潯州、為黔郁二江之界、其滇南群境之南所屬、又峙鎮南山者、其峽中尚有明月水出焉、界以其口、東屬兩分而已、老蒼以此分為兩支、正支東由彝字孔南、東北繞彝民所北而轉黃龍所、下泗城州、旁一支南下東轉、而黔滇之界因之、南抵北崗、又南至於江底、又南盡於南盤之北焉、是黔滇界越老蒼之西南、不以老蒼為界、而以南支為界也、若以老蒼則彝民所狗場黃草墹俱當屬雲以老蒼東行而黔隘小故彝頭盡然以補不足

碧峒北與新城遥對、南與鄉樹遥對、此地又滇西而東者

碧峒寨有民哨、其西為民寨、即余所栖者、

自黃草壩至此、米價最賤、一升止三四文而已、

初三日子夜寒甚、昧爽起、雨仍不止、既飯、即出寨門、踞當以小峽南上山、候西從大石徑行、初有岐西北去、以為狗場道、隨石徑西南轉、二里、東界石山南去、塢轉南而西、隨之二里、峽中禾遂盈塍、望北山岸畔、有四五家懸坡上、相去南一里、而塢南絶遂、乃莽蒼橫涉其塢而西北、一里、抵北山村叢、有兩人耕於下、其亟趨而問之、尚隔一小溪、其人欻牽牛遁去、余為停趾遥告以問道意、其人始指曰、往黃泥河應從東窪、此探矣、再問以候在何處、其人不言去、乃返行泥塍間、踣陟斷續、二里餘、至前轉

塢處、猶疑以為當從南峽入、方惆悵無路、忽見塢邊一牧馬者、呼之、即碧峒居停主人也、問何以至此、蓋黃泥河之道、即從碧峒后東南踰嶺、乃轉西峽、正與此峽東界石山南北相隔、但彝塞無路、故必由碧峒、始得通行、遂復二里餘、返至碧峒西南、傍其寨門東南踰嶺而下、一里東南徑塢半里、復上、又半里、又東南踰一嶺、有峽自南西陟而踣、則直西出坳、半里始下、又半里抵西峽中、遂由峽西行、屢陟南崖、三里、有石峰踞峽之中、為當關之標、由其北踰脊而下、時多雲縫、而見細箐叢、深杳匼洞、真豺虎之窟也、憑、西下一里度壑、又二里、忽有水自北峽出、

下嵌壑中、繞東南而注、是為黃泥河、其河僅比瀘江水、不濶而深、不渾而急、其原發於彝民所明月所經狗場至此、東南與蛇場同河、而蛇場河同下江底而盡入江者也、時有小舟艤西涯傍之、渡後、遂西上坡、一里半、逾嶺坳、有峽自東南峽底來、為入小寨而抵板橋者、乃知板橋在四達之區也、又西出峡、見羣峰中圍一塹、而北峯獨稍開、即黃泥河所環、共一里餘、抵聚落中、是日為市、時已散將畫入肆覓飯、主人婦以地濘天雨、勸留莫前、問馬場尚四十里、度不能前、遂停杖焉、

黃泥河聚落頗盛、然皆草房、其地四面環山、而北即河、繞其

岳、濵東南峯之西又一小溪自西南峽來、北注黃泥、其中多盤塢環流、土膏豐沃、為一方之冠、永佐之寨俱自此焉、乾有自而去、前提移縣於此、至今猶為新縣、而名永佐為舊縣云、

初四日、晨起雨止、而四山雲氣勃勃、飯而行、西半里、度一木橋、其下溪流自南而北、即西小溪也、又西上坡、轉而南、溯流半里、入西峽、又半里、轉而北、其處又有北峽西峽二流之交焉、予是隨北峽溪又溯流半里、乃西上山、時東峯雲氣稍開、乃冒霧上躋、仰見西頂最高、上皆夾坡荆菁、雲氣罩其頂、不能悉、上躋二里、漸入濃霧中、遂從峯頂旁峽上、杳深霾黑、咫尺不可見、又一里、陟其頂、平行嶺上、又二里乃下、一里、度西塢、陟塢而西、一里、度一小橋、下水北流、乃南向西轉、一里、有峽交其南北、南乃入牛場村道、有小峯駢立、村隱其下焉、北乃趨狗場營者、又西半里、乃西上山、其坡峻且滑、無石級可循、有泥坎隔足升之極艱、二里、陟峯頂、又平行峯頭一里、越其顛、時濃霧成雨、深茅交道、四顧迷漫如海、得峯頭一樹、如擎蓋、下有列石如錯屏、乃就樹踞石而憩、止聞颼颼淅瀝之聲、而目眩茫如也、又西北平行一里、下躭嶺西、深墜而下、而杳不可見、嶺峙而上、而出沒無常、已從北下、始有石磴陂墜、菁木叢水、共一里半、陟塢而西、

亦中窪之名也、半里、又躋西坳出、其塋乃大開、路乃稍平、夾峯旁立、若為環道者、西向平行塢中、一里半、有水橫潴於前、以為溪也、涉之不流、乃塋底中窪之坑、蓄而成渠者、又西二里、復有一溪、北流甚急、渡瀑水深涉之沒脛焉、又西一里、乃飯於峽坡之下、既飯、遂西入竹峽、崇峯迴合、紆夾高下、深箐密菁、叢密不容旁入、祗中通一路、石徑逶迤、如披重雲而穿密幄也、其竹大可為筐、瀰漫山谷、杳不可窮、從來所入竹徑、无此深密者、其筐名竹圍籌、自黃泥河西抵馬場人、人揹負家、戟素皆此物也、客但出盤盒之耳、其中坡陀屢更、三里、踰峽南下、其塋中闢、又為霧障、止聞隔坡人語、犬吠、不辨其山形谷勢矣、南行塋中一里、轉而西、半里、又越一坳、又半里、從峽而西、抵先坡下、渡西向躋登上、予是冢箐仍崇矣、壁懸峽闢、其決削雖殊、而深杳一如前也、披涉三里、西踰嶺頭、竹箐既盡、稍山南盡轉、皆從嶺上行、路東則屏峙而上、路西則深墜而下、然皆深霧所翳、不能窮晰也、南向平陟嶺上者三里、轉而西行嶺脊者一里、其脊南北俱深墜而下、第霧漫莫悉端倪、既而傍北嶺行、北屏峙而南深墜、又二里而復大至、遂得羊場四五家當嶺頭、遂入宿焉、其家竹床竹戶、猥狡餉爭、竟忘風雨之苦也、

初五日、夜雨仍達旦不休、飯而行、遂向南稍下、已漸轉西、兩傍

旁多中窪下陷之穴、或深墜無底、或瀦水成塘、或枯底叢箐、不一而足、然路猶時、陟兩崎嶺下、少上多也、十里、見路北有深箐、有峽從箐中升、合併西去、有聚落當嶺頭、是曰水塘、其聚落頗盛、夾道成衢、物乃瑒營安龍所桃花大道所出、但南頭無田、其上皆耕崖拗隴、祇箐種果穗稻畦在深坑中、霧箐不見也、升陟嶺頭又四五里、是曰水井、其聚落與水稍侔、由其西一里半、始歷級蹬而下、遂望西塢甚深、下箐中一里、由峽底西行二里、復踰坡而上一里、稍下坡西塢中、塢不深而迴、峯四闔、霧倏開合、日色山光、遠近迭換、亦山中幻景也、既復西向踰

嶺三里、見嶺西窪中、有水成塘、乃循峯西北行、稍下一里、而入亦佐縣東門、城甎甃、而城外草舍三四家、城中亦俱草舍、求見房寥、也、一里、飯於縣前、飯后半里出西門、乃西北行、計其地猶屋峯之頂、但四山霧塞、上下莫辨耳、從嶺頭西北行二里、乃西向歷峽級而下、時霧影亦開、遂見西塢中豁、東界所下之山、與西界者並夾、南北中開深塹、而拓澤河自北而南、經其中焉、其形勢雖見、而河流猶深嵌不可窺、西山崇列如屏、而南獨尤高、雲氣尚半抹其頂、不令盡露、西山之南、復起一山、斜障西東、此則障拓澤而東南合蛇者也、盤折西下三里、抵坡而磴

上、復西北行坡間一里、踰崗再下、有數家茅舍在焉、然猶未瀕河深也、又西半里、涉一東來小水、乃抵河岸、溯之北、又涉一東北來小水、約半里、有渡舟當崩崖下、渡之、是河發源於平彝衛、及白水鋪以東、須南勝境以西、皆注焉、其勢半於江底、而西倍於黃泥河、急流傾洶、南奔東赫、與北來合而東南、會黃泥河水而爲江底河者也、亦佐羅平南北東西二水、俱以此爲界、西登涯、半崩頹板隮而上、遂西向陟嶺、時暮色將至、始以爲既渡即有托宿焉處、而荒崖峻坂、絕無一人、登、不已、暮雨復來、五里、遇一人趨渡者、急問之、曰此無托宿處、難場驛遠、亟趨

猶可及也、乃冒雨躡磴、向西南上、五里、踰坳而西、乃西轉北行峽中、稍降二里、而得數家之聚焉、亟投炊、暮色已合、而雨復徹夜、

初六日、晨起雨止、四山猶氤氳不出、既遲飯、稍西下渡窪、復西北上、漸霽、昨所望屏列崇峯、在西南、而路盤其東北、二里、踰一崗、坪間有墟址一方、則雞場是也、從坳北稍下、又得數家之聚焉、問之、亦雞場也、蓋昨所宿者爲雞場東村、此則雞場西村矣、從村北行、其峽西墜處、有石峯屼立、路從其北踰脊、稍東、轉而北陟塢、共五里、遂西北踰嶺、盤折石磴、西北上二里、而

其巔則風霧踊闢、日景與蒸、東睇翠峯吐穎、衆巒盤互、皆非所从吳漢中度之者、越嶺西下一里、抵盤塢中、見秋花繁縟、細流紫縈、遂成一幽異之境、西一里、有山横拔塢西、透其西北脈、似有耕雲棲石之栖、在西峯后、循其東南塢、則大路所从去也、乃随塢南轉、塢東西山分兩界、余以爲塢中水將南流、而不意亦俱中窪之穴也、南行三里、復踰脊而上、遂西轉、盤稜之南脊焉、一里、循横拔南崖而西、其處山脊湊合、兩峽縱横、而森石尤多娟靡、又西一里、有峽自東南峽來合、同之、又西一里、乃轉北下、子是西向山遂豁、而路則循山西北向行矣、四里、復北向踰脊、轉

而西下、望西北塢中、有石鮮下嶽、不辨其底、已而降行塢中、一里餘、又直透其下、則亦中窪之峽也、由其南又西行、而陟岡塢、共三里、始涉一南流小水、自渡楊潭河至此、俱行甫上、未見勺水、又西踰一岡、一里、南望江南一峯西懸、洞門高懸、其門有木横列而下陽一峽、遂聯无踪、遂不及过入、又半里、又涉一南流小水、西踰一岡、共二里而抵桃源村、其村百家之聚、與水楷相似、倚北山而居、前有深塢羅平之道、自塢中東南來、北東西三面、俱會其水南墜入崖洞、而南瀉於蛇場江、故知楊潭西岸衆山、猶非南行大脊也、村多木皮覆屋、以代茅、時日已午、就村舍

濬湯瀹飯、而濕木難燃、久之、乃西向行、渡西北峽石山小水、一里、陟西塢而上、又一里、踰岡而西、見西塢自西而東、其南有小山環之、亦自西而東界之、其山時露石骨崢、然猶未見溪流也、塢中雖漩窪成塘、或匯成流、或潴爲水、皆似止而不行者、又西一里、踰岡西下、有村當塢、倚南崖而居、繞村西行、始見塢中溪行曲折、且聞溪聲潺潺矣、由其北坳之西行、又一里、見塢中又有一村、當塢而居、始見溪水自西來、从其村西環其村北、又繞其東、其村中懸其北曲中、一溪而三面環之、南倚南山之崖、北置木橋以渡、其水不甚大、而清澈不汨、爲清水源云、蓋

發源於西山之迴坎坡、經此而東出於桃源、始南去者也、又西一里、復過一村、其村始在塢北、又西一里、經一村、曰小板村、有税司在焉、蓋羅平北境、爲桃花駝鹽之關道也、又西二里、始踰坡涉嶺、層有小水自北峽來、南注於清水溝、路截而踰之也、北峽中男婦二十餘人、各捆負竹筍而出、蓋土人羣而入箐採歸、淡煮爲菹、以待鬻者、又西二里、直過西山之麓、有村倚之、爲迴窩坡、清水溝中居民共塢至此而止、以塢中有水可耕也、由此西南半里、過一小橋、其水自西北沿山而來、即清水溝上流之源矣、度之、即西上嶺、頗有索哨者、不之與而過、再循一里半、

西陂嶺脊是者始爲分水之處乃北自白水鋪西直南度此迴
環西南而峙為大竜以分十八寨永安哨江底河諸水者也西
羅平之界亦至是而止焉踰脊西轉而西行塢中其塢東西
直豆而南北兩界逼夾之夾南山平伏而北山高倚暮靄漠勃
勃荒北峯上深來亦廖自北往南第南山之麓似有陸洞橫
其北然不辨其為東為西以意度之以為必西流矣塢中曾暮
荒茅斷隴寂无人烟西行六里其西有山橫列塢口塢始陰而
西下有茅舍兩三家依塢而栖塢乃踰塢循北山而西半里有
茅亭一龕當路旁南與茅舍對想亦哨守之處也又西一里稍
下有小水成溪自北峽來小石梁跨之其水南注塢口而去既
度梁即隨西山南向隨流半里轉而西上嶺暮色合矣又上一
里而馬場之聚當嶺頭所投宿者乃新主之家百无一慕具時
日暮不暇他徙㟪溼薪臥溼草中就枕而已
初七日晨起雲氣亂盈飯而行有來哨者遠哨者猶寢解囊示
批而去於是西北隨坡半下其路甚坦而種麻滿坡聞南蓋其
下亦有塢西通者西馳四里始與溪遇隨流稍南半里復循坡
西轉又一里下坡西望西南塢中有數家之聚田禾四邊此溪
徑塢環之其塢自北山隨坡南下有水自北而南與此水同會

於村北合於西南破峽去乃西截北來塢半里抵北來之溪
有新建石梁跨之爲橋木橋昔乃獨木今雖石而猶仍舊名
也橋下溪流三倍於西來之水因知北塢之源遠於東矣踰橋
西即北上嶺西向直躋甚峻一里半踰其脊又西向平下者一
里有峽隨周南去者陸涼道也周西塢中復有數家焉亦陸涼
屬也其塢亦自北而南雖有村而无流路西下截塢半里從村
北又半里抵西界來山下遂躡峻而上西陸涼之界又西盡於
此矣蓋因其水南下陸涼故西自此塢東抵迴窩西山皆屬之
陸涼其處南抵陸涼衙琉鋅共山天生橋相距尚八十里也由
西箐而上又為海崖屬乃亦佐縣右縣丞土司龍姓者所轄（亦佐縣有左右二丞皆土司左丞姓沙在本縣即與貴雄攻黃草壩者右丞姓龍戍曰卯姓海在此而居近越州）其地東
自此循而西抵箐口焉東與亦佐西界中隔羅平陸涼二州之
地間錯其間不接壤也從東麓西上屢峽屢平峻者削崖纍磴
平者曲折逶迤三峽而三踰箐頭共七里望見南坪有數十家
之聚北峯則危聳屬懸盖自馬場而西即望見遥峯矣卧特出
衆峯之上而不意直造其下也又一里梯石懸磴西北抵危峯
前其時晨日韓耀碧如洗衆峯盡出而是山最高不特獨木
西峯下伏如砥即遠而迴窩老脊亦不能上與之抗惟拓摩

雞塲西嶺、遶桐頭砌、其中翡翠層、皆南環西轉、而接於西南巨峯、此東頭之極觀也、其西則亂峯迴碁、叢箐盤錯、遠雖莫抗、而近多自障焉、其南則支條莫走、近吟既窈、遠俶前環、此獨不睹所過、帶而下浥者、西南有二峯、連峽如眉中分、此盤江之所由南注者耶、其西即越州所倚、而東峯之外、復有一峯、高懸其南、浮青上擁、頁若蘭蓋、此即大竜山之特峙於陸涼路南師宗彌勒四州之交者耶、天南諸峯悉其廣支、而此峯又其伯仲行矣、由峯西踰脊、稍下、即有石坡斜懸、平度砥峙、若木耍耍其上、亦高崖所僅見者、由此歷級西下、里一、有壑迴環中窪四合、復

有中懸之臺、平瞰其中、夾坑之南、橫亙其外、石痕木蔭、映彩流霞、全人神骨俱醒、由橫岡西南轉、二里、復踰一脊、又西度一中懸之脊、有索哨者、不顧而去、度岡而西、一里、復上坡、又一里、西踰其脊、復有索哨者、亦不顧而去、想皆所云海崖土司者、踰脊、又不能西見盤江、又西半里、西障始盡、下界遂開、然猶不見盤江之流、自西北注東南而去、求猶不能盡矚焉、西向拾級直下、一里抵塢中、又西就半里、循西山南轉半里、復稍上、踰南西、復平行嶺上、半里有岐、一直西下坑、一西南盤嶺、見西南諸稍大、从之、一里得數家當嶺頭、其茅舍低隘、牛畜雜處其中、男子皆出、

婦人井不解語、余炊其元有應者、是即所謂箐口也、海崖之界於此止焉、由岡頭西南去、為越州道、从此西北下、即越州屬、為曲靖曲靖道、遂西北下嶺、始甚峻、一里、轉西漸夷、皆車道平拓无齟齬之慮矣、又西一里、飯於樹下、又西半里、始有塢北來、遂盤東山北隸一里、始橫截北來之塢、余始塢中當有流南注、而不知其塢亦中窪也、塢中橫亘一岡、南北俱成盤壑、而壑南復有崗焉、从中亙者騎而西、一里、復西上坡、又一里陟坡之脊、从脊西下、三里、遂越南坡、始見塢自北來向南去、其中皆有窪注水、有岡中間、不流通焉、从坡上西北望、則龍潭之山、自北分叉屏

列而西、此遶山也、西南望則州越南嶺、隔山遙障、所謂西峯也、而東峯之外、浮青直對、則大竜之峯、正與此南北相峙焉、西下坡、又有一塢、自北而南、、環為大塢、與東界支連窪之塢合、此塢始有細流、中貫、獨得夫塢成畦焉、流上橫小橋、西渡有一老持匿奇梨於其側、一錢得三枚、其大如甌、味梨脆而核甚小、乃種之地勝者、聞此中有木瓜梨、豈即此耶、西上一岡、平行岡上、四里、直抵西峯下、則有塢、隨其麓而深、淵潦之、所謂龍塘河也、然但見淵形而不見水、乃西下坡、約半里、隨塢出西南、先與一小水遇、隨之、既乃截塢而西、又半里、始與龍塘河遇、有大石

梁跨其上，橋右村廬彙，倚西山而居，始皆見瓦房，非復茅舍矣。龍塘河之水，發源於東北山峽中，其處環潭甚深，為蛟龍之窟，即所謂曲靖東山之東峽也。其山北自白水鋪西分水嶺分支南下，亘曲靖之東，故曰東山，而由此視之，則為西嶺焉。南至此，瀕河而止。其西腋之中，為闌木山；東腋之中，為龍潭，即此水之所出矣。自箐口西下塢中，即為越州屬，至此西止，而田疇彥環聚焉。由村西上坡，即東山之南盡處也。二里，踰岡頭，方踞石少憩，忽一人自西嶺馳來，謂余曰：可亟還下山宿，前有盜劫人，毋往也。已而其婦后至，所語亦然，而仰視日方下午，前終日馳无人之境，皆村墟懸危之處，而深夜幸免，豈此間行，東西夾山而居者甚衆，反有賊當道耶？因詰之曰：既有賊，汝何得至？其人曰：彼方劫行者衣，余夫婦得遁還耳。余疑此人欲紿余還宿，故托為此言，又思果有之，今白日還宿，明日又孰保其不至耶？況既劫人，彼必无復待之理，不若即馳而去也。遂叱頑僕行，即從岡上盤北山而西，盖北即東山南下之頂，南即其山下墜之峽，而盤江自橋頭南下，為越州右橫亘山所勒，轉而東流，遂截此山南麓而斷之，故下皆坳塢，路橫駕嶺上。四里，披其中，穿塢北嶺，石甚奇，而幽无人，覺雲影風枝，无非惴人之具，令人錯顧不定。披指更捷，又西四里，始西南下片石中。其處土脈峽墜崩嵌，交錯而石骨露其中，如裂瓣綴行，其處墜皆流土，不可著足，必從石瓣中宛轉取道。其石質幻而色質異，片片皆英山絕品，惟是風鶴驚心，不能狎憩而徐賞之。亡何，已下見西塢南流之江，知去橋頭不遠，可免於虎口矣。乃倚石隙少憩，竟作青蓮瓣中人矣。從石中下者一里，既及西麓，復行夫隴，遂多聚廬之居。又一里，踞北江迴堰曲中，逕大塘一圍，四面皆木環之，東倚精盧，高倚東山之麓，西則江流所瀠，而石梁橫跨之者也。又行畦間，半里，始及石梁。其梁不高而長，是為南盤之源，又自炎方交水

曲靖之東，直南至此，是橋為曲靖鎮，越江出此，即東南流，繞越州之東而南入峽焉。踰梁而西，約半里，上坡，北而宿於逆旅，即昔之所過石堡村也。遂夜色已瞑，明月在地，過畏途，就舍盤桓甚。問主人，嶺上有劫人者，果有之乎？主人曰：即余鄰人。下午樵於山，數賊自山后躍出，剥三人衣，而碎一人首，與君未時相后先也。余于是始瞿然悚，遂欣然快幸，深感前止宿者之厚情，而不當以私衷臆度之也。盖是嶺東為越州，西為石堡，乃曲靖衛屯軍之界，互相推委，盗遂得而乘之耳。

初八日 昧爽，飯，復索酒而酌，為浴泉計，遂由村后越坡西下，則

溫泉在望矣塢中蒸氣亂蓋隨流東下田畦間𣄃然四起也半
里入圍垣之戶則一泓中貯有亭覆其上而旁復砌甃兩池夾
之北有榭三楹水從其下來中間一孔方徑尺可掬而盥也遂
解衣就中池浴初下其熱燥膚較之前浴時覺甚烈既而溫調
適體殊勝彌勒之太涼而清冽亦過之浴罷由垣后東向半里
出大道是日碧天如濯明爵然騰翠微而出浩波映其下對之
覺塵襟盡滌如在冰壺玉鑑中北行十里過南城又十二里入
曲靖南門時有戈矛將者奉按君命迎諸城堡高幢大纛擁
騎如雲南馳而去余避道旁視之如赫電亦如浮雲不知兩界

青山見慣祖當誰左也飯於姬鋪中出東門半里入東山寺是
名青龍山而實無山郭東培塿高僅丈餘大不及五丈上建五
大殿前列層樓配之置宏鐘焉鐘之大余所未見也正殿之
左有藏經閣殿之右有三層樓皆翼於培塿之旁而齊其末
者從倚久之出寺右循城而北五里出演武場大道又三里過
白石江又二里過一坡又十里抵新橋投雷彝然大雨忽至遂
茅簷下冰霰交作迎風湯之襟人衣函莫可梭假久之乃霽仍
北行浮滑不可着足十里抵交水出南門由霑益州署前抵東
門投舊邸龔起潛家見其門閉置之叩而知方演劇於内也余

問以是訝來拮不樂觀優亟入其后樓而憩焉霑益唯土司居州治而知州之署則在交水
初九日予倦於行役憩其樓不出作數日游記是日為重九高
風鼓寒以登高之候而獨作袁安僵臥之態以日攀晴業峻不少
也下午主人攜菊具酌不覺陶然而臥
初十日寒甚止寓中終日陰翳下午復有零雨既而徹夜不
休
十一日余欲行主人以雨留復為强駐厭其酒脯焉予初欲从
霑益併从窮北盤源委主交水起潛為予談之甚悉斷皆鑿鑿

可據遂圖反轅由尋甸趋省城焉
十二日主人情篤候飯而已行已上午矣十里仍抵新橋遂東
由岐溯流西南行二里抵西南小山下石樑之水乃从西北峽
中來路乃从西南峽中入一里登嶺一里陟其巔西行嶺頭者
又一里乃下和从嶺頭下瞰西塢有盧有疇有水潆之以為必
自西而東注石幢者遂遵西下者又一里抵塢中則其水反西
南流當由南谷中轉東而出於白石江者詢是村為戈家冲由
是而西併羣峯諸澗之流皆為白石江上流之源矣源短流微
漾帶不過數里之内而沐西平曲靖之捷誇為冒霧涉江自上

涤渡而失攻之、著之青史、為不世勳、而不知與坳堂無異也、徽事考實書之不足盡信如此、于是遊析坂各四里越劉家坡則翠峯山在望矣、蓋此山、即兩旁中界之脊、南自宜良分支北度木容箐又北而度火燒箐嶺、又北度响水西嶺、又北而結為此山、又西夾峙為迴龍山、繞交水之西北、趾交水又北抵霑益州南、轉東復折而南下峙為累山、分為兩支、正支由火燒鋪明月所之間、南走東折、下安龍所、入泗城州、而東峙為大明山、遂盡於潯州、旁枝西南由白水西分水嶺、又分兩支、直南者由羅雄境西嶺、西南峙為大龜山、而盡於盤江南曲、西南分支者盡於

曲靖東山、其東南之水下為白石江、東北之水下為石堡河、而西竟於馬龍之　江、而出尋甸為北盤江焉、然則一山而東出為南盤、西出為北盤、惟此山及交方足以當之、若曲靖東山、則旁枝錯出、而志所稱為帙也、由劉家坡西南從坡上行、一里、道及一塢、乃翠峯山下橫、山之人也、隨之又西一里、乃下坡、徑塢一里、有小水自西北來、小石梁跨之、從此西南上坡、為三車道、從此直西、溯小水西南行入、為翠峯間道、其路若續若斷、橫截塢壠、三里有大道自東南來、則自曲靖登山之徑也、于是東南望見三車市矣、遂從大道西行二里、將抵翠峯下、復從小徑西南

度隴、盤而忽垂、頂劃而過、一里、下坡、渡深澗、又西上坡、半里抵橫山屯、其屯皆徐姓、老嫗命其子、從村后送余入山、半里抵其墓、即有兩小澗合流、渡其北來者、溯其西來者、遂躡峻西上、一里半盤嶺頭而北、轉入西峽中、則山之半矣、其山自絕頂垂西支、如環臂東下、北支長則繚繞而前、為新橋西岡之脈、南支短、即所躡以上者、兩臂之內、又中懸一支、當塢若臺之峙、則朝陽巷踞其上、巷東北向、其南臘又與南臂環阿成峽、自峰頂遂削而下、則覆國舊寺倚其脇、自西峽入、半里、先達覆寺、然后東轉上朝陽、以舊寺前墜峽下塹也、舊寺兩崖壁夾而陰

森、其殿在前、無餘地、朝陽孤臺中綴而軒朗、所短在前少迴環、余先入舊寺、見正殿亦啓、其后危崖迴峭、藤木倒垂於其上、而殿前兩柏甚巨、夾立參天、寺中止一僧、乃寄錫中者、一見即為余爨火炊飯、余乃更衣叩佛、即來閒而前、東登朝陽、一頭陀方曳杖出寺門、余入其巷、亦荊無一僕、止有讀書者數人、在東樓、余叩佛畢、閒步前庭、中有西番菊兩株、其花大如盞、簇瓣無心赤光燦爛、昔菊為之奪艷、乃子種而非根分、此其異於諸菊者、前樓亦幽迥、庭前有桂花一樹、幽香飄動、遠襲山谷、余前隔峽盤嶺、即聞而異之、以為天香遥墜、而不意乃數萼所成也、桂芳

莿境、念此幽境、恨无一侍可托、遂飯曇寺、即欲登頂為行計、見炊飯僧勤懇、磬飭雖瓶无餘粟、豆无餘蔬、殊有割指啖客之意、心異之、及飯、則已不蔬而止以蔬奉客、始知即為淡齋師也、先是横山也老媼為余言、山中有一僧、損口苦體、以供大眾、有乎衣香敏渡予人、有餉食者、已不鹽不油、惟恐眾口弗遂、余初至此、即訊之、師不對、余肉眼不知即師也、師號大乘、年甫四十、幼為川人、長於姚安、寄錫於此、已期年矣、發願淡齋供眾、而於此敦節修三年、百日始一下山、其形短小、而目有風痿之疾、善行勤修、世所未有、余見之、方不忍去、而飯未畢、大雨如注、其勢不已、師晝止宿、余遂停焉、總是夜寒甚、余宿前楹、師獨止殿、无具无衾、徹夜禪那不休、

十三日、達旦雨不止、大乘師復留憩、余見其瓶粟將盡、為炊粥為晨餐、師復即另覓為飯、上午雨止、恐余行、復强余食、忽有一頭陀入視、即昨朝陽入菴時曳杖而入者、見余曰、君尚在此、何不過我、猶可為君一日供、不必啖此也、遂挾余過朝陽、共煨火具餐、師號總持、馬龍人、為曲靖東山寺住持、避囂於此、亦非此僧菴主僧也、此菴主僧曰瑞空、昨與舊寺主僧俱入郡、瑞空歸而舊寺僧并不知返、蓋皆豢、世法佛法、一无少解者、大

乘精進而无餘資、總持靜修而能持節、亦空山兩勝侶也、已而自言其先世為姑蘇吳縣籍、與余同姓、昔年朝海過吳門山塘徐氏放晉之放生池、師不果而歸、今年已六十三矣、是夜宿其西樓、寒更甚、而夜雨復霽、

朝陽菴則劉九菴大師所開建者、碑言師名明玄、本河南太康人、曾中甲科、為侍御、嘉靖甲子、駐錫卑乘、萬歷庚子、有心播之役、軍門陳用賓過此、感師德行、為建此菴、后師入涅槃、陳軍門命以儒禮塟於菴之東、康上人言劉為侍御出史、棄置二妓、為婦美、門子不承、鞫之曰、此當晝渡有他人、而妓不承、吾將刑之、門子供承、刑遂養承之、問妓何在、門子復取他妓以自赶、劉曰、天下事枉者多矣、乃棄官薙髮於此、

十四日、雨竟日不霽、峭寒砭骨、惟閉門向火、不能移一步也、

翠峯山在曲靖西北、交水西南、各三十里、在馬龍西四十里、秀拔為此中之冠、

曲靖者、本唐之曲州、靖州也、合其地置府、而名亦因之、

霑益州土知州安遠者、舊土官安遠之地、弟見終而弟及者也、與四川烏府、撒土官安孝良接壤、而復同界水西安邦彥之叛、孝良與之同逆、未幾死、其長子奇爵、襲為撒之職、次子奇祿、則土舍也、軍門謝、命霑益安邊、住瑜水西、邦彥拘留之、當事者即

命奇祿代署州事、并以上聞、后亦西出、途奉旨仍掌霑益、奇祿不得已還其位、而奇祿有烏撒之援、安邊勢孤冀助於應名而已、然安邊寔恩順、而奇祿狡猾、能結當道歡、今年三月、何天衢命把總羅彩、以兵助守霑益、彩竟乘機殺安邊、并掌其贄二千金去、或曰彩受當道意指、為奇祿地也、奇祿遂復專州事、當道俱有然之、獨總府沐曰、安邊雖土司亦世臣也、况受特命、豈可殺之而不問、故至今九月間、霑益復執從不安、為未定之局云、

下午、飯后、余何雨稍息、遂从朝陽右登頂西上半里、右瞰夾中護國寺、下趺峯口、左瞻崗上八角菴、上踞朝陽右脇、西眺絕頂之下、護國后箐之上、又有一菴焉、前臨危箐、后倚峭峯、有護國之幽、而无其逼、有朝陽之塏、而无其孤、為此中正地、是為金龍菴、時霏雨濛來、俱當岐而過、先上絕頂、又西半里、踰北脊望見后數里外、復一峯高峙、上亦有菴、曰盤龍菴、與翠峯東西駢峙、夾北塢而下、即河橋石橦河之源也、南向拔嶺脊而登、過一虛堂、額曰恍入九天、又南上共半里、而入翠和宮、則此山之絕頂也、翠峯為曲靖名峯、而不著於統志、如關木之在東山、與此隔海子而遥對、然東山雖大而非正脈、而此峯則為兩江之界焉、余初見西塢與迴龍夾北之水、俱東下新橋、而朝陽護國皆東峯東麓之水、又俱注白石、疑是峯猶非正脊、及登頂而后知正南下墜之峽、則南由响水坳西、獨西下馬龍出尋甸矣、始信是頂為三面水分之界、東北二面俱入南盤、南面入北盤、其脉南自响水坳西、平度而峙為此峯、即西度龍、盤其脊、遂南北異派、南者从西轉北、北者从東轉南、兩盤之交錯、其源寔分於此云、

翠和頂高峯峭、而老僧閉門煨火、四顧霧幪峯彌、略睇大略、由南塢西下、為尋甸間道、余擬明日从之去者、遂東南下由重宮廟東峙半里入金龍菴、頗整潔、庭中菊數十本、被霜含雨、幽景凄絕、是菴為山東老僧天則所建、今天則入省為地藏寺、而其徒允哲主之、肅客具齋、暝雨淅合、遂復半里東過朝陽、欵下護國看大乘師、雨滑不能瞰之而過、

十五日、達旦雨止、而雲氣氤氳、余復止不行、日當午猷影、余遂乘興往看大乘、大乘復閉關時、天色忽霽、余欵行而度不及、姑期之晚過、為明日早行計、乃復上頂、環眺四圍、遠峯俱出、始晰是山脉之俱東西横列、而脉从中度、屢伏屢起、非直亘一之脊也、惟翠峯與盤龍二峯、乃東西並夾、而翠峯之南响水坳之支、横列東下、而結為曲靖盤龍之西、又南由一支、始東下而結為交水、又横亘而北、始東遶交方之水、又北始轉度霑益之南塢

乃从峯南下，又還過八角庵，仍返宿於朝陽，為摠持所羈，不得入護國。

是日以晨江、嵩明二處，求兆於華和重戴。晨江得青人林引喜更新，嵩明得枯木逢春欲放花，皆吉兆也。竊計明日可早行，既暮而雨復合。

十六日，阻雨。

十七日，雨復達旦，飯后散行，摠持謂雨且復至，已而果然，已復中霽，既乃大注，傾盆倒峽，更甚於昨。

十八日，徹夜徹旦，點不少輟，前二日俱午刻朗然，而此卻閉蹤之影，一併無之，而泥且更甚，惟就楷梗作生涯，不復問前程矣。

十九日，晦雨仍如昨，復阻不行，楷梗閒覽，摠持者以周郡事述黎桁楊甚苦，因筆記之。東山寺昔有藏經，乃唐延祺所賜，耶本郡守周之柯，后仟人由鄉薦權守由靖，以清直聞，暴總持師遺殊靖之檢藏迎候書丞，適東迎守以下諸僧，皆有循清之作，而周復不免捕其波，于是悉側目之，中傷於撫臺王伉，羅織無遺，遂挺師往逮，為交通財賂，以經藏為匿匿，生以重披，周遣代為完之而去云。

二十日，夜不聞簷溜，晨起而霧復成，及午大霽，迨暮而雨復瑟瑟，達夜而更甚焉。

二十一日，晦冥終日，迨夜復雨。是日下午，散步朝陽東數十步，東峽中一庵，當峽是曰太平庵，蓋與護國東西夾朝陽者。太平老僧煮芋煨栗以餉。

二十二日，晨起晦冥，然決去之念已不可止矣。待飯甚久，上午乃行。摠持復贈之以米，恐途中雨后一時無覓宿者耳。既別，仍上護國后夾箐中觀龍潭，小而深不竭、蓋金龍菴下夾壁縫中之液，雖不竭而非涵潴之窟也。遂西上踰嶺，循尋和宮之后一里餘，又踰嶺而下，南雨猶霏霏不已。半里，及塢中，又一里有岐北轉，從之，漸入山矣，則盤龍所登之道也。仍出，從大道西南行，二里有村當塢中，溪流自塢直南去，路由村西轉北行，半里又涉塢而西，一里又有村在坡間，是為高坡村。由村后下

嶺，有岐，從塢中西南去，為小徑，可南達雞頭村，從嶺上西北轉為大徑，乃馱馬所行者。初，交水主人謂予，有間道自尋甸出交水甚近，但其徑多錯，乃近日東川馱銅騎之所出，無同之旅，不可獨去，須從響水走雞頭村大道。及余不趨響水而登翠峯，問間道於山僧，俱云山后雖即馱銅道，然路錯難行，須仍出雞頭為便。至是余質之途人，亦多主其說，然見所云徑路反大，而所云往雞頭大路者反小甚，心惑之，曰以村人為卜，然已過村，見有村人自山中負薪來，呼而問之，則指從北不從南。余乃從馱馬路轉西北，循嶺三里，西北過一脊，其脊乃自盤龍嶠度者。余

初以為分支南下、而不意乃正脈之曲也、出坳西、見脊東所上者
甚平、而脊西則下墜深曲、脊南北又从嶺頭駢峯高𥫗、各極嵯
峨、始意是山之脊、又直折而南、蓋自翠峯度其北去者、此又度
其南、一脊而半日間兩度之矣、从坳西隨南峯之上、盤壑曲壓、
其坑皆深墜、北向一里餘、復躋一坡、一里餘、又北度一脊、其脊平
亘於南北之中者、于是又一里、再躋北嶺、始西北下、其時天色
已漸霽、无復晦暝之色、遙峰近峽、環騰在望、二里下西塢、其
塢自南而北、其中黄雲盤隴、村落連錯、一溪中貫之、問其水之
所从出、則仍从新橋者石堡河也、問其所从來、則堰口也、問其

地何名、則見街子也、始信所過之脊、果又曲而南過堰口、當又
曲而北、余前登翠峯、第見其西遶盤龍、不至此、又安知其南
由堰口、即前之為指南者、不曰雞頭、即曰桃源、余乃漫隨焉、踪
再歷龍脊、逢原之異、直左之右之矣、下塢南行、二里遂橫涉
其溪、中流湯湯、猶倍於白石江源也、又南上坡一里、是為堰口、
聚落數十家、在溪北岡上、乃入炊、久之飯而行、陰雨復合、其處
有峽北入山、為尋甸道、余乃西向行、其溪亦分岐來、一自北峽、
一自西峽、余渡其北來者、遂西入峽、漸上漸峻、天色亦漸霽、四
里、从嶺上北轉、則北峽之脊隆起、又一里、復踰嶺而西、是嶺自

木容箐楊金山北走翠峯、復自盤龍南走高坡、又南至此、始轉
而北、其東西相距、數里之內、凡三曲焉、余一日三過之、何過之
勤而香曲之不遺耶、从嶺西陟塢、其水遂南瀉、一里又北轉踰
嶺、一里西北下山、二里抵塢中、隨小水北向出峽、始有塢或畦、
路當从畦隨流西去、而塢北有村落當北岡上、是為酒家、想亦
土酋之姓或曰亦屬平夷、乃一里徑塢登岡、由酒家西向行、一里越隴西下、
有峽自北來、小水从之、是亦尋甸南來之道、遂隨其塢轉而西
南行、二里抵新屯、盧舍夾道、豈木被塢、其處為平夷之屯據
土人言、自堰口之北、元街子屯屬平夷、而粮則寄於南寧、自酒

家之西抵三車屯、屬平夷、而粮則寄於馬龍、自一碗冲之西抵
尋石屯、屬平夷、而界則屬於尋甸、蓋尋甸曲靖、以堰口老龍南
分之脊為界、馬龍南寧、以堰口老龍為界、而平夷則中錯於兩
府之交而為屯者也、自屯西踰坡、共一里餘、遇一塢、有二三家
在西嶺、其塢復自北而南、由村南轉、西踰岡、西南下二里、復有
一塢、溪轉南環、聚落北倚、是為官保兒莊、夾路成衢、為村聚
之最盛者、此亦平夷屯官之莊也、
二十三日、中夜聞隔戶夜起者、言明星燦、雞鳴起飯、仍濃陰
也、然四山无霧、昧爽即行、始由西南涉塢一里、漸轉西行入峽、

平陟而上、三里、踰一坳脊、遂西下、西上西下、西度南去之塢、西踰南行坡脊而西、共五里、有村在西坡上、是曰三犨車、由其村后、復踰南行一坡、度南行一塢、一里半、披西峽而入、峽中水自西而東、溯之行、半里、漸盤崖而上、崖南峽中、菁木森鬱、微霜下禁、標黃疊紫、錯翠鋪丹、令人恍然置身丹碧中、一里餘、漸盤而北折、下度壑墊、更覺深窈、一里、又循西夾上、一里、又踰一脊、為南行分脊之最遠者、東西皆其旁錯也、由脊西下、涉塢再西、共二里、有峽甚逼、隨峽西折而南行、半里、復西踰嶺、半里、出嶺西、始見嶺北有塢、居壑岡上、為一碗冲、西行嶺脊之上、其嶺

頗平、南北皆塢、而脊橫其中、共一里、陟脊西、又南轉踰南西下、共一里、度一峽、想即一碗冲西向瀉流之峽也、又西北上陟其坡、頗長、一里、陟其巔、東望所度諸嶺、如屏層迭、而直東一峯浮青遠出、想尚在翠峯之外、蓋東山關木之最高處耶、北望乃其分脊處、至是乃見是支環壑而南、望則東南最豁、此正老脊分支環於板橋諸處者、不知此處何以反伏、其脊其外亦有浮青特出遠甚、當是踞南市邑之關、惟西則本支南高、不容外矚也、由巔南循坡西轉、半里、西度脊、從脊西向西北下塢、約一里、有溪始向西流、橫二松橫渡之、其溪從西峽去、路循西北坡上、一

里、復西踰脊、環坡南下、遂循之行、一里、轉而西下、有塢自北來、頗巨、橫涉其西、塍泥污淖、半里、有大聚落在西坡下、是為書石哨、其處已屬旬尋、而也者猶羊見罕人也、由村南西上踰坡、一里、復踰南嶺、轉而西南、二里、又西向踰嶺脊、從脊西下峽中、半里、峽北忽下墜成坑、路從南崖上行、南倚危巘、北臨崩坑、坑中有石幢、則崩隤之餘也、循坑西下、半里、有北來之塢橫度之、又半里、涉溪西上、復西南上坡、橫行坡上、一里、又西向入峽、其南有峯共倮、北有峯駢立、二里、從南峯之北踰脈而西、又一里、始行北峯之南崗、與北峯隔塢相對、有村居倚北峯而懸塢北、

為郭楨、始非羊見也、而為尋甸編戶、由其西南下坡、半里、涉小澗、西登坡、循西坡北行、又與駢峯東西隔塢、共二里、北上、賺駢峯之陰、遂西半里、踰崗、從崗上平行、有中窪之坑、當坑之南、橫墜而西、其西有尖峯、純石而中突、兩腋屬於南北、若當關之標、踞行坑上、一里、出尖石峯之北腋、遂西向而下、一里、抵西壑、則尖石峯之西峯矣、南界橫然直理、有尖峯最高遠、棹天表、余疑以為尭林山、而无可徵也、度壑西轉、二里、越小溪橋、有村在北壠、曰壁假、由其西即披嶺北上、旋踰坳而西、一里、復下涉壑、又南見天表高峰、時已追及一老人、問之、果尭林也、又西

一里、渡入西峽、躡峽而上、半里、踰嶺西、眾流始大豁、望見南龍老脊、自西而橫列而東北、則東川尋甸倚之為界者也、其脊岸峙屏天際、而西南與東北、兩頭各起崇峯、其勢最雄亦最遠、從岸峙之中有分列一支、自西北走東南、若八字然、其交分之處、山勢獨伏、而尋甸郡城、正托其坳中、由伏處入為東川道、西踰分列之脊、為嵩明并入省道、循分列東麓而南、為易龍道、楊林之水繞其林之東、馬龍水由中和北轉、同趨而北、皆隨此分列之山、而合於其東者也、但溪流猶不可見、而郡南海子則汪然可挹、從此西下、坡峻崩陷、一下而二里、抵其峽中、有小水亦南

行、隨之西南、又半里、北塢迴環、中有村廬當坡、曰海桐、由其南西度塢、渡土崗、一里抵崗頭、隨崗南下、轉而西、共二里、有塢自北來、溪流隨之、內有村當塢、曰果壁、外有石堰截流、廠由堰上陂水而西、從平坡上行二里、稍下、有村倚坡之西、曰柳塘、坡東畦連、北抵迴峯、西踰江而及郡南楊海子、皆禾稻之區、而村落相望矣、從畦塍西行、又二里、則馬龍之溪、自東南峽出、楊林之溪、自西南峽出、夾流而北、至此而合、石梁七洞、橫架其上、曰七星橋、其自南而北、為北盤之上流、正與石堡橋之流、自北而南、為南盤之上流、勢正相等、但未及曲江橋之大也、過橋、有廟

三楹、東向陛之中、有舊碑、或言去郡城十五里、或言三十里、或名為江外河、或名為三岔河、無定里、亦無定名、而一統志又名其溪為阿交合溪、又注舊名為芒丘溢沐江、名其橋為通靖橋、然其注橋曰東城二十里、跨交合溪、注其溪曰府東南十五里合流、又自異焉、按舊城在今城東五里、今城築於嘉靖丁亥安銓亂后、則今以十五里之說為是、乃屢詢土人、皆謂其流出東川、下馬湖、無有知其自霑益下盤江、然一統志曰入霑益、后考之府志、其注與一統同、參之集起潛之起說、確而有據、不若土人之臆度也、間有謂自車翁江下馬湖、其說益訛、亦可見此

水之必下車翁、車翁之必非馬湖矣、蓋車翁之去交水不遠、起潛之指霑益、真若車翁之上、不折而西趨馬湖、則車翁之下、不折而北出三板橋、則起潛之指示可知也、由江西岸北行、半里、隨江折而西、循江南岸依山陟嶺、又二里餘、江折而北、路踰嶺頭、折而南下、半里、由塢中西行、循聚梧南山之麓矣、按聚梧山者、在郡城東北十里、山脈由郡西外界老脊、排列東突為是山、西北一峯員倚、東南一峯科騫、為郡中主山、阿交合溪自東來、逆其麓、轉而東北入峽去、若避此山者、是老龍東北行之脊也、一統志無其名、標月狐山在城東北八里、環亘五十餘里、以書

城對之、當即此山、第府志則月狐鳳梧並列、似分兩山、然以山形求之、寔無兩山分受也、豈舊名月狐、后訛狐為梧、因訛月為鳳耶、其西山里、南望壑中海子、水不甚大、而參差連珠、蓋郡城之派東南下、楊林之川南來、相距於壑口而不相下、遂瀦而成浸者、坡南下處、石骨漸稜、露奇、又一里、行石片中、下忽有清泉一泓、自石底溢而南出、其底中空、泉混、平吐、清冽鑒人眉宇、又西數步、又有泉連瀦成潭、乃石隙迸環中下溢而起汎、末竭、亦溢而南去、此潭圓若鏡、而无中空之隙、不知水从何出、然其清冽不若東泉之碧瑩无纖翳也、按郡志八景中、有龍泉漢月、謂郡城東十里有漢泉、相去十數步、月夜中立其間、東西各見月影、中達以余觀之、泉上石環樹尊、雖存涵明月、恐不移步、而左右望中、未必兼浮也、又西半里、有聚落倚山面壑、是為鳳所、土人謂之馬石窩、想本置所時、其舊名然耳、于是西北隨田塍行、坡隴間時有聚落、而不甚盛、按郡志、舊郡址在今城東五里、不知何村足以當之、其西三里、有溪流自北鳴來、中貫田間、有石梁跨之、越之西行、又三里、復有溪自北鳴來、亦貫田間、而石梁跨之、此即所謂北溪也、以在郡城之北、為最近、乃城西坡與鳳梧夾腋中出者、越梁、又西行一里、入尋甸東門、南、停履於府治東之旅舍、

尋甸昔為土府、安氏世長之、成化間始改流、至嘉靖丁亥、安之裔孫安銓者作亂、搆武定鳳廷文、及與楊林馬龍諸州所、當道參發大兵、殲之、并定改流、乃移尋甸郡於舊治之西五里、直逼西山下、始築城、甃磚為雄鎮云、按鳳廷文、或又稱為鳳繼祖、或又稱為阿鳳、或又稱為鳳朝祖、自改為鳳廷賓、或又云本江西人、會武定土官婦、遂尋志採據作亂、以兵直逼會城、后竟為擒之、尋甸四門俱不正、蓋因山勢所就也、東門偏於北、南門偏於東、西門偏於南、惟北門差正、而又非經行之所、城中惟街二重、前重乃府與所、後重為文廟城隍察院所倚、其向俱東南、

尋甸城直東與馬龍對、直西與元謀對、直南與河口對、直北與東川對、其西北皆山、其東南大豁、

二十四日、余初欲行、偶入府治觀境圖、出門左、有肆中二儒冠者、閱圖志、以有板可刷、對余辭以不能待、已而曰有一刷而未釘者、在城外家中、索錢四百、余與之過午、既而曰、須俟明晨乃得、余不得已、姑當之、聞八景中有北溪寒洞、在東門外北山之下、北溪水所从出也、因獨步往探之、遍詢土人、莫有識者、遂還、步城內后街、入儒學城隍諸廟、下午還寓作記、是日晴而有風、

城中市肆與廣西府相似、貿易者以大聚而會之、
二十五日晨起、索志觀之、非本全也、考所謂河交合漾之下流、
土尋工得所載、正與一統志同、惟新增鳳梧山度龍潭之顛而
已、仍尋遂之、飯而行、出西門、即上西山坡、甚五里、遂逆躋其頂、
則猶非大龍之脊也、其脊尚隔一塢、西南自象馬山環峙而北、
乃東度而為月狐、從其北度之坳、又南走一支、横降於東、即峙
山也、志稱為隱壽山、謂山下有泉為隱壽泉、蓋是山之西與
老龍夾而中窪、內戴海子、頗長而深、是山之東有泉二派、一出
於北、今名為北溪一出於南字隱毅而是山南北俱屬於大脊焉、由其
西向東南下、二里抵塢中、有小坑瀦污爽流、不甚大也、西度塢
一里半、有草房數間、倚南坡上、有累土坡前、前有岐西北由
塢中行、為溜金銀所道、西南上坡為正道、余乃涉坡一里、復南
踰其崗、頭多眢井中陷、草莽翳之、或有附水笮者、越南
南行二里餘、乃下坡、遂與西海子遇、其水況碧深、泓直嗽東山
之麓、路既南臨水涯、遂東折而循山麓行、南向二里、見其水注
汪北轉、環所踰脊井之峽、南抵南崗、東逆山麓而西瀕、所聚焉、
蓋惟西北二面大脊環抱、可因泉為田、而三所屯託之、所謂溜
所金所銀所也、乃土官三姓三所在海子西、與余所循之山麓隔水

相望、是水一名清海子、一謂之中湖、水瀕山麓、清徹可鑒、然涸
時中有淺處、可徑而南也、今諸山南支嶺其間、湖水紆折廻抱、
不啻數十里、一統志謂四圍皆山者是、謂周廣四里、則不止焉、
想從其涸時言也、又南一里、東踰一脈水之崗、又陟激水之坡、
南向一里、海子南盡、遂西南踰崗而行、崗不甚峻、而横界於東
西兩界之間、皆廣坡漫衍、由其上南行、四里稍南下、忽聞水聲、
已有細流自崗西峽墜渾而南矣、有數家在西山下、為花箐哨、
始知其崗自西界老脊度脈而東、峙為東界、北走而聯屬於鳳
梧之西坳、為隱壽山、中環大窪、而海清子瀦焉、南走鄰繚於
河口之北崖、為堯林山、前扶交漾、而聚為水入焉、不陟此、而不
知此脈乃由此也、于是隨水南行、皆兩界中之坂隴也、或涉西
垂之水、或踰西垂之坡、并降俱不甚高深、而土衍不能受水、
皆不成畦、東山連逶而不峻、西山崇列而最雄、踞稍逆東山、
而水悉溯西山而南焉、則花箐諸流之下洩於聚為溪者、又楊
林之源矣、南行二十五里、始有聚落、曰羊街子、其西界之山至
是始開峽、重壑兩叠、森列中有懸箐焉、由此而入、為粟渡木
廠、乃尋甸走武定之間道、蓋西界大山、北向一支、自西南横列
東北、起降最高、如重蓋上擁、如西由一支、亦自西南横列東北、

排疊精緻、如外橫斜寨、雖北高南下、而其脈實自南而北疊而
中一箐為袁滸、為中遣之陵、島曰果馬山、而南支之水由此分
矣、阜羊街子居盡頭處、又有牛街子在果馬溪西大山下、與羊
街子俱夾水之市、皆木密所分也、於此者互花箐而南、至此
始傍水為陸耳、時方下午、聞前途所宿必狗街子、去此尚三十
里、恐行不能及、途人皆為勸止、遂停憩逆旅、草就數則、篝燈
而意忽動、中夜聞瀟瀟數
二十六日、晨起、飯後雨勢不止、北風釀寒殊甚、待久之、不得已
而行、但平坡漫隴、界東西兩界中、路從中而寒、雲氣充塞、西山

漫不可見、而寒氣從右侵而來、衾不能支、寒砭風刺、兩臂僵
凍、痛不可忍、十里、稍南下、有流自東注於西、始得夾路田畦、至
羊街、雖有田畦、以溪傍兩山、田與路猶東西各別耳、渡溪南復
上坡、二里、有聚落頗盛、在路右、曰關哥也、又北一里、平南向東
自尧林山直通界而西、、抵果馬南山下、與果馬夾溪相對、中
止當一隊、縱果馬溪南去、溪岸之東、山阻、溪不能前、遂北轉瀦
流、作環錯狀、又有村落倚所環解中、東與行路相向、詢之土人、
曰果馬村、從此遂上南岡、平而崗前二里、為尋甸、雲南之界、蓋其
崗雖不甚崇、自南界橫亘、直抵兩界、約十餘里、橫若門閾、平若

堵塔、尤為壽甸、南為嵩明、由此脊而分焉、稍南、路左峯頂、有菴
兩重、在松影中、時雨急風寒、急趨之、前門南向、閉不可入、從
東側門一老僧、以東廡下燒柴、見客殊不為禮、佛出、將去之、
一牖下僧、稱德聞出曹款天、薪不能燃、遍覓枯枝燃之、就炙濕衣、
煃焙復蘇、煨粟為茶、腸始回溫、余更以所攜飯乘沸茶食之、已
午、遇冥雨漸止、遂向南坡降、三里抵坡下、即楊海子之西塢
也、其處遇山大開、西界即嵩明後諸老龍之脊、東界即嵩明後
羅峰公羅後分支為華峰祖脊、相對夾成大壑、海子中滙焉、其
南楊林所城當鎖鑰、其北尧林山抱河口、海東為大道所經、海

西為嵩明所嚴、但其處竹樹薪罨、反不遑遠眺、大道東南去、乃
狗街子道、岐路直南去、為入州道、余時聞有南京僧在狗街子
大道之中、地名大一半村者、欲恭往之、然後入州、乃從岐道下
村坑間、行一里、有大溪自西北環而東注、即果馬溪之循西山
出峽、至是欲而東轉者、有橫木梁跨石而上、欲凡三砥、木三跨
而達溪之西、其水蓋與新橋石橋河相伯仲者也、既渡、即平疇邐
達、村落環錯、西南直行、六里而抵州、由睦中東南向達小徑行、
二里過小一半村、又一里有大路自東北走西南、是為狗街子
入州之道、之北即為大一半村、道之南即為王皇閣、入訪南

東歸、已暫栖州城某寺（其徒和與予言、后遂志之、南京僧拜金山）余遂出、以大道西南入州二里、又有溪自西而東向注、其水小於果馬之半、而頗急、石巷橋跨之、越而西南行、乃蹊陷殊甚、自羣峯小路來、雖久雨之后、而免陷淖之苦、以山徑行人少也、一入大路、遂舉步艱苦、可稽南道不在里堠、而在豪左如此、又三里、直抵西山下、轉而西南、又一里而入嵩明之北門、稍轉東而南、停於州前旅舍、問南京僧、忘其寺名、無從覓也、

二十七日、密雲重布、雖不雨、而不霽、而街濕猶不可行、予抱膝不下樓、作書與署印州同張、拒不納、又以一刺投州目詹、雖收而不即答、先是州使君、為吾郡鈕應、（武進知尊）余初入滇、已陞姚州別駕、至是東其轄及月矣、二僕皆南都人、余故以書為庚癸呼、不謂張之扞戾乃爾、始悔鉀鋏搖竿之拙也、是日買得一野鳧、烹以為供、

二十八日、晨起、濃雲猶翳、而惟東方已開、余令拜婦具飲、顧僕侯管僕回書、余乃由州署西、践濕徑北抵城隍廟、其東為察院、其中北向登山數級、右為文廟、左為明倫堂、尊經閣、天色大霽、四山盡出、始全見海子之水、當其前、是海子與楊林共之、即統志所云嘉利澤也、以果馬、巨龍江及白馬廟溪之水為源、而東

北出河口、為北盤江之源者也、由中路再上、抵文廟之后、夫衝西入、與文廟前后並峙者、為宗境寺、（寺建於唐天祐中）寺古而玄寂、踞此山之脊、今謂之黃龍山、小而石骨稜、乃彌椎山東下之脈、起而中峙、如雞州城、環之為州治之后山者也、（昔多小黃蛇、故今以黃龍名之）登此則一州之形勢、盡在目中矣、

嵩明、舊名嵩盟、一統志言州治南有盟壁臺故址、昔漢人與烏白蠻會盟之處、而今改為嵩明、為州城、本因山斜逸、門俱不正、其向與尋甸相似、

嵩明正北、由大山峽口入、覓日而道普岸章、辰為尋甸西境、正南隔嘉利澤、與寶峰公館對、為楊林北境、正東為先林山、踞河之尾、為下流之砥、正西瑜嶺、為舊邵甸縣、其北之梁王山、為老龍分支之處、領挈眾山、為本州西境、與尋甸、富民、昆明分界者也、

嵩明中環、沿于田澤、沃美、其西之邵甸、南之楊林、皆其壤也、昔皆為縣、而今省去、楊林當大道、今猶存所焉、

出寺下山、還飯於店、而管僕回音不至、余遂曳杖出南門、轉而西、半里抵塔下、大道東南由楊林去、余時欲由兎兒關、乃西南行、一里、有追呼於后者、則管僕以回柬具程、命役追至、而程猶

里逆旅寓中、固令顧僕返取余、從間道北向法界寺待之、法界寺者在城西北五里、亦從雄山東出之支、突為求峯者也、路當從西門出、余時截南跨龍下度一竹塢、二里而北上山、躡坡盤叙而上、二里、踰一東下之脊、見北塢有山一支、自頂下垂、而殿宇重疊直自峰頂與峰俱下、踞有中盤坳中者、有直躡峰頂者、余乃先躡其頂、一里及之、西望峰后、下有重叠、西北有逆嶮最高、如負扆拏頭、雄列迴環、曠之甚遠、余初以為高明之冠、而不知其即東梁王之東面也、轉而東、峯頭有玉帝殿、冠其頂、其門東向、余入叩畢、問所謂南京者、師仍不得也、先是從城中寺觀覓之、不得、有謂在法界者、故余復過逵至、而直意終莫可踪跡乎、由殿前東向下、歷級甚峻、半里得玉皇殿、亦東向、仍道宮也、兩旁危箐迴合、其境甚幽、再下、出天王殿、又下半里、有一菴當懸崗之中、深竹蒙門、重泉夾谷、幽寂而花惜皆閉戶無一僧在、又下、始為法界正殿、先入殿后懸臺之上、其殿崩毀、有諸書其中者、而主僧仍不在、乃下禮佛正殿、甫畢、而顧僕亦從塢中上、東廡有僧出迎、詢知南京師未嘗至、而仰觀日色尚可行三十餘里、遂詢道於僧、更從北徑為仰甸行、蓋楊林為大道最南而迂、先兒為中道、最捷而坦、仰甸為北道、則近依梁王最

僻而陵、余時欲觀其孕甸之勢、遂取道焉、由寺前西南轉竹箐中、隨坳而南、一里、踰東南之崗、出向所來道、遂南下山、一里抵山下、有塢自西北來、即前嶺頭下瞰重疊之第一層也、由其南橫度而西南、二里過一村、、南岩畦塍相屬、隨塍南下、西行畦中一里餘、望見北崗重疊、突石崖骈夾、其東有村廬倚崗上、為靈雲山、西有神宇臨登、為白馬廟、神宇之西、有塢自北山迴環而成峽、有大溪自峽中東注而出、即前嶺頭遥睞之第二層也、其登西南、始逆遥梁王最索峯之下、蓋梁王東突脊懸中霄、北分一支、東下為靈雲峯、即白馬所倚、再分北一支、東峙為法界寺、法界北登、雖與梁王對夾、而靈雲寔中界焉、故梁王東慕之溪、、漾注俱從此出也、其流與東山之巨龍江相似、東西昆州城遠近亦相似也、溪無橋、涉之即西上坡、始余屢詢途人、言度溪而西、必宿大、朴、、之東皆層崗犯嶺、漫無村居、問去村若干里、曰三十、余仰觀日色當不已、及西人、土言不妨速行而至、再問皆然、遂急趨登坡、一里、有負戴而來者、再問之、曰無及矣、不如返宿為明晨計、余頷之、遂仍涉溪入白馬廟、、敲喜、不堪托宿、乃東過骈夯石崖、從村廬之后問宿於平雲山僧、是菴名覺虛、僧雖不知禪埽、而接客有禮、得安寢焉、

二十九日晨起碧天如洗亟飯仍半里渡溪隨西坡而上迤邐五里逾南脊東望嘉利澤猶在足下西瞰梁王絕頂反為近支所隱不可見計其處正當筆架之東此即其支南也尚隔中間之坎坫者成行而瀦者成天池稍西北盤南一里渡西南下一里度中窪之底復西北上逶行山南嶺坡間二里復西南下塢中其塢自西北蒙中來中有流泉頗急循塢西崖東墜此梁王山東南之流也有岐路直自塢外東南來直西北向梁王山東腋去此楊林往昔莽厰章徑余交截之而西半里渡西崖急流復西北躡南上其上頗峻一里躡峯頭已正當梁王山之南矣西向平行嶺頭一里又西下半里塢有小澗東南流也一里從塢又西上踰嶺半里復下其嶺南北俱起為峯夾之水已西南行余以過脊矣隨之下一里行峽中轉而南一里又有水自西北來同墜壑東注而下嘉澤始知前所過夾峯之脊猶梁王南走之餘支也越水復西北躡峻而上一里半抵峯頭則當梁王山之西南矣是峯西南與南來老脊又夾坑東北下嘉利澤是峯東北與梁王主峯亦夾谷東下嘉利澤從脊上平行而西一里餘出西坳半里始見其脈自南山來者從此脊之西北下伏而再起逶迤峙梁王焉梁王山者按志無其名余向自楊林西登

老脊已問而知之云在邵甸東北故余取道再出於此正欲晰其分支界水之源也然志雖不名梁王其注盤龍江則曰源自故邵甸縣之東山西山則指此為東山矣其注東葛勒山則曰在邵甸縣西北高三十里為南中名山遠近諸峯高無踰此則所謂三十里者又指此為東葛勒山矣但土人莫語舊名因梁王結寨其頂遂以梁王名之志无梁王名亦當无東葛勒名也其脈自澂江府羅藏山東北至宜良分支東北走者為翠峯之支正支西北走者由楊林西嶺而北度无兒關又北度此而高聳梁王山横亘於邵甸之北其東西兩角並聳東垂下臨白馬溪之西西垂下臨杖養湖之東由西垂環而西南為分支則文殊商山之脈所由衍也由東垂走而東北為正支則眾馬月孤之脊所自發也西垂由花而盤龍之源遂塞滇海東垂稍夾而嘉利之水遂迴北盤宜其與羅藏雄對南北而共稱梁王云過脊即漸西降西瞰夾塢盤窩皆豐禾芃不若脊東皆童而荒瘠也一坡西垂夾塢中上有側石斜臥從其上行二里始隨坡下墜一里及塢有小溪自東南塢中出越之西行又半里有村聚在南山下皆瓦房竹籬山居中之最盛而整者是曰大村始東西闢塢梁王山西南之水由塢北西注余所越南塢之水截

塢而从之、半里越村之西、又開為南北之塢、有小水自南來、經西崗下同破西峽、北而下墜、當西出於卸甸之北者也、路越南來小水遂西南上坡、盤塢而上、約里許、越其巔、又西下、半里、西南度塢、其塢自南琢者、一里、又西踰拔脊、平行坡上、又西一里餘、始見西塢大開、其塢自北而南、闊夾甚遙、而環峯亦甚豁、塢中豐禾雲履、村落星羅、而溪流猶細如帶、若續若斷焉、于是隊降西麓、半里抵塢、有村倚麓西而盤、是曰甸頭村、即卸甸驛之故址也、是村猶偏於塢東、塢中有峯中垂、亦有聚盧其上、其地去嵩明州四十里、重歷中閙、易闢盂蓋、正北則梁王正脊亘

列於后、東界則老脊之北走者、西界則分支之南亘者、其西北度處有坳頗平、是通牧養、東北循梁王山東垂而北、是通普羊嚴章、西踰嶺、通富民縣、即所从來者、惟南塢最遠、北自甸頭十里至甸尾、塢中之水、南至甸尾、折而南去、路亦踰山而去西、遂為嵩明昆明之界焉、余既至甸頭村、即隨東麓南行、一里有二潭瀦東崖下、南北相並、中止有岸尺許橫隔之、岸中闢一隙、水由北潭注南潭、闊潭大不及二丈、而深不可測、東倚石崖、西瀕大道、而潭南則祀龍神廟焉、潭中大魚三四尺、泳、其中潭小而魚大、且不敢捕、以為神物也、甸頭之水、自北來、流於大道之西、潭中水自潭南溢流大道之

東、已而俱注於西界之麓、合而南去、路則由東界之麓、相望而南、塢中屢過村聚、八里、有小水自東峽出、西入於西麓大溪、踰之南、二里、則甸尾村橫踞甸南之坡、有岐直南十里、通兎兒關、正路則由村西向行、一里餘、直抵西畔之麓、有石梁跨大溪上、踰之、始隨西麓南行、半里、溪水由西南盤谷而入、路西北向踰嶺、一里登岡頭、一里下嶺西塢中、路復轉西南行、大峽溪南出東南峽中、不相見也、蓋其東老脊南自宜良、經楊林西嶺、度而北、一經兎兒關、其西出之峯、突為五龍山、則扶滙流塘之水西出松花壩者也、再北經甸尾東、其峯突為琴鬼山、則扶卸甸之

水、而西出滙流塘者也、西越塢脊、四里、隨西下、一里、又有水自北峽來、有梁跨之、其勢少殺於甸尾橋下水、有村在梁之東、西是為小河口、即牧養之流、南經此而與卸甸之水合而出滙流塘者也、過村西南上嶺、盤折山坡者七里、中有一窪之窩、既而陟下峽中、有小水自西北峽來、渡之、村聚頗盛、村之南、則卸甸之水、已與小河口之流合而西、向出峽、至此復折而南、入峽中、是為滙流塘、其潆洄之勢可想也、从此路由西岸入峽、其峽甚逼、夾峯駢崖、中通一水、路亦隨之、蓊翳西傾、竟不見影、曲折四里、有數家倚溪北岸、為三家村、投宿不納、蓋是時新闢迷不順、

省中戒嚴，故昆明各村俱以不小豬不便居停為辭，余強主一
家，久之，乃為搘床吹爨，啟戶就榻焉。
十月初一日，晴爽殊甚。晨從三家村啜所存粥，即西由峽中
行，已乃與溪別，溯西嶠循共三里西入報恩寺，仍轉東二里而
過松花壩橋，又循五龍山西南三十里，經省城東北隅南行，已
乃斜西度大橋，則大溪之水，自橋西南經演武場而出大德橋，
下南壩矣。從橋西入省城東門，飯於肆，出南門抵向所居停
處，則吳方生出遊歸化寺未返，余乃坐待之，抵暮，握手甚奇
知也。見有晉寧王可程，以就醫隨吳來者，知方生在省，晉寧晝過中秋，甚洽也。

徐霞客遊記卷之四上

西南遊日記 四 雲南

戊寅年十月初二日，余欲西行，往期阮仁吾所倩擔夫，遇其姪
玉灣，稱叔痢疾甚篤。下午，仁吾以擔夫楊秀雇約至，余期以五
日后再往晉寧，遂即啟行。仁吾贐以番帨香扇。
初三日，欲往晉寧，與唐元鶴州守、大來隱君作別。方生言二君
日日念君，今日按君遷省，二君必至省謁見，無中途相左也，盍
少待之。乃入候玉灣，尋視楊勝寰，知麗江相望已久，既而玉灣
來，猶寓中，知按君鋼兵，欲征阿迷，然兵未發而詔人皆知之，賊
寔益猖狂於江川、澂江之境矣。玉灣謂予，海口有石城，拔高相

連，有刹登焉，往已買山，欲營精舍為勝地，請偕車馬同行，一觀，予辭
以晉寧之行不容遲，回轍西期久也。又云緬甸不可不一遊，請
以騰越人為導，予頷之。
初四日，束裝欲早往晉寧，呂言薄暮舟乃發，不若再飯而行。已
而玉灣挽醵酒，與吳君共酌之，下午由草市直南六里抵南壩下
渡舟，既暮乃行。是晚西南颶風，舟行二十里至海口泊，五鼓
乃發，拂昧爽抵湖南涯北圩口，乃觀音山之東南瀕海處，其涯
有溫泉焉，舟人有登浴者，余畏風寒不及沐也。於是掛帆向東
南行，二十里至安江村，拋帆於飯肆，仍南四里過一小橋即

西村四通橋分注之水、焉歸化者寧分界處、又南四里、入晉寧
州北門、皆昔未暗中所行道也、至是始見其田疇廣闊、城樓雄
壯焉、入門、、某過往者、蓋防迷不靖也、既見大未、各道相思、飯
而入卯州尊相念更切、于是遂安於署、夜寢於下道、供帳極其
鮮整、
初五初六初七日、手談內署、連張調治、黃從月、黃沂水、高司、與
唐君大來更次相陪、夜宴必盡醉乃已、
初八日、飯后、與黃沂水出西門、稍北、過楊城堡、即所謂古土城
也、其西北為明憲夫人廟、祀者寧州刺史李毅女夫人功見一

統志、有元碑、首句云、夫人姓楊氏、名娘、李毅之女也、既曰
李女、又曰姓楊、何謬之甚耶、豈夫人之夫楊姓耶、辭然不達
甚矣、人傳其肉猶存、肉身外加髹焉、故大倍於人、余不信、所水
云、昔年鼠傷其足、露骨焉、不妄也、是日州尊傳良夫來拜、餽
以植酒、傳江西德化人、
初九日、手病嗽、欲發汗、遂臥下道、
初十日、嗽不止、仍臥下憲道、唐君晨夕至榻前、遍諸友來視、
極其綣戀、
十一日、余起、復入內署、蓋州治元事、晨遣以入、深暮而出、是日

傳善復有餽、下午、傳之戚姜史材來、姜金谿人、
十二日、唐州尊贈新製長褶綿被子入謝、併往拜姜於傳
署、遇學師趙回翁、遇喬、遇楊學師、定拜馬翁、趙翁、陸承有何君
策阿丞、趙陸滇州人、故詢之、趙言陸君元之、富昌張先人、然同宦於浙中、
相善、趙君曾任於此、遇池州、又安何州君、巳丁艱歸矣、四月
初至鎮遠、其所主之家、即何所先主者、是其歸巳的、但余聞前
一傳言、貴州水發時、城中被難者、有一浙江鹽官、積二十餘、俱遭
漂沒、但不知其姓、以趙君先至鎮遠、期時之、似當其時、心甚惴
惴、无可質問也、

十三日、州尊赴楊宜生酌、張調治以病遣游金砂寺、以其庄田
在其西麓也、出西門、直西行田塍中、踞甚遠、其塢即南自河澗
鋪直北而出者、至此乃大開洋、北極於滇池焉、西界上東突而
瀕塢者、為牧羊山、北突而最高者為望鶴山、其北走之餘脈
為天城、又西為金砂、則截西瀕海者也、東界山西突而屏城南
者為玉案山、北峙而最高者為盤龍山、其環北之正脊為羅
藏山、則結頂而中峙者也、州治倚東界之麓、大隄河渊會於
西界之麓、北出四通橋、分為兩派、一直北下滇海、一東繞州北、
入歸化界、由安江村入滇海、從塢西行三里、上漢堤、大石梁

跨溪上、為四通橋、由橋西直上坡、為花陽道、西北由岐一里半、
為天女城、上有天城門遺址、古石兩疊、如雕刻亭房狀、昔李敖
之女秀代父領鎮時築城於此、故名、城耳斷而復起、西北瀰洱
者、其山長逶為黃洞山、西南並天城而夾峙者、其山圍係、為
金砂山、此皆土山新積、南附於大山者也、金砂之西、則滇海南
微西入直逼大山、金砂之南、則望鶴山為排而北蹴、為西界
大山北隅之最、其西即將軍山、潔崖突立、與望鶴駢峙而出、
第望鶴則北踞金砂天城、將軍則北踞滇海耳、黃洞山之西、
有洲西橫海中、居屋環集其上、是為河泊所、乃海子中之島

居也、今已无河泊官、而海子中渡船猶泊焉、其東正西與花陽
載舟西渡五二十里、陸以將軍山繞湖之南、其路倍之、由天女
城並金砂北山北來、又一里半、而入金砂寺、寺門北向、與花蓮
峯師所建也、寺頗寂寞、由寺后拾級而上、為玉皇閣、又上為真
武殿、俱軒敞而北向、臨瀰洱海天空湖之勝、山之西麓則達村
倚曲、民居聚焉、入調治山樓、飯而登山、憩桃寺中、下步田畦
水曲、覩其家人蒸場收穀、戴月入城、皎潔如畫、而塞情遠
人、遂飯下遂不候唐君而臥、
十四日、在州署、

十五日、在署、夜酌而散、復出訪黃沂水、其家寂然、花陰歷
亂、惟聞犬聲、還步街中、恰遇之、黃乃呼酒踞下門、道當月而酌、
中夜乃散、
十六日、余欲別而行、唐君言使人往省召歌童、自是連日在州
署、
十九日、夜月皎而早陰霾、
二十二十一日、皆候兩候賽、
二十二日、唐君為予作瘞靜聞骨記、三易稿而后成、已乃具
酌演便、招楊趙學博、及唐大來、黃沂水、花仲同宴以餞、

二十三日、唐君又遣楊穆夫祿其厚贐焉、大來為予作書、大
甚多、且寄閒次公書、啟以青蚨貺、乃入謝唐君、定於明早
行、
二十四日、街鼓未絕、唐君令人來言、天色陰寒、欲雨、請候精
霽而行、予謝之、及起、風色淒其、令人有黯然消魂意、令庖人速
作飯、余出別大來、時予欲從海口安寧遵省、完省諸南隅諸
勝、從西北富民觀螳螂川下流、而取道武定以往雞足、乃以行
李之重者、寄大來舍、令人另齎往省、而予浮輕具西行焉、方拔
大來宅、報黃寧公已至、下道、亟同大來及黃氏昆玉、遂道中香

寧公渡具於道、秣馬於門、時天色復霽、就飯行、登新城西門三
里、度田道橋、從大道直西隨行、半里西上坡、以其西夾峙而西
南上、一里半直瞰黑鶴循西嶼、又西下陟一澗、稍北即瀕滇池
之涯、共五里、循南山北麓而西、有石傍起峰頭、北向猶滇池、有
撥戈介冑之狀、曰石將軍、亦石峰之特為峭峭者、其西有廟北
是為石魚廟、其西南又有山西突、並於將軍者、即石魚山也、又
西二里、海水中石突最、為牛戀石、濱上村與鄉、俱以牛戀名、
又循峽而南、二里踰半坡南下、有水一塘、直侵南山之足、曰
三尖塘、南山突高列、堵北度香平行峰之支、即滇池牛戀塘

水、不北洩而東破山腋、始知黑鶴之脈、自西來、不自南來也、從
塘北西向循塢入、其塢自西而東、即塘水之上流也、三里塢西
盡處、有三峰排列、其南最高者、即南山之再起者也、其中一
峰、則自南峰之西繞峽而北、峙為中峰焉、北峰則瀕滇池而
東度、為石將軍、望鶴山之脈矣、中峰之東有村、當塢曰三尖
村、晉寧村落止此、西沿中峰而上、一里與南峰對峽之中、復阻
水為塘、不能如東塘之大、而地則高矣、又平上而西、一里踰中
峰之脊、從脊上西南直行、為新興道、踰脊西北下、即滇池南涯、
為昆陽道、而晉寧昆陽以是脊為界焉、于是昆陽新舊治俱

在一里、直下半里、沿滇池南山麓西行、二里有村在北陲之
下、濱池之水環其前、曰赤硐裏、赤池宿聚落之大者、而田則不
能成登焉、又西由村后踰崖南上、既而西下、二里有村在南山
北麓、登其脊而西、于是西峽中闢、自南而北、與西界山對夾成
塢、其脊南自新興界分支北下、西一支直走而為新舊縣治西
北盡於舊縣案村、東一支即赤硐裏之后山、濱池而止、東界短、西
界長、中開平塢為田、一小水貫其中、不自南而北入滇池、即志
所稱渠濫川也、由東背截塢而西、正與新城對、而大道沿新西
南岸東界之脊以入、三里抬西歷塢、程塢三里、隨西界之麓北

出、一里半為昆陽新城、又北一里半為昆陽舊城、于是當滇池
西南轉折處矣、舊城有街衢闤堵、而无城、新城有樓櫓雉堞、而
无民廬、乃三四年前、舊治經寇、故卜築新邑、而市舍猶仍舊
貫也、舊治衙自南而北、西倚山坡、東瞰湖涘、至巳日及午、飯
於市、其州有天酒泉、普照寺、以无奇、不及停屐、遂北行、四里
稍上、踰一東突之嘴、其山自西界橫突而出、東懸滇海中、踰
其嘴中而北下、其北滇海復嵌塢西入、其突出之嘴、遠睇若中
浮水面、而其西突建瓴於西界者也、乃西轉、陟一塢、共四里、
又北循滇池西崖山麓行、五里有小峰傍麓東突、南北皆湖山

環拱之、數十家倚峰而居、為羅嘉寨村、由西北過一塢、其塢始自西而東、塢北有山一派、亦自西而東、直瞰滇海中、北二里、抵山下、直躡山北上、一里、从崩崖始躋、東向山半行、又一里、从東嶺盤西北、其嶺由北東三面俱懸瞰海中、正東與羅藏隔塢對、此地香爐隔絕、行者為最遠焉、嶺北又有山一支、从水涯之北、亦自西而東、直瞰滇海中、與此嶺南北遙對、滇涯環納其中、外若環窩、中騈東戶、為海口南嶺、北下之窩嘗、削珠其亭、憑日暮、騎馬直下二里、復循塢西入、二里、西踰一坳、由坳西下、其西山塢環闢中為平疇、滇池之水、出海就峽中貫、成峽

吳為螳螂川、二里有村倚塢中南山下、過之行平疇間、西北四、里、直抵川上、有聚戍衛、濱川之南、曰茶埠墩、即所謂海口街也、有公館在焉、監察御史按臨必駐詣其地、為一省水利所係耳、先是唐晉寧謂予、海口无宿處、可往紫巖莫土官莊璞中宿、余問其處、兩相去六七里、日已暮、且所謂海門龍王廟者、反在其東二里、又聞阮玉灣言石城之勝、亦在斯地、將晉謁焉、遂不復前、覓莊璞投宿、

二十五日、令二騎返晉寧、余飯而覓輿、北抵川上、望川北石崖矗立、川流直齧其下、詢所謂石城者、土人皆莫之知、惟東指

龍王堂在望、一水間、乃隨川南岸東向從之、二里、南岸山亦突而踞川、水反舍北而逼南、、崖崩嵌盤沓、北崖則開繞而受民舍焉、是為海門村、與南崖相隔一水、不半里、中有洲浮其吭間、東向滇海、極吞吐之勢、時其上者為龍王堂、時渡舟在村北、呼之莫應、余從南崖水窟、與水石相為容與、忘其身之所如也、久之、无涯村人以舟至、遂坐登龍王堂、、當川流之中、東臨滇海西、時有賽神者浮舟而至、而中无廟祝、后有重樓、則阮祥吾所構也、廟中碑頗多、皆武弘以后、撫按相度水利、開濬海口、免於氾溢、以成濒海諸良田者、故迄今者以此為首務云、出廟、渡北

岸、居盤頭某、其北向所倚之山有二重、第一重橫突而西、多石、而西垂最高、即矗削而瞰於江之北岸者、第二重橫突而東、多土、而東繞最遠、即錯出而盡為池之北圩者、二重盡處村后、其北自觀音山蜿蜒而盡於此、村氓俱阮氏莊佃、余向詢阮玉灣新置石城之勝、土人莫解、謂阮氏有坟在東峯、跋指在此村人始有言石城在里仁村、正與茶埠墩對、从此有小徑向山后峽中西行、三里可至、予乃不東向阮坟、而西覓里仁焉、即由村后、北踰第一重石峰之脊、又向下、路旁多錯立之石、北亦開塢而中无細流、一里隨塢西轉、已在川北岸矗削石峰之后、其峰南

漱遶以流、故以遒於峰北耳、其內桃樹株被、俛逹登撫甚蒸
霞噴簇、時余人笑武陵天台為婿矣、更西一里過桃林、則西塢
大開、若見田疇交陸、溪流霍霍、有村落西懸北山之下、知即為
里仁村矣、蓋其塢正南、直立石山、西盡於此塢、瀕於大川、亦
有一村臨之、曰海口林氏、茶埠數編以相對、有渡舟焉、其塢之
東北、踰坡、塢之西北循峽、皆有路、六十里而抵昔會、而里仁村
當塢中之北山下、半里抵村之東、見泉、泉夾道山崖間樹木
叢蔭、上有神宇、並龍泉出其下也、東塢以无泉故、皆成蒸
壤、西塢以有泉故、廣闢良疇、由村西盤山而北、西塢甚深、其

塢自北峽而出、直南而抵海口村、西行循之上、其上多蹲
哭之石、下多空洞之崖、有一竅二門、西向而出者、予覺其異、而
詢之土人、石城尚在塢西崗上、其下亦有龍泉焉、可遵之而
上、共北半里、乃西下、截塢而度、有一溪亦自北而南、中就九水
淡漢西上、共半里、木穀瀧瀧、則龍泉溢西山樹根下、瀦為小津
分瀉東南去、由潭西上崗半里、則崗頭峰石湧起、有若卓錐者、
有若夾門者、有若芝聳而為臺、有若雲臥而成郛者、于是循石
之隙、盤坡而上、陟壑而下、其頂中窪、石皆環而為城、東西倚峰
峙森遶、西面者穹覆壁立、南面則余之踰脊而下者、北面則有

石崖曲折、若斷若合、開一石隆空、雷閣下覆、成門而出、入由之、
圍壑之中、底平而无水、可以結盧、是所謂石城也、透北門而出、
其石更分枝簇萼、石皆青質黃章、廉利稜削、與他山迥異、有
牧童二人復引予循崖東轉、復入一石隙中、又得圍崖一區、稚
東面受客如門、其中有跌坐之龕、架板之牀、皆天成者、出門稍
南、迴顧門側、有洞岈然、急轉披之、其洞透空而入、復出於圍崖
之內、始覺由門入不若由洞入更奇也、對圍崖之右、即由石城
中望所謂東西駢峙突兀之洞、仰眺洞上石奉層疊、有一老猓
猓披蓑皮前來、引余相與披躋、其上立衆臺錯立、環中窪而

峙其末、眺海門、明鏡樣空、西俯崖底、草樹可叔、而陽崖西峯
穹覆之上、猶據尤高、乃下峯、復度南脊、轉造西峰、則穹覆之崖、
復有石層分列、其中闢峽東墜、危坑而下、其后則土山高擁、負
展於上、倚立之石、或上覆平板、或中剖斜楞、崖脇有二小穴如蟲
孔、竅清淋漓其下、乃崖蜂所巢也、而牧童言三月前土人以火
薰蜂取蜜、蜜已久去、今乃復成巢矣、童子鏡以草塞孔、蜂輒
翁、然作銅鼓聲、惕悵久之、乃循墜坑之北、東向懸崖而下、擬東
石門之外猶余人一步一回首也、先是从里仁村望北山峰頂、
倚石一叢、不及者窮將軍峯之偉然、及抵其處而闕踞曲折層

杳玲瓏、幻界莫測、鍾秀特異、信乎靈境之不可以外象求也、
蓋是峰西倚大山、此其一支東竄、峰頂中凹、石骨內露、不比他
山之以表暴見奇者、第其上无飛泉瀝瀅之波、中鮮蕭棘梯嵯
之道、不免爲充祀所窟耳、老僧羅言此石隙上最宜茶、味迥出
他處、今阮氏已買得之、將造菴靈詰招靜侶以開勝壤、莫君即
其人耶、余不應而去、信乎買山而居、无逾此者、下山、仍過塢東一
里、經里仁村東南一里、抵礎鄉川之北、西望海口、有渡可往茶埠、
而東眺蹶川、石崖傍削、先以茶埠隔川北望、於嗜吮嵌突中見
白垣一方者、有新茅結其上者、今雖崖石梅豆、不露其影而水

石交錯、高深嵌空、其中然有奇勝、遂東向从之、抵崖下、崖根棱
水有亂石叢之、拔隙水石間、沿崖南再東、忽見石上有痕、躋崖
直上、拔躋甚、崆掛石懸崖之跡、俱倒影水中、古下見爲奇、又忽
閣縈欹關穀落頭上、雖仰望不可見、知爲茅所建不遠矣、再穿
下覆之石、則白垣正在其上、一道者方鑿崖填路、迎予入坐茅
中、其茅僅逾方丈、明窗淨壁、中无供像、亦无器具、蓋初落成而
猶未栖息其間者、道人吳姓、即西村海口人、向以貿遊於外、今
歸而結靜於此、可謂得所托矣、坐茅中、上下左右、皆危崖倒影、
而登川淺碧於前、遠峯環翠於外、隔川茶埠、村廬嵺縈、煙樹

堤花、若献影鏡中、而川中亮舫賈帆、魚罶渡艇、出没波紋間、棹
影灌浮颯、櫓鼓程乎辭、恍然如坐画屏之上也、既下、仍西半里、附
渡於海口村、南渡茶埠街、入飯於主家、已過午矣、茶埠有舟隨
流十里、往柴廠載鹽渡滇池、余不能待、遂从村西遵川堤行、其
自茶埠西達平定、隨川之南崖而築之、蓋川水北依北岸大山西
西、其南岸山勢層疊中多小塢、故築堤障川、堤之南、屢有小水
自南峽出、亦隨堤下注、从堤上西行、川形漸狹、川流漸迅、七里
有村廬倚堤北、下臨川、堤間有亭有碑、即所謂柴廠也、按舊
碑謂之漢廠、莫上官鹽肆在焉、至此川迅石多、漸不容舟、川

漸隨山西北轉矣、堤隨之、又西北七里、水北向逼山入峽、路西
向度塢登坡、又二里、數家踞坡上、曰平定哨、時日色尚高、土人
言前途无宿店、遂止、
二十六日、雞再鳴、飯而出店、即北向循西山而行、三里、曙色漸
啟、見有岐自西南來者、有岐自東北來者、而中道則直北逾坳、
蓋西界老山、至此度脉而東、特起一峯、當關中突、障扼川流、東曲
而盤之、遂爲所扼、稍東逆遂破峽、北西向隆壩爭趨、所謂石龍
壩也、此山曰九子山、定海口下流、當關之鍵、平定哨在其南、大
營庄在其東、石龍壩在其北、山不甚高、大員阜特立、故自爲雄

耳、山巔有石九枚、高逾於人、駢立峯頭、土人為建九子母廟、蓋
以山為石母也、余時心知正道在中、然東北之岐為便道、且可
一瞰江流、遂從之、一里抵大營莊、則川流靡然在下、竟不能從
水、陸不能從峽、必仍還大路、踰還坳、乃得予是遂迷、從峯西遵
嶺北下、共二里、有小水自西南峽來、度之、復西上逾坡、則坡北
峽中、螳川之水自九子母山之東破峽北出、轉而西、繞山北而墜
峽、中石又橫阻而層閣之、水橫衝直搗、或跨石之頂、或竄石之
脇、湯過一層、復騰躍一層、半里間、連墜五六級、此石龍填也、此
水之不能通舟、皆以此石為梗、昔治水者多鑿石鏨級、不成、能

功、土人言鑿而獮長、未必然也、石級既盡、峽稍北轉、路從峽西
山上、隨之北行、隨之北行、下瞰級盡處、峽中有水一方、獨清碧、
土人指為青魚塘、言塘中青魚大而多、後忘范陽平定鄉小山
下、有三洞泉出匯而為潭、中有青魚大魚、俗呼隨龍、其直即此
即、北二里、峽稍開、有村在其下、為青魚塘村、北二里、西北拜一
嶺、此嶺最高、始東見觀音山、與羅漢寺碧雞山兩峯東峙、又北
見遠山一重、橫亘衆山之北、西盡處特備一峰最高、為筆架山、
其西又另起一峯、與之駢立、則老龍之龍山也、東盡處分峙覆
坤、東最高、為遣耳山、其南坳稍伏而路、則大道之碧雞關也、

而最高之頂有尖峯獨銳、遠顯於橫嶺之南、是為龍馬山、其下
則汝河之水所自來也、唯西向諸山、稍伏而落、大道之往通西
者從之、而老脊反自伏處南度、始西一里、踰其嶺、又西北下一里、
則螳川之水自嶺之北麓環而西、又轉而南、嶺西有村瀕川而
居、里渡川上、是曰武趣河、乃富陽西畔止此、過渡即安寧州界、武
趣之所、遠村南西、復轉西峽去、路渡河即西北上坡、連逾土脊二
重、共五里、北下、有水一塘在東塢中、北二里、有水一塘在西塢
中、又北一里半、有村在路東、又北一里半、坡乃北盡、坡北始闢
東西大塢、下坡西向行塢中、二里、有水東來、自大峯橫亘中央

峰下來、是為汝河、其流頗大、石梁東西跨之、河從梁下南去、螳
川之水、自武趣西峽轉而北來、二水合於梁南、半里、遂西北至安
寧州城之南、予是北向趨城、東南北下、為通汝河橋、又西北一里、
則有中大道自東大來、螳川亦自城南來、俱會於城東、有巨石
梁東西跨川上、壘甚雄、過梁即安寧城、入東門、闤闠頗集、乃沽
飲於市、為溫泉浴計、飲畢、急風雨交至、始持傘從南街西行、已
而知道殊張大道、乃返至東門南、從東街北行、半里、過州前、從
其東復轉北、半里、有廟門東向、額曰靈泉、予以為三潮聖水
也、入之、有巨井在門左、其上累木橫架為梁、欄上置轆轤以汲、

乃鹽井也、其水鹹苦而渾濁、井有監者、一日兩汲而煎焉、每一州每日夜煎鹽千五百斤、城內鹽井四、城外鹽井二十四、每井大者煎六十斤、小者煎四十斤、皆以桶抬汲而煎於家也、又西轉過城隍廟而北、共半里、出北門、暨雨後、路無行人、余與天為止、冒雨直前、隨螳川西岸而北、三里半、有村聚在西坡、后有廟東向踞之、予不入、又北二里半、大路盤山西北轉、有岐下坡隨川直北行、余乃下從岐、一里半、有井子職丹淩上、以東半而止、復循東麓而北、抵北嶺下、則為嶺拖西向盤壑去、路乃北向陟嶺、嶺峻、一里、踰嶺北、一里下、其北塢有小水自東北來、西注於川、橫木橋度之、共一里、西登坡、有村當坡之北、路

從其側一里、踰坡而北、再下再上、共三里、西瞰螳川之流、已在崖下、而崖端有亭、忽從足底湧起、俯瞰而異之、亟捨路西向下、入亭中、見亭后石疊片、如青芙蓉涌出、其北復有一亭、下乃架木而成者、瞰其下、則中空如井、有懸級在井中、可以宛轉下墜、予心知溫泉道尚在北、而此奇不可失、遂從級墜井下、其級或鑿石、或嵌木、或累梯、共三轉、每轉約二十級、共六十級而至井底、井孔大僅圍四丈、其深下垂及底約四五丈、井底再拓、旁裂多門、西向臨螳川者為正門、南向者為旁門、旁門有屏斜障、屏間裂竅四五、竅為窗櫺戶牖、交通疊映、土人因稱之曰七竅

通天、七竅者、謂其下之旁門、通天者、謂其上之獨貫也、旁門之南、崖壁峭削、屏列川上、其下洞門、雙闢、駢開三四處、皆不甚深邃、然川漱於前、崖屏於上、而洞門累累、盡助北洞之勝、其南崖石轉處、實有一巨石、下墜崖側、迎流界道、有題為醒石者為坐默筆、石北危崖之上、有大書靈明洞三字者、高不能辨其為何人筆、其上南崖、有石橫斜、作垂手狀、其下亦有洞、西向、闊大而中拓、然無嵌空透漏之妙、靈明二字、非北洞不足以當之、靈明大書之下、又有刻聽泉二字者、字甚古拙、為無奈筆、又其側有此處不可不飲、為前巷筆、而刻不佳、不若中洞門右、有此處不可

不醉、為坦然筆、刻法精拙、遂覺右來居上、又聽泉二字上、刻醒石詩一絕、標曰楊忠愍、而醒石上亦刻之、標曰諸明、諸明不知何人、然一詩而何以二標、豈諸明乃楊之別字耶、此處泉石盡佳、洞壑玲瓏、真考槃之勝地、惜无一人栖止、大洞之左旁崖南盡、復有一洞、光炯自中出、亟入之、其洞狹而深、洞門一柱中懸、界為二竅、有猓玀赤身織草履於中、烟其所炊也、洞南崖盡、即前南來之塢下而再上處也、時碩僕當待北洞、余闌復循崖、溶脆而北、洞之右、崖復北盡、遂躡坡東上、俯出崖端、南來大道、半里、有庵當左、下峽西崖之下、溫泉鋪舍駢集、即溫泉在是矣、庵

北有一亭高綴東峯之半、額曰澄然雷溫泉之上標以御風之名、楊君可謂冷暖自知矣、由亭前躡石西下石脊稜厲予愛其石、披之下墜則溫池在焉匯於石崖下、東倚崖石、西去螳川數十步、池之南有室三楹、北臨池上、池分內外、圍清瑩内更澄澈、而浴者多戲外池、內池有石高下不一、俱沉水中色如綠玉映水光艷燁然余所溫泉滇南最多、此水定為第一、池室后當東崖之上、有佛閣三楹、額曰瑗然、南坡之上、官宇三楹、額曰振衣千仞、爾皆為土人鎖鑰、不得入浴既、散步見賈錢及柿者以浴熱、買柿啖之、因問知雲明之南、尚有雲濤洞、川之西有曹溪

寺、余有聖水相去皆三里、皆反在其南可溯螳川而游也、呈溫池之西、溜螳川東岸、夾廬戍衛、前之西北百里而達富民川東岸山、最高者為筆架峯、即在溫池東北志所謂岱戴山也、川西岸山最高者為龍山、曹溪寺在東麓之半、志所謂蔥山也、二山夾螳川而北流、而蔥山則老脊之東盤者矣、余昨抵川上、欲先覓曹溪聖水、而渡舟在川西岸、候之不至、遂南半里過廬明諸洞下、南抵崖窮坡曲為阻、宜仍循川岸而南、以無路、遂上昔來大路偶、由小岐盤西崖而南、下哥下再上一里半、一村在坡南、曰沈家莊、老婦指雲濤洞尚在南坡外、又南陟塢半里、登坡

路絶、不知洞所在、西望隔川有居甚稠、其上有寺、當即曹溪、有村童拾薪川邊、遙呼而問所謂雲濤洞者、其童口傳手指、以川隔、皆不能辨、望見南坡之下、有石崖一叢、度趨之、至其下、仰視石隙、叢竹娟娟、上有朱扉半掩、登之則磴道遙達、軒亭圭嵌餘花殘墨、張猗漢間、雲臍石林雜披洞口、軒后有洞門、下嵌上有層樓、樓橫跨、皆西向、先登其樓、中供觀音及仙像、香几燈案皆以樹根為之、多奇古者、其南臥室一楹、米盎書篋、猶宛然其內、而昔衣羅網、封埋已久、寂然徑行、不辨何人所構、何因而廢也、下樓入洞、初入若室一楹、側有一竅、下陷窈黑、其北又裂一門透

裂入、有小竅斜通於外、見竹影窺入其內、卸墮黑而下、南下杳不知其所底、北眺一竅有一牖、上透第透甚微、光不能燭、以手捫陰、以足探空、時、而光所眷、又時、而有所礙、既至其底忽望西南有光燁然、轉一隘、始見其光自西北頂透隙入其中底亦平、而上復穹為高盤、倏然有影、棕隙光而透心異之、呼爾僕、開吞散正在遺光之隙、其所逗彩、即其影也、復轉入暗底隙隘崖窮、光由者足、然而機關漸熟、升躋甚易、覺明處之魂悸、未若暗中之膽壯也、再上一層、則上牖微光、亦漸定中生明、其旁原有細紋宛轉崖間、或前或在但初不能見耳、出洞仍由前軒

出扉外、見右崖有石刻一方、外為棘刺結成窠網、遂不能見、予計不能去、竟踐而入之、巾履俱為鉤卸、又以布纏頭攫綢、始得讀之、乃知是菴為啟丙寅州人朱化孚所構、朱吾欣進士其梯閣飾新亭、俱有名額、住山僧亦有名有詩、未久而化、成空谷、遺構徒存、旅增慨耳、既下、至北岸、有一航渡之、即西上曹溪、時不得再、仍北三里、至溫泉、就井而浴、登西岸、循北南行、望北東虛明崖洞、若即若離、杳然在落花流水之外、南一里、又見川東一崖、排突亦如虛明、其下亦有多洞、連裂門俱西向、有大書其上曰青龍洞、曰九曲龍宮者、隔川望之、不覺神往、土人言、此二洞甚深、燎火以入可四五里、俱中無透明處、此洞即在洗家莊北、余前從虛明沿北岸來、即可得也、故從其上行崖端而不知、深為悵悵然、南之清雲、北之虛明、既已兩窮、此洞已去而復得之、對崖亦意外之遇也、又南一里、抵川西村聚、從其后西上山、轉而南、又西上、共一里、遂入曹溪寺、寺門東向、古剎也、余初欲入寺見聖泉、見殿之東西各有巨碑、為楊太史升菴所著、稍讀之、知寺中有優曇花樹諸勝、因見、緣錄碑、遂不及問水、是晚炊於僧寮、宿於殿右、

二十七日、晨起寒甚、昨錄碑未竟、僧為具餐、乃飯而竟之、寺中猶書二生、以此碑不能句、乞閱予為解示、二生因引觀優曇樹、在殿前東北隅二門外坡間、今已築之牆版中、其高三丈餘、大一人抱、而葉甚大、下有嫩枝旁叢、閒開花、當六月伏中、色白而淡黃、大如蓮而瓣長、香甚烈、而無實、余摘數葉置囊中、返而二生由香積北下坡、循坳而北一里半、觀聖泉、從山坡大樹根下南向而出、前以石環為月池、大丈餘、潴水深五六寸、餘波溢、由東南坡間瀉去、予至、當上午、早潮已過、午潮未至、此正當縮時、而其流亦不絕、當潮時更湧而大耳、二生言穴中時有二蟾蜍出入、蓋未潮故不之見、即碑所云金蟾稱曰泉神者矣、月池南有亭新構、扁曰問潮亭、前巡方使閣中張鳳翮為之記、二生又引余由亭西上坡、西北緣崖上半里、登水月菴、菴東北向、乃慧山之東北凹中、菴深而孟、為鄉紳王姓者所建、庭中水一方、大僅踰尺、乃是菴后劃地而出者、菴前有深池、泉不能蓄也、既復下至聖泉、遂上曹溪北坡凹、二生別而上寺、余乃從岐下山、一里、抵昨村后上山處、由村后南行半里、又東望東川迴曲中、石崖半懸、飛槽霞棟、即雲濤洞也、川水已從東端曲踞由循西山南向下、因其山塢自南而轉也、一里、始循南山而東、二里則其川自塢北曲而南、與路遇、既過、又循東山瀕溪轉而北、

一里、乃東向陟南山之北、一里乃轉東南行、一里南陟一西來之峽、又南上坡、一里與前來盃泉遵西大道合、始南就行、六里入北城門、見二女郎、辮髮髮垂肩后、執執翁媽然在前、一老婦隨之、攜牲盒瓶錠、將掃墓郊外、（此間重十月朔祭掃、瓦寺至月終亦稍行之、）家有不纖之妓好、南中所見始无踰此、入城一里半、飯於東關、乃出、踰三石梁、遵大道東北行、半里有小溪自東塢衍來、溯之行、以橋而東去、三里半上坡、又一里踰東安哨嶺、嶺不甚峻、東北以横亘大山分龍西南下、為安寧東第一護城之砂者也、逾嶺東下、始見泓河之水自東北來、隨其塢東入、遇踞摩村、共十五里為始句鋪、又四里為龍馬山坑、北遶横亘大山之南、踞坑其前而東、又四里、始與泓河上流之溪遇、有三巩石梁東跨其上、是曰大橋、其水自東北進耳二尖峯西横壘山南峽來、西南至安寧城、東南入於螳螂者也、又半里東上坡、宿高梘橋村。

二十八日、平明、東行一里半、里上坡、為安寧東界、由此即為昆明地、坡陀高下、升陟不一、以漸而上、八里、其塢自復其后進耳山來、踞遵西邊南龍上、又二里、山坳間有聚廬當尖、是為碧雞關、蓋進耳之山、峙於北、羅漢之頂、峙於南、此其中間度脊之處、南南北又各起一峰夹峙、以在碧雞山之北、故名碧雞關、東由與金馬遥對者也、關之東、西東南下、為高嶢、乃草海西岸、山水交集處、渡海者從之、南西北下、為赤家鼻、官道之由海堤者從之、余時欲遊進耳、遂西北下坡、半里循西山北行、二里有村在西山之麓、是為赤家鼻、大道由其前北去、乃西折而入村、村倚山而廬、有池踞坡際、大不踰五尺、村人皆仰給焉、中復有魚、有垂釣其上者、亦龍潭之派者也、由池南上坡嶺、道甚峻、半里登崗上、稍北而西、有坊當道、則進耳山門外坊也、其寺尚隔一坑、由坊西望見寺后大山環於上、此崗繞於前、内夹深坑、旋轉而入、若耳内之孔、寺中臨孔上、盡深邃、以取進名之義、舞月

復此南不見其起切也、進坊、西向沿坑入半里、有岐西踰大山之坳而入寺之路、則沿坑南轉盤崖半里、而西上、入寺中、寺門東向、登其殿、頗軒爽、似新構、不似耳中也、方丈在殿北、有樓三楹、在殿南、稍臨還坑、遥望滇海如文華之一碧焉、頃而此深遠矣、入方丈、有年前士伯敬者、迎款懇懇、僧實印款具飡、彝去、全其徒陳履傳陳履溫、（二陳甲戌進士、廣忠弟、）及其弟出見、為供肉食、引去登殿南所降樓、坐談久之、余欲趁棋盤、問道於實印、言由坊東下山、自赤鼻山貫珠寺上為正道、踞且三十里、由此寺北西踰大山之坳、踞半之、但空山多岐、踞无從覓耳、乃同年君邀余從殿

后出、九里坳下東來岐路、始別去、余西上、半里踰坳、半里西北稍下、一里涉中窪、西復有大山南北横峙、與東界連耳后復夾并坳北之巔、東西夾成中窪、由窪西復循西山之東北行一里、循嶺北轉而西、稍下一里、渡峽西上、其西復有大山南北横峙、遂西向躋之、一里半、登其南、見西南隨塢有路上躋、其脊將趋之、有負薪者來、曰棋盤路在北不在西也、乃循西山之東又北行、其路甚微、若斷若續、二里、從西山北坳透脊西出、始望見王家村在西塢中、村西疊峙一峯、自北而南、如屏高擁、即棋盤山也、其脉北自妙高寺三華山西南來、復聳此峯、分支西度、為温泉之香架山、分支南下、為始甸后之龍馬山、南環東盡、即為所踰之脊、而南度為連耳碧雞者也、脊北山復横列、東北至寶珠來垂而止、為三家村東界護山、余昔來自金馬、以東即遥望西界山横如屏、其頂復有中懸如覆釜、高出其上者、即此棋盤峯也、而不知尚在重叠之内、外更有斯峯護之、而西峯之崩袖奥、从坳西轉、循東山北崖、半里、乃西下一里、行壑中、有水北流、西涉之、半里、抵三家村、其村倚棋盤東麓、路當从村北西上、乃誤由村南度脊、遂循峽西南上、竟不得路、披棘峽中三里、登一崗、有菴三楹踞坪間、后倚絶頂、其前東瞰滇中、乃髮僧玄禅、

與僧裕菴新建者、堂楹有内功、夜坐峯頭、曉露濕衣、无所遮蔽、菴中四壁未就、不以為意也、日已晨、迎余淪茗煮粥、抵暮乃別、西上踰峯一里、陟其巔、又西向平行頂上一里、有寺東北向、則棋盤寺也、已入稍夜、呼茗就寢、

二十九日、凌晨起、僧為余炊、予乃循寺后絶頂、曉露甚殢、重木循沿遠頂間、无高松巨木、叢草亦不甚深、蓋高寒故也、頂頗平迤、西南石崖矗突、性平直而中寛、可劈為板、肴中取石皆於此、遂負之西北塢中、有人叠迴環、下有水二方、村廬踞其上、其水分青白色、其西南峽中、水則循馬龍山東而去、當即汲河之源矣、東南即王家之脉、是頂亦三面分水之交、第一入滇池而入螳川、皆一水耳、下山飯於寺、乃同寺僧出寺門東三十步、觀棋盤石、一方、横臥嶺頭、中界棋盤紋、縱横各九十道、其北臥石上、大書玉案晴嵐四字、乃碧岸陳賢筆、南有二石平度中夾為穴、下墜甚深、僧指為仙洞、昔有牧子墜羊其中、遂以石填塞之、僧言此山之腹皆空洞、但不得其門而入耳、穴側亦有陳賢詩碑、已剥不可讀、乃還寺、録見明全汪以龍詩碑、仍令劫僧導之峯西南、觀鑿石之崖、其崖上下兩層、鑿成大窟如廈屋、其石色青緑者則膩而宜、黄白者則粗而斷、其崖間中嵌青緑色者兩

層、如帶圍、各高丈餘、故鑿者依而穴之、其板有方者、有長者、方者大徑五六尺、長者長徑二三丈、皆薄一二寸、其平如鋸、無纖毫凹凸、眞良材也、還寺、從前東向下、一里過新庵之左、直下者一里半、過三家村之左、渡澗、又一里半、東踰石山之坳、石山乃東來北走之脈、至此復突一峰、遂北盡焉、從坳東墜崖而下、壑成一坑、隨之行、三里爲寶珠寺、未至寺、其西墜峽處、坑水潰而爲瀑、懸崖三級下、深可十五丈、但水細如絡線、不如足觀也、寶珠寺東向、倚山之半、未甚亦敞、由其前墜坂直下、五里抵山麓、爲石壽山、聚落甚盛、蓋當草海之西、碧雞關大道、即出其下也、由村北、一

里半、東北與大道合、于是東向湖堤、二里半、有村當堤之衝、曰夏家窑、遂捨逵遵堤行湖中、堤南北皆水窪、堤界其間、與西子蘇堤無異、蓋其窪即草海之餘、南連於滇池、北抵於黃土坡、西瞰赤鼻山之麓、東抵會城、其中支條錯亂、或斷或續、或出或沒、其瀕北者志又謂之西湖、其實即草海也、東行堤上一里半、度一洞有橋、有栖舍界水中央、半里復遵堤上、東行湖中、遙顧四圍山色、掩映重波間、青蒲偃水、高柳縈堤、天然絕勝、但堤有柳而無花、橋有一而無二、不免令人轉憶西陂耳、又東二里、湖堤既盡、乃隨港堤、東北二里爲沐府魚池、又一里半、抵小西門飯

於肆、東過閘橋、循濠南而東、一里入城、南書寓、則吳方生則已偕晚向晉寧矣、已而見唐大來寄來行李書畫、俱以陽晚先至、猶方生則載來從去、爲之悵悵、乃封復爲作書、令顧僕往晉寧謝唐君、別方生、并向大來索陶不退書、陶諱珽、有詩名、向官於浙、前大來欲爲作書、聞其已故、乃止、道寓中有高土官、從姚安來、知其猶在、寄書借如眉公也、故復令顧僕往大來索書、

西南游日記十四　雲南

十一月初一日、晨起、先作書令顧僕往投阮玉灣、索其導游緬甸書、乃作晉寧諸東須其送金、即令往南坝候滇、下午顧僕去、予欲入城拜阮仁吾、令其促所定負擔人、為西行計、逮阮穆叙來顧、已而玉灣以書來、期定於明日　晤其齋中、余遂不及入城、

初二日、晨起、予欲自仁吾家次第拜穆叙及玉灣、未遑也、急予遂從其使先過之、則穆叙已先在、坐延於內齋、款洽殊甚、既午、曰、今日縣府宴撫按、當入內一看即出、故特延穆叙來陪、并令二幼子出侍飲、果去而即返、既盡更酌、已而報撫按已至、玉灣復去、囑穆叙必致予多飲酒、其出而別、余不能待、薄暮、託穆叙代別而返、

初三日、晨往仁吾家、令促負擔人、即從其北宅拜穆叙、晉衣冠、引入內亭、觀所得奇石、其亭名竹在、予詢其故、曰、父沒時宅為他人有、後復業、惟竹在耳、亭前紅梅盛開、此中梅俱葉而花、全非吾鄉本色、惟一株傍亭簷、摘去其葉、始露面目、猶故人之免胄相見也、石在亭前池中、高八尺、闊半之、玲瓏透漏、不瘦不肥、前後俱無斧鑿痕、太湖之絕品也、云三年前從環山絕頂覓得、以八十餘人舁至、其石浮臥頂上、不經斧鑿、而下真神物之有待者、余昔以避雨山頂、偶臥石隙、焉睹有此翁哉、下午、過周恭先、遇於南門內正統一友同來顧、知金公趾為余作送詩、聞晉寧相與同往叩之、則金在其庄、不相值、公趾名初麟、字賜青、董宗伯丞孫公子也、善歌知音律、家有歌童聲伎、祖科甲、父雲鄉、其孫在晉曾任江西萬安令、公趾素好客、其來動錢十萬中、有名在環中、黠青衿、其友書至其家、劉韓為餉、餚多東牛、雜陳而甚精潔、其家乃教門、畢家用牛、不用豕也、其友馬姓、字雲客、尋甸府人、父以鄉科任沅州守、卒於任、雲客其長子也、丈雄雅、善畫、有晉人墨士之風、是晚、集燈論文、雲客出所著詩、并軒集相訂、遂把盞深夜、恭先別去、予宿其齋中、窗外紅梅一株盛放、此間皆紅梅、白者不植、中夜獨起相對、恍似羅浮魂夢間、

初四日、晉寧早、恭先復至、對奕兩局、又晉飯、過午、乃出城、以為顧僕將及也、及抵寓、則方生儼然在樓、問何以來、曰、昨以晉寧唐君書、即將阻來送君、時尚在雷遲、一日復往晉寧、聞昔何以往、曰、往新興、使道過晉寧、往看君耳、問顧僕何在、曰、尚留晉寧候、使始知方生往新興、以遊鄉尊者滿、求雷太史左右之於迤方使君也、雷名躍龍、以禮侍丁憂於家、迤方使為倪於義、四川人、

初五日、方生為余作永昌潘氏父子書、父名嗣魁、丙子科第十名、子名世曾、丙子

科元、騰越潘秀才書、名一桂、又為余求許郡尊作書通李永昌、永昌太守還素李、又為予求范復蘇名曾士、江西人、作書通楊賓川、賓川姓楊大有、黔人、康莊宜興、其展轉為予謀、予自為謀也、下午、顧僕自晉寧返、得唐大來書、內不運書、阮仁吾所促貢移人亦至、

初六日、過別阮玉灣、穆穀、索其所作送靜聞骨詩、乃出叩任君、任君、大來妹婿、大來母夫人在其家、併往起居之、任固留飯、余乃起別馬雲客、不值、留詩而還、還至主庵、觀菩提樹、在正殿陛庭間甬道之西、其大四五抱、幹上聳而枝盤覆、葉長二三寸、似枇杷而光、土人言花白而帶淡黃色、瓣如蓮、長亦二三寸、每朵十二瓣、遇閏歲則添一瓣、以一花之微、而按天行之數、不但泉之能應刻、而物之能測象如此、亦奇矣、土人每以社日群至樹下、灼艾代炙、言炙樹即同炙身、病應炙而解、此語甚妄、而樹實為之瘢瘡無餘焉、出觀飯於任、返寓、周恭先以金公趾所書詩及贐至、又以馬雲客詩扇至、阮玉灣以詩冊并贐至、其勇銳亦使人飢趾焉、迨暮、金公趾自莊還、來晤、知予欲從筇竹往、曰余輩明晨當相以筇竹為柳亭、予謝之、曰毋作是念、君在夢鄉中、余已飛錫峰頭、不能待也、是晚、許郡尊與李永昌書亦至、惟范復蘇書未至也、

初七日、晨索飯啟行、范君至、即為作楊賓川書予、遂別方生、循城南濠西行、二里、過小西門、又西北循城一里、轉而北半里、為大西門、外有文昌宮桂香閣峙其右、頗壯、又西半里、出外隘門、有岐向西北者、富民正道、向正西者、為筇竹寺道、乃從正西傍山坡南行、五里、其坡西盡、村聚駢集、是為黃土坡、西則大塢自北而南、以達滇海者也、西行塢塍中二里、有溪自西北注而南、石梁橫其上、是即海源寺側穴湧而出之水、遂為省西之第一流云、又西一里半、有小山自西山橫突而出、反自南環北、踞從其北嘴上、一里半、西逕山下、有峽東向、循之西上、是為筇竹、由峽內越澗西南上、是為圓照、由峽外循山嘴北行、是為海源、有一婦騎而前、一男子隨而行者、云亦欲往筇竹、遂從之、既越澗南上圓照、至而后知非筇竹也、圓照寺門東向、層臺高敞、殿宇亦弘而闃寂無人、還下峽、仍踰澗北、令行李往候於海源寺、從峽內入、一里半、澗分兩道來、一自南峽、一自北峽、二流交會處、有坡中懸其西、予是渡南峽之澗、即躡坡西北上、漸轉而西、一里半、入筇竹寺、高懸於玉案山之北垂、門東向、斜倚所踞之坪、不甚端稱、而群峰環拱、林壑縈沓、亦幽邃之境也、入寺見殿左庵檐喧雜、騎來之婦亦在焉、余即入登藏經閣、望閣后有

靜室三楹、頗幽潔、而環植修篠、不見所入門、因徘徊下闞、一人
迎而問曰、君豈霞客耶、何從以知之、曰前從吳方生處、得其所
作詩、題中見之、知與年家某異也、問其為誰、則嚴姓名似祖、
號葵居、嚴冢宰清之孫也、為人沉毅有骨、淡泊明志、與樓詩書、
於此所置墻圍中靜室、即其栖托之所、留予入憇、停一宿、予感
其意、命顧僕往海源、置行李、予同嚴君入殿、左方丈、問所謂禾
木亭者、主僧不在、鑰鎖甚固、復還一殿、君亦識余言在寺寧
相晤、亦忘其誰何矣、發書為金公趾、期會於此、金當即至、三人
同坐殿右、循階坡而西北、則寺后上崖、漫有坪一方、其北崖環
前抱、與南環稱對、此蓋節竹閣山之址也、后為僧塔、有三塔、皆元
時者、三塔各有碑、猶可讀、還寺、公趾與友兩三輩至、時嚴君拉
予飯、飯之、住持體空至、其僧敦厚篤摯、有道行者、為余言今
日請同溪混姑寺中、明晨當齋潔以請、遂出、前騎來婦生正
殿東廂、始知其婦為妓、而稱為者、公趾拉余及葵居、飲於殿
東廂、坐客各歡、然后此婦歌、不及公趾也、既而從去、予與葵
居亦別而入息陰軒、逆嚴、公趾與客復攜酒摧就軒中、飲、此婦
亦至、乘筆徵歌二數、乃別去、予就寢、以紙為帳、而嚴君之榻
也、另一榻亦紙帳、是其姪者、嚴君攜被就焉、既寢、嚴君復秉

燭獨坐、觀余右齋詩帖、并諸公手書、余受觀閱、閱其贈三詩贈
余、寢、寢不能寐也、
初八日、同嚴君至方丈叩體空、由西側門入幽徑、遊禾木亭、
當坡間林巒環映、東對峽流、洪池一盂、浮白於前境界、有雲林
筆意、亭以茅覆、窗楞明靜、中有蘭二本、各大叢合抱、一為春蘭、
止透二挺、一為冬蘭、花發十穗、長二尺、一穗二十餘花、大
如萱、其色赭斑、而形則與蘭無異、葉比建蘭潤而長、磅礴四垂、
穗長出葉上、而花大枝重、亦交垂於葉、其香盈滿亭中、開亭而
入、如到眾香國中、三人各當窗一隙、踞窓檻坐、侍者進茶、乃太
華之精者、茶洌而蘭幽、詩一清俱淳、未曾有、禾木者、中山特產
之木、形不甚大、而獨此山有之、故取以為名、相仍已久、而體空
新營之、然日前亦未精甚可也、禾體空曰、此亭主績、可供披覽、
側有近小軒、可以下榻、君留此過歲、亦空山勝事、久之、公趾輩來
拉就殿東廂、共餐為食、入息陰軒、飯、嚴君書所成三詩贈余、
亦作一詩為別、出殿別公趾、則行李前去、為體空速歸、不容待、
予往懇之、執袖不舍、公趾葵居前為致辭曰、唐晉寧日海新集
賓數番名賢、君不為止、若可止、余輩亦走之矣、師曰、君寧淡不
撞、不為晉寧番、此老僧所以飯番也、余曰、師意既如此、予當從

雞山回，爲師停數日，蓋予初意欲從金沙江往雅州，參峨嵋。滇中人謂此路久塞，不可行，必仍歸省，假道於黔而出遵義。予不信，與吳方生別，方生執裾黯然曰：君去矣，予歸何日？後會何日？何不由黔入蜀，再圖一良晤。余口不答而心不能自已。至是見體空拔砌，遂翻然有不由金沙之意。蔡居公趾草交口曰吾師乃聽別。出山門，師遠送下坡，指對山小路曰：踰此可入海源上洞。殺山下行，近既別，一里半，下至峽中，令肩行李者踰南澗，仍東路出峽，往海源寺。予同顧僕踰北澗，循澗北入，即由峽東向躡嶺，一里，踰嶺東，稍東下半里，折而北，又半里，已遙見上洞在北崖，與坳高相並，而東則蹊見石崖磴而下，陰即由山半轉而北行半里，有大道東向，自海源上坡，從之西北上半里，崩石森立如雲湧出，再北遂躋上洞。門東向，高穹軒穹，迎東而深六七丈，闊與高亦如之，頂穹成蓋，底平如砥，四壁圓轉，光瑩空透，漏之透狀。惟洞后有石中突，高丈餘，有隙宛轉，踰之而入，洞雖亦欹而下墜，深入各二丈餘，底遂窮黑。余墜隙而下，見有小水自右壁滴瀝而下，至底而水不見，黑處亦漸明。有樵者見予入，駐外洞俟之，候出乃去。洞中多野鴿，俱巢洞頂，見人飛擾不定，土人設机取之。稍北，共半里而得中洞，門亦東向，深闊高俱不

及上洞三之一，四壁亦圓轉，無他岐，惟門左穿列一柱，又有二孔外透爲異耳。余從洞前望，往坳高大路，自海源由山下村莊盤西山北嘴而西，上洞前有如綫之路，從嶺北踰坳而西，即從嶺蛸行，可省降陟之煩。乃令顧僕下山招海源行李，余即從洞嶺北行，期會於坳高洞北。路若斷若續，緣西山之半，其下皆村聚，倚山之麓，大路隨之。予行嶺半一里，有路自下村直上西，西北從之，一里，踰嶺西峯頭，有水一塘在窪中，由塘北西下一里，山漬環成高塢，自南而北，塢口石峯東峙，嶙峋飛舞，路東峯之交。石峯北又有塢，自西而東，西塢重壑層疊，有大山臨之，其下路交而成蹊，望之行半里，北下至石山之西，又半里，西抵西塢之底。路當從西塢北崖躡峽而上，余誤從西塢南崖拜坡而登。一里，踰嶺脊而西，即見西北層崗之上，有佛宇峙，知即坳高，而下有深峽間隔，路反折而西南，已覺其誤，循之行一里，以爲當截峽北渡，便可折而入寺，乃墜峽西北下半里，涉底，復攀峽西北上，以爲寺在崗脊矣，而何以無路。又半里登脊，則猶然寺前環峽之崗，與寺尚隔一坑也。崗上二塔，正與寺門對，須從其東北下坑半里，由坑底再上北崖，則猶然前塢底緣崖處也。北上半里，崗頭有茶菴當道，爲富民大路，菴側有坊，踞峽南

循坡半入、半里至妙高寺、寺東向、前臨重峽、后倚三峯、所謂三華峯也、三峯高擁攢而成塢、寺當其中、高而不覺其亢、幽而不覺其閟、亦勝地也、正殿左右俱有官舍、以當富民武定之孔道、土人言妙高正殿有辟塵木、故境不生塵、无从辨也、時挑夫之出待行李於茶庵側、久之乃从坡下上、詢途人往取朝飯、云仍下坂、自普擧大道西去者、中通行之路也、其路迂而難知易行、或云更上坡、自牛圈哨分岐而入、此間道之路也、其路近而難知、予曰、既上豈可復下、遂從大道上坡、三里、遂逾嶺頭、即循嶺北西向盤崖行、又二里、有小石峯自嶺北來、與南峯屬、數家當其脅、曰牛圈哨、東西之水从此分矣、从哨西直下、則大道之出永定橋者、予乃飯而从嶺脊北向行、一里稍下涉壑、即从壑北上坡、緣坡東北上、四里登岳、西墜成峽、北去甚深、路東北循坡、其東猶下溟泡之峽也、又一里半、从嶺頭逾坳而北、一里再逾一西突之坳、其北遂仍出西峽上、于是東臨山脊行、又北一里半、西瞰有村當峽底、是為陡坡、其峽遂从而環陡、此村居之最險者、嶺上隨嶺東轉半里、有路自東坳間透而直西、逾墜西峽下、此陡坡通省之道、乃逾之東上、一里踰坳東、于是南沿山脊行、又東半里、稍東北下峽中、半里、有水一池瀦路南、曰清水塘、在度脊之半、塘北遂下墜成坑、隨之北下、一里過峽底、有東來大道、度峽西北上、此即自省會來富民間道也、既之、復从峽西傍西山北行、二里又轉而西逾

負薪者指北向从此下峽中行、半里至其底、即清水塘之下流也、从峽西緣坡蹑行、細徑斷續、亂崖崩墜、二里半踰澗、緣東崖又北一里、乃出峽口、于是北塢大闢、南北逕里、而東界老脊與西界巨峯夾而成塢、始从塍北行一里、有溪頗巨、自塢北來轉而西去、予所从南來之水亦入之、同入西南峽中、路北渡之、一里有村聚倚西山之麓、高下層疊、是為沙朗、入而居停、皆辭不納、以非大路故、非昆明之習俗也、最后入一老人家、強主之、竟不為覓米而炊、

初九日、自覓米具炊、予散步村北、遙晰此塢、東北自牧養北梁王山西支分界東來、雖大脊、而山不甚高、西界雖環支、而西北有石崖山最雄峻、又南為沙朗西山、又南為天生橋、而南屬於陡坡東崖之山、其山東西兩界、既夾成大塢、西南北亦環轉迭屬、其中水亦發於龍潭、合南北峽而成溪、西注於富民螳螂、然不能竟達也、从塢西南入峽、搗入山洞、其洞深黑莫測、穿山西出、與陡坡之澗合、洞上之山、間道从之、所謂天生橋也、然

水嗚、其中作傍潄聲、遂循西折去、路乃涉水倚東崖北向随之、時洞轉而北、高穹愈甚、延納餘朗、若昧若明、又五六丈、水潄北崖復西轉、余亦復涉西崖、于是水再環北崖、路再環南崖、竟脊累不可躋、但聞水聲潺潺、又五六丈、復西遇水、其水漸深、既上不可見、而下又不可測、乃出、復四渡水、而上南、閑崗上有人散、則沙朗人之耕隴者、見予入洞、與貫行李人踞語待之、為予言水之西出、即陡坡北峽山之上、度即天生橋道、問所从如前之所標記者、始悵不携炬、竟西从洞中出也、言富民有老本洞、在大溪之上、不可失、予謝之、乃西上躋嶺、一里半、登其脊、是為天生橋、脊南石峯聳峋、高倚而出、其脉自陡坡東度脊而北、間道循其東垂、陡坡之澗界其西麓、至此又跨洞而北屬於沙朗石西山、水从其下穿腹西出、路从其上度脊西行、西脊隴即陡坡澗水直走而北、至此西折、脊上之路亦盤叠西墜、蓋信出水之洞即在其下、心懸、欲一探之、西行山半者一里、見有岐直下岐底、遂令顧僕同負囊者由大道直前、予獨下趨峽中、半里抵峽底、溯水東行、一里折而南、則石洞嚴然西向、其高闊亦如前洞、水从其中涌騰而出、西與南來之澗合而北去、余溯流入洞、二丈后、仰睇洞頂、上層復裂、通於門外、門之上、若橋之横、

人从其上行、不知其下有洞、亦不知洞之西透、山之中空而為橋、惟沙朗人耕牧於此、故有斯名、然亦皆謂洞不可入、有猓歸有妖祟、勸余由村后踰山西上、不必向水洞迂折、予不从、訖飯、南循坡麓行、一里半、與溪遇、遂同入西峽、其峽南北山壁夾而成、路由溪北沿北山之麓入、一里、仰見北崖之上、石壁盤天、其間闢列多門、東一門高懸危瞰、勢獨雄峻、磴畔甚綫、縣崖前莫可著足、乃令顧僕并行李候於下、余獨扳躋而上、久之、躋造洞東、又見一門側透、予以為必中通大洞、遂从其側懸倒入大洞門、其門南向甚穹、洞內層累北上、深十餘丈、闊半之、內无旁竇、即前外見側透之門、不中通也、出洞、欲東上側門、念西洞尚多、既下、欲再探西洞、望水洞更異、遂直从洞下西趨水洞、又半里、西峽既盡、山環於上、洞闢於下、水从東来洞透南崖、搗西洞入、路从其北墜崗下、余令肩夫守行李於崗上、與顧僕入洞、東向高十餘丈、闊半之、始涉水、从其西崖入、水潄其北崖而環之、入五六丈、水環北崖、路環南崖、俱西轉、仰見南崖之上、層復叠出、突為危臺、結為虛樓、皆在數丈之上、氣盤斛斷與雲氣同為吞吐、从其下循之西入、北崖尚明、水潄之、南崖漸暗、路隨之、西五六丈、南崖西盡、水从北崖直搗西崖下、西崖遂下嵌成潭、

於前、其上復派光內映、第高穹之極、下層石影氤氳、若浮雲之
上承明旭也、洞中流、初平散而不深、隨之深入數丈、忽有巨石
中踞、浮於水面、其內則淵然深匯、旁礙崖根、不能溯入矣、洞頂
亦有石倒垂、以高甚反不覺其夭矯、其門直西迎而深入、而猶
朝、、且以上層倒射之光、直徹於內也、出洞、還顧洞門、上其左
懸崖甚峭、上復闢成一門、當即內透之隙、乃映洞之西、透窗垂
闌層疊之痕、氣可看足、孰可倒板、孰可以宛轉透、孰可以騰躍
、上、乃復映洞橋基一依所審法試之、無不遂及上層外門更廓
然、高穹也、入其內、為龕為窩、為臺為樹、俱浮空內向、內俯洞底、

波濤破峽、如玉龍負舟、與洞頂之垂幄懸旗、昔仰望之而隱、
者、茲如纓絡隨身、幢幡覆影矣、與琪雲駕鶴、又何異乎、坐久之、
聽洞底波聲、忽如宮鐘、忽作細響、為之神移、及下層崖懸級一
時不得騰躍、徐御甚久、有男婦十餘人自陡坡來、隔淵停睇、逆
余下、問何所事、余告以遊山、兩男子本儒者、問其上何有、余告
以景不可盡述、恐前行者漸遠、不復與言、遂隨水少北、轉而西行、峽
中、一里、漸上北坡、緣坡西行三里、峽塢漸闢、又四里、塢愈闢、其
北崖踰山南下者、即沙劄后山所來道、其南坡有聚落倚南山
者、是為頗林路、至此、始由塢渡溪、、上橫木為橋、其水即陡坡

者天生橋洞中所出、西流而注於螳螂川者也、從溪南隨流行、一
里、過頗村之西、沿流一里半、復上坡西行、二里、再下塢中、半里、
路旁有青聚者、倚南坡而居、則顧僕與前李俱在、遂入飯、又西
盤南山之嘴、一里為二村、、之西有塢北出、橫陟而過之、半里
復上坡、隨南山而西、上倚危崖、下逼奔湍、五里、有村在溪北、為
三村、至是南界山橫突而北、、界山環三村之西、又突而南、塢
口於西窒焉、路由溪南躋北突之坡而上、一里半抵峰頭、其峰
北瞰三村溪、而下溪由三村西橫盈北峰之麓、破峽西出、峽深數
逼束、此谷水莫容人、故路踰其脊而過、為羅鬼嶺、東西分富民

瓦明之界焉、過嶺西下四里、逕過上下羅鬼兩村、則三村之流、
已破峽西出、所兩村之中而西、又有一溪自北塢來、與二村溪
合併西去、路隨之、行溪南二里、抵西崖下、其水稍曲而南、橫木
架渡之、有村倚北山、曰阿表冲、又從其西一里半、踰一坡、又一
里、塢中得一村、亦倚北山、是為大哨、覓宿肆不得、又半里、乃從
西村得之、
初十日、雞鳴起飯、出門猶不辨色、西南行塢中一里半、南過一
石橋、即阿表冲溪所出也、溪向西北流、路渡橋南去、半里又一
水自東南峽中來、較小於阿表冲溪、即志所云洞溪之流也、二

流各西入蘿塢川、度木橋一里餘、得大溪湯、即蘿塢川也、自南峽中出、東北直抵大崖西、乃轉北去而入金沙江、有巨石梁跨川上、其下分五窦、上有亭、其東西兩崖、各有聚落、是為橋頭、過橋西北一里、即富民縣治、由橋西溯川南行七里、為河上洞、先是有老僧居此、人以老僧洞呼之、故沙朝村人誤呼為老虎洞、及抵洞、見有鐫為河上洞者、且前任縣令以洞臨溪流、取河上公之義而易之、前過橋、余問得其道、而顧僕與負囊者已先向縣治、余聽其前、獨沿川岸溯流去、一里西南入峽、又三里隨峽轉西南、皆溯川岸行、又二里、見路直躋山西上、

余疑之、而路甚大、姑從之、一里逾脊者、始知山上為表明寺山道、乃上脊也、乃復下溯川而南、一里、路又南上山、既其衆路皆緊、復隨之、躋山南上、愈上愈峻、一里直登嶺脊而東、見洞其脊自西岸最高處横叉而東、與東峯壁夾川流、被道一線者也、蓋西岸之山、南自安寧聖泉西龍山分支傳送而來、至此稍為危峰、屏壓川流、又東北墜為此脊、以横扼之、東岸之山、東自牛圈哨嶺分支傳送而來、至此亦聳為危峰、屏壓川流、又西與此脊對而扶持之、登此脊而見脊南山勢崩墜、夾川如線、川自南來、下嵌其底、不得自由、惟有衝躍、脊南之路、復墜峽

西下、以為此下必無通衢、而墜路若此、必因洞而闢、徑行隨之下、則樹影僾寂、石崖峭嶻、惟非人境、下墜一里、路直逼高峰西南下、其峰崩削如壓、危影欲墜、路轉其夾凹腳、石削不容趾、鑿孔懸之、影倒奔湍間、猶宥然、先擬也、至是予知其去路甚遠、已非洞之所屬、而愛甚陰峭、徘徊不忍去、忽聞上有喚聲、如落自九天、已而一人下、見余愕然、問何以獨踏此、余告以尋洞、曰、洞在隔嶺之北、何以道此、予問此路何往、曰、沿溪躡峭四十里、而抵羅墓、幽此路之無聞、更非他境所擬矣、雖不得洞、而既此奇峭、亦一快也、返躋一里、復北上脊、見脊之東有洞南向、然

去川甚遠、知非河上洞、而高攬南山、恍臨絕壁、杳然有雲林想、遂披棘坂崖入之、其洞雖不甚深、而上覆下平、倒攖青霞、呼吸日月、此為最矣、徜恍想久之、仍踰脊北下、一里抵暴、躡前所見躡路、瞰川崖而南、半里即横脊之東垂也、前誤入南洞在脊南絕頂、此洞在脊北絕峽、洞門東向、與東峯夾東墜川、深嵌峽底、洞前惟當午一露日光、洞內之幽阻可知也、洞內南半穹然、北半仰石外突、偃右之上、與洞頂或綴或離、其前又竪石一枝、以内、地漸趨、瑤洞之前、若浮塔然、此洞左之概也、穹入之内、嵯峨為蒂、頂高五六丈、多翱翔卷舒之勢、五丈之内、右轉南入、

又五丈而窅然西窅穹削甚異焉、此洞右之概也、余雖未窮其奧、已覺無奇莫過、次第滇中諸洞、當無清華清虛二洞相伯仲、而惜乎遠既莫聞、近復罕蹤、桃花流水、不出人間、雲影苔痕、自成歲月而已、出洞、隨川西岸、遵故道七里至橋頭、又北一里、入富民縣南門、出北門、無城堞、惟土牆環堵而已、時顧僕不知待何所、余躑躅而前、又二里、有澗自西南山峽出、其勢甚遠、其水亦頗大、有梁南北跨之、北上坡、又五里、飯於石關哨、踰岰北下、日已甚暮、瞑擢杯登西、有大山曰白泥塘、其山南北橫像、如屏插天、土人言東下棲蒴而西顧東、其上水池一方、可鑒可

登也、山東之水、即由石關哨北麓而東去、共二里、渡之、即縣東支逕逕北上、八里、又踰其岰、、不甚峻、田塍壘、、環其上、村居亦夾峙、是為二十里鋪、又四里為滇宮莊、又三里為者切閣、草麥塢徑旁達、衆三派焉、一出自西南峽中者最大、即白泥塘山后之流也、有石梁跨其上、梁南居廬、即者切閣也、越梁西北上、一里、復逕一村廬、又一小水自西峽來、又一小水自西北峽來、過村廬之西北、有平橋跨西峽所出溪上、渡其北、逆西北上嶺、盤曲而上者三里、有佛宇三楹、本坊跨道、曰滇西鎖鑰、又西上一里餘、當山之頂、有堡焉、居廬亦盛、為小甸堡、有歇肆焉

西濱門外、蓮投之宿

十一日、自小甸堡至武定府歇、

季夢良曰、此后共缺十九日、詢其从遊之僕、云武定府有獅子山、叢林甚盛、僧亦敬客、晝憩數日、遍閱武定諸名勝、后至元謀縣、登雷應山、見活佛、為作碑記、窮金沙江、由是出官庄、經三姚、三姚、大姚縣、姚安府、姚州是也、而達雞足、此其大略也、余由十二月記憶之、其在武定元謀、尚無疑矣、夫霞客往矣、其僕猶在、文之所缺者、以而考之、是僕足當霞客之遺叙云、

西南遊日記十五之雲南

戊寅十二月初一日、在官莊茶房、時顧行病已少瘥、而房僧殊甚、尚不能行、欲徙諸佛寺、僧心法來、同向異路、并送路而日往姚安府、以此路差可行、不必待街子也、

初二日、初三日、初四日、在茶房、悟空日日化米以供食、而顧行房弱如故、心法亦不至、

初五日、前上雷應諸蜀僧返、諸僧待明日馬街、隨街往蠻蜆出大姚、余仍欲隨之、而病者不能𡨋然為之快、

馬街在西路東坡上、南去元謀縣二十五里、北去黃瓜園三十五里、東至雷應山箐口十里、西至路西溪坡五里、當大塢適中處、東西抵山、共徑十五里、南抵山、共通江、共徑一百三十里、乃塢之最遂者也、其東南有聚盒口官庄、為黔府庄田、茶房即在馬街坡北、

元謀縣在馬頭山西七里、馬街南二十五里、其直南三十五里為騾坪、與廣通接界、直北九十五里為金沙江、渡江北十五里為姜驛、與黎溪接界、直東六十里為蠻雲驛、東南則與和曲州接界、直西四十里為西嶺、與大姚縣接界、其地北連與會川衛直對、南連與新化州直對、東連與嵩明州直對、西連與大姚縣直對、東界大山、即蠻雲驛與雷應山也、南自大麥地直北抵金沙江南岸、橫亘二百里、平障天半、西界山層疊錯出、亦皆自南而北、縣治之支、南自楚雄府定遠縣東來、分支結為縣治、其餘支西繞者、由縣西直北十五里西溪之口而止、是為第一層、又一支南自定遠縣西分支來、與縣西之支同夾而北、至西溪口、東支已盡、此支更夾之而北、至扁擔浪而止、是為第二層、又一支西自定遠西、與姚安府東界分支東來、與扁擔浪之支同夾而北、中界苴林后水、所謂西界嶺也、又一支西自姚安府東北分支東來、與西界嶺同夾而北、中界蠻顛溪水、即所謂蠻顛西亂石岡也、又一支定遠縣西北姚岙山分支東來、與亂石岡同夾而北、中界河底之水、即所謂古傷木橋西山也、諸山皆東夾以瀕北出、或合西溪、或出苴榷而下金沙、故自縣以北、其西界諸山、一支既盡、一支重出、若鱗次而北抵金沙焉、其東界水皆小、惟蠻雲驛一支較大、南出馬頭山之南、經縣治東而北與西溪合、自是以北、溪東之村、又倚東界山之麓甚多、官莊之北、十里為環州驛、又十里為能海關村、濬溪東岸、而諸佛岈生雲雄其寺二十五里、其村有木棉樹、大合五六抱、縣境木棉樹最多、此更為大、又十五里為黃瓜園、聚西之村、倚西界之山麓亦甚多、西坡下村、與官庄對峙、北十五里為五

富村又十里為苴寧村又北踰嶺二十里為石鼓渡於是夫西溪畫於金沙焉、

西界諸山、俱自定遠夫滅分支、東北而畫於金沙江、其西北又有大山方頂、矗峙於北、與金沙北岸蜀滇交會之嶺、騈峙天半、从塢中北向遙望、若二眉高列於塢口焉、余初以為俱江北之山、及抵金沙江上、而后知江从二山之中、自北而南、環東山於其北、界西山於其西、始知此方頂之山、猶在金沙之南也、其山一名方山、象形一名番山、以地因其音之相近而名之、其地猶大姚縣屬、在縣東北四十里、苴樣之境、金臨東金沙江、是此山又从西北、滕州界、環突東南、界金沙於外、抱三姚於中、與此西界迎合而對峙為門戶者也、

金沙巡司、乃金江南曲之極處、自此再東過白馬口、普渡河北口、即从烏家山之西、轉而北下烏家馬湖巡司之西、其江自北來、故雲南之西大界、亦隨之而西北出、以抵北勝麗江焉、

初六日、早雲氣少霽、賭罰傳約欽進街子、俟下午渡溪而宿、明晨隨街子踰入同踰嶺、既晨食、或有言宜即日行者、恃空以余行有伴、辭不去、而顧僕又以憊、不能遽隨諸僧后、雖行、心為冲、、出茶房、西一里半渡西溪、、从此西曲、以其南岸隨之、又

一里餘抵西山下、溪折而北、又从其西崖傍山麓隨之、又北一里餘、有村當路北、遂由其南西向入峽、半里涉枯澗、乃拜坡上、其坡突石、皆金沙燁燁、如雲母堆疊、而黃映有光、時日色漸開、耀其上、如身在祥雲金粟中也、一上二里、踰其頂、望其西、又闢一界、有尖山獨聳路北、其間乃望之而趨、西向漸下、三里抵塢中、有水自南峽中來、至此繞塢東北去、其水不深而淵、路北有數十家、倚河東岸、由其南渡河而西、其處不祥其有高一丈餘者云而三年不涸、有枯澗自西來、其中皆流沙沒足、其兩旁俱迴崖亘壁、夾轄而來、底无滴水、而沙間白質磋、、如嚴霜結沫、非鹽而从地出、疑雷雨非天降、則硝之類也、路當从澗底直入、諸僧之前趨者、誤从南坡躋嶺上、、一里見其路愈南而西、尖在西、知其誤、乃與僧西北望澗底、披崖下墜、一里復循底西行、見壁崖上懸金丸纍纍、如彈貫叢枝、一壑數百、板視之、即廣右所見顛茄也、云志枝中有白漿、毒甚、土人珠為弩藥、毒物之驗、行澗底二里、其底轉自西北來、路乃从西南躋嶺、一里半、盤嶺頭西出、又一里半、西南下坡、其處斐開灣環而北、渡其底而西、不見有水、半里、循西坑入、見石峽中有水潺、、甚其峽甚逼、水亦甚微、一里其峽有自南流而出者、下就飲之、其流之側、有穴如斗、龜仰東崖下、函水一盂、不流不竭、亦

瀦水也、靜而有當、不與流俱汩者也、涉細流、西上踰坡、半里、有植木為坊者、上書黔府官莊、坡西下半里、有數家在坡北、其塋亦灣環而北、中有田塍數十畦、想即石峽之上流、瀦水如蕩、遂開此畦、所謂黔府莊田是也、時諸僧未及飯、俱令其徒北向覓家覓炊、余輩隨大路繞其南而西、一里、又有坊木在西坡、書亦如前、則其西界也、從此西下、又涉一枯澗、遂西上嶺、其上甚峻、僧乞炊空而不前、泉莫能為炊、上嶺二里、盤峽而西、又半里、轉而南、半里、一坪北向、環窪中亦無水、余乃出所攜飯分啖之、隨坪稍南、半里、復西上、其上愈峻、二里、登峒頭、以為踰嶺矣、而不知其上乃東垂之脊也、望西峰尚在其北、隔一深坑甚遙、西峰又有南北二橫山亘其兩頭、又自成一界焉、從脊向西行其上、二里半、又南轉峽上、循西環之、又西北上、再陟峻嶺、二里登崗頭、又以為踰嶺矣、而其上又東垂之脊也、又從脊西向行、于是脊兩旁皆深墜成北、南墜、蟠空於下、脊端突起於外、西接橫亘之界、樹叢石踞、風影蝕、動人疑是最遠、時有相者以陟峻難前、頓僕以體弱不進、余隨諸僧後、屢求其少待與俱、每望一嶺、輒坐待久之、比至、諸僧復前、僅二人復後、余心惴惴、既恐二人之久遲於後、又恐諸僧之速去於前、屢前書之又

后從之、不勝惶迫、愈覺其上不已也、從脊行三里、復從嶺西上一里、遂陟橫亘南山之北巔、其巔與中突峰之南北相對、其巔有石疊垣分界、橫、是為元謀東、大姚西之界、即武定、姚安二府所分壤處也、路由其間登巔之絕頂、則有疊石當頂、于是從南橫之巔南向陟其脊、東瞰元謀、西瞰爐頭、兩界俱從嶺底分塢焉、南行脊上二里、西向下二里、路側崩墜成溪、石坎累累、而南無滴水、歷石坡直下一里、抵峽中、峽西又有迴岡兩重、自東夾而蟠向西南、于是陟峽盤崗、再踰坡兩重、共七里、乃西南下嶺、一里、始及其麓、其塢乃南北大開、中有溪界之、望見溪西有大聚落、是為爐頭、時諸僧已飢、且日暮、急於覓邸、遂投東麓下茅廬宿、

初七日、主人言自爐頭往猓木橋路止四十里、不及官庄來三之一、余信之、諸僧先飯而去、余俟病僕同行、是早雲霧如昨、西望爐頭大村行半里、渡一北流溪、又西一里餘、直抵西界山麓、又有一溪頗大、自南峽中來、渡之北上塍、即爐頭大村也、其溪環村之前、轉而北去、爐頭村聚頗盛、皆瓦房樓居、與元謀來諸村迥別、其西復有科倚、倚其東麓、西南溯流行、三里、踰一東突之坡、乃南下半里、涉塢一里、又南陟坡而上、其坡自西而

東突與北坡南面環成中塢溪流北於前田塍環錯於內陟南
坡一里見溪東又盤曲成田倚東山為塢由坡西南行一里下
坡溪自北而南乃橫涉之登其西崖則見所涉之北其溪復自
北來有支流自北峽來者小水也從崖西行已復瞰溪之南岸
溯溪上溪在其北峽有數家倚其南嶼從其中西行二里北峽
兩崖對束石突如門其北石崖中有流環其腋土人架木度流
引之南崖沸流懸度於上亦奇境也踞倚南崖之嘴盤崖西
下又半里則其溪又自南而北南北俱削崖峙門東西又危坡
夾塹境奇道險渡溪又西上坡半里躡坡南仍復踰溪之北

崖溯溪上西二里一峯危突溪西廣身自其南環峽而出支溪
自其北墜壑而下有岐西渡支溪直躡西峯者小路也自支溪
之東崖陟坡循峽而北入者大道也從大道北上坡半里由坡峽
平行一里隨峽折而北路綠盤木叢路宛曲箐深崖令人有鳥
道羊腸之概一里踰峽漸從下而高路稍由高而下兩過之遂西
沿峽中細流復從峽西躡峻西上即盤而北乃知是為中懸之
崗其西復有峽流自北來無所陂之峽即會於崗前緣崗北上
一里左右循瞰其下皆峽而流貫其中斯崗又界二流之中始
始覺西來之嶺峯隆衆繞不若此之隨地遶流也從崗脊北向

以漸上躋亦以漸轉西二里登崗之西首望其崗猶自西峯東突
而下者蓋山脊自西南來至此既穹南山一重即從其北峽中
度而北再起中峯又亘為此山一重即從其北循環支而東又
亘為北山一嶺重如川字條支東南走而所上者是其中支也
從崗脊又西向平行二里直抵其西中峯最高之下乃循其峯
之東崖西南上一里半是為亂石崗遂度其峯之崖下瞰南崖
之底即其中度處也峽中之水遂東西分為由嶺崖最高處西
轉而下遶遶曲折下四里復從崗上西北行忽見崗左右復成
溪而夾之其溪流分大小平行崗上二里即從其端下西渡大

溪由河西上坡稍轉而北半里從北峽轉西遂向西塢入于是
溯西來大溪之北循北山西行矣二里半有村在溪南倚南山
之坡北山亦至是南突路遂從所突峽中上乃踞峽石而飯又
一里盤其南崖從崖轉西又一里踰其西坳乃西下坡半里抵
坡之西麓其西復闢成塢半里踞倚溪北之山又有村倚溪南
之麓與前倚溪南之坡者皆所謂寺村也西行三里一溪自南
峽來路亦隨之南轉稍下渡西來小水從南坡西上二里踰其
坳而西北下一里下至壑中其壑南向而大山環其北又有小
水東南流當亦下大溪者而大溪盤其東南峽中不見也渡小

水、又西上一里、遶西坳出、始見西塢大開、大溪貫其中、自西而東、即所遶坳南破其峽壁東去、其峽逼束甚隘、逆瞰不能見、西下坡半里、抵塢中、遡溪北塢西行、半里、過一小村、又西、一里、忽塢塍間甃蹊為衢、半里、遶大村之前、又西半里、抵村側新橋而止、是為大吉司村、其塢夾溪為田、塢環而田甚闢、其村倚山為衢、村巨而家甚古、蓋李氏之世居也、村后一山横擁於北、又一山三峯遶下、斜突於西南、有小流自其峽中出、由村西而南入大溪、架橋其上、西踰之、遂循斜突南峯下西行、南二里、抵其西垂、則大溪自其南直搗其麓、乃踰堰東向、其麓為水所齧、石崖逼削、無尺足處、歷堰之西、上流傍迴自南而北、路从其西轉、而南入峽、又行南峽一里餘、則有石梁一鞏東西跨溪上、是為獨木橋、路從橋西直南上坡、其跨橋而東者、乃往省大道、是橋昔以獨木為之、今易以石、有碑名之曰彩雲、而人呼猶仍其舊焉、橋側有梅一株、枝叢而幹甚古、瓣細而花甚其繁、餘蕃未蕾、冰魂粉眼、恍見吾鄉故人、不若滇省所見、皆帶葉紅花、蓋失其雪滿山中、明月林下之意也、乃折一枝、少憩橋端、仍由其西上南坡、隨坡西轉、蓋是溪又从西塢來、至是北轉、而踰石堰是坡當其轉處、其南又開東西大塢、溪流貫之、路瞰溪之北崖、循

北山西行、一里、有聚落倚北山下、是為獨木橋村、有寺當村之中、門南向、村无旅店、有北京僧接衆於中、乃入宿、

初八日、晨起寒甚、顧僕復病、余不亦苦於行、止行一里、遂憩水井屯寺中、

初九日、出寺一里半、過某家莊、半里轉南、半里合屯橋、二里半洄峽口、轉西、五里王家橋、有小水北來 五里李家橋、有西峽西南二小水 西上山、十里至脊、轉南半里廟山營、西下、半里廟前打哨、西下二里、有峽轉北坳、一里、渡西隨平峽北、二里、又西下、二里至峽底、西平行一里半、渡於峽北、上一里、轉北凹而西、又北半里、過一峽脊、又北下半里、又北度一峽底、又西上坡、一里、轉而北、又一里轉而西下、一里至脊間、又西二里餘、乃下脊、一里餘、抵其北曰小花老橋、始有田有屯 又西四里、抵西山下、有村、轉南一里、西過一小坳、又半里、西南過新鋪屯、又西半里、過新塘橋、又西一里、轉而南、二里盤西山嘴、轉而西北、一里餘、入大姚東門、半里、過縣前、又西南去街歇

初十日、早寒甚、出北門半里、經南門、轉而西南上坡、一里有橋跨溪上、曰南門橋、亦曰承恩 過橋南上坡、一里登坡、倚西山南行、三里、其塢自南來、有塔在塢東北山上、乃沿西山南下、半里抵塢底、

又半里、見有水貫塢中、石梁跨其上、是名玉橋、即姚安水、从西
南峡中來向東北峡去、橋北爲大橋、姚南爲定遠、盖以是水爲
界也、从橋南上坡、有村爲定遠也、入峡漸上、一里東轉、半里上
坡、半里由坡南轉、一里、是爲稍山哨、於是南下一里、抵東南坡
騎有岐、南行者爲姚安府路、有海子在其東、行者爲赤草塢
路、騎坡東下、一里爲赤草塢北村、由村轉南、溯溪行、一里度橋
而南半里、随赤草塢街子南行、一里乃東上山、一里半騎嶺東
南下、其東又有塢、自南而北甚遥、下坡半里、由西山東麓南行、
二里、村落倚溪左右、皆爲花老村、此定遠屬、又東一里半、始倚西

水岸南行、半里東渡小橋、遂由東麓南行、二里至唐家村后、遂
東上山、半有岐、岐从峡入峡、半里渡溪東北上、一里至妙峯山
德雲寺、門西向、南望如雍后有夢巷亭、后五里碧峰巷、
十一日、待師未歸、藏宗某某名大師西方合論、
十二日、飯、仍西下山、二里、南行、二里隨塢西轉、二里有橋跨溪
上、曰果橋、度其北、即花老村盡處也、其水自南來入路、从村西
上嶺、一里半踰坳、西行嶺上半里、有大道从西南下、既从坡上
直西半里、乃改从岐西南行、半里漸下南轉、又一里乃西里乃
南下半里、抵峡中、随峡南去、半里有大路随東峡來、小水随之、

西半里入南峡、一里有池在峡中、又一里半、峡分两岐、从西南
者、倚東嶺平上、一里南踰坳、由坳轉西始西、見西塢大闢、西南
有海子頗大、其南有塔倚西山下、即所謂白塔也、乃西南下坡、
二里有村在坡下、曰破寺屯、于是从岐直西小路、一里渡溪稍
西南半里有一屯當溪中、山繞其北、其前有止水、由其西坡上
南行、一里是爲海子北堤、由堤西小路行、半里抵西坡下、是爲
海口村、轉南随西山東麓行、名息夷村海子、三里海子西南盡、
有路直抵大山下、半里爲高土官家、由其西南入峡中上坡、一
里半有神廟當坡、峡間又上半里、活佛寺踞其后、其西大山名

龍岳山、又名唐木山、寺始龍華、僧號寂空、是日下午、寂空留止
后軒東廂、其后有深峡下懸、峡外即危峯高峙、庭中桑樹花砌
甚幽、檻外古梅一株甚盛、下臨深箐、外映重巒、是夜先訂别空
明晨欲早行、求爲早餐、
白塔南在寺東南后支南上、峒東有白塔海子、其南西山下又
陽片海子、其東又有子鳩海子、府城南又有大塘漫海子、與息
夷村共五海子、
十三日、昧爽、飯已久候、遂飯而下山二里、仍出土官家后、遂轉
南行、一里過格香橋、有小水自活佛寺后峡中來者、此峡正與一

白塔之南、中格而對峙、又南二里、有南自西界東突而出、若璧其東垂、則又一海子涯其東南、以海子北堤東向行、半里、隨堤南轉、一里半、越海子東南盡處、遂東南行、四里、有岡又自西而東突、是爲龍岡衝、盤岡東、皆大聚、半里、過寨、東行一里、復南二里、曲度龍底、復南二里、則西山峯一復突其南、遂崩抵東山、則南北截而界焉、又南五里而入姚安府北門、歇青蓮巷、

青蓮碑記曰、東蜘蘿、西金秀、南青蛉、北曲折、

姚安府南隨峽上一百四十里頭南州、東踰大山一百四十里定遠縣、西踰小坡一百二十里、北隨大塢下一百二十里白鹽井、

姚安東西兩界、皆大山夾抱、郡城當其南、西界最踊、直亘二十里、兩界以漸而東、各有支中錯如門戶焉、中有小水西自鎮南州界來、東來至郡北、屢堰爲湖、下流遶北峽之隙而出、所謂青蛉川也、

十四日、飯於青蓮、日色已高、循城南、一里半爲觀音寺、轉北、過西門、共一里、抵舊西門、二里半抵西巷、是爲古寺山、以有古寺在山之東半也、即志所稱群龍寺也、二里踰頂下、其西環塢、北口則羊片湖在焉、西下一里半、行塢中、一里半、田有坊當塢中、

曰羊片也、西過半里、轉南半里、又西南半里、抵小山之麓、從其南塢西入一里半、又西上一里半、有岐焉、西北者入山樵木所經、西南盤嶺者大道也、盤嶺上一里半、踰其頂、爲雷應院西塞天寺守、乃南來之脊、北度而東爲古佛寺大山、及大姚西界諸山也、于是西南下、二里、有小水南流、隨之南入箐、又東一里半、轉南西一里半、峽始開、稍北盤坳一里、復西南下坡三里、峽中溪自南而北注、有橋跨之、度橋、遂循西山南向溯水行二里、飯於村家、又南向行、二里餘、其峽自西來轉、水亦從之、于是折西入、是名觀音箐、中止容一水西瀉之、入二里、有觀音堂、其前堰水甚洌澈、其側石崖嵌峙、又西三里、乃南上山、甚峻、二里陟其脊、乃東南下、一里抵峽中、遂循坡西南下、二里抵聚景橋、上有亭、橋下水乃西來小流也、過橋三里、是爲彌興、居集頗盛、又南半里、轉西、一里餘、有公館神廟在岡上、由其前西向南半里、轉而西、于是遂踰三坡、下陟三峽、共九里、有村懸西坡上、是爲孫家灣宿、

十五日、昧爽飯而行、霜寒殊甚、南上坡、溯小流入、五里盤一坡、坡下有洞甚深、其東北人家曰尾直村、稍西轉南、是爲龍箐、馬三里、有哨當澗東坡上、爲龍馬哨、有哨无人、山墾幽阻、溪環石

陰、樹木深密、一路梅花、幽香時度、又南一里、隨峽轉西、一里、有
一峽自南來、甚深隘、一峽自西來、仍循北山行西來峽上、一里
出峽、乃成塢焉、西向平下、一里、有村當其西、為大、直村、西行
二里、抵西山下、遂西上坡、循西峽行、二里下渡澗中小水、即西
上嶺、甚峻、三里半、踰脊頂、西行脊上、或南峽上、又臨北峽、再平
再上、三里餘、則盤西嶺之東北轉、二里、踰其脊、此最高處也、東
望烟蘿東界、其山在此年間者隱、遠坡峯、而西界南突之山
來見、惟其北居佛寺大山、反為孫家灣后山所隔、不可見、又西
二里、當西突之處、有人守哨、是為老鼠關哨、稍西下、半里行

坡間、一里半、為打金莊脚界、又西一里半、踰坡、又西上一里半、
是為乾頂、有公館、東南之峽、至是始窮、其脈自南天中堂后、直
北分支而來、東度老鼠關而北、于是西向稍下、半里、度一坡、半
里、踰其脊、又巔西行一里、遂西望四十里外層山一重西遶、又
高峯一帶南環者、皆大脊也、其東有小脊二重內隔、外有遠峯
二抹西浮、不知為點蒼為雞足也、于是西下頗坦、五里下至峽
中、為五里坡、有水自南而北、小石梁跨之、度而西、盤西山南峽
入、一里、又踰坡而上、一里、復其巔、一里半、稍下、半里行嶺上、二里
餘、西向下、有溪自西南來、北向去、石梁跨之、是為普昌河、西上

坡、半里、為定西司、半里、復上一山脊、由脊西行、四里乃下、一里而
抵普淜、
十六日由普淜西北行、二里渡一水、一里又渡一水、乃西上坡、
二里、踰坡上、一里脊上平行、三里為金雞廟、又西二里為界坊、
乃姚州小雲界、又西行嶺上、五里至水盆哨、乃西北稍下、即見
南峪水亦西流、出鼻窓敞而下元江矣、乃隨北山臨南峽西
行、二里、山坑南墜、峽路隨西脊逾、有村當脊間、是為水盆鋪、其
老龍自西南來、從此脊北度、峙為一峯、其東南又折而南、為水
盆鋪、惟中夾一線南流、下元江去、云鋪西北上有關帝廟、就而作

記、憩頃、候同行李先去、久之、乃隨大道西、二里、則循北山下、亦
下墜成西向之峽、于是循南峽之頂、西從峽北行起夫山、是為
青山、至是其西橫截而去、于是循南峽之頂西行、二里、忽見路
北墜峽西去、路由其峽南循脊行、于是與峽北之夫山、又對夾分
流、西注雲南、而北下金沙矣、始知大脊自九鼎南下、至洱海衛
城青華洞、度東又繞而南、為水目山、其南又東轉、為華山、即雲
南川南環之山也、從天華東北轉、斂起而為沐滂東嶺、又東過
公館而為水盆鋪、北峯為青山、其形東突而西盡川中、故自打
金莊嶺之、僅為北夾峯、而至此又橫夾而西、然是上西北二支、

皆非大脊也、大脊即從東南水盆哨過脈、遂東南進逆於天中
南、又東至以橋站分脊焉、所過水盆哨鋪之南關、相去不過二
里、忽度其脊南、又度其脊北、至由峽南徧、稍上稍下、西南二
里、是爲公館、當其頂、又西下西上、再從前脊西行八里、脊自西
南來至此、稍突而北、乃轉而北綴之、二里又西南下、始追及前
行、李子是遊出山之西崖、見其西塢大開、于是直下五里、及
塢爲沐滂鋪、西截塢八里、有二石梁東西跨、其下皆涸、而川
水實由之北注、又西二里、過大水堤塘、堤稍北、復西十里、抵西
山下、爲小雲南驛宿、

十七日、昧爽飯、詢水目寺在其南、遂由峽隨山之東麓南行、盤
入其西南塢中、共五里、有水自山后破峽而出、即洱海衛青海
子之流也、是爲妹嵩村、在水西、度橋西、即溯溪沿山而南、一里
其爲溫泉、其穴西向、行浴舍、拄兩楹乃浴、仍南沿西麓半里、又
登其山之南塢入、有溪自塢東出、即水目之流也、始見水目山
矗高峙於西、溯水西入、見其西又大開南北之塢、橫截其間、五
里抵西山麓、有村甚大、曰冉家屯、由其后西面上山、於是有流
泉夾村矣、西上踰一里嶺、二里稍下、涉一澗、其澗自南而北、澗之
南上山開茶花盛開、又二里餘爲水目寺、予誤從其南大路幾

踰嶺、過加者、轉而東北下、半里入玉皇閣、又下、觀倒影、又下、過一
普賢寺、又下、過行李於雲光寺、遂置於寺中樓上、慧然乃西至舊
寺訪無住、方在上新建住靜處、不值、舊寺有井、有大樟香、有木大
犬有風未、有塔由其后上無影巷、飯於鍬忍老僧靜室、暮過觀
觀音閣、觀淵公碑、乃天啟十六年楚州趙祐撰者、
弁、
十八日、住無住處、午過儼僧戢月靜室飯、下午觀慧然、折棲花
十九日、早雨雪、無住者番、因就大佳臥、上午雨雪倏開、再飯、由
山前東北下、五里下山、過一村、北向二里、踰一坡、又二里、過一

小海子、其北崗上有數家、曰酒棠村、一里越之、乃陟塢循東北
行、五里即青海子之西南涯也、遂與小雲南來之大道遇、于是
由青海子西涯西北向行、八里則南山再突而北瀕於海、路或
盤之、或踰之、又五里爲狗村鋪、坊名瑞禾館、名清華、其處北向
洱海衛城八里、西向白崖城站四十里、余從西路四里、觀青華
洞、北有有路西逾嶺、此白崖道、洞南有塢南逾脊、此滅度道、
予出洞、循西山仍北行、六里、入衛城南門、頤僕亦至、出其西門、
宿、
二十日、飯而行、猶寒甚、而天復霽、由西門北向、循西山行五

里、抵一村、其北有水自西峽出、遂随之入一里餘、稍陟坡一里餘、有村在潤西、曰四平坡、北轉五里、渡溪橋、又北上三里、為九為山寺、又二里、陟其巔、既下午、從東北下三里、過北溪橋、仍合大路、則循梁幕山西麓西北溯流入、五里梁王村、北八里松子哨、行半里、溪西去、路北上半里、踰嶺、又東北下者五里、則溪流自西來、又有一小溪自幕山北麓來與之合、乃涉其交會處、是為雲霄之寒界、又東二里、為自北關、已暮、又東二里半、度湖橋之北、又東半里、轉北一里半、為山甸鋪宿

二十一日、平明、行大塢中、北向十里、其西為看居、又北五里、有小水出田間、又北三里、有潤自西峽出、随之北、二里為大頭塞、遶西北渡二溪、又北五里、總府莊、又北三里、宥川州在東坡上、東倚大山、西臨溪流、然去溪尚里許、其滑溪東岸者、曰大羅城、今行李先去、余草紀西崖上、望州北有崗、自東界突而西、其北又有崗、自西界突而東、交錯於塢中、為州下流之鎖、溪至此、始曲折瀠之、始得見其形焉、又北三里半、踰東突之崗、則見有村當其北麓、是名紅僧村、溪自東南瀠東突之崗、西轉而瀠於村之前、其前又開大塢、北去、仍循西山北行、五里、漸轉而西、于是岐分為二、東北随流遶大塢直去者、由牛井街通浪滄衛道、

西北從小塢踰嶺者、由江東往雞足道、初由山崗北望、以為東界大山之北嶺即是雞足、而以中之水當西轉出瀾滄江也、至是始知宥川之流、乃北出金沙江、所謂浪滄衛、而非瀾滄江也、其東界大山、乃自梁王山北轉、夾宥川之東而北抵金沙、非大脊也、從小塢西二里、踰西界之脊、始見雞足在西、其高與東界並、然東界尤屏亘、與雷應同橫、雪半壁云、從脊上南望、其南五德山、横亘天半、即前浪滄衛所望九鼎西高擁之山、其上有雪處也、至是又東西橫峙其東、又循幕山所指梁王山也、二山中凹稍低、即松子哨度脊而北處也、從嶺西行、三里、稍北下、有溪自西而東注於宥川大溪、駕梁其上、覆以亭、是為江東、村在溪北岸、其流與大鋪基等、時日甫下午、前向東洞上三十五里、中无長宿、遂止、

二十二日、昧爽、由江東村飯、溯溪北岸西行、其溪自西峽中來、乃出於雞山南支之外、五鑿之北者、浪滄東山之流也、四里、登嶺而北、寒風刺骨、季旭日將出、惟恐其遶盤嶺而北、一里半、見嶺北又開東西塢、有水從其中自西而東注於宥川大溪、即從牛井街出者、此塢名牛井、有上下踏村、其水自雞足峽中來、所謂盆子孔之下流也、于是西向漸下、一里半而抵塢中、又西一里

逼塢中、村后有坊、曰金牛溢井、標勝也、土人指溪北崗間有井、左右穴闢、云是昔年牛以其出竈也、又西二里、復踰崗陟峽、蓋其山皆自南突北、瀕溪而止、溪東流瀠之、一闢而為煉洞、再闢而為牛井、此其中突而界之者、盤峽而上、逶遲西北、再平再上、五里、越嶺而復得塢、稍下、一里半、有坊在坡、曰庚甸流芳、又一里半、復逼一村后、此亦煉洞之最東南村也、又北二里、有村夾道、有公館在村頭、東北俯溪、是為煉洞之中村、其北二里、復上嶺、二里越之而北、有坊、曰煉法龍潭、始知其地有蟄龍、有煉師、此煉洞所由名也、又北二里、聚村高懸中、有水一池、西有亭覆井、即所謂龍潭也、潭四

五尺、大亦如之、不溢不涸、前瀕於塘、土人鑿於塘而汲於井、此雞山外祭也、登山者至是、以為入山之始焉、其村有親迎者、鼓吹填街、余不暇而遂遂西北登嶺、五里、有巷當嶺、是為黍巷、又西北上一里半、路分為二、一由嶺直西、為海東道、一循峽直北、為雞山道、遂北循之、稍下三里而閒、飯發箐中无存、是為居傳所晉也、又北下一里、有溪自西南峽中出、其峽迴合甚窄、是雞足南峽之山所洩之餘波也、有橋亭跨兩崖間、又北一里、中峚稍闢、是為拈花寺、東北向、余餒甚、入索飯於僧、隨寺北西轉、三里、踰崗之脊、是為見佛臺、由是西北下一里、又陟一北

下之峽、又西踰一北下之脊、始見脊西有塢北墜、塢北始逼雞山之麓、蓋雞山西北突而東南、塢界其中、至此塢轉東北、峽路盤其東南支、乃谷之綰會處也、西一里、見有坊當道左、跨南山側、知其內有奧異、訊之牧者、曰其上有白石崖、須東南踰坡一里乃得、余乃令行李從大道先向雞山、獨返步尋之、曲折東南上、累一里、得危崖於松箐之間、崖間有洞、前有佛宇、門北向、為僧鎖鑰而去、不得入、乃從其西踰窒徑之棘、以入編遺洞闢中、乃又披其西崖、探闢外之祠、見其前可以透植木而上、乃從之下、一里、仍至大路、又西北二里、下至塢中、渡溪、是為洗心橋、

雞山南峽之水、西自能花箐、南自金子孔出者、皆由此而東出峽、東南由煉洞牛井而合於宥川者也、度北雞山之麓、有村頗盛、北倚於山、是為沙址村、此雞山之南麓也、于是始迫雞山、有上無下矣、從村后西循山麓轉而北入峽中、緣中條而上、一里、大坊跨路、為靈山一會坊、乃按君宋所建者、于是崗西者皆澗水冷、喬松落、北上盤崗二里、有峽東北者隨峽西北者踰嶺、踰嶺者西峽上二里有瀑布、隨峽者東峽上二里有龍潭、瀑之北即為大覺、潭之北即為悉檀寺、先皆不知之、見東峽有龍潭坊、遂從之、盤磴數十折而上、覺深箐陰翳、然不見所謂

龍潭也、踰一板橋、見塢北有寺、詢之、知其內為悉檀、前即龍潭、今為瑩矣、時余期行李為大覺、遂西三里、過西竺、龍華、而入宿於大覺、

二十三日、飯於大覺、即東過悉檀、悉檀為雞山最東叢林、后倚九重崖、前臨黑龍潭、而前則迴龍兩層環之、先是省中諸君、或稱息潭、或稱悉潭、當至是而后知昔其非也、弘辯、安仁二師迎飯於方丈、即請移館、余以大覺遍周以足疾期晤、于是欲少須之、乃還過大覺、西上一里、入寂光寺、住持者留點、此中諸大剎、惟此七佛殿左右兩旁、俱闢禪堂方丈、與大覺悉檀並麗、又精西半里、為水月、精行二庵、皆其師用周所遺也、

二十四日、入晤遍周、方叙款、而弘辯、安仁來顧、即懇移寓、遂同過其寺、以靜聞骨懸之寺中古梅間、而入問仙陀、純白何在、則方監建塔基在其上也、先是余在唐大來家、遇二僧、欣然以瘞骨事相訂、及入山、見兩山排闥、東為水口、而列崗無一塔、是山中欠事、至是知仙陀督塔工、而未知建於何所、弘辯指其處正在迴龍環頂間、與余意合、飯后、遂東南二里、登塔基、晤仙陀、

二十五日、自悉檀北上、經無息、無我二庵、一里、過大乘庵、有小水二派、一自幻住東、一自蘭陀東、俱南向而會於此、為悉檀西派者也、從二水之中躡坡上、二里餘東為幻住、今為宇福寺、西為蘭陀、幻住東水、即野愚師靜室東峽所下、與九重崖為界者、幻住西水、即與艮一蘭陀寺夾塢之水、上自華野靜室、發源於念佛堂、而為獅子林中峽之水也、循東南幻住傍北向、一里、而得靜室、即天香者、時中無人、入詢華野庵、小沙彌指在盤崖香竇閣、當無崖之西、乃從其后躡崖上、穿林轉磴、俱在深翠中、蓋其地無喬松、惟雜木繽紛、而疊踞其間、又一里、累數十曲、幾一里、東躡崗、即野愚盧、西躡崖度峽、即華野盧、適于是西向傍崖、橫陟半里、有一靜室、高懸峽中、戶扃莫入、是為悉檀寺僧顧所結、由其前西下蘭陀寺、躡其后而上、又半里而得華野靜室、時知華野在尼牟山、而其父沈翁在室、及至而其門亦扃、知翁別有所過、莫可問、遂從其左上、又得一靜室、主僧亦出、有徒在、詢之、則其師為蘭宗也、又問沈翁何在、曰在伊室、問室何扃、曰偶出、當亦不遠、余未還、以省中所寄書畀之、其徒曰、恩再下無覓處、不若留此、代致也、從之、又從左峽過珠簾翠壁、躡壁入一室、則影空入寂室、則寂室所棲者、影空不在、乃從其左橫躋而東、一里、入野愚靜室、所謂大靜室也、有堂三楹、在橫其前、下臨絕壁、其堂窗格疏朗、如浮生雲端、可稱幽爽室

中諸老宿具在、野愚出迎、余入詢、則蘭宗影空及羅漢壁慧心
諸静侶也、是日野愚設供招諸静侶迓余故、后見余攜書
匧因取匧中書各傳觀之、蘭宗獨津、不置、盡留嵩存遍吾地、
而潜心文教者、既乃取道由林中西向羅漢壁、从念佛堂下過
林磬不知竟、平行西西共一里半有龕在磐石上、入問道、从其
西南半里踰一突嘴、即所謂望臺也、此支下墜、即結為大覺寺
者、望臺之西山勢内逊、下圍成峽、而瑞檀林之静室倚之、峽西
又有脈一支、自山尖前拖西下、是為瑞檀脊、即西與羅漢壁
分界者、是脈下墜、即為中支、而放光首傳寺倚之、前度恵像
軒、東轉而出於大士閣者也、由望臺平行而西、又二里半而過
此嶺、之西、石崖漸出高擁於后、乃折而北上、半里得碧雲寺、
寺乃北京師諸徒所建、香火雜遝、以慕師而來者衆也、師所栖
真武閣尚在后崖懸欹處、乃从寺后取道、宛轉上之、半里入閣、
叅叩男女滿閣中、而不見師、余見閣東有臺斯幽獨、探之、一
老僧方濯足其上、余心知為師也、拱而待之、師即躍而起、把臂
呼、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且詮未解之手持二餅未穿、且指其
胸曰、余為此中忙甚、機指二十年未蘇、方持機示余、而男婦
閧湧、生膜拜不休、臺小莫容、則分番迭換、師與語言人、殊、

及念佛修果、既、不竭、時以道遠、余先辭出、見崖石有蹊可
躋、復扳援其上、轉而東、得一峽上緣、有龕可坐、梯險登之、復下
碧雲菴、遣慧心在、以迓悉檀諸迓番、余往宿主寺者以先被雜
之、益其地高寒也、余乃亟下、南向二里、過白雲寺、已暮色欲合、
以其北傍中支脈行、踏漸平而澗、二里過首傳寺、暗中不能物
色、又東南一里餘過寂光、一里過大覺、又東一里過西竺、與大
道別、行松林間、莊不可見、又二里、過悉檀前、幾从龍潭外下、回
見燈影、乃轉覓、抵其覓門、則十方堂已早閉、不肯啟、叩左側
門乃得入宿焉、
二十六日晨起、飯、弘辨言今日豎塔心為吉日、可同往一看、幸
定地一塊即可為静聞入塔、余喜甚、弘辨引前、由龍潭東二里、
過龍砂内支、其脈間一穴、在塔基北半里、其脈自塔基分派處
中懸而下、先有三塔、皆本无高弟也、最南一塔、即仙陀純白之
師、、本高明募、仙陀純白向亦中表、皆師之塚、后建秡粉又為
師弟、師歸西方、在本无之前、本公為擇地於此、而又自為之記、
余謂辨公、乞其南為静聞穴、辨公請廣擇之、又有本公塔在嶺
北、惟所命、予以其穴近仙陀之師為便、議遂定、静聞是日入
定、

二十七日（此下有缺文）余見前路漸翳，而支間有跡可躋，石而上，遂北上扳陟之，層巖峻梯，空以白石鑿作猴升，一里半，則兩崖前突，皆純石橫穿，拔空而起，自下望之，若建標空中，自上凌之，復有一線連脊，又如瓊臺中懸，復閣並倚也。石即為橫脊，大脊拔矗脊而上，有大道東向西橫山脊，即東自雞坪關山西上，而達於絕頂者，因昔年運磚造城絕頂，開此以通騎馬。余乃返，從其東半里，凌重崖而上，然其處上平下嵌，俯瞰其足，可見，不若點頭峰之突，聳而出，可以一覽全收也。其脊兩旁，皆古木深翳，道達於中，有開處，下瞰山后，其東又北亙時山一圍，如箕南向，所謂摩尼山也，即此餘山脈所綴者，其西北桁拖之支，所謂后趾也，即南聳而起者，為絕頂者，故絕頂自南望之，如展旂西立，羅漢九層之脊，則如展旂東立，自此脊望之，則如展旂南立，后趾之脊，則如展旂北立，此一山大勢也。若桃花箐過脊，又在絕頂西南峽中，南起為木香坪之嶺，東亘為木字孔之脊，與南羅漢壁點頭峰，南北峙為兩界，此在三距西南支之外，乃對山而非雞足矣。若南條老脊，自木香西南走烏龍壩、羅漢壁、點頭峰，又其東出之支，非老幹矣。山后即為羅川地，北至南衙，皆鄧川屬，其肩川以此山脊為界，故絕頂即屬鄧川，而東溪華首，猶邦省

川島。若東北之摩尼，則北勝、浪滄之所轄，此又以山之東篆雞坪山為界者也。從脊直北眺雪山一指，豎立天外，若隱若現，此在麗江境內，而隔一鶴慶府於其中，而雪山之東，金沙江實透腋南注，但其處逼夾，僅丈餘，不可得而望也。由脊南西行，再降再起，五里有路自南而上者，此羅壁東稍稍道也，交脊而西北去者，此循后趾北下鶴慶道也，交脊而東北下者，此羅川道也，隨脊而西者，絕頂道也。于是再上再衍而北，又二里餘而抵絕頂之下，其北崖雪痕皚睚，不知何日所積也。又南上半里入其南門、外隆壁而下者，猢猻梯出洞佛殿道，由北門出，陟后脊轉而西南下者，東身峽出禮佛殿、臺華首門、會銅佛殿道；而猢猻梯在東南，由脊上，東身峽在西，由箐中，此登頂二險，而從脊來者獨无之。入門即迦葉殿，此舊土主廟基也。舊迦葉殿在山半，歲丁丑，張按君謂絕頂不可不奉迦葉，遂捐資建此，而移土主於殿左。其前之天長閣，則天啟七年所建，今易名多寶樓。后又有壽面亭，亦張按君所建，今祀其像於中，后西川倪按君易名西脚避塵，語意大含幾諷。殿亭四圍，築城環之，復四面架樓為門，南曰雲觀，指雲南縣，昔有彩雲之異也；東曰日觀，則泰山日觀之義；北曰雪觀，指麗江府雪山也；西曰海觀，則蒼山洱

海所在也、張君於萬山絶頂興此大役、而沐府亦伺其意、移中
和山銅殿運致之、蓋以和在省城東、而銅乃西方之属、能克木、
故去彼移此、有達流言以阻之者、謂雞山為麗脈之府、脈麗江
公亦姓木、忌金克木、移鎮雞山、今先殺其首事僧矣、余在野聞之、
謂其説甚謬、麗江雖有關雞之脈、自應本不關自雞來、姓異地
各不相涉、何尅之有、及至此、而見銅殿具堆積迦葉殿中、止无地
以置、而候沐府相度、非有阻也、但一城之内、天長以后為河南
僧所主、前新建之迦葉殿又為陝西僧所主、以張按君同鄉故、
沐府亦以銅殿屬之、今兩僧各无道氣、不免事事参商、非山門之

福也、余一入山、即聞陝西河南二僧名、及抵絶頂、并晤見陝西
僧之叔在迦葉殿、遂以寺行置之、其姪明空而在羅漢壁西来
寺、由殿側入天長閣、蓋陝西僧以銅殿具支迦葉殿右正門、
毋令从中出入也、河南僧居多寶樓下、番予晚供、觀其意殊情
惜、于是皆服謁之、還至土主廟中、寒甚、陝僧爇火供果為余叙
其姪明空前募銅殿事甚悉、今現在西来可一顧也、余唯唯、
二十八日、晨起、寒甚、亟披衣从南樓觀日出、已皎然上昇矣、晨
餐后、即録碑文於天長善雨之閒、指僅有張愿副二碑最長、稿
不及録、還飯迦葉殿、仍从北門出、門外尚脊之上、多晋祭翁彬

者、脊之西、皆削崖下覆、蓋即南所謂捨身崖者耶、北由脊上行
者一里、乃折而西下、過一徹關、乃南下東身峡、巨石凌遝、中瀉
成坑、路由中下、兩崖逼束、而下墜甚峻、究轉峡中、旁无餘地、所
謂束身也、下半里、得小坪、伏虎菴倚之、菴南向、从其前多有者
草者、其草生於山脊、循捨身崖東南轉、為曹溪華首之道、繞菴
西菴轉益絶壁之上、是為佛禮臺、太子過玄關、余乃先過禮佛
臺、有亭在臺東、亭中把臺峙其前、石叢起中懸、絶壑之上、
北瞰危崖倒插於深壑中、乃絶頂之北盡處也、其下即為桃花
箐、但哭不能俯窺耳、其東壑南中則放光寺在焉、其西隔塢相

對者、木香坪也、是臺當絶頂西北隅、懸絶雲凌、雲倒影、若浮舟
之駕壑、為一山膝、臺而亭既傾敝、不容无概、臺之北崖壁倒懸、
壁道斬絶、而西崖之瞰壑中者、舞翔上遂、若開斯啟、遂向无踪、
乃棧木横崖端、飛虹接翼於層壑之上、遂分爭而蹈、如入窮房、
中空外透、欲分欲合、奇其異屋、正當佛臺之下、乃外石之附内
石而成者、上達下遂、裂透兩端、側身而進、披隙而出、復登南臺
之上、仍東過伏虎、循君跳壁、盤其壑頂、仰視巖崖、忽、致慎而
執知即向所根衣羽復於其上者耶、東南傍崖者一里餘、有室
倚崖、曰曹溪菴、以其側有水一泓、在巖崖之下、引流墜壑為

泉派之源、有似宗門法脈也、稍下、路分為二、正道東南循崖平
去、小徑西下危坡、余睇放光在西南壑、便疑從此小徑是、西循
之、一里餘、轉而北踰一嘴、已盤禮佛臺之下、其西北乃桃花
箐路、而東南登岭、終無下處、乃從舊路還、二里出循崖正道、過
八功德水、于是崖路愈逼、从線底緣峽絕壁上、仰眺飛嵌覺崇、
隆、而不見其頂、下瞰愈覺窅冥、而莫晰其根、如是一幅
為似落崖圖、而俛身其間、不辨身在何際也、東一里、崖勢上飛、
高穹如簷覆、環其下如戶闔形、其內壁立如旋廊、蓋其石齒、、
皆墮而不盡墮之餘、所謂華首門也、其高二十丈、其上穹覆者、

又不知幾重、蓋即絕頂觀海門下危崖也、門之下、倚壁為亭、兩
旁建小磚塔、表之、即經所稱迦葉受衣入定處、待六十百千歲
以付彌勒者也、天台王十岳士性憲副、詩偈鐫銘附、而倪按院大
書石狀奇絕四字、橫鐫而朱丹之、其欵題耶、縣西即在東身書
石狀大奇、唐泰書「石狀又奇」、在兜率峽口書「石狀始奇」、各換
一字、山靈何罪而受此耶、又平臺萬崖東盡、石垂脊下垂、有寺
倚其東、是為佛銅殿、今扁其門曰傳燈寺、蓋即絕頂東突由棚
梯下墜為此、再下即迦葉寺、而為西南支竅條者、寺東向、大
路自下而來、抵寺前分兩岐、由其北峽登寺右、側綴梯、為絕頂

前門道、余昨從上所瞰者、由寺前循崖西轉、過華首門、上東身
峽、為絕頂後門道、余茲下所從來者、蓋寺北為峽、寺西為崖、寺
後棚梯由絕頂垂脊而下、乃崖之所東盡、而峽之所南環者
也、寺北有石峯突踞峽中、有菴倚其上、是為袈裟石、予初不知
其袈裟石也、遙望之有異、遂不入銅佛殿、而登此石、至則菴僧
迎余坐石上、石紋縱橫、作兩疊痕、而上有圓孔、僧指其紋為迦
葉袈裟、指其孔為迦葉卓錫之跡、即無遺跡、然其處迴崖外繞、
隆登中并、此石綴崖瞰壑、固自奇也、僧瀹茶花為飲、甚潤枯腸、
余時欲下放光聖峯諸寺、而不能忘情於翔獅、楊遂循石右上、

半里、升梯、乃自然石級、有盤磴旋、可以御趾、而旋間石齒
齒、者且甚銛、脊左瞰即華首門崖之上、右瞰即袈裟隆登之
端、其齒、之石、華首乃垂而下、此梯乃錯而上者、然脊則同也、
上半里、數折而梯盡、仍從峽上問去頂迦紀、乃返、下梯、由銅
佛殿北、東下峽中、一里、橫盤峽底、有菴當其中、所謂兜率菴也、
已半傾、其後即絕頂異漢屋分支前突處、菴前峽復深墜、循菴
橫度、由左崖下半里、峰根有窪內嵌、前有巨樹滌蔭、并鶴啣居
士詩碑、其前峽遂深墜、路從其上又分為兩、循右峽中西南下
者、為迦葉寺聖峯寺兩支大道、循左壁崖下東向行者、為西來寺

碧雲寺羅漢寺碧雲寺屋閣道、余時身隨西峽下、西一步一回
眺、未嘗不神飛羅漢壁間也、下半里為仰高亭、在懸峽中、因矩
未入、既下、又半里出峽、為迎葉寺、其門東向、中亦高敞、此古迎
葉殿、道因頂有新構、遂指此為寺云、入謁尊者、從其前南向循
峽而下、其路峻而大、兩旁有覆松為棚、曲折夾道、數十折、一里
餘而至會灯寺、門南向、入謁而出、東下半里、有岐西去者、故
光寺道也、然日晏不及行、遂不西向而東趋、其路坦而大、一里
為聖峯寺、東向、路分叉之上、前有巴坊、后有傑閣、甚整
甚雄、拓閣祀玉皇、今皆以玉皇閣稱之、從此北趨西來寺高級

層崖之上、有攸旦壓、翹欲天半、其黃甚異、出寺、東隨磴行、三里
過白雲寺、又從其右東行、一里半過慧林菴、則左右兩溪合於
前而瀧盡、遂陟其左峽、東過大覺寺舊圍、一里、從悉陰后踰中
支之脊、從千佛閣前觀衍子、衍子者、雜植花果山中、為朝山之
節、昔在石鐘寺前、今移此、以近大覺、為諸寺之中也、由衍子東
半里、過西竺寺、又二里餘入悉檀、具食后、知沈公草野乃翁未知、尚
留待寺間、急下侍而沈公至、各道傾慕之意、時已暮、寺中具池
湯候浴、遂與四長老及沈公就浴池中、池以磚甃、長丈五、闊八
尺、湯深四尺、炊以隔壁釜中、竟日乃沸、浴者先從池外挽水滌

身、然后入池、坐水中浸一時、復出池外、擦而滌之、再浸再擦、時浸
時不一動、想垢蕩池中也、余自三里盤浴后、入滇、旅濕於溫泉、
如此番之浴、遇亦罕矣、
二十九日、飯於悉檀、同沈公體及極之姪同存衍子、余市鞋、循
傳市楊、遍大覺遍周亦出游、數拉與俱、余辭歲朝往祝、蓋以其
届七旬也、既午、沈公先別去、余貪市麵一飯、一里餘、從大乘菴
上妙住、一里入妙住、見其額為福寧寺、問道而出、猶不知其為
妙住寺也、由其右過峽西北行、一里而入蘭陀寺、南向、由正
殿入其東樓、良一師出迎、問殿前所臥石碑、曰先師所撰迎葉

事跡記也、昔監華首門亭中、潘棣君見此頂觀察、當事者
之頂、拓唐鶏新記、良一師聞而往止之、得免、以華首路峻、不得
下、因舁遺置此、余欲錄之、其碑兩面鐫字、而前半篇在下、良一
指辭閣拄軸云、此即其文、從碑際寫而出者、余因依懸其軸、以
秦就錄之、良一供齋、沈公亦至、齋后予度文長、不能竟、令顧僕下
取臥具、令沈公先上其廬、當明日往叩也、迨暮、錄猶未竟、顧僕
以臥具至、遂臥蘭陀禪稱、顧僕傳宏辯安仁語曰、明日是除夕、
幸蚤至、早送寺中人懸望也、余聞之、為憫然者久之、
三十日、早起盥櫛、而華野至、相見甚懽、同飯於蘭陀、余仍錄碑

完而羊野已去，遂由寺側脊北上。其道較夷，一里轉而東，一里出羊野廬前小靜室，又半里西入羊野樓，則沈公在而羊野未還。沈公為具食，羊野遂至，遂與其樓父子復留為飯，厥陳羊君煮蔬甚崇也。羊野懇余頓憩，候厥臥具於蘭陀，曰：同是天涯，何必以常住靜室為分？余從之，遂停寢其樓之北極。其樓東向，前瞰重壑，左右抱兩峯，甚秀而稱。樓前以枝松連皮為欄，製朴而雅。樓窗頗深靜，度除夕於萬峯深處，此一宵勝人間千百宵。薄暮，憑窗前瞰，星辰燁燁下垂，塢底火光遠近紛挐，皆朝山者徹夜熒然不絕，與瑶池月下又一觀矣。

己卯正月初一日，在雞山獅子林羊野靜室。是早天氣澄澈，旭日當前。余平明起，禮佛而飯，乃上隱空、蘭宗二靜室，又過野愚靜室。野愚已下蘭宗處，遂從上徑平行而西，入念佛堂，是為白雲師禪棲之所。獅林開敞首處也，先是有大力師者，苦行清修，與蘭宗先結靜其下，后白雲結此廬，與之同棲。乃獅林最中亦最高處。其地初無泉，以地高，不能刳木以引。二師積行神通，忽一日，白雲從龕后龍脊中垂崗，鑿石得泉，其事甚異，而異之傳。余入龕，見石脊中峙為崖，左有穴一龕，高二尺，深廣亦如之。穴外石倒垂如唇，泉從唇內循唇下注，唇內穴頂中空，而水

不從空處溢，唇外崖石峭削，而水不從削處墜，倒注於唇，如胃登壺玉。穴底滙方池一盂，旁留蕙蒲茸茸，白雲折梅花浸其間，清冷映人心目。予掬崖滴之，以為奇，因詢此龍脊中垂，非比兩脈，何以泉從其隆處破石而出？白雲言昔年鑿石得之，至今不絕。余益奇之。后遇蘭宗，始徵其詳，乃知天人供養之事，佛無誑語，而昔之所錫，釋卓錫虎跑，於此得其徵矣。龕前編柏為欄，耳峯環繞，若翠屏迴合，傍前繡壑，草獨高肖如臺，跏趺其上，蒲圈錦茵，皆不如也。龕甚隘，前結松棚，方供佛禮懺，白雲迎余茶點，且指余曰：此西尚有二靜室可娛，乞可延憩，當瀹山茶以待也。

余從之西，過前所見二僧支木根樑者一，引余西入一室，其室三楹，乃新闢者。前覓石為臺，架甚開豁，佛龕花供，皆極精嚴，而不見靜主。詢之，曰白雲龕禮懺可鼓者是。余謂此僧甚朴，何以有此？乃從其側又上一龕，額曰標月，而門亦扃，乃返過白雲而飯，始知其西之精廬，即悉檀體極師所結，而司鼓僧乃其守者。飯后又從念佛堂東上躋二龕，其一最高，幾及脊，其后純崖無路。其前則被崖層叠，琚窕轉倚之，就崖成臺，倚樹為磴。山光懸繞，其其如耳鷲倚而上也。龕前一突石當中，亦環倚為臺。其龕額曰雪屋，為程還華（號二游，昆明人，有才藝）而門亦扃，蓋留白

雲禮懺諸静侶也又東稍下再入野愚野室猶未返因循其東坂東峽自頂下墜若與九重崖分為塹者頂上危石叠峽東亘石一支南向而下即悉檀寺所倚之支也其東即九重崖静室而隔此峰峽障不可見余昔自一衲登頂從其東坂石隙直上惟此未及經行乃披險陟之路漸窮披峽中則東峯石壁峻絶峽下箐壑崩懸計其路尚在其下甚深乃返從來徑過蘭宗舊壁下再入蘭宗廬知蘭宗與野愚俱在玄明精舍往從之玄明者寂光之裔孫也其廬新結與蘭宗東西相望在念佛堂之下華野山樓之上余先屢過其旁翠條叢映俱不能覺從蘭宗之徒指點得之則小閣踞塲雲明雪朗數桂清璀閣名雨花諸静侶方坐嘯其中余至共為清談瀹茗日既及野愚華乃上探白雲余乃下憩華野樓待暮蘭宗遣來與談山中諸蘭若緣起併古德遺蹤日暮不能竟

初二日飯於華野即再過蘭宗欲竟所敍而蘭宗不在尚玄明雨花閣精廬再過之仍瀹茗劇談遂扶筇西一里過望臺嶺此嶺在獅林之西蓋與旃檀為界者亦自嶺脊南向而下即大覺寺所倚之岡也自獅林西陟其嶺即可望見絶頂西懸故以望名與其西一嶺又夾塹為塢諸静室緣之層累而下是為旃檀

嶺先是雞山静室祇分三處中為獅子林西為羅漢壁東為九重崖而是嶺在獅林漢壁之間下近於寂光故寂光諸裔遂開建諸廬遂踞三而為四焉蓋其諸廬在峽間東為望臺嶺西為旃檀嶺此嶺又與羅漢壁為界者自嶺脊南向而下即寂光寺所倚之支也是為中支蓋羅漢壁之東迴崖自嶺脊分隤南下既結寂光由其前又南度東轉為觀音閣息陰軒峙為瀑布東嶺于是又度脊而南為牟尼菴又前叉為中嶺若建標於中而大士閣倚其端龍潭瀑布二水口交其下一山之脉絡皆以茲為綰轂云

踰望臺嶺西三里由諸廬上盤登而西三里又盤嶺而西而北轉一里北崖皆掉天盤雲如列霞綃而西皆所謂羅漢壁也東自旃檀嶺西至仰高亭峽倒挿於衆壑之上當其東垂之指者幻空師結廬處也其式閣倚壁足其下曲徑縱横石級層叠師因分斧為磴點石為臺甃閣而憩焉其下諸徒闢為叢林今名碧雲寺也余前已訪幻空過憶閣閣有陳郡侯詩未錄因再過錄之師復欵談甚久出果餉之捫閱閣兩旁俱有静室旁通皆其徒所棲而无路達西來寺乃仍下碧雲由山門西盤崖坡又一里半北上半里抵壁足則陝西僧明空所結菴也今名西來寺北來陝西河南二僧俱以地名今來陝之名幾且晝以

余品之、明空猶俗僧也、其名之重、以張代巡聯同鄉、命其住持絶頂迦葉殿、而沐府又以中和山銅殿移而畀之、故叡綦赫然、、在頂而與河南僧不協、在西來而惟知歡接朝山男婦、其識見猶是碧雲諸徒流弟、不可望幻空右壓也、然其寺右倚絶壁、雲模霞梯、屏擁天際、巍峭大觀、此爲第一、寺西有萬佛閣、石壁下有泉一方、嵌崖倚壁、深四五尺、潤如之溜水中涵、不盈不涸、萬峯之上、此石之脈泄此一脈、固奇、但不能如白雲龕之有感而出、垂空而下、爲神異耳、觀其水色、不甚澄澈、寺中所食、俱遠引之西峽之上、因知其並不如白雲也、寺東有三空靜室、乃倚絶壁、三空與明空、俱陝人、爲師兄弟、然三空頗超脫有道氣、留余飯、其靈已下午矣、自西來寺東至此、石壁尤峭、路多旁崖迸裂成洞、其中㟁峒、僧恋以避、騎填其中、不可攔入、深爲悵悵、又有峽自頂剖窪而下、若雲門劍壁、嵌隙於中、亦爲僧視僧取薪於頂、俱自此隙投崖下、晉爲捷徑、不能移爲蹊徑也、既飯、復自寺傍西循崖而去、三里崖盡而爲峽、即仰高亭之上也、先是、余由絶頂經此下、逐從大道入迦葉寺、不及從寺峽東越羅漢壁、然自迦葉寺起眺崖端、一徑如綫、痕崇宵如雲、莫心甚異之、故不憚其覓以補所未竟、然其上崖石雖飛嵌、空懸、皆如華

首之類、無可深入者、乃逕從西來碧雲二寺前東過樸碑、仍入獅林、至白雲龕下、辱至明精舍、惟入其旁、又得一龕、則畢月師之廬也、前環珠竹、右結松茅爲亭、亦蕭雅有致、乃少憩之、遂還宿萬野樓、已暮矣、

初三日、晨起飯、荷行李、持下悉檀、蘭宗未遠、欵覓山中未竟之旨、余乃過其廬、爲具食具衣、過微山中、故遠既午、有念佛誠師、過其廬亦欲邀過一飯、蘭宗乃極所欲、同余過念誠、踞經珠簾閣下、復從倚久之、蓋蘭宗所結廬之東、有石崖傍峽而起、高數十丈、其下嵌壁而入、水自崖外飛懸、垂空洒壁、歷亂縱橫、皆如明珠貫索、余因排簾入嵌壁中、外望蘭宗諸人、如隔霧牽綃、其前樹影花枝、俱飛魂逆睨、極晝映之妙、崖之西畔、有綠苔上翳、若灑縹緲、其色欲滴、此又化工之點染、非石非蘿、或幻相者也、崖旁山木合沓、瓊枝瑤幹、逆帳成陰、樹花成綵、蘭宗指一木曰、此扁樹曾他見乎、蓋古木一株、自根橫臥丈餘、始直聳而起、橫臥處不真而扁、若側石倚路旁、高可三尺、而厚不及尺、予初疑以爲石也、至是循視其端、乃信以爲樹、蓋石借色、草爲生色、木借石爲形、皆非故質矣、東半里、飯於念誠廬、別蘭宗、南向下之字行半里、又入叢竹處、靈卉大覺之派、新葺靜於此、乃獅林之

東南極處也其上為念誠堂最上為大靜室即野愚所棲以老焉東支華野棲為曲南精舍其上為主明精舍最上為體極所棲新廬是為西支而珠簾之庵當峽之中傍峽者為蘭宗廬廬之上為隱空廬最上為念佛堂即白雲師之廬也是為中支其間住靜廬分綴一室即有一室之妙其盤旋迴顧各成境正如巴蓮一朵瓣分千片而片片自成一界各无欠缺也以義軒廬又南向之字下一里餘過天香靜室又香幻住菴傳也其年九十余初上見華野廬者過此問道者又南一里過幻住菴其西即蘭陀寺也分流對峙獅林之水界於左右而合於其下焉又南

下一里餘二水始合淺之即為大來菴由澗南東西循之半里水折而南復踰澗東南下一里過无我无息二菴其下即為小龍潭玉花菴已在悉檀寺右廂之外而南隴間隔澗踰澗南過祥迎寺乃東向隨澗行一里抵寺西廂砂即前暗中摸索處也其支自蘭陀南來至迎祥轉而東橫亘於悉檀寺之前東積而突龍砂兜黑龍潭於西為悉檀寺第一重案則內其則障獅林之水東向龍潭其外則界桶禮之水合於龍潭下流而脉遂止於此焉于是又北踰澗半里入悉檀寺與弘辨諸上人相見若并州故鄉焉前同華野乃翁由寺入獅林時寺前杏花初

放杏折一枝攜之上既下則寺前桃杏縮謝前之杏色愈淺而桑后之桃蘂更新而豔五日之間芳菲乃爾睹春色之變地益歎浮雲之變古今也

初四日飯於悉檀即攜杖西過迎祥石鐘二寺共二里於石鐘西竺之前踰澗而南即前山所來大道也余前自報恩寺后渡溪分道候循龍潭溪而上不及過大士閣上此而行李從此來頗謨言大士閣后有瀑甚奇從此下不遠從之即踰脊脊甚狹而平脊南即瀑布所下之峽脊北即石橋所下之澗脊西自息陰軒來過此南突而為年尼菴盡於大士閣者也脊南大路從東南循脊而觀瀑亭倚之瀑布從西南透峽玉龍閣跨之由觀瀑亭對崖瞰瀑布從玉龍閣下隨墜崖懸練深百餘丈直注峽底峽逼箐深俯視不能及其麓然踞亭俯仰絕頂浮嵐中懸九天絕崖隤墜下扱九地泉之齊色瀅映花光浮動覺此身非復人間天台石梁庶幾又向曇花亭上來也時神飛玉龍閣遥不及南下問大士閣之勝于是仍逐脊南循峽端共一里陟瀑布之上登玉龍其閣跨瀑布上流當兩山峽口乃西支與中支二大距流相交水自羅漢華嚴來至此墜空下搗此一關正如石梁之橫旱為橋之飛空惜无居人但覺香然有花落水流之想

楼為楮冷焰師孔昕題與觀潞亭供為蔣省非研第所建有一碑卧
樓板桱踞而録之、遂沿中支一里、西上息陰軒、从其左北踰澗
又北半里、入大覺寺、叩遍周老師、為元心法嗣、今年屆七袠、
齒德而高為山中之耆宿、余前與之期、以新旦往視、而獅林適
下、又坐亭而前、殊覺悞、師留飡於東軒、中水由亭沼中射
空而上、沼不大、中置一石盆、中植一錫管、水自管倒騰空中、
其高將三丈、至乘一樓、自下上貴、隨風飛洒、散作空花、前觀之
甚奇、卻疑錐管植沼中、必與沼水無涉、况既能倒射三丈、何以
不出三丈外、此必别有一水、其高與此並、彼之下从此陞、故此
之上从此止、其伏机當在沼底、非沼之所能為也、至此問之來
軒左有壍、高三丈餘、水从壍陞以錫管承之、承處高三丈、故倒
射而出亦如之、管从地中伏行數十丈、始向沼心豎起、其管瓶
一線不容洩、故激發如此耳、既飯、録碑於西軒、中山茶甚開、
余前已見之、至是折一枝、别遍周、西半里、過橋、又北上坡一里
入寂光寺、住持先从遍周來軒同飡、至此未返、余録碑未竟、
暝色將合、攜紙已罄、乃返悉檀、又从大覺東一探龍華西竺二
寺、日暮不能詳也、
初五日、晨飯悉檀、寺華野乃贊沈君、具柬邀余同悉檀諸禪侶、

以初六日供齋獅林、是日遂不出、
初六日、悉檀四長老俟飯後、即約赴沈君齋、沈君亦以獻歲過
花甲、余乃録除夕下榻四詩為祝、仍五里至天香廬、側又聞唆
二里而登華野樓、則白雲華月雪明諸静侶、皆在、進齋後、遂同
四長老遍探林中諸静侶室、窕轉曻巍閣、天氣明媚、茶花鮮嬌、
雲関曻隙、无所不到、先過隱空為香金茗、過蘭宗野愚、俱下
山、過雪明、啜茗傳松實、過白雲、啜茗傳茶實、茶實大如芡實、中有白肉如榛、
分而片而長、入口有一陣凉味甚異、即吾地之茗室而遍體極
岩苛食、蘭戲通者最佳、不易得也、聞有加者棘口、
静室、又預偕茶盒以待、下午仍飯於華野樓、四長老强余肘、以
西壹下二里、過蘭陀寺西、从其前東轉、仍由幻住前下坡四里
歸悉檀、
初七日、晨起、大覺遍周令其徒折東來招、予將赴之、遂良一蘭
宗至、又有本寺復吾師自摩尼寺至、野愚即又至、遂供齋本剎、
下午、野愚蘭宗由塔盤往大士閣、余赴遍周之招、小食后、贖果
甚遂、条間往寂光録前所未竟碑、仍飯於大覺、而還悉檀宿、
初八日、飯后、四長老俟往本无塔院、盖先期以是日祭掃也、余
从之、由寺左龍潭東下一里、又過一東畈水南行、半里則龍砂内
支、自東而西突、與中支大士閣之峯、夾持於悉檀之前、其勢甚

鬻悉檀左右前後諸水、俱由此出、路由箐坳南度、余由弘辨華野、特西探其箐隔、峽西脈、中支南突至此而盡、大士閣倚其下、乃天然鎖鑰、為悉檀而設者也、仍還由大路、循東箐西南半里、為靜聞瘞骨處、乃登拜之、又南一里、則龍砂外支、又自東箐分突而西、與西支傳衣之對、對峯亦夾持於悉檀之前、其勢甚雄、大士閣東龍潭諸水、閣西瀑布諸水、悉由此而出、此箐為一山之龍砂、而在悉檀為尤近、即難陀前三環中之東南支也、其脈自鉢盂東亙屏立空中、為羅漢壁獅子林點頭峯九重崖後脊、中支由羅漢壁下垂而止於大士閣、東支由九重崖東南環為此箐之右辟之內抱、先分一支、為內砂、與中支大士閣對、又紆此為外砂、與西支傳衣右峯對、其勢自東而西突、其尾峯少坳如馬鞍、昔以馬鞍嶺名之、余初入雞山、披大覺四顧山勢、重重迴合、叢林靜室處處、中懸無不恰稱、獨此處又一塔、為山中缺陷、及至悉檀還顧、此峯尤奇、以為馬溥阿育王大現神通、於八萬四千中分一靈光於此、既皆弘辨、問仙陀何在、曰在塔盤、問塔盤何在、則曰指此山也、時尚未豎塔心、不能還觀、自右則踞額如對美人、蹲雞山前伸三距、惟西支長、而中東二支俱短、非也、中支不短、不能獨懸於中、全外支環扶、西支固長、然其

勢並低、蓋為砂正欲其低也、若東支之所謂短者、自其環抱處下墜處言之則短、自其橫脊右擁處言之則更長而崇、非西支之可並也、蓋西支繚繞而卑、為砂也、而即以為前案、東支夭矯而尊、龍砂也、而兼以為右屏、皆天造地設自然之奇、擬議所不及者也、塔盤當峯頭、在馬鞍中坳之西、有大路在馬鞍之間、則東南下羅坪閣者、有岐路在馬鞍之東、則東北向本無塔院者、時塔盤工作百餘人、而峯頭無水、其東峯有水甚衆、以中坳不能西達、乃豎木柱數排於坳中、架橋其上以接之、柱高四丈餘、架木為漕、橫接松杪、昔聞雷霄漢鵲橋、以渡水也、今反為水渡、抑又奇矣、由坳東向衝峯、則雞山大脊之南盡處也、其前復開大脉分支環抱、又啟一向、可謂靈山面面奇矣、共二里、登諸本無塔、舊傳三塔、主峙中峯本公舍利、左右則諸弟子普同二塔也、左為塔院、可憩可栖、諸靜侶及三齋僧皆助祭、余則李稅馬、時司祭者四長老外、別白雲復吾既公及華野諸石齋俱集、若蘭宗良一則本公雁行、故未至云、祭後、仙陀純白又携祭品往祭馬鞍嶺北三塔、遂及靜聞、下午還過塔盤、謝仙陀謝其祭靜聞也、

初九日、晨餐後、余仍携杖西行、三里過息陰軒、在中支之脊、

大覺寺之前案也、為本无師靜拜霞額、為無恙為元成時可所書、其前有三岐、以左渡澗、趍大覺寂光、以右渡澗、趍傳衣、下接待、以右直上、則分渡右澗、或由慧林而上聖峯、或陟西麓而抵華嚴焉、余乃先半里以右渡、轉而東上南嶺、半里、盤其東崖之上、即瀑布之西峯也、于是循之南行、東瞰中支之大士閣在其下、東支之塔盤循在對、其上平行、三里、乃東轉隨崖下、一里、則傳衣寺東向倚山之半、其北先有止菴、崇菴其始所建、傳衣大机禪師之友也、又南為淨雲、徽雲直為所建、又南有彌陀菴、通八角三菴、皆建附於傳衣寺者、而八角之名最著、以昔有八角亭、今改毀矣、八角閣毀於嘉靖間、為建吉空上人所建、其南即為傳衣寺、基闊爽、規模宏拓、前有大坊、題曰竹林清隱、乃直指毛堪（蘇州毛、其筆也）所命、頗不稱、上又一直指大標所題古松詩、止署曰白岳古松、雷坊前本大三圍、乃龍鱗非五鬣也、山間巨松皆五鬣、獨此本、天而老龍鱗、頗亢大奇、遂以斜撐見奇、幹丈五以上、輒四面橫枝而出、枝大俱於幹、其端又倒垂斜覆、尾又不掉、幹幾分裂、今築臺擁幹高六七尺、又植木支其橫枝、僅免於裂、亦幸矣、由梯登臺、四面橫枝、倒懸於外、或自中躍起、或自巔垂墮、其紛糾翔舞之態、不一而足、與天台齋廚、其一類耶、坊楔

曰、花為傳心閣錦繡、松如護法作虬龍、為王元翰聚洲筆、門楔曰、峯影遠有雲巢結、松濤靜聽海潮生、為羅汝芳近溪筆、差可人意、余厭聯濤潮二字連用、不免疊床之病、何不以數字易濤字乎、寺昔為圓信菴、嘉靖間、李中谿元陽、為大机禪師宏叔成寺、其後印光、孫法界、戒律一如大机、萬曆辛丑元日、啟於大法界、復為建之、視昔有如、先是余過此、菴一為僧、雷坛坐久之、見其方漸未、乃去、飯於淨雲、僧覺心遂入恭寺中、入其西藏經閣、前山茶樹小而花甚盛、為折兩枝而出、乃東北下峽中、一里、有垣圍一區、瀦山為池、畜金魚於中、結茅龕於上者、亦傳衣僧也、雲影山光、以一泓印之、不覺澄影空心、又東北下半里、抵峽壑、則瀑布之下流也、去瀑布已一曲、昔從瀑上瞰、不見其底、今從峽底仰、亦不見其瀑、峽西有草廬茅蛙、則猶傳衣之底圓也、峽中水至是如引練、反不如懸瀑之勢矣、已渡澗、東上坡、一里、至大士閣、則大士閣之側也、閣倚中支南哭之半、其前有坊、有樓、歷級甚峻、后為閣、跫壹禄上供大士、左右各有樓、其制亦敞、乃萬曆丙午直指況公所建、遷老僧祉愚者居之、命曰三摩寺、余錄碑閣下、忽一僧殷勤致曲、問之、乃祉公之徒虛宇也、虛宇又為蘭宗之派、今祉公沒、虛宇當事、昨聞愚蘭宗偕此、想

先道余敘虛宇一見捲、、且留宿、余以日暮辭、長許之、令顧僕
返悉檀、余下榻於西樓奧室、
初十日、晨起盥櫛、而顧僕至、言弘辨師遣僧往麗江已行、蓋為
余前茅者、余乃候飯、即從寺右大道北上、二里陟中支之脊、有
菴踞其上、曰年尼菴、其前松影桃花、恍有異致、菴后即觀瀑亭、
迴瞰瀑布、真有觀不足之意、仍循中支二里、過息陰軒、從軒后
直西一里、又南下渡澗、西行、已在大覺寺蔬圃之南矣、蓋大覺
蔬圃、當中支之右、中支至是自北東轉、其西有二流交會、即瀑
布之上流也、一自羅漢壁東南下、一自華嚴東北流、二水之交、

中夾一支、其上為慧林菴、乃西南支東出之旁脈、望峯白雲寺
所倚者也、華嚴之路、又從圃東渡其下流、乃從澗南溯之西上、
一里半、漸踰支脊、其南復有一澗、與西支東起之脊隔、又從其
澗北溯之西上、一里餘、見脊上有塚三四、后有軒楼遺構、與塚
俱頹、此脊乃西支餘脈直逆而出、兀有環護、宜其然也、由塚西
復下峽、其峽復有二、在南者自西支法焰寺南發源、東下經
華嚴寺北至此、而與北澗合、在北者自西支法焰寺北發源、東
下經毘盧寺北、至此而與南澗合、二水之交中夾一支、為華嚴
寺北向之案、亦西南支東出之旁脈、毘盧祝國二寺所倚者也、

涉北澗、有二岐、隨澗西行者、為祝國毘盧道、由支端登脊而上、
溯南澗之北西行者、為華嚴道、余乃登脊、瞰南澗行、一里有亭
橋橫跨澗上、乃華嚴籍為下流之鑰也、渡橋、始為西南本支、又
西半里而得華嚴寺、、當西南支之脊、東北向九層崖而峙、地
迥而異、又山中一勝也、蓋雞山中東二支及絕頂諸剎、皆東南
二向、曾无北拱者、惟此寺回看返焰、北大山諸林剎歷、倒瀉
亦覺改觀、規模甚整、與傳衣伯仲、嘉靖間南都古德月堂開建、
其徒月輪以講演名、萬歷初聖母賜藏、后遭回祿、今雖重建、紺
宇保然、而法範寂寥矣、寺東有路、東行山脊、乃直達傳衣者、由

寺前峽上西行、半里復有亭橋橫跨澗上、即東橋上流也、寺左
右各有橋有亭、山中之所僅見、過橋、又陟其北向餘支、踰岡半
里、陟岡脊過盡寺、、前為祝國寺、俱東南向踞岡、寺北有澗東
下、即前所涉之北澗也、又由其南崖溯之西上、一里半、有寺踞岡
脊、是為法焰寺、蓋西南支自銅佛殿下南墜、至此東轉、寺當轉折
處、又東抽一支、以為毘盧祝國之脈、而橫亘於華嚴之前者也、
是為西南餘支之第一、法焰之北、又分一岡、村夫无住菴倚之、
即下為頹塚之支、是為西南餘支之第二、又有路直北踰岡、度
峽而橫去、皆向望峯會燈之大道者、余欲析其分支之原、遂從一

峽中溯之而上、于是南捨法路、北遵光往之后、峽路斷、叢叢箐
根柯、遂成幽閟、然已漸逼絕頂之下矣、時路无行人、隨一桃花
箐村婦行、乃西一里、北循峽中、入一里、北踰隆脊、又一里、遂踰
脊而行、乃西見木香坪之前山外、橫華首門之絕頂高懸、桃花
箐之過脉、西環而此脊上自銅佛殿下、拖法路寺、轉而東去、界
此脊西一壑、另成一境、則放光寺所倚也、踰脊更西北盤登、臺
又一里半而得大路、已直逼華首門下屋矣、其路東自聖峰來、
西由放光、出桃花箐、抵鄧川州、為大道、余西隨之半里而放光
寺在焉、其寺南向、后倚絕壁、前臨盤壑、以桃花箐為右關、以西

南首支為左護、其地雖在三距之外、而實當絕下、發光鍾異、
良有以也、余初自曹溪庵華首門下瞰之、見其寺況、直墜壑
底、以為光以實閣中上際、乃踰拓隱伏之屋、及至而猶然在萬
壑盤拱之上、而上眺華首、則一剌萬仞、橫拓萬澗、其間雖有疊
紋烟縷、若蝸痕然、殊无可跋蹤、孰知其上乃西自曹溪庵、東
連銅佛殿、固自有流雲之路、橫緣於華首之前也、然當身歷華
首時、止仰上崖之穹崇、不覺下壁之峻、抵至是而上下之合為一
幅、其觀郁又何如也、然則羅山雖不足厚屋、如華首羅漢九重
諸處、其境界固高而雄傑之觀、莫以踰此矣、寺前以大坊為門、

門下石金剛二座、鏤刻甚異、猙獰之狀、恍與烟雲同活、其內為
前樓、樓之前有巨石峙於左、高丈五而大如之、上擎下削、構亭
於上、蔣貫以題曰、四壁兀然、其北向正可仰瞻華首、而獨為樓
脊所障、四壁之中、獨剪此絕壑一面、不為无憾、寺建於嘉靖間、
陝西傳貞惺所構、萬歷初、毀而復興、李元陽有碑、瓦銅而錫之、
然錫字不能先就、其后嗣騎空史建毘盧閣、成而神廟賜藏、
余錄銅碑、瓦銅而錫之、殿中甚精而腹亦瑕、時主僧俱出、止一
小沙彌在、余界之青蚨、乃藝竹為炬、煮蔬為供、既飯、東遵大
道、一里、踰垂支之脊、又一里、盤隆峽之上、得分岐焉、一遵峽直

東者為聖峰路、一踰嶺北上者、為會燈路、始為登頂正道、余乃
北踰上嶺、數曲而至會燈寺、南向、昔為廓然師靜室、今其嗣
創為寺、由寺西更轉而北上、頂數曲、一里餘而遶迦葉寺、東
向、此古迦葉殿也、今張按君更迦葉殿於絕頂、因改此為寺、由其前東向入峽、其峽
乃西自絕頂、東自羅漢壁、兩崖相夾而成、中垂磴道、以上、有坊、
為游李羅二先生游寓、羅為近溪先生汝芳、李為見羅先生材、皆江西人、因為道遊此、又上
有亭、為仰高亭、中有碑、為萬歷間者君周志相所立、紀登山及
景仰二先生意、周亦江西人也、余前過此、見亭中頗不及錄其
文而去、故此來先錄之、風撼而崖間寒凜倍於他所、文長字冗、

手屢為風所僵、録竟日色西傾、望其上兜率庵、即前所从下而其東橫緣之路、出羅漢壁者、前又曾拔此而返、須頭未了之事、非可以餘晷盡也、乃返出下、仍過迦葉寺前、見有岐東下叄中、其壑危一庵在聖峰北者、必補處庵也、乃取道岐中、随壑下、蓋緣脊下趨會燈者為正道、随壑東下趨補處者為間道、下二里、過補處庵、不稍叅落、恐日暮不入、由其前渡峽澗南、遂上坡過聖峰寺、東向前有大坊、由坊外東行、里餘、尚脊高秩而北供深坑逼之、度脊又東、里餘、有寺新構當坡之中垂、是為白雲寺、余欲窮此支盡處、遂東下行南磵之上、二里、則慧林庵踞坡盡處、緣庵前轉下北澗、渡之、始陟中支、行北澗與南澗、乃合於路南、其東即大覺路圖矣、東半里、過蘇園北、又東一里、過息陰軒南、又東一里、過瀑布北邊、去中支、北陟西竺寺澗、西行中東二支盤叄中、共又二里、薄暮、入悉檀寺、

十一日飯后、覺左足拇指不良、為皮鞋所窘也、而復吾亦訂余莫出、姑停憩一日、余从之、弘辨安仁出其師所著書見示、弘辨更以紙帖墨刻相畀、且言遍周即以青蚨相贐、余作東謝之、爾令顧僕持去、而大覺僧復踞過、持來余姑納之、罰上午、赴復吾招、出茶果、皆異品、有本山參、以蜜炙為脯、又有孩兒參、爾其入

形皆山中產、又有桂子、又有海棠子、皆所未見者、見大抵迤西果品、吾地所有者皆有、惟栗差小而棗尤肉、松子胡桃花椒皆其所出、惟龍眼荔枝、市中亦无、蔺之類、雖異之外有白生香草、白生、捨木、如半畢形、不圓而薄、脆而不堅、黔中謂之八担柴、味不及此、此間石蜜最佳、白若凝脂、視之有肥膩之色、而一種香亂甚異、因過安仁齋中觀蘭、品最多、有所謂雪蘭（白花）玉蘭（花綠）最上、弟頭蘭最大、紅舌、白舌、（以心中一點如舌乃吐）最易料、其葉皆闊寸五分、長二尺以而葉花一穗有二十餘朵、長二尺五者、花朵大二三寸、辦闊共五六分、此家蘭也、其野生者、一穗一花、與吾地无異、而葉更細、香亦清遠、其地亦重牡丹、悉檀无山茶而多牡丹、无實前蕊已大如雞卵矣、

十二日、四長老期上九重崖、赴一衲軒供、（一衲軒為木公所建、守僧歲支寺中粟百石、故每歲首異供一次也）以雨不能行、飯后坐齋頭、抄午而霽、乃相拉上崖、始由寺左半里、上弘辨靜室基余、又西半里、過天柱靜室家、又北躋一里半、根陟峽骨、始與一西來路合、遂東盤峽上半里、其北又下墜一峽、大路陟峽而踰東北箭、乃北下后川向羅川之道、小路拔脊西北上、乃九重崖之東道、其路甚峻、即余前所上者、第此時陰晴未定、西南望木香坪一带積雪崢嶸、照耀山谷、使

人心目敞徹、與前之嚴日登空又轉一九明法界矣、一里餘抵河南師静室、路遇其外問而知之、而已退來、余别求静侶、令先上一衲軒、而獨往探之、師為河南人、至此山即栖此處、而曹未旁出、余前從九重崖登頂、不知而過其上、后從獅林款標遂躋愚東懸頭峰下、又不得路、躊躇至今、恰得所懷、比入處、見師、入言其獨栖、而見其一室三侶、入言其不語、而見其馀各有序、入言其不出、而見其把臂入林、亦非塊然者、九層崖静室得師、可與獅林羅漢壁為足矣、生少定一衲僧來邀、雨陣大至、既而雪霽、師挽留、稍晉乃别、再躋半里、有大道自西上、標隊之達入一

衲軒、崖中静主大定拙明等、皆供湌絡繹、迨暮不休、兩雪將止作、四長老以騎送余、自大道西下、其道從獅頭峰下橫盤脊峽、時嵐霧在下、深崖峭塹、茫不可辨、二里、與獅林道合、已在幻住菴之后、西與大覺塔院隔峽相對矣、至此始騎、從幻住前山又四里而入悉檀、燃燈作楊趙州書、

十三日、晨起飯、即以楊趙州書畀顧僕、令往致楊君、余追憶日記於東樓、下午雲淨天皎、

十四日、早寒、以東樓背日、余移硯於藏經閣前桃花下、就暄為記、上午、妙宗師以雞蔓茶果餉、師亦檢藏其處也、是日晴霽如故、迨晚、余忽病嗽、

十五日、余以嗽故臥遲、午方起、日中雲集、迨晚雨霽、余欲索燈卧、弘辨諸長老邀過西樓觀燈、乃劉中翰園者、佐以柏皮小燈、或掛樹間、或浮水面、皆有熒明星意、樓下採青松毛鋪藉為茵席、去卓趺坐、前各設盒果注茶為玩、初清茶、中鹽茶、次蜜茶、本堂諸静侶環坐滿堂、而外客與十方諸僧不與焉、余因憶昔年三里龍燈、一靜一鬧、粤西滇南方之異也、梵字宮燈、寓之異也、惟佳節與旅魂無異、為黯然而起、則殷角明塘、忽破雲露晚矣、

十六日、晨餐后、復移硯就暄於藏經閣前桃花下、日色時霽、下午返東樓、寂稍未已、抵暮復雲開得月、

十七日、作記東樓、雨色時作、

十八日、濃雲霧布、既而開霽、抵暮顧僕返自趙州、

十九日、飯后晴霽殊甚、遂移臥具由悉檀而東、越大乘東澗、一里工餘即迎祥寺、從其南上、寺后半里為石鐘寺、又后為角通極樂二菴、極樂之右即西竺、西竺之后即龍華、從龍華前西過大路、已在西竺之上、去石鐘又一里矣、龍華之北、坡上即大覺寺、龍華西臨澗、又有一寺、前與石鐘同東南向、以其后渡澗、即

彼岸橋、下流而惠陰軒、已爲中支之脊矣、從軒左北向上、過觀音閣、爲千佛寺、其前即普之衖子、正當中脊、今爲殘矣、復東渡澗、從大覺側西北上、寺僧流入謝之、仍過澗橋、上有屋額曰彼岸同登、其水從里里壹嶺東下、界於寂光大覺之間者、觀龍華至此、又一里、又過橋渡中支、上半里、中谷爲水月庵、脊之東腋爲寂光、脊之西腋爲首傳、僧淨方、年九十矣、而當而來入、由寺右登一嶺、東覲一庵、桃花嫣然、松影屋亂、趨之、即精行庵也、其庵在水月之西、首傳之北、僧覺融留飯、后乃從庵左東上、轉而西北登脊、從中支脊上二里、有靜室當脊、是曰烟霞

室、克心之徒本和所居、由其西、分岐上羅漢壁、由其東、盤峽上旃檀嶺、以峽西中、踞北向、作之字上、一里、得克心靜室、克心者、用周之徒、昔住持寂光、今新構此退休、其地當東脊之左、東向、稍帶南、又以西支外禾字孔大山爲虎砂、以點頭峯爲龍砂、龍近而虎遠、又與獅林之脈異、其東有中和靜室、亦其徒也、爲瀹茶而然、令中和往看、美克心留余、點茶綢壘、久之别、已下午、遂從石工小徑峽極、令其徒衛上、半里、得西來大路、隨之東上、又半里、陟旃檀嶺脊西南行、趨烟霞室、漸轉東南、爲水月宗光、由其前又西南一里、盤一嘴、有壘在嘴上、余三過鍮門不

得入、其下即白雲寺所托也、又西半里、再盤哭嘴而上、即慧心靜室、慧心爲幻空徒、岩從野愚覆會之前、曾過慧檀來叩、故入叩之、方禪講會燈燼、其徒供茶而去、后即白雲寺、不入、從其側又盤嘴而東、二里、北上西來寺、西經印吉樓前、又西循諸峰崖行、一里爲一真爾者、其上覆石平飛、又西半里、崖盡而成峽、其峽即峯頂與羅漢壁夾峙而成者、上自兜率宮、下抵羅李二先生坊、兩崖夾成中濁、踞當其中、濁之半崖凹而藏、前潭曰木有傷碑、刻喻邑侍方伯羅漢壁者、中横一岐、由其上陟濁半里、通玉廟、又半里、過兜率庵宮、已暮而宮圯無居人、又上一里、叩

銅佛殿、入而栖焉、即所謂傳燈寺也、前過時此朝山之頗相錯、余不及入、茲寂然、久之、得一戶老僧啟戶宿、

二十日、晨起、錄寺中古碑、寒甚、寺下山稍、遂置行、具寺中、（寺中地俱理石所鋪）大蓋以登蛇二道、俱從寺而分、還從以之也、出寺、將北由累崇石上、念所謂梯前已歷之、登其崖端而下、東有峽向羅、從之上下、猶未及仰升、茲不着由南上北下、庶交覽無偏、乃從寺右循崖西行、遂過華首門而西、崖石上下俱削甚、踞棧其腰、止通一線、下瞰則放光寺正在其底、上眺則峯之裕身崖即其端、而莫能竟也、共西一里、有岐盤崖側、余以爲下放光道、又

念層崖間何能垂蔭下、少下有水出崖側樹根間、剗木鼓之、是為八功德水、剗木之外無餘地、水即飛洒重崖、細不能見也、踞盡朽上、即前西來入大道處、有草龕倚崖間、一河南僧習靜其中、就此也、又西北半里、稍上又半里、為雷漢菴、一止三楹、倚崖門扁無人、其水較八功德稍大、其右危崖稍前如玦、余扳石直躋崖下、東望左崖前抱處、忽離立成峯、蜀若卓錐、而北互崖頂、若即若離、移步化形、即為崖頂所掩、不可辨、惟此處則可盡其離異之妙、而惜乎習曹界址、今已成棘、人莫能登、且雞山無後地之峯、此一見真如閃影也、又西半里餘、過來身峽下、轉

而南過伏虎菴、又南過禮佛菴、共一里、再登禮臺、臺南懸桃花箐、過脈之上、正與木香坪夾箐相對、西俯桃花箐、東俯放光寺、如在重淵之下、余從臺端、攀石穴而入、西透窟而出、復有倚石擔障成臺、其下皆危崖萬仞、棧木以通、即所謂太子過玄關也、過棧、即臺右禮佛龕、昔由以入穴、今由窟以出、棧、其道縋雖剛然、前則杏客羣址、今則諸菴皆廢、寂無一人、惟身與廟靈同其存亡而已、棧西沿崖端北轉、有路可循、因披之而西、遂過箐桃花箐之上、共一里、路窮、乃摸徑也、仍返過伏虎菴、由來身峽上、峽勢過來半里、遂其上、是為文殊堂、始聞有老僧持誦

聲、踞由其前躡蹄菴、乃余前自東頂來者、見其右有小徑、亦躡脊西去、余從之、蓋文殊堂脊雲、乃脊之坳、從東復傳而起者、即絕頂之造而為城者也、從西復傳而起者、桃花箐之度而昔峙者也、西一里、篆木叢叢、萬雲飛迸、直遂造其極、蓋其山自桃花箐北度、即靈空高峙、此其首也、其脊北垂而下、二十里而盡於大石頭、所謂右翅也、其横亘而東者、至文殊堂右少亘而東伏、又東而后起為絕頂、又東而稍下、遂為羅漢梅檀嶺、獅子林以右之脊、又東而突為點頭峯、環為九重崖之脊、皆迤邐如屏、是腔尾而南轉、墜為塔基焉、趾箭、則雞山之門戶矣、垂脊而東、

直下為雞坪關、則雞山之脛足矣、故山北之水、北向而出於大石東、山西之水、其南發於西洱海之北者、由和光橋西發於河底橋者、由南北衙、皆會於大石之下、東環牟尼山之北、與金沙賓川之流、共北下金沙大江焉、始知南龍大脈、自麗江之西界東走為文筆峯、是為劍川麗江界、抵麗東南邱塘關、南轉為朝霞洞、是為劍川鶴慶界、又直南而抵腰龍洞山、是為鶴慶鄧川州界、又南過西山灣、抵西洱海之北、轉而東、是為鄧川太和界、抵海東隅、于是正支則遵海而南、為青山太和賓川州界、又東南峙為烏龍壩山、為趙州小雲南界、遂東度為九鼎、又南抵

於清華洞、又東度而連於水目烏、分岐支由海東陽、大峰爲木
香坪之山、从桃花箐北危、是爲賓川鄧川界、是雞足雖附於文
支、而猶正脊也、登此直北望、雪山茫不可見、惟西北有山一帶
自北而南者、雪痕皚皚、即腰龍洞南大衙西倚之山也、其下多
畦塍畢直通雞山之麓者、是爲羅川、若一琵琶塔地、雖在三
十里下、而黛色欲襲人、今四顧他峯、皆平楚蒼蒼也、西南諸海、
是日獨瀰蒙如浮盃在掌、蓋前日見雪山而不見海、今見海而
不見雪山、所謂陰晴衆登殊、出沒之不可定如此、峯之西畫
處也、東還一里、過文殊堂右脊、于是脊兩旁皆危崖凌空、將攬捨

身崖也、愈東愈甚、余凌其端瞰之、其下即東身峽、東拋曾溪后
東峯、向躋其下、余躋其上、東峯一片、自崖底並立而上、相距丈
餘、而中有一脉連屬、若拇指然、可躡級上其巔也、余扳躋从之、
顧僕不能至、時罡風橫厲、欲捲人擲向空中、余手粘足踞、幸不
爲捨身者幾希矣、又共一里、入頂城門、是西城門也、入多寶樓、
河南僧不在、其徒以菜豆粥之蔬、強爲餉、予再錄碁南亭中未
竟之碑、下午、其徒復引余觀其師退休靜室、其室在城北二里、
西前所登西峯之北坳也、路由文殊堂脊北向稍下、循西行、當
北峯之脉、室三楹、北向、環拱亦稱、蓋雞山廻合之妙、俱其南、當山

北者、僅有此亦幽峻之異境也、其左稍下、有池二方、上下連注、
水不多、亦不竭、頂城所供、皆取給焉、遂抵城北、竟从城外趨南
門、不及入迦葉前殿、由門前東向懸石隙下、一里、有殿三楹、東
向、額曰萬山拱極、而戶亦扃、由其前下墜、級甚峻、將抵猢猻梯、
遇一人、乃悉檀僧令來候余者、以麗江有使來邀也、遂同下、共
一里、而至銅佛殿、余初擬宿此、以候者至、乃取行李、五里、還碧
雲寺前、直下五里、過白雲寺、由寺左度一小澗、又東五里、過首傳
寺右、時已昏黑、又三里、過寂光寺西、候者時閒出一石如杲、木
舉火附艾、拾枯枝燃之、遵中支、三里、叩悉檀新門、出火炬爲導、

又一里餘、踰瀑布東脊而北、又三里而至悉檀、弘辯師引麗府
通事見、以生白公名柬來致、相與期遲一日行、

西南遊日記 雲南

二十一日、余約束行李為行計、遇事由九重崖為山頂游、將午、渡吾還翅七松爾子、弘辨又唐石、令其伏難仙書静聞碑、二十三日、晨餐后、弘辨具騎候行、余才辭之、遂同遇事就道、以一人輕裝從西、重者姑寄寺中、擬從此返也、十里、過望峯寺、越西支之脊而西、共四里、過放光寺、入錄其藏經、聖瑜傳番茶、不暇啜而出、聞所謂盖他石靜室者、僧指在西北兀崖之半、仰視寺后層峯、并峯、首上下合而為一、所謂九重崖者、必指此而名、開山后、人但知為峯、前覓九重致迷而不得、始以點

頭峯左者當之、稚謂俊谷無馬征哉、由寺西一里餘、始拜凹而上、又一里餘、其上甚峻、乃踰脊、南北相属、東西分坑下陷、所謂羌花箐也、脊兩有坊、俱樑為眉、即分界、其處陂陀已南向、自禮佛臺眺之、直似重們之底、云由箐西墜、箐下二里有茅舍夾道、為前歲底朝山者所托處、今則寂然為長途、其前分岐、其西南者為鄧川州道、直西者為羅川道、乃通浪江者、道之迤邐下、二里有庵當路北、山下曰金花庵、又西下三里、遠有二澗俱自東而西注、即桃花箐之下流也、各有板橋跨之、遂越橋南、始循南山西向行、一里有寺踞南山之脊、曰大聖寺、、西

而乃從其前踰脊南下、又值一澗亦西流、隨之半里、澗與前遇二橋之流、俱轉峽北去、路乃西半里、踰南山北突之坳、、西其坡始西懸而下、路遵之四里、有村在南山塢、則是為白沙嘴、隨嘴又西下二里、忽下見深壑自南而北、溪溪貫之、有梁東西跨其上、遂就而飯焉、橋之西、有小徑自北而南、渊流循峽者、乃浪滄衛通大理道、與大道十字交、大道隨流少北、即西上嶺、盤旋而上、或峻或夷、五里、越其坳、西北下、四里始夷、又一里為羅武城、其處塢始大開、自此山之西、闢東西大塢、直至千戶營、塢分為二、始轉為南北塢、皆所謂羅川也、南自山頂西望翠色聚人者

即此、皆章與蚕旦也、羅武城一小村耳、村北有溪、西自千戶營來、即北衙河底之水、至此而東北墜峽、合和光橋下流而東北經大石頭者也、于是循南山行溪之南、二里有村在溪北山下、曰百戶營、又西五里有村在西北懸崖上、曰千戶營、、之西有山西自大山、分支東南下、突於塢中、塢遂中分、當山之西南者、其塢廻盤、其水小、為西山坳、新廠在東南而踞出其西北、當山之東北者、其塢遂遠、其水大、為中所也、南北二衙、又在其西北而踞則由山之西南迴坳以入、于是從千戶營西南、轉入南塢、一里餘、至新廠、皆開砂有礦者 乃北一里餘、抵分界山之陽、渡一小

流循山陽西北行、三里、北踰過坳、于是稍下、循西大山之麓、北
向行、其東又成南北大塢、卽千戶營之上流也、北一里、有村倚
西山之坡、是為中所也、乃鄧川鶴慶分界處、悉檀寺莊房在焉、
乃入宿、

二十三日、晨飯於悉檀莊、天色作陰、乃東下塢中、隨西山麓北
行、二里有支岡自西山又橫突而東、乃踰其上、有岐西向登山
者、為南衙道、暖龍洞在焉、北向踰岡者、為北衙道、鶴慶之大道
隨之、余先是聞暖龍洞名、乃令行李同道者從大道行、期會於
松檜、予同顧僕策杖攜傘、遂分道從岐、由山脊西上、一里稍轉
而南、復有岐緣南箐而去、余欲之、候樵緝薪者至、問之、曰、予
亦往南衙者、大路從此西踰嶺下、約十里、余問南岐何路、曰、此
往雞鳴寺者、問寺何在、其人指南箐夾崖間者是、然此岐隘不
可行、忽一人后至、曰亦奇勝、卽從此夾踰南坳、亦達南衙矣、此
路由中坳者同也、余聞之喜甚、曰、此可兼收也、謝其人、遂由岐
南行、五里、轉入夾崖下、披崖端、透一石隙而入、其石自崖端垂
下、外稜崖底、若象鼻然、中透一穴如門、穿門而由峽中上躋、
亦猶雞山之束身焉、登峽上、則上崖岈然橫列、若洞若龕、若
門若樓若棧者、駢峙焉、洞皆不高深、僧依之為殿、左為真武

閣、又左為觀音龕、皆東北向、下瞰絕壁、殿閣之間、又垂崖兩重、俱
若象鼻下插崖底、而中通若門、有僧兩人皆各踞一龕、見客至、
胡麻方熟、邀同飯、予為弄收、而出、見龕右有石磴、若垂梯而
上、躋而踰之、復有洞懸其上層、沖空而峙、透小穴、崖之左右、由夾
中升嶺、卽南坳道、而崖懸不通、復下、由穴門出、卽轉崖左西南
上、仰見上崖復懸豎、而中剖然有岐、細若垂珠、披條從之、又得
一大穴、其門亦東北向、前壘石為臺、樹坊為門、曰青蓮界、其左
築灶、碑板俱存、而無字無人、牀蘿寂寂、無可問為何人來竟之
業、其右復有象鼻外垂之門、透而南、復有懸梯高掛之嶂、之
右、上崖有洞甚張、下崖卽二僧結茆之處、然磴絕俱莫可通、乃
仍由青蓮界出東峽、再上半里、而崖窮夾盡、山半坪開、又有來
自南坳東出、由坪而墜於崖之右、又分而交環坪膝、墜於崖之
左、崖當其中、復重疊嶷嶷、遂成異幻、由坪上溯流半里、北向入峽、
峽中之流、傾瀉而向澗之一里、澗形不改、而有巨石當其中、石
之下、則潴水成流、而石之上、惟碎石堆壅、絕無水痕、又溯枯澗
北行半里、路窮茅翳、蓋其澗自西峽來、路當北去也、乃東向躋
崖、披崖蹐棘、又半里、得南來路、遂隨之北、半里、西陟一塢、復升
隴而西、有峽入西南、峽中者頗小、其直北下隴者頗大、予心知

直北者為南街道。從騰龍洞在西南峽中，遂望峽行半里，不得路，遂聽西北山巔有人語聲，乃竭蹶攀嶺上，一里得東來道，又一里得驅犢者，問之，則此路乃西南踰脊抵焦石峒者，問騰龍洞何在，曰即在此支嶺之北，然嶺北無路，須隨路仍東下山，折而北，至南街，乃可往。蓋是山大脊自北而南，脊之西為焦石峒，脊之東一支東突，其北腋中則騰龍洞所在，南腋中即此路也。予乃悵然遂隨路返，東下一里，乃轉而東北下，又一里，抵山麓，循之北行，又一里，至南街。南街之村不甚大，倚西山而東臨大塢。其塢北自北街，南抵中峽，其中甚寬，蓋此中大塢，凡三曲

三闢，最北者為此塢，南北亘，以北峽東隘為峽口，其南即中所也。塢，亦南北亘，以江營村為峽口，其南即千戶營、百戶營塢。塢東西亘，以羅武村為峽口，總一溪所貫，皆謂之羅川云。由南街之后西南上山，磴道甚闢，一里半有亭，有室當山之半，其旁桃李燁然。旁后躡級而上，有寺，門榜曰金龍寺，門內有樓當洞門，其樓前臨平川，后瞰洞底，甚勝也。樓后即為洞門，洞與樓俱東向，其門懸嵌而下，極似江右之石城洞，西壁上亦覆而下嵌峒，南與北漸環而轉，惟東面可累級下。下五丈，一石突起當洞之中，西倚而東削，疊以為臺，亭其上，供白衣大士，其亭東對屏級

木橋以登，西瞰洞底，潴水環其下，沉紺映碧，光怪甚異，亟由橋逆級旁橋下，緣臺左西降十餘丈而后及水。水西崖亘四面圍約三丈，南北二面漸抱而攏，然三面皆絕壁環之，無有旁竇，水渟涵其間，儼若月牙之抱曜也。水中深淺不一，而澄徹之極，快然映影，絕似安溋寧泉，淺者浮綠，深者沉碧，掬而嘗之，甘冷異常。其洞以在山之半，名為騰龍，而又之者顏其寺為金龍，洵神龍之宮也。洞口如仰盂，下有如城，水流三面，如玦，石脊中盤如垂舌，其異於石城者，石城旁通無極，而此則一水中涵，若其光瑩之異，又非他水可及也。久之，仍上洞口，始登前樓，則前楹

后軒位置俱隘，而僧人他出，扃鑰不施，仍一里餘，下至南街，問松檜道，俱云不能及，乃竭蹶而趨，由南街后倚西山而北，二里，是為北街，有神廟當北街之南，門東向，其后大脊之上，駢崖森夾，有小水出其中，廟之北有公館，市舍夾道甚盛，折而東，共半里而市舍始盡。蓋與南街遙隔矣，二街俱頹礦之廠，獨以街稱者，總其地為盛也。東與南來大道合，復北行一里餘，市舍復夾道，蓋烹煉銅爐之處也，過市舍，遂北下坡，又一里餘，而及其底，始知南北兩街猶山半之塢也。其峽既深，有巨澗流其間，自北而南，是為河底，蓋即羅川之上流，有支流自西峽來入，其源頭

小、覓木橋於上越之、又北、見石梁跨巨澗、中有巨石、梁東西
兩跨之、就其中爲閣、以供白衣大士、越橋之東、溯澗北向上崖
崖倚道盤紋而登、右崖左澗、下嵌深澗、上刻危壁、五里、登坪脊、
有枯澗塹山頭、亦跨石梁度、梁北有數新構、有池滙水、有寺施
茶、予入寺飯、一僧以新瀹茶獻、曰遵通事與德者久待於此前途
踞道、訖言遠去、蓋此殿亦麗江所構以施茶者、故其僧以通事
命候余而致之耳、予亟飯行、竟忘其地爲熱水橋、而殿前所流
即熱水也、既從其側又過一石梁、跨山頭、與前梁同、而下有
小水西墜巨澗、過梁、從中脊北向而行、東西俱有巨山夾之、蓋

西界大山、自鶴慶南來至七坪、老脊直南高亘於河底之西者、
爲普擺、由七坪東度分支南下、即此中脊與東界之山、故此中
脊之北、又名西邑、蓋西邑與普擺皆地名、二山各近之界、故遂
以爲名焉、中脊與普擺老脊夾成西峽、此河底之流所自出者、
蓋源於七坪之南云、行中脊十里、脊東亦墊爲中窪之宕、脊與
西峽東窪之間、狂風西來、數撲人去、又三里、乃西北嶺、上一里、
又踰嶺而西、半里、乃西北下一里、抵塢中、是爲七坪、即中脊所
度之脊、與西界大山夾成此坪、爲河底之最高處也、由坪中北
行二里、始爲度脊隘口、脊南有二三家當道、脊西有村落倚山、

尤繁桃李、時日已下舂、尚去松檜二十里、急踰隘北行、五里、以
出西界巨山如故、而東界亦漸夾而成崖、中石穴下陷、每若
坑者、常踞循東脊行、又數里、有數家之村當北峽之口、曰金井
村、始悟前之下窞累累者、皆所稱金井者、即隘口桃花夾村塢
然若矣、由村北東向下坡一里、漸夷、乃東行前脊、左右漸夾
而成塢、由脊行三里、復由脊北墜坑東下、一里、抵其麓、于是塢
乃大開、有三極當路之東亦覺龕也、由其前東向、從平塢而馳、
望東峯南北高峙者、日光倒映、其共其花一點、若蓋苫之翠空
也、蓋西山屏亘甚高、東峯標峙而起、日御西山、返射東山、其依

者日已去或碧、其高者日尚映而流丹、丹者浮碧者環簇其下、
愈覺鮮妍、世傳鶴慶有石寶之異、西映爲朝霞、東映爲晚照、即
此意也、東馳二里、過數家之舍、又東一里、漸墜整成澗向東南
去、乃折而北度一底、又一里、有公館在西山之麓、其左右始有
村落、知其爲松檜矣、而猶未知居停何處也、又北半里、但昔倚
閉門而呼、乃入之、已就晦矣、是家何姓、江右人、其先爲鹽廠委
官、遂留居此、
二十四日、昧爽、飯於松檜、北向入山峽、松檜之南、山盤大壑而
无水潦澗之形、似亦望東南去、松檜之北、山復旋夾爲塢、小水

稍南行、五里登坡、爲波羅莊、山從此自西大山度脊而東、脊不甚高、而水分南北、又北五里、望北塢村落高下、多倚西大山、是爲山庄、于是北下、隨小溪北行、五里間、村盡踞出、桃李繽紛已而已、直北山下、有倚南山居者、是爲山庄河底村、北溪自西而東、其水一自山庄西谷來、一自河底村南谷來、皆細流、一自西北大山夾中來、俱合於河底村北、東流而去、亭橋跨之、橋北即龍珠山之南麓矣、龍珠山者、今名象眠山、自西大山之東、分支東亘、直接東大山之西麓、其北之西大山、即老龍之脊、皆自北而南、其北之東大山、即峯頂山、亦皆自北而南、中夾成南北大塢、漾共之江、亦自麗江南下、紫鶴城之東而南、至此爲龍珠所截、水無從出、于是自峯頂之麓、隨龍珠西腳、披浮龍珠骨節之穴、遂搗入其中、寸寸而入、凡百零八穴而止、衆水於山腹合而爲一、同泄於龍珠之東南、大路過河底橋、即龍踰珠石北、與出入諸水洞、皆不□□、以俱在其東也、余乃欲從橋北隨流東下、就小徑窮所出洞、令通事及擔者從大路往、擔者曰、小徑雖覓、不若同行、蓋其家在入水洞北、亦便於此也、余益喜、遂同東向、隨溪行龍珠山之南、一里、反越溪南、半里、又渡溪北、其路隘甚、而夾溪皆有居者、又東半里、楓密河東南瀉峽去、路東

北踰龍珠支嶺、兩下兩上、東北盤嶺共四里、其路漸上、倚嶺東南、踰峽中有水破峽奔決、即合併出穴之水也、其水南奔峽底、與楓密之水合、而東南經峯頂山之南峽以出、下金沙大江、然行處甚高、水穴在重崖下出、俯視不見其底穴、余通事及擔者坐待道旁、余乃與顧僕墜空東南下、半里不得路、躑躅草石間、轉而東者半里、又南迂半里、始下至澗底、乃西向溯流、披棘入、共半里、則巨石磊落、堆疊澗中、水從石隙迸溢交湧、余坐巨石上、止見水與石爭隙、不見有餘穴、雪躍雷轟、交於四旁、而不知其所以來也、久之、復從舊道一里餘、返上既近、復披石亂躋、又半里登大道、遂東北上、半里轉一峽、見后有呼者、乃通事與擔夫也、于是北半里、上攢鬭、北過脊、始北望兩山排闥、一塢中墊、漾共江貫其東、又一小水繞其西北、皆抵脊下而不可見、其兩山之北、夾而遙接於東北隅者、是爲巖府邱塘關所踞、漾共水所從出也、乃北下山、一里餘而及其麓、有寺懸崖間、寺門北向、其下即入水之穴也、不及入寺、急問水、先見一穴、乃西來小派所入、其東又有平土丈餘隔之、東來之漾共江、屢經穴而屢分墜、至是亦遂窮、然則所謂一百八穴者、俱在東也、余因越水北、東向溯流、見其以崖下遇一穴、輒從穴下灌、如跌覓口甚駛

鳴、每穴遠者丈餘、近者咫尺而已、既而復上寺前、乃北下渡西來小流、有小石梁跨之、北一里、有村當平崗之間、是曰甸尾、樸碍者之家在焉、入而飯於桃花下、既乃西北行、三里餘而入南來大道、即河底橋北上踰嶺者、于是循西山又北、五里、是為長康鋪坊、有河流自西南峽來、甚石橋跨之、有碑在橋南、稱為鶴川橋、蓋鶴川者、一川之通名、而此橋獨擅之、亦以其冠一川也、橋北有岐、溯流西南、為大理府大道、故於此設鋪焉、過橋、不半里而為長康關、盧舍夾道、是街子市者交集、自甸尾至此、村落散布、盧舍甚整、桃花流水、環錯其間、其西即為朝霞寺峰、正東與石寶山對、于是路轉東北、又八里餘而入鶴慶南門、城不甚高、門內文廟壹整、由其東北行半里、稍東為郡治、由其西又北行半里、出一鼓樓、即新城之北門也、其北為舊城、守禦所在焉、又北半里而出舊城北門、稍西曲而北一里、復東曲而北四里、為演武場、在路東、從其西又北、五里、過一村、又五里、為大板橋、橋下水頗大而濁、乃自西而東、下漾共江者、時所行路、當甸塢之中、東山下江流沿之、西山下村盧倚之、自此橋之北、覺路右皆畬、如編卿管之中、棵址雜措、又北六里、為小板橋、橋小於前、而流亦次之、然其勢似急、又北七里為甸頭村之新屯、居塢頭

藏、稍轉而東、有王貢士家、遂入而托宿、

二十五日、昧爽飯而行、北二里為鴻密村、盧亦盛、甸頭之村止此矣、蓋西南有高崗一支、垂而東南下、直逼東山文筆峯下、江流亦曲而東、高崗分支處、其腋中有黑龍潭之水亦自西大山出、南流而抵鴻密、乃沿高崗之南而東注漾共江、鶴慶郡江以此為界云、鴻密之西、有佛宇高樓崖畔、即青玄洞也、余望之欲入、而通事者請俟回駕、且云明日達六、主出視事、過此又靜攝、不即出、余乃隨之行、即北上崗、四里有路橫斜、而成叉字交、是為三岔黃泥岡、其西南腋中、松連箐陰、即黑龍所托也、于是西北之山、皆荒石運、而東北之山、漸有一二小村倚其下、而崗脊則一望皆茅云、又北一里為哨房、四五家當崗而踞、已為麗江所轄矣、又北行崗上八里而下、其東北塢水盤曲、四時環焉、下一里、有數家倚西山踞當其前、是為七和南村、又北二里、有房如官舍而整、是為七和之查稅所、其北又有大宅新構者、乃木公次子所居也、由其前北向行、又盤一支嶺而北、七里、乃漸轉西北、始望見邱塘關在北山上、而漾共之水已嵌深壑中、不得見矣、于是路北有石山起、橫其崖累、雖不高、與大山夾而成峽、遂從峽蹈西北上、一里、踰其東度之脊、又西北二里餘、乃北下

枯壑、横陳之半里、復北上一崗、西北行崗上半里、又北半里、度一小橋半里、乃北上山、其山當西大支自西來垂此、又横叠一峯、其正支轉而南下、其餘支東下而横亘、直逼東山、挽麗江南北山之流、破東山之峡、而出為漾共江、此山真麗之鎖鑰也、麗江設關於嶺脊、以嚴出入、又設塔於東垂、以鎮水口、山下有大道、循山而東、由塔側上、小道則躡崖直北登、予從其小者、皆鑿石累垂、躡梯峭削、空懸曲折、一上者二里、始與東來大道合、則山之脊矣、有室三楹、東南向而踞之、中闢為門、前列二獅、守者數家居其內、出入者非奉木公命、不得擅行、遠方來者必止、

還者入白命之、入乃得入、故安道諸州守、从天朝還、至皆駐者中、无有入此門者、即詔命至、亦俱出迎於此、无得竟達、迎方使與吾輩之喬俱不及焉、余以其使奉迎、故得直入、關隨西山北行二里、下一坑、度坑底、復登坡而北、一里稍東北下山、又東北横度坡、別者二里、始轉而北、二里、遇木家院、東又北二里、度小橋、則土岡一支、西南自大山之脊、分岡環而東北、直抵東山之麓、以扼漾共江上流、由岡南陟其上、是為東園里、北行循坡西南懸大脊、東南瞰溪流、皆在數里之外、六里乃下、隴北半崎大隴、夾塢迤横、崗下即有一水、西自文筆峯環塢而至、有石

梁跨其上、曰三生橋、過橋、有坊二、在其北、旁有守者一二家、于是西北行平疇間矣、北瞻雪山在塢之外、雪幕其頂、雲氣濛勃、未覩精瑩、西塢象龍在大脊之南、尖峭獨拔、為大脊之宗、郡中取以為支界者也、路北一塢窮東北入、是為東塢、中有水南下、萬字橋水西北來會之、與三生橋下水同出、即塘東者也、共五里、有郵程抱脊立田間、為土人送行折柳之所、路北即萬字橋水、環流而東、水北即象眠山、至此南盡、又西二里、歷象眠山之西南陲、居廬駢集、縈流帶谷、是為麗江郡所托矣、于是半里度石梁而北、又西半里、税駕於通事者之家、坐樓上、飲酪為

醴、乎不能沾唇也、時殘過午、通事往復命、余寓其家待之、東橋之西、共一里為西橋、即萬字橋也、俗又謂之玉河橋、象鼻水从橋南下、合中海之水而東注於東橋、蓋象鼻之水、土人名為玉河云、河之西有小山兀立、與象眠南盡處夾溪中峙、其后即踞為北為小山當塢、若中門之標、前臨横壑、象鼻之水夾其東、中海之流經其西、后倚雪山、前拱文筆、而是山中處、獨小郡署踞其南、東向臨玉河、后幕山頂而上、所謂黃峰也、俗又稱為天生寨、木氏居此二千載、宮室之麗、擬於王者、蓋大兵臨則俯首受紲、師退則使即覺權、故世代无大兵燹、且産礦獨盛、宜其富冠

諸土郡云、
二十六日、晨飯於小樓、通事父言木公聞余至、甚喜、即命以明晨往解脫林候見、傳諭諸從者、俟七日報以從、蓋擇為七日數也、
二十七日、微雨、坐通事小樓、追錄前記、其地杏花始殘、桃猶初放、蓋愈北而寒也、
二十八日、通事言木公命駕、下午向解脫林、
二十九日、晨起、具飯甚早、通事備馬候往解脫林、始過西橋、由郡治前北上、扶黃峯東麓而北、中北為西行、五里、東瞻象

眠山、始與玉河上流別、又五里、逾一枯澗石橋、西瞻中海、柳岸潆波、有大聚落踞其上、是為十和院、又北十里、有大道北去者、為白沙院路、西北度橋者、為解脫林路、西北度橋者、為解脫林橋下澗頗深而無滴瀝、既度橋、循西山而行、五里為崖腳院、其處居盧交集、屋角俱插小旗、乃把事之家也、院北半里、有澗自西山峽中下、木梁跨其上、度橋西北陟坡、為中甸大道、由橋南溯澗西上嶺者、即解脫林道、乃由橋南西向躡嶺、嶺甚峻、二里稍東折、入南峽、半里、則寺倚西山上、其門東向、前分一支為案、即解脫林也、寺南爾上有別墅一區、遂附寺后、木公憩止其

間、通事者引余至其門、有大把事二人來揖、介余入、木公出二門、迎入其內室、交揖而致慇懃焉、布席平板上、主人坐在平板下、其中極重禮也、叙談久之、茶三易、余乃起送出外廳事門、令通事引入解脫林西藏經閣之右廂、寺僧之住持者為滇人、頗能體主人意、款寄焉、
二月初一日、木公命大把事以家集黑香白鏹十兩來餽、下午、設宴解脫林東堂下、籍以松毛、以楚雄諸生許姓者陪宴、仍侑以盃緞、銀盃二隻、綵緞一疋、大肴八十品、羅列甚遙、不能辨其孰為異味也、抵暮乃臥散、

初二日、乃入其所栖林南靜室、相迎設座、如前、既別、仍還解脫林、昨陪宴許君來、以白鏹易所備綵緞約紗去、下午、又命大把事來、求作所輯雲遺淡墨序、
初三日、余以序稿送進、復令大把事來謝、所餽酒果、有白葡萄、荔枝、龍眼、諸青品、酥餅、油線、細若髮絲、中纏松子肉為外甚嘉、髮糖、白糖為球、細細過於髮、千絲萬縷、合揉為一、以細麵和之、合而為不職、諸奇點、
初四日、有雞足僧以省中錄就雲遺淡墨、繳木公、木公即令大把事傳示、求為校正、其所書洪武體、雖甚整、而訛字極多、既錯落无序、而重疊顛倒者亦甚、余略為標正、且言是書宜分門

編類、庶无錯出之病、既乃以其書繳入、

初五日、復令大把事來致謝、言明日有祭丁之舉、不得留此、並榼、特令大把事一人來聽候、求再停數日、煩將淡墨分門標類、如予前所言、余從之、以書入謝、且求往中甸觀所鑄三丈六銅像、既午、木公去、以書答予、言中甸皆古宗路、多盜、不可行、且大把事從中沮之、恐覘其境也、是日傳致油酥麵餅、甚巨而多、一日不能盡一枚也、

初六日、予留解脫林校書、木公雖去、猶時遣人餽酒果、有生雞、大如鵞、通體皆油、色黃而體圓、蓋肥之極也、余烹之、命顧僕醎為臘雞、

初六初七日、連校類分標、分其門為八、以大把事候久、余心不安、乃連宵篝燈、丙夜始寢、是晚既畢、仍作書付大把事、言校核已完、聞有古尚之勝、不識導使一游否、古尚者、一名獄羅、在郡東北十餘日程、其山有數洞、中透內貯四池、水各占一色、皆澄澈異常、自生光彩、池上有三峯中峙、獨覆雪瑩白、如附雪山可不及也、木公屢欲一至其地、諸大把事言不可至、力尼之、數年乃得至、圖其形以歸、今在解脫林右軒之壁、北與法雲閣相對、余按圖知之、且詢之主僧純一、言其處真修者甚多、各住一洞、

失去人字今添

失去桃字今添

能絕粒休糧、其為首者有神異、手能提石成粉、足能蹈坡成窪、年甚少、而前知、木公未至時、皆先與諸土人言有貴人至、土人愈信而敬之、故余神往而思一至也、

初八日、昧爽、大把事齎冊書餽金、余遂、起飯而天雨霏霏、純一飽以古磁盃、薄銅鉢、併芽茶為點瀹之具、騎馬別而下山、稍北、遂折而東下、甚峻、二里至其麓、路北有澗自雪山東南下、隨之東、半里有木橋、度澗西北踰山為忠甸道、余從橋南東行半里、轉而東、是為崖腳院、倚山東向、其處居廬連路、中多板屋茅有元室者、皆頭目之居、屋角俱標小旗二面、風吹翩翩、搖曳夭桃夭李之間、猶雨含紅、斯烟萋綠、稱解脫林、風雨凄然、反成其勝、院東南有窪地、在村廬間、中涸无水、尚有亭臺堤榭之形、乃舊之海子、環為園亭者、今為廢址矣、又南三里、有枯澗、嵌地甚深、乃雪山東南之溪、南注中海者、余引其水東行、塢脊无涓滴下流澗中、惟石梁跨其上、度梁之東即南隨引水行、四里望十和村落在西甚盛、其南為中海、望之東南行、其大道直北而去者、白沙道也、南四里有枯澗東西橫塢中、小石梁南跨之、又東五里、東瞻象眠山已近、道事由許業觀象鼻水至是、乃東南行田間、二里抵山下、水從坎下穴中西出、穴小而不一、遂溢為大溪、

折而南去，二里，折爲二道：一沿象眠西南，一由塢中側峽逾小
石橋，又折爲二：大路東西行，五里，至黄峯山北，所引之水一道
分流山右而去，一道東隨黄峯而南，始知黄峯之脉自象眠北
坡垂塢中南下，垂此餘爲小塢，當塢之口，東界象眠山亦至此
南盡，西界山自中海西南環繞而北，接十和后山，南復環與東
西大塢南龍大脊自西而東列案於前，其上烏龍峯獨聳文筆
於西南，木家院南峯巨峙南雄，固於巽位，東大之中，以小者爲
主，所以黄峯爲木氏闢代千之端也。從黄峯左腋南上西轉，又
一里，出其南，則府治東向臨溪而峙，象鼻之水環其前，黄峯據

其右，閣其內樓閣極盛，多僭制，故不於此見客云。先是未及黄
峯三里，有把事持書揖一人而酒狀昨備而至，以余尚未離
解脫也，與之同過府前，度玉河橋，又東半里，仍稅駕於通事小
樓。

初九日，大把事復捧禮儀來致謝，酬校書之役也，緞衣褂一，黄金四兩，再
以書求修雞山志，并懇明日爲其四子墪入木家院，然後出閑。
院有山茶甚巨，以此當折柳也。余許之。是日仍未齋，復憩通事
樓。

初十日，晨餐后，大把事來候往木家院，通事具騎，而大把事忽

去，久待不至，乃行。東向半里，街轉南北，去乃象眠山南隆，通
安州治所托。南去乃大道，半里，過東橋，于是循溪南岸東南行，
三里，有柳兩三株在路右，蔭陰，是爲土人送行之地。其北有塢，
東北闢甚遥，蓋雪山之支，東垂南下者兩重，初爲翠屏象眠，
與解脫十和一夾而爲白沙塢，再爲吳烈東山，與翠屏象眠再
夾而成此塢。其北入與白沙等，其北度脊處，即金沙江逼雪山
之處而東者，東山之外，則江流南轉矣。東南即此塢中有溪，自
東山出，灌溉田疇，更廣，由此塢東北踰脊渡江，即香羅之道也。
塢中度，自東山出，灌溉田疇，東南與玉河會於三生橋之東，又

有水西南自文筆山，沿東山而南轉，經三生橋，而東與二水會，
于是三水合而成漾共江之上源焉。其來有自南者，爲邱康東
南第一重鎖鑰，蓋南大脊自西來，穹爲木家院後高峯，大脊從
此南趨，度其東下者爲邱塘關，其東北下者環轉而爲此南，
直逼東山之麓，東山水爲一，沿東山南下，而出邱塘東峽，自之
和馮家而達塞處，南首迴環向郡，南山之渠經其下，翠橋度之，
曰三生橋。北有二坊，兩三家爲守者，自邱塘至此又五里矣。
其北皆良疇，西南則登坡焉，一里，升坡之巔，平行其上，右俯其
坡內抱，下闢平塢，直北接郡治，眺其坡斜削東下，與東山夾溪

南流、坡間壘有村盧、就窪傍坎、桃花柳色、叅映高下、三里、稍下就窪、有水成痕、自西而東下于溪、又南踰一坡、度板橋而南、則木家院在是矣、先是途中屢有飛騎南行者、蓋木公先使其子至院待余、而又屢令人來示其款接之禮也、途中與通事者輒啣語、余不之省、比余至、而大把事已先至矣、迎入門、其門南向、甚敞、前有大石獅、四面墻垣之外、俱巨木參霄、甫入、四君出迎、入門兩重、廳事亦敞、從其右入內廳、乃拜坐、進茶、即揖入西側搭松棚於兩廡之間、下藉以松毛、迺西重禮也、大把事致二悉、生定、即獻紙筆、袖中出一小封、以家主以郎君新進諸生、雖事筆硯、而此中無名師、未窺中原文脉、求爲賜教一篇、使知所法程、以爲終身佩服、余領之、拆其封、乃木公求余作文并爲其子斧正書、后寫一題曰、雅頌各得其所、余與四君即就座拈毛、二把事進候階下、、午天各就、余閱其作、頗清亮、二把事復以主命求細爲枇閱、余將爲舉筆、二把事曰、腰文笑、稍少遲之、后有茶花、爲中南之冠、請往一觀、而就席、蓋其主命也、余從之、由其后轉過一廳、左有巨樓、、前茶樹、甚蔭數畝、高與樓齊、其本徑尺者三四株叢起、四旁萎蔌下覆甚密、不能中窺、其花尚未全舒、止數十朶高綴叢葉中、雖大而不能近覩、且花少葉盛、未

見燦爛之妙、若待月終、使成大樹覆林、猶此間之寒花較遲也、把事言此樹植與老把事年相似、屈指六十餘、余初疑爲數百年物、而豈知氣機發旺、其扶如此、已還松棚、則設席已就、四君獻款、復有紅毡展鋪之意、二把事亦設席坐階下、每獻酒則趨而上焉、四君年二十餘、修皙清俊、不似邊陲之產、而語言清婉可聽、威儀動盪、巷不失其節、為余言北崖紅映之異、時予欲由九和趨剌川、四君言此道雖險而近、但此時欲諸出痘者在此、死穢之氣相觸、而路亦絕行人、不若從鶴慶便、聲味中有柔猪氂香、牛俱爲之余言之燕、可聽、柔猪乃五六斤小猪、以米飯喂成者、其骨俱柔、晚全体炙之、乃切片以食、氂牛舌、似猪舌而大、甘脆有異味、惜余齋已畢、飽不能多嘗、因爲余言其地多氂牛、尾大而有力、亦能負重、北地山中人、無田可耕、惟納氂牛銀為稅、蓋鶴慶以北多氂牛、順寧以南多象、南北各有一異獸、惟中隔大理一郡、西抵永昌騰越、其西漸狹、中皆人民、而異獸各不一產、騰越之西、則有紅毛野人、是亦人中之異類也、抵暮乃散、二把事領余文去、以四君昇余而灯下、乞細爲刪抹、明晨欲早呈主人也、余領之、四君送余出大門、似亦就還邸治、仍以騎令通事送余東南二里、宿村氏家、余挑灯評文、就臥其西廡、

十一日、昧爽、遣事取所許文送木家院、取院中叙叙至、已過午矣、覓負担者、久之得一人、遂南行、二里抵南山下、循山東南一里、下越一坑底、仍東南上、二里出卸坡關、內數家居之、有把事遣余款茶、其關橫屋三楹、向南踞嶺上、第南下嶺削、而門則无甚險隘也、其嶺自西大脊分支東突、與東山對夾、漾共江於下、關門東脊臨江之嘴、壘塔於上、為麗東南第二重鎖鑰、隔江東山、至是亦排闥而起、若與西大峯共為犄角者、聞人指其東蓁、即金沙江南下轉而東南、趨浪滄順州之間者、此地有路、半日踰此嶺、又一日半、而東南抵浪滄衛、出關、遣事以騎送

余遂同担夫仍南向就小道下山、其道皆就石嵯峨殘陳、披峯而下、二里乃抵其麓、遂西南陟橋、西有坡、南向隨之、半里復下坡、西有塢、南開而中无水、又半里、橫陟之、由西坡上、半里依西大山之麓、轉而東南行、一里餘、路左復起石山、與西山對夾、路行其中、二里、踰脊南下、脊右有石崖下嵌、而東半石峯戴叢、南一里、東峯始降、復隨西坡盤而西南、二里、其支復東突、耳南踰之、下半里、遂頭東突峯南有崖嵌空成門、遂步探之、雖有兩門而洞俱不深、又循西山而南、一里餘、三四家倚西山下、于是復見漾共江出峽而下、盤其麓、峽中始環壹為田、村之前已引

水為渠、循山而南抵七和矣、隨渠盤西山東突之嘴、又三里而抵七和、七和者、麗郡之外郭也、聚落倚西山頗盛、其下塢中、水田夾江、木公之次子居此、其宅亦東向、由其前又南半里為稅局、收稅者居之、又南漸下一里、復過一村、乃西南上坡、一里陟坡頂、其上甚平、由其上平行而南、二里有數家居坡脊、是為七和哨、則麗江南盡之鄙也、故設哨焉、哨南又半里、有路自東南橫過西北者、為三岔黄泥岡、盖是坡自西大山下垂、由此亘而東南、橫路隨其脊斜去、脊西遂下陷成峽、黑龍潭當其下焉、大道峽東直南、寉慶麗江之界、隨此坡脊而分、故脊西下陷處

自西至而南、皆馮家、其下已屬寉慶、脊東為亘莊、南下馮家東、其西猶屬麗江、此東西兩界大山內之橫界也、于是西瞰峽內松青逆達、路依東脊南向漸下、六里而至馮家、遂過午、覓宿店、漫投一樓上、乃陳生其家也、向曾於老檀相晤者、担人卸担去、余欲叙其家、款往青玄洞、陳生止余曰、明日登程、可即從此往、今日晚可一探東山之巖乎、遂同東陟塢脊、盖此塢即自黑龍潭南下至此東向而出者、塢北則黄泥岡之坡、直垂而逼東山之麓、江亦逼東若逗而出於門者、故塢東之界、直以此門而分、由塢東行一里、即與漾共江遇、遡之東北半里、有木橋橫江上、

从橋東渡、木瓜四棵、循東岸瑚之西北半里、登東岡、其上復盤
龍成蛙頭田甚廣、又北一里、直對黃泥之背、東界共峯最聳、是
為筆架峯、正西與馮家后堆數峯相對焉、陳生又塚正其龍之
上、時將環墓、數來相度、余勸其勿遷、惟求脉處、引水開渠、槜栽
其后、若引从墓右環流於前、是即旋轉之法、陳生是之、仍从木
橋渡江、共三里、還寓、陳生取酒餉余、屬其覓老行相大陳生
言明日可得、不必屬也、
十二日、陳為余覓夫、皆下種捆田、不復遑、去已預銀、仍求蘇晚
飯、侯時久之、得一人、曰趙、善遂行、余以純一丙矇贻二、駒一、刷

陳生之賞酒、从其居之西、涉一澗、即横塢而西北一里餘、登西
坡、已逶迤數峯、下坡上引水為渠、南注架木而度、即東循南下
之脊、而上半里、直造西山下、有廟臨南而峙、廟南東下坡底、有
廟祀龍王、南臨一池、甚廣而澄澈、乃香米龍潭也、廟南西上層
崖、有洞東面闢門、其上迴崖峽既、即青芝洞也、二廟俱不入、西
躋山直上、半里、抵崖下、則洞門有垂石中懸、門闢為二、左大而
右小、有僧倚中垂之石、結盤又外壘石於左門之下、以為外門、
由壘石實闕入、登左門、其門大將西向、直入置佛座、當其中、佛
座前稍左、其頂上透、引天光一縷、下墜、高盂數十丈也、其右則

外懸之壁、當其前、中有達而南、即路為右門、稍東而向、下懸
石壁、可俯而不可行也、蓋佛座外屏、既覺迴環、而旁達兩門上
通一竅、更為明徹、此其前勝也、佛座以后、有巨碑中立、刻詩於
上、由此而內、便須秉炬、予令担人秉炬前、見內洞兩門、右大而
左小、先循左壁扳左隙上躋、既登一崖、其上夹而成隙、披隙入
轉而南向、有穴下墜甚深、先投炬燭其底、以為穿也、乃捋隙更
空而下、三丈至其底、稍南、見有光透、以為通別竇矣、再前躋
視、光自東入、始悟即右門所入之大竇也、復轉而西入、內有小門
漸下、乃伏而窮之、數丈愈隘、不能進、乃倒退而出、循右崖之壁

从其西南、復得一門、初亦小、其內稍闢、數丈而亦愈隘而俯伏
亦不能進、復倒退而出、即前之有光透處也、向明東趨、左右
審顧、石雖玲瓏、而崖無別竅、遂至大碑后、錄其詩、舟出前洞以
梯懸垂石內后崖、亦錄其詩、僧瀹茶酒、引酒而出下洞前、則有
桃當門、猶未盡放也、是洞前后分岐、窈窕、前之巷映透、后之
層叠杳冥、禮斯二美、而外有迴崖上擁、碧漢下涵、亦勝地之地
既下至平崗、余欲北探黑龍潭、担者言黑龍潭路、當从黃泥崗
西下、不然、亦須从馮家后溯流入此山之麓、无通道可行、蓋此
中有二龍潭、北峽為黑龍潭、此下為香米龍潭、皆有洞自西山

出前匯為潭其勝如一執不煩兩探余然之遂南向趨香木其
潭大數十畝淵然澄碧直即平崗之脊東向南環其西山扶潭
於中止西南通水去路以潭西循西山而南山崖忽遶水從中
溢於潭乃横石度崖口崖前石巨丈門水分漾巨石之隙横石
亦分度之其石高下不一東瞰壑流西懸側壁洞流嘶其下崖
樹路其上出趣漾人不暇他顧已乃披隙入洞中巨石斜倚
分流衍泳西折交旋一洞而水石錯磊上如懸幕下若分蓮蹈
其瓣中方趣下隔仰其頂上又覺豈同入數丈后壁猶有餘光
而水自下穴出無容側入矣出洞依西山南行二里有數家倚

遊記 滇遊 卅七

山而居由其前又南一里轉而西行一里又逾西山之脊漬南
行二里則西山中斷兩崖對夾如門上下通溱其中亦有路緣
之上蓋兩崖乃界江南晝之界川內平疇豐處猶下這而北西
界高山展江俱前踞而南以兩山之后猶盛安之俗耳自此而
南東西界后俱屬崔慶土官高千戶矣又南二里一岐自西山
下出余溯而窮之稍轉北半里其水分兩穴東向出皆溢自石
下無大穴也乃踰出水石上由水之西循山南行半里有洞達
裂三門倚崖東向洞深丈餘高亦如之三門各峙中不相通而
石色殷紅前則桃花點綴俱有霞痕錦幅之意但其洞不中

透為可惜耳崖右為其支峯自上東向環轉而下腋中衛砂墜
綠北轉而峭於崖前腋底亦有一洞南登環轉之脊始迴眺見
之以亦不深乃舍之南踰脊東南下半里村盧十數家倚西
山之脊是為四莊其南腋中有龍潭一圍大百餘畝直逼西山
西山石崖神潭而下路盤崖上復其南又一路循潭東岸南
繞之池水之堰在其東南懸坑下墜即東出而注於小板橋
者也其西北腋崖迴轉石脚倒插復東起一崖突潭中如拇指
結樹其上不知中祀何神其下即潭水所自出也亦不知水穴
之大小然其境水石映迴峯崖倒突而水尤晶瑩光采更勝香

遊記 雲南 卅八

木之勝景惜已從潭東一里抵池水之堰不便以西崖踏陰而
上矣由其南循西山又二里有石山一支自西山東向突川中
其西南轉腋處有古廟當其間前多巨石嵯峋如芙蓉簇萼其
色青黝而質粗利不似北來之石色赭而質膩也入叩無人就
扉而返既乃循東突之峯東行半里轉而南盤其嘴其嘴東臨
平川后倚石峯嘴下石骨稜稜如側又列礪水流一線穿於其
間汨汨南行心異之仰眺其后倚石峯崇崒叢疊千葩並結
以為必有靈境相者曰近樓一寺曰靈鳴不識有人栖否予乃
令相僕前行獨返而躋其上披簇攀躡半里陟峯頭而庵在焉

其門東北向、中有堂三楹、供西方大士、左其樓祀文昌、而飾塑未完、有一道者栖其間、蓋二年前居人見山頭有鳴隺之異、而道者適至、募建此菴、故鄉人咸而名之、道者昔予遊一宿、余以担僕已前、力辭之、不待其炊茶而別、其菴之南、村廬倚西山下者甚盛、三里餘、又有危峯自西山東突、與隺鳴之峯南北如夾、辟前舒、但崖鳥崢峋而嶙峭、此峯潺援而拱立、是峯名石寨、前有村、名石寨村、有一龍泉自峯下出、匯水為潭、小於四丘、東乃環埂為堰、水從堰東注壑去、即東出於大板橋者也、半里越埂南、復循西山南行、其地漸恭、尤田塍村廬之托、想尤水流坟也、

八里、始有溪東注、踰東轉而南渡之、于是東望為演武場北村、西望為西龍潭大村、蓋此水即西龍潭所分注者也、西龍潭亦當西山東突之腋、滙水頗大、東北流者為此水、中為城北大路口水、東南引者為城中之水、其利為一郡之冠云、又南二里、出大路、正當大路東向之處、其東有竹叢村廬、即來時所遵道也、從大路南、四里餘而抵隺慶北關、托宿於關外、乃入北門、是為舊城、南半里轉而西、為傑前、可棠所在焉、摩尼山虞兮師之生子張生家北向而居、入叩之、往摩尼未返也、又轉南、再入城門、是為新城、始知隺慶城二重、南新北舊、南拓而北束、入新城即

從府治東南向行半里、東轉郡治前、南向有大街、市舍頗盛、已乃仍出南北門、入寓而飯、始熟、遂啜而臥、

徐霞客遊記卷九下

西南遊日記 雲南

十三日平飯平明抵北門從門外循舊城而西一里轉而南半里其南則新城復拓而西出隨之又西半里又循城南轉半里過西門乃折西西向行度一橋西三里乃躡坡二里踰坡西稍下其坡自西山東下至此伏而再起其南北俱有峯夾肩前抱土人稱為旗鼓山而坡上塚纍纍蓋即郡城之來脈也土人言昔土官高氏之塚當此函因知謂其有王氣以大師挖斷其後脈即今之伏脈也不知起伏乃龍脈之妙果挖之遂成其勝耳宜郡城之日盛也由伏處即上躡坡行一里至坡脊南北俱隆

坑成峽又一里南渡西峽之上從南坡躡實西登二里稍平再緣南坡折而上一里復隨峽西入一里抵西循下轉而北向躡峽中其峽乃陸水枯澗巨石磊而壅壑因之中无滴瀝東西兩崖鋒夾斜叠石青祲叢翳蒙蔽踞緣其中白日為冷二里餘有巨石突澗道中若鳥首之浮空又若蹲獅之當戶由其右崖横陟其上遂循左崖上其突東愈甚二里始平西行峽中一里稍上北崖峭躡起如奮翅凌霄而南崖亦斜削相逼中遂如門平行其中仰天一線余以為此南度之大脊也透其西峰環壑轉分為二岐一由脊門西下循北山而西北一由脊門直

出循南山而西南其交所遇浮故者送竚而問之知西北乃桂道也遂從其西南行半里有峯中懸壑中兩三茅舍當其上詠哨守者之居也從其南平行峽中西里夾峰傍立高出東頂予疑踞將出其西北及西二里稍下窪中半里抵夾峯東麓其窪窪而无水西北西南之峽俱似中墜始悟脊門西來平塹至此皆中窪而東外泄之峽矣從窪西南上遂披夾峯東南峽而登家樹家茸蒿峯倒影二里循峰西轉遂踰其東度之脊西半里皇夾峯之南西北半里又踰其南度之脊此脊高於東度者然大脊所經又似從東度者南轉而脊門猶非其度處也踰脊遂

北向而下一里已出夾峯之西至此蓋三面挾夾峯而行矣乃西向隨峽下墜一里峽始開一里轉而西南乃循南山之坡曲折西下三里抵盆壑中其壑東北西三面皆崇峯西北東南二面皆墜峽惟西南一脊如堵垣平陟其上共二里踰脊南有廢舍踞脊頭是為汝南哨其東南塢中有村倚東山乃土官所居土人又名為蒙瓏橋其由哨南下行塢中一里餘遂南入峽東西皆土峯逼夾其下峭峻二里出峽乃飯復見東南有隆壑乃盤西峯之南復西陟其塢一里餘復陟其西峯而南盤之遂西南循坡下北峯南盤踞從深樹叠石間下甚峻四里轉峽度

脊、其下稍平、西南半里、有茅棚賣漿、乃沽以潤枯腸、又西南半里、下至壑底、有水自南峽來、徑壑中北透峽去、是為清水江、始知壑西之山、反自大脊南度西北、其水猶涯觴細流、不足名溪、而以名江、即、其卽下流北出、當西轉、而下、而合於劍川之上流、然則劍川之發源、不第始於七和也、清水江東岸、有數家居壑中、上有公館、為中道、涉水西、從西坡南北上、迤邐循西山西南、三里餘、乃折而西南上、甚峻、一里、又折而西、半里、西踰稍脊、即南以東大脊西度北轉者、當北盡於清水江西透之處者也、越脊、西下峽中、二里、峽始豁、而下愈峻、又一里餘、始見夾行

圍壑間、又一里餘、乃循南峯之西而南盤之、一里、出其口、始見其西郡峯下伏、有峽下嵌甚深、南去稍闢、而東南峽中似有水先捲峽者、則劍川湖也、西南層峰伏峰、雪色皚瑩者、則老君山也、南盤二里、又見所盤之崖、其西石峯倒瀉、峽吼嵯峨、駢錯趾下、其下深壑中、始見居廬環倚、似有樓閣縹依之狀、不辨其為公館、為廟宇也、以其上南向依東崖下、二里西度峽、峯已出居廬之南、遂循西峯南下、一里、則東峽已西向直趨劍湖矣、于是南望湖光杳渺、當東山之麓、湖北帶壑迭青環畦甚富、意州治已在其前、而隨峽無路、反從峯頭透坳西去、又一里、稍下、又轉西

峯而盤其南、又一里、南西豁然、其前無障、俯見南湖北塢、而州治倚西山、當其交褋為處、去此尚遠、路盤坡西行、一里餘、乃從坡西峽中南下、又一里、抵山麓、乃循崖西轉、半里、則村居倚山、路塢環堵甚盛、是為山塍塘、問距州尚十里、而担者倦於行、乃遂止、

十四日、昧爽飯於山塍塘、平明乃行、自是俱西南向平疇中行矣、二里餘、有一小山南突平川、路從其北、西轉而扶之、復西南平行疇中、雨霏霏至、二里、有大溪自北而南、平流淺沙、蕩蕩南注湖中、然湖自下山塍、已不可見矣、隨溪南行、又半里、大石梁

而跨之、其溪流蓋北自甸頭來、按志、州西七十里、山頂有山頂泉、廣可半畝、為劍川之源、此山不知何名、今麗江南界七和后大脊定此川發源之所、則此山即在大脊之南可知、更有東山清水江之流亦合併之、其盤曲至此、亦不下七十里、則清水江亦其源可知、從橋北望、乃知水依西山南下、其東則山塍塘北之山盤夾之、山塍塘之東、山南墜而為川、又東則東山乃南下而屏其東、與西界金華山為對、是山塍塘者、實川之北盡處、其東南闕而為川以豁湖、其西北夾而為峽以出水者也、過橋、風雨大至、隨溪南行半里、避於坊下、久之稍止、乃西南復行塍間、

一里餘、一小流西來乃溯之西、一里、抵劍川州、治城、北入其
東衖、抵州前、乃北行、稅行李於北衖楊貢士家、乃買魚於市、先
衖北有祠、入謁之、乃祠死節段公者、段名高選、州人、歷宦以
進士為重慶巴縣令、闔家死奮苗之難、故本郡立祠、今其長子
館倉錦衣衛、在郡、祠中有一生秋葵、臺植盆中、花頭較山茶小僅
尺許、而花大如碗、出祠、東還寓、以魯頑僕令守行囊、而余同
王人之子、令扛者挈飯一包、為金華之游、出西郊、天色大霽、先
眺川中形勢、蓋東界即大香南下分為湖東之山者、是為東山、
西界則金華山最高、北與崖場諸山、南與嚴光后嶺、頹嶂西峙、

是為西山、其北則山塍后嶺、自東山北轉、西亘而掉其尾、其南
則印登山自東山而下、西顧而為其嶺、中圍平川、東西闊里十、
南北長三十里、而湖匯其半、湖源自西北來、向西南破峽去、而
湖衍於東南、此州中之概也、其地在鶴慶之西、而稍偏於南、
在麗江之南、而稍偏於東、在蘭州之東、而稍偏於北、在浪穹之
北、而稍偏於西、此四境之準也、州脈自金華北嶺東環而下、由
州治西行、一里餘、及其麓、有二寺並列而東向、俱不宏敞、寺后
有亭有軒、在層崖盤磴之上、水泉飛灑、竹影桃花、蒼映有致、為
鄉紳楊君之館、由其北躡崖西上、有關帝廟、亦東向、而其霞漸

高、東俯一川、甸色湖光、及東山最高雲霧、曾登、甚為明媚、由
廟后循大路又西上半里、北循坡西下、為桃花塢、南分岐而上、
為萬松菴、而直西大道、則西踰嶺而抵蒼欽嶺者也、乃隨楊君
還、從北坡下、數百步、而桃花千樹、深紅淺暈、俯入錦繡叢中、
穿其中、復西上大道、橫過其南、其上即萬松菴、其下為段君墓、
皆東向、段墓中懸塢中、萬松高踞嶺上、桃花塢其初曾為土
官家山墓、為段氏母墓、而桃花萬松、猶其家者、萬松昔為菴、今
尿寺為萬蒐門扃莫由入、仍從關帝廟側、約一里、下山、之北有
峽甚深、自后山環峽而出、渦流嵌其下、是為崖場、兩崖駢立、其舀

甚逼、自外逆望、不知山之中斷也、余欲溯其系入、以志於金華、
遂循山南行、一里餘、有岡如堵墻、自西山而東亘州南、乃引水
之南也、踰岡又南、一里餘、有道宮倚西山下、亦東向、其內左偏、
有何氏書館、何鄉紳之子讀書其中、宮中亦修者、非黃冠、非瞿
曇也、引余游館中、觀茶花、呼何公子出晤、而何不在、兩子以想
子急於登山、乃出、從宮右折而西、上坡一里、有神廟當石坡上、
為土主之宮、其廟東向、而前有閣、后而古柏夾立、風藤夭桃、
逆路上下、流泉灰石、錯蕃左右、亦遠間名區也、與何公子遇、欵
拉余還館、且曰、家大人亦祈一見、蓋其父好延異人、故其子欵

遂余相揖、余約以下山來叩、遂從廟右西上、于是當极仰緣、遂垂垣以登、三里轉突崖之上、其崖突兀坡右、下臨深峽、由其上石門下墜甚深、從此上既度短新門、[illegible]峰頭其內環立巻翠、茲佛有雲旋、刹宇出沒、甚敞勢直上、路曲折懸陡、又一里而登門之左崖、其上有小石塔、循崖西入、兩岸中闢、上梓雲霄、而下甚平、有佛宇三楹、當其中、楹左右恰支兩崖、而峽從其前下墜、路由左崖入、由右崖棧石壁而甚其前、以登玉皇閣、佛宇之右、有池一方、引小水從右峽滴入、池上有龕若嵌、右崖間一僧棲君而拙、當兩崖夾立之底、偉年不見日色、惟有空翠冷雲、蜩螺

戶牖而已、由崖根坡坳而登內塢、有三清閣、由崖右歷棧而踞前崖、有玉皇亭、咫尺有迴旋之異、余乃先其勝者、遂歷棧蓋右崖之前、棧高懸數丈、上下皆絕壁、踏踞雲外、腳抻峽底、棧架空而横倚之、東度前崖、乃盤南崖西轉北上而凌其端、即峽門右崖之絕頂也、東向高懸、五面峭削、凌空無依、前衛平川、烟波村樹、歷、如畫幅倒綴石眺內峽、環碧中廻如蓉城嘉關、互相掩映、窮鶩莫測、奉頭止容一關、奉玉[illegible]觀、攬久之、四顧無路、將由前道下棧、忽有一僧至、曰、此頂有小徑[illegible]內峽不必下行、予隨之、從閣左危崖之端、挨空翻側、從崖坎一線、

皇之西、入下巖、即危棧之上也、半里、西抵內峽之中、峽中危峰內簇、攢分叠縈、中空如蓮房、有百峰獨穹於後、當峽中峙、兩旁俱有峰攢合、峽為兩峽、合於中峰前、旁峰外環連亘、自後奔轉抱而前、合爲崖門、對距止咸線、峽外圍中簇、此實洞天之絕勝矣、崗上小峯、共有五頂、土人謂上按五行、有金木水火土之辨、即不稱五行、亦直擬三島哉、中峯前結閣奉三清、前有古柏一株頗巨、當兩峽中合之上、予欲上躋中峯、見閣後路甚圮、恢左峽而上、有路前趨峽門左崖之頂、乃隨峽而北、躋之東出西轉、有塔峙坡間、路至此廢、余猶扳嶮躋削、久之不得路、而楊氏

之子與仆夫、俱在下遙呼、乃返、從內峽三清閣前、下墜峽底、共一里而出峽門、內方池上、龕若穴、僧栖殿丈佛衆、以所攜飯投而共啖之、乃與僧同出峽門、循左崖東行、僧指右峽壁崖之下、石裂而成門、下臨絕壑、中嵌峻崖、其內直通山後、養歌峽中、從來皆莫前覓路、無敢入回者、予欲向內懸崖下、僧曰、既無路而有虎、君何苦必欲以身試也、且外阻危崖、內無尺地、即不遇虎、亦不能入、楊子謂急下山、猶可覓羅尤屆來、此不測區、必不能從也、乃隨之東北下山、一里、路分兩岐、一循山北下、爲入昔便道、一直東透坡下、即來時道、僧乃別從北去、予仍東下、一

里，踞左有一巨石，當坡東向而峙，下嵌土主廟。岩石高二丈，東西平削，鐫三大天王像於上。中像更大，上齊石頂，下踏崖腳，手托一塔，左右二像少殺之。（土人言：土司出兵，必宰猪羊候祭之，祭后牲忽有刑戮志者，攻。）是為天王石。又下一里，至土主廟南，乃踰澗南上坡，循西山之東。踰坡處塢，南向而行，村之倚坡臨川者，雜書屋曲，竹樹扶珠，殺以稞桃棗李，光景甚異。三里餘而得一巨村，則金華之峙至是南盡。又下為蓋嶺，迴旦南去，蘭州之道由是而西踰之，以揭村而達焉。由南東蓋東哭之脊，共里餘，南蹲西得羅尤邑，亦百家之聚也。其處有溫泉，在村窪中出，每冬月則沸流如注，人爭浴之，而春至則壑成行池焉，水止而不流，亦不熱矣。有二池，一在庵宗，一在環堵之內，今觀之與行潦無異。土人言：其水與蘭州溫泉彼此互出，溢於此則彼涸，溢於彼則此涸。大意東出者在秋冬，西出者在春夏，其中間隔重巒絕箐，相距八十里，而往來有時，更代不爽，此又一異矣。村中有泳泉自西峽出，入寺引以灌，與溫泉不相涉。其上有石龍寺，以晚不及探。遂由大道北返。四里，北越一橋，橋北有居廬，為水寨村。從村北折而西，望金華山石門之峽，高懸覆閣，如天門疊峙。又二里，北抵州治，入南衛。又里餘而返寓。

十五日，余欲啟行，聞楊君喬梓言筆架嶺為一州勝處，乃復為一日停。命担夫裹飯從游。先從崖場入。崖場者，在金華北峯之下，有澗破重壁而東出，劃層峰為二，其內皆雲蒸水匯，極幽寂之致。筆架正道當從南崖上，余意叔峽而西，由峽底覓道上，更可兼盡。遂溯流入，始緣澗北，不得入，仍渡澗南而入。南崖之上，即昨桃花迷塢處，而此當其下。披榛首而崖道窮，但循澗底派泉，則有天地不復塵境，眷色更與人間也。曲折三里，祇容一溪，究竟亂春互合。既而峯迴峽轉，前嶺西亘，夫澗北來，中登稍陟，環崖愈夾，路亦轉大，而迴眺西南嶺頭，當是筆架所在，不應北入。遂有拒者至，則之曰：此澗西北從后山來，筆架之道，從當西亘之嶺南向躡其脊，乃可得正道。余從之，遂緣西亘嶺西南躋之，雖無路徑，方位已不出吾目中。一里餘，遂南躡其大脊之春東來之端，亦遂與轉南矣。遂從之。此脊自金華山北向橫界，從此下墜，前盡於崖場峽口，后盡於冊跡之不，其西又有山一支，亦自南北向橫界，夾金華山之后而為北下之峽。蓋二山俱從西南老君山來，分支垂此，中夾成箐，石崖盤踏，即所謂筆架嶺也。于是循金華山之西，由南二里，又漸下者半里而抵箐中。其箐南來，東崖即金華山北嶺之后，西崖是為筆架，皆此石

危亙、驛峽相對、而路當其下、先有一崖北向、橫障箐中、下嵌成屋、樾覆二丈餘、而東突一石下垂、如象鼻柱地、路西尤隙、從象鼻卷中透東崖上、逶迤歷覆崖之上、望東西兩崖、俱有石皮壁覆雲、而西崖尤為突兀、上寄兩亭焉、曰西向、躡危登之、其亭皆東向、倚崖瞰壁、亭字欹仄、而南列有數大位佛像於中、左腋有泉自石縫出、下注小池而不溢、北亭就嵌崖通路、披雲而通、得片石曰月亭、其上三面懸削、其路遂絕、此又北復箐口高出象鼻覆崖之上矣、危峙久之、側木橫截其處、而崖危石障、不知其處、復東下箐底、雨細添、北入則西崖轉、背削骨立

崖障壓其處、弥其半里、橋首上飛、或下嵌、上突或中刳、雪裂或曾堆、或直斷、各極鬱盤、有書其上為天作高山者、其字甚大、而懸空不甚高、或云以夜登、羅漢從奉簷倒掛而書者、而崖有白衣大士、東崖首朔生（僧）達摩、面壁而成、似非人跡可到也、更以南半里、有玉皇閣當脊中、由此垂而披崖、拄石磴者、僧架一閣於崖際、其閣亦東向、其崖上下陡絕、中嵌橫紋、而閣倚之、披橫紋而北、又復一亭、中供巨佛、倚壁而立、以崖迸不容、青蓮座也、其北橫紋倚絕矣、前閣躲殿逶迤、即此閣僧、其師為南都人、茹淡閱此栖此有年、昨以禪講此崖場、而守蠹者乃

其徒也、留余待之、余愛其幽險、為憩閣中作紀者半日、僧為具餐、下午而師不至、余別僧、此處有路通金華山、香僧言金華尚在東南、隔大脊一重、箐中尤路、上東向直躡東崖、乃南越踰頂而東下之、是東崖、上是遵石而土、但峭削之極、直列如屏、其上為雞、余時已神往、即仍下玉皇閣、遂東向披箐上、時有游人在玉皇閣者、交呼此處險極難除、余不顧、愈上愈峻、二里、首路緣脊、自南而北、但者數從此去、余循之南半里、此路乃南通后嶺、非東南躋頂者、乃復東向躡峻、但者屢呼之不至、余不復待、竭蹶上躋一里餘、而東踰其脊、從脊上俯視、見州治在川東

北矣、乃即從脊南越半里、又東南躡峯上一里、始凌金華山頂、于是北眺嵩江、西眺蘭州、東眺崖虜、南眺大理、雖嵌重峯之下、不能辨其城郭人民、而西之老君、北之大脊、東之大脊分支處、南之印崔橫峽處、雪痕雲亦無不歷歷、此形正如天際真人下瞰九州、俱如一黍也、復從頂脊南行、脊上已有路、直前一里、漸西轉向老君、余知乃楊莊道、乃轉而北、瞰東向之路、得一線垂箐下、遂從之下、里餘、路窮箐底、崩崖倒坎、欹仄蒙翳、下嵌更深、乃橫枝援跌、重重復更一枝、華枝稠箐密、不知倒空之險、如是一里、如踰碧海、茫无際涯、既而審視、忽見一塔下瀉、雖陽聽

重著、而方隅在目、知去石門不在弱水外矣、並用拔隆之法、又
一里、有蹊徑伏箐間、隨之西行、半里、得中窪之峽、又半里、出三
清閣之後、即昨來窘視而盤從者、于是下峽門、過昨所趨處、閣
无一人、乃前趨過昨所望岸穴之上、與直廉偕、非險道矣、乃從
北道循西山北向下、五里而返寓、則担夫猶未歸也、
十六日平明、炊飯而行、遵南衢出、七里至羅充、巳、余以為將循
湖而行、而大道俱西南循坡、竟不見湖、心訝之、途中屢問南趨
澗、皆自西而東、而岡澗俱不已、皆有村廬、八里、一村聚落頗盛、
從其西又一里、大路將東轉而趨海門橋、有岐西南入、乃石寶
山道也、從此始與大道別、南瞻印雀山、與箐西當湖之南、為一
川之南屏、其脈自湖東南下伏、而西度渡漾、故橋城大道遇海
門橋、繞湖南而東、由其東伏處南踰而出觀音山、湖流所注、由
海門橋繞山北而西、由其西盡處南橋而下泄漾、石寶山又在
印雀西南、東隔此溪南下、又西隔駝強江北流、故其路此從此
溪北峽入、又從駝強江東峽流、然后及石寶之麓焉、由岐路循
西坡南下、一里度一峽、從峽南上、轉而西行、二里餘、已逼望石
寶山與穹西大峯之南矣、于是復西南下、一里涉澗、乃南向隨
層崗峽中曲折三里、始南踰其脊、南下一里、有水自西南峽來、

至此折而東去、是為駝強江、有大石梁南跨之、橋南環城連阡、
南陲之半里、有村廬倚南坡下、頗盛、是為駝強村、從村南復隨
箐南上、一里餘、登脊、從脊上西望、老君山雪色崢嶸、在里峯
夾澗之西、始知石寶之脈、猶從金華南下、而盡於駝強北轉之
處、若老君之脈、則南從橫嶺、而盡於來會澗合之交矣、平行脊
上一里餘、稍南下、度夾坳、半里、東望海門橋之溪、已破峽款底
而南、有路隨箐直下而就之、此涉度道也、有岐南上盤西峯之
南、此石寶道、乃南上登脊、一里餘、復繞峯之南、遂西轉而盤從崩
崩西向行、二里、稍下而踰脊西、隨之南轉西向一里、又西南踰
其北突之崖、始半里、石寶之北與西峯並峙、西白塔高懸其間、
南一里、遂陟登直下、一里、抵崖麓、則駝強江自南而北、奔流石
崖峽中、而兩崖東西夾峙、嶢石飛騰、古木盤倚、懸藤密箐、蒙
蔽山谷、祇覺綠雲上幕、而仰不見天日、玉龍下飲、而脅不露津
涯、蓋西即石寶之麓、東乃北繞之峯、驟夾止容一水、而下嵌上
逼、極逍異之勢、循東崖南行、三里、夾壁稍開、有石梁西渡、立梁
上四眺、南不見寺托何處、而梁南兩崖瀕水而上、已无蟻徑、而
橋東有路、南踰東峯、則涉漢之道也、度橋西半里、西麓稍開、中
陷一坑、甚峻、有巨關當其口、已傾圮、不蔽風雨、而坑中亦无入

踞、惟仰見其上、壁崖層疊、雲廻縹緲、如芙蓉十二樓、令人目駐
心驚、踞稍坑右登崖、嶝曲折上、一里餘、而入石寶寺山門、殿
三四層、俱東向、憑瞰蒼茫、僧道亦寥寂、然石階嵌壁、固自雄也、
余停行李於后殿之右、一老僧栖其后、初不延納、予不顧、即從
殿北盤左腋、窮北岩二重、復下、從殿南盤右腋、窮北岩一重、其
下、則老僧已炊黃粱相待、時已下午、復從右腋上、玉皇閣、窮塔
頂、既暮、始下、蓋后殿正嵌崖腳、其層疊之崖、重重上疊、而踞吞
從兩旁腋間、分道橫披而入、其前既懸崖、前不能直上、而上亦
中斷、不能旁通、故殿后第一層分嵌三叢、北叢二重、路從北腋
轉、南叢一重、路從南腋、轉、俱廻踞殿上、而中間不通、其上又環
為第二層、殿后仰瞻不見也、路又從玉皇北轉、即凭踞第一層
之上、從突崖北陟、躡北支、西上三里餘、凌后峰之頂、頂平、西
半里、有白塔當坪間、又中窪為土塘者二、而無水、窪之南、皆石
坡外突、平庋如墻堞、而石面有紋、如龍鱗、有小窪嵌其上、皆淺
而有水、其頂即西並大脊、其峯橫列上俯、西攏如屏、欲躡其上、
路絕日暮而止、僧言其上有天成石像、并不竭石池、余所睹、不
一、求少戢雕刻、不辨孰為天成也、
十七日、由石寶飯而下山、二里度橋東上、即轉東南、二里東踰

其脊、乃轉而南行、漸下轉而西南、三里又轉而東、一里循山南
轉、二里過一南度之脊、里餘越嶺而南、始望見沙溪之塢、關於
南嶺所陟之峯、其東界大山相持而南、中夾大塢、西劍川湖之
流、合蛇狂江出峽、貫於川中、所謂沙溪也、其塢東西闊五六里、
南北不下五十里、所出米穀甚盛、劍川州皆求取之焉、從嶺南
行、又二里、峯頭石忽湧起、如獅如象、高者成崖、卑者為級、當門
踞解、覺其有異、而不知其即鍾山也、去而后知之、欲再返觀、已
無及矣、又一里、遂東南下、三里、及其麓、從田塍間東南行、二里、
得一大村、曰沙腿、遇一僧、即石寶山之主僧也、欲挈余還觀鍾
山、且言從此而西四十里、過廠食坪、即通楊村、蘭州、由蘭州出
五盤井、徑從雲龍州抵永昌、甚便、余將從之、以求穹何渠河末
路、且欲一觀大理、更聞此地東去、即觀音山、為鶴慶大理通道、
若捨此而西、即多未了之願、乃別僧東南行塍間、三里至四屯、
村盧甚盛、沙溪之水流其東、有木梁東西駕其上、甚長、度橋又
東南里、峽坡而趨、二里、由峽躡坡東向上者五里、得一坡頂、踞
而飯、又東一里餘、見路右有峽西墜、如剖劈、其南有崖北向、一
洞東北向、關門限於墜峽、惟隔崖眺望、不及披也、又東里餘、抵
東脊之下、有澗自北來、小漲其中、南注西墜峽間、大路涉澗而

東瞰茶巳品其為三營道如故也、觀音山當湖澗西北入塢、予乃復遶湖西北尚湖之入、行夾中、徑甚微、兩旁石樹漸合、二里出夾、乃東北躡坂而上、坡間萬松森列、馬纓花映日燒林、而不聞人聲、五里、轉而東、又上五里、始躡其脊、南北俱峯、中反窪而成坳、穿坳一里、始東北向下、望見東界遙山層列、上干霄、而其下夾谷駢盤、猶不見下關之塢也、隨峽而下、二里、又見東叢海子一圍、水光如黛、浮映山谷、稍其徑異塞、弟望之東下、又二里、始有路自北頂而下、隨之東北降、又五里、始及山麓、又東平登內環小山外繞、自西大山北麓分支、四環東抱、又轉而西夾於南麓、四週如城、中闢如規、其中行為平疇、南半滙為海子、海子之水反西南透大山之麓、破峽墜去、其中蓋另一天也、當登之中、有居廬駢集、是為木雁嘴、其北尚峯如負扆、樹樾於后、而前有虛堂倚其陽、為李氏之居、地靈人傑、信有徵哉、東行塍嘴間二里、過羅木嘴村、又東一里、餘大道自西北向東南、交過之、又東半里、抵東岡下、循而北、乃東向踰坳而上、又半里乃下、又其東麓有數十家瀕東溪而居、其溪自三岔瑤澗峽發源、經觀音山、遶此而西南繞出、洞與合流為海子、及嵩羽陂江、而同入普陀崆、南經中所、下洱海者也、其時將暮、扣者欲止、

問村人不得、乃悞從村南度小橋、由溪東大道北行二里、得觀音鋪村、日已暮、遂宿、

十八日、昧爽促飯而投大道矣、店人摩索余貲、為送浪穹、遂南行、二里過一石橋、循東山之麓而南、七里至牛街子、循山南去、為三營大道、由岐西南、過熱水塘、行塢中、為浪穹間道、蓋此地已為浪穹屬、大有踦壞矣、于是西南從支坡下一里、過熱水塘、有居盧夾道之、余南行塍間、其塢頗敞、大路西南、八里有小溪自東而西注、越溪又東南眺三營居盧甚盛、倚東山之麓、其峯更崇、西望溪流、遶西山之麓、其蹊更沃、遶此中橫之溪、已全為浪穹境矣、又南十里、則大溪自西而東向曲、由其西有木橋南北跨之、橋左右俱有村盧面度之、行溪之西三里、溪復自東而西向曲、又度橋而行溪之東三里、于是其溪西遶西山南突之嘴、路東南隨塍而行、四里、則大溪又自西而東向曲、有石梁南跨之、而梁已中圮、隙之頗危、梁之南居盧亦盛、有閣帝廟東南向、是為大屯、屯之西一山北自西大山分支南突、其東南又有一山、南自東大山分支北突、若持衡之針、東西交對、而中不接、大溪之水北搖出洞之舁東垂、又曲而南、環東橫山之西麓若枝之首其隙者、兩山既分懸、為中塢、亦若界而為二、于是又西南

行塍間三里轉而西、三里過一小石梁其西則草湖浩然、北接海子、南映山光、而西浮雉堞、有堤界其中、直西而達於城、乃遵堤西行、極似明聖蘇堤、雖無六橋花柳、而四山環翠、中阜弄珠、又西子之所不能及也、湖中魚渤泓、萍草新蒲點瓊飛翠、有不盡蒼茫、無邊瀲灩之意、湖名茈碧、有以也、西二里、湖中有阜中懸、百家居其上、南有一突石、大三丈、其形如龜、北有一迴崖、高四尺、長十餘丈、東突而昂其首、則蛇石也、龜與蛇交盤於一阜之間、四旁沸泉騰溢者九穴、而龜之口向東、蛇之口向東北、皆張吻吐沸、交流環溢於重湖之間、龜之上建玄武閣、以九穴環其下、今名九氣臺、余循臺之南、見其竅中沸水、其上覆出、為人琴缺、其水熱不可以濯、有僧見余遠至、邀留飯、且及夫僕焉、其北蛇首之下、亦新建一庵、余以入城急、不暇適、由臺西復行堤間一里、度一平橋、又二里入浪穹東門、一里抵西山之下、乃南轉入護明寺、憩行李於方丈、寺東向、其殿已久敝、僧方修飾之、寺之南為文昌閣、又南為文廟、皆東向、而溫泉即洋溢池之北、既憩行李、時甫過午、入叩何公巢阿、一見即把臂入林、欣然恨晚、遂留酌、及更、更命其長公君選至寺、宿焉、

十九日、何君復具餐於家、攜行李入文廟西廡、乃其姻劉君脫

石時書室也、上午、何君具舟東關外、拉余同諸郎四人同舟、登舟小僅容四人、而舟受八人、泛湖而北、舟不用楫、以竹篙刺水而已、渡湖東北三里、湖心見漁舍兩三家、有斷梗垂楊環之、何君將就其處結樓綴亭、踞納湖山之勝、命余預題聯額、余唯、唯、眺覽久之、仍泛舟西北二里、遂由湖而入海子、南湖北海、形如葫蘆、而中東如葫蘆之頸焉、湖大而淺、海小而深、湖名茈碧、海名洱源、東為出洞阜、西為剛頭村、北為龍王廟、三面山環成窩、而海子中溢、南出而為湖、海子中央、底深數丈、而水色澄瑩、有琉璃光、穴從水底噴起、如貫珠聯璧、結為柱幛、上躍水面者尺許、從寧道觀水中之影、千花萬蕊、噴成珠樹粒、分明絲、不亂、所謂置海耀珠也、山海經所謂洱源出罷谷山、即此、楊太史有泛湖窮洱源遺碑、沒山間、何君進購得之、將為立亭以志其勝焉、從海子西南登崖陸、西行田間、入一巷、即護明寺之下院也、何君之戚已具食巷中、為之醉飽、下午仍下舟、泛湖、西南二里、舟入小港、何君為姻家拉去、而幼郎兩侍令兩長君同余還晚飧而宿文廟西廡、

二十日、何君未歸、兩長君清晨候飯、乃攜盒抱琴、竟堤而東、再為九氣臺之游、擬浴於池、而浴池無覆室、是日以街子浴者

雜遝、乃已、遂由新巷梯蛇口温泉、憩半久之、仍至九龍堂、換琴
命酌、何長君不特丈章擅長、而烹飪俱精、就是石泉淪雞卵為
食、味勝於湯煮者、已而寺僧吏出金佐觴、下午乃返、兩㼆甚急、
何長君挖果向風而行、以蛩韻紀其歡洽、、山水之趣、更出自
然也、

二十一日、何君歸、飯余於前樓、以其集示余、中有為余咏者、余
亦作二詩以酬之、

二十二日、何君特設暑、余、以小疾欲暫臥、懇辭不獲、強起
赴酌、何君出所藏山谷真蹟、楊升菴手卷相示、

二十三日、何長君联騎、同為佛光寨之游、佛光寨乃依雪東山
之最高而險者、東山北自觀音山南下、一雪而為三营、后山再
雪而為佛光寨、三雪而為靈應山、其勢皆崇雄如屛、遠障天末、
遠望雖支離、其中實多瓦屋壘壁、不易攀躋、故佛光寨承稱天
險、因初既平滇西、右丞普頴葛者屢据此以叛、久征不下、數年
而后克之、今以其地建靈光寺、从寺后而上、有一步最險、言一女
當關、莫之能越也、頴葛據寨、以諸女分守要頭、遠望山下、无所
不見、从關而上、即通后山之道、北出七坪、南下北寸者也、余聞
其勝、故與長君先及之、仍異从九乘臺、其十里過大屯、梁、其根

巳新而重建、横木橋以渡、遂从東北行、五里轉而東、从径踄、又
三里、直抵東山下、乃沿山東北上、又二里而及靈光寺、寺門東向、
下臨逕坰、其前雖峻而石不多、惟寺門一石高突如屋、前樓
后殿、而無為炊臥之所、乃何君之伯集屛別駕所建、今且就圯
矣、予至、先有三客在、皆呂姓、一少而麻衣者、為呂揮使之子、其
二長者即其族也、具食相餉、為余言一女關之勝、欲即登之、諸
君謂日晚不及、迨下午、諸呂別去、何長君亦往三營、威家予獨
留寺中、為明晨遍歷之計、諸呂留蘇來于僧、令供余、且導余游、

二十四日、晨起索飯、即同寺僧从寺后躋危坡而上、二里餘、有

峽北直入、峽者、向寨址道也、歷級直上、而南越峯頭者、向一女
關道也、余从其上者、一里餘、凌坡之脊、隨之南轉、即普頴葛之豊
寨也、南一里、峰頭始有石聚、、从其下東轉、緣径横陟、下缺

二十五日至月終俱缺

西南遊日記十八 雲南

己卯三月初一日、何長君以騎至文廟前、具餚觴為包、乃出南門、一里過演武場、大道東南去、乃由岐西南循西山行、四里西山南盡、有水自西峽出、即鳳羽之流也、其水頗大、南即天馬山橫夾之、與西山南盡處相對若門、水出其中、東注茈碧湖、南坡隆關抵鐵城而南入普陀崆、路循西山南盡處涉水而入、五里、北崖忽石峯壁立、澤首西顧、其內塢稍開、有村當澤首下塢中、是名山關、澤首之上、有神宇踞石巔、望之突兀甚、蓋即鳳后山、自三台分支南下、以其西南盡處也、其內大脊稍西曲、南與天馬夾成東西塢、循溪北崖間又三里、稍西抵大脊之下、于是折而南、一里渡澗、東循東山南行、一里為羅江門哨、有守哨者在路旁、又南二里、有小山當峽而踞、扼花水之吭、鳳羽之水南來、趺甲場之澗西出合而繞東崖下、路乃緣崖盤其上、二里出扼吭之南、村居當坡東、若鎖其口者、由是村南山塢大開、西為鳳羽、東為啟始后山、夾成南北大塢、其勢甚開、三派貫其中、南自上駟北抵於此、約二十里、皆良田接塍、鄉谷成村、曲峽遙遙、入重皋夾水居、古之朱陳村、桃花源、不落已盡而皆此一奧、亦大奇事也、循東山而南、為新生邑、共五里、折而西度塢中、截塢五里

抵西山鳳羽之下、是為舍上盤、古之鳳羽縣也、今有巡司、一流一土尹姓、名夢熊、先既使其為居停、而尹以補緝往后山、其家出飯待客、薄暮尹還、更具酌設款以焉、是夜大雨、迨曉而雪滿西山焉、

初二日晨餐后、尹具數騎、遂予遊西山、蓋西山即鳳羽之東垂也、條岡數十支俱東向、蜿蜒而下、北為土主坪、南為白王寨、是日飯於白王寨北支寺釋寺中、其支建叠三寺、而俱無僧居、言來以避寇去也、從土主廟更西上、十五里即關坪、為鳳羽絕頂、其南白王廟后、其山更高、望之皆雪光瞳、而不及登、

初三日、尹備騎命四人導遊清源洞、晨餐后即行、循西山南行、五里過一村、有山橫豆塢南、大為鳳足、西盡而分為二峽、西峽路由馬子哨通漾濞、有一水出其中、東峽路由花甸哨出洪珪山、有二水出其中、其蓋南自馬子哨分支北突者、由其北叢二里東降而復塢、過上駟村、度三澗、三里東抵一村、復上坡、循東山南行、一里度東澗之西、乃南躡坡、坡畝則東之瞰坪廠山與西之橫豆山、又夾成小塢、南行一里、乃折而東踰嶺、共一里東向下、忽見一水自壑底出、即東澗之上流、出自洞下者也、亟下壑底、睹其水自南穴出、湧而北流成溪、其上崖削

一穴、大僅二三尺、亦北向、上書清源洞三字、為鄧川州楷紳楊南金筆、水不從上洞出、由洞口下墜而入、亦不見水、其入處通仄深墜、恰如茶陵之石洞、導者二、一人負松明一筐、一人燃松明為炬以入、南入數丈、路分為二、下穿者為穴、上躋者為樓、之上、復分二穴、穿右穴而進、其下甚削、陷峽頗深、即下穿所入之峽也、以壁削路阻不得達、乃還、穿左穴而進、其內曲折駢夾、高不及丈、濶亦如之、而中多直豎之柱、連枝交劃極、中懸旁蓋、分合間錯、披隙透竅、頗覺靈異、但石骨甚瑩白、而為松炬所熏、若墨若烟煤、着手即膩、不可既、蓋其洞既不高曠、烟霧莫散、而

土人又慣用松明、使於僅隱、而益增其煤膩、先是有識者謂予曰、是洞須歲首即游為妙、過二月即為炬所黑、余問其故、曰、洞內經年、人莫之入、烟之舊染者既漸退而白、乳之新生者亦漸垂而長、故一當新歲、人競游之、光景甚異、以此至二月、游者已多、新生之乳、既被採折、舊染之垢、愈益熏黑、但能點染衣服、無復有其光華矣、予不以其言為然、至是而知洞以低故、其乳易採、遂折取無餘、其烟易染、遂熏黑有積、其言誠不誣也、遂挂隙南入、漸有水貯柱底盤中、其盤皆石底迴環、大如盆盎、頗似粵西洞仙田之翻、但不能如其多也、約進半里、又墜穴

西下、其深四五尺、復夾而南北下、半上凌高異、濶亦不及丈、南入三丈而止、北入七十餘丈、亦窘縮不能進、乃復出、升墜穴之上、循其南隙更披隘以入、數丈、洞漸低、乳柱漸逼、俯膝透隙、匍匐愈難、復退而出、由樓下坑內、批隙東轉、又入數十丈、其內高濶、與南入者同、而乳柱不能比勝、既窮、乃西從下坑透穴出、由坑仰眺、其上稍覺空洞、即入時由樓上俯瞰處、既下穴出、漸見天光、乃升崖出口、滿身皆黑黯蒙垢矣、乃下、濯足水穴之口、踞石而流、水從亂穴中汩汩、出遂成大溪、北去、清冷徹骨、所苦二人炊黃粱於洞外者亦熟、以所攜酒脯、箕踞峽洞前、仰見天

光如洗、四山如城、甚愜至興、飯後、仍踰西坳、稍南、遵花甸塢、橫涉中溪、西上横亘山之東坡、沿山陂陀、五里下、出上駟村之西、仍循西山北行、一里、過一村、遂由小徑遵西山崗坡十餘里、抵暮還宿曾宅、

初四日、尹備數騎、循西山而北、三里、盤西山東出之嘴、又北半里、忽見山麓有數樹撐空出馬足下、其下水穀溢、出樹則泉穴自山底東透隙而出也、又北半里、有坑自北山陷墜成峽、須之稍東又盤一嘴、又三里而至波大邑、倚西山而聚、盡亦此間大聚落也、由村北墜坑而下、横涉一澗、又北上踰崗三里而下、

是為鐵甲場、有溪自西山東注、村當夾之前、則江門西當峽抱
水小山、又東踞為此中水口、南北環山西夾、溪交於前、又若洞
別啟一洞天者、過溪上北山、此山自西北横抱而東、為鐵甲場
龍砂、重峰則第三重砂也、東來溪流、最為緊固、其西南之叢即
鐵甲東北之護、即閉江門、懸崖一川、全以此為鎖鑰焉、騎登其
上、還飯於鐵甲場居民家、置二鍋於架上下、燃以大柈蘸於中
而遞吸之、屢添而味不減、其村氓情意婉甸、皆多美意、以猓
兒茶點水餉客、茶色若臙脂而尤味、下午、忽風雨大至、訪滬而
返、

初五日、晨起欲別、尹君以是日清明、留宴於蛇山即土主廟北
新塋也、坐廟前觀祭掃者踵、一一舁者攜一豬、就塋間炙而烹之
而祭、貧者一雞、就塋間而殺之、亦烹以祭、回憶先塋、已三違春
露、不覺愾然、兩返而臥、

初六日、予欲別、而尹君謂前途其妾呂孝熊期今日至、必再屈
暫停、遂村有緒生許姓者、邀登鵝洞南高廟、隨之、下午返、而呂
君果至、相見甚懽、

初七日、尹君仍備騎、同孝熊再為清涼洞之游、先從白米村、截
川而東、五里、過東山南行、山麓有騎龍寺西、北有泉一穴自崖

下潭出、崖石嵌磊、下木盤結、清泉漱其下、古藤絡其上、境甚清
幽、山人耕者見數騎至、以為追捕者、俱群邪而趨、山径險、呼之、
趨益急、又南五里而抵清涼洞、不復深入、攬洞前形勢、仍西渡
中溪、過觀西山形勝而返、

初八日、同孝熊早飯后別尹君、三十五里抵滇寓南門、孝熊別
去、期中旬晤榆城、余入文廟、命顧僕借炊於護明寺、而后往候
何六安、何公待余不至、已先一日赴榆城矣、余乃促何長君定夫
為明日行計、

初九日、早飯於何寓、比行、陰雲四合、有雨意、何長君次君仍以
騎餞於南郊、南行三里、則鶴羽溪自西而東注、架木橋度之、又
南一里、抵天馬山麓、乃循而東行、風雨漸至、東里餘、有小阜
踞峽口之北、四疊城置浮屠於上、為縣學之案、此與普陀崆水
口既橫逆水而又天生此一阜中懸、以鎖鑰之、亦碧湖諸源滙
及觀音山之水出於阜東、鶴羽山之水出於阜西、俱合於阜南、
是為三江口、由其西望之而行、又二里、將南入峽、先有木橋跨
其上、度橋而東、而隨流南入峽口、有數家當峽而居、是為巡檢
司、時風雨交横、少避於跨橋樓上、樓圮不能蔽、寒甚、南望峽中
風陣如舞、北眺大雲諸峯、出沒倏忽、坐久之、雨不止、乃趨担夫

行、初从東崖南向行普陀峽中一里、峽轉而西曲、路亦西隨之、一里、渡轉而西、一里、有一家倚東而居、西面甚不及脈、又南、江流搗峽中、愈蹙、峽中石、倚叟而漱、流或横檻以扼之、或夾門以束之、或齟齬、或劍戟、或犀象、或鷙鳥、百態以極其搏攫之勢、而水終不為所阻、或跨而出之、或穿而過之、或挾而瀠之、百狀以盡超越之觀、時沸渦激噴、足下大雨注頭上、兩崖夾身、一線透腹、覺神旺、二里、頓西崖之底、有小穴、當危崖下、東向、與波流吞吐、心以為異、過而問無水洞何在、始知即此穴也、先是土人言普陀峒中、有無水洞、門甚隘、而中頗寬、其水自洞底湧出、如沸湯、人入洞、即為熱氣所蒸、无不洩汗、有疾者輒愈、九五臺上可煮卵、而此可療疾、余時寒甚、南一里、峽乃盡、前散為塢、半里、抵塢為下山口、有村當塢、為鄒川州境、于是兩江岸夾、埂要橋、路東、从岸行、六里而抵中所、時衣已濕透、風雨不止、乃覓逆旅、沸湯為飯、入叩劉陶石、劉君出酒慰寒、遂宿其前樓、出楊太史二十四氣歌相示、書法蒼勁而有嫵逸之致

初十日、雨止而餘寒猶在、四山雪色映人、道阪而負担之夫遂去、劉君乃令人覓小舟於江岸之西、霞鍾山下、另覓夫肩行李从陸行、言西山下有湖、可蕩棹、數與予同泛也、先西過大石梁、乃

跨溝其依江上者、西行塍中一里、有小橋跨小溪上、即羅時江也、橋之北、水塘淤漫、青蒲叢茸、橋之南、溪流如線、蛇行兩畦間、田路橋而坐待舟、舟至、即行、隨溪遵其東底南行、兩旁塍低於溪、塹半行水於中、其水雖小而急、二里、則兩岸漸平、而走水中塹、舟膠不前、劉君與余乃登岸行、龍舟人乃渡波曳舟、五里、乃復下舟、北曲而西、半里、遂南挺而下湖、中芰蒲泛泛、多有建集為畦、植柳為岸、而結廬於中者、汀港相間、曲折成趣、深處則曠然展鏡、夾處則宛然畫圖、有江南風景、而外有四山環翠、覺西子湖又反出其下也、湖中諸田甚沃、種蓀大如拳、而味甚鶯囊花蓬、峰排疏於柴柳錦波之間、景趣殊勝、三里、湖盡、又南行港間一里、有路自東横亘於西山、即達州治之通道也、堤之下連架三橋、以洩水舟、由橋北東行一里、穿橋而南、又半里、有小橋曰三條橋、即北从中所來之大道也、水穿橋東、路度橋南、俱南向行、初約顧僕以行李待於此、而不在、劉君踊吠跪跡、時已過午、晚飯、余揖手別劉君、令速返、余遵大道南行、傍臥牛山東哭之嘴行、臥牛山者、鄭川東下南砂之脊也、一大峯、一小峯、相屬而下、大者名臥牛、小名象山、土人以象小而牛大、合俱呼為象山云、涂峽之間、有數十家當道、是為鄭川驛、過驛一里、

上盤西山之嘴、始遇叉担僕、遂南上洱海、直上關而北、而由肯
南仍依西山南下、二里、下度一峽口、其峽自西山出、橫陂之而
南上坡間、又二里、有坊當道、踰坡南行、始與洱海近、共五里、
西山之坡東向而突海中、是為龍王廟、南崖之下、有油魚洞、西
山腋中有十里香奇樹、皆為此中奇勝、而南踞沙坪去坡一里
而遙、急令担先僕覓寓具餐、余併探此而后中食、乃從大路東
半里、下至海崖、其廟東臨大海、有漁戶數家居廟中、廟前一坑
下墜、其坑南北橫二丈、東西闊八尺、其下再級而下、則水貫峽
底、小魚千萬頭、簇簇於內、漁人見予至、取飯一掌撒、則群從而

嘬之、蓋其下亦有細穴潛通洱海、但九大魚不通、如指者耳、油
魚洞在廟崖曲之間、水石交薄、崖內環而抱水東向、如玦崖下
插水中空、洞透兩、每年八月十五、有小魚出其中、大亦如指、而
周身俱油、為此中第一味、過十月、復烏有矣、崖之后、石骨如
芙蓉裂瓣、從其隙下窺之、多有水融其底、蓋其下皆潛通也、稍
西上、有中窪之宕當路左、其東崖嵌根、亦有水外通與海波同
為消長焉、從其側交大道而西踰坡、不得路、望所謂三家村者、
尚隔一箐、路西峽間、半里、越坡而下、又西半里、陟箐而上、乃沿
西山南向而趨、一里、漸得路、轉入西峽、半里、抵三家村、則老嫗

指奇樹在村后田間、又半里、至其下、其樹南臨深塹、而南幹半空
矗然挺立、其花黃白色、大如蓮、亦有十二瓣、按月、而閏增一瓣、
開時香聞遠甚、土人謂之十里香、榆城有風花雪月四大景、下關風上關花蒼山雪洱海月上關以此花著、按志、榆城異產、有木蓮花、而不
註何地、然他處亦不聞、豈即此耶、花自正月抵二月終乃謝、時
凡餘瓣、余不能聞香見色、惟撫其本辨其葉而已、乃從村南下
坡、二里而至沙坪、入郵舍、晚餐已熟、而劉君所倩担夫已去、乃
另倩為早行計、
十一日、早炊、平明、夫至、乃行、由沙坪而南、一里餘、西山之支、又

橫叉而東、為龍首關、蓋點蒼山北界之第一峰也、路自南行、度
花甸哨南嶺而東北轉者、為龍王廟后諸山、過之從鄧川之郎
牛溪始、而北盡於天馬、南峙者為點蒼、而東垂北顧、實始於此、
所以謂之龍首、入城北門、半里出南門、乃依點蒼東麓南行、
高眺西峯、多墜坑而下、蓋后如列屏、前如連袂、所謂十九峯者
皆如五老比肩、而中墜為坑者也、南二里、過第二峽之南、有村
當大路之右、曰波羅村、其西山麓、有蝴蝶泉之異、余聞之已久、
至是得土人西指、乃令僕担先趨而予獨從村南西向望山麓
而馳、半里、有流泉淙淙、溯之又西、半里、抵山麓、有樹大合抱、倚

崖而倚立、下有泉、東向漱根竅而出、清冽可鑒、稍東、其下又有一小樹、仍有一小泉、亦漱根而出、二泉匯為方丈之沼、即所溯之上流也、泉上大樹、當四月初發花如蛺蝶、鬚翅栩然、與生蝶无異、又有真蝶千萬、連鬚鉤足、自樹顛倒懸而下、及於泉面、繽紛絡繹、五色煥然、游人俱從此月群而觀之、過五月乃已、予在粵西三里、陸參戎即為余言其異、至此又以時蚤未花、詢之土人、或言蛺蝶即其花所變、或言以花形相似、故引類而來、未知孰是、然龍首南北相距不出數里、有此二奇葩、一恨於已落、一恨於未蕊、皆不過一月而各不相遇、乃折其枝圖其葉而后行、

已望見山北第二峽、其口對逼如門、相去不遠、乃北上叫之、其坡甚峻、路有標、詳問之一人、曰、此路從峽南直上、乃樵道、无他奇、南峽中有古佛洞、甚異、但懸崖絕壁、恐不能行、无引者、亦不能識、又一老人欣然曰、君既萬里而來、不為險阻、予何難前導、予乃解長衣、併所折蛺蝶枝、寄之行、共西上三里、乃折而南、又平上三里、復西向懸躋、又二里、竟陟南峽之上、乃第三峽也、予是緣崖上西行、上下皆危崖絕壁、積雪皚、當石崖間、旭日映之、光豔奪目、下瞰南峯與崖又駢峙成峽、其內墜空深杳、其外東臨大道、有居廬當其平豁之口、甚盛、以此崖南下俱削石

故必由北坡上、而南轉西入也、又西上二里、崖石愈巉嶪、對崖亦穹環駢峙、蓋前猶下岳相對、而至此則上峯俱連合矣、又一里、盤崖漸北、一石橫度足下、而上崖飛騫斜空、下崖倒影无底、導者曰、上崖腋間、有洞曰大木、下崖腋間、有洞曰古佛、而四睇皆无路、導者曰、此度石有洞曰大水、昔从上崖墜下、橫壓下洞之上、路為之塞、遂由度石之西、攀枝直墜、其下果有門南向、而上不能見也、門若裂罅、高不而闊、中分三層、下層墜若阱、青俯窺、皆黑而不見其底、昔曾置級以下、燃灯而入、甚深、今級壞灯无、不能下矣、中層分瓣拼楺、内深三丈、石潤而潔、闊秋

而朗、如板併戲桮、坐其內、隨峽引眺、正遥對海光、而洞門之上、有中垂之石、儼如龍首、倒懸竇路中衝、上層在中洞右崖之右、盤空上透、望頗縈絲、而中洞兩崖中斷、内无从上、其前則夾壑兩崖中凌、左崖前斷石痕如猴、少刓其端、首大如卵、可踐猴首飛度右崖、以入上洞、但右崖欹側、與左崖雖中懸二尺、餘手无他援、而猴首之足、亦僅踞半趾、躍險甚難、昔有橫板之處、而今无从覓、故以古佛名、自僧去佛移、其叠級架梯、亦久廢无存、今遂不覺閉塞、余謂不閉塞不奇也、乃復上度石、从其門捫崖直上、崖亦遂陳戲門、亦南向、高而不闊、與下洞同、但无其層叠

之異、峽左石片下垂、擊之作鐘鼓聲、北向入三丈、峽窮而躋之
上、有窪當石壁之半、外倚石片、中剖如蠡瓦、以手摸之、內圓而
底平、乃天成貯泉之器也、其上有白痕自洞頂下垂、其中如玉
龍倒影、乃滴水之痕、由側有白磁一、乃昔人置以飲水者、觀玩
既久、乃復下底者、集者乃取樵石峽去、余仍循崖東下、三里、當
崖之北、路將轉北、見其側亦有小岐、東向草石間、可見北行之
逕、乃隨之下、其下甚峻、三里、乃折而東、又平下三里、乃及截澗
東出之衢、、南有巨石高穹、牧者多踞其上、見寺白大崖下多
硯、跳之、不知為何許人也、又南一里半、及周城村后、乃刷土
半里、入大路之衢、則龍首關來大道也、時腹已餒、問去榆城遠
尚六十里、亟覓飯而趨、還望洱海東北、蒼山西外、十九峰也、
肩連袂而大勢又中分兩重、北重自龍首而南、至洪圭、
其枝東抱而出、又從洪圭后再起、南起為南重、自元為而南
至龍尾關、其支乃盡、十三里、過某村之西、、路有瑞登山、為花
甸道、又南踰東抱之蹠、四里、過二鋪、又十五里而過頭鋪、又十
三里而至三塔寺、入大空山房、則何巢阿同其幼子相望於門、
僧覺宗出酒沃飢、而后飯、夜同巢阿出寺、徘徊塔下、松陰塔影、
隱現於雪痕月色之間、令人悄然、

十二日、覺宗具騎挈餐、候何君同為清碧溪游、出寺即南向行、
三里、過小紙房、又南過大紙房、其東即郡城之西門、其西山下
即演武場、又南一里半、過石馬泉、、一方在坡坳間、水從此溢
出、馮元成謂其清冽不減惠山、甃為方池、其上有廢址、皆其遺
也、又南半里、為一塔寺、前有諸葛祠並書院、又南過中和玉局
二峰、六里、渡一溪、頗大、又南有峰東環而下、又二里、盤峰岡之
南、乃西向覓小徑入峽、、中西望重峰罨映、最高一峰當其后、
有雪痕一派獨高垂、如足練界青山、有溪從峽中東注、即清碧
之下流也、從溪北躡岡西上、二里、有馬鬣在左岡之上、為阮尚
賓之墓、從其后西二里、躡峻凌崖、其崖高穹溪上、與對崖駢突
如門、上躋下削、溪破其中出、從此以內、溪嵌於下、崖夾於上、俱
偪仄深窅、路緣崖端、挨北峰西入、一里、馬不可行、乃令從者守
馬於溪側、顧僕亦止焉、余與阿巢父子同兩僧溯溪入、屢涉其
南北、一里、有巨石蹲澗旁、兩崖巉石、堆削如夾、西眺內門、雙
中劈、僅如一線、后峰垂雪正當其中、掩映層疊、如挂幅中垂、幽
異殊甚、覺宗輒解筐酌酒、凡三勸酬、復西半里、其水倒峽瀉石
間、石色光膩、文理燦然、頗饒煙雲之致、于是盤崖而上、一里、
北峰稍開、得高穹之坪、又西半里、自坪西下、復與澗遇、循澗西

向中里、直逼夾門之下、則水從門中突崖下墜、其高丈餘、而下為澄潭、廣二丈餘、波光瑩映、不覺其深、而突崖之槽、為水所淙、高雖丈餘、膩滑不可著足、時余狎之不覺、見二僧已逾上崖、而何父子欲從澗北上、余獨在潭上、見踞不得、遂躡峰槽、與水爭道、為石滑足、與水俱下、傾注潭中、水及其項、亟躍而出、踞石絞衣、攀北崖、登其上、下瞰余失足之槽、雖高丈餘、其上槽道、曲折如削、膩滑尤甚、即上其初層、其中升降、更無可階也、再逾西崖、下覷其內、有潭方廣各二丈、其色純綠、深光浮紫、照耀崖谷、午日射其中、金碧交蕩、光怪得未曾有、潭三面石

壁環窩、南北二面石門之壁、其高參天、即峽底之石、高亦二三丈、而此嶄覆、下與兩旁聯為一石、若剖半盎、並無纖隙透水潭中、而突覆之上、如簷覆潭者、亦無滴瀝拋崖下墜、而水自潭中瀉東面而盡、轟鬪槽道、如龍破峽、余從崖端俯而見之、亟披崖下墜、踞石坐潭上、不特影空人心、覺一毛一孔、無不瑩澈、亟解濕衣曝石上、就流濯足、就日曝背、冷堪滌煩、暖若挾纊、何君父子亦百計援險至、相叫奇絕、久之、崖日西映、衣亦漸乾、乃披衣復登崖端、從其上復西逼峽門、即潭左環崖之上、其北有覆崖度空、可當亭榭之憩、前有地如掌、平鋪若臺、可下瞰澄潭、而

險逼不能全見、既前、余欲再窮門內二潭、以登懸雪之峰、何君輩不能從、亦不能阻、但云余輩當出待於休馬處、余遂轉北崖中垂處、西向直上、一里、得東來之道、自高穹之坪來、遵之曲折西上甚峻、一里、逾峽門北頂、復平行而西、半里、其內兩崖石壁復高駢夾起、門內上流之澗、仍下嵌深底、路傍北崖削壁無痕、不能前度、乃以石條懸崖架空、度為棧道四五丈、是名陽橋、亦曰仙橋、橋之下、正門對之、即第二潭所匯、為石所蔽、不及見、度橋北、有疊石貼壁間、稍北、疊石復北斷、乃越其缺南墜澗底、底有小水、蛇行塊石間、乃西自第一潭注第二潭者、時第四

二潭已遍、而不知、祇望澗中西去、兩崖又駢對如門、下又兩巨石夾峙、上有石平覆如屋、而塞其后、覆屋之下、又水瀦其中、亦澄碧淵渟、而大不及外潭之半、其后塞壁之上、水從上澗垂下、其穀濤、不能而前、則從塊石間東注二潭矣、余急於西上、遂從澗中歷塊石而上、澗中於是無纖流、然塊石經衝滌之餘、不特無污染、而更光膩、小者踐之、巨者扳之、更巨者則轉夾而梯之、上瞰兩崖危矗直夾、而彌極雄厲、漸上二里、聞石高穹滑不能上、乃從北崖轉陟箐中、崖根有小路、為密箐所翳、披之而行、又二里、聞人聲在絕壁下、乃樵者拾枯於此、捆縛而返、見

余言前已无路，不復无可逾，予不信，更从莽里中披蹤而西上，其處竹形漸大，亦漸密，路斷无痕，余奮拔之，去巾解服，拔竹為經，復逾里餘，其下墜崖入壑，轉而北，與垂雪后峯又界為兩重，无从覓升，聞清碧有路可逾后箐通漾濞，孟而當从澗中歷塊耶，時已下午，腹甚餒，乃亟下，則負芻之樵，猶在箐中，遂从舊道五里，過第一潭，隨水而前，觀第二潭，其深當夾門逼束之內，左崖即陽橋，高橫於上，乃从潭左攀隙登上陽橋，逾東箐而下，四里逾高穹之坪，望西澗之潭，已无人跡，亟東下沿溪出，二里至休馬處，何君輩已去，獨留顧僕守飯於此，遂與之東

出，三里半過阮墓，从墓右下渡澗，由澗東南向上箐，路當南逾高箐，乃為感通間道，余東逾其餘支，三里下至東巢之半，牧者指感通道，謂西南逾高脊乃得，復折而西南上躋，二里登箐頭，乃循箐向西行，三里乃稍下，度一峽，轉而南，松檜翳依，淨宇高下，是為宕山，而感通寺在其中，蓋三塔感通各有僧廬三十六房，而三塔列於兩旁，總以寺前山門為出入，感通隨崖逐林各為一院，无山門總攝，而正殿所在，與諸房等，正殿之方丈有大雲堂，時何君輩不知止於何所，方逐房探問，中一房曰班山，乃楊升菴寫韻樓故址，初聞君何止此，方過其門，后有一人追

至，番還其房，余告以欲覓同行者，其人曰，余知其所止，必款齋而后行，余視其貌，似曾半面，而忘从何處，詢審之，知為王賡虞，乃儼侯之子，為大理庠生，向曾於大覺寺會於遍周師處者也，見余過，故父子相諗，而挽留余飯焉，既飯而暮，遂同梧者過大雲堂，前北上得何君所止靜室，復與之席地而飲，夜月不如前日之皎，

十三日，與何君同赴齋赴房，別因遍探諸院，時山鵑花盛開，各院无不燦然，中庭院外，喬松修竹，間以茶樹，樹皆高三四丈，絕與桂相似，時方採摘，无不架梯升樹者，茶味頗佳，炒而復曝，不免

黝黑，已入正殿，山門亦宏敞，殿前有石亭，中立我太祖高皇帝賜僧无極歸雲南詩十有八章，后有御跋，此僧自雲南入朝，以白馬茶樹獻，高皇帝臨軒見之，而馬嘶花開，遂蒙厚眷，后从大江還故土，帝親灑天葩，以江行所過各賦一詩送之，又令諸翰林大臣皆作詩送歸，今宸翰已不存，而詩碑猶當時所鐫者，李中谿大理郡志，以奎章不可與文獻同輯，竟不之錄，然其文獻門中亦有御製文，何獨詩而不可同輯耶，殿東向，僧為煮茗設飲，乃已由寺后西堂登箐，覓波羅岩，寺后有登山大道二，一直上西北，由清碧溪南峰上十五里而至小佛光寨，疑與昨清

碧溪中所望雪痕中懸處相近、即后山所積雪架山之東峰一分岐向西南、溯寺南第十九澗之峽北行六里而至波羅岩、波羅岩者、昔有趙波羅棲此、朝夕礼佛、即二足跡於方石上、故后人即以波羅名、波羅者、乃此方有家道人之称、其石今移大殿中為拜臺、時余與何君喬梓騎而行、離寺即无樹、其山童然、一里由岐向西南而登、四里踰嶺而西、其嶺亦南與對山夹澗為門者、澗底水細、不及清溪、而內峽稍開、亦俯北山西入、又一里、北山有石、横疊成岩、南臨深壑、壑之西南、大山前抱、如屏插天、而尖峰齒齒、列其上、遙數之亦得十九、又蒼山之具體而微者、岩之西、有僧構室三楹、庭前疊石明淨、引水一龕、貯岩石下、亦饒出入之致、僧瀹茗炙麵為餌以啖客、久之乃别、从舊路六里、過大空堂、時覺宗相待於班山、乃復入而觀寫韵樓、僧復具齋、強吞一盂而別、其前有龍女樹、从根分挺三四大株、各高三四丈、葉長二寸半、闊半之、而綠潤有光、花白、小於玉蘭、亦木蓮之類、而異其名、時花已謝、止存數朵在樹杪、而高不可折、予僅折其空枝以行、于是東下坡五里、東出大道、即龍尾關達郡城者也、乃遵道北行、過七里五里二橋、而入大理郡城南門、從大街而北、過鼓樓、乃出北門、過吊橋而北、折而西北二里、暮入大空山房而宿、

十四日、觀石於寺南石工家、何君與余各以百錢市一小方、何君所取者、有峰巒點綴之妙、予取其黑白明辨而已、因與何君徧遊寺殿、是寺在第十峰之下、唐開元中建、名崇聖寺、前三塔鼎立、而中塔最高、形方、累十二層、故今名為三塔、四旁皆高松參天、其西由山門而入、有鐘樓、與三塔對、勢極雄壯、而四壁已頹、簷瓦半脫、樓中有鐘極大、徑可丈餘、而厚及尺、為蒙氏時鑄、其聲聞可八十里、樓后為正殿、殿后羅列諸碑、其后為雨珠觀音殿、乃立像鑄銅而成者、高三丈、鑄時分三節為範、肩以下先鑄就而銅已完、忽天雨銅如珠、眾共掬而鎔之、恰成其首、故有此名、其左右廻廊諸像亦甚整、而廊傾不能蔽焉、自后歷級上、為淨土菴、即方丈也、前殿三楹、佛座后有巨石二方、嵌中楹間、各方七尺、厚寸許、北一方為遠山闊水之勢、其波流瀠折、極變化之妙、有半舟庋尾汀烟間、南一方為高峰疊嶂之觀、其氣氤淺深各殊、神化、此二石與清真寺碑趺枯梅為蒼之最古者、新石之妙、莫如張順寧所寄大空山樓間諸石、中有極其神妙、更遠於舊者、故知造物之愈出愈奇、从此丹青一家、皆為俗筆、而畫苑可廢矣、其后又有正殿、庭中有白山茶一株、花大如紅茶

而新幾亦如之。花尚未盡也。淨土菴之北，又有一菴，其殿內外庭除，俱以蒼石鋪地，方塊大如方磚，此亦舊製也。而清真寺則新製以為欄壁之用焉。其菴前臨玉皇閣道院，而路由前殿東巽門入，牌宮三重，後乃為閣，而寬無一黃冠居中守，空戶圮，令人悵然。

十五日，是日為街子之始，蓋榆城有觀音街子之聚，設於城西演武場中，其來甚久。自此日始，抵十九日而散，十三省物無不至，滇中諸夷物亦無不至。聞數年來道路多阻，亦減大半矣。晨食後，何君以騎同子以寺左登其祖塋，過寺東石戶村，止餘

環堵數十圍，而人戶俱流徙已盡，以取石之役不堪其累也。又西上二里半，乃登其塋，脈自峯頂連珠下墜，前以三塔為案，頗有結聚。環戶之脈，逶至寺後，轉而南，過寺中路，墓乃下馬拜之。中路無子，年七十餘，自營此穴，傍寺以為皈依，而孰知佛宇之為滄桑耶！由西石戶村入寺飯，同東阿趙街，且欲入城訪石郎，而不意中途雨霰大作，街子人俱奔還，余輩亦隨之還寺。

十六日，阿集同乃郎往街子，余由西門入，叩石夢熊，乃郎執其寓於關帝廟前，蓋西城之南隅也。時已同劉陶石往街相

焉矣。余乃仍由西門西南一里半，入演武場，俱結棚為市，環錯紛紜。其北為馬場，千騎交集，數人騎而馳於中，時男女雜沓，交錯不便，乃遍行場市。東阿買文已返，劉君物色無從，遇覓宗為飲於市，且覓麵為飯，觀場中諸物，多藥，多氈布，及銅器木具而已，無足觀者。書乃吾鄉所刻村塾中物及時文數種，既暮返寺中。

十七日，東阿別而歸，約余自金騰東返，仍同盡點蒼之勝，且下恐漸然，先為西行可也。遂至寺前，余即西入城，遇劉君石陶，又徐沙坪、徐孝廉知名即已先往馬場，遂與同出，已遇呂知習

焉。未就，既而辭呂，觀永昌賈人寶石、琥珀及翠生石諸物，亦無佳者。仍覓麵為飯。

十八日，由東門入城，定巾，買竹箱，修囊篋，再過呂寓，叩劉、呂二君。呂命其僕為覓担夫，予乃還。

十九日，早過呂寓，二君尚未飯，同劉君往叩王將軍父子，蓋王亦劉戚也。王家在西南城角內，其前即清真寺，門東向南門內大街，寺乃教門沙氏所建，所謂回回堂也。殿前檻陛窗櫺之下，俱以蒼石代板，如列畫滿堂，俱新製，而獨不得所謂古梅之石。還寺，所定夫來，以堂企加添，乃索其定錢，仍措不即還，令

領僕往追、抵暮返、曰彼已須行矣、
二十日晨起、候夫不至、余乃以重物寄覺宗、令領僕與寺僧先行、余仍入西門清真寺、觀石碑上梅痕、乃粘槿而无花、白紋黑質、而未能如張順寧所寄者之奇也、出南門、遂與僧僕同行、遵西山而南、過五里七里二橋、又三里過感通寺前、入遵其西有三四家夾道、曰上睦、又南則西山巍峩之勢少降、東海湾環之形漸合、十里過陽和鋪、又十里南北兩山俱逼湊、水搗其中如線、過橋其西崇峯北遶蒼山之脊、壁立湾環、擁峽殊甚、峽西入、又二里、南峯俱成石壁、倒壓溪上、北峯一支、如渴兕下赴、兩崖相粘、中止通一線、剖石倒崖、始行峽中、錐穿石下、峽相距不盈四尺、石梁横架其西、長丈五尺而闊僅尺餘、正如天台之石梁、南崖亦嗄、不能通路、出南崖上、俯而瞰之、毛骨俱悚、又西里餘、折而北、其溪下嵌者僅、又北、風雨大至、北三里餘、有數家倚西山下、是為潭子鋪、其地為趙州屬、北五里、轉而西、又北十五里、有溪自西峽來入、是為核桃箐、渡箐溪、又北五里、有三四家倚西山下、是為茅草房、溪兩崖至此始容、斷崖之隙、然猶枯樣之蹤於箐底也、是日榆道自漾濞下者、趙州大理蒙化諸連者、踪跡雨中、其地去四十里橋尚五里、計時就下午、恐橋遠

旅肆為諸迎者所踞、遂問舍而托宿、亦以避雨也、

西南遊日記[illegible]九　雲南

三月二十一日、雞再鳴、促主者炊、起而候飯、天明乃行、霧猶勃勃也、北向仍行漾西三里、有亭橋跨漾上、亭已半圮、水沖橋下甚急、是為四十里橋、東有數家倚東崖下、皆居停之店、此地反為蒙化屬、蓋橋西為趙州、其山之西為蒙化、橋東亦為蒙化、其山之東為太和、犬牙之錯如此、至此始行漾東、傍點蒼右麓行、七里、有數十家倚東山而廬、夾路成巷、是為合江鋪、至是始望西望北峽山橫裂、有山中披為隙、其南者余所從來峽也、其北來者、下江嘴所來漾濞峽也、其西南下而去者、二水合流而下順寧之峽也、峽形雖遙分、而漾流之會合、尚環截西北峽中、此鋪所見、猶止南來一溪而已、出鋪北、東山餘支垂而西突、路北踰之、遂併南來溪亦不可見、蓋餘支西盡之下、即兩江會合處、而路不由之也、西北行坡間者四里、始兩有小流自東北而峽出、既而墜曲西下、一澗自東北峽來者甚大、有亭橋跨之、亭已半圮、是為平水橋、蓋蒼山西下之水、此為最大、亦西南合於南北二水交會處、所謂合江之稱、實三流、不止漾水濞水而已、從橋西復西北踰一小脊、共一里、始與漾水遇、其水自漾濞來、經此即南與天生橋之水合、破西南山峽去、經順寧洋山而

不溯滄江、路循其東北革行五里、有村居夾而成巷、為金牛屯、出屯、有小溪自東山出、架石梁其上、側有石碑、拭而讀之、乃羅達漁所題石門詩也、題言石門近在橋左、因矯首東望、忽雲氣迸坼、露出青芙蓉兩片、插天拔地、駢立對峙、其內崇巒疊映、雲影出沒、令人神躍、亟呼顧僕與負擔而二人已前、追之、二里乃及、方欲強其還、而一僧旁伺、問之、即石門爨藥師寺僧也、言門上有玉皇閣、又有二洞明敞可居、欣然願為居停主、乃東向、從小路導余、五里抵山下、過一村、即藥師寺也、遂停杖其中、其僧名性嚴、坐余小閣、上摘蠶豆為餉、時猶上午、予欲登山、性嚴言玉皇閣踞峰而上、十餘里、且有二洞之勝、須明晨為竟日游、今無及也、蓋性嚴山中事未完、既送余返寺、遂復去、且以走錄置予榻、予時慕石門奇勝、倚飯即扃其閣、東南望石門而趨、皆荒翳斷塍、竟不得道也、二里、見大溪自石門出、溪北無路入、乃下就溪中、溪中多巨石、奔流亦無路入、惟望石門近在咫尺、上下壁聳、駢削萬仞、相距不踰二丈、其頂高端如一、其根止容一水、蓋本一山、外屏直以其脊一刀中剖而成者、故既雖為隆隆、復無以溯溪、徘徊久之、乃渡溪南、及隨路西出之、得一徑、東向復從以入、將及下、復渡溪北、溪北峙中木架巨石以渡、

知此道乃不乏行人、甚喜過望、益東遵門下叢篁度道、分為二、一東躋坡磴、一南瀕溪下、余乃先降而就溪、則溪水正從門中躍出、有巨石當門扼流、分為二道、裂之而下、北則瀉石騰空、作珠簾狀、而勢甚捷、南則嵌槽捲隙、為懸霤形、而聲甚宏、皆高二丈餘、兩崖石皆逼削、無能上也、乃復上就東坡躋磴、已分支為二、一北上躋坡、一南復溪石、乃先就溪復石、其石大若萬斛之舟、高擁溪中、其根四面俱湍波潆激、獨西北一徑懸磴而上、下瞰即珠簾所從躍出之處、上眺則石門兩崖、劈雲削翠、高聳逼湊、真奇觀也、但門以內則石崩水嚙、路絕不通、乃復上就北坡躋磴、始循藤箐蒙茸、既乃石崖偉突、半里踞穹崖而轉、飛崖倒影、上逼雙闕、下臨絕壑、即石門之根也、雖猿狖鳥鳶、不能度而入矣、久之、從舊路返悉檀寺、

二十二日、晨起候飯、性嚴東只有嫁擒、且東來、令僧僕分携、乃從寺后東向登山、二里、轉而南、南循山腋上、二里、復隨峽轉東、一里、路分二歧、一東上者為花椒菴石洞道、一南上者、一里西躋石門之上、此石門之北崖也、所登處已在門之內、對瞰南崖崩削之狀、門底舞沸之形、種種神往、獨所踞崖端危險、不能返觀、猶覺未能兩盡也、東眺門以內、峽仍逼束、水自東南嵌底

而來、其正東有山一支、巍然中懸、恰對峽門、而玉皇閣據其上、南不能逼望得之、盡其內木石茸密、非如外峯可以一覽盡耳、于是緣崗脊東上、一里、南與峽別、折而東北上、半里、坳間有頹垣遺構、為玉峯寺廢址、其后又有一廢址、曰極樂庵、從其后復轉向東南上、半里、再與東峽遇、乃緣支峽東向行、古木益深、半里、支峽東盡、乃南度其上、復北轉、共二里而得玉皇閣、南向石門而遶、東臨峽壁而逼、初叙於來支之二道入、今度、美闕東才垂、其下有洞為二道靜修處、時二僧及僕俱燃、又見余為炊、余不及覓洞、先從閣後石獨上、益逼望峽後大山、上躋三峰者、衆所指為筆架峯、蹑即東南清碧溪后主峯、予前由四潭而上、曾探其陽、茲更欲一窮其陰、以盡石門澗水之源、竟不暇格同行者、而同行僧僕亦不能從、余遂賈勇直前、二里、山石既窮、而土峯峻甚、乃披樹三里、山樹亦盡、漸躋其頂、層累而上登一頂、復起一頂、皆燒草派土、无復秋鬃、惟頂坳間、時叢木一區、棘翳隨之、予從宿莽燒痕爰行、佛跡蕩、印泓土鬪、連上數頂、始造其極、則猶然外峰也、始知蒼山前后、共峯兩重、東峙者為正峯、而形如筆架者最高、西環者南從筆架、北從三塔、分支西來、臂合而前、湊為石門、但其中俱奔崖墜水、不復開洋俱

下盤夾箐、水嵌其底、木叢其上、余從峯頭東瞰箐底之下、有
水懸瀾底、其穀沸騰、其形夭矯、而上下俱為叢木遮蒙、不能
得其全、此即石門之源矣、又從外循北行、見其北又分支西下、
即漾濞驛北之嶺、西盡於漾濞橋者也、時日色正午、開霽特甚、
東西內峯、截業榆城、即在東巷、而關隔莫道、一以峯高崖陡、
扳躋既礙、一以山到兩重、中箐深陷、降陟不易、聞此山北坳中
有大徑、白雲寺可躋內峯絶頂、又南適峯際、乃東下清碧溪大
徑之路、后即從分支西下之嶺、循度脊而上、无此中墊之箐、雖久
之、乃循舊路下、三里、忽棵而墜西北支路、絶崖、歉无從懸墜、竟不
知玉皇閣所倚之支、在南在北也、方徘徊間、雨復來、忽聞南
箐中有呼喚聲、知玉皇閣在其下、余亦漫呼之、已遥相應、而尚
隔一箐、蓋箐之上、股二里、始得石崖于是、扳隙墜空、始无派陰
之壁、恐而兩傾如注、又一里而出玉皇閣之右、此飯已寒、重沸
湯而飯之、閣左少下、有兩巨石合掌而成一洞、高一丈、下闊
丈五、而上合尖、其深入約又數丈、而底甚平、其石質粗礪、洞形
亦无曲折之致、取其通明而已、洞前石崖上下危削、古木倒盤、
霏烟攬翠、俯枕奔流、令人有杳然別天之想、時雨已復霽、由舊
路轉北而下、一里、而得花椒菴石洞、、亦巨石所叢、其下亦查

石盤、半度空中、空處浮出二三丈、上下亦離丈餘、而平皆如砥、
、惟北粘下盤之上、而東西南三面俱壁虛如浮舫、今以碎石隨
其虛而塞之、標蓄門西向、而置佛於中、其前架樓三楹、而反无
壁、若以空洞者、宜樓開洞、與樓兩全俱勝矣、龕中亦用俱備、而
寂无居人、戶亦設而不鬩、余愧行腳不能留此為悵然、而去、乃
西向平下一里、即石門北頂北來之道、向所由上者、又北六里
而返桑師、
二十三日、晨起、為性嚴作玉皇閣詩碁緣疏、因出紙請書、余
書而后朝食、山雨忽作、因停飯待之、適午而少殺、余換草履、性
嚴攜粘送之出寺門殿門、即北行二里、渡一粘澗、其澗自東北
山峽出、下嵌甚深、蒼山之后至此又西一里矣、既渡、西北上西
行之坂、一里、踰其上、始見其西開一東西塢、漾濞之水從其
中東注之、西向平下共二里、山南有數十家當大路、是為漾濞
驛、別送僧、澳行西北田塍間、三里、北界山環而稍南、挽水直逼
南山下、為礦頭村、亦有數十家當礦之腹、路南向盤之、遂翻礦嘴
而西、半里、而止路轉北、復開南北塢、于是依東山西麓北行、三
里、抵漾濞街、居盧夾街、有鐵鎖橋在街北上流一里、而木架
長橋、即當街、即跨下流、皆渡漾濞之水、而木橋小路較近、余

乃就木橋東貫亂米、即由此渡、其中始覺湯、西向又有一峽自西來、是為平永道、望大塢北去、亦數里而分為二、而永昌大道則从此而西、始行塢中、三里、漸上、又二里、有數家夾道、大坊跨之、曰秀嶺達霄、言登嶺之始也、是為白木鋪、由是循南坡西向上、二里由坡間轉向南、一里復轉向西、于是越枕東之點蒼東北之層羽、反愈遠、然所踏之峽則在南、更西踰坡、迤邐而上、又四里、有寺東向當坡脊中懸、是為捨茶寺、就而飯、由其后又西上、躋稍平、其南路東出之間、循故也、又二里、有村當嶺脊、是為横嶺鋪、之西逕西踰叉坑中、又上、三里而逾嶺坳之脊、其坳夾隘如門、逾其西、即有坑北墜、又有坑西瀉、路隨西流者下、二里、踄轉西南峽、西水乃由北峽去、始知由北流而東、入漾別上流者、又南二里、其峽中平、而水忽分南北、始知其脉由此峽中、自西而東、度其上、所踏夾隘、乃既南而北突之脊、非南來之脊也、盖此由西而東下者、為横嶺、而東盡於白木鋪、由其南逶迤南去者、東扶碧溪江、西扶勝備水、而盡於兩水交會處、是其脉亦不甚長也、从峽中南行半里、轉西、有小水東南墜峽來、始成流西去、又一里、随流南轉、四里、有水自東峽出、其流始大、而峽愈逼、南出隘、已昏黑、稍上坡、共二里、有一二家倚西坡上、投宿

不得、又南、兩崖愈凑、三里、及之、濱渡溪東、有數家倚東崖下、是太平鋪、乃宿其獻樓、

二十四日、雞鳴具飯、昧爽即行、越澗、傍西山而南、其峽仍逼、五里、逆西山之崖漸上、五里、盤其南突之嘴、遂扶北峰西行、踄轉於上、復轉於下、又西十里、有村倚北山坡峽間、盧舍夥、威、是為打牛坪、相傳諸葛丞相過此、值立春、打牛以示民者也、又逾北坡、隨峽流西下、十里、有山横截其西、溯横截山之東麓、太平鋪九渡河自東注之、有數家當其交會之夾、是為勝備村、此北來之水、即勝備江也、盤村坡溯江而北、半里、乃陟亭橋、渡江西崖、崖有甚半里、又隔江與勝備村對、又南一里、有小峽自西來截之、漸南上、盤其東突之坡、共七里、又上而盤其南突之嘴、水从其下西轉南折、而破峽去、踄从其上、扶北坡西下、盖其西有峽、自西坳下墜而來、又有山、从峽南扶之、俱東當突嘴之下、與勝備合而破其南峽、突嘴之踄不能越峽而度其南扶之東垂、故西折一里、而下循其西坳、又東折一里、而上盤其東垂、半里、轉而南、又有一小水自東垂南西峽來入、乃捨其南去大流、而溯其西來小流、循東垂南崖西向入、一里、有村踞小流之北、然夫踄成叅、是為黄連堡、始知此小溪即漫橋河也、飯於其處、山雨

忽雲稍僻復行漸轉西北行崗上二里其下峽直自北來乃下
度峽中小橋而西從橋西即躡西坡而上二里稍平西向為倚
南峯度上坡二里西踰崗脊南北俱有寺南峰當脊而起其巔
閣倚有閣昇其上以遠不及登從脊西過里其南墜深谷而下為
山元興為臣者當道適阿祿司新井街之境也其西墜亦深谷
西來其外遠山自大亘脊南去北支分而東南達通興以屬南
抱為登頭寬路而坡陀層伏不成平塢西山亘脊之半有寺中
懸縹緲雲飛閣即所謂萬松仙景也于是從箐頭盤旋西北二
里轉過西下之峽由其北乃隨西來之脊其脊南北俱有峽蹈

從其中共二里西向稍下樹木深翳再下再過脊又八里有數
十家倚北坡夾道而處是為白土鋪又西入峽七里漸上漸造
西山脊東垂南北隆起甚深松翳愈密上下影蔽有哨房在
坡間曰松坡民哨而無居人此處松林稠茂彌山蔽谷更無他
木(問其地夜來甚多豺吃如山羊)坡名以松宜也其脊自西衍分支東度觀
音山者第不如南北之水何下耳于是西上躡嶝甚峻數十盤
而登共五里有寺踞東懸之脊東向危臨於松雲翠濤間是為
萬松仙景寺后有閣曰松覺未极石來補所題登之東眺蒼
翁蒼色雪山色與松登濤執遠近交映也由其后再西折上蹊

二里餘登箐頭又一里餘西過一脊以為絕頂矣頂脊南北分
墜之峽似猶東出者又西上一里躡南哭之巔榜曰日升天頂
又西一里穿峽而入有數家散處峽窪間俱以木皮為屋木枝
為餅是為天頂鋪先是土人俱稱為天井予以為在深壑中而
不意反在高山絕頂也聞所謂井者亦竟無有箐頭之廬以非
常站所歇孫之后可就止承兩交雨並作實疏遠人且無以市
米濟餽為餅而唉之卧
二十五日昧爽起平明即行霧蔽山頂茫無可見西向稍下一
里山峰簇立成窪中有小路北去有小道南涉大道直之南

行峽中一里折而隨峽西下峽南已隆起壁立霧從西出其東
東來西下三里有哨房當坡而西向來處而無人其北又有一
峽自東下與南峽會於坡前路盤坡而北渡坡北澗即隨北澗
西下共四里過梅花哨于是南北兩界山漸開循北山又西四
里度西垂之脊始全見其南北兩崖下墜之坑盤壑西出而西
有巨壑焉沿支西下又八里抵西麓有寺當路北渡峽中小水
從其西轉西北行田塍中二里有一塘積水東坡下挾其西而
北又三里抵永平縣之東街其處東西兩界山相距八里北即
其廻環之脊南為其夾門之峽相距一十五里而銀龍江界其

中。當縣治東，有橋跨其上，其處即為市而无城。其北有城埤基
其，乃守禦所，而縣不在其中也。銀龍橋之西，又有橋，名普濟橋。
橋下小水東南入銀龍江。大道由縣治西，沿西山而南，至石洞
村西，西南入山。余欲從石洞入湯泉，當不沿西山而由中塢，至
溫泉當塢而出也。乃從銀龍橋市蔬米，即從橋東小路，隨江西
渡其下流，由稅司前西行。過一小渠，即隨之南行塢中，與大
道之在西坡者相望而南也。八里，則湯泉當平疇之中，前門后
閣，西廂為官房，東廂則浴池在焉。二方池各為一舍，南客北
女，門有壽聚者，不比他池在荒野也。乃就其前買豉豆炊飯，

予先酌而入浴。其湯不熱而溫，不停而流，不深而淺，可臥而
浴。既浴而飯，出，能由其西向入峽，不二里，即花橋大道，由其南
向踰嶺，為壋塘道。余時聞有清淨寶臺山者，在壋塘之西，由
花橋抵沘木河大道入，其路逕；南由壋塘間道行，其路捷。余乃
即從塢中南向行。二里，抵南山之麓，有水自西峽來，東注而入
銀龍江峽口，即花橋之上水也。度橋而南，半里，有寺倚南山而
北向，曰清真寺。由其前東轉半里，為后屯，有小塢自南來，又東
截塢半里，踰橋上坡，東南躋一里，轉而東陟其脊。一里，從脊上
躡折而南。二里，踰山南下，路跎。二里，由坑西轉，又二里，復轉而

北，仍出后屯小塢，乃陟上東坡。半里，有峽直東者，為銅鑛廠道；
東南踰崗坳者，為門樘壋塘道。乃折而從東南稍上，踰崗，半里，
東向隨南峽而下者，二里，及峽底，則深峽自北而南，銀龍江搗
壑而隨之。路隨其西岸南行路崖間。雷雨大作。行雨中十里，而
雨止。有小西溪峽來，架木橋度之。依南山東轉二里，轉而南。一
里，有數家踞西山之半，東向臨江，是為門樘村，下跨江之橋為
門樘橋。宿於村家，買米甚艱，得半升，以存米為粥，晝所買者為
明日飯。

二十六日，雞再鳴，具飯。平明，隨江西岸行。四里，南至岔路，有溪
自西峽來，東與銀龍江合。數十家下綰溪口，乃下渡其溪，緣南
山之北。于是江東江於下，路東折於上，東向上者一里餘，盤北
突之坡而東。于是江南折於下，路亦南折於上。南折處，又有峽
自東來入，正與東折之江對，或以為永平之界。今僅止此，其南
折之峽已屬明寧矣。循江西嶺南向新下四里，稍折西南，下緣
江岸。已復南折，二里，出峽，乃稍豁，始見田塍，山行至是始有
稻畦。江流其間，直南去，與瀾滄江合。路緣南坡上，一里，登嶺頭，
正隔江與東坡之崖對。于是緣峽西入，遂與江別。其峽自西吞
東下，循北崖平坡入之。四里，降度峽南，循南崖懸躋而上，乃西

南盤折、二里餘、踰北突之脊、循南坡而西、二里、有坑北下、橫陟之、又西二里、乃渡其南東度脊、此脊之東、水下嘘塘、而南從脊上、即西南崇山高穹、上峯圓頂者、為寶臺山、其北崖複突而平隆者、為登山閒道、其南壑紆繞而北抉者、為嘘塘所依附、余擬從閒道行、至是屢詢樵牧、皆言閒道稍捷、而多岐中无行人、莫可詢問、不若從嘘塘道、稍迂而路顯、以旅馳相接不乏行人也、其岐即從脊前分、脊西道峽南下、其中居廬甚廠、是為舊嘘塘、由其北度峽上、即閒道也、由其東隨峽南下、嘘塘道也、余乃南下坡、一里、至峽底、半里、度小橋、隨澗西岸南行、其澗甚狹、中止

通水道一綫、兩旁時環時吐、如指掌、四里、稍上陟西崖、而下半里、始有一旁峽自西北來、南注之、又沿西崖漸上、五里、盤西崖而踰其南嘴、乃見西峽甚深、峽底嘘板烱屋櫛、於內東面嵌於峽口者下廠、西北綴於峽坳者上廠也、緣峽口之外南向隨涯下者、往順寧之大道也、予從稍上西轉、見左崖有穴、早口豎喉、其墜深黑、即挖礦之舊穴也、從其上西行、二里、越下廠、抵上廠、而坑又中開之、分兩岐來、一自東北、一自西北、而爐舍踞其中、（所出者礦銅、客商來聚者四集、）肆多貲聚市面者、予以將登寶臺、仍齋食於肆、由西峽溯流入、一里、居廬乃盡、隨峽北轉、峽甚深、從而止

通一水、湧无他述、然山雨傾注、如瀉大壑、不免淋漓、三里、漸上、又二里、上愈峻、見路有挑大根如三斗壺者、以杖貫其中、數而問之、曰芭蕉根也、以飼豬、峻上二里、累見芭蕉蔽崖、有極而偃者、即挖根處也、其處樹箐深翳、山高路僻、幸有旅馳為指迷、又上二里、乃登其脊、有路自東北往脊而來者、乃隨脊向西南去、從之、行脊上二里、乃西南下、見路左有峽西北出、路遂分為兩岐、而行里寶臺圓頂、似在西南隔峰、乃誤下從峽西南、一里、度峽中支澗、躡之西北轉、一里、盤北突之嘴、復西南入峽中、溯澗二里、路漸湮、見澗北有燒山者、遙呼而問之、始知為誤、然

不知山在何所、路當何從、惟聞隨水一路、即奉為指南、復東北逆盤嘴處、澗乃大轉、遂緣坡北向下、二里、有一岐自東南來合、即前分岐西北之正道也、蓋寶臺正西南所環之峽、其南即度脊之自東西突者、此寶臺東隅之來脉也、而其路未斷、皆深壑間、登為燒炭之窟、以供爐坊所用、峽中之流、從其西北向流、繞北崖而西出、至西北隅、始與所遊客南來之路合、故登山之道、必自西北向東南、而其東不能通達也、循東崖又北一里、復隨澗西轉、循北崖西行二里、始望見南峽間有村聚、倚南山之坡、乃西下一里、度澗橋、緣其南崖西上、又一里而抵其村、是為阿

牯寨、乃寶臺門户也、由寨后南向登山、三里至慧光寺、其寺西向、前臨一峽、隔峽又有山環之、西北而終不見寶臺、蓋寶臺之頂、高穹於此寺東南、而其正寺又在臺頂之南、南當从西南峽中盤入也、時日猶下午、僧固止、遂宿寺中、

二十七日、飯慧光寺、即南上五里、登其西度之㘭、此㘭乃寶臺之西支、下而度此者、其㘭西餘支、即北轉而環於慧光之前、踰㘭南、見南山前峙、其㘭東横亘之頂、排闥而重、瀠漩東西深峽、南山高與北頂並、皆自東而西、夾重峽於中、而下不見底、此瀾滄水外、而南為之堑、蓋南山自嶁塔西南、轉而西向、瀕瀾滄

北岸而西行、為寶臺南郛、于是西距瀾滄之水、東包沘木河流、度江坡頂、而北盡於沘木河、瀾滄處、此南山外郛之形也、寶臺自㙇塘西南、來轉而西向、大脊中懸、南面與南山對夾而為寶臺西面、與西度北轉之支、對夾而為慧光、此寶臺中路之勢也、其内水西重、皆西轉而北出、其外大水逆荒、獨南來而東繞、此諸流包絡之分也、至是始得其真面目、其山如環鈎、其水如交臂、山脈自羅坪、為鈎之根、把、拚南丁當關、為鈎幹之中、正外與鈎端相對、而江坡頂即鈎端、將十五處、寶臺乃鈎曲之轉折處也、瀾滄江來自雲龍、則為右臂、東南抱而循山之外麓、

抵山東麓盡處而后去、沘木河源從南從東峽為左臂、西北抱而循山之内為、抵山西麓盡處而后出、西水一往一來、一内一外、一順一逆、環於山麓、而山之南支、又中界之、自北自南、自東自西、復自南而北、為寶臺之覆、此又山水交集之概也、從㘭南于是東轉、下臨南峽、上倚北崖、東向行山脊之南、兩降兩上、三里、東至萬佛室、此即大寺之前院也、路寶臺南之支端、其門西向、而堂殿俱南闢、前臨深峽之南、則南山如屏、高穹如障、而其上多木蓮花樹、樹高大、花開如蓮、有黄白姒藍紫如色、瓣凡十二片、每二月初、未葉而花、三月則花落而葉生矣、絶頂有瀼石塔、

高二丈、云自地湧出、乃石筍也、其南㘭間、其南㘭間、又有一陝西老僧、結茅三十年、其地當南山奥阻、曾无至者、自萬佛堂里之平、㘭可達、而下陟深峽、上躋層崖、竟日而后能往返焉、由萬佛堂後北上、不半里、即大寺故址、時川僧一葦同慧光寺草奉來訪、川僧了凡、時了凡從靜室中蔣移萬佛前樓、予同往晤之、了凡因曳杖前引、循北崖東向行、盤壁陟坂、路極幽峭、西過小靜室、西升降、南下小峽、深木古柯、藤交竹密、五里而得了凡靜室、南向與大殿基東西並列、第此處東入已深、其前南山並夾如故、而右㟽層崖、不比大殿之幽曠矣、其脈自直北閬穹之

頂、中垂而下至室前稍凹、前復小起爲峯、下臨深峽之北、而室則
正踞其凹處、横結三楹、幽敞兩備、此寶臺奥境也。一峯興了居
久、以同鄉故、欵往靜山中。了凡與之爲禪誦、予寄茶之、覺凡公
禪學宏貫、而心境未融、一華公參悟精勤、而宗旨未徹、然山窮水
盡中亦不易得也。了凡命其徒具齋、飯后、雨大至、下午乃行、仍
共十五里、還猶慧光寺。
二十八日、平明、飯而行。三里、北下至河古寨、由其西下、又二里、
越東來澗、緣北山之南崖西北上、一里、盤其西嘴而北、其下即
河古北。二里、越西突之坡、仍稍東坡西北行、六里、墜懸坡而下、

一里、度澗、仍隨澗東岸北行、望見峽北有山横亘於前、路直望
之而趨。五里、有一二家倚南山下、其前始倚水爲田、又北二里、
直抵北山下、其前始倚水爲田、又北二里、抵北山下、有峽自東
而西、中有一水瀉北山而西注、此即舊煉塘西來之道、河古寨
之間南來、與此與之合、是爲三岔溪。舊煉塘指呑者、謂間道捷而
難詢、正指此也。于是其峽轉爲東西、夾水合而西去、路北陟之稍
北崖西行、三里、西降而出峽口。其西乃闢南北大峽、其南自寶
臺南峽來、北下二里、始爲平川、水與路俱去覺戩矣。北行溪東
三里、有村倚東山下、曰狗街子、倚西山曰河東村。東山乃博南

大脊西盤、西山乃寶臺南山北轉者也。其山平展而北、又四里、
而沙木河驛之西坡、自丁當關西突於川之北、與西界山湊。川
中水自沙澤亦遶西山之麓而北、路乃涉水緣西崖之上行。又
三里、北下及溪、有橋跨溪、其橋有亭上覆、曰鳳鳴橋。飯於橋西、
隨西山大路北行、三里、盤西山北突之嘴。于是北塢稍闢、田塍
交布。路盤嘴西行、又一里、爲灣子村、數家倚南山北麓、當北突
之腋、故曰灣子。由其西循峽西入、一里、峽底復遶峽西之山、曲
折西向上躋、三里、陟嶺脊。路嶺東望東峙即界博南山、其外
有隸峯另起、横峙於五十里外者、爲天宮山、乃永平北與雲龍州

分界。昔王驥若據而爲亂處、西望則重崖層峽、而瀾滄之深已嵌
其底也。由脊而東、有庵横跨坳中、題曰普濟庵、有僧施茶於此、
是即所謂江坡頂也。一瀾滄江自吐蕃嵯和哥甸南流、經麗江蘭
州之西、大理雲龍州之東、至此山下、又東南經順寧雲州之東、
南下威遠車里、爲撾龍江、入交趾至海。由嶺南行、一里即曲折
下、其勢甚陡、爲之字下者三里、西及江岸、即抹東崖下溯江北
行。又一里而至鐵鎖橋之東、先臨流設閣、磐石爲門、内倚東崖、
建武侯祠及税局、橋之西、磐閣亦如之、而倚西崖、建樓壘台祀
敕旌者。畢閣俱在橋南、其北皆石崖嵯峨、無路可援。蓋東西兩

恭山在橋北者皆夾石、倒壓江面、在橋南者皆削土、聳立江旁、故承道俱南就土崖、作之字上下、而橋南者則架於其北土石相接處、其橋瀾於北崖江上鐵鎖、爲而長則殺之、橋下流皆渾濁、但北崖有奔沖之形、瀾澼之勢、似淺、此則渾然、逆瀾然寂、其淵莫測、不可以其狹束而以北崖爲嶔擬也、北崖橫經之線、俱在板下、此則下既有承、上復高翻、兩崖中架兩端之楹間、至橋中又斜墜而下、翻之交絡如机之綫綜之狀焉、五里至平坡鋪、時日色尚可行、而負僧苦於前、遂止、

二十九日、雞再鳴、具餐、平明行、即由折南上、二里餘、轉而西、其山復土盡而石、于是滄江東南從大峽去、路隨小峽西向入、西一里、石崖轟夾、有木自夾中墜、先以左崖棧木栱空度、即北向壑磴夾縫間、或西或北、曲折上躋甚峻、兩崖夾石如劈、中垂一霤、水搗石而下、磴循壁而上、人若破壁捫天、水若爭道攫領、兩不相避者、夾中古木參霄、虬枝懸磴、水穀石色、冷人心骨、不復知有板石之苦、亦不知爲經行之道也、上二里、有巷夾道、有道者居之、即所謂山達關也、由其右又西上、路分爲二、一渡水循南崖、一直上循北崖、共一里而合、遂復石峽上、余以爲山脊矣、其內猶然平峽、水涂、由峽中來、至是墜峽石東下、其外甚峻、其內

甚平、下墜如城、四上迴合於其上、底圓整如鏡、澤良畴數千畝、村廬錯落雞犬桑麻、俱有靈氣、不意危崖絕壁之上、芙蓉帝裡、又現此奇境也、至是而知平窪中環山頂之水、交注窪中、惟山達關一線墜空爲水口、武陵桃源、王官盤谷、皆所不及矣、此爲入滇第一勝、以在路旁人反不覺也、循窪東稍南上、爲水寨鋪、二里踰一東坡之脊、過脊南、東南二面、山皆下伏、于是東望寶臺、如蘭滄扶其南去、南瞻蘭滄西岸、群峰森鬱、已下缺

自此至四月初九共缺十日、其時雷在永昌府、入叩閔人里居仲儀、乙丑庚書士、與徐石名仲綱丙戌同年、以年家故往叩之、并晤其弟知應、子鮮元、

四月初十日閃知愿早令徐使來問夫而昨所定者竟不至徐復趨南關覓一夫至予飯已久矣乃以衣書等物寄閃遂上午出南門外有小水自西而東吊橋跨其上即太保山南峽所出者南行五里有巨石梁跨深溪上其下水斷而不成流想即沙河之水也又南半里坡間樹色頗似吾鄉楔林而不見其奇映樹一二家結棚樹下油君與五六肩乃婦人之游於林間者不能近辨其為何樹也又南半里有堤如城垣登其上則堤內堰水成塘西浸山麓東築堤高丈餘隨東堤西南行二里堤

盡山從堤西南環而下南轉行其前又二里有數家村倚西山下山復環其南是為臥獅窩蓋其西大山將南盡支乃東轉其南為臥獅崖峯乃西南坳中山形再跌而下其上峯石崖盤突儼然一枚猊之首其下峯頸長則臥形也余先望見大路在南坡之上初不知小路之西折而當獅崖盤突間候土人而問和一人曰此石花洞也再問一人曰此芭蕉洞也小路正從其下過石花即其后來之名耳蓋大路上南坡而小路西折而由此予時欲從小路上而僕擔俱在后坐久之候其至從村南過小峽橋有碑稱臥佛橋過橋即西折從小路上坡一里從坡坳

間渡小水即仰見芭蕉洞在突崖之下蓋突崖乃獅首而洞則當其臥臂之間洞西上探洞門東向高可二丈正與峯架山逆對洞內丈餘即西北折而下其洞下蹤峻而路頗夷下三丈漸暗聞東炬入深里餘姑俟歸途攜炬以窮也出洞循崖西上一里逾突崖下峽逾脊而西半里度一窪脊以內乃中窪之峽水東披突崖脊下搗其崖根無穴以洩水沫淤瀦然前所渡芭蕉洞前小水即其透崖潑峽而出者從水上循嶺南轉一里踰南坡之脊始見脊南亦下陷成大窪而中無水予從小道循西大山南行嶺間五里連踰二坡脊共二里降而下坡半

里而得窪底錯五六家在坑峽間其峽雖中窪而中無滴水隨窪西下一里直抵大山下復南行窪峽中二里又得東隆之脊一里又南上坡蓋坡南雖立圓峯取道峯隙而南一里轉峯腋始東南上盤而西南共里餘則南北兩支俱自北大山之西分枝東繞中夾成峽甚深路循北支從其上西向入峽其南支則木叢其上箐隆其下雖甚而深不聞水聲西行二里乃西下箐中又一里有數家當箐底是為冷水箐乃飯於窩鋪者家于是西南隨箐上一里過一脊脊南始南見羣山俱伏有遠山横其西南路又踰嶺西上一里登其南突之崖是為油革關

舊址、乃舊之鼓關而稚祝處、今已无之、其西即隆崖西下甚峽、下二里漸平、又二里西峽漸闢、有僧新結梵倚北山下施茶、曰孔雀寺、由寺西循山嘴南轉、共一里、踰嘴而西、乃西北登其餘支、三里而得一亭橋、、跨兩峽間、下有小澗自北而南、已中涸无涓滴、西踰坡西北下、路旁多賣果即覆盆子也、色黃、味甘可以解渴、其西塢大闢、塢西大山一横於西、一横於南、西蒲縹村、當西大山下、其山南自南横大山、又東自油草閣南下之支、横度為依脊而復起者、其中水反自南而北、極羅岷而西入瀾江爲、共西下二里、乃得引水之塍、其中俱已揷秧遍綠、又西北

二里、過蒲縹之東村、、之西有亭橋跨北注之溪、曰吳氏與梁又西半里、宿於蒲縹之西村、其地米價頗賤、二十文可飽三四人、

十一日雞鳴起、具飯昧爽行、从村西即北向循西大山行、随溪西北漸高而陟崖、共八里爲石子哨、有數家倚西山之東北隅、又北二里、乃盤山西轉、有峽自西而東、合於枯飄北注之峽、溯之、依南山之北西入、二里、下陟南來峽口、峽中所種俱紅花成畦、今花已可採矣、西一里、陟西來峽口、其上不多、水亦无幾、有十餘家當峽而居、爲着馬廠、度峽北、復依北山之南西入、一

里、平上踰脊、其脊自南而北亘、起爲峽北之山、而北盡於羅岷者也、踰脊、西行峽中、甚平、路南漸有澗形、依南崖西下、路行其北、三里有數家倚北山而居、有公館在焉、爲大坂舖、从其西下、一里有亭橋跨澗、溪澗南、依南山之北西下、二里、有數家當南之峽、爲濟子舖、有營房者、遺稍而設之、即子地之酒躍也、山至是環峯穰然、一澗自東來者、即大坂之水、一澗自南峽來者、隆峽倒崖、勢甚偪仄、北下與東來之澗合而北去、小木橋横架其上、度橋、即依西山之東北行、東山至是亦有水从其北峽西下、三水合而共南破峽去、東西兩崖夾成一綫、俱摩雲

夾日、溪嵌於下、家箐沸石、路緣於上、壘壁遮崖、梯石盡而北三里、轉向西下、石勢愈峻、愈合西二里、峽曲而南、澗亦随澗而曲、路亦随澗而曲、半里、復西盤半轉、半里、復西向緣崖行、一里、有碑倚南山之崖、題曰古盤蛇谷、此陵寘刑漢南也、碑南漸下、峽亦漸闢、又西二里、乃北轉下坡、渡轉而西、一里、有木橋横澗而北、乃度循北崖西行、一里、踰南突之脊、于是西谷大闢、水盤南麓、路循北山、又西平下三里、北山西斷、路乃随坡南轉、二里餘、則江流已从西北嵌脚下、逼東山南峽之山、轉而南去矣、乃南向下坡、一里、有二三家倚江岸而栖、乃航潞水以次、時渡舟在

江南岸待久之、乃至、登舟后、舟子還崖岸而飯、久之不至、下午、始放渡而南、土人言瘴瘧甚毒、必飲酒乃渡、夏秋不可行、予正當夏孟、亦但飯而不酒、坐舟中、擢流甚久、亦烏覩所云瘴母哉、渡南涯、暴雨忽來、見涯西有榭甚巨、而鬱蔥如蓋、急趨其下、其樹甚異、本高二丈、大十圍、有方石塔甃其間、高丑斜等、幹跨而絡之、西北則幹盤而石不露、東南臨江、則跨石出、幹與石連絡為一、不可解矣、求窮崖一奇也、已大風作、而雨散、渡西向平行、上坡、望西北穹峰峻極、西南駢崖東突、其南崖有居廬當峰而踞、即磨盤石也、望之西行、十里、逾西山而降、復來已虹見東

山盤蛇谷上、雨遂止、以來言暑而多瘴、亦未見有異也、稍折而南、二里、有村當山下、曰八灣、數家皆茅舍、一人言此地亦不可棲、當工山乃涼、以村西隨山南轉、一里過一峽口、循峽西入、南渡而踰一崖、約一里、遂南從崖西上、其上甚峻、曲折盤崖八里、而上凌峰頭、即所謂磨盤石也、百家倚峰頭而居、東路蛇盤、下嵌甚深、而其登東南為大田、禾亢、高其夜倚峰而栖、月色當空、此即高黎貢山之東峯、憶昔踏其巔、俟王咸寧驥之闢雄方咸達之禍、藏身死、往事如看鏡浮生、獨倚若余為之概然者久之、

十二日、雞再鳴、飯、昧爽即行、其處雖當峻峯之上、而居廬甚盛、有公館在村北、潞江驛在其上、山下東南、亦大也、已神秋盈綠、潞江沿東山東南去、遂由磨盤石西南上、仍峻甚、二里、踰其南峽之上、其峽下嵌甚深、自西東向、峽底無餘隙、惟聞水聲潺、在深箐中、峽深山高甚峻、藤木蒙蔽、猿鶴晝號不絕、峽北則路緣崖上、隨峽西進、上去山頂不一二里、緣峽平行、西四里、有石洞南路踞崖、深闊丈餘、土人鑿石置居山神碑於中、又四里、稍折而北上崖、旋西、登路峽之坡、北峽之上、至是始南盡一坡、西南峽之下、則有峽自南山夾底西出、與東出之峽會成

丁字、而北向垂坡焉、又西二里、或陟山脊、或緣峰南、又三里、有數家當東行分脊間、是為蒲滿哨、蓋山脊至是分支東行、又突起稍高、其北又墜峽北下、由此西里、一大峰當西復起、其西北高峯排穹、始為南度大脊、所謂高黎貢山、土人訛為高良工山、蒙氏僭封為西岳者也、其山又稱為崑崙岡、以其高大而言、然正崑崙南下正支、則方言亦未為無謂也、由蒲滿哨西下一里、西稍所望尖峯、即歷級數轉而上、兩旁削崖夾起、中墜成路、由夾崖中曲折上升、兩岸高木蟠空、根糾垂崖外、其上竹樹茸密、覆陰排幪、從其上行、不復知在萬山之頂、但如唐人所咏、兩

遠山不合終日子規啼情與境合也一里餘登其脊平行脊上又二里餘有數家倚北脊是為分水關村西有水從北坡南下南轉西路循脊砌磚築門跨度脊上其關甚古頂已中頹以即關之分水者于是西下峽稍轉而南即西上穿峽踰脊共五里度南横之脊有數家是為新安哨由哨南渡西轉或逼山脊或踰箐夭屢上屢下十里為五甲哨于是屢下屢平始无上陟之脊五里為小歇廠五里為竹笆舖自過分水關雨陣時至竹笆舖始燎數家夾道成衢有賣鹿肉者予買而炙晡于是直下三里為茶菴又西下五里及山麓坡間始墾塍為田其下即龍川江自北而南水不及潞江三分之一而奔墜甚沸西崖削壁則江東則平坡環塍行塍間半里抵龍川江東岸溯江北行又半里有鉄鎖橋架江上其製兩頭懸練中穿板如織法一如蘭滄之鉄鎖橋而稍止得其半由橋西即拜級南上半里為龍閣數十家當坡而居有稅司以権負販者又西而平上四里宿於橄欖坡其坡自西山之脊東向層突百家當坡而居夫踞成衢踞山之半其處米價甚賤每二十文宿一宵飯兩餐又支有夫包

十三日平明飯而行由坡西登嶺西北上八里稍北踰北峽西上二里從嶺上平行一里從嶺頭轉北三里乃西南下峽中一里有四五家當峽而居為赤土舖其村東與橄欖坡夾而為塢村西有亭橋架小澗上其水自南峽來搗北峽去橋名建安由橋西即南向上坡二里西南登脊又轉而西一里有卷施茶當脊北向而踞為甘露寺又西一里坡間水北向墜崖踞越之西向下峽中有水自北而南又與上水分南北流乃從峽底溯水北入行峽底一里餘水分二道來皆細甚遂從西坡躡峻上一里北穿嶺夾半里遂登脊其脊自東北度西南脊以北即墜峽西下踞從峽端北轉而西有數家倚北山之上為亂箭哨上走始

飯於嶺哨而西南行稍下共二里有塢自南而北細流注其中從北而西出為巴河又北上坡二里餘有二三家當山坡之南環堵圍南峽之坳甚逼裡植果樹於中為板廠由其西二里又西下半里峽坳有十餘家當坳而居為芹菜塘其前小水東北流村壘不多而皆有杜鵑璨爛血艷奪目若以為家植者豈深山野人有此異趣若以為山土所宜何他崗則罷者然无遺也由村西渡西上坡一里轉峽而平行頂上三里乃出西嶺之端下望其塢甚深而平平如砥良疇遠村交映其間其塢大而圓乃四面小山環圍而成者不比他川之沿溪成峽而已西向峻

下者五里、循峽東北折、又折而西、三里、乃循東山北行、其下稍平、又二里、有村當東山之麓、為坡腳村、有賣漿者、出酒甚旨、以醋芹為菜、與同行崔姓者連啜二壺、乃行、西行平疇中一里、有小水自南而北、又西北二里、有村曰當打田、其東亦有小溪自南而北、是溪東田疇間、土皆黑墳、土人取其上層曝乾供爨、蓋煤墼而深入土下、此柔而浮出土上、而色則同也、由村北又西、三里有廬舍當坡塍間、曰土鍋村、皆燒土為鍋者、于是其西廬舍聯絡、一里為東街、又半里、西交大街、則十字為衢者也、蓋越州城之南門、即當大街之北、城南居市甚盛、城中所無、而此城又遶西所無、乃稅駕於大街東黔府官舍、時適過午也、

十四日、早雨、命顧僕覓潘秀才家、投吳方生書、上午雨止、潘承碩、下午余往碩、而潘出、乃遂作紀寓中、薄暮、同行崔君挾遊酌於市、以竹實為供、（竹實大如松子、肉圓如椒、連肉土人煮熟以售、）乃投壺命酌、月上而還、冰輪皎然、

十五日、晨往晤潘、勸尤出闈、上午潘餽酒盒、下午、居中老人亦來勸予尤行、先是予以阮玉灣書畀楊主人、托其覓同行者、主人唯唯、至暮以潘酒招之共酌、兄弟俱勸余毋即行、謂炎瘴正毒、奈何以不貲輕擲也、屈指八月王君將復來、且入闈同之入

闈最便、余姑諾之、是夜月甚皎、而即舍不便眺、竟鬱鬱臥、

西南遊日記 雲南

十六日晨起，候主人飯，欲為共山之行，其山在州城西北百里。先是主人言其景甚勝，慫予行，故謀先及之。乃以竹箱衫毯寄楊主家，挈顧僕行，從南門外循城西行半里，過新橋，已石梁也。橋下水自北合三派，繞城西而南，過此南流去。余既過過橋，四望山勢迴環，先按方而定之。當城之正東而稍卑者為珠琳山，亂箐峭之來道，踰其南脊，當城之正西而夾溪者為雷鼓山，南為龍光臺，為緬箐道，為水口，西夾直北者為王千嵗山，去城北二十里，直南者為本馬山，州治之脈從之。又西突，保祿關為水口，東夾城西南為水口，東峽極緊，墜空而下為跌水崖。城東南東北俱有迴塢，而東北獨伏，有高山穹其外，西，城北一峯獨傑，高出衆峰，為龍庭山，直南為羣峯，為貫峯，為擂鼓，而盡於龍光臺，從此西度南轉，為磋蚌，從此東度，為王千歲，依伏而東度南起，為赤土山，亂箐嶺南下西轉，為羅生山，又分枝北者為珠琳，峙州東而北盡於馬邑村，支分西而北者為本馬，峙州南而西夾水口，北與龍光對，此州四面之山也。其水一東南出羅生山，北流經雷打田，至城東北；一東北出亂箐峭北流，西出馬邑村西南，至城東北；一出龍蓯山，滙為海子，流為高

河，南至城東北，三水合為一，是為大盈江，由城西而南，過二橋，墜峽下搗，其深十丈，闊三丈，下為深潭，破峽西南去，經和尚屯，又名大車江，此州四面之水也。其北二日抵界頭，與上江對；其南一日抵南甸，與龍緬司對；其西一日半至古勇，與茶山對；其東一日半至分水關，與永昌對。八關自其西北斜抵東南，西四關東四關，遊分華夷之界，此其四鄙之望也。大盈江過河上屯，合緬箐之水，南入南甸，為小梁河，經南牙山，又稱為南牙江，西南入干崖雲籠山下，名雲籠江，沿至干崖北，為安樂河，折而西，一百五十里為檳榔江，至比蘇蠻界，注金沙江入於緬。一日合于太公城，此城乃緬甸界。

按緬甸金沙江，不注源流，志但稱其闊五里，然言孟養之界者，東至金沙江，南至緬甸，北至干崖，則其江在干崖南、緬甸北、孟養東矣。又按芒市長官司西南有青石山，志言金沙江源出之，而流入大盈江，又言大車江自騰衝流經青石山下，當亦流經而非發軔，若發軔豈亂即此大耶。又按芒市西有麓川江，源出峨昌蠻地，流過緬地，合大盈江，南至緬甸東南一百七十里，有孟乃河，源出龍川江，而龍川江在騰越東，竟出峨昌蠻地，南流至緬太公城，合大盈江。是麓川江與龍川江同出峨昌，同流南甸南干崖西，同入緬地，同合大盈，然二地竟無二水，豈麓川即

龍川、龍川即金沙、一江而三名耶、並麓川又名龍川、龍與隴實相近、必即其一无疑、蓋城昌里之水、流至騰越東為龍川江、至芒市西為麓川江、以與麓川為界也、其在司境、受出青石山下、以其下流為金沙江、遂指為金沙之源、而非源於山下可知、又至于崖西南、緬甸之北、大盈江自北來合、同西南流、其勢始闊、于是猶名金沙江、而至太公城、孟養之界、實當其南流之西、故指以為界、非孟養之東又有一金沙南流、干崖之西又有一金沙出青石山西流、亦非大盈江既金沙而入緬、龍川江又入緬而合大盈、大盈所入之金沙、即龍川下流、龍川所合之大盈、即其名金沙者也、分而岐之、名愈紊、會而貫之、脉自見矣、此其二水所経也、于是益知高黎貢之脉、南下芒市木邦、而盡於海、潞江之獨下海而可知矣、按志又有大車湖、在州南、甚廣、中有山、如璞琢中一點、今惟城北上千城、龍眼山下有二諸子、城南並无湖水、並洪流盡處、橋即通新橋、舊行半里、有岐西北行者、為烏沙大山道、有岐西下者、為趺水河道、余聞其勝甚、乃西趨出竹坞中一里、抵一東流小澗、南上坡、折而東、約半里、大石梁架大盈江上、其橋東西跨、新橋下流、從橋南上坡、不半里、其水從左峽中、透空平墜而下、崖深十餘丈、三面環壁、水分三派、飛騰中澗

丈五、左騈崖脅湧者闊四尺、右嵌崖分趾者闊尺五、蓋中如彖、左如布、右如柱、勢極雄壯、與姜庄白水河脅觀、但此崖更近而逼、從西崖、俛南崖、平對而立、飛沫倒捲、屑玉騰珠、遙洒人衣面、白日間、真如雨花雪片、土人所稱久雨不晴者以此、但雨字當易旱為是、用雨字則畫床架屋矣、其水下墜深潭、嵌流峽底、因下路之、有屋西豎、在夾峯中、乃王氏水舂也、復上西崖、其南一峯高擎、危空臨瀑為龍光臺、上建關帝殿、迎盼久之、復下西崖、其崖甚狹、東即瀑流墜空、西亦夾坑環崖、俯視崖下坑底、有流疊碓、亦水舂也、而當環坡間、其西即南下緬箐大道、不知水所從出、細瞰之、水從脚下透穴出、南分為二、一隨大道南注、一透入巨石下、入夾坑之崖為舂、廻眺崖北、有峽一綫、深下五六丈、騈峙北來、闊僅一尺、而高不啻三丈餘、水從其底透入前崖之腹、西出其南、騈崖穴之上、高亦三丈餘、南至出水之穴、上連三四丈、不識其下透之穴、與上騈之峽、從何而成、天巧人工、兩疑不能至此矣、從崖上躡西峯、一里、有寺踞峯之東、門東向、為毘盧寺、由其西二里、直抵猫鼓其峯下、見有路直躡峰西上、而踞有二生、指實峰大道、尚在北、乃橫陟田塍、半里、得大道、隨而西上坡、二里、西抵猫鼓之北、當西北從岐上、而予誤從西南、一里、

躡峻、一里漸轉南陟、復南指鼓存、又一里、心知其誤、遂西踰嶺脊、則望見寶華殿閣在西北嶺半、與此脊齊等、而隔箐兩重、其下甚深杳、以西由嶺脊墜下、計隨坡東下、就大路復上、與躡坡西上、以峰脊轉下、其路相比、不若上之得以兼陟其頂也、遂西由上甚峻、一里、直出摇鼓尖之西、有路自其南向來合、同之西北度脊、北路分為二、一西北沿峰去、一東北披嶺行、一里、再踰頂陟來、其脊兩旁皆東西下、乃飯於脊邊、北路復分為二如前、然東北者稍并寶峰路、尚隔一箐也、乃復西北上頂、一里躡其最高處、東俯州城、東瞰西俯義龍南瑞、皆進矣、此峰下而義龍之西、又有高峰一重、自此而南、大城龍之塢、南出蹈箐、而與大盈之江合而南去、頂東南環擁家翳、乃從西北下、甚峻、半里就夷、又半里、路交十字、一從南直北者、俱行其脊、一從東箐中上、橫過西北者、出山隙、知寶峰之寺在箐翳矣、乃折而東下、木葉覆叢條翳、甚峻而滑、非扳枝足無粘躡、一里、轉級角之右、則三清殿也、前有庵亭三楹、東瞰一川之勝、而其下亭閣縱懸崖、間隔箐迴坡、咫尺縹緲、殿西庵為黃冠所栖、手置行囊、令顧僕守其囊、乃由亭前東下、道分為二、一從右下危坡、一從左轉深箐、余先隨箐下、半里、右顧崖間一亭飛跨、八角重樓、高

倚懸崖之上、乃參戎吳君新建、以祀純陽者、由亭左再下、緣箐半里、南轉、仰見亭下之石、一削千仞、如蓮一瓣、高穹向空、其南又聳一瓣、瓣附之、皆純石、無纖皴、惟交附處中垂一縷、濶僅尺餘、鑿級其中、仰之真若天梯倒掛也、北瓣之上、大書莫高山大川五字、是參戎筆、其下新構一軒、跨路、塑靈官於中、南瓣側有其穴、係吳致為門、其下則玉皇閣倚之、環騰多土山、獨是純石崖、元宮與箐之廂、覺耳目頓異、玉皇閣亦環懸箐、無路、靈官軒北、又鑿崖為梯、嵌夫石間、北下數丈、有石坊當其前、大書曰太極懸崖、從此北度東下之箐、再上北坡、共里餘、則寶峰寺當峰而踞、高與玉皇閣等、而閣東向、此寺南向、寺南向、寺東龍砂最微、因不若玉皇閣當環箐之中、央浮一山之正也、寺頗寥落、有尼居之、此昔之摩伽陀修道處、他靈皆釋感於道、而此獨反之、已復下箐中、躡太極崖、過其瓣下、從一線之級上、級峻甚、幾不能著趾、幸兩崖逼束、手攜之以登、一上者八十級、當純陽亭之南、峽始西折為梯、又三十餘級、而抵虛亭閣、予擬眺月於此、以償未舒之觀、因狀草作記、令顧扱汲水太極下箐東以炊、二黃冠止之以飯、余仍坐亭、忽狂飆布雲、迨暮而金月色全翳、卻道瓊臺亭風急、遂余臥其榻、

十七日、余起、見日麗山幽、擬暫停憩其間、以囊中存米作粥、令顧僕入州寓、取貴州綠紬、將鬻以供杖頭、而此地離州僅八里、去奴不返、抵下午、腹餒甚、胡道飯余、既而奴至、紬仍不攜來也、

十八日、綠紬於虛亭、先夜有虎从山下、啣參戎馬、參戎命軍士搜山覓虎、四峰瞭眺者、吶喊相應、而箐搜覓者、上下不一、竟不得虎、

二十一日、飯后、别卻道、下北陽關、東經太極庄、其處若核北箐而上、半里而達寶峯寺、余以南箐龍場、昨所未經、乃从大路循玉皇閣、下懸崖、西折下半里、又度北箐之下峽、从環曲大道溪半里、北上寶峯寺、問道於尼、引出殿左峯頭、指山下核桃園直北為共山道、西北登嶺為打鷹山道、聞打鷹山有北直僧新闢其地、頗異、乃先趨打鷹、于是東北下坡、一里、抵坡北、又北一里餘、有數家倚西山麓、是為核桃園、其西北有峽爾嶺、乃寶峯之从北度脊者、有大道西向之、有小溪東注、踰之、直北一里餘、乃西北登坡、四里、踰坡脊而西、是名長坡、又西半里、乃轉而北、披西峯而循其北、仍西行脊上、其脊北下、即酒店嶺之東度、為華嚴、龍箐者、南下、即野猪坡之南出為鷲龍綱箐者、蓋俱从分

支之脊行也、西五里、嶺坳間路交十字、乃西北橫陟之、當从北路被鋏、从西行嶺之南、二里遇樵者、知為鬼甸道、打鷹開寺處已在直北度峰下、然此時已不見度峰、亦不見路影、乃躡棘披礫、直上者三里、露龍鬉參戎令戎開、上又二里、乃得亂坪小峯環合之中、多迴堅竹叢雜布、見有積架數柱於北峯之下者、从壑中趨之、仍无路、枉左有達一龕、僧宵藏迎入其中、言開山緣起、因與予通赤勢、飯后、霧稍開、余欲行、宵藏固留止一宿、予乃以其后山中壘處、上其山、乃中起之泡也、其后復下、大山自后迴環之、上起兩峰、而中凹、進里之、狀如馬鞍、故又名馬鞍山、土人言、其上多鷹、舊志名為集鷹山、土音訛為打鷹云、其山脉北自兔子坪南降、从頂上分三岐、一峙西南、一峙東北、二峯之支、如抱臂前環、西南下者、當登右而伏、過中復起小阜、而為中案、南降而下、復起一峯為前案、東北下者、當經左而環結為東窪之鑰、兩峯凹處、正其環窩處、前踞一峯、當窩中、其脉復自東北峯降而中度、宛如一珠之在盤中、其前復起兩小阜、如二乳之列於胸、其脉即自中踞之峯、从左度右、又从右前度而復起一阜於中、與雙乳又成鼎足、前列為中峯近案、即南與中案並峙、稍度而東、又起一阜、而北與東窪之鑰對夾、故兩乳之前、

左右俱有窪中凹、中峯之右、左右亦有峽中扃、其脈若甚平而一起一伏、隱然可尋、其兩峯之高者、左右皆環而止、惟中之伏而起者、一綫前度、其東為筆峯龍從南為寶峯龍先者皆是脈也、土人言三十年前其上皆大木巨竹、蒙蔽無隙、中有龍潭四、深莫能測、足跡至則雷波而起、人莫敢近、后有牧羊者一雷而震斃羊五六百及牧者數人、遂日夜大火、樹深墨燼無孑遺、而潭亦成陸、今山下有出水之穴、俱從山根分逬云、山頂之石、色赭赤而質輕浮、狀如蜂房、為浮沫結成者、雖大至合抱、兩而兩指可攜、然其質仍堅、其墊戾之餘也、寶藏探奇在中峯之下、

前臨兩孔、日后有橫而大者、后可累峰而上、前可跨孔為鐘鼓之樓云、今諸窪雖中凹、而不受滴水、東窪之上、依石為寓、有甃水一亦有置龍去而滄桑倏易、獨留此一勺、以為開山之供者耶、寶藏本交直人、自雞足寄堂來見此山、雖中懸而無重聚、與其徒徑空覓山至此、遂龕坐造寓者二年、州人皆為感動、爭負木運竹、先為結此一楹、而尚未大就、去、徑空四川人、雖曼於廿靈寺從師覓山、師獨坐寶山、徑空募化山下、為燃一指、開荒此山、俱異人也、是晚宿龕中、有一行脚僧、亦當為僧雞地者、乃余鄉張涇橋人、蕭姓、師無念名道明、見之如見故人焉、

二十二日、晨起、宿霧淨盡、寶藏先以點餉余、與余周歷峰前、憑臨西南為南甸、其外有橫山前列、則覘州右之界也、造軼幕西為覓卯、其外有重峯西排、則古勇前南下之支也、下伏而東度為筆峯、其外有高岡東穹、則高黎貢后脩之脈也、惟北向則本山后屏焉、然昨已登巔北眺、知東北之路處為龍川所合、西北之囊宗為尖山所懸、而直北明光六敵之外、皆野人之穴矣、久之乃別而別寶藏、命其徒徑空前導、從東北行、皆未闢之徑也、始逾東環之脊、即東北下、雖無徑而頗坦、三里、有路傍嶺北西去、徑覓旬道、蓋是山前后、皆向覓旬道也、于是交之、仍東

下、甚長、一里、又有路自東南來、西北逾嶺去、此卽州中趨冗子坪道、蓋冗子坪從北南度、穹起打鷹之頂、自北望之、不見復峰如疑、猶覺屏起如冗、踰脊西下、是為坪村所托、有龍潭兩潴、乃冗甸上流、繞龍而南下者也、余交其路、仍東北下、行叢林中、一里餘、北向下、傍西小峽、漸有微徑、右峽中亦有叢竹深藤、東轉再踰一峽、一里、乃北行環崗上、崗之西、天山始有峽中甚、崗之東始隨坡東下、共二里、抵蒸則兩水濤之峽在其東矣、有溪自西峽出、北流之匯西山北行、西山至是稍闢、有路西入之、交其路而北、一里、稍下、又有小水從西塢出、是為王家堡、又

北半里，遂與南來大路合。又北一里，有村在西山下，是為中塢始開。其塢南從酒店脊來，北至此，東西乃闢。溪沿東麓北下。村倚西山東向，而路出其中。又北里許，有峽東北從界頭，余循西山西北下，度一小峽。半里西轉，其南谷為灣塘村，其大塢為左所屯。塢中始有田。躡下闕，濟而路從南山西向行，一里有小水北流，又西一里，有結茅賣漿在南山下，于是巨松錯立，為影深陰。午●俱碧，又西二里，為馬站。其北坡下，頗有隔林之廬，而當路左者止一家，州來者皆飯焉。其西始田塍環坡，從田中西北行一里，抵北山下，稍西復北一里，踰其坳，有堆壕為馬站

街房。其北山坡樸磽，石齒高下，東面與西山遂夾溪北注，共三里，有山橫於其前，乃西隨之，半里，乃遶其坳。其北則山腋而下盤壑谷，溪從西山遶南峽來，繞登北去，固知遶坳之山乃自南而西轉，坳西一峯即西盡於溪者也。盤登而西北一里，遂循溪東岸行。其西岡松檜翳森，飯於溪崖。又北半里，為卯坡，其西則峯山中遶為峽，有岐西入之，為古勇道。其東則谷口橫拓，南北之水俱由之出焉。乃北行田塍間，二里，委蹄其谷流之水，又北一里，為順江村，西山至是中斷復起，其特峰崩屬是為三清山，村多環石為垣，連竹成陰者。又北半里，有水自西

峽來，東向而注，是為順江。有木梁跨其上，順江村之東，山塢東闢，過橋，復北上坡，行竹徑中，半里北下，過乾海子，一里北上坡，有虛茅在坡北，為順江街子。復西北行坡坂間，其坂西倚三清山東麓。大登、之東則江東山南下而橫亘焉，從此三清西亘，江東之屏又成南北之塢，行坂間三里，北向稍下，忽聞水聲，則路東有溪，反自南而北，至是乃轉東去，想順江之分流而里者。蓋江東山之西，已有兩江自北而來，此溪何以反北耶？溪既東，路遂北，蓋東垂之坡，二里是為舜茨坪，踰坪北下一里，復得平疇，有賣漿者當路右。東北行田塍間，一里，有江

自西北注東南，長木橋橫跨之，是為江西東。又有一江自東北注東南，沿東山與西江並南行塢中，是為東江。既度西江橋，遂北行江夾中，一里而至固棟，宿於新街。其地直東與瓦甸對，直西與雲峯對，直北與熱水塘對，直南與馬站對，有新舊二街，南為新，北為舊。

二十三日，命主人取園芋為蔬供，味與吾鄉同。八九月間有香蕈此敢貯味有香蕈北一里，過舊街，買飛松一柳於劉姓者家。飛松者，一名孤實，亦作梧實，正如梧桐子而大倍之，色味亦如梧，而殼薄易剝。生密樹中，一見輒伐樹，乃可得，遲則樹即存而子俱飛去，成空

株矣、故曰飛松、惟蘏塘關外野人境有之、野人時以茶蠟黑魚、飛松四種入關易鹽布、其人无衣、與本家雖以布一幅束其陰、上體以被一方幃而裹之、不復知有衿袖之屬也。此野人即茶山之夷、昔亦內屬、今非王化所及矣、然謂之紅毛則不然也。又北二里、橫崗右互、望之若東西交屬於兩界東山、不復知有兩江之嵌於兩旁也。此崗即雅烏山南垂盡處、東西二江皆以其兩腋南出、壠即扶坏而上、人疑為雅烏草、隨崗而北、又二里、崗左瀕突而成峯、崗右瀕嵌而為壑、坑路瀕踰坑傍峯而上、于是坑兩旁皆峯、復瀕成峽、循峽西峯行、二里、陟其北坳、遂狹西峰

之北西向下二里、路有右大栗樹一株、頗巨而火空其中、路左則西江自西壑盤曲東來、破峽而東南去、于是出圍棟西山之西北、始下見盤壑西隅、江盤壑底、而其山兀然立其西南矣、又西下一里、隨江北岸西行二里、始有村廬倚崗頭、是為烏家、其江反北向折而來、路乃南下崗、就之半里、則長木橋橫架江上、反自西而東度之、橋東復有村廬、從其側轉而西南、則回棟西山與共峯右大山圍環其南、而江由其北者也、又西半里、有村連竹甚盛、半里、从其村南西轉、復行崗坂、有二里、崗頭巨松錯落、村廬倚之、半里、西向下、陟一坑、又西南一里、連過兩村、

又西向下、陟一坑、始及山麓、遂西向上、半里有小水注坡坂間、飲而滌體、時日已停午、解衣浣濯、久之、乃西南循小徑上、一里轉而西、始與東來路合、時雷雨大至、行草徑間一里、稍西下、陟一峽底、于是巨木叢篁、藤蒙蔦遂、極幽峭之勢、盤峽嘴而西、一里、又陟一峽底、二峽皆在深木中、有小水深、自北而南、下注西來之溪、合而東行、北出者也。陟峽之西崖、有巨石突立崖右、路由巨石之東北向上、曲折蹐樹蔭中、蒿崖滴翠、深木篩金、始知雨霽日來、陰晴半歘、不礙遠空之寂也。上三里、遂隨崗脊、兩崖皆墮深沍碧、闐水寂潺、左其底而不耕其

底也、脊夾不及七尺、而當其中、復有鋪木以度者、蓋脊兩旁皆土、而中復有窞下陷、故以木填之。行脊上一里、北復稍下、又歷一南隆之峽半里、乃西北上、其上甚峻、一里餘而飯、稍夾轉南盤而北半里、復曲折上、峻愈甚、一里、稍夷、循峯崖而轉其脥、始望見其峯在兩箐叢樹間、而不知所循者亦一其峰也。北半里、抵其峯西腋、稍西下度一脊、遂西上、皆懸崖削磴、迴顧前所度脊東峯、亦一峯復傑、山頂其峭、亦堪與之伯仲、但其山純石中懸、而彼乃土脊前出耳。兩峯之北、復與西大山夾成深塹、支條甚哭、青樹蒙被、如翠濤沉蔚深、在下、而莫窮端倪。唯

閱張數千百、唱和其間、而人莫至也、崖頭既斲石鑿級為梯、極
似太華之蒼龍脊、兩旁皆危石、而石脊中垂、闊僅尺許、若龍之
垂尾、以度而級隨之、但見層累不盡、而亦不能竟其端倪也、梯
凡三轉、一里而至其頂、東西長五丈、南北闊半之、中蓋玉皇閣、
前三楹奉白衣大士、后三楹奉三教聖人、頂平者如是而止、其
向皆東、臨前峰之北、南北夾閣為側樓、半懸空中、北祠真武、下臨
北峽、而兩頭懸榻以待客、南祠山神、下臨南峽、而中敞為齋堂、
皆川僧法界所營構、蓋其上尚雖有道而未開闢、莫可栖托、法
界成之、不及五年、今復欲闢山麓為下殿、故往州未返、余覺其

去峻、逆上東側樓、守寺二僧、一下山負米、一供樵炊而已、
二十四日、晨起、看天色正霽、四山俱露其半、俄而山下甸中、則
平白氣、互、如鋪絮、又如瀰波、無分遠近、皆若浮翠無根、截巔達
壑、不知其下復有城湖村落之異也、至如山外之甸、以外之甸、
稍遠處為嵐翠所掩、無能拈出、獨此時雲、騰白、一片內、一
片外搜根別異、雖掩其下、愈顯其上、乃呼山僧與之指點遠近
諸山、一一表出、因與就南崖而下、有崖前臨絕壑、后倚峭壁、中
列橫鋪、下平上覆、恰如匡床、雖小而可憩、可臥、是名仙床、循層
峭之下峽、覆累、無可扳循、僧指其下有仙僧洞、須以梯級下

至第二層、轉崖下墜、乃可得之、遂攀而行、其洞乃大石叠架而
成、亂崖頹疊、欲墜未墜、遂虛為罅、覆庋為洞、穿實為門、不一
處、洞不一層、中更寬平、外更出險、若疊級架板、亦可盡棲遲也、
洞門東向、腹中者為大、入而南穿、一峽排空而下、南出峽門、其
門南臨絕壑、上突重崖、有二木起、倒懸其前、仰歸之、其上垂藤
自崖端懸空下、丈餘即結為瘿、如欹匏之綴於莖者、瘿之端綴
旁芽細枝、上迎雨露、葺出天矯、花葉不一狀、亦有細子圓綴枝
間者、即土僧亦不能名之、但曰寄生、或曰木胆、一線下垂、結體
空中、取風吸露、形似胆懸、命隨空懸、其取意亦不誣也、余心識

其異、欲取之、而高懸數丈、前即崩崖直墜、計無可得、但其前有
高樹、自崖際上偃、若浮梯橫度樹間、緣柯而上、以長竹為叉、可
鈎藤而截取之、余乃識而行、復遵僧由梯級北下懸空之壑、
乃石脊一枝、下垂北壑、三面盤空、矯若龍首、條南迴壁、紆帶其
下、與仙洞各綴梯級之宗、若左右垂拱、洞倚南崖、以出峭見奇、
壑踞北壑、以憑臨為勝、此峯前兩概也、由峯后西南越脊而下、
更多幽境、近法界新闢小路、下至小甸十里、其坡有湯熱水塘、
亦法界新闢者、是午還寺、同顧僕取茶綁竿、負梯而往、遂以前
法斧木取瘿、而崖高峽墜、木杪難於著力、久而后得之、一瘿圓

若頡盧倒垂、上大下小、中環的類、一痕環若巳玦、而端圍湊而
中空、皆藤懸於上、而枝蔽於下、如玦者粗而懸、如蓮萼者堅而
重、余不能拔、后行時、止負墜者而去、
二十五日、予晉二詩於山負、木胆於肩、從東大道下梯級、一里、
東度過凹、遂東南循前峯之陂、又半里、東度脊而予是俱深木
夾道、由析坡下者二里、渡一南盈峽、復東北上、半里、凌脊、乃東
行脊間、左右皆夾峯甚深、而重木翳之、又半里、度脊側、藉木脊
兩旁甚狹、而中復陸空、故以木填而度之、又東南半里、復盤壑
東北下、二里、至巨石之左、遂從南下之峽、半里、復東踰一崗、又
半里、再渡一南下之溪、東向稍上、遂出箐、東北行、一里、至下阮
分岐之路、仍從向來之小路、一里、至浴流之所、又半里、過塢而
渉一村、入問無水塘道、仍東北五里、過烏索橋、從橋西踰崗而
北、一里、與大道合、隨之西北循東山之麓行、六里、有崗自東山
直對西峯而下、豈江流截兩峯之麓、而路亦因之與江遇、已復
踰崗北下、北塢稍闢、有小水交流西注、禾穗鬱然而起、即無水
塘也、半里、抵塘上、有池而無屋、兩廂、、俟人、乃令顧僕守行囊
於塘側、北半里上坡、覩其街子已散、而無他物、望南崗有村盤
在坳脊間、街子人指其上有川人李翁家可歇、復南半里、迴覓之

之、有閩人洪姓者、向曾寓余鄉、為眞人周寓、余乃出就塘畔招
顧僕入、出揭蒼喫之、而北探滇灘阿幸之與、不能自己、見日色
尚早、而雨止、乃晉餐水待出時洛、并木胆寄李翁家、叅園中、仍
西北行、五里、北上坡、為左所、蓋其分屯處也、其處居盧甚盛、又
北八里、直逼西大山東北垂、復與江遇、西循大山、與前峯並峙、
中墬如馬鞍、而左所之南、復有峯之岐、自西山突出横亘其北、
故路必東北、從烏索橋抵無水、又西北至此也、此地正當大山
之北、其北則西大山稍伏、中逊而西、為滇灘過脈處、東大山直
亘而南、分隆西亂下、突小山、横界於北、為松山坡、、之北、即阿
幸北建之脉、其西北高峰、浮出於横坡之上、則阿幸滇灘之間、
又中界之一峯、所謂土瓜山也、行江東岸一里、復折而東北、一
里、抵東山腋下、山峯叢立處者兩三家倚東坡而栖、是為松山、
從其前又北一里、上北山西垂之坡、一里、踰坡脊、從脊間行二
里、乃西北下半里、有石屏西向立峯頭、是為土主碑、乃神之所
托也、從石西隨坡下、渉江西上、乃滇灘關道、已茅塞不通、惟
茶山野人、間從此出入、負茶蠟紅藤飛松黑奕、與松山固棘諸
土人交易、並布中國亦間有出者、以多為所掠、不喜往也、其關
昔有守者、以不能安居、多逃去不留、今關廢而田蕪、寂為狐兎、

之穴矣、其溫亦鮮埋不甚索隘、去此三里、已望而知之、遂北下坡、一道從塢間溯江東岸北行、為度道捷徑、一道沿東坡北上、為托宿之所、乃下半里、渡東來小澗、復上東坡、北隨之行二里、有四五家倚東山而居、即托宿之所也、其主人王姓者、夫婦俱代木山中未歸、余將西度橋、望西山下投宿、聞其地江岸西塞、乃土舍所托、皆不納客、納客者惟東岸王店、方躊躇間、一婦於田者、乃王之隣、謂其婦亦入山、不識可徐待之否、余乃還待於其門、久之婦歸、為具米而炊、

二十六日、凌晨起飯、而下行田間、半里、抵江岸、溯北江行、有木橋跨江而西、度之、復溯江西岸北行、一里、北上坡、半里、折而東、盤其東突之嘴、半里、復轉而北、從坡上行、西俯峽路、東瞰江流、塢底至此、遂束而為峽、隔峽望東山之崖、崩石凌空嵌、上擁峽中之水、北自阿幸廠北姊妹山發源南下、南趨烏索而為固棟西江者也、東西兩界山、自姊妹山分支西下、穹為溪頭東北峯、而下為上本山、東下、穹為阿幸東山、而南接雅烏東山之東北為明光、南為南香甸、第此山峻隔、路反難踰、故行者避之、北行西坡五里、稍下、有小澗自西而東流之、北上、于是屏脈東突之坡、再渡東流之澗、八里、西坪稍開、然北瞻姊妹、反茫不可見、又

北二里、墊西山之嘴、始復見姊妹山北倚、而前垂之下、爐烟亂直、廠廬在焉、遂五里而至廠、皆茅舍、有大爐小爐、其礦為紫色巨塊、如辰砂之狀、有一某姓者、方升開爐、見予而留飯其龕中、言其北姊妹山后、即為野人出沒之地、箐深無人居、而此中時為野人所擾、每復春踏箐至、雖不滿四五十人、而蒸箭甚毒、中之無不斃者、其妻與子、俱殞於此、現乘山前姊妹山出班竹、北去此三十里、可望而盡、不必登明光踰嶺而遠、東去此四十里、然徑反無行者、恐箐深蔓翳、亦不可行、乃遂出、仍二十里、下土爪山、又一里、過江橋而東、乃沿江南隨塢中捷徑二里、抵西南坡下、江嚙坡石而南、睇稍東、踰東峽來小澗、其澗西注於江、即前溯土主碑坡北之澗、江之西、亦有小澗自溪頭南來東注於江、其處乃正流之會也、復南上坡、半里、至石屏土主碑下、與前來之道合、又南趨兩而下、過松山及硝廠二十里、而入熱水塘李老家、時稍下午、遍觀熱水所溢、其出甚異、蓋塢中有小水自東峽中注而西者、冷泉也、小水之左右、泉孔隨地而出、其大如管、噴竅而上、作鼓沸狀、沿、有數躍起水面者二三寸、其熱如沸、有數孔只出一處者、有石中穹斜噴者、其熱尤甚、土人就其下流作一方池、而窪浴之、余畏其熱、不能下體、但踞池中石上、

拂拭之而已。此冷泉南旋之熱水也。其北倚東坡之下，復有數
處亦出於砂孔，或出於石竇。其前亦作方池而熱亦如之，兩池
相望，而溫孔不啻百也。
二十七日。晨起，飯而行，仍取木胆肩負之。由崗東南下峽一里，
復有烟氣蒸勃，則熱水復溢塢中，與冷水交流而西出峽。其塢
皆東大山之環墜也。由其南渡上坡，里餘，有坑自東山橫截而
西，若塹界之者。其下亦水淙淙，隨坑東向上一里，從坑墜處
南渡其上，益其東來渡處，亦盤墜成坪，有村倚峯東下，路當
其西南。半里有岐，一南行坡上，一東向村間。余意向東者乃村

中路，遂循東峯南行。前望其山甚近，三里稍下，見一塢橫前，其
西下即烏索之旁村。其南嶠即雅烏之西坳矣，乃悟此為兩條
道，並轉而東，夾峽坂間一里，得南來大路，乃知此為固棟向
南香甸道，從之漸東北上。一里稍平，東向半里，復上坡。早上者
一里，行峯頭，稍轉而南，半里，即南雅烏之脊也。從其上可南眺
龍峽山，而北來之嶺，從其北下，墜為坳，復起此坡，東隨塢脊平
行半里，乃東北下抵坳東，則有路西自坳中來者，乃熱水塘正
道，當從墜坑東村之峽上，今誤迂西南也。于是又東下一里餘，
其下盤而為坪，當北山之東。山界稍開，中无阡陸，但置草覓、

東北一峯東突，截業前樑，即石房洞山也。其后乃西北而屬於
西山。西山則自北而南，如屏之外，即自熱水塘之東而南度雅
烏者也。循西山又北下半里，有小流東向而墜，而路出其西北，
逕莫可問為何所。已而遇一人，執而詢之，其人曰：雅烏山村
也，並駝去后，乃知此為最近，行者俱不敢停趾，而余冒、焉自
適也。又北一里，再踰一東突之坡，一里，登其坳中，始覺東江之
形。自其南破雅烏東峽而去，而猶不見江也。北向東轉而下一里，
有峽自西北來，即截其后西北之山，與西界夾而成者，中有小
水隨峽東出，有小木橋渡其上，遂而東，遂循北山之麓，始見

南墊中東江甚曲，向西南而破峽。路從其北東行一里，有岐東
南下塢中，截流渡梁，乃東趨石洞之道。有路東北扶截其之峯
而轉，乃北趨南香甸道。于是東北一里，轉截其峯東，遂瞰其
塢大勢，自北而南，東西分兩界夾之。西山多東突之夹，東山有
亘屏之勢，塢北路累迭迭，塢東則江東北嶂矗峙，當夾推東南
一峽而入為陽嶠石洞之徑，西南一塢，宛轉而注為東江
穿峽之所，先是于望此截峯之峯，已覺其奇，及環其麓，即見
其盤亘之崖層疊上。既東轉北向，忽見層崖之上有洞東
向，欲一登而不見徑，欲舍之又不能竟去，遂令顧僕停行李守

木胆於路側、余竟仰掀而上、其上甚削、半里之后、土削不能受足、以指抠草根而登、已而草根亦不能受、抠指、奔而及石、石亦不堅、踐之輒隤、抠之亦隤、間得一少粘者、掬足掛指、如平帖於壁、不容移一步、欲上既无援、欲下亦无地、生平所歷危境、无逾於此、盖峭壁有之、无此蘇土、蘇土有之、无此蘇石、久之、先試得其兩手兩足四處不摧之石、然后懸空移一手、隨懸空移一足、一手足牢、然后懸空又移一手足、幸石不墜、又手足无力欲自墜、久之、幸攀而上、又横帖而南過、共半里、乃抵其北崖、稍循而下墜、始南轉入洞、洞門穹起如半月、上覆上多倒垂之乳、而中不甚深、五丈之內、后壁環肆、下裂小門、批隙而入、丈餘即止、无他奇也、出洞、仍循北崖西上、躋於横帖之陟、即隨峽上躋、其有跕北達而下、久之不得、半里、踰坡之西、復仰其上崖、高穹有洞當其下、洞門南向、益玲瓏、從之半里入洞、前有巨石當門、分為二、先從其西者入、門以內、輒隨巨石之后、東轉其夾、成曲房透其東、其中又旋為后室、然亦丈餘而止、不深入也、旋從其東者出、還眺巨石之上、與洞頂之覆者、尚餘丈餘、門之東又環一石對之、其石中懸如疊、若置梯躡之、所覽更奇也、出洞、循崖而北、半里、其下亦俱懸崖无路、然皆草根綴延生而下垂、以援足

而前、以兩手反而后揣草根、驀逆其投空之勢、順之一里、下乃及其麓、與顧僕見、若更生也、日將過午、食携飯於路隅、即循西山北行、三里、而西山中遜、又一里、有村倚西山塢中、又半里、還村之前而北、遂與江遇、盖江之西曲處也、其村西山后抱、東江前揖、而南北兩尖峯、左右夾峙、如旗鼓配合甚稱、有小溪從后山流出、傍村成水、穿環繞為田、是名村哈察、亦山居之勝處也、溯江而北、半里、度小溪東注之橋、復上坡、二里、東北循北尖峯之東麓、一里、仰見尖峯之半、有洞東向高穹、其門甚峻、上及峯頂、如釜覆懸空、乳垂於外、盤横於內、而其下甚削、似无陟境、盖其路從北坡横陟也、余時亦以負荷未釋、遂先趨敝、又北一里、渡一西來小澗、有村廬夾接於江之西岸、而碾聲潺布之、是為南香甸、乃投寓於李老家、時甫過午也、先是、亦止存青蚨三十文、携之袖中、計不能為界頭、通城之用、然猶可糴米為二日供、迨石房洞扒山、手足无主、竟不知抛墮何所、至是手无一文、乃以褶袍裙三事、悉於寓外鬻售其一、以為行資、久之、一人以二百文貿綢裙去、余欣然沽酒市肉、令顧僕烹於寓、余亟索飯、乘晚探尖峯之洞、乃從村西溯西來之溪、半里、涉其南、從樊夾盤后、迤邐南上坡、一里、遂造洞下、洞內架屋三層、皆五楹、窺其

上曰雲岩寺、始从其下層、折而北、升中層、折而南、升上層、其中神像樸出、然其前甚敞、石乳自洞簷下垂於外、長條短縷、繽紛纈綴、或中透而空明、或交垂而反捲、其狀甚異、復趾其北、頂更穹盤而起、乃因其勢、上架一臺、而臺之上又有龕西進、復因其勢、上架一閣、又从臺北循崖登坡、盤空而升、洞頂亂垂之乳、收覽殆盡、臺之北、復進一小龕、南向、更因其勢而架梯通之、前列以小坊、題曰水月、中供白衣大士、余从来嫌洞中置閣、每掩洞勝、惟此點綴得宜、不惟无碍、而更覺靈通、不意殊方反得此神搆也、時洞中道人尚在廠未歸、雲榻不封、乳房无扃、覺懸久之恨不揭、囊衲其內、洞之南、復有一門駢啟、其上亦乳垂、而其內高廣、俱不及三之一、披其上、趾復透小穴西入、二丈后、由西南、其中漸黑、而有水中貯、上有滴瀝聲、而下无旁泄竇、亦神漿、洞中所酌惟此、其中穴更深迥、但為水隔而黑、不復涉而窮之、乃下、仍从北岩下循舊路、二里返寓、覓酒而臥、不覺陶然、

二十八日、晨起霧甚、平明飯而為界頭之行、其地南在香甸東南、隔大山大江各一重、由南香東北大啟瑜山、則高登重嶺、路小而近、由南香東南陽橋磧、踰東嶺、則深峽平夷、則路大而遠、時因霾黑小路莫行、遂从土人趨楊橋道、且可并攬所去石洞

从村東度江橋、其橋東西横架於東江之上、覆亭甚整、由橋東、即隨江東岸、循東山南向行、八里、則有峽自東山出、遂東轉而蹈之、其峽北即東山至此南盡、南即東嶺之轉西、矗於南香甸南、為江東山北盡者也、開峽頗深、而兩岸偪仄、循北山東行、里見峽內亂峯參差、横流躍蹤、亟趨之、一里至其下、忽見北崖中透、夾峙如門、路乃不溯澗東上、竟北轉入門、蓋門左之崖石腳直插澗底、路雖外臨、故入而內繞耳、由門以內、仍東躡左崖之后一里、踰亂峯之上、蓋石峯三四、逐隊分行、與流相盤、獨存其脊耳、循北峯循澗南亂峯、又東一里、路復北轉、蹈北峰之隈北下、半里則峰北又開一峽、自北而南、與東來之峽會於北峯東突之下、因旁亂峯之隙、而西所謂北寺者、从大脊分支西南下、即南香甸東突之峯、余今所行路、其循南崖而東者也、其東南垂亦至是而盡、是山之西北、有礦西臨南香甸者、曰朝陽洞、是山之東南礦、亦東踰是峽者、曰陽橋、陽橋之礦、亦多挑運就煎煉於此、則知南香乃眾礦所聚也、隨峽北里、其內山迴壑闢、有廠亦爐烟勃、是為石洞廠、所云石洞者、大脊之脉至是分環、西下者自南香東界而南、至陽橋下从峽中、又東度一峯、突為局砂而包其內、東下者亦南走而東環之、至東嶺而西轉、

穹為江東山北境、繞為龍砂而包其外、其水自石洞東南出、合東箐北下之水、西注於亂峯、與陽橋度峽水合流、西注東江、是石洞者、眾山層裹中之一壑也、從陽橋峽北望而見之、峽中度脈而東、雖先中界之脊、而水則兩分焉、予時欲從峽趨石洞、悉界頭前路難辨、不若隨所行者去、遂捨石洞、從東峽溯流入、三里、東而上坡、二里陟箐巔、是即所為陽橋東箐矣、踰箐即南下、一里復陟峽而上、從箐上南行二里、就其東南坡而下、二里越東流之壑、復稍上、二里越其南坡、再下、有峽下東大峽為同者誤而南、一里餘、始知其誤、乃峯陟坡而東北、一里遇西來道、循之東陟塍、一里餘、則龍川東江之源、滔滔南逝、架藤為橋於上以渡、橋闊十四五丈、以藤三四枝高絡於兩崖、於樹杪中懸而反下、編竹於藤上、略可置足、兩旁亦橫竹為欄以夾之、蓋凡橋巽而中高、此橋反掛而中垂、一舉足、輒搖蕩不已、必手攜旁枝、然后可移、止可度人、不可度馬也、從橋東遵塍上、始有村廬夾路、二里、復東上坡、由坡脊東行、其坡甚平、自東界雪山橫垂而西下者、行其上、三里、直抵東山下、是為界頭村、其村倚東山而北、夾廬成街、而不見市集、詢之、知以旱故、今日移街於西北江坡之間、北與橋頭合街矣、蓋此地旱即移街、乃習俗也、令

領僕買米而炊、予又西北下抵街子、視其擾擾、而已不能有奇貨也、既乃還飯於界頭、其地已在龍川江之東、當高黎貢雪山西麓、山勢正當穹隆處、高黎貢俗名崑崙崗、故又稱為高崙山、其發脈自崑崙南下、至姊妹山西南、行者滇灘關南高山、東南行者繞小田大塘、東至馬面關、乃穹然高聳、橫架天半、為雪山、為山心、為分水關、又南而抵芒市、始降而稍散、其南北之高穹者、幾五百里云、由芒市達木邦、下為平坡、直達緬甸而盡於海、則信為崑崙正南之支也、由界頭即從雪山西麓南行、屢踰西哭之坡、十五里、過瓦羅古城、倚東山坡、開有寺臨之、又南二里、過磨石河、又南二里、越一山、又踰一西突之嶺、又南二里、過一小木橋、又南一里、南越一坡、又循坡東轉、二里抵東西峽口、有山自東大山西環而峙於門、大路踰坡而南上、小徑就峽而西南、乃就峽口出、則前所過藤橋江、亦自北來、遂循其東岸西南三里、岩有村倚江岸、乃倚村南行、又一里、宿灰甸、蝴江東岸、亦南北大塢也、村踞連絡東西大山、即雪山、漸南與山心相近矣、

二十九日、飯而平明、踏江東岸行、三里、兩岸石峯交合、水流峽間、人踰崖上、江為崖所束、奔流若線、兩中甚湍深、但峽中多沸

水之石、激流盪波、而瀉者尖流交墜於石彀間、攪搖其草、無論得魚與否之肥否、固自勝也、半里、越崖南下、江亦出峽、有石箐波向、儼然一龜鼉隨水出也、又南二里、過上庄、有山西突中央塢成田、村倚突峯之東、江由突峯之西、而踞循塢中、踰脊而西南、又一里、復與江遇、兩崖復成峽、石之突峽逆流與脊之夾流曳翠、亦復如前也、一里、江曲而西、踞從江之南亦曲而西截江北之塢、于是北里隔江南下之山、至是中分其支、東已盡、横突而東、即西峽之脫而下者、其西支猶横突西南、即圖棣兩江所合而南盡者、兩支之北中、遂成塢、而夾峯嚴臨其上焉、是爲亦六

廬之一、所出礦量於他處、昔對之而今復開、則不及他處矣、西一里、復上一北突小岡、有竹環坡結蘆其中者、是爲善竹園、鼓而南下、共一里、又越塢南上、遂從坡上南行、二里、江隨西峯之嘴曲而東、始幾年而渡其西岸、隨西山南行、一里、坡尾東突、踞亦隨而東南踰之、一里、有一二家倚坡北向而居、由其東更南上、一里、遂踰其東下之脊、南行脊間二里、復稍下、有小峽自西而東、其峽甚逼、中有小水搗坑東出、乃下半里、稍西轉、逆流行峽中、有數家倚峽北、是爲曲石、而峽之西、其內反闢而成塢、亦有村盤倚之、則峽水之所以來也、于是南截峽流、又上坡行坡

脉、二里、有村當踞左、亦曲石之村廬也、又南三里、乃隨坡西轉、始見坡南塢大闢、西行一里、又南向峻下者一里、及塢底、有橋跨江、亦鐵鎖交絡而覆亭於上者、是爲曲石橋、從江南岸上坡、西向由峽上、二里餘、復南向陟嶺、二里登嶺頭、有三四家當嶺而居、是爲酒店、以有漿得名也、飯而行、循嶺東南向二里、下稍西轉、復南行坡上、又二里、稍下陟一塢而上、又南二里、過陳揮使庄、又南隨峽中行二里、有隴環前峽、折而自西來、有峽直南瞬其隴、余乃隨衆從峽中西行半里、漸西上、又半里、折而南上、又半里、南登隴脊、始踰東度之脉、于是南望青登大嶺直南與

羅生山相對、其中成塢甚遥、州城隱隱在三十里外、東之球瑋、亦可全見、惟西之寶峯、又西北之集鷹、皆爲龍蔭南下之支所掩、不得而見焉、余先冒雨隔上、踞草而坐久之、后行者至、謂其地前有道盜、自東山峽中來截踞而劫、促余並馳南下、東望層峽重巒、知有寶孟之境、而行者惟恐不去之速也、下二里、望見澄波逼山麓、余以爲即上干峩清海子、又峻下二里、有村盧當海子北岸、竹徑扶踈、層壑環其后、澄潭映其前、踞轉其東北隅、有小水自峽間下注、有責猿之盧當其下、入而炊館、以所負木胆浸注峽泉間、且問此海子、即上千峩澄鏡池否、其人漫應

之、但謂海中有魚、有從井而捕者、以時禁秩、止以供食、不達出
一青、然憶志言下海子魚可捕、上海子魚不可捕、豈其言今不驗
耶、循海東峽覓行二里、及海子南濱、遇耕者、再問之、始知此乃
下海子、上海子所云澄鏡池者、尚在村東北重山之上、由此而
上五里乃及之、余不能從、南二里、越一澗、有村連竹甚深、是為
中千義村、由村南又南下、三里、其村竹廬交映更遠、是為下千
義村、至是東坡之下、闢為深塹、而溪流南貫、由是從村南稍西、
而轉南向、隨坡上行一里、漸南下、俯瞰塢中溪流、已有刳小舟
而渡者、既而南行二里、有一二家倚坡灣而居、與下千義南北

遙對、從此東向隨坡上、半里、乃踞坡之東嘴、從其上南眺、則東
嘴之下、其崖甚峻、數十家倚其麓而居、竹樹環擁、若不
可得而窺也、南半里、稍西復轉而南、半里、崖下居廬既盡、忽見
一大溪東向而橫於前、乃遵崖而出石穴者、崖峻無路下墜、沿
崖端南行半里、稍下見有徑下沿坡麓、乃全循溪穿木胆於
踞隙、余策杖墜蔡循崖北轉、又半里、復出木中、則其下石穴交
流、土人以石堤堰水北注、規之上、迴流成潭、脫四字尺埋之
下噴發成溪、潤數盈四五里、東之溫處、俱從樹根石罅絲縷中
出、陰森泓然、掬而飲之、臟腑透徹、惜不攜木胆來一投而浸之

既、乃仍南沿麓塍、半里、至頑奴候憩、取木胆負而行、又南二里、
下坡、有亭東向踞梁、三里、抵東山下、又有溪自東而西、有梁東
北跨之、是為迎鳳橋、以其西有飛鳳山也、過橋、遂直趨而南、二里、
再南踰一梁、下水如線、溝絕則黃坡泉之南北而西轉者、又
南一里、又南踰一梁、其水亦將絕、則飲馬河之南北而西轉者、
又南一里、入騰越北門、行城中二里、出南門、城中無市肆、不若
南關外之喧填也、抵寓、已下午、下晚、雨

己卯五月初一日，晨起，店主人言：自往共山后，楚府吳公屢令把總來候余，不知其因。已而吳公令把總持名帖遺意，余出觀街子，因往晤潘捷余，捷余云貢實舍人，乃余同事，余辭之，入城謁楚府，一見輒把臂入林，然孔明至，是日其子將反故鄉，內簡拾行囊，余辭之出。

初二日，余止寓中，雲巖山西共師法界來頋，州庠彥李虎變玉來頋。李名綺羅

初三日，楚府來候，宴已，觀音寺天衣師令其徒來候余，以楚府有前期辭之。上午赴楚府招，府饌多腥味，以新有故也。腥味中如食竹鼯。下午別辭，后過萬壽寺，拜法界不在，出西門半里，過溪又四半里，由玉泉池南，遂上西山，巖則觀音寺在焉，寺東南臨玉泉池，寺南有古刹並列，而玉泉寺與天衣拜經觀音寺，三年不出，一見喜見甚，留予宿，予辭以他日，吳其豆飯粥而返，已昏黑矣。

初四日，楚府令門役以州志至，方展卷，而李君來候，時微雨，遂與之遊騎，由東局山東麓，循之南六里，抵綺羅入，即李君家。綺羅志作奚羅。其村頗盛，西倚來鳳山，南瞰水尾山，當兩山夾湊間，盖羅漢沖之水，源經大洞長洞二小阜間，北曲而注於平塢，乃分為二流，北為飲馬河，西抵城南，為綺羅水，而過南山下，又西過來鳳東南麓，乃南搗兩山夾間，是村綰其谷口，竹樹扶疎，田塍紆錯，亦一幽境云，是夜宿李君家。

初五日，晨食后，即循李君從南山之麓東南行，先半里，過水應寺，又東二里而踰南北山下之夾，有寺在東峽中，北向踞，即天應寺也，其后即羅生主簿仰之墓，峻志稱其條腸分布不誣也。又東北里，上一北下之夾，隨之北下，共一里，而東盡家竹木深密，雉蔭暫人，挹肤心目，其前復起一圓阜，立平疇中，是為園山，與此兩斷而復續，南東村盧連絡，從竹中下，一老人迎入其廬，具醴肉火酒餉，是日正端午，而老人與李君有交，遂入而啗之，既午，復東南循南山行，半里，其北復起一長阜，如半月橫於前，是為長洞山，又東二里，遂入山峽，有溪中貫而出，是為縫溪，溪南北皆有村夾峙峽口，由南村溯溪而東，又二里，越溪之北，有大路倚北山下，乃東踰嶺趨猛連者，從其北塢中覓溫泉，其泉不熱而溫，漾而不急而平，一大石突畦間，水匯其旁，淺不成浴，東山有大洞溫泉，為八景之一，即其在北嶺峽中，與此隔一支嶺，踰而北，頗近，而李君急於還家，即導余從大路西出，二

過溪南村、出峽口、隨溪西行、一里、過一橋、從溪南又西、一里、過長洞北麓、北望之、半夫溪而峙、予將趨之、洛其溫泉、李君指東在東峽中、其入尚遠、遂强余還、又西一里、過圓山北麓、又西三里、而還李君家、

初六日、晨飯、令顧僕攜臥具、為楊廣哨之遊、先是李君為予言、此地東南由羅漢沖入、二百里有瀰勒山、東南由羅生四十里、有馬底塘、皆有奇峰可觀、乃先其近者、計可從珠璞、塘舟甸山而轉也、東三里、從水慈天應二寺之間、南向上山、愈上愈峻、七里、登其絕頂、北瞰即天應寺、始其坑、蓋由此川鳩而北、惟危崖

山與之對峙焉、西瞰則寺之分趾、若脅旅皆下陸於綺羅南向之峽、有龍青出其下焉、惟東眺則本峯頹頂、而南眺則溪霧瀰淪、若以山脊為界、咫尺不可見、予是南從嶺上直夾、俱行霧氣中、茫若踏海、半里、南下、二里餘、山半復環一塢、其脊自東而南、環抱而西、中藏臼塢、有小水西去、其內霧影稍開、而雨色漸逼、雖近嶺其田塍、而不免霾其沾濕矣、復上南坡、躡坡脊而南、五里、一岐隨脊而西南、一岐墜坡而東北、余漫從脊上直南、已而路漸東下而窮、二里、有村倚東坡下、披霧視、詢之、乃清水屯也、屯人指予從坡北東下、當得大路、從之、半里、東北涉一坑、

甚深、霧影中窺其東南旋登下盤、當時不知其所出何向、后乃知其南界高峰、及西自竹家屯而東環、為陳播箕哨也、復東北上坡、半里、見有路東向下、輒隨之行、不意馬底塘正道尚在其半北、霧漫不辨、踉蹌東下、一里、有峽自北而南、溪流貫之、有田塍嵌其底、而絕無人居、路中棒木已遍、亦無一人撫歷而路、蹤騰狹如線、以杖拄蹊中、東行抵溪、而溪兩岸家翳、不可涉、復還、依西坡南向、一里、得小徑、渡溪東上、一里、路伏草間、復若斷若續、然其上甚峻、三里、東向登嶺頭、復從嶺上東南再陟一嶺、半里、始見嶺北有峽、自北南度、中伏再起、坳北有路、自崩

崖北嶺東行、南亦有微路、自崩崖南嶺東上、而坳中獨無北交之路、予遂循崖南路上、東一里、路為崩崖所墜、復岐而南、再陟南嶺半里、復東行嶺脊、二里、始有南來之路、偕之東、北瞰崩崖下陷、東向成坑、箐木深翳、又東半里、再陟東嶺、乃南去、微徑始東北下、坂曲折連下、三里、余以為將及北坑之底、隨之出、即馬底塘矣、孰知一坡中環、路岐而東西繞之、未幾遂絕、皆深茅叢棘、荒莽其下甚深、余始從其南、不得道、轉而東、復不得道、往返躑躅、遍索久之、復從南坡下得微徑、下一里餘、而東抵坑底、則坑中有水淙淙、自崩崖東南流、坑兩旁俱峭

崖容隘，全无路影，而坑底甚平，水流亂礫間，時有平砂瀠之，遂隨之行，或東或南，仰眺甚逼，而路絶跡斷，五里，稍開，俯見覆砂之上，屐跡甚明，纍纍如初印，隨之。又東南一里，有小溪自西南來注，有路影南緣之，始舍坑而南陟坡，一里，越其上，予意將越坡東下，而路反從坡脊南行，余心知其誤，然其路漸大，時亦漸暮，以為從大道，即不得馬店塘，庶可得棲宿之所，乃躡脊西跑二里，見西峰頂有峰特倚，如覆鍾，大道從此分歧，一自東南坡下而上，一向西北峯頂而起，一從西南盤壑而行，未審所從，姑觧所攜飯啖之，予討上下二徑，其去人必違，不若從盤壑者

中行，于是又東南三里，遂墜坡而下，漸聞人聲，下里餘，得茅三龕在峽間，投之，蹤都不堪宿，望南坡上有數龕，乃下陟深坑，扳峻而上，共一里，而入其龕，則架竹為巢，下畜牛豕，而上托棲臥，儼與粵西无異，屈指自南丹去此，至今已十五閲月，乃復過之，西陲其中數千里，所不及也，自登崩崖之脊，即望見高黎貢南亘之支，屏列於東，下有深峽，而莫見龍川，意获其下也，又又西南二十里，下至所宿之坂，下瞰南峽甚深，即與高黎貢遂夾者，意即南向所托而龍江從此去也，時霧霾莫辨方隅，而村人不通漢語，不能分析徵異，即徵其地名，據云為鳳田總府莊，

南至羅卜思莊一日餘，東北至馬房塘二十餘里，然无擾，醒夜以所攜米煮粥，啜之而臥。

初七日，陰雨，飯后姑止不行，已而村人言天且大霽，余乃謀所行，念馬房塘在東北，礦黄塘在西北，、山之脊，昨已踰而來，西山之脊，尚未之陟，不若舍馬房而踰西脊，以趨礦磺塘，且其地抵州之境，以礦磺塘為正道，遂從之，土人指余從村后西北向大山行，余悞由直北，一里餘，下渡一澗，溯之北上坡，一里，又下陟澗，其處一澗瀕之北上坡半里，路復分歧，一向北突，一向西峽，皆盤其上坡，余從其北峽者，二里，路漸湮，已北下，則其澗亦

自西來，横塹於前，雖小而頗深，篠箐蒙翳，雨霧淋漓，遂不能入，乃復出，至歧口，轉向西峽，一里，路亦漸湮，復出，從歧口南陟其澗，從澗南又得一岐西上，其路甚峻，一里，北踰一坡，又北一里，即崩崖西對之坡也，其上皆塹崖而非通道，躡之行，一里上西頂，、高雲暴莫知所從，討返下山二里，轉南漸有徑，下瞰鳳田所宿處，相距止三里，更南半里，得大道西去，遂從之，西循北山行，一里，得耕者在坡下，問之，始知其上有小寨，名桅園，即從楊房哨入州正道矣，乃並西北上躡坡，一里，有二里茅當峽坪間，是為桅園寨，由寨后更躡坡而北，半里，登崗，西望盤壑下

闢水田漢、有溪流貫其中、復有崇山外峙、其南又起一崇山、橫接而南、交接之中、似有水中貫而去、又北上一里半、遂凌大脊、北下迴峽中、半里有村廬倚南坡、為楊廣哨、從此西北下峽底、一里有小溪自東北墜西南、其嵌甚深、乃從昨所度崩崖南嶺分墜而成者、涉之西北上、復一里而躋其脊、余以為即從此踰脊上北大峯矣、既意猶中脊之支也、半里越脊、又即北下峽底、一里有大溪自北南墜、皆從石崖中破壁而去、此即清水朗東溪也、水嵌峽底甚逼、橫獨木渡其上、予舍木下涉水、即西北上坡、始循崖石躡蹬脊、一里轉而東北上、又里餘躋峰頭、由峯頭西盤半里、隨峽北行、其峽頗平、行其中一里、當其當東西分峽處、有村廬倚其中、為陳播箕哨、從哨北即西北下二里、循南山而西、一里有村廬當坡、為竹家寨、由寨東向北行、寨後渡越一峯、有峽橫其中、路分為二、循北峯直去、為騰越南向大道、穿北峯南峽而西、為硫磺塘道、予舍大道、從橫峽西行半里、忽墜峽西下、其峽甚逼、而下甚峻、墜級歷坎、與水爭隘、一里、望見西峽自北而南、一溪貫其中、即矣羅村之水、挾水尾山西峽而南山者、溪西之山、哎吼南路、是為半箇山、又西下半里、直抵溪上、有二塘在東崖之下、乃溫水之泛小者、其北崖之下、有數家

居焉、為硫磺塘村、有橋架溪上、余詢大塘之出硫磺處、土人指在南峽中、乃從橋南下流、涉溪而西、隨山西南行、時風雨大至、田塍滑隘、余躑躅南行、半里得徑、又南一里、則西山南迸、南有峽注大溪、遙望其峽中蒸騰之氣、東西數處鬱然勃發、如濃烟捲霧、東瀕大溪、西貫山峽、先趨其近溪烟勢獨大者、則一池大四五畝、中窪如釜、水貯於中、止及其半、其色渾白、從下沸騰、作滾湯之狀、而勢更厲、沸泡大如彈丸、百枚齊躍而有聲、其中高且尺餘、亦異觀也、時雨勢甚大、持傘觀其上、不辭以身試也、其東大溪、從南下、環山南而西、合於大盈、西峽小溪、從熱池南東注大溪、小溪流水中亦有生氣勃勃、而池中之水則止而不流、與溪無異也、溯小溪西上半里、坡間烟勢更大、見石坡平突、東北開一竅、穴如仰口而張其上顎、其中下嘗如喉、水與氣從中噴出、如有爐橐鼓風煽焰於下、水一沸躍、一停伏、作呼吸狀、躍出之勢、風水交迫、噴若發機、聲如吼虎、其高數尺、墜涧下流、猶熱若探湯、或躍時風從中捲、水傘旁射人於數尺外、飛沫猶熱人面也、余欲俯窺喉中、為水所射、不能近、其齦齶之上、則硫磺環染之、其東數步、鑿引水上、覆一小茅、中置桶養硝、想有磺之地、即有硝也、又北上坡百步、坡間烟勢更大、環崖之下、平沙一圍、中有

孔數百、沸水叢躍、亦如數十人鼓焰於下者、環沚四圍、其水雖小而熱、四旁之沙亦熱、久立不能停足也、其上烟勢雖多、而聲皆不及此三者、有人將沙圍堆如覆釜、亦引小水四週之、雖有小氣、而沙不熱、以傘柄戳入深一二尺、其中沙有磺色、而亦無熱氣從戳孔出、此皆人之釀黃者、時雨勢不止、見其上有路、直臨西嶺、知此為半箇山道、遂復西躡崖、其崖皆堆雲駢瓣、盤崖突空、或下陷上連、或旁通側裂、人從其上行、熱氣從下出、皆迸削之餘、疊崩墜之剩骨也、所云半箇之稱、豈以此耶、躡崖半里、從南循嶺西上、一里、漸隨峽轉南、則其峽自南蘭頭墜、中有水懸而為瀑、作兩疊北下、即峽水之上也、又上半里、逾西蹈瀑布之上、復從峽西更西南上、一里漸轉而西、半里、見大道盤西崖、隆處出南坳去、小徑則西上峯頂、折轉北行、蓋此即半箇山之頂、呈此南下為坳、入城之路、當在其東北、不應西去、遂從小道西上半里、隨峯東向北行、二里乃西北下、得竹塢村廬、時雨盛、避雨廬中、就火沸湯瀹飯而食之、即半箇山村也、由村東下坡、隨峽東行里餘、與南來大道合、隨西山北轉而行、二里、復陟東突之坡、行坡峽中、五里、稍下、又一里而矣羅村在東坡下矣、時已薄暮、遂含入州大路、東一里餘、宿李虎變家、黃竹能

相待、

初八日、大雨不成行、坐李君齋頭、作田署州期政四謡、應李君命也、

初九日、雨不止、既午稍霽、遂同李君聯騎、由村西半里、横陟半箇山南旬大路、經南牌壕半里、西上嶺坡、乃來鳳南度半箇山之脊也、來鳳至是南降而下、伏脊間中窪為平塘、西不受水、窪之西為金銀堆、即南度之脊、窪北半里、有坪倚來鳳、而南藏半箇山、乃昔王尚書驥駐營之處、陟坪北有路、横沿來鳳峯南、西越金銀堆、出邑夏閣、從此復轉、循來鳳東峯而北、八里、還宜居、晚復雨、

十一日、雨不止、坐官居、上午李君來、下午雨少止、濘甚、踐泥往潘生家、不遇、以書促其為予買物、亦不答、潘生一桂、雖青衿而走緬甸、家多緬貨、時倪按君命承差來覓碧玉、潘苦之、故避客、

十二日、終日雨注不止、予坐居中、李生以期四謡、私投署州田二府、不答、

十三日、雨時作時止、而泥濘尤甚、李生來、邀予同往蘇玄玉寓觀玉、蘇滇人也、本青衿、棄文就武、為吳參府幕客、先是一見顧余、余亦目其有異、非風塵中人也、蘇有碧玉所為贄、但色太沉、予擇四枚、攜寓中、白為

李生雖 余還之

十四日至十八日、連雨不止、坐寓中不能移一步、潘捉余以倪院承差索碧玉寶石、窘甚、屢促不過余寓、亦不敢以一物示人、遺余翠生石二、蘇菴黃茶、以方環來我意、嗟、更索其八關并三宜六歌諸圖、余一一拟錄之、數日无暇劑、遂不知在雨中并在寓中也、

十九日、晨雨少止、見担夫、既而雨復作、上午止而行、由東衢始濘甚、已而漸燥、二里、居盧乃盡、乃坡行塍中、半里、連越二小橋、西自東而來、又二里、為雷打田、有數家東向、以其前對雨東行一里、又過一小亭橋、其流亦自東南向西北者、又東一里、抵東坡下、停担於酒家、問大洞温泉道、土人指在東南山坳中、此去尚有數里、時天色已暮、念担夫與爾行侍其家、余倘東山而南、二里、過土主廟、倚山西向、前二柏巨甚、南二里、踞峻為二、一南循山麓為黃坡道、一東南上坡為趨温泉道、乃從坡上者、南一里、登坡脊、西瞰山麓、有泉西向溢於下、即黃之發源處也、予是東轉、有路順大樹趨之、就其東南小徑、一里、漸上坡、折而東北、既温泉之峽當在其南、尚隔一岸、遂與之俱逝、一里、下至茶峯之峽、指予南去、予從之橫躡峽中、既漸得小徑、半里、忽有峽從足下、隆而西、其上石崖騈突如門、從其東又南半里、踰坡而下、其峽始大、有水流、流其中、田塍交潆之、即大洞村之后峽、有大道從峽中東上、又南下半里、從之東半里、上一坡、大道東北上、亦芹菜塘道、乃從坡東南下半里及溪、又東渡溪半里、則溪流奔湍亂石中、右一崖突而瞰之、崖下就石為池、而温泉匯焉、其池與溪同峽、而水不關溪流也、崖石叠覆如累碁、其下嵌環三面、成一小孔、可容一人坐浴、其石倒覆之石、兩片下墜而中剖、如所謂試劍石、水從片夾中涼、下注、此温泉之源也、孔之中、水不甚熱、正可着體、但其上少一亭覆之、不免風雨之憲耳、時

池上有婦十餘人共浴、余恐其聲有石洞、始遍見之、不浮、乃還浴池中、三里、隨山之西嘴抵黃坡、轉北一里、過蔑罔溪水之上、北三里、乃入來時分岐處、又西北五里、至吳北坡之麓、促担夫行、以晚辭、遂止、

二十日、晨起、飯而登坡、雨已復來、平上三里、峻上八里、抵嶺頭、又平上四里、稍下、一里、過芹菜塘、復東上坡半里而下、半里過木廠、又下二里、過北下之峽、又東上三里、至坡脊、平行脊間一里、是為永安哨、又東南半里、踰嶺脊而下、一里有水自北而南、踞從之、半里乃東越坡、平行脊上三里、至甘露寺、飯、從寺東下、三

里、至赤土鋪橋、其下水自南而北、即大盤江也、一統志謂大盤之
源出自赤土、其言不謬、橋東復上半里、有四五家當坡坳、爲赤
土鋪、東又上半里、從脊東南行、一里、有岐南去、爲猛柳道、
余仍東南三里、乃東下、又十里、止樅稷坡、時纔午、雨時止時下、
遂止不前

二十一日、平明起飯、自樅稷坡東下五里、抵花以江西岸、過迤
檢可而下、反橋西岸岌者猪場、乃倚岸北向登級、始達橋、東
有閣、登之、可眺江流天橋之勢、又南向隨東岸行半里、東向平
上者一里餘、始曲折峻上、五里、過茶房、僧舍已无一人、又峻上

三里、過竹笆鋪、又上七里、過竹笆鋪、飯於小欲場、又上五里、過
太平鋪、又平行入塢、二里、有水自北澗來、涉之遂東上、其上愈
峻、兩旁皆竹石深翳、而風雨西來、一天俱漫、于是行雨浪中、三
里、踰最高之嶺、乃屢上屢下、屢脊屢坳、皆從密箐中行、七
里、抵新安哨、兩三家夾嶺頭、皆以斛鳳竹爲業、時衣透寒甚、就
其家燒薪烘之、又二里、抵莾水關、有五六家當關之東、就此覓
禾買燒酒、飲四五盃乃行、天色大霽、諸磴俱燦、乃知關名寬
分水、實分陰晴也、于是東向下者八里、始就東行之脊、又二
里、過滑浠哨、又平行嶺上、東十五里、宿於磨盤石之盧姓家、有

小房五六處、頗潔、

二十二日、平明飯而行、其下甚峻、曲折下者六里、反嶺北之澗、是
嶺自滑浠哨分支東突、左右俱有深峽夾流、來時從南峽之上
行、至此隆北峽之口、過涉北澗、又越北嶺東突之脊、共一里、而
過八灣、東向平行坡間、十二里、抵江、則怒流奔騰、聲倍於來時
矣、乃坐巨樹下待舟、觀洪流洶湧、渡者紛紜、不啻從壁上觀也、
候久之、渡而東上坡、三里、抵北山之麓、循坡東行、五里、踰南下
之箐、得一橋跨澗、是爲箐口、于是渡澗入峽、循澗南崖東向
上、二里、過一碑、即來時所見盤江各碑也、又東三里、過一西來

之澗、又二里、南折而北、乃踰其北突之脊而東、遂東南漸上其
峽、遂曲折拔嶺、始不能西見高黎貢峰矣、又南六里、抵楊柳
灣而飯、乃踰南來之峽、渡東來之流、上二里、有橋跨澗西度、
從澗西溯箐上、又一里、爲打板箐、有數十家當澗西、又東北
四里、過平度之脊、即從冷水箐西度蕭然、又北過此、夾蒲撲
之水、北出而入諾江者也、是日熱甚、得一蔭樹止而延憩、數息
樹邊、不復問之遠近矣、過脊東下一里、止落馬廠、時纔下午、以
熱甚、徂夫不前也、

二十三日、平明、從落馬廠東行三里、踰東突之山嘴而南、又一

里有一巷侍西山之上又南四里過石子哨始南下二里望有溫泉在東山下乃从岐東南下二里轉而北渡北來之澗又半里東从石山之嘴得溫泉焉其水溫而不熱渾而不瑩然无氣焰可浴久之从澗東溯流二里抵蒲縹之東村蒲人縹人乃永昌九蠻中之二種以担夫不肯前逗留久之乃東二里上坡五里逾嶺上峰頭又平行嶺夫一里稍東下有亭橋跨峽間廢而大王而担夫尚後坐亭橋久之過午始行又東南上坡踰坡一重轉而北又踰坡一重共六里過孔雀寺又東上坡五里直瞰東峯南突之頂此頂自北而南从此平墜度為峽一岡西通乃復起為崖突為蒲縹后山北去而又蒲縹之澗南去而盡板枝花者也又東一里稍上復瞰一南突之嘴漸轉而北二里有公館踞岡頭乃北下一里止於冷水鋪菁時方下午以担不能前遂止見邸榻旁有臥而呻吟者乃前送為劫盜所傷送臥於此被劫之處去此只六里日甫過午盜即縱橫可畏也

二十四日雨復達旦但不甚大平明飯而行從東行之菁上其北坡三里稍嘴北轉二里漸下一里下至坳即昨被劫之處過崖處也其北叢山夾立穿其峽行三里再過一東突之坡其水始北下隨之北二里下至坳窪中乃東轉而上一里過坳子

鋪覓火把為芭蕉洞遊計又東半里過崗頭窪池遂轉北下三里越一坡奔過窪中匯水之崖石上撞而水蓄崖底四面俱峻水无從出而甚渾由其南再越脊而下一里至芭蕉洞乃候夫於洞門担夫摘洞口異菓來啖此真覆盆子也其色紅熟則異而可食比前去時所嘗黃果形同而色異其熟亦異其功用當亦不同也黃者非覆盆覆盆補腎變白為黑則為此果无疑火至燃炬入洞始北向即轉東下四丈餘至向所入昏黑處即轉北向其下已平而崖愈狹而愈高六七丈更寬柰一柱中懸大如覆鐘擊之聲鏘然其處不特此懸石有聲即洞底頓足輒成應响蓋其下本空也又入五六丈兩崖石色有垂涵成白者以火燭之以手摩之石不潤而紋甚細而晶土人言二月間石發潤而紋愈綫宛錯之如花洞名石花以此石花名頗佳而志稱芭蕉不如方言之妥也更北踞盡由西腋透隙入復小如門五丈有圓石三叠如植蓋下垂又如大芝菌而三級累之者从其下復轉而北其中復穹然宏濬又五六丈西北踞盡洞分兩岐一南上環為曲室三丈而止一北入降為墜道七丈而止是洞曲折而旁竇不多宛轉而底平不污故游者不畏深入使中有通明之處則更令人悅然矣出至向所入昏黑轉處今已通明見其

東又一峽、入有柱中開之、以餘炬入探其中、亦穹然六七丈、西上出、以洞門外以餘炬入探西崖間小竇、其竇北向懸壁間、門甚隘、中亦狹而深、有氣撲人、乃舍之出、洞下百餘丈、抵坑峽、下觀水洞、水洞者、即北洞之下層也、雖懸數丈、審定一呼、前中入有穀已、知其下皆洞矣、空洞前亦東、而稍入、曲而自北來、與上洞同一格、但水溢其中、不能達也、由此東折而北一里、抵歐獅窩村、飯於村婦家、北三里、過一村、即東上堤、為大海子、隨海子南堤東行、二里、下堤、又東一里、為淤河橋、其橋五券平、名衆安橋、踰橋東、即以峽西北循山行、二里、過胡家坟、為王統制指揮使胡琛墓、一有寫碑、為王學士英所撰、又一碑、乃其子鉉者、則王翰林時撰之、坟與吾家梧塍之塚、文翰規制頗相似、其頭墓亦相似也、其一時崇尚、窮徼萍海萬里同風、至制琳銅駝、又噴代元異、可慨也、更循山而北、一里、上一東坐之嘴、于是循南壟壟、發石引槽、分九龍池之水、南環坡畔、以潤東塢之田、路隨槽堤而北、遇有峽東出處、則發石架空、渡水入峽、水俱行橋上、而橋下之峽反涸也、自是竹樹扶疏、菓為聯絡、又三里、抵龍泉門、乃城之西南隅也、城外山環寺出、有澄塘匯其下、是為九龍池、由東堤行、見山城圍繞、間一泓清涵、空人心目、池北有亭閣臨

故、迎蘇翁翠、瀲灩生輝、有坐堤垂釣者、浮細魚如指、亦有執罾青網者、悄担夫急於稅廣、遂同入城、半里、北抵法明寺、仍憩會真樓、而崔君亦至、

二十五日、抵寄、崔君來候余、衣同入市、買琥珀珠玉、又有硯生者、崔之友也、遂往硯玉家、致張翠生石印池盃子、不遇、期明晨至、

二十六日、崔頓同張玉者來、以翠生石翠之、二印池、一盃子、硯價一兩五錢、皇工價於賈價矣、以石重不便於行、故強就之、時囊中无銀、以底江銀盃一隻、易硯生昌書刀三十柄、餘付花工碾石、是午工竭酒肴酌於北樓、抵晚乃散、

二十七日、坐會真樓作記、

二十八日、花工以群石來示、

二十九日、坐會真樓、上午往叩閔知應、將叔其所面爲札碑帖、閔辭以明日、遂過潘蓮華家、將入踏遇、羅足安仁師、與叩生同行、萬里知己、得之意外、喜甚、遂同予寓、坐久之、予亦隨訪其寓、下午乃返、

三十日、晨食后、往拜潘、即造閔、知應猶未出、延入而亭相晤、余以安仁進來、其衆行不見、且會有麗江雲過金集來、并求收覺、

閔公領之子乃出、
六月初一日、憩會真樓、
初二日、出東門度弔橋遂隨之東、行田塍中十里、至河中村有
石橋、北來之水分而為二、一由橋東南注、一遶村西南曲、越橋
東、一里其地中窪而阻洳、又一里越岡而東、半里抵東山之麓、
由岐東北、二里過大官廟、上山、曲折甚峻、二里半、至東寧寺、
西南向、其上崖勢層疊而起、即東寧山也、飯於寺、由寺后沿上、
一里轉北、行頂崖西、半里轉東、行頂崖北、一里轉南、行頂崖東、
頂崖者、石屏高掉峯本頭、南北起而角西中平、玉泉二孔、在平

崖上、孔如二大甕並列、中隔寸許、而水皆滿而不溢、其深尺餘、
所謂金井也、今有樹碑其上者、大書為玉泉、按玉泉在山下大
官廟前、亦兩孔、而中出大日魚、此金井則在山頂、有上下之別、
而碑者顧溷之何也、又一碑樹北頂、悉東寧寺僧名為安泰為
蓋元僧矣、南一里至頂、南一里東南下、又一里西南下、其竟石崖層
疊、盖西北與東寧寺平對、俱沿崖而倚者也、又南下一里、為西
來大路、有茅菴三間倚路東、為茶庵、由此東向循峽而入五里、
過一嶺、東一里、度中窪之宕、從嶺上二里、盤北突之嘴、其北峽
底、頗見田形、于是東南下、二里越一峽而東、一里東上嶺、又里

餘、踰岫南行、東上嶺、始望見南登中窪、其南有峯危聳中立、即
筆架山之大峯也、其峯在郡南城東南三十里外、西自郡城望
之、四頂分岐、北自此山睹之、祇見北垂一峯如天柱、從嶺上東盤
北峯、三里降而下窪、一里從西稍降、始見東山漸露、山岡向東
南下、始聞水聲、渡西南下坑、其下有田塍當坑底焉、已暮、欲投
之宿、乃西南下一里及坑底、渡小水、渡西南半里、投宿村家、暮
雨遂來、
初三日、雨不止、飯而登途、稍霽、渡南下坑底半里、渡坑過來南
上坡、一里得北來大路、隨之南行嶺脊、三里、其南在垂塢中、遂

隨之下、一里南行塢中、又一里踰一小坳、三里稍下、沿塢東行、
其塢始豁而南向去、水從其西南瀕筆架山之北嶺、亦隨之南
折、一里踰一小岡而下、即閔墓之廟所也、北望有堂當中坡之
嶺、乃從登而登之、即閔太史夫人馬氏之塚、從墓東半里、踰小
水抵閔庄、、房當村屋之西、時守者他出、止幼童在、余待久之、
遂從村東問所謂葬水坑者、其言或遠或近、不可方椒、有指在
東北隅者、趨之踰嶺脊而北、二里得一中窪之澤、有水欲其底、
而四面皆高、過塍大百畝、而水九從出、從窪上循其北而東上
坡、又里餘、其嶺從北而直南、東南接天生橋者為閔庄東障之山、

余時不知其為天生橋，但求落水坑而不得，惟望問莊正東其山屏起，下陷如有深穴，意此中必有奇勝，然已以土人之指而踰其北矣，遇二人詢之，無解語者，遂從東箐西南下，仍披窞滲之東，滲南墜之道，乃隨之，稍東而南，二里，見有峽東自屏山下陷處出，峽中無水，而闊木蔽甚密，乃下見有水西自墜底反東而騰躍，而不見下流所出，心奇之，而不能解，乃先溯旱峽邊北箐東入，二里，抵下陷處，則石崖駢列，中夾平底，半里，峽分兩歧，一北向入者，峽壁夾絣而底甚平，中無滴水，如狀整而入，西竟無路影，一南向入者，東壁甚雄，峽底稍陷，起而水與路影亦

俱絕，路則直東躋箐而上，予意在窮崖，不在陟嶺，乃先趨北向峽中，底平若截，中俱茅塞，一里再轉南向，峽中披茅而入，半里，東崖突聳，路緣西崖上，俯瞰峽中，其南忽平墜而下，深嵌數丈，東崖頂濬之下，有洞岈然，西向而闢於坑底，路從西崖墜下坑中，遂卷而入洞，洞門高數丈，闊丈餘，水痕尚濕，乃自外中[illegible]洞中者，時雨甫過，坑源不長，已潤而無流，入洞二丈，中即闇然下墜，其深不測，以石塊擲之，久而聲然，若數十丈不止，然有數如正洞底，有深如截水中，固知其下有水，而洞不盡於此也，出洞南眺，其坑亦南大，不知窮[illegible]極，然或高或窪，展亦無有平岸，

乃從舊路北出，半里，復從大路行峽底，半里，復隨北箐小徑，二里，西抵水閘教場，其坡在問莊正東二里，橫峽而南，有寨數家，乃西通山寨南通落水寨總道，大道自山寨走天生橋，出枯柯頂峯，即從此寨沿南箐而入者，予時尚未知所入箐即天生橋也，惟近西下，絕壑視西來騰躍之水，一里，抵壑之懸絕處，則水忽遁石穴下墜，其石皆崩落倚伏，故水從西來，搗空投隙而匯之，當亦東合天生橋之下者也，其水即沈家莊西北箐坳諸水，環問莊之前，又東盤嘴，始北曲而東入於此穴，所謂小落水坑也，即土人所謂道者，余求之而不得，不意適而遇之，時已過

午，遂南盤一崗，又西下一里，仍南度其水，南復西踰坡，一里再至問莊，全嶺奴淪水燴飯，既畢，其守者一人歸，詢所謂天生橋落水洞之道，乃知落水有二洞，小者近，即先所遇者，為本塢之水，大者遠，在東南十里之外，乃山寨南道所經，為合郡近城諸流，又知天生橋非橋也，即大落水洞透穴潛行，而路乃踰山陟之，其山即在正東山里外，余隨其指，先正東孱嵜行，天生橋二里至橫峽南嶺之寨，將南由大路入，再執土人問之，始知前平底峽中東上之坡，為天生橋，踰之即為枯柯者，余乃不復入，將南趨落水寨，一老人頗解事，知予意在山水，曰是將求落水洞，

非求落水寨者此洞非予不能指若至落水寨而后廻則迂折多矣遂引余從寨之后東踰嶺莽蒼無路姑隨之行二里越嶺東下即見一溪西南自落水寨后破石門東出盤曲北來至此嶺東麓即搗入峽、東即屏山下墜之南峰與所踰之嶺夾成南北峽水從南入峽飛湍數丈匯為潭東崖忽逼而為門高十餘丈闊僅數尺西向峙潭上水從潭中東搗而入之堙咽作何狀也從西崖又緣崖石而北見峽中水雖東入而峽猶北通雷即昇峽南截高截壅南出之峽由此亦可北越西向昇洞圖知兩洞南北各峙西洞在一峽中東北無水入而南峽大川耳其中當無不通故前投石有水激越而上以橋名也從西崖俯瞰久之仍轉南出土老翁欲止予宿余謂日尚早遂別之遵南路可以達郡惟此處猶不得達蓋沿大溪而南越西山峽門即落水寨西越坡踰小溪而西上嶺盤筆架山之南即郡中通桂村大道余乃西從之循坡陟為八里稍西墮下其山北盤為塹而南臨下截之澗又西盤西峯南嘴而上三里其上甚平又平行峯頭二里予以為此筆架南峯矣而孰知尚東出之支也其西復下陷為坑與筆架猶隔一塢乃下涉其坑一里越坑西上始為筆架西垂有數十家倚南崖而居是為上寨當從投宿而路從

樹底行不辨居址扳樹叢而上一里遂出村居之后意西路可折而轉既抵西復無遵歧竟遵大路西北馳二里餘下陟一澗復西北上一坡二里越坡復下而涉澗共三里又上踰一坡西平向下二里出峽門已暮從昏黑中峻下二里西南度一溪橋又西北從坡踰坡竟失路躑躅二里餘乃得一寨於坡間是為小寨即居人遂停行李於側異牛圈為榻出橐中少米為粥以餐而臥

初四日其家掃秋祉甚竟不為炊余知之即空腹行以為去城當不及三十里也及西行復逾坡而東共八里有虛倚山西向而居始下見郡南川子隨坡西南平下五里越一西下小峽又上一西突之岡始遙近西川下瞰川中之水從坡西南環城腳東南抱流而入峽坡之南有堰障之此即清水關河諸水合流而東南至此將入峽東向而入落漈水首也于是東北一里餘下至坡麓倚嘴北轉半里始舍山而西北行平陸間二里餘西及大溪有巨木橋橫其上西渡之西北復行川間屢遇川中村落十六里而及城之東南隅度一小橋由城南西向行一里半入南門始索及麵賤頓於市而飽餐焉下午返會真樓

初五初六日憩會真樓、
初七日閃知願來顧、
初八日知願餽豬羊酒米甚腆、
初九日閃太史招遊馬園、在龍泉門外、期余晨往、予先從法明寺過新建太翁祠、而未落成、倚山東向、其南即方忠愍公祠、名政、伍崇川、死於江上者、亦東向、正室三楹、俱守者栖止於其中、而廡祠祀同難者、俱傾倒、像露坐焉、出祠、南出龍泉由池東堤上、抵池南、即折而西入峽半里、園臨峽西坡上、與龍泉寺相並、園之北、即峽底也、西自九龍山后、環夾而來、有小水從峽東出、僅如線、而園中則陂池層匯、其一也、其地更高、水從其底泛珠上溢、其池淺、而水獨澄映有光、從此遂瀉、瀉外池、外池中滿芰、倚東岸舊有菜根亭、乃馬玉麓所建者、併中諸樹俱傾圯、太史公復而經始之、建一亭於外池南岸、北向臨流、隔池則龍泉寺之殿閣參差南其上、浮屠倒浸波中、而陂池春映、泉源沸漾、更奇也、蓋后峽環夾甚深、其水本大、及至峽口、此園當之、峽中之水遂不由溪而泌入地中、故溪流如線、而從地穿溢如此、池與九龍池、其涓涓不舍者、即后峽溪中之流也、余至、予太史已拉其弟知願相待、先同觀右池溢泉、遂飲於池南新亭、開尊

中、見日晚、盡盂更酌、於暮乃散、
初十日、馬元中劉北有相繼而來、留不遑、余往玉工家也、隨答拜馬元中、并拜俞禹錫、二君皆沈太翁之婿、前於知愿席相會而未及拜、禹錫原籍蘇州、其祖諱彥、中辛丑進士、中時楷李時彥后漢外舍名彥、移居金陵大功坊后、其祖父年保壯、問太翁寫金陵時、款移家南來、遂以季女字俞、前年太翁沒、俞未就婚、擬明春偕送云、時禹錫不在、遂返會真、
十一日禹錫招宴、候馬元中偕其內叔閃孩識欣心同飲、約同遊臥佛、
十二日、禹錫需息金、下午元中移酌會真樓、拉禹錫同至、雷風大作、既暮乃別、
十三日、禹錫以他事不及往臥佛、予獨行、東循太保山麓半里、出仁壽門、西北循太保山北麓、城隨山西登而上、與龍泉門出城、即有深澗、從西山悬坑而下、即太保山頂城后度脊所分之水也、踰橋、循西山直北半里、有岐東北行平川中、為紙房村間道、其循山直北者、乃逾嶺而西向清蒿壩通乾海子者、予乃由間道、二里北過紙房村、又東一里大、出通、始為拱北門直向臥佛寺者、又北一里、越一東出小澗、其北有廟踞岡頭、乃隸

城五里之舍也、大道中川而行、南在板橋孔道之西、又北五里、再過一廟、在路之西、其西有巨廟倚西山、村落倚之、所謂紅廟村也、又北八里、有一澗自西山東出、踰之而北、為邵義村、蓋聯絡夾道甚長、二里村始盡、緣村西轉、有水自北塢中來、即龍王塘之下流也、溯流沿坡西北行、三里有一巷門、東向列路旁、其北即深澗、緣坡下、乃由巷門西入、緣南坡俯北澗、西入半里、聞登北水聲甚沸、其中深木叢箐、掩蔽上下、而路乃緣登北轉、不半里、寺門北上、則龍王祠巍然東向列、其前與左、皆盤塹家、箐泉數沸鳴、乃由殿左投箐而下、不百步而泖泉由穴中

溢東向而墜坑、其北坑中又有水瀉樹根而出、亦墜坑同去、其下與墜甚深、而藤蘿蒙覆、予披蔓涉壑求之、然下峽則隔於上、凌上峽則隔於下、蓋叢枝懸空、深叢疊峽、咫尺不能窺、惟沸激聲耳而已、乃從林莽中披西北崖而上、望崖石上倚山頂、謂此有路可達、宛轉上下、終不可得、乃返殿前飯、而仍在巷門逮北下度澗橋、見橋北有岐、緣澗西入而山頂復岩正峙其西、余從之、始緣澗北半里、遂登坡西上、直上者三里、抵復岩之下、路乃凌北岩之東、逾坳而西、北去余嶺支峰東北垂、意臥佛當在其西北峰下、遂西北逾支峰、下坑盤峽、遵北坡東行、二

里、見有路自北坡東來、復西北盤坳上、疑以為此臥佛路、當從下行、不登山也、欲東下、其人言東下皆坑崖莫可行、須仍轉西南、予從之、二里、隨前東來之路下坂、二里、從坡麓得一村、之前、即沿麓北行之大道也、沿之北、又五里、稍西向入谷、則臥佛寺環西谷中、而谷前大路則西北上坡矣、入谷、即有池一圍、當寺前、其大不及九龍池、而迴合更緊、池東有一亭、館谷口、由池北沿池入、池盡、其西有官房三楹、路其上、北楹之下、泉汩、從砌石間溢入池中、池甚清淺、官房之西、歷砌上、即寺門也、亦東向臨之、其內高殿倚岩、門為三巷、亦東向、巷中不楹而碑、亦

橫穿如橋、巷外為房、以夾覆石、建屬於洞門之上壁、洞與穿連為一室、穿高而洞底、穿不掩洞、則此中之奇也、其洞高丈餘而深入者二丈、橫闊三丈、其上覆之石甚平、西盡處北有門下嵌而入、南有臺高四尺、其上刻而入、臺如胡床橫列、而刻有石像曲肱臥臺上、長三丈、頭北而足南、蓋此隅洞橫闊止三丈、北一丈嵌為內洞之門、南二丈猶不足以容之、自膝以下、則南穴洞壁而容其足、其像昔乃天成者、自鎮守內官穿其前軒、又加斧琢而貼之金、今則宛然塑像、失其真矣、內洞門內西北隅透壁入門、凹而下、其內漸高、以覓北未入時穿嶺有橋酒三四

生扶鼓呼僧，閹歆其中，予姑出殿，從北廡廂樓下覓睡處，且覓米而炊焉。其廡之西亦有洞，高深俱丈五尺，亦扃其門而南向於正殿之北隅，其中則像山神護法者。是夜欲寺下月明而興殊索。

十四日，早飯於僧舍，覓火炬入內洞。初由洞門西向直入，其中高四五丈，深數丈，稍分岐輒窮，仍出從門內南向覓穿竇而上，入二丈，亦窮而出。其此洞之易窮有童子語於門外曰：曾入上洞乎？余今早暗中入，幾墜危竇，君穿洞而上，須從南，不可從北也。予異其言，乃益覓炬再入，從南向穿竇得一小穴，反東向上，其穴圓如甑。既上，其穴豎而起，亦圓如井，從井中攀南崖則高而滑，不可上，乃出取板棧爲梯以升。既上，其口如井欄，上際橫於井口之西，復盤隙而北，再透出一口，則有峽東西橫峙北向出峽，則淵然下墜，其深不可覩，無級可梯。故從其東透層穴而上，由向下峽丈餘，有洞仍西向入。其下甚平，高三四丈，闊約丈五，西入亦五六丈，稍分爲岐而止。如北洞之直入者爲此洞之奇，在南穿甑穴層上井口，而復得直入之洞，蓋一洞而分內外兩重，又分上下兩重，又分南北兩重，始覺其奇甚也。既出，仍從池左出谷口大路，余時欲訪東金雞溫泉，當截大川東向向板橋，始隨大路北轍之半里，稍西北上坡，見其路愈西上，乃折而東，從旁岐下坡。一里，其麓有一村，從此由田塍隨小溪東南行。二里，度獨木平橋，由溪東岸又東半里，過一岡，遂從田塍中小徑南行，半里，稍西西渡南就一小水，隨之東下，透無路莽蒼行草畦間，東南一里半，始得北來小路，隨之南，又得西來大路偕之。又有溪自北而南，有大木橋架其上，度橋東，遂南行二水俱西曲而合，東折於板橋之南，爲路南行塍中。又二里半，而出板橋街之中，由街稍南，過一小橋，即沿小溪東上，半里，越溪上梗，東南行二里，漸過東山，過一村，有小溪自東北流西南，

渡之，從溪東岸東南二里，直逼東山下，溪有村倚之，從村南東向入，有小岔路南上，崗之東即有澗自古鼓山北峽來，遶崗南西去，有亭橋跨其上，此大道也。小徑即由北脊入峽，盤崗東下，遶澗溪岸東行一里，有小橋平跨溪上，乃南度之，東上坡一里至雞金村，其村居廬甚盛，當木鼓山之東南麓。村東有泉二池，出石穴中，一溫一寒。居人引溫者匯於街中爲池，上覆以屋，又有正屋三楹，踞池之南，庭中紫薇二大樹甚艷，前有門若公館然。乃市酒餐飯於市，而后浴於池。四旁石甃，水止而不甚流，不甚熱，不甚清，尚在永平溫泉之下。而有館有門，則同

也、从村后東南循峡上硚、數里有金雞村、从村后直東上木鼓西南峯、二十里、有新建寶頂寺、予俱不及登、从村西南下、三里北折、度亭橋、北随溪西南行、隘中五里、西值大溪、東有村傍之、乃稍溯之北、度大木橋、而西行、隘中又四里、至見龍里、其南有報功祠、甚巨、西向、而祠樓則南西、入其中、祠空而樓亦空、樓上止文昌一座、當其中、寺僧云昔有王燐、逆諸公神位、見之不得也、由此又十里、入拱北門、又二里、而返會真、今人往會真訊安仁、已西往騰越矣、

十五日、憩會真樓、

十六日、憩會真樓、往晤閃知愿、還拜劉北有、留飯、即同往太保山麓書館、花木叢深、頗覺幽閒、久之、雨過、還閃知愿送南園錄并永昌志、即留館中、劉北有留予遷寓其內、余屢辭之、至是見其幽雅、許之、以明日、雨止、劉以鑰匙付余、劉將赴省闈、乃別、還會真、

十七日、閃知愿候宴、其兄太史、及其族叔孩識在焉、深夜乃別、

十八日、遷館於山巖西南打索街、即劉有北書館也、其館外有賃居者、以日用器、遂亦留命、劉也予獨坐館中、為抄南園

漫錄、既而馬元中又見續錄至、余因先抄續錄、且來雨、析庭中花上花、棟木毬、勝孔雀、蘊鞍落、盡亦吐花、花上花者、葉與枝似吾地木槿、而花正紅、一朵四瓣、从心中抽出、疊其上、故紅而簡甚、久自春至秋、猶開、又以杜鵑魚子蘭、蘭如真珠蘭、而無葉莖短、葉圓有尖、抽穗細黃子、叢其上、如魚子、不開而蘇、其馥同蘭、小山茶分植其孔、無不活者、既年、俞禹錫雨中來看、且携盒貰酒、贈予詩、有下喬之句、理會其情高矣、可以一風陰精也、予答以幽栖鮮喇五律、猶使於校書也、

十九日、抄書、館、閃知愿贈竹紙、翎筆、以此地紙筆俱不堪書也、

二十日、抄書麓館、

二十一日、孩識來晤、

二十二日、抄書麓館、

二十三日、晨大雨、稍霽、逆拜孩識、并識弟劉大春、下午赴孩識之招、閃俞俱同宴、深夜乃別、

二十四日、絕粮、知劉大有將赴省闈、款設酌招余、乃作書告之窘狀、

二十五日、新添卯衛士挟一劉姓者至、招遊九龍池、遂之池中亭子、候劉携酌不至、予返寓抄書、北澤花紅正熟、枝壓樹南、紅艷可愛、摘而食之、以當井李、此間花紅結子甚繁、生青熟紅、不似吾鄉熟則黃也、余折

无紅色者，花紅之名，下午，劉以四品素肴錫，劉北有以牙來牛
惟此地相類耳，
肉鎖，
二十六日至二十九日，俱抄書麗環，俱有雨，時作時止，无一日
晴也

西南遊日記二十三 雲南

七月初一日，至初三日，抄書麗館，亦无竟日之晴，先是俞禹錫
有僕還鄉，錯為予寄家報，念予浮沉之身，恐家人已認為无定
河邊物，若書至家中，知身尚在，又恐身反不在也，乃作書辭之，
至是晚間不得眠，仍作一書，擬明日寄之，
初四日，送所寄家書至俞館，而俞往南城吳氏園，余將送其堂
子蓮子同往，過南關而西一里，從南城北入其園，有池有橋，有
亭在池中，主人年甚少，昆仲二人，一見即留酌亭中，膏暮無為
錫同郡主人即吳麟徵之子，新從四川父任歸者（麟徵以鄉薦而作教昆陽）
陞南部，故與俞遊，今
任四川建昌道矣，
初五日，又絕糧，余作書寄潘莲華，復看中吳方生（潘文子以初八日赴公車）
且向潘索糧，不及待，往拜吳氏昆仲，不遇，即乘便出龍泉門為
乾海子之遊，由九龍池左循大坡西向上，一里出寺后南踰峽中
為家園，即昨日開太史宴余其中者，昔為馬業，今售劉氏矣，從
此益西向上，一里蹶其北峽，乃太保新城所環其上者，其西即
寶臺山之頂，今循其南腋而上也，又迤邐上者三里，皆隨南峽
盤旋入，二里，路北之林森鬱而上，路南之樹森鬱而下，各有莊
舍於其中，北為薛莊，南為馬莊，樹皆梨柿諸果，而宿聞馬元中

有兄居此、元中偶余往遊、且云家兄已相候久矣、至是明主人、已環城時、日晡甫下午、遂从其右趋乾海子道、其由峯轉稍南、曲、其下峽中有深潭、自西北環夾東出、水聚瀦沸、即馬家園館九龍南塢之上流也、此處騰湧潭中、外至塢口、遂伏流不見、南溢而下逆者、為馬園内池、北溢而下沉者、為九龍泉池、皆此水之伏而再出者也、循潭北崖盤坡入、一里、北折入峽、二里稍下、就澗行、其處東西崖石夾峙、木橋躍其中、踰之而上、蓋已從寶蓋山之西麓矣、或涉水西、或涉水東、或涉水中而上、北五里漸西、其溪分兩道來、由其中踰嶺西北上、始望見由此而北分

峽東下者為寶蓋山之脊、又東下而為太保、由此而南分峽東下者為九龍南山之脊、又東下為九龍岡、此其中垂之短支、从之迤邐上、五里、始越其脊、下瞰脊西、有峽下逼甚深、水流其中沸甚、此即沙河之上流也、其西又有山一重、横夾之、乃為南下牛角關之脊、而此脊猶稍東向之旁枝也、循北崖西行、三里餘、始西南墜登下、三里、始抵溪之東岸、兩崖夾瀉、其石甚夭兀、溪流逆石底而下、層疊騰瀉、而聲若龍吟之、如玉龍躍於青林蒼嶂中、意所謂溫鐘灘、豈即此耶、踰嶺東崖下北湖溪、有小洞倚崖、西瞰溪流、入坐其間、水乳滴瀝、如貫珠下、出、渡北湖

渡、三里有木橋跨西、度其西、上嶺、遂與沙河上流別、三里、登南度之脊、其脊中低、南北皆高、南即牛角關之脉、北高處、為牟坡、乃从西北度脉而來者、踞迤朔之、循北嶺東坡而上、又二里、从嶺北西向穿坳、是為虎坡、此坡由北冲東蒲變寨嶺、度脊西南下、遠為北冲南華、南向迤邐東墜沙河之源、西環乾海之塢、南過此嶺、稍伏而南降牛角關、又伏而度脉、分支西北掉尾者、為甯綵西嶺、正支東峙松子山、遂石向東而南、盡於姚關者也、過坳西、即有坑西墜、踞循北坡西北行、五里西下、行峽中溯流踰澗、三里、再遶嶺、又三里、出嶺西、始見西南下壑稍闢、有西峽

自北西南、與南峽合而西去、有茅數龕、披峽底、曰鐵鼓寨、于是盤東坡北向、轉溯西峽上行、西峽有山自北坳分支南亘、環於東界之西、踞由其中直披北坳而入、三里、涉北來小水、遶西盤其坳脊、二里、出峽南、其西南盤登復下闢、而踞乃北向踰嶺、由析西北、盤之而升、三里、登嶺頭、遥望數十家倚西亘横峯下、即大寨也、乃西南盤層登之上、二里、越南西下、又二里、西南下至塢閒、涉北來小峽、又西上太半里、是為大寨、所居皆茅、但不架欄、其俗皆勤苦、鑿山五更輒起、昏暮乃歸、所墾皆磽瘠之地、僅種燕麥萬麥而已、無稻田也、予初買米柴貯、為入山之具、而

頑僕覓不之得、坐是寨中俱不稻食、煮大麥為飯、強余啗之
而臥、
初六日、天色陰沉、飯身田大寨后西渡一小峽、即西上坡半里、
循西山北向而升、二里、坡東之峽斜東如門、、以內水稍南流、
而坡峽俱平逆行峽中、又北一里、有峽逆西山之脊、為瑪瑙坡
道、予時欲窮乾海子、从峽中直北行、徑漸緊、水漸縮、一里、峽
中累、為環珠小阜、即度脉而為南亘西山、此其平脊也、半里
過北、即有坑北下、由坑東循大山西北行、又一里、見西墜下坡、
中圓如圍城、而底甚平、即乾海子矣、路从東山西向環海子

之北、一里乃越峽下、東山即西坡夾脊之脉、有岐東向踰脊為
新開青江垻道、入卿為道南下半里、抵海子之北、即有泉一圓、
在北崖間水深、由此成流出、其東西崖間、俱有茅倚坡臨海
而居、而西坡為盛、又半里、循崖而入西崖之茅、其廬俱橫重
木於前、出入皆踰之、其人皆不解漢語、見人俱去廬側小溪之
成流者、南流海子中、海子大千畝、中皆葑草青、下乃草土浮
結而成者、亦有溪流貫其間、第不可耕藝、以其土不貯水、行
者足撼之、數丈內俱動、牛馬之就水草者、祗可在涯淡間、當其
中央、駐久輒陷不能起、故居廬亦俱瀕其四圍、祗壁坡種麥、

西覓乞就水為稻畦者、其東南有峽、乃兩山環凑而成、水从此洩、路
亦从此達瑪瑙山、然不能徑海中央而渡、必由西南沿坡灣去、
于是倚西崖南行一里、有澄池一圓、在西崖下蕪海中、其大徑
丈餘、而圓如鏡、澄瑩甚深、亦謂之龍潭、在平蕪中而獨不為
蕪翳、又南二里、過西南隅茅舍、其廬亦多、有路西北踰山、云通
后山去、不知何所、其南轉峽間、有水从石崖下出、流為小溪、東
注于初種之數、从蕪間汲此水、近水而蕪土交陷、四旁搖動、遂
渡過隊西灣盤石崖之上、乃倚南山東向行、一里有峽自東峽
上、南踰山脊、為新開道、由此而出瀾泥垻者、余乃隨坡而下東

峽半里、則峽中橫木為橋、其下水深、、此自海子蕪積中流
出破壁南墜、峽甚逼仄、故一木駕之、此水口之最為瀠結者、度
橋、本東復上坡半里、隊其東南由脊上東南行、還循海子之高
嶺、其西北出峽之水墜其西南、其下東南塢中、平陷甚深、中
東為箐、叢木重翳、而轉崖側峽之穀不絕、其前則東西兩界
山又伸臂交錯、關峽南去海子峽橋之水屢懸崖瀉箐中南下
西轉、而出羅明垻焉、于是循東山脈西峽東南行、一里轉而南
下、一里有路踰東嶺來、隨西南下坡半里、忽一盤昭坡西向
而居、其盤踞茅蓋而屋高蟠、與稙木環之入而問其地則瑪瑙

山也、主人衣冠而出、揖而肅客、則馬元康也、余夙知有瑪瑙山、以為杖屐所經、亦可一寓目、而不知為馬氏之居、馬元中曾為余言其兄之待余、以為即九隆后之馬家庄、而不知有瑪瑙山之舍、元康一見即稱呪曰、即徐先生耶、問何以知之、曰五弟言之、余望之久矣、蓋元中應試省中、先以書囑元康者、乃瑪瑙山非九隆后之馬家庄也、元康即為餽、投殺雞為黍、見其二子、深山杳靄之中、疑无人跡、而有此知己、其過仙耶、其夢寐耶、下午、從台西下坡峽中、一里、轉北下、路峽深、上多危崖、藤樹倒垂、鑿崖迸石、則瑪瑙嵌其中焉、色有白有紅、皆不甚大、僅如拳、此其蔓也、隨之深入、間得結瓜之處、大如升、圓如球、中懸其窞、而不粘於石、窞中有水養之、其精瑩緻異於常蔓、此瑪瑙之上品、不可猝遇、其常積而市於人者、皆鑿蔓所得也、其塊大而瑩者、每斤價二錢、更碎而次者、每斤價一錢而已、是山從海子峽口橋東南環而下、此其西埠而北向處、即大寨西山之西坡也、峽口下流懸級為三瀑布、皆在深箐危崖間、雖相距咫尺、但聞其聲、而樹石擁蔽、不能見其形、況可至其處耶、坐瑪瑙崖洞閒、有廠若堂皇、有深若曲房、其上皆垂幹虬枝、倒交榕絡、但有氤氳之氣、已无斧鑿之痕、不知其出自人工者、元康命鑿崖工人停椎而盡箐、覓樹蛾一筐、乃菌之生

於木上者、其色黃白、較木耳則有莖枝、較雞葼則厚土而木、以美為異物也、且謂余曰、箐中三瀑、以最北者為勝、為崖崩路絕、俱不得行、當令僕人停鑿芟道、異日乃可梯崖下瞰也、因復上坡、坐其堂前、乃指點四山、備其形勢、元康瀹茗命饌、餚極山家清供、視瑞實飯糲口、不謂之仙不可也

初七日雨、與元康為橘中之樂、棋子出雲南、以永昌者為上、而久未見敵手、元康為此中巨擘、能以雙先讓余、遂對壘者竟■、

初八日晨飯、欲別而雨復至、主人復投轄布枰、下午雨霽、同其次君以虛石瞰瀑懸樹下、一里得古祠、乃鑿篆瑪瑙而深入者、高四五尺、闊三尺、以巨木為橋閉、支架於下、若齒梁之聚、闊尺餘、較支架之、其入甚深、有木朽而石壓者、上透為明洞、余不入而下、仍懸樹一里、隆澗底、其奔湧之勢甚急、而掛瀑處俱在其上下峽中、杳不得達、仍扳枝上、所扳之枝、皆結異形怪果、甚欣霧翳、蒙茸於上、仍二里還盧舍、元康更命其僕執是前驅、叁次君偕余之、從來路上二里、抵峽口橋東、尚隆崖斬箐、鑿級而下一里、瞰空及底、則峽中之水、倒側下墜、而崖聚束之、其勢甚壯、黔中白水之傾瀉、无此之深、騰陽滴水之懸注、无此之巨、

勢既高遠、咴瀆通又盡液怒狂、非復常性、散為碎沫、倒噴滿壑、雖在數十丈之上、猶霏霏珠琲、霰集滇中之瀑、當以此為第一、措懸之九天、蔽之九淵、千百年莫之一睹、予非元馬之力、雖過此、元以寓目也、返元康盧、秉燭夜酌、復為余言此去中勝甚、前峽下五里、有峽底橋、過之、随峽南出、有水簾洞、溯峽北入、即三瀑之下層、而水簾尤奇、但路闊雜見、明晨須同往探之、此近勝也、渡上江而西、有石城插天、倚雪山之東、人跡莫到、中夜聞鼓柔欽、土人謂之鬼城、此遠勝也、上江之東、瑪瑙之北、山環谷遶、中有懸崖、纍壁倒扳、石洞嵌岈、是曰松坡、而家莊在焉、叔父玉笈、精閣青蓮、在右之阿、今已云亡、而李叔父大暴於此極遊一日、雷瑱騎而往、此中道之勝也、余聞之、既喜此中之奇、奇、又喜元康之能悉其奇、而余之得聞此奇也、地主山靈、一時濟美、中夜喜而不寐、

初九日、晨起、欲為上江之游、元康有二騎、一往西山未歸、欲俟明日同行、余謂將不必騎、亦不必同、惟指示之功、勝於追逐、余之欲行者、正恐其同、其不欲同者、正慮其騎也、元康固留、予曰俟返途過此、當再為一日停、乃飯而下山、元康命其幼子為水簾洞導、于是西下者五里、又峽底、始與峽口橋下、流

過、蓋歷三瀑而北遶西崖之下、曲而至此、乃平流也、有橋跨其上、度橋西北、盤右嶺之嘴、為燗泥埧道、從橋左登左坡之半、其上平衍、有水一塘、匯岡頭、數十家倚南山而居、為新安哨、與右嶺、盤坡之道、隔峽相對也、水簾洞在橋西南峽底、倚右嶺之麓、然闊深阻、絕無人行、初隨流覓之、傍右嶺西南、行荒棘中、三里不可得、其水漸且出峽、當前坳共山之隩矣、乃復轉回環遶索得之絕壁下、其去峽底橋、不一里也、但無路影、深阻莫辨耳、其崖南向、前臨溪流、削壁層累而上、高數丈、其上洞門嵌呀、重覆叠綴、雖不甚深、而中皆旁通側透、若飛甍複閣、層構相仍、有水散流於外垂簷而下、自崖下望之、若滴之分懸、自洞中觀之、若簾之外幕、水簾之名最為宛肖、洞石皆楞柱綢繆、纓幡垂颭、雖淺而得玲瓏之致、但旁無側道可上、必由垂簷疊覆之級、冒滴衝波、以施扳躋、若以其側架梯連綴、旁竅入洞、以睇簾之外垂、祇中觀其飛灑、而不外受其淋漓、勝更十倍也、崖間有懸幹虬枝、為水所淋滴者、其外皆結膏為石、蓋石膏日久凝脂而成、即片葉絲柯、皆隨形逐影、如雪之凝、如水之凍、小大成象、中邊不欺、此又凝雪凍冰、不能若是之肖且肖者、予於左腋洞外得一垂柯、其大拱把、其長丈餘、其中樹幹已腐、

而石靈芝之結於外者、厚可五分、中空如巨竹之筒而无節、擘之殼甚清脆、余不能全曳、斷其三尺、攜之下、并取枝葉之稠綴凝結者藏其中、蓋枝細葉薄、易於損傷、而筒厚可借以相護、攜之甚便也、水東西有一旱岩、深亦止丈餘、而當覆危崖之下、結體垂象、紛若贅旒、細若刻絲、攢冰鏤玉、千萼並頭、萬蕊簇頸、有大僅如掌、而笋乳糾纏、不下千百者、真刻楮雕冰所不能及、余欲擘取而无由、適馬郎攜斧至、借而擘之、以衣下承、得數枚、取其不損者二枚、并石樹之筒、托馬郎攜歸瑪瑙山、俟余還取之、遂仍出橋右、與馬郎別、乃循右坡西上里餘、踰滇灘關哨安

哨而行、大雨忽來、少憩樹下、又一里、盤石坡之嘴、轉而北行、蓋右界坡自四寨崖頂嶺西來至此、下墜而崖石迸出、有若奚囊駢空中、有若繡屏疊錦崖畔、不一其態、北盤三里、又隨灣西轉、一里、又北盤其嘴、于是北向下峽中、二里餘、瑪瑙有峽自東北來、遂同墜為窪而西北出、路乃挾西坡之麓、隨之西轉、其中沮洳、踔陷深淖、豈蝴泥埧之名以此耶、西北出隘以此耶、西北出隘一里、循東坡平行、西嶺墜壑下環、中有村廬一所、為蝴泥埧村、路以其右、分為二歧、一西向下塢、為上江道、一北向盤坡為松坡道、余取道松坡、又直北一里、扶東坡北嘴、盤之東行、

半里、越西峽而西北上、一里、盤其東突之崖、又一里、踰其北亘之脊、由脊東北向隨坡、一里、路又分歧為二、一直北隨脊平行者、横松株惟絶以斷人行、一轉東入腋者、余姑隨之、一里、其坡東垂為脊、開路復兩分、一踰脊北去、一隨脊東南下、乃傍之南下二里、徑漸小而墜、既非通路、下二里、有三四人倚北坡而樵、呼訊之、知去松坡不遠、乃西轉就峽平行、里餘、出峽口、其西壑西開、又西下里餘、有村廬當中窩而居、村中巨廬、楊氏在北、馬氏在南、乃南趨之、一翁方巾藜杖出迎、為馬太麓元康長郎、先已經此、為言及、翁訝元康不同來、予為道前意、翁方鎔君

而山雨大至、俟其霽、下午、乃東踰坡、上青蓮閣、不大、在石崖之下、玉麓先生栖真處、太麓招一僧止其中、余甫至、太麓即攜酒授餐、遂不及覽崖間諸勝、太麓年高有道氣、二子、長讀書郡城主真次隨侍山中、為予言、其處多君洞、本有可深入者二三處、但路未開闢、當披荊入之、地當山之翠微、深崖墜壑、尚在其下、不覺其為出岫、亂峯小岫、面環於上、不覺其為孤高、蓋東山西支之支、分為覆瓣、中環此窩、南夾為門、水以中出、而高黎貢山又外障之、真栖遯勝地、買山而隱、无過於此、惟峽中无田、米以麓上、尚數里也、

初十日、晨起、霽色可挹、遂由閣東竹塢、遶石崖之左、登其上、其崖高五六丈、大四丈、一石聳空、四面壁立、而南突為岩、其下嵌入崖平、頂覆如臺、崗脊以北來環其右、斷而復起、其斷處亦環為峽、遶崖左右、而流泉潆之、種竹峽中、蔚翠掩映、遂以之登、昔玉泉梓潼三楹在頂、塑像未竟、上有空梁、落燕泥也、已復下青蓮閣、從閣側南、遶崖下、其岩忽翻雲叠幛、亭、上覆、而下臨須臾然无地、轉其西、岩亦如之、第引水環流其前、而斷北通之隘、致下岩與上臺、分為兩截、余謂不若通北隘、斷東路、使青蓮閣中道由前岩之下、以西北轉達於后峽、仍自后峽上崖臺、庶漸

入佳境、不分兩岐也、既而太麓翁策杖携晨食至、食畢、余以天色漸霽、急於石城遊、太麓當探松坡石洞、予以歸途期之、屐太曰、今日抵江邊已晚、不必渡、可覓土官早龍江家投宿、彼自為登山指南、不然、其地皆夷寨、无可通語者、余識之、遂行、仍西南下、至盤側、渡塢中南出之水、共西一里、上循西坡北向行、一里、轉而披其西峽、半里、踰脊西下、一里、下至壑中、其處忽盤窩夾谷、自東北而遶西南之門、路循其南坡西行、一里、涉峽中小水、同遶門出、乃西南隨坡下、三里、復盤坡西轉、望見南塢中開、下始有田、有路從東南合、即爛泥壩北來道也、坡西南麓、有數家

倚坡南向、是為某、仍下坡一里、從右度小橋、是坡左右俱有小水從北峽來、西村懸其中、又西北開一峽、其水較大、亦東來合之、會同南去、由是望其西北而趨、一里、踰坡入之、又渡一東北來小水、即循北坡溯澗西北行、二里、西下渡塢中澗、復西北上、瞯西之山、又隨其支峽入、二里、再上、盤西突之坡、西有壑中盤、由壑之北崖半里、環陟其西脊、約三里、由脊西南下、半里、平行枯峽中一里、有枯峽自北而來、橫陟之、循北崩之坡西行、一里、聞水聲潺、數家倚西坡、是為打郎、入詢居人、始知上江路在外峽西、壑東北亦有路踰嶺、此亦通府之道、猶西北乃

山之環脊、无通逕也、乃隨西山之半南向出、二里、盤西山南嘴而西、其前有路自峽底來合、則東來正道也、于是倚北崖西行西峽之上、峽南盤壑層嶂、而水仍西注峽北、西垂漸下、石骨迸出、行二里、時上午暑甚、余擇蔭臥石半晌、乃西北下坡、半里、有澗自東來、其水潺、成流遶之、仍倚北坡西北行、二里、飯於坡間、又西北二里、越西崗下、其間坑塹旁午、坡陀間錯、木樹森羅、二里、路岐為兩、一西南、一西北、予未知所從、西北者、已而后一人至、曰西南為猛賴渡江徑道、此西北道、乃曲而從猛淋者、予欵轉其人曰、既來一里、不必轉、即從猛淋往可也、乃西

北隨峽稍下二里、有聚落倚南坡、路北盤、是為猛淋、此乃打郎
西山南下西轉、掉尾而北、環為此壑、其壑北向、前路遙望有巨
山在北、橫亘西下、此北沖后山夾溪西行、而盡於猛賴溪北王
尚書紮營者也、壑中水當北下、北沖西溪、其人指予從猛淋村
后西南踰嶺行一里、陟嶺頭、踰而南下、遂失路、下一里、其路自
西來合、稍東下、度一小橋、乃轉西南越坡、二里、則坡南大溪自
東而西、西南注、有路亦自溪北西來、其路則沿坡而上、予所由路
則墜崖而下、予是合而西、西南半里、沿崖半緣路行、其崖峭石
凌空、下臨絕壑、其下奔流破峽、倒影无地、而路緣其間、摩壁而

行半里、稍下離崖足、迴眺北崖上神、猶層城疊障也、又西二里、
從崖足盤西南突嘴、半里、始見上江南塢、其峽大開、中嵌為
平疇、遂見峽底、而不見江流、有溪自西山東南橫亘界平疇中、
直抵東山之麓、而余所循之溪、亦西南注之、峽口斂光四圍蒲濛、
其處不容即峽溪所通、抑上江之曲乎、又疑東南橫界之流即
為上江、然其勢甚小、不足以當之、方疑而未定、遂突嘴而西、又
半里、轉而北、隨北峽下一里、從北峽西轉、始見上江北塢、雖平
疇較小於南塢、而北來江流盤折其中、東峽又有溪西向入之、
其南流雖大、而江流隨東山之麓、為東山所蔽、惟當峽口、僅露

一班、不若此之全體俱現也、又西向下者一里、有十餘家倚南
山北向而居、問上江渡何在、其西北問早土官何在、西南
二里乃北渡其溪、水頗大、而其上無橋、僅橫一木于水面、
兩接而渡之、而木為水激、搖搖不定、水時湧躍其上、雖跣足而
涉、足下不能自主、危甚、予是上西坡、南向隨流行、榛間一里、稍
折而南、又一里、入早氏之廬、已暮、始在其外室書臨、既而延入
中堂、主人始出揖、猶以紅布纏首者、疑余所从來、予以馬氏對、
曰元康與我厚、何不以一柬相示、而臥其中堂、予出元康詩示
之、主人乃去纏首易巾服而出再揖、遂具晚餐、而臥其堂

中、
十一日、晨起、龍江某紱、言江外土人、曾野不軌、見人輒邀、君欲
遊石城、其山在西北峽之上、路由蠻邊入、蠻邊亦予所經、
當奉一檄、令其大頭供應、除道探案、夫引至其處、不然、一時
无栖托之所也、予謝之、復引予出廬前場處、指點而言曰、東北
一峯特聳、西臨江左者、為王尚書駐營之峯、西北重峽之下、
一崗東突江右者、是為蠻邊、昔蠻叫叛首思蹈為巢、其后重
崖上為石城、思首特以為險、與王尚書夾江相距者也、此地昔
為戰場、為賊窟、今賴天子威靈、民安地靜、所慮豈敢、遊於他

所、他處方苦旱、此地之雨不絕、他處方有秧苗、此中之新穀已登、
他處多盜賊、此中夜不閉戶、敢獨宿邊寨土乎、募元高人至
止、而令禪之、豈非中山川之靈乎、謝不敢當、時新穀新花、一時
並出、而晚稻香風、盈川被隴、真邊境之休風、而或相以為瑞、非
亦此地之常耳、既飯、罷江欲候余行寻僕之期、遂送舟晤乃
以其徽往、出門、溯江東岸北行二里、時渡舟在西岸、坐東涯樹
下待之、舟晌來未、乃覓之、溯流稍北、乃度舟、此自北門西來
者、渡舟為龍江之永、龍以所管、欲致時各界之錢、而飭當其餘、
無界錢者、時龍以居江岸西、與蠻邊之路、隔一東下小溪、渡大

（前）余自蠻邊四兆向溪南一時龍川、余許之、乃從小溪北岸登涯
即西北行、于是涉上江之西矣、此十五哩之中也、稍西山北二日
為蒲蔓、南二日為八灣、崩蔓其為怒江無野人、八灣南為潞江安撫司、八、昔時達橋、西踰
山心、出壺瓶口、至騰陽道、南在其南下流二十里、其天生石
崖可航為橋址者、又在其下、西北三里、有溪自西峽出、北渡
之、半里、有髮吾倚坡東向羅列、是為蠻邊壺、火頭不在、其
妻持椒、覓一僧請之、延于堂生欄上、而具茶焉、其僧即石城下
層中臺寺僧、名喧玉人、俱佰眼之、今為取木延匠、將開建大寺、
此僧自下山、與各喧火頭議開建之事、言寺中無人、勸余姑停

此、俟其明日歸、然後由其巷、方可覓石城也、余從之、坐欄上作
紀、下午浴於澗、復登欄、觀火頭家宰小豚祭先、全一人以外里、
一人從內呼問可來、曰來了、如是者數十次、以布覆豬關後
入龕而約之飯之、勸亦如生人奉養、其子以酒肉來獻、乃火酒
也、酌於欄上、飯而思寐、豬欄無所藏、而此中盤熱、即就欄而臥、
不厭穢、就其室也、
十二日、火頭具飯、延一舊土官同食、其人九十七歲矣、以年高
后改於早龍江者、室中人言其人實直而不害人、為土官最
久、曾不作一風波、有餽之者、千錢之外、輙不受、當道屢物色之、

終其澤其遺蹤、喧人猶念之、共宰一牛、責為賂老之資、既飯
既飯、以一人引余往中臺寺、予數其人覓引探石城、不必由中
臺、其人言喧中俱不識石城路、惟中臺僧識之、且必由中臺往、
無他道也、余不信、復遂過僻之喧中、其言合、遂與同向中臺
由村北瀾溪西向入、二里過上蠻邊、漸入峽、又西一里、涉一水
濘、遂循南瀾倚北坡而行、又一里、北坡稍開、有峽北去、又西
踰坡過一水塘、而北下峽中、共三里、一溪自北峽來、架木為橋、
西度之、橋之南又一溪自南峽西來、與橋水合而出於蠻邊南
大溪者、既度橋西、即北向上坡、其坡峻甚濘甚、陷淖不能舉足、

警

因其中林木深閟、牛馬踐踏成濘土、階板滑甚難、二里就小
徑行叢木中、三里復與大路合、峻濘愈甚、又北上一里、折而
西南上峽中、一里南踰其脊、始見有茅庵當西崖之下、其崖矗
然壁立於后、上參霄漢、乃入庵、東南乃覆茅為之者、其前稍
木甚巨、一匠工斫之為殿材、昨所晤老僧已返、號滄海四川人、即為具飯、
余告以欲登石城、僧曰必俟明日、今無及矣、此路惟僧能導之、
即喧中人亦莫知也、余始信喧人之言不謬、遂停其茅中、
十三日僧滄海具飯、即執炙前驅、余與顧僕亦曳杖從之、從坪
南右腋仆樹上度而入、其樹長二十餘丈、合抱、橫架崖壁下、兩旁皆叢箐糾藤、不可著足、其下坎坷

深箐無路可通、不得不假道於樹也、過樹、沿西崖石腳、南向披叢棘、頭不戴天、足
不戎地、如蛇游伏莽、猿過斷枝、惟隨老僧、披亦披、僧掛亦掛、
僧匍匐、亦匍匐、二里過崇崖之下、又南越一脊、又東南下涉一
箐、共里餘、乃南上坡、蹊稍茅而橫仆之、其茅倒者厚尺餘、豎者
高丈餘、亦仰不辨天、俯不辨地、又一里出南脊之上、其路甚峻、
蓋石城屏立、遂從坡蹐西南向上者五里、乃折而北上、一里西北
陟坎坷之石半里、抵石城南垂之腳、乃知此山非環轉之城、其
山則從其后雪山之脊、東度南折、中起一峽、南截而下、至此
南垂之腳、乃峽中之門也、其崖則從南折之脊、橫列一屏、特聳

而上、峽則闢三缺、一屏則界一為二、皆不可謂之城也、然峽之
杳湫障於內屏之峻、吭臨於外、此南垂屏峽之交、正如黃河華
嶽、湊扼潼關、不可不謂險之極也、從南垂腳、盤其東腳而北、為
崖前壁、正臨臺庵之上、壁間有洞、亦東向、欹高深、僅登之綠
繳虛嵌、淺臨覆閣所少者、少窺無停穴耳、盤其西腳而北、為崖
后壁、正環墜峽之東、則壁上壓淵、斂下墻、萬木森空、藤蘚交籍、
出峭之甚、循崖北行、一里、路分為二、一東北上、為躋頂崖者、一
西北為盤峽坳者、乃先以峽、半里陟其底、亦甚平、森木皆浮
空結翠、日不容下墜、當其中、有木龍焉、乃一巨樹也、其下體

形扁、徑三尺、橫尺五、自地而上高二尺五寸、即半截半茂、擢者
在西北、止存下節、茂者在東南、倚幹而起、其幹正圓、如下體
之半、而高不啻十餘丈、其所存下節並附之、其身亦如榕幹厚
下體之半、而其中皆空、外實之圈抱而附於瀦者、其厚止寸餘、
中環空處如桶、而水盈焉、桶中之水深二尺餘、蓋下將及於地、
而上低於外實之邊者一寸有五、其水不甚清、想即樹之瀝也、
中有蝌蚪跳躍、杓水而乾之、則不見、然底無穿穴、不旋踵而水
仍滿、亦不見所自來、及滿至實邊下寸五、輒止而不溢、若有所限
之者、其樹一名溪母樹、又名水冬瓜、言其多水也、土人言有心氣病者至此飲之輒愈、老僧前以破木相基至、亦取此水

爲陰而食、樹之北、有平崗自西而東、屬於石崖之峯、即度崗之北、有
窪匯水、是爲馬鹿塘、寺爲馬鹿所栖飲者、窪之北、則兩崖對束如
門、潭水所从泄也、循崗西上半里、西大山之麓、有坡一方、巴木
交枕、寔日救生、即老僧昔來所砍而欲卜基者、寄宿之寺、尚
在其腳、由此西上、可登上臺、而路愈薉、乃返由前岐東北躡崖、
半里、而復其上南峽下臺之菴、如井底、寸入豆馬蹄、下勘此
菴遂成一畫幅、其頂正如堵牆、南北雖逼、而闊皆丈餘、上下雖
懸、而址皆直立、由其上東瞰上江、如一線而東界甚北之曹澗
極南之半角翮、可一瞰而盡、惟西界之南北、爲本支所掩、不能
盡萬委八灣之境也、西眺雪山大脊、可以平揖、而隔弟深峽中
故不能見豫耳、乃以老僧飯、踞崖脊而食之、仍由舊路、徑下趨
臺菴、未至而雨、爲客蓆所蔽、不覺也、既至而大雨、僧復具飯、下
午雨剩止、僧下山、宿於瑩還火頭家、以燒豆供火酒而臥、
十四日、从臺還飯而行、仍舊路東南一里、宜東下、誤循大路
倚西山南行、二里、望渡處已在東北、乃轉一里、得東下之路、
遂陟坑从田塍東行一里、至旱龍川家、待渡舟尚在江東岸、龍
川迎坐、以待之、其妻女即織紬於旁、出火酒、稍肉鮭、以供予、但
飲酒而已、不能啖生也、雨忽作忽止、上午、舟乃西還、又候舟人

飯、當午乃發、而大作、同渡者言、猛雨東溪水暴漲、橫木沉水底、
不能著足、往涉之水且及肩、過之甚難、余初以路脊之險、仍
宿於旱龍江東、一日至松坡、二日至瑪瑙山、皆可无煩杖頭、即
取所寄木箱、洞石樹躡、今聞此溪難涉、且由溪東岸、溯流而
入、由北冲逾嶺、既免從涉之險、半得分流之脊、於道雖稍遠、況今
日尚可達歪元、則兩日可抵鄭、其行反速也、遂从渡口東向截
塢、望峽入、先由塢東行田塍間、一里、路爲咐攤、叶爲兩堰、几无
从覓阜、同一渡者見予从此、亦來同行、倉之前、疑半里、遂反
峽口、循峽北哭峯南麓東向入溪、流溝於下、甚洶湧、五里、峽自
北來、有村在東山下、曰猛崗、路挾西山北轉上坡、五里、逐東盤
宋峯之南椒、又東十里、有峽自東南來、即想猛淋所从來之
小徑也、予更折而北上山坳、二里、開大壑、又一里、山環谷合、中
得一坪、四五家倚之南、向而居、曰歪元、遂止宿、
十五日、昧爽而炊、平明飯而行、雨中南陟東坡、一里、稍北下、三
里、不得路、乃西向披茅躡坡、三里、登嶺、而后得南來路、又稍北、
循崖西復東行、八里、有峽自東來、而大溪則自北峽來受其迴
曲處、蔽籐木草蔽、惟見水勢騰躍於下、路仍北轉、溯之遂以
深箐中行、又二里、稍下、漸與溪遇、又北五里、峽復轉東、路乃東、

溯之，屢降而與溪會，一路皆從溪右深箐及崖間東北溯流。又十五里，始有溪自北峽出，其水雖小，而有下田緣之，漸出箐矣。又東五里，又有水自西北峽來，溪流遂岐為兩，有橋度其北來者，仍溯其東來者。其下田愈闢，路始無翳木之蔽。又東五里，北界之山中環為坪，而土官居之；南界之峽平拓為田，而村落連之，此即所謂北沖也。又東五里，山箐復合，是為箐口。時纔下午，前無宿店，遂止。是夕為中元，去歲在石屏，其俗猶知祭先，而此寂然矣。

十六平明飯，由箐口東稍入，下峽二里，有澗自東北來，越之，

其大溪則自峽中東來，猶在路之南，從兩澗中支東上。已復北倚中支，南臨大溪，且上且平，七里稍下。又一里，下及溪，溯水瀕溪而行。又一里，有木橋跨溪，遂度其南岸，倚南崖東向行。又里餘，復渡橋，行溪北岸，由是兩崖夾澗之上，屢有橋左右跨焉。度橋而南，復度橋北，俱深澗倚坡，且上且折，又連度六橋，共七里，水分兩派來，一東南，一東北，俱成懸流，橋不復能施，遂從中坡躡峽登蹬而上，曲折八里，崗脊稍平，有廬三楹橫崗上，曰茶菴。土人又呼為蒲蠻寨，而實無寨也。一道飛瀑瀉於中，余飯前路無居廬，乃出飯就之而啖。又北上，始路北坑，復臨南坑，始抵

夾水，涉右躡壁，盤脊十里，乃東登嶺坳，至嶺頭而雨勢滂沱，隨流南下三里，雨急甚，止雲龍道旅。又三里，隨西峽下墜峽，穿箐路，既寂莫，雨復連綿。又五里，從箐底踏波隨流出。又南五里，稍東，踰一東障西來之坡，從其南墜坡直下者三里，復隨峽倚東障之支南向行。其西中壑稍闢，流漸成溪，二里而盂大頹雕沾足，滑不能定上，喻涉流隨起隨仆，如是者三四里，頭目既傷，四肢受病，一時無可如何。雨少止，又東南五里，遇稍東曲，有截為而度一橋，下下深雖淘湧渾濁，其勢猶未大，僅橫木而渡。呈是從溪西隨西山行，溪遂東障山去，復踰坡墜箐向東南

下。五里，又東南盤一坡，下度一箐，又五里，轉坡南，駐郡，得臥佛寺，已暮，急入其廚，炊粟炙衣，啖湯吠所存糗飯，深夜而臥其北樓。

十七日 晨起，艳糕，計此去郡尚三十里，不得已而空腹行，仍兵上岩殺，乘下池軒一憑眺之。東南里許，過一小室，有二家當路為稅司。又南八里，過龍王塘，哭皆倚西山行，又東南五里，過郎義村。西有路踰嶺，為清水與打郎道。又南二十里，至郡城北通華門外，即隨城北濠西上，二里入仁壽門，由新城街一里半，過法明寺前，西抵劉館，子和擬至乾海子，一宿即還，至是

又十三日吳館前老嫗、以潘蓮華所留新儀并會真所遺所館
縣尊余、且謂閃知愿使人以書儀致次來候、且知愿往先塋、恐
余來返、而留使相待也、下午、安仁來、偕禹錫同閃來拉暮
乃別、
十八日、余臥未起、馬元真同其从兄來候、余詢其卑曰卽在此
都、而久不知、昨禹錫言始知之、且知與老父約而不从松坡返、
能不使老父盼望耶、余始知為太蔭、乃卽太蔭、雖言其長子
讀書城中、而不知卽與劉館並也、禹錫遣飯、暮乃返、閃知愿
使以知愿書儀并所留東札來、且為予作書與楊雲州、

十九日、閃太史手書候飯、既午乃赴之、由歇而書舍小亭間出
董太史一卷一册相示、書画皆佳、又出大理蒼石屏置座間、名
覓鮮雜羹濃湯以佐飯、深夜乃歸館、知安仁所候閃序已得、
安仁將遣令歷江矣、
二十日、作書并畢生樣、托安仁師齋送歷江木公、
二十一日、命僕碩往瑪瑙山取石樹、且以失約謝馬元康、
二十二日、雨、禹錫同閃太史來寓、坐竟日、買酒移肴、為聯
句之飲、
二十三日、早、馬元真邀飯、以碩僕往瑪瑙山、禹錫知予其涂

无人、故全元真邀余也、先是自清水關還、雨受寒受跌、且受飢、
遂日體甚不安、欲以汗發之、方赴市取藥、而禹錫知予僕未歸、
再來邀予、乃置藥而赴之、遂痛飲入夜、元真翠先去、予竟臥
禹錫齋、禹錫複被遂覆、且以新綿被覆予、被褥俱厚甚、予
以醉后覺暴、有汗意、引被蒙面、汗出如雨、遂霍然、信乎快睹
之賜於石藥也、
二十四日、還寓、深夜而碩僕返、以馬元康見予不返、親往松坡
詢琛琛、故書得三日而后歸也、
二十五日、閃太史以所作長歌贈余、更錄之以贈、其母歡甚

楷、而字畫遒勁有法、真可與石齋贈余之言歆、並錫為合座也、
已而禹錫又使人來邀移寓、余乃令碩僕以石樹往易之、
相與抵掌為異、已往謝太史之賜、太亦索觀、遂从禹錫處送往
觀之、
二十六日、禹錫晨至寓、邀予移往其齋、予感其意、从之、比至
而知愿歸、卽同往晤、且與之別、知此后以服闋事、與太史俱有
哭江之哀、不復見客也、比出門、太史復令人詢靜聞名歸寺
名、蓋為靜聞作銘已完、將欲書以畀余也、更謂余、吾兩忘
致遠不便、欲晉之齋頭、以犯請壓、予謂此石、得天祿石渠之供、

甚乖但余右交不困何、知應曰、此正所謂右交也、遂置石而别
仍還劉館、作記竟日、晚還宿於俞太史以靜閣君來賜、稍
明日五更發先、不敢與外事也、
二十七日、還劉館、於所未畫於者、并以銀五錢畀為錫、買雜麥
六升、還甚、為錫為再蒸之、且炒炊、以貯焉、乃為余定往順
寧矣、
二十九日、晨雨、時作時止、久之乃别為錫、出南門、從大道南二
里、至夫踞村居之街、遂分踞由東岐、當平塢中南行、西與沙河
之道相望、五里過神濟橋、其南居廬連亘、是為諸葛營、諸葛

之祠在焉、又南有東岳廟、亦東向、又南五里、為大樹塅、亦多居
廬、村之北有小溪東南流、村之南有小溪東北流、合於村之東
而東去、此兩流、即臥獅窩之水也、又南三里、有水自西沿南坡
而東、此乃峽子箐東注之水、有小石橋跨其上、越橋南上坡、踞分
為三、一西南向大太山之麓、一東南為右甸、加郎道、一直東為
養邑道、于是直東行坡上、三里有小溪自南而北、其源當出於
冷水箐、于是下越一木橋、復東上坡、北有村倚之、其地為三
條箐、由坡東、南下而復上、三里越一崗、有兩三家當崗頭、為胡
家坡、越崗而東三里、又下、盤為田、有數家倚南崗、是為阿今、

過阿今、復東上、三里、其南塢水遂分東西下、又東五里、飯、又三
里、為養邑、南有塢、盤而為田、北正對筆架山之南垂、有數家當
塢、遂宿、
三十日、店婦雞鳴起炊、平明飯、出店東南行、稍下、渡南來小溪、
即上坡東逾南峰、即養邑東環之支也、東逾坡而下、又陟一小
坡而東上坡、遂行崗頭、共五里、踞分二岐、一東南者為西邑道、
一西北者為山河壩道、先是問道、多言由西邑、蒲邑蕉廟、達亦
登、有熱水從石盤中溢出、其處有大道通順寧、予欲從之而養
邑店主言往西邑、踞逈而上溪無橋、今雨后水漲難渡、當折而

北、由山河壩渡其下流、仍由枯柯而達亦登、為便、至是見同行
者俱不走西邑而走山河壩、余亦從之、遂西北西陟小塢、二里、
升坡西東遂循永昌溪南崖行、溪嵌崖底、止見北崖削鋒下嵌
而不見水、又東二里、稍下、有村倚北崖之東、即善水寨也、其南
崖之夾溪為川者、東突如踞獅、水從其北出、踞從其南下、半里、
遂由獅腋下降、踞甚悩仄、半里、抵獅麓、又東半里、有溪自南塢
來、有堤堰其上流、有橋跨其下流、度橋、東行田塍間、潦甚、
一里、登塢東崗南行、一里、見塢西有瀑掛西崖、崖西層而下
注塢中、南來之溪、踞隔對之、東南入峽、西大里、二里、踰崗頭、有

踄西来、南合、又東三里、度坑坳、复而東北行、其下有流、破石捷崖亦哭而北注、随之一里、乃東下越其流、又東北上半里、見東塢又有小水、自東而西向、與南來之水合於北崖下、北崖純石倖起、其上樹木葱欝、石下則有穴、狀而楕隆、二水之所从入也、又東向上西嶺、半里、踰其脊、行嶺頭、半里、始見東壑有田下甚、其東復有山夾之、路从嶺上轉而南行、一里餘、而下、半里、其塢自南而北、水亦經之、度橋溯流而南、二里、南塢稍開、其為五馬、其西南壑中、居屋頗多、東坡上亦有四五家、居路左、坡南有一坑自東峡出、有小水从其中注西南壑、下坑、渡其水之南、漸

之東上、一里、随峡南轉、而坑中水遂窮、有脊自東而西、度脊南、復墜坑而下、从脊東行、轉坑東之崖、其下亦嵌而成壑、中亦有人家、隱於深崖重箐之間、但聞雞鳴舂响而已、東坑既盡、从其上陟塢升崗、見崗南一峯、特倖而卓立、白霞偏籠其半、乃東来脊上石峯之層起者、由其北穿坳而東、共三里、而抵坳中之脊、有巨石當脊而中踞、其高及丈、大亦如之、其上有孔、深亦如之、中貯水、及其半、不涸不盈、正如来牢金著之孔相似、踞大石而飯、土人印名[illegible]嶺、為大石頭、从石東下塢中、道分為二、一由東南踰崗者、為大道、稍迂而達大猓夷、一由東南下峡者、為

捷道、稍近而抵小猓夷、乃由峡中下、二里、行崗南之上、又二里、盤崗脅而南、路又分為二、一由崖下、循崖根南轉、一由崖上、踄崖端南曲、乃从崖端南踰石隙而下、一里、仍从南坡東轉、一里、有四五家、倚坡而居、是為小猓夷、余欲下坡、問亦登道、土人行人皆言下坡至江橋、不可止宿、亦无居停之家、循江而南至亦登、且五六十里、時已不及、而近无可宿、必止於是、時甫過午、遂憩止而止、幸主人楊姓者、知江流之源委、道路之曲折、詢之、无不歷、可據、且知滋盤遲東不在亦登而在羅莪、乃止而作紀、枕書而臥、

西南遊日記二十四　雲南

己卯八月初一日、自小猴夷來下山、猴夷者、即石甸北松子山北曲之脉、其脊度大石頭而北接天生橋、其東垂之嶺、與枯柯山東相夾、永昌之水出洞而南流、其中開塢南北長四十里、此其西界之嶺頭也、有大小二猴夷寨、大猴夷在北嶺、小猴夷在南嶺、相去五里、皆枯柯之屬、自大石頭分嶺為脊、東為順寧西為永昌、至此已入順寧界八里矣、然余憶永昌舊志、枯柯阿思郎、皆二十八寨之屬、今詢土人、寨雖永昌之產、而地實隸順寧、是順寧設流后異之耶、又憶一統志永昌志、二者皆謂永昌之

東、入峽口、出枯柯而東下瀾滄、余按姚關圖說、已竝之至是始之土人、稔其形勢、然后知此水入峽口山、透天生橋、即東出阿思郎、遂南經枯柯橋、漸西南、共四十里而下哈思凹、即南流上灣甸、合姚關水、又南流下灣甸、會猛多羅、而溜江之水、北折而連之合流南去、此說余遍訪而得之猴夷主人楊姓者、與目之所覩、姚關圖所云、皆合、乃知統志與郡志之謬不可從也、其謬既西南合潞江、則枯柯一川、皆青尾環向永昌、其地北至都魯凹南窩、南至哈思凹、皆屬永昌為是、其界不當以大石頭嶺分、當以枯柯嶺分也、由嶺頭東南直下者三里、始望見江水曲折南流川中、又下三里、乃抵江上、有鐵鎖橋樁、架江上、其製一如龍江曲、尺而殺之、狹其半、其水自阿思郎東向出石崖洞、而西南入哈思凹峽中者、即永昌峽口山入洞之下流也、按阿思郎在猴夷北二十里、其北有南窩都魯凹、則此塢極北之廻環處也、踰嶺而北、其下即為瀾滄江東向之曲、乃知羅岷之山、西南下者盡於筆架、直南下者盡於峽口山、東南挾滄江而東、為都魯南窩北脊、山從其東復分支焉、一支瀕江而東、一支直南而下、即枯柯之東嶺也、為此中分水之脊、逶迤由灣甸都康而南、界瀾滄潞江之中、為孟定孟艮諸夷、而直抵交趾者也、其瀕江東去之支、

一包而南、為右甸、再包而南、為順寧大猴馬、是塢南北二凹、糾蜿四五十里、甚狹而深、瀕江兩岸俱田、惟熱、夷擇居之、漢人反不敢居、謂一入其地即發擺、（寒戰頭疼也）故雖有膏腴、而棄之夷人焉、是橋沿江西岸、西南至哈思凹、共四十里而至孟登、沿江東岸、東南踰嶺入峽、六十里而至雞飛、初予聞有熱水溢於石盤中、盤復嵌於臺上、皆天成者、又一冷水流而環之、其出亦異、始以為在孟登、問道孟登、又以為在雞飛、問道雞飛、又以為彝不可行、又以為茅塞無路、又以為其地去村遠、絕無居人、恍惚蹤跡、余躊躇曰、山川真脉、余已得之、一盞可無問也、遂從東大

路上坡、向枯柯右函道、始稍北、遂東上、一里而平行西下之岡、三里有極茸三四丛岡頭、是為枯柯新街、又東一里、有一樹立岡頭、大合抱、其本挺直、其枝盤繞、有膠淋漓於本上、是為紫梗樹、其膠即紫梗也、初出小孔中、亦桃膠之類、而蟲蟻附集於外、故多穢雜云、坡岡左右俱有坑夾之、北坑即從岡盤窪下、南坑則自東峽而出、于是南轉東盤北坑、又半里轉東、半里抵東峰下、乃拾級上躋、三里始登南突之脊、始望見南峽兩山壁夾、自東而西、從此西出、則墜壑而注於江橋之南、同趨哈思之凹者、乃知其山之度脊、尚在嶺之東上、不可不問也、此坡之上、即

為閣堧寨孟土官之祿一方者、即枯柯之分部矣、于是循南峽而東躡、又一里登嶺頭、有一家隱路南、其后竹樹夾路、從蔚中東行一里、稍轉而北、盤一南突之凹、又東上、盤坡而東、有大樹踞路東、下臨西出之澗、其樹南北大丈餘、東西大七尺、中為火焚、盡成空窟、僅皮膚四立、厚二尺餘、東西全在、而南北俱缺、如二門、中高丈餘、如一亭子、可坐可憩、而其上枝葉旁覆、猶青、也、是所謂枯柯者、里之所以得名、豈以此耶、由此又東二里、折而北、上一坡、盤其南下之凹、北有居廬東西夾峙、而西廬茅舍竹徑、倚雲臨壑、尤有幽思、其東有神字踞坡間、聞鐘鼓聲、

出北嶺間、甚異之、有一家據路南、籬門竹徑、清楚可愛、入問之、即此枯柯小街也、既所上坡、又二里矣、于是又東沿北坡平上、其南即西出深澗、北乃崇山竹樹蒙蔽、而村廬踞其端、東向遠絡不絕、南里峽南之嶺、與北峯相持西下、而壽地平斂、望迤山頭、與雲影嵐光、浮沉出沒、亦甚異也、北山之上、雖高而近、為坡掩、但循屋而行、不辨其崇隆、而南山則自東西墜、而盡於江橋之南、其東崇墩穹隆、高擁獨雄、時風霾蒙翳、出沒无定、此南山東上最高之峯、自北嶺東度、再突而起者也、沿之東行、南瞰深壑、北倚叢嶺、又東二里、有岐一南下塢中、為望登之道、一

北上叢嶺、為蠻坡之居、西路由中東行、南瞰下凹、有水出穴間、又東二里、下瞰深壑、有水一方、倚北坡之上、路即由之北而西上、以有峽南瓊而東也、北上一里、又轉而東、屢盤北坳而東上坡、屢上不止、又七里而至中火鋪、其坡南突最高、中臨南峽之上、峽脊由其東南環而西下、於坡之對屋南面復聳一峯、高龍雲霧間、即前所望東畔穹窿之頂也、自枯柯江橋東沿峽坡迤邐而上、約三十里矣、路坡頭西瞰江橋峽中、其水曲折西南下、松子山北環之嶺、東北而突為擺夷之嶺、峽南穹窿之峯、又南亘、分支西繞、横截於江橋塢之南、西至哈思凹、凹之南復又小

支、自獅山西南東叉而出、與橫截塢南之山湊、西南騈峙如門、門內之澇即為哈思凹、門外又有重峰西障、此即松子山南下之脊、環石甸於西者也、自此坡逾里之年、存思閧西南五十里歷、可覩、坡之東有瓦室三楹、踞南東向、而守其以茅屋、即所謂中火鋪、有守者青居於中、遂就炊湯而飯、及出戶、則濃霧自西冒而來、下半里、度一脊、瞰其南北二玦、環隆如穽而叢木深翳、不見其底、雷猶西下而注、分江橋南北者也、其脊甚狹、度而東、復上坡、山雨倏至、从雨中陟之、渾雨而霧反霽、一里餘、盤崖踰坳、或循北峯、或循南峯、兩度過脊、始東上、沿北坡而東、

一里又陟一南突最高之脊、有哨房一龕踞其上、是為元屠哨、于是南瞰南峽、與峽南雪峯之頂、平揖而對瞰矣、至是西峯出、復見峽南雪頂直南亘而去、其分支西下者、即橫截塢南之嶺、西與哈思凹相湊作門者也、雪頂東環之脉、尚从東度、但其脊稍下、反不肯西頂之高、留由此北峯最高之頂、東下由而度者、始拇都魯凹東所分之脊至此中叉、其分而西者、為中火鋪坡柯寨之嶺、曲而東降者度脊南轉、西向而突為雪峯之頂、此分水一正脉也、由元屠哨下半里、復見是脊、始見北峽陰坑、東為北而下、右甸之上流、是北水之所分也、而南水猶西下南

峽、又東度兩脊、穿兩夾箐、一里、復盤南箐之陰而上、其處深不貴里、大龍嶺多盤北坑之上、又一里、南轉而凌其西下之坳、始逾南峽之上流、从其南、陟南東上、始逾南度之脊、此亦正脉所由度而西轉者也、又東一里、有艸龕去北崗、是為艸房哨、从其東又東北下、一里、稍轉而東南、半里、有脊又南度而東轉、此右甸南環之嶺、所由盤礴者也、于是東向而下、二里餘、度一曲、有小水北下、或小涘、小橋橫陟之、又東逾一崗、共下四里、遂望見右甸城在東塢中、有峽自東北披去、而大道循南峽東向、平下二里、南峽中始有村廬夾塢、春杵之聲相應、又南三里、遂出坡口、

乃更下一里而及坡麓、循田塍中東南行、里見右甸之城中懸南坡之下、甸中平疇一圍、聚落頗盛、四面山環、不甚高、都魯凹東分之脉、北橫一支、直亘東去、又南分一支、南環右甸之東、革房哨南度之脉、東環右甸之南、从甸南界東北轉、與甸東界南環之支夾、甸中之水東向而破其夾、峽下錫鉛去、甸中自成一洞天、其地猶高、而甸乃頁平、非狹瓯、故无熱蒸之瘴、居者无江橋瑀善彝之畏、而城壘相抗焉、由塍中行、共四里、入其北門、暮宿街心之蜀店、

初二日、晨起、霧色陰翳、方覓飯而夫逃、覓夫代行、久之不得、雨

渡柳至逃營、作記竟日
初三日、雨濛濛不已、仍不得夫、坐邸樓、鬱鬱不樂、作記竟日、
初四日、早霧而晴、顧僕及主人覓夫、俱不足恃、乃自行市中、是日為本甸街子、仍從北門內南轉、南向為營捕同知公署、門東向、其南即往南門街、而東則曲而東門街、皆為市之地也、予往來稠人中、得二人、一担往順寧、一駝往錫鉛、皆期日中至萬寓、予乃返、迨午、往錫鉛駝騎先至、遂借之、而往順寧者亦至、已而夫及矣、乃飯、以駝騎行、出東門、循南坡東向半里、涉東來之塢、渡小溪東、山崗漸折而東南行、四里、漸臨東塢、東塢者、右甸東南落水之塢尾也、城北大甸圍、而東南開此塢、南北西三面之水、皆合而趨之、路臨其西坡、于是南轉、二里、又涉二東北注之坑、復依南岡東行、二里、上北突之嘴、則甸東之山亦自北南環與嘴夾峽、於是相對若門、而甸水由其中東往焉、此甸中第一重東鎖之鑰、亦為右甸東第一重東環南下之分支、雖不峻、而蜿蜒山頂、地位寔崇也、踰嘴東稍下、於峽之外、復開小塢而東、水由其底、路由其南坡之半、又東二里、有數家倚坡、北向塢而廬、遂此東南下、有水自南峽出、涉之、上其東坡、遂循坡之南峽

東南上、東瞰其崗北路由其崗南、于是如不與水見、又東南循崗三里、並一北下之嶼、而上崗頭、是為玉髯箐、其箐自南北突、東西俱下、分為坑、有兩三家住峰頭、時日尚高、以前路無可止、遂歇、
初五日、平明起、飯而行、宿霧未收、下其東坑、涉之、復東南上、一里、又循東來之峽、而行夾崗之南、東向四里、度其北過之脊、仍循峽東下、行夾崗之南、二里餘、又稍下、涉北出之水、又循東來之峽、而行夾崗之南、東向二里、復度其北過之脊、于是從脊北東行之夫、東向行其上、半里、有兩三家、夫遂息為水塘哨、由此東南行山峽間、五里、始墜坡而下、其右又墜一峽東下、其端左再隨崖東下者二里、西臨右峽之上、而瞰左忽墜一坑、盤窪而下者二丈、有水沉其底、長二丈、闊八尺、而狀寔僅二尺、若瓮甖然、淵然下嵌、左倚危壁、右界片棱、而外即深峽之下盤者、不知此水之何以獨止也、由其南、又半里而踞嘴、下墜者半里、左崖之端遂盡、而右峽來環其前、遙望左崖盡處、疊石壘崖、儼如花簇、而右崖西界大山、亦懸騈削於重樹間、尤異之甚、由峽底又東南行一里、其峽外東如門、披門南出、稍轉東而下坡、半里有水自東曲而西、大木橫架其上、南度之、是為大橋、下水即右

甸下流、東行南轉、至是西折過橋、又盤西崖南去、已越陽、之流、而橋南沿流之峽、皆隨之為田、三四家倚橋南東坡上、有中火之館、此右甸第二重東鎖之鑰、亦為右甸第二重東環南下之分支、與東南行大脊、相對成峽、夾溪南去者也、由橋南即躡東南坡而上、水田峽直南去、躡隴坡東南升、一上者二里、凌嶺頭、西望夾溪之山、稍南、有破峽從西來者、即水塘哨西下之水也、其南夾水一支、亦至是東盡、而有寨盤其上焉、其又南一支、峙岣獨偉、上出層懸、是為杜偉山、此乃右甸東南來之正脊、自草房哨度脈至此、更崇隆而起、轉而直南去、而東與此夾溪、其脊

乃東南下老龍、自雲州南下、分瀾滄、潞江之脊、而直下交南者也、所望者家、尚在寨盤頂之東北、從此更夭矯南向、夾溪漸上、又二里、而隔溪與寨盤之頂對、又二里、降坡南下、穿坳而東、見其東又墜為小坑、躡下而渡之、一里、又南踰東坡西環之坳、又一里、有數家倚東坡而居、其東又有一溪、自東北來環所盤之坡而注西峽、西峽水自北南下、與此水夾流而合於坡南、此坡居盤頂截、是為小橋、正西與杜偉山對、遙望杜偉山自西北來至此南轉、其扶辟而抱於西南者、皆鴻甸州之境、水亦皆西南流、其北峽與寨盤之頂夾而東出者、皆順寧之境、水皆東

南流、則此山真一方之望、而為順寧、鴻甸之東西界者也、飯於村家、大雨漬至、久而後行、由坡東下渡北來之溪、小石梁跨之、所謂小者、以別於大溪之橋者也、渡東南上、隔溪對杜偉山而南、下瞰西峽之底、二流相合甚壑、南去、此山為右甸東第三重東環南下之分支、為錫鉛之脈者也、南五里、或穿嶺而左、見嶺東近峽墜坑、其遠峰又環峙而東、或分而南、穿嶼而右、見嶺西近峽西溪盤底、杜偉斜夾、如是二里、乃墜其南坡、或盤壑西轉、或踰坳東折、或上或下、又五里、有三家當坳而處、是為充威哨、于是昇上其東坡、則東西壑皆可並睹矣、西壑直逼西巖而長、以

杜偉西屏也、東瞰逼盤東谷、其下叢沓、而猶不見底、其東北有橫浮一抹者、此扶江而東南之嶺也、其正東有分支南抱者、此中垂而為順寧之脈也、從嶺漸下、或左或右、嶺脊漸狹、四里始望見東塢、有溪亦盤折其底、與西峽似、而西界外山、自杜偉頂南、其勢漸伏、又紆而南、則東轉而環其前、南界外山、則直亘南向、與東轉南環之嶺湊、間東西峽水、則合於錫鉛之前、而東南當湊峙之峽而去、聞順寧之道、則踰東界之嶺而行、有道踰前山南環之嶺者、為猛峒道、從礦背猛打渡江而至興隆廠者也、于是從崗脊轉東行、其脊甚狹、又二里、西峽之溪、直逼南崖下、而東峽溪

未逾矣、逾如堵牆上行、又東二里、又東南下者二里、坡盡而錫鉛之聚落倚之、此右向東分支南下第三重之盡處也、其前東西二溪交會、有溫泉當其交會之北、溪水淺而以木環其四周、無金雞永平之房覆、亦無騰越左所之石甃、無當兩流交會之間、而獨有此、亦一奇也、是日下午至駝騎、稅駕逆旅、先覓得一夫、索價甚昂、強從之、乃南步公館、即錫鉛驛也、返飯於肆、亟南由公館側路、於溫泉、暮返而臥、

初六日、晨起而飯、夫至、將行、一以飯包加其上、輒棄之去、遂不得行、余乃散步東溪、有大木橫其上為橋、即順寧道也、仍西上公館、從其西南下西溪、是為猛峒道、有茅茨叢北岡上、是為錫鉛街子、問得一夫、其索價亦昂甚、且必欲明日行、遂返邸作紀、

初七日、前棄擔去者復來、乃飯而同之行、從公館東向下、涉東溪獨木橋、遂東上坡半里、行平坡上、或穿坳而南、或穿坳而北、南北皆深坑、而路中穿之、東去二里餘、沿南崖北轉半里、穿西突之坳、半里復東踰嶺而南、半里又出南崖上、于是見南壑大開、壑中支條崩疊、木樹茸蘢、皆出其下、而錫鉛南山、其南又叠一支、紆而東南下、以閉此壑、所依山、東自東大山分支西突、此

嶺、為錫鉛東鎮鎮、直西南逶迤南山、水下其中甚東、至此而始出東坌也、瞰南倚北、又二里、見尚北亦截為東西塢、閉水穀深深、余以為即西下錫鉛東溪者、而孰知以倚北之嶺已分脊、此塢且東南下矣、于是反倚坡北下、共半里而涉其一橋、度塢中水、是為孟祐之西溪、其水南出前塢、與錫鉛之水合於孟祐之南、所謂孟祐河者也、溯之東、即居盧疊出、有坡自北來、懸其中、一里、東向踞其上、當坡而居者甚盛、又東轉、再盤一坡、共一里、又有居廬當坡、皆可謂孟祐村矣、此右向東分支南下第四重之盡處也、于是又見一溪自東塢出、環塢而前、與西溪交墜南中、南叠平隙而南、挾南山下、錫鉛之水、沿其左麓、又破峽東南去、東南闢峽甚遙、而溪流曲折其間、直達雲州舊城焉、由村東、即循峽北入東塢、一里、東下度峽中橋、其橋東西跨溪上、覆以亭、橋內大水、自東北遶峽出、橋外大水、自東南遶峽出、過橋東向、緣兩叠之嶺上、其上甚峻、曲折梯危、折而左、則臨左峽、折而右、則臨右峽、木蔭藤翳、達幢峯、峯高下斷截、左右疊換、疊不已、五里漸平、則或沿左坡、或沿右坡、或陟中脊、甚秩、而左右下瞰者、亦異奇無異也、又三里、則從坡右稍下、約一里、陟脊四而東、又緣坡左上、一里、臨南坡之上、于是迴望孟祐錫

錫諸山層環疊繞山外復見山焉余初疑錫鉛西嶺蜎伏何以
猛峒之道不西由其四面南陟其岑又疑瀾滄之界既東以猛
峒而猛峒以北杜偉以南其西又作何狀至是而進見西嶺又
有崇峯一重並抱於西蓋枯柯東嶺老脊之南度者一由瓦房
哨東度脊西南下其直反高夫木邑之流而南下哈思凹之
南其脈猶未盡故亦登溫板壢飛石此脊之西者循順寧而
其南即東與杜偉山白草房哨度脊者如椅之交環其解其
中者袁岑之山直下東南而開峽底於猛峒西坳之狀處其西
正開之北南降三十里而石及猛峒焉此正西復里之所及者

而正南則首尖之頂至是平等而猶不能瞰其外正北則本支
自脖之王東即其過脈分支之處第見南峽之猶自東北環來
也又東上五里餘披脊逆中央為槽踏由槽中行里餘直轉東
出脊乃北轉其下右登壟夯如初而左峽又墜南下之坑故踏
隨脊北轉焉又一里脊東有峰中突稍上有中火之館西向倚
崖而峙顏曰金馬雄關前有兩家即所謂塘報也當房以供
旅人之飯云既飯由館左又東半里轉而北遶一坳其西峰即
中央所倚者此其右過脈處與東峰夾其武凹由其中北遶北
遶半里即東轉挾過脈東峰之北東向下半里又踏北坳之上旋

入夾槽中兩崖如劈中嵌僅通三尺而底甚平槽上叢木交蔽
半里有石橋兩橫跨其上者連兩株皆如從橋下行又一里其路
者旦而俯必復伏而遶焉槽南樹叢猶昨見西墜之峽最右又
見槽北之峽猶西墜也共二里稍東上踰脊而轉有架木為門
路嶺東者為白泥錦哨此南度之脊也乃右向東分支南下之
第五支其脈獨長挾西分四支而抱於內又南度而東南行與
右向南杜偉山之脊西夾孟祐河而出於雲州舊城西又與第
六重瀾滄南岸之脊夾瀾滄江而出[illegible]雲州舊城東從此南度
紆而西南折而東南下東突為順寧郡城又東南而盡於雲州舊

城焉由哨門南向稍下輒聞水聲從西南透峽下即東北
墜坑去而路從其南東向下猶有夾槽墜其中二里出槽東行
南脊上於是見北坳之北則瀾滄南岸之山紆屈東抱而南為老
脊之第六支屏亙於順寧河之東今謂之東山即志所稱某
山也其脊南至雲州西南突者盡於新城西東北由茅家哨過
脈而南者盡於雲州舊城所合二水東下而入瀾滄處南墜之
南則即此白泥脊南度東轉為老脊之第五支屏亙於順寧城
之西今謂之西山即志所謂某山也兩山夾塢東南去而順寧
郡城踞其中西山下西北盤東山之嶼為三臺山渡江大道東南

塢盡之澳、則雲州在焉、此一川大概也、而川中蚊蚋、不若永昌騰越之平辰云、從岡半行二里、又稍下一里、前有一峯、中遺而突、穿其坳而上、約一里、有一二家倚坡東、為里城關、從東而登中遺見郡城故也、從此又逶迤下坡、十里抵坡下、東出大路、而度小橋、上一坡、二里、入郡城新城之北門、南過郡治前、稍轉東街、則市肆在焉、又南踰一坡、出南門半里、而入龍泉寺、寺東向、其地名為舊城、而實無城也、是日寺中聞講、南見僧俗擾擾、予入而停憩於內、

初八日、昧爽起、從殿后靜室往叩講師、值其止靜、未晤而出、予時欲趨雲州、雲州有路可達蒙化、念從此而往、則僕夫向郡、不若仍返順寧、可省兩日負戴、乃以行李寄住持達周師、以輕裝同僕行、達師供飯、上午、乃出寺前、東隨小溪下川中、一里度亭橋、循東界山麓南行、三里、稍上一西突之坡、村廬夾道、有普光寺倚東山西向、又東南半里、下渡一小澗、仍南上坡、居廬不絕、已而其山東夾而入、又有小水自東塹來注之、又東南踰一坡、共五里、大溪之水自西而東折、有亭橋跨之、其水湯湯、大矣、由橋南、里餘、循西南上東突之坡、上一里、村廬夾道、倚西山東向、有長岡高倚西坡、東下而西上、為瓦罐窯、由其南再越東突之脊、一里、東南下東出之峽、一里、又東南上而循西界山麓南行、再下再上五里、有一二家倚東突之坡、、間有小池一方、曰鴨子塘、又東南五里、嶺頭有村倚西而東向、是為象莊、由其南、稍折而下一里、渡一澗、其澗自東下、其西山環峽遶東、南上二里、踰其南突之嶺、盤之西西南下、二里抵西坳下、折而循東上嶺、盤嘴而南、六里有坊倚路左、其上有村曰安樂村、又東南四里、稍下、有村倚西坡東向、為鹿塘、自路北橋渡溪右、循西界山、其南夾峰東突、溪隨峽中、里、度塘其下、登其西東田塍盡處、村壑路東西兩山甚蒙、而坡之鹿塘尤為最云、時日過下午、前見宿店、止卯樓作紀、

初九日、平明飯而行、仍循西界山南行、八里西界山忽橫突而東、大溪乃東北折入峽、有小溪自西南山腋來合、乃舍大溪由小溪南半里、東度小溪石橋、又南半里、有村三四家倚南山東坳、從南山踰西坳而上、一里南踰東突之脊、有茅舍三楹、路脊間、為把邊關、有二三家傍之居、即西山之東突者、西溪流則繞其東峽而南焉、由關南下峽中、半里遵峽、仍循西山行、溪東見溪流自其東破峽南出、又下一里、溪流西南來、路東南臨其上、西盤西灣之峽、又稍上、共一里、有村路踞右崗上、又南一里稍

下、再墜西灣、南踰小石東行之脊、逕南行坡塍間、一里、又稍上東突之坡、東南盤其嘴、一里、路分兩歧、一東南下峽者、為渡溪往新城道、蓋新城道由溪東峽中行、舊城道由溪西崖半行也、時峽中溪橋、已為水漲衝去、須由翁溪頭溪而渡、而水甚急、不若由舊城東北渡橋、逕道至新城、雖稍紆十數里、而免徒涉之艱、時聞楊州尊已入省去、則知應書亦不必投、正可從舊城兼取之、乃由溪西、南循山行、復入坡塍一里、東南上東突之坡、又南二里、有村倚西山嶺上、為翁溪村、之南、西界大山又環而東突、東界山亦折而東向去、中開東西塢、大溪東盤塢底、平疇夾之、翁溪之村、正東向而下、隨塢中、有路下瞰塢中者、即渡溪往新城道也、由村南循東山南轉者、即舊城道也、乃循山東行一里、復東南緣坡上、北瞰塢中溪、南遶坡腳、瀠而東流、路躡坡上甚峻、二里東登嶺頭、乃轉南行、塢亦隨之、南向破峽出、路南行西坡一里、大溪紆東南去、路乃南下坡、二里有數家分壘塢中、是為順德堡、南有山自西界橫度而東突、大溪紆之、路南由其度脊處穿坳而過、半里抵坳南、輒分峽下、又一里、有峽自南來、蓋西大山由坳西直南去、南抵舊城之后、其東餘支、又北轉如掉尾、而中夾為塢、其末頗深、有村壘倚西坡上、二峽合於前、

遂東向出、流墜峽下、路亦從北坡東下、隨之半里、度峽中小橋、其南則掉尾之支、又橫度東突、路復南向、其度脊處穿坳而上、一里踰脊坳南下、有村在南塢、大溪自馬鞍山西盤西界東突之嘴、復東山南行塢東、路循西麓南行塢西、二里、西界山之南復一支橫障而東、又有數家倚南山、壘闕由路、隨山東轉、溪亦隨塢東折、一里、盤其東突之嘴、大溪亦直搗其下、路與水俱抱之而南、南登頹隰、盤隆交錯、禾未或茂、半秀半熟、閒有刈者、田壑中諸廬、王宗地名、最大、倚西山而居壑中、一里、度之、由其前東南行塍間、一里餘、南從大溪西岸行、二里、東西兩界餘支交環於前、西支迴突為尤甚、既東向環而至中復起一小尖、若當門之標、水由其東裂壑出、路由其西踰坳上、是為順寧雲州分界、盤脊南下、則其南壑又大闢、度流雜沓於其前、而連山東午、或斜壘於南、則西大脊自錫鉛南盤、繞而東者、或夭矯於東、則東界分支、沿瀾滄西岸、度寺家哨而南、盡於順江小水者、與其外繞之案峰也、而近山則塢北西山之脈、至此南盡於西、為舊城東山之脈、至此南盡於東、為新城、塢西則西大脊之中、一峰從灣中東突、直踞舊城之西、塢南則西大脊東轉之支、先夾一支為近案、塢東則東盼沿江之支、又從東西轉、直抱於新城

之前為龍砂、此其內逆之迴砂也、然猶近不見登中諸水、而橫見舊城壘基、即在南南一里坡之、亦數百家之聚也、飯於舊城東向下坡、半里、有大道沿城西南去者、與隆慶道也、東北去者、新城道也、於是東北行田塍間、半里、有新築一圍、中建觀音閣甚麗、而功未就、然規模壯麗、亦此中所未觀也、其處當登之中、兩水交會處、自來四達、於是始見孟祐河即繞其東、順寧河即出其北、遂共會於東北焉、於是西南逆望、有特出而踞於西者、即大脊灣中東突之峯、其北開一隙、自西北來者、孟祐河所從出也、其南射一隙、向西南峽者、與隆慶所從入也、有中界而垂於東者、即沿江度茅家哨西環之支、其北開一隙、直上而夾茅家哨者、新城所托之塢也、其南迸一隙、東壑而注於瀾江小者、諸流所匯之口也、小憇閣中、日已正午、涼風悠然、僧瀹茗為供、已出圍墻北、則順寧之水、正出當門之塹、循北崖東搏架亭橋其上、名曰砥柱、其水出橋東、繞觀音閣後、則孟祐河自西南來合之、東去入水口峽者也、渡橋即東北上坡、是坡即順寧東山之支、自瀾滄西岸逶邐而來、其東面直下者、過茅家哨、此其西南分支者、至此將盡、結為馬鞍山、東下之脈為新城、而此其東南盡處也、登坡一里、下嶺二環既合、盤曲登底、如玉龍曲折、

曲折、其北又有一坡東下、即新舊兩城中界之砂、夾水而逼於南山者、稍下而上里餘、又越其脊、始望見新城在北峽之口、倚西山東下之脉、又三里、稍下、越一小橋、又半里、抵城之東南角、循城北行、又半里、入雲州東門、州中寥寥、州署東向、惟一街當其前、南北相達而已、是時日總過午、遂止州治南逆旅、

初十日、平明起飯、出南門、度一小坑、即西南循西山坡而行、二里、漸折而沿其南坑之崖、西向上、二里餘、南盤崖嘴、此當東北起為峰、頂分兩丫、即所謂馬鞍山也、東南下為綠崗、直抵舊城溪而東逼、東山界兩城之間、為舊城龍砂、新城虎砂者也、此乃順寧東山之脉、由三漢水西循過脊、南下而盡於此者、由此循脊西向北上、又二里、始平行峰西、一里出馬鞍峰右、是為馬鞍坳、有寺倚峰北向、前有室三楹當嶺頭、為茶房、從嶺脊西向峻下、二里始平、又半里、及山麓、有澗自東北小峽來、西注順寧河、此已為順寧屬矣、蓋雲州北界、新城以馬鞍山、舊城以孟家南小尖來水之坳、其相距也甚近、渡澗北上坡、盤北山西麓行、四里、東西崖夾、夾順寧溪搗其中出、踞崎其東崖而入、又北一里、其坡西懸塢中、是為花地、其坡正與翁溪村東西遙對、中隔為平塢、則田塍與溪流交絡焉、乃西北下坡半里、及塢、又有澗自

東北小峽來、西注寧溪、路從溪北西向行塢中、三里餘、將近翁溪村之麓、大溪自北峽出、激西麓而界之、當從此涉溪上翁溪村、北來時道、見溪東有路隨大峽入、遂從之、又一里、路漸荒、又里餘、墜崖而下、及於溪、即新橋處也、新城之道實由於此、不由翁溪、以東崖墜流間、架橋以渡、自橋為水沮、乃取道翁溪、以溪流平塢間、可揭而涉也、臨溪、波濤不得渡、乃溯南還、三里、西渡翁溪、澗兩流派、雖當平處、勢猶懸激、抵其中流、波及小腹、足不能定、每一移趾、輒幾隨波墜去、半晌、乃及西岸、復由西塍間上坡、一里、西抵村下大路、乃轉而北、即來時道也、循西山麓坡

而上、三里、有岐自峽中來會、即新橋舊橋徑矣、隨大路又六里、過杞還閣、瀹湯而飯、下坳東北一里、度小橋、又一里、復與大溪遇、溯其西崖北、十里、而至鹿塘、時纔過午、以暑氣逼人、遂停宿主人楊作紀、

十一日、由鹿塘三十里、過歸化橋、從溪東循東山麓行五里、入普光寺、予疑以為即東山寺也、入而始知東山寺尚在北、乃復隨大路三里、抵南關坡下亭橋、即從橋東小徑東北上坡、又二里、而東山寺倚東山西向、正臨新城、入寺、拾級而上正殿、前以樓為門、兩旁有層閣、閣之上層奉玉帝、登之、則西山之支峰、郡城之延蔓、可平揖而盡也、下閣、入其左廡、有一僧、曾於龍泉一晤者、見余喜龍泉一晤者、同飯、而共坐前門樓、乃知其僧為阿祿司西北山寺中僧也、以聽講至龍泉、而東山僧邀之飯者、為予言、自少曾過麗江龍木邦阿瓦之地、其言與舊城散者新城客商所言歷歷合、下午、乃出寺、一里、度東門亭橋、入順寧東門覓夫、未得、山雨如注、乃出南關、一里、再宿龍泉寺、

十二日、飯於龍泉、命顧僕入城覓夫、於殿后靜室訪講師、既見、始知其即一葦也、為余瀹茗炙餌、出雞葼松子相餉、坐間以黃軒、慎餘卷相示、蓋其行脚中所物色而得者、下午、不得夫、乃遣寓入新城徐樓、與常化妙素師、同候乾訪、

十三日、與妙素同寓、候騎不至、薄暮乃來、遂與妙樂各定一騎、帶行囊、期明日行、

十四日、晨起而飯、駝騎以候取盤僧、午始發、即東下坡、渡北來溪、溪以鐵索架橋、亭於其上、其制做瀾滄橋者、以瀾道所因也、渡橋東、即北上坡、循東山之麓、北向而登、是時騎一群以逐發疾趨、以背負隨之、上不甚峻、而屢過夾坑之脊、三里、從脊上西望、望城關、祇隔一峽也、又北上、而過東隆之脊、三里、忽隨坡西下、斜一坳、復一里、越一西突之岡、由其北土下、環山為塢、有坪西向

而拓，豈禾被壅而西突之脊所托而成者，一里，陟坪而北，又下，逾越二小溪，皆從東南腋中來下西峽者，其東溪流縱橫，跌槎旁午，而人家隱不可見。從此溪北上五里，有二三家倚脊頭，是為二十里哨。登脊東北，平行其脊一里，復轉東向，循脊北崖下。又一里，則有溪自東峽來，予初以為既登脊，屢踞脊，當即直上躋東大山，不意又有此溪中間之，既下，乃溯流東入峽，半里，其水分峽出，一西南自南脊后，一北自大脊邊脊窩，乃依南崖，溯其南石之流，溯北澗之左，渡北向上，即兩水中垂之坡也，予是從叢林深箐中上，二里，躋一崗，復循南崖之上行，一里，又旁嶺而西，臨西崖之上，兩崖俱下盤深箐中，蠻叢木，而西箐即順崖北為大溪源所出矣。又旁夾箐而上，半里，循西箐北崖上，西北平行一里，轉入北峽，平道，坳北一里，其脊南之脊，猶西墜也，半里，復入夾脊之槽，平行槽中半里，有工路之樹，又北一里，稍高，有石脊橫槽底，即度脈也，此脊自羅岷山來，又并錫南度，迤邐隨江西岸，至此為順寧東山，雲州北山，而南盡於瀾江小水之口，若羅岷大脊，則自南窩東北析而南，自草房哨而去矣。已出夾槽，東北墜坑而下，一里，即有水自東南腋飛墜下西北坑者，路下循之，與白改哨之來下者同一脈脂。又東北陟脊，度脊再上，共三

里，有四五家踞崗頭，是為三澤水哨，蓋崗之左右，下墜之水分為三澤而北注瀾滄矣。又東北下七里，盤一崗嘴，又下三里，有一二家當路右，是為塔報營。又下三里，過一村，已昏黑，又下二里，而宿於高簡槽，店主老人梅姓，頗能慰客，特煮太華茶飲予。

十五日，昧爽飯，平明，東北下坡，兩旁皆夾深崖，而坡中懸之，所謂高簡槽諸村，盧又中踞其上，二里，轉坡北下峽中，復轉東北循坡下，四里，始望見瀾滄江從下嵌峽底，自西而東，其隔峽三臺山，猶為宿霧所籠，既又雜耕，予是曲折北下者三里，有一二家瞰江而居，是為渡口。瀾滄至此，又自西東注，其形之闊，止半於潞江，而水勢正渦而急，南關琴波敘舟，達南來逆受之北渡，時駝騎在后，不能侍也，登北岸，即曲折上，二里，躋坡頭，轉而東行坡脊，南瞰江流在足底，北眺三臺山屏圍崗北，以為由此即層累而升也。又聞琴波敘則渡舟始橫江南去，而南岸之駝騎猶望之不見，乃平行一里，折而北向，踰脊半里，乃循東崖瞰西塢北向行，二里，始望見三臺村舖在北山之半，懸空屏峙，以為實尋可至，又一里，踞其東田，反漸而就降，又二里，下至壑底，壑中澗分二道來，一自西北，一自東北，合於三臺之麓，而三

臺則中懸之水由塢西而入瀾滄、乃就小橋渡東北來澗、約一里、即从夾中上躋中懸之坡、曲折上者甚峻、六里始有數十家倚坡坪而居、是為三臺山、有公館焉、又東北躡東塢、循西崖而上、十二里躡南亘之脊、其脊之東西塢、猶南下者、又躡磴二里、有坊其南、頭為七碗亭者、南之東下臨深壑、盧三間綴其上、乃昔之茶菴、今雖无人、又上里餘、盤叉峯之東、其峯中突、而脊則从北下西度、始曲而東起、故叉峯雖為絕頂、其東下之塢、猶南出云、乃踞峯頭而飯、時四山雲霧已開、惟峯頭猶霏、釀氣、盖氣由峯北隨北行之脊下墜、一里餘、乃度脊東叉、是為迤蘇、是山北从老君山南行、經萬松、天井舖、度脊南下、其東之横嶺西之博南二脊、皆既斷於中、惟此又列迤此而南、盡於洋山、从其北臨西登、行再下再上、三里有哨房當路、亦虛无栖者、又東北隨嶺脊下、六里循東塢皇西嶺、又下二里、乃北度峽中小石橋、其水从西峽來出橋、而合於南峽北从阿祿司來注於新牛街、入漾濞者也、石橋之南、其路東西兩岐、東岐即余所从來道、西岐乃四川傳新闢欵上達於過脊者、度橋、即循北坡臨南壑東北上、三里躡崗頭、有百家倚崗而居、是為阿祿司、其地則西聆北轉南山東環、有崗中突而垂、其北司踞其突塞、

其西西迤山崇列、自北南紆、即萬松天井南下之脊、扶瀾滄江而南者、其北面亂山雜沓、中有一峰高懸特出、詢之土人、云此即猛補者后山、其側有寺、而大路之所从者、余識之、再渝湯而飯、以待駝騎、直至下午乃來、以前无水草、遂止而宿、是夜為中秋、先从順寧買胡餅一圓、懷之為看月具、而月為雲掩竟臥、

十六日、昧爽、飯而北行、随坡平下十里、而下更峻、五里至坡底、東西二塢水來、合而北去、乃度東塢小橋、隨東麓北行塢中、隨水三里、又一溪自東峽來、度其亭橋、是為猛家橋、水由橋東破峽大出、路由橋北踰崗而上、其崗東瞰溪口、有數家踞其上、从其北下、復隨溪行西岸、曲折盤塢十二里、有百家踞岬頭、東臨溪口、為新牛街、俱漢人居、而地屬洋、有公館在焉、今以舊街從司移此、由其北西北下二里、有小江自西而東、即漾濞之下流也、自合江鋪入蒙化境、曲折南下、又合勝備江、九渡漾橋之水至此而東截猛補者、乃南折而環洋山入瀾滄焉、江水不及瀾滄三之一、而渾濁同之、以雨為故也、方舟渡之、登北岸、即隨江東南行半里、隨東江北轉、遂循叉坡而上、二里登南叉之坡、下瞰隔江司與阿祿司溪出江之口、對江流受之、逆東入

峽踞北，以山之半，亦盤崖而北之。半里，有一家猶踞崗頭，南臨江坡而居，頗整。又東三里，有削崖高臨路，半削壁間有洞西向，其色斑赭，即阿祿司所望北面特出之峰，此其西南隅之下層也。又東四里，有兩三家倚崗而居，爲馬王箐。江流其前峽中，后倚特出崇峰。東里，逾登中開，東北坳中有箐盤峽而下，西與江流合，而南去。其東南兩峯對峙，夾東如門，西江流由此南出焉。乃瀹湯而飯於村家。由村東北上，三里，當特出崇峯之南，其下江流峽中，至此亦直南去。又東北二里，盤其東南之垂支，有三五家踞崗上，爲桂補者，亦哨寨之名也。於是遂特出崇峯

東南下矣。其東下，盤登中迎，即東北秘松哨南箐之所下者，其正南江流直去，恰當西門之中，又從門隙遙見外層之山，浮青遙映，此乃瀾滄江神公郎之境矣。又東北盤崖塞而上，二里而下，本里忽瀾北一崖中懸，南向特立，如獨秀之狀，有僧隱菴結飛閣三重，大路逾其下，時駝馬已前，予謂此奇境不可失，乃循跡披石關而啓之，閣乃新構者，下層之后，有片峯中懸，與后崖夾立，中分一線，而中層即盤之峰夾透出中層之上，層又丕中層而起，其后皆就崖爲壁，而綴之以鐵鎖，橫繫崖孔，其前飛甍疊牖，延吐烟雲，寔爲勝地，帳不暑放樸於此，倚崖而臥

月明也。隱菴爲瀹茗留飯，余以駝騎前去，乃辭之出。此岩在特出崇峯東南峽中，登其閣，正南對夾突之門，外又見一遠峯中懸，閣旦直上如天柱，其地當與瀾滄近，而不知爲何所，隱菴稱爲鉢孟山，亦漫以此名相對名之耳，又謂在江外，亦不辨其在碧溪江名外，抑在瀾滄外也。由其東又上坡二里，登東崗，又東北遥逞而上，八里而至秘松哨，是哨乃東乃之脊，西度而起爲特出崇峯，南盡於碧溪江東北岸，爲明舟東北畫塞異家化分界者也。以崗上有秘松一株最大，故名。時駝騎方飯於此，遂及之。又隨脊東上，四里，轉而北，登崗頭，爲舊牛街。是日衍子

猶未散，已行八十里矣。此東來度脊之最高處，北望直抵漾濞，其東之點蒼雄峙天半，南望則天屋突門之峯，又從東分支西繞，環壑於前，西望則突出崇峯，近倚西南，江外桂嶺諸峯，遥環西北，亦一與心快目之境矣。於是北向隨嶺下，二里，盤崖轉東循脊北東行，八里至舊迎哨。又東北下二里，盤南壑之上，有踞分岐，踰脊北下，趨北通漾濞者，正踞又東隨脊，二里餘，踰東嶺北下。于是其峽北向墜，即隨峽東坡東北行，五里，至瓦葫蘆，有數十家倚之懸居，環壑中，坡東有小水一自西厰，一自南壑交於前，壑而北去，則此瓦葫蘆者，亦山叢水溢之源也。夜宿邸樓，

月甚明、帳兀買酒之倨、帳、而臥、
十七日、昧爽、飯而行、西下東坡一里、渡西來小水、循北山而東、
半里、南來小水與之合、同破峽北去、路亦隨之、扶山北轉、一里、
有亭橋跨其溪、曰廣濟、渡而東、循東崖北行、二里、有挾自西山
來合、又北五里、其塢稍闢、水走西北峽去、又有一水自東峽來
合、其勢相埒、而溯之入、東行里餘、有小橋架其上、北渡東上半
里、溯溪北轉、二里餘、轉而東一里、有數十家倚北山而居、是為
鼠街子、峽至是東西亘、溪流峽底、路溯北崖、北崖層有小水掛
峽而下、路東盤之、歷上層下、踰坡東降、東峽稍闢、盤北崖之麓、

三里、溪一自北來、一自南墜、乃折而溯北來之溪、半里、溪仍西
派、一自北來、一東來、乃折而從東來者、三里、稍隨一北曲之灣、
灣中有小水、又東隨大道上、或峽或平、皆繇南塹行、五里、乃踰
嶺脊、稍中凹、乃東北自定西嶺分支、西度為司頭山、又分兩
支、一支北轉、扶漾水北出蒼山后、一支南下、亘為蒙化西夾之
山、而此其脊也、脊東即見大塢自北而南、其東東山與此脊排
闥相對、而北之司頭山則中峙而伏、其外浮青高擁者、點蒼山
也、南之司尾、陽江中貫、曲折下墜、而與定邊接界焉、蒙化郡
城已東伏平川之中、而不即東向下也、從脊平行而南半里、

路從其南逕盤二峰、則南塢大闢、有數家倚南山下、而峽中皆
環峰為田、又東一里、乃北轉穿一東突峰后而透其㘭、半里
巔、又下半里、渡漾江北岸東行、度三孔石橋、復東一里、入蒙化西
門、半里、稅駕冷泉菴、即妙業師栖節處、中有井甘冽、為蒙化第
一泉、故以名菴、
十八日、晨起、令顧僕同妙業覓騎、期明日行、余亟飯、出北門、
覓其騎、為天姥崖遊、北二里、由演武場后西北下、五里、過何也、
西北三里、則大溪自東而西流、北涉之、四里、盤崖而北、為蒙
化天姥道中寒、又北二里、過西山之麓、又北二里、有峽西向入、

峽、其峽灣環西入、內為土官左氏之世居、天姥道由峽直度北
去、躡三里、居廬連絡、始望見天姥寺在北塢之半、迴陂間、又三
里、有一圓阜當塢灣之中、如珠在盤、而路繞其前、又北三里、
循坡西北上、一里而及山麓、是為天姥崖、而寔無崖也、其寺東
向、殿宇在北、僧房在南、山門內有古坊、曰雲隱寺、始一見志龍
宇圓山、在城西北三十五里、蒙氏龍伽獨自泰常將其子細奴
邏居其上、築龍圩圖城、自立為奇王、號蒙舍詔、今上有浮屠及
雲隱寺、始知天姥崖即雲隱寺、而其山寔名龍圩圖也、其浮
屠在寺北迴岡上、殿宇昔頗整麗、土司家所為、今不免寒落

矣、時日已下午、急飯而歸、渡大溪、抵荷池已昏黑矣、入城、拟禁
正篝燈相待、飯而

西南遊日記二十五 雲南

十九日、拟樂以孔樑贈余、以俞爲錫詩扇、更作詩扇贈之、騎歸至、即飯而别、拟樂送出北門、仍二里過演武場東、又北循東麓一里、有岐分爲二、一直北隨大路者、爲大理下關道、一東向入峽踰山者、爲迷渡洱海道、乃從迷渡者東向上、五里漸西下之岡、于是上躋坡、二里得坪、有數家在坪北、曰阿兒村、更躡坡而上、五里登坡頭、平行岡脊而南度之、此脊由東南北度而下者、其東與大山夾爲坑、北下西轉而入大川、其西則平隆川南、從其上俯瞰家城、如一甌脫也、又北倚坡再東上、三里、

有至四家當脊而居、爲冰瓏哨、脊上有新建小菴、扁潔、又踰脊東上、二里、盤崖北轉、忽北峽騈峙、踞穿其中、即北來東度而南轉而之脊也、是爲度龍關、透峽、即隨峽東陟、石骨嶙峋、半里稍平、是脊北自定西嶺南下、東挾白崖迷度之水爲禮社江、南由定邊縣東而下元江、西界蒙化甸頭之水、爲陽江、南由定邊縣西而下瀾滄、乃景東威遠鎮沅諸府州之脉所由度者也、東向下者四里餘、有數家居峽中、是爲石佛哨、乃飯、又二里、有三四家在北坡、曰松園哨、于是曲折行峽中、隨水而出、或東或北、不二里、輒與峽俱轉、而皆在水左、如是十里、再北轉、始望見峽

口東達川中、峽中小室累累、各就水次、其瓦俱白、乃磨室也、以水運機、磨多為麪、甚潔白、乃知建渡川中、饒稻更饒麥也、又二里渡橋、由溪右出峽、隨山南轉半里、乃東南截川而行、其川甚平拓、北有崇山屏列、即白崖站也、西北有橫峰橫亙而南、即定西嶺南度之脊也、而高之崩有嶺在西北、即為定西嶺、踰嶺而西為下關道、從嶺北轉為趙州道、予不得假道於彼、而僅一淡札社上流、覩建渡風景、皆跳躍累之也、東行平堤三里、有園樹當路左、路北中有巷西甚建、中無巨室、乃景東衞時棲之所、是曰新城、半里、其舊東城、渡行堤上、三里、有碑亭在路右、乃大理侍王君署事、景東衞人、立於此者、又東半里、有溪自北而南、架木橋於上、水與溪形俱不大、此即禮社之源也、自白崖定西嶺來、南注定邊、下元江、合馬龍、為臨安河、下蓮花灘者也、時川中方苦旱、故水若衣帶、從此望之、以形如共犁、北拓而南斂、東西兩界山、亦北高而南伏、直定邊景東大道、皆由此而來云、又東半里、入建渡之西門、其橋不及新城之整、而居廬甚盛、是為舊城、有建司居之、其地乃趙州洱海雲南縣分界、首來於城、出北門、陸騎東轉、一里有支峯自東南蜿而北、有小洋當崔其上、盤其背、入東塢中、又一里、其中又成一小盆、曰海子、有

倚山北向而居者、蓮莪之名、

二十日、平明飯而行、又東一里入峽、其中又成一小壑、二里隨壑北轉、漸上坡、再上再平、三里踰嶺頭、遂尚北行、又三里、有村在西坡腋間、為酒藥村、又北循坡行、其坡皆自東而西向下者、條崗環、有小水界之、皆西出建渡者、再下再上、約十里、有當聚居嶺頭、曰飯店、有村在東山下、曰飯店村、又北一嶺、二里、坡西于是有山與東坡夾而成峽、其小流南下、而西注建渡、路乃從峽中溯之北、二里轉而東北上、二里陟而踰其嶺、此烏龍壩山東來大脊至此東度南轉、而峙為水目者也、脊頭平坦、南雖屢升降坡間、而上實不多、北下則平如瓦、不知其為南龍大脊、余自二月十三日從鶴慶度大脊而西、盤旋西南者半載餘、乃復度此脊北返、計雞翔三載、陟大脊而東西度之、不啻如織矣、脊北平下半里、即清華洞、倚西山東向、再入之、其內黃潦盈階、及於洞口、余去年臘月十八日、當雨後、洞底雖濘、而水不外盈、可以深入、茲方苦旱、而水當洞門、即外壁亦不能及、其門內壺、浸水中、止此旁一隙、其上亦遺重光、不如內頂之崇深也、稍轉而北、其上實即嵩明、而窮其下門俱為水浸、无從入中洞也、此洞昔以无蛇不能深入、然猶践濘數十丈、披其

中道陌之句、遂以漲望門而上、不知他日歸途經此、洱衛其壁藏者也、出郡北行半里、騎蕭、卽西向白崖大道、仍舍之而北、二里有池一方、在西坡下、其西南崖石嵯峋、亦龍潭也、又北一里過一村、北路右有墻一圍、為楊土縣之宅、又北一里卽洱海衛城隅、從西城外行半里過西門、余昔所投宿處也、又過城西北半里、抵北門外、乃覓店而飯、先是予從途中見牧童手持一雞葼、甚巨而鮮潔、特輟葼已過時、蓋最后者獨出而大也、余市之、至是瀹湯為飯、甚適、洱海往雞山道、在九鼎梁王二山間、予昔所經者、騎夫以家在荞甸、故强余從此道、洱

海衛所環之塢甚大、西倚大脊崇崗、東南東山對列、東南逼為青龍海子破峽而達小雲南驛、為水口、其南卽青華洞前所踰南坳、其北卽梁王山東下之支、平伏而横接東山者、自洱海北望、以為水從此洩、而不知反為上流、予亦欲經此驗之、于北行田塍間、西瞻九鼎道登、緣坡在隔隴之外數里也、六里抵梁王山東支之南、有寺在其西腋、南向臨川、曰股若寺、踏乃東向踰隴、一里有村廬倚西山而居、曰品甸、由其東一里再北上坡、乃一堤也、堤西九山迴叠抱、東南積水為海子、時久旱、半已涸矣、從堤而東半里、有廟倚堤而北、懸海中、為龍王祠、

又東半里、轉北坡稍盡、復踰東突之坡、一里復見西腋有嵌海子、支流平行嶺脊、又北三里、則東坡下墜、遂接東山腋中、有水盈、則周官夢海子也、其北則平岡東度而屬於東山、此海實青龍海子之源矣、梁王之脈、由此東度、不特西環為洱城東山、卽荞甸北有川東大山、並從為鉄雲等、紅石崖者、皆此脊纔荞東而砑過之、余夙聞洱城北有米甸禾甸荞甸之名、且知青海子水經小雲南、復川北轉、經賓居填、合禾米諸甸水而北入金沙江、意此脊之北、荞甸水亦東北流矣、至此乃知其獨西北出者、以者始悟此脊自 山而盡於小雲南

北界於荞甸之東、傍賓川東山而盡於紅石崖、金沙江本脊北盤叠、是為荞甸與禾米二甸、名雖列、而水則分流焉、從嶺上轉西北、一里逾北塢下、三里而至塢底、直北開一塢、其北崇山横亘、卽餅蒂於賓川之東而雄峙者、西界大山、卽梁王山北下之支、東界大山、卽周夢北而東度之脊、所轉北而直接横亘崇山者、從嶺觀上之東西界僅此脊平、至此而蔽、直上、其所下深也、塢中村廬叢落、卽所謂荞甸、度西南峽所出澗、稍北上坡而止於騎夫家、

二十一日、平明飯而行、騎夫命其子捐以隨、甫出門子以擔

壹渡送、再候其父飯、仍以騎行、則上午矣、北向隨山之麓五里、一村在川之東、為海子村、當川窪處、而實无海也、蓋東山有峽向之耳、脊轉西北、五里、西山下復過一村、又四里、數十家倚西山而西、壹其前環堤積水、曰馮翊村、其北即衆山橫障之麓、川中水始沿東山北流、至是西轉、激北山而西、、山又北叉而扼之、與北叢對峙為門、水由其中西向破峽去、路由其南西向踰入、送異水不復見、盖北叉之嘴、夫水不可行、故以其南坡陂以踰之也、由馮翊村北一里、至此坳莽、乃向西盤崖歷磴、山西忽來傾盆倒峽、決地交流、二里、轉西南盤崖上、又一里、轉西北、

逐踰石坡、一里、升崗頭、有坡、西向踰坳者、省居道也、向北陟岡者、省川道也、乃北上半里、登嶺頭、于是西瞰大川、正與賓居海東之山、隔川遥對、而川之南北、尚為近山所掩、不能全觀、於峯北壽司之水、已透峽西出、盤折而北矣、乃西北下山一里、將夫指北峰夫崗間、為鐵城舊址、昔土酋據之以為險者、蓋梁王山北盡之支、北則壽司水界為深塹、南則以峰頂又墜一坑環之、此崗懸其中、西向特立、亦如佛光寨倚險一方閑之意也、又下里餘、北渡墜坑之水、乃循東山北行、又三里、抵壽水所出口、其水分行瀠流、而北隨之、或行水中、或行碕上、或涉水左、或

涉水石瀨无虛跡、四里、上東麓、始有路北向循麓行、六里、望路西有峯橋、當川之中、則大理由賓居來大道、有聚落在橋西、為周官營、從其東直北三里、一小坊在崗上、過之、始見賓川城、又北一里、過南叢橋、入其南門、行城中、北過州治前、一里、出北門、飯市肉以食、北一里、過小郵坊、西北下城坡、一里、抵川中、渡其北有峯橋五洞、頗整、以澗水僅一衣帶、故又由橋西越澗、又西北二里、遂抵西山東叉之嘴、盤之北、又二里、有路自西南踰坳來合、即予昔從梁王山來者、其北有村、盧倚西峯下、是為紅帽村、余昔來飯處也、從村右隨西山北行、四里、西山嗣小峽子

是路分為二、逆西向入峽、一里、渡小澗、北上、一里、登嶺頭、過一坊、又西北行、二里、西南踰脊、望見南山自西屏列而東、是排汲北界之山、西自淳東、、故賓居南與大脊烏龍埧山並夫者、土人稱為北山、而觀音箐在其北塢、其西北瀰淨海為魯擺山、則三澗門所來之脊、又東環上下倉之水、而北出拈花寺南橋下者也、從崗頭又西北行、三里、稍下、有水自西南來、有亭橋北跨之、為乾果橋、北有數家倚崗、余昔之所宿、而今亦宿之、乾果北有一尖峯、東向而突、亭、路上、盖西南自魯擺海東之脊、分支東北、上為上下倉觀音箐分界、下為殊洞乾果二溪中

蒙樂中第一水口山也。

二十三日，平明，飯而行，西北三里，渡一小溪，又上里許，抵其麓下。循其東崖而北，一里，隨崖西轉，逆出峽北，于是北塢自西而東，即羅山之水自螺洞西東下牛井街，合雲川而北者也。路隨南崖西向下，二里有村在崖東，上有坊曰金牛溢湧，土人指村北溪旁有石穴為金牛溢處，而街則在其外。又西蓋峽陟坡，二里，下渡一小水，復西北上，再上再下，五里，登一崗頭，皆自南北突者。又二里稍下，過廣甸流芳坊，又北一里，村塞稠星，即螺洞境矣。南倚坡，北瞰塢，又二里過公館街，又北一里過中路庄，又

北上崗，一里，有茅舍累累，為螺洞街子。又北半里，過螺法龍潭坊。又北一里，稍下，過一橋，有數家倚西山塢中。前有水一塘，其上有井，小亭覆之，即龍潭也。不知螺法者為誰矣。村北有巨樹一株，根由西出土上，高五六尺，中空穿而復倒入地中，其下可通人行，于是又西北二里，踰一坡，又西北一里，過茶巷，又西北下渡一坑，一里，渡坑復上，乃循北山之環腋而西上一里，餘嶼其南登中環如規，而底甚平。又西上一里，遂分兩岐：北向踰嶺，為羅山道，乃北上行嶺脊。二里，復西折而下，二里有峽自西南來，其底水破峽西北出，即下倉海子水，所由注牛井者，有亭

橋跨之，是羅山東第二水口山也。渡橋西，復上坡，折而南，盤西峽而北，一里，循峽西北上，又一里，有晴雪嶺頭，從此平行，直南，乃下倉道。踰嶺北下一里，則拈花寺東向倚西山居，環登于入而紙，台而呈，為少憩，從寺左轉而西上，一里，踰一北突之脊，有坊曰佛壹仰止，始全見羅山面目，頂從西北尾拌東南，高懸天際，余人神旺，踰脊西下，即轉而北一里，下涉北壑之峽，又半里，西踰一北突之坳，南峽有坊倚坡，此白石崖東叢坊也。余昔來未及見，故從其西叢之坊，折而東上，過嶼復西向循大路趨，一里，過白石崖西坊，又西一里有峽，稍下，則羅山前峽

之溪，東南而入牛井街，合雲川溪北向東園而下金沙矣。溪有小亭橋跨其上，過橋北轉，大東轉北上，西向沙址子西向崩漢教尋所謂河子孔者，時水漲，濁流奔湧，以為不復可物色，過一塘，問之，指在西南崖下。西沿溪路，艷水不橫流，荊棘交翳，或涉流，或踐莽，西二里，忽見一亭橋跨溪上，其大倍於沙址下流者，有路自北來越橋南，即循南山東向出白石崖前，乃登山官道，始知沙址小橋乃捷徑，而此橋即洗心橋也。河子孔即在橋南石崖下，其石横臥二三丈，水由其下北向溢出，穴横長如其石，而高不及三尺，水之從中溢者甚清，而溪中之自橋西來

者、渾濁如泵、蓋橋以西、水从三派來、一北來者、瀑布峡中與悲
檀龍潭二水所合、一西來者、桃花菁來下之源、二派共會橋西、
出橋東、又會此孔中清水、此雞山南澗之上流也、予是隨北來
大路、上靈山一會坊二里、至坊下、即從此西來路所合者、其西
南隔澗、有寺踞坡叢、為接待寺、此古剎也、在西第一支東盡之
叢、雞山諸剎、山路未闢、先有此寺、自居來者居上、而此剎夫
時予不知府僕前后、併徊一里、漸隨溪東岸而上、其東峯下
路、即東峯第三支足環之所、新構塔基於其上、中與大士
閣中第二支相對成峽、而路由其下者也、又北一里、盤坡稍
上、過報恩寺、為東第三支山麓之首剎、亦如接待之在西支
之首、雖中第二支為兩溪交會處、夾夬无剎可託、其上即大士
閣中路之而已、从報恩西又北、一里、有橋西跨澗上、渡橋、稍大
士閣東麓、北向上半里有峽、西向盤前者、大士閣大道也、直北
路東溪西崖而入者、悉檀龍潭道也、閣鮑時已先向龍潭、予隨
之、一里又東度橋、从澗東躡峽上、其上趾相壘、瓶巨松、夭龍翠陸
叢、流不復知有登陟之艱也、又二里、轉龍潭上、半里而入悉檀
寺、時四長老俱不在、惟純白出迎、乃稅駕北樓、迎憶戚和去、以
已半、載餘矣、

二十三日、雨、浃日、憩悉檀、
二十四日、復雨、憩悉檀、
二十五日、雨仍浃日、下午、弘辨師自羅川中所瑞莊回、得吳方
生五月念四日書、知辨發金侯族、
二十六日、中雨霽、晚復陰、
二十七日、霽、乃啟南藏經閣、觀丁香花、其花嬌豔、在秋海棠
西府海棠之間、滇中甚多、而雞山為甚、藏、折枝御風邁、時稱下
小藏、為鴕大、眉角而損、其上截接雙精鮮、余姑妄之、臨陰以遂
其性、御風之意、思其懸崖縋險而名之也、
二十八日、霽、甚下午、體吉自摩尼山回、與摩尼長老復吾至、
素食乃歸、夜談久之、
二十九日、為弘辨師誕日、設麵甚潔白、平午浴於大池、余先以
久涉瘴地、頭面四肢、俱發磨塊、累、晝當理閑、左耳左足、
時、有蟠動狀、半月前以為風也、索之无有、至是知為風而若
於元、案、然湯池水深、俱煎以香叶、乃久浸而薰蒸之、汗出如
雨、此治風妙法、悉章而僅之、知疾有瘳機矣、下午、艮一蘭
宗來、體師更以所錄山中諸剎碑文相示、且謀為余作揭轉報
孟江、

九月初一日在悉檀上午與蘭宗長一觀菊南樓下午別去
初二日在悉檀作紀五樓是日體極使人報麗府
初三初四日作紀五樓
初五日雨浹日買土參洗而烘之
初六初七日浹日夜雨不休是日體極遣生南樓設素饌
出奉按君贈禪臺所書詩卷併本山大力本無野愚所存詩跋
并程二游詩畫圖章也山陳澤之恒之詩輪相既半日
初八日雨霽作紀五樓體極言以本無隨筆詩稿求
初九日霽午予欲往大理取所寄衣囊并了蒼山洱海未

了之興體極來留曰已特人青特往麗江若去而麗江使人來
是拂之也余以即來辭體極曰寧使其往至而後去余從之
遂同和光師窮大覺來龍從寺西一里渡蘭那寺東南下
水過迎祥石鐘西竺龍華其南路中溪即萬壽寺也俱不入
西北二里入大覺訪遍周遍周片角莊月然乃歸遂出
過頭水閣從橋西上共一里至寂光東麓仍東過澗從澗東躡
大覺後大脊北向上一里登其中脊東望而蘭那寺峽西望
即水月菴后上迥霞室峽也又上一里再登一崗其南西瞰
盤峽西北才瀑布懸崖而下其上静虛臨之即梅檀林也

東又一崗橫抱為蘭陀后脊崗后分峽東下即獅子林前墜
之壑也于是峽分崗蹲其東南來者乃蘭那寺西上之道東
北去者為獅林道西北盤崖而上者為梅檀嶺也其西南來者
即余以大覺來道也始辨是脊從其上望臺遠瀑三小峯南下
脊而分西墜者南下為瀑布而出銷水閣橋東墜者南下合獅
林諸水而出蘭那寺東是東下之源即中支與東支分界之始
不可不辨也余時欲東至獅林而忽見瀑布垂綃乃昔登雞
山時未曾見始見西北上于是愈上愈峻踞愈狹曲折作之字
而北者二里乃西盤望臺南嘴此脊下度為大覺正脊而東折

其尾為龍華西竺石鐘迎祥諸寺又龍橫為大龍潭南為悉
檀前案而盡於其下此脊當雞山之中其脈正而雄望臺初
突遂有三珠故其下當踞大覺為一山首剎其垂端之石鐘
亦為開山第一古跡焉然有欲以此山作一支者如是則不
得以塔基為前三距之一而以此支代之但此支實短而中縮
西之大士閣東之塔院實交峙於前與西支之傳衣寺鼎
足前列故論支當以寂光前引之崗為中塔基上據之遂為
東面此脈之中縮者不與論剎當以大覺中懸為首而西之寂
光乃其輔翼東之悉檀另主東盟而此寺之環拱者獨尊故支

為中條附庸、而寺為中條冠、見此寺為中條主、而中條不能重
寺也、背之西、有亂碌垂峽、由此北盤峽上、踞出稱裡箐之上、為
羅漢壁道、由此度峽西下、為稱裡中静室道、而瀑布則懸其下、
又不得見、再度峽西崖、隨之南下、一里、轉東峽、得一新關小室、
問瀑布何在、其僧僕而好事、曰此間有三瀑布、東箐者最上而
小、西峽者中懸而長、下塢者水大而短、惟中懸為第一勝、此時
最可觀、而秋冬則无有、此所以昔時不聞也、老僧本衣、而行濟
若予急於觀瀑、僧為導、西下峻級、半里越叡澗之西、有小水垂
崖前、隆為登而路由其上、南盤而下、又半里、即見叠東瓦崖盤

傑、其上一瀑垂空倒峽、飛音迢遞、下及叠崖、高百丈餘、捲藏雲
石、浮動烟雲、雖其勢小於玉龍閣前峽口瀑、而峽口內夾於兩
崖之腹、觀者不能對峽直眺、而旁覷倒瞰、不能竟其全體、此瀑
高掛於穹崖之首、觀者隔崖平揖、而自顛及趾、靡有所遁、故其
跌蕩之勢、飄搖之形、宛轉若有餘態、殆不及為粉碎於空壺、
為貫珠於掌上、舞霓裳而骨節皆靈、掩鮫綃而丰神獨逸、不
由此幾失山中第一勝矣、由對峽再盤西嘴、入野和静室、門內
有室三楹、甚與兩旁夾室亦幽潔、其門東南向、以九重崖為龍
即以本支稱程爾為吊、其前迸山家状而遮者、又以賓川東山

並梁王山為龍虎、中央益開展无前、直底小雲南東水盤諸箐
為蓋、雖山諸剎及静室、俱南向、以東西二支為龍帀、而西支之
南、有木香坪山最高而前翠、亦為帀集、故稱之為勝者、此視之
為案者、亦此獨此室之向、不與衆同、而此山亦伏而不見、他靈
不免也、野和為克新之徒、尚居寂光、以其徒知空居此、年少而
文、為詩雖未工、而志甚切、以其師叔見曉寄詩相示、并己稿請
正、且具餐焉、聞克新向所居精舍、尚在西一里、而克新亦在寂
光、乃不西往、復從瀑布上東盤望臺之南、二里、入其東廟見一
静室、其僧為一宗、已獅林西境矣、室之東、有水自小峽中南下

湧之、又東即體極静室、其上為標月静室、其峽中所貫小水、
即下為蘭那東澗者、此其源頭也、其上去大脊已不甚遙、而崖
間无道、由望臺可上、至是已越中支之頂、而抑東支矣、由此
而東、[illegible]里、入白雲静室、為念佛堂、白雲不在、觀其堂泉不出於
拈而[illegible]於脊、不出於崖外而出於崖中、不出於穴孔而出於穴
頂、其懸也似有所从來而不見其墜也、似不敘灌輸而不竭、何
前不遽出而必待給蹇之后、何居不中止而獨擅錯源之先、謂
之非功德水可乎、戴之萬物關君下之豁穴、寶壞異矣、又東一
里、入野愚静室、是為大静室、洪鼓承輪西南下一里、徹於彭空

靜室，與別已半載，一見把臂，乃飯而去。從其西峽下半里，至蘭宗靜室，蓋獅林中脊，自念佛堂中垂而下，中為影空，下為蘭宗，而靜室正中突一岩，間之一路岩端，一倚岩腳，兩崖俱墜峽環之，岩時東西峽中，南擁如屏，東屏之上，有水上墜，涵空而下，草木蔽翳之外，是為水簾；西屏之側，有色黃映，傳林武金煉丹層崖之上，是為翠壁；水簾之下，樹皆偃側，有斜騫如翅，有旁臥如虬，獨有體側而根生者，衆枝皆圓而此獨扁，衆材奇蒼而此獨樸，亦一奇也。蘭宗遂以竹間望余至，即趨迎留憩，時沈莘野已來游，乃翁偶不在廬，余欲候晤，遂從之，和光欲下山，因命顧

僕與俱，思山盧無蹤被，懼其寒也，奴踵起驗，余并藉蓬者與之，以一時解構不便也。奴去，蘭宗卻曳杖導余，再觀水簾翠壁側樹諸勝，既暮，乃還其盧，是日為重陽，晴爽既甚，而夜月當中峯之上，碧落如水，恍然置玉山頂也。

初十日，晨起，明沈翁猶未歸，蘭宗具飯，更作餅食，予取饑為獅林四奇詩畀之。水簾、翠壁、側樹、豊根。見顧僕不至，予心怏怏，即辭蘭宗下。甫下，見一僧倉皇至，蘭宗向隨行，詢其來何以故，曰悉檀長老命來候相公[illegible]，余知僕遁矣，再詢之，曰長老見尊使負包囊往大理，詢和光，知其未奉相公命，故使余來告。余因知其逃

也，非大理也。途別蘭宗，同僧亟下五里，過西那寺前幻住菴東，又下三里，過東西兩澗會處，抵悉檀，已午，啟篋而視，所有盡去，體吉和辨欲為予急發二寺僧往追，予止之，謂追或不及，及亦不能強之必來，亦聽其去而已矣。但離鄉三載，一主一僕，形影相依，一旦棄予於萬里之外，何其忍也。

十一日，予心忡忡，體吉恐予憂悴，命其姪并純白陪余散行藏經樓諸處，有閩道菴僧擬行者留藏經樓前，濟若殿栗純白以象黃數珠見示，象黃生於象肚下，大如白果，取得之，製為數珠，百千中不能得一，其象亦象中之王也。坐樓前池上，復述迦葉事，載藏經中與雞足相涉者，摘一二錄

之，始知經言迦葉守衣入定，有四石山來合，即其事也。亦未嘗有雞足名，又知迦葉亦有三，唯迦葉波名為摩訶迦葉。摩訶，大也。餘皆小迦葉耳。是晚，鶴慶史仲　白省來。史乃公子，省試下第歸而

登山自述

十二日，姚行來，約余往游華嚴，謂華嚴老僧野池，乃月輪之徒，不可不一晤。而以坐關龕中，以未接顏為恨，昔予以藏返華嚴，其使供出，無以物色。余時悼月公無后，至是亟假而行。元和亦從，西一里，踰東中界溪，即為迎祥寺，于是陟中支界矣。又一里，南踰翰水閣下流，登坡，于是陟中支脊矣。西北溯

脊一里、過息陰軒、又循濬有上流西北行、里餘、渡北來之溪、于是去中支、陟西支界矣、又北一里、西陟一峽溪、再上一西來小支之嶺、登之西北行、一里、又西度平橋、橋下水為華嚴前界水、上下俱有橋、而此其下流之渡橋、內峽中有池、水流而不涸、亦龍潭類也、由溪南向西北行、于是陟西支脊矣、半里入華嚴寺、寺東向、踞西支大脊之北、創自月潭、至月輪而光大之、為雞山首剎、慈聖太后賜藏貯之、后燬於火、野池復建、野池年七十餘、歷侍山中諸名宿、今老而不忘先德、以少未參學、掩關靜閱教、不倦、亦可取也、聞余有修葺雞山志之意、以所錄清涼

通傳假余、其意亦善、下午將別、史君聞余在、亦追隨至、余思進已晚、遂別之、從別路先返、以史有與斯也、出寺、西北由上流度橋、四里、遂東北躋三澗、而至其東界之支、即聖峯燃灯之支壟也、又一里、東下至其盡處、有寺中懸、為天竺寺、其北澗、自仰高亭峽中下、其南澗、又從西支東谷屢墜而下者、夾聖峯之東盡於此、王十岳游記、以聖峯為中支、誤矣、由其垂渡北峽小橋、于是又陟中支之西界、循北麓而東、半里、而過南下小水、乃首傳寺前左右流也、其南峽中、始闢為畦、有盤中央、是為大覺菜圃、從其左北轉半里、躋支脊、遂被過法華千佛靈源三庵、

是皆中脊下盡處、半里、又躋鎖水閣下流、即大覺寺矣、仍東隨大路一里、過西竺寺前、上圓通庵、觀燈龍花樹、其樹葉細如豆瓣、根大如乾、聞花開大如山茶、更中紅、而尖蒂俱綠、似灯垂、、子從永昌劉館見其樹、未見其花也、此庵為妙行舊居、由滄茜、乃去、一里、由迎祥寺北渡澗、仍去中界而入東支界、溯水而北、過、龍泉庵、五華庵、今名小龍潭、乃悉檀大龍潭之上流、大龍潭已涸、為眾塋、乃小龍潭猶泄為下流、余屢欲探之、至是張二僧東之玉華右垢、見水流淙淙、分注悉檀之右、而城道上躋、不見墓、二僧以日暮勸還、比還、寺門直別矣、

十三日、史君為悉檀書匾、並此君風以贈池檀為、而詩亦不俗、遂相與劇談、既午、與人偕就道、史懇余同由九重崖、攬獅林諸檀而西、宿羅漢壁、明日同一登絕頂作別、余從之、遂由悉檀東上坡半里、過天池靜室、六里而過河南止足師靜室、更北上一里、直躋龍崖下、是為德光靜室、德光為復吾高足、復吾與史君有鄉曲之好、故令其徒引游此室、而自從西路上羅漢壁、具飯於西來寺、以為下榻、此室當九重崖之中、為九重崖最高處、室乃新構而潔、其右危崖之半、有洞中懸、可緣木而上、余昔聞之、不意追隨首及於此、余仰眺黃木森霄、其上似有洞

門彷彿、時史君方停憩不前、余即躡險以登、初躋无徑、既躋引水之木、隨之西行、半里又仰眺洞當在上、復躡險以登、初亦无徑、半里既抵岩下、見一木倚崖直立、少斫級痕以受趾、遂採木升崖、凡數懸其級、始及木端、而石級亦如之、昔尤甚足之力、手、以之力、亦卒无所寄、所謂憑虛御風、而定危无所憑、御无既御也、[redacted]門正南向、上下皆削壁、中嵌一門、高丈五、闊與深亦如之、而旁无餘隙、中有水自頂飛灑、貯之可供一人食、憩之亦僅受一人榻、第无餘隙、恐不免風雨之逼、然臨之无前、遠眺則木香坪之頂、已伏於下、遠則五龍壩之陣、正橫於其南、離此觀

昔筆諸山層、一中錯各獻其底裡而无餘蘊焉、久之、聞室中呼叔、乃下、又隨引木木而東過一棧、觀水所从出處、乃一巨石下、甫出即剖木引之西注、此層最上層之水也、其下一二丈又出一水、則復吾之徒引入靜室、其下又出一水、則一衲引之達出三級、皆一峽坳、雖穴異而脈必潛通、其旁分而更引者、畢岩中皆藉之矣、既下室中、啜茶菓、復飯以餅餌、乃隨下層引水之木、西一里、入一衲軒、延眺久之、又來而行、西一里、過向所从登頂之坡、橫而西、陟漸隘、或蓋坡脊、或過峽坳、皆亂礫叢沓而中无渚木、故其地不能結廬、遂成莽徑、二里餘、峽坳中有一

以下五字

巨木橫偃若橋、又西二里、乃踐坡胼脊而上、過野愚靜室、又半里、上至白雲靜室、白雲同野愚以日暮而去、白雲隨過體吉靜室而別、西半里、過一宗靜室、傍水又躡坡半里、踰東臺南突之脊、于是暝色已來、月光漸耀、一里餘、兩過望臺西坳之水、又一里、南逾梅檀嶺、乃西過羅漢壁東垂、皆乘月而行也、又稍登脊而上、半里、為慧心靜室、此幻空碧雲寺前南突之坡也、余昔與慧燈別於會燈寺、訪之不值、今已半載餘、乃乘月叩扉、出茗酌於月中、喜過此地去復吾先期下揖家、而三里而由此西下度脊、暗不可行、慧心乃炙杖為指迷、半里度而上、又

半里登坡、與碧雲大路合、見月復如前慧心乃別去、又西一里、過一靜室、乃盡脊北向躡坡、則復吾使人遍呼山頭矣、又一里入西來寺、借明空他出、其弟三空、余向所就食者、聞之、自其靜侶來迎、復吾知吾輩喜粥、為炊粥以供、久不得此且當行倦之后、啜之明中月之中、不啻仙掌金莖矣、

十四日、三空先具小食、饅后繼以黃黍之糕、乃小米所蒸、而柔軟膠於糯粉者、乳酪、椒油、蔥油、梅醋、雜沓而陳、不盡而有風致、蓋史君乃厥兄明空、有約而來、以下缺

王忠叔先生記云、自十年二九月十五日以后俱无小紀今

按公諾木麽江之孫在鞾山修志踰三月而始就則自九月以迄明年正月皆在志館修志之日也公另有鞾志稿目三小冊茲不附録 季會明父識